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八冊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六）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六）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五

樂部二 歌

歌一

【原】釋名曰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　說文曰詠歌也從言永聲也　又曰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謳齊歌也

【增】蒼頡篇曰哇謳也　【原】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咢（謂無絲竹之類獨歌之）　蔡邕月令章句曰歌者樂之聲也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增】玉海曰樂辭曰詩詩聲曰歌　【原】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韓詩曰飢者歌食勞者歌事）　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　【增】郊廟所歌唐曲曰和宋曲曰安遼參用之金曲曰寧元曲曰成間襲宋金之舊明曲亦曰和又有鐃歌鞞歌正歌法歌房中歌燕享歌（並見山堂肆考及正續文獻通考）　【原】古之善歌者有咸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瓠梁魯人虞公李延年　【增】唐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以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　【原】

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辨淥水　【增】古歌錄有空侯謠俗遊春坐愁秋思幽居　古樂府有燕歌行艷歌行長歌行（魏武帝作）朝歌行怨歌行前緩聲歌行擢歌行鞠歌行放歌行短歌行蔡歌行陳歌行　又有豫章行吳趨行東門行善哉行會吟行君子行從軍行苦寒行苦熱行猛虎行美女篇名都篇白馬篇　【原】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增】詩肆于時夏箋云樂歌之大者稱夏　【原】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永長也長言之）　虞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以勸之使致勿壞在此三者而已）　又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正也奉天命以臨民惟正在順時在愼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以成其美）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叢脞細碎無大畧也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隳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　【增】尚書大傳虞傳曰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

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歌曰緩縵并論八音四會（玉海曰此上下有脫文）

原 周禮春官太師祭祠帥瞽登歌小歌師掌教弦歌（歌謂鼓瞽矇出音弦謂琴瑟歌依詠詩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於有司徹而歌詠也）

增 周禮注曰歌者在堂貴人聲也

原 樂記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

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有如此事）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

增 春秋左傳曰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發至德詠成功也

原 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爲歌（帝俊帝舜也）　孟子曰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齊甯戚扣牛角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增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炎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于人之心　又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陸德明音義云折楊皇荂皆古歌曲也）

原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又曰帝嚳氏命咸黑作爲唐歌堯命質效山谷之音以作歌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　淮南子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　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其所歌者不可爲（瓠梁古善歌之人也）

增 又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陵陽非

歌拙也聽各異也　因提紀曰東戶氏之時其歌樂而無謠

原 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成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　帝王世紀曰舜恭己無爲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昔有娀氏二女居九成臺天帝使鷰夜往二女覆以玉筐發而視之鷰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爲北音　夏后孔甲遊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迷入入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

缺后乃取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缺之後析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昭王南征殞于漢中王有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處作歌始爲西音此蓋四方之歌也　夏太康失道畋遊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於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於曲洛洛水之曲也使宮樂謠宮樂者樂曲曰黃之陂其馬歕沙黃之澤其馬歕玉　又穆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增 吳越春秋曰越王入吳諸大夫送至浙江

登船徑去終不反顧越王夫人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淩元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悠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古本云闕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原 燕荊軻蕭蕭歌曰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于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意和之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增 史記項羽軍壁垓下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原 漢高祖大風歌曰高祖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相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漢武臨河決悼功之

不成乃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鹿溢魚弗鬱兮柏冬日　增 又行幸河東顧視帝京欣然中流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歌曰太乙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原 漢烏孫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烏孫王穹廬爲室兮

氈爲牆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土心內傷願爲黃鵠
兮還故鄉　後漢章帝時童謠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
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高袖四方用匹
帛　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兒爲徒一
徒死百乘車車班蘭至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銀爲
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
相怒　增晉陽秋曰高祖伐公孫淵過本縣父老故舊
宴飲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今遭際會奉時遐方
將掃道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
罪武陽　後魏書曰高祖饗侍臣酒酣作歌曰日月光
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勰曰願從聖
主兮登衡會萬國兮馳誠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地
關率土來賓兮一正曆邢巒歌曰舜舞干戈兮天下歸
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
戴日依天兮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
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
大化兮光四表　夏侯元辨樂論曰昔伏羲氏因時與
利教民田漁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
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拾遺記曰少昊母曰皇娥與白帝子遊于海上皇娥

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浛
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旁當期何所至窮桑心
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荅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
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
作器成琴瑟清歌流唱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　原
古東飛伯勞等歌曰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
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花發色照里閭南窗北牖挂明
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
玉三春已暮花隨風空留可憐與誰同　古河中之水
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水之女名莫愁十三能織綺
十四採桑東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
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
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　增西京雜記曰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
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
葭自愧菲薄愧爾嘉祥　原漢司馬相如琴歌曰相如
遊臨邛富人卓王孫家有女文君新寡竊于壁見之相
如因以琴歌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皇有艷淑女在此房何緣交接爲鴛鴦鳳兮鳳兮從我

栖得托草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
誰 【增】漢鐃歌戰城南曰戰城南死郭北死地不葬烏
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
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梁築
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巫山高
曰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為
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
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曰上陵何美美下津風
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為君船青絲為君

笮木蘭為君棹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
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
芝為車龍為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
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曰將進酒乘太
白辯加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
良工觀者苦 君馬黃曰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
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
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有所思曰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
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

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盜兄嫂當知之
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聖人出
曰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
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
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曰上邪我欲與君
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臨高臺曰臨高臺以軒下有清
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
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原】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
時顏如蕣華曄有輝體如飄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

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
何二十時膚彩津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光車駿
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
炙奈樂何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
食如漏卮氣如薰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炙奈樂何
清酒將炙奈樂何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
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
奈樂何五十時荷旄杖節鎮邦家鼓鐘嘈囋趙女歌羅
衣綷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奈樂何清
酒將炙奈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業已隆驂駕四牡入

紫宮軒冕婀娜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豊清酒將炙奈
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謚清水
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歎八十
時明巳損目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
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九十時日告耽
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
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百歲時
盈數巳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
呼吸頓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劉琨扶風歌曰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麾

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粮既以乏薇蕨安足食惟昔
李悊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傅元
燕人美歌曰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層崖雲
爲車兮風爲馬玉在泥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
多端兮誰能理　王獻之情人桃葉歌曰桃葉復桃葉
桃葉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纒綿桃葉復桃葉渡
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楫迎汝　謝芳姿贈王珉
團扇歌曰七寶畫團扇粲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
莫相忘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託
方便團扇復向誰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

見　孫綽情人碧玉歌曰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
郎不羞赧迴身就郎抱　宋鮑昭白紵辭歌曰朱唇動
素袖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
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
樂未央　又曰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淥氣妍和含
桃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齊
謳秦吹盧女絃千金顧笑買芳年　又曰桂宮柏寢擬
天居朱爵文窻韜碧疏彫屏匼匝組帳舒秦箏趙瑟挾
笙竽垂璫散珮盈玉除停觴不語欲誰須　又中興歌
曰中興太平運化清四海樂祥景照玉臺紫烟遊鳳閣

又曰碧樓含夜月紫殿爭朝光綵墀散蘭麝風起自
生芳　又曰三五容色滿四五妙華歇已輸春日歡分
隨秋光沒　謝莊歌明堂黃帝辭五言依土數　履艮宅中寓
司繩總四方裁化徧寒燠布政周炎涼景麗條可結霜
明冰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　青帝辭三言依木數
驂映夕駟昭晨靈乘震司青春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
澤無垠　赤帝辭七言依火數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
圭景同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溟被九有　白帝辭
九言依金數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沖氣舉盛德在素精
黑帝辭六言依水數　歲既暮日既遲靈乘坎德司規元雲

合晦鳥歸白雪繁亘天涯　齊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
曰屬車桂席塵豹尾香烟滅彤殿向蘼蕪青蒲復萎絶
坐萎絶對蘼蕪臨玉階泣椒塗寡鶴羇雌飛且止彫梁
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謝脁郊廟歌
青帝木生數三營翼日鳥殷宵凝水泮元蟄昭景陽陽風習
習夷女歌東皇集　又歌赤帝火成數七惟此夏德德恢台
兩龍在御炎精來族雲溢鬱溫風煽興雨祁祁黍苗遍
又歌黃帝土數五稟火自明斂銳金挺剛克涼燠資成
化羣芳載厚德　又歌白帝金數九帝悅于兌執矩固司
藏百川收潦精景應徂商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

如霜秋風方嫋嫋　又歌黑帝水數六霜鐘鳴冥陵起星
廻天月窮紀聽嚴風來不息望元雲黝無色　王融明
王歌辭曰明王日月照至樂天地和幸息雲門吹復歌
咸池歌桂序金匏轉瑤軒絲石羅露凝嘉草秀烟度醴
泉波右明王曲　又曰聖君應昌歷景祚洛休期海蕩萬川
集山崖百草滋大哉君爲后何羨唐虞時右聖君曲　又曰
湛露改寒司交鶯變陽旭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淥日
霽沙溆明風泉暗華燭遵渚泛蘭觴乘漪舞清曲右淥水曲
又曰炎光銷玉殿涼風吹鳳樓金華妝翠羽鷁首畫
龍舟荊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謳良時時一遇佳人難再

求右采菱曲　梁武帝春歌曰階下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
心一如此恨來不自限　又夏歌曰江南蓮花水紅光
復碧色同絲有同藕異心無異的　又秋歌曰繡帶合
歡結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　又團扇
歌曰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香乘意
發　又襄陽白銅鞮歌曰龍馬紫金鞍翠眊白玉羈照
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沈約郊廟歌黃帝辭曰鬱彼
中壇含靈闡化廻環氣象輪無轂駕　又歌青帝辭曰
帝位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和尚仁　又歌赤帝
辭曰炎光在離火爲威德執禮昭訓持衡授則　又歌

白帝辭曰神在秋方帝居西顥允茲金德裁成萬寶
又歌黑帝辭曰德盛乎水元冥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
閉　又元會歌辭皇帝出入奏皇雅歌詩三曲五言二郊太廟明堂
同用帝德實廣運車書靡不賓執瑁朝羣后垂旒御百神
華蓋拂紫微勾陳繞太一容裔被緹組參差羅罕罼清
蹕朝萬寓端冕臨正陽青絢黃金繶袞衣文繡裳　又
皇太子出入奏肖雅歌詩一曲四言自昔殷代哲王世有降
及周成惟器是守上天乃眷大梁既受灼灼重明仰承
元首　又上壽酒奏介雅詩一曲五言百福四象初萬壽三
元始拜獻惟袞職同心協卿士北極永無窮南山安足

擬　又襄陽白銅鞮歌曰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若
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　又春白紵歌曰蘭葉參差桃
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眄滿
堂中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
容色舜日堯年歡不極　又夏白紵歌曰朱火炎爍照
佳人含情送意遙相親嫣然一轉亂心神非子之故欲
誰因　又秋白紵歌曰白露欲凝草已黃金瑲玉柱響
洞房雙心一影俱回翔吐情寄君君莫忘　又冬白紵
歌曰寒閨晝密羅幌垂嬌容麗色心相知雙去雙還誓
不移長袖拂面爲君施　劉孝威行幸甘泉歌曰漢家

迎夏畢避暑甘泉宮棧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校尉烏
丸騎待詔婁煩弓後旌猶五柞前笳度九嵕才人豹尾
內御酒屬車中輦迴百子閤扇動七輪風鳴鐘休衛士
披圖召後宮材官促校獵涼風戲射熊　增唐段安節
樂府雜錄曰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迥
居諸樂之上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噫
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石之妙
也　柳宗元鐃歌晉陽武曰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
焉歸氓畢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
之升九土晞訢田坼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斮梟鷙連

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后土蕩元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
德輔慶無期　獸之窮曰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
獷服甲之棄弓弭矢箙皇旅靜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
戮屈贅猛虎慄慄縻以尺組噉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
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授我疆　戰武牢
曰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怒鼓麾抗喬嶽翹萌
芽傲霜雹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
廓封略命之曹畢以斮歸有德惟先覺　涇水黃曰涇
水黃隴野茫貿太白騰天狼有鳥鷙立羽翼張鉤喙決
前距趯傍怒飛飢嗃翾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

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攙搶耀鋌鬼神來
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魂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奔鯨沛
曰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石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昬
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修鱗披攘蒙霾開海門
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河右平曰河右澶漫爨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
頹上聾下聰驁不可迴助讐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
畚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皇
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其性　靖本邦
曰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守臣不任

勸于神聖惟越之興翦爲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羣
頑旣夷庶績成正皇養載大惟人之慶　五代吳越王
錢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
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宋
蘇軾琴歌曰慶曆中歐陽公謫守滁州山水秀絶公刻
石爲記以遺州令旣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往遊其地
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引有曲無詞廬山道人崔閑請東
坡居士補之其詞曰琅然清圜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
醉翁知其然一天雨露明月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
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

童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
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謝翱鐃歌日離海曰日離海
青曈曨沃以積水涵蒼穹神光隱豹霧空氣呼吸爲蛇
龍赤雲衣紫霓從吹白衆宿歌大風天吳遁淸海宮
天馬黃曰天馬黃產異方龍爲馬白照夜氣汗雲聲隼
野脩法衣引宸駕騰天垠倏變化閶之餘劇以覇閼八
姓躡代謝驅祥雲入罟獲皇上帝監于下誓無譁出旣
禡市日中不易賈坐明堂朝諸夏贅萬方錫純嘏　鄭
之震曰鄭之震震於户戒登陴徹守御神威奄至不及
拒沿楚以南菁茅宿莽獻於王吏奉厥土天子有詔侯

西楚自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節拜降王秦戈鞏甲期
韜藏冕旒當中垂衣裳　象之奔曰象之奔斯惟跡蹴
蹴魚麗駕空雲烏潰南草浮浮順于貔貅焚其帑實棄
厥服皇風播平釐霧星辰起皆北走唐季以來逆雛來
咮嶺海肅清無留後于汴獻囚凱歌奏　征誓曰帝命
將臣誓師于征禡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唐以及
豫章尊於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勤其王始怒領
領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於衣刃以不血
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於丁寧筈羽不飲取其鑄磬以
獻於京於廟告成垓埏旣平　附庸畢曰清源無諸邦

力弱臣秣陵閩道遠進表九門望日旌願齒鄒與郳自
達天子庭四鄰彫覇業國除洗天兵皇靈暢遐外蛮俗
通聲明歸其所隸州乞身奉朝請帝命得陪祀湯沐在
王城從茲附庸畢歌以頌河淸　金同心戴聖曲曰穆
穆皇風遐方來同於昭于天物和歲豐丕受鴻名對揚
偉績純嘏穰穰敷錫罔極　王道昌明曲曰對天鴻休
於以鋪張巍巍煌煌超冠百王皇圖皇綱時惟明昌社
福無疆于明敷揚　天子萬年曲曰惟明后御寰瀛躋
昇平飛英聲功三王德五帝遊嵒廊億萬歲　元世祖
親祀禘祫樂章皇帝入門宫懸奏順成之曲曰熙熙雍

雍六合大同維皇有造典禮會通金奏四亘祇擬神功感格如響嘉氣來叢　皇帝升殿奏順成之曲曰皇明燭幽沿時制作宗廟之威降登時若趨以采齊聲容有恪曰藝曰文監茲衍樂　武宗親祀樂章皇帝出入小次奏昌寧之曲曰於皇神宮象天清明肅肅來止相維公卿威儀孔彰君子攸寧神之休之綏我思成　明洪武大宴儀樂章炎精開運曲曰炎精開運篤生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八珍有薦九鼎馨香鼓鐘鏜鏜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　皇風曲曰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時

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袞曜朝日金爐裊祥烟濟濟公與侯彼服麗且鮮列坐侍丹扆磬折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賡載篇瑤觴欣載舉拜俯禮無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　眷皇明曲曰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枝榮厥本伊何育德春宮厥支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羣生及時為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　天道傳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龜書載兮人文宣羲卦畫兮禹疇敘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數歸明主祥麟在郊威鳳舞九裔入貢康衢謡聖子神孫繼祖武垂拱無為邁前古

振皇綱曲曰周南咏麟趾卷阿歌鳳皇藹藹稱多士為楨振皇綱赫赫我大明德尊踰漢唐百揆修庶績公輔理陰陽峩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未央　金陵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豈但嗤曹劉我皇昔往濠梁屋神遊天錫真人服提兵乘勢渡江來詞臣早進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饌諧八音繼三歎請觀漢祖用兵時為嘗馮異滹沱飯　長揚曲曰長揚曳綵黃鳥和鳴蒐苗呈鮮

紫燕輕盈千花浥露日麗風清及時為樂芳罇在庭管音嘒嘒絲韻泠泠玉振金聲各奏爾能繼繼國老載勸載懲明德惟馨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名無已太康哲人是聽　芳醴曲曰夏王厭芳醴商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千秋垂令名惟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延羣生天庖具豐膳鼎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

歌二

增 拾遺記曰周靈王登昆昭之臺見二人乘雲而至一

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又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指彈席上則瘟風入室　太元眞經曰秦時茅盈曾祖于華山之中白日升天是時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乃有神仙之志改臘曰嘉平【原】漢書曰張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　又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愈益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增】拾遺記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兮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元雲曲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瑟乃歌步元之曲曰漆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蘭房闕琳闕碧室啓瓊沙【增】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昇

壇以候王母王母至帝與宴歌奏春歸之樂謁乃聞其聲而不見其形歌聲繞梁三匝壇上草木枝葉皆動歌之感也　飛燕外傳曰帝於太液池作合宮之舟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甌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原】鄭緝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人乘船從下過見一女子波間汲登此山負水行歌姿態甚姸而莫知所由故名歌山　周衰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又過逆旅人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衆皆喜躍抃舞不能自禁非向之悲也乃厚賂遺之故雍門之善歌哭即韓娥之遺聲也（詩注曰曼聲長聲也）　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漢有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武帝時李延年善歌爲協律都尉但歌四曲自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　劉向別錄曰有麗人歌賦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增】漢書元帝

多材藝自度曲被歌聲分刌比度窮極窈眇【原】魏帝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絶【增】世說王曇首年十四五便能歌諸妓向謝公稱歎謝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向王說謝意謝後出東土山作伎王時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之于時秋月正皎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王郎歌也

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見幸齊武朱子尚文善歌二人遂俱蒙厚賚【原】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爲樂令精解聲律初改西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

西曲又製江南歌當時絶妙令斯宣達選樂府少年好手進內習學吳弟安泰之子又善歌次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吳聲讀曲等古今獨絶 唐貞觀中有尚書侯貴和妾名麗音特善唱行天清暢舒雅含嚼姿態有喉牙吐納之異後改號方等女亦傳其母伎方等卒後有郝三寶亦善歌行天有人引三寶歌之諸女隔簾聽之發聲便笑三寶初不知怒曰亦堪女郎終身傚效何忽嗤笑女曰上客所爲殊有乖越請一聽之始發一聲三寶便拜伏曰眞方等聲也誠遠所不及【增】開元中內人許永新善歌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萬衆喧譁高力士奏請永新出樓歌一曲永新承旨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絶

李肇國史補曰李衮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名倡以爲盛會昭言表弟欲登末坐衮乃弊衣而出滿坐嗤笑少頃命酒衮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李八郎也羅拜之 馮贄記事珠曰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柳宗元馬淑誌曰淑爲南康謳者太府李蜘納爲外婦移官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

不感動 宋張淏雲谷雜記曰太祖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姓名無定自曰混沌又曰眞無善歌能引其喉于杳冥之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從天風飄下【原】雜歌曲有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 漢書曰孝武南巡狩至于盛唐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摐陽而出作盛唐摐陽之歌 明君漢曲也漢宣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待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

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
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歌教之而製新歌曰我本
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晉文王
諱昭故晉人謂之明君　相和漢舊曲歌也絲竹更相
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相夜宿本十
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吴歌雜曲並
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
被之管弦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
辭之類是也（魏晉之代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清聲故傳此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于上代越古今而無

儔何但變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緣朱等之遺則）鳳將雛漢代舊歌曲
也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然則鳳將
雛其來久矣特由聲曲訛變以至于此矣　碧玉歌者
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歌之　懊憹歌石崇妾綠
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及東晉隆安初人間訛
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高帝謂之中朝
歌　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歌造此聲晉武太元中
瑯琊王軻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虔家
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此時
以前人也　長史變者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製

阿子歌觀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道
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觀聞否以爲送聲後人演
其聲以爲此二曲宋齊時用莎乙子之語稍訛異也
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也　督護歌者彭城
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武帝使內伯督護丁旿（音五）
收殯殮之逵之妻帝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殮送之
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
曲焉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
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讀曲歌者人爲宋彭城王義
康所製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四弟　烏夜啼

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從彭城王義康于
章郡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文帝所怪徵還
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
年更爲兖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烏
夜啼夜夜憶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舞
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石城
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
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道暢因作此曲云生長石城下開
門對城樓樓中美少年出入見依投　莫愁樂者出於
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襄陽樂者劉道彦爲襄陽太守有善政百姓樂業人戸
豐贍蠻夷順服悉緣沔而居由此有襄陽樂歌也隋王
誕作襄陽樂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
郡女歌謡因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歌
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隄宿大隄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壽陽樂者南平穆王爲荆河州作也　栖烏夜飛者
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荆州來未敗之
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　三洲歌
者諸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三

州曲而作採桑　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
常遊樊鄧登祚巳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樊鄧後假
檝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叙使太樂令劉瑶教
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
勑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　楊叛
兒本童謡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内及
長爲太后所寵愛童謡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
成楊叛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
儂作博山爐　襄陽蹋銅蹄者梁武西下所作也沈約
又作共和　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

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
因之改辭無雅句　常林歡者蓋宋梁間曲宋代荆雍
爲南方重鎭皆王子爲之牧江左詞咏莫不稱之以爲
樂土故宋隋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
文樂府歌云宜城投(音豆)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桃
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荆山北荆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
人爲歡常長聲相近蓋樂人誤長爲常　玉樹後庭花
堂堂黄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所造恒與宮女學
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學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
爲此曲被以新聲選宮女歌之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

嬪之容色　驍壺者蓋是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
壺有躍矢爲驍壺是也　泛龍舟煬帝幸江都宮所作
又令太樂令白明達造新聲期萬歲樂藏鉤樂七夕樂
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
雞子鬬百草還舊宮樂掩抑摧藏哀音斷絶　增　黄驄
疊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上歎惜乃
命樂工撰此曲　得至寶長安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
計常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
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之曰何處得
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于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

千萬富家子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樂人借之遂製此曲　文敘子長慶中俗講僧文敘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望江南始自李德裕鎮浙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白居易因爲二篇其一曰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楊柳枝白居易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傾盃樂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初捻管令排兒辛骨𩨗拍不中上瞋目瞠視骨𩨗憂懼一日而殞　道調子懿王命樂工敬納吹觱篥初

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得寶子明皇初納太真妃喜謂後宮曰予得楊家女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又曰得鞋子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輙毆其妻妻銜悲訴于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鬬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春鶯囀高宗曉音律晨坐聞鶯

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一斛珠梅妃所作也妃居上陽東宮明皇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詞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　霓裳羽衣曲者是元宗登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元宗八月十五夜宮

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下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于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　淩波曲元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淩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樂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爲鼓淩波曲龍女再拜而去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

宴于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涌起神女出於池
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宰相因于池上置廟祀之
　風光詞太學進士鄭生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
聲下馬循聲察之見艷女翳然蒙袖曰爲嫂所苦今欲
赴水生載以歸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
書擬其調爲怨辭嘗撰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
薰綠兮淑華歸故里兮與處莘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
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
里兮涵烟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婿娜之穠條兮嫂盈
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縠電兮石髮髓旎居數歲

謂生曰我湘君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
留遂與生涕泣而別生後登岳陽樓愁思吟望見綵樓
浮而來其中一人含嚬淒怨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清
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
歸兮將焉如歌畢翔然凝望須臾遂迷所往沈亞之補
其詞題之曰湘中怨　春光好元宗所製也嘗遇二月
宿雨初晴景物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
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斷之乎因臨軒縱擊此曲神思
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笑謂嬪御曰此事不喚我
作天工可乎嬪御皆呼萬歲　秋風高亦上所製曲也

每至秋空迴澈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
下　舞山香汝南王璡妙達音旨每隨遊幸常帶砑絹
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置之帽簷二物皆極滑久之方
安奏此一曲綵而花不墜落上大喜賜金器一廚　蜀
道易陸暢所作也韋皋鎮蜀暢感其遇作蜀道易其首
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　于
蔿于元德秀所作也元宗幸東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
俱以聲樂至都下爲歡德秀時爲魯山令惟選樂工數
十人連袂而歌于蔿于上聞之曰此賢人之言也乃深
歎之　瑤臺第一層陳后山詩話武才人出壽宮色冠

後庭裕陵得之令教坊獻新聲爲詩作詞號瑤臺第一
層　御街行唐白樂天有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
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宋張子野衍之
爲御街行一闋　醉蓬萊宋柳永所作也永字耆卿累
舉不第仁宗召見之會老人星見入內都知史姓者愛
其才乞命永撰詞以頌休祥永作醉蓬萊詞以進一說
耆卿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咏之遂傳禁中仁宗好
其詞每對酒必使侍伎歌之再三柳永聞之作宮詞號
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
不復歌其詞　天保報上金冊寶入門曲也詞云四方

既平功歸聖明定功巍巍丕享鴻名股肱良哉揄揚元首儲精優遊南山等壽　歸美揚功奏冊寶官將復班位曲也詞云聖德高明萬邦咸休鎔鑄唐虞糠粃商周惟時羣臣對揚稽首天子明明令聞不朽　嘉禾進第三爵登歌也詞云景命赫斯歸我皇仁風洋洋被遠荒琛贄旅庭趨明光氣和薰蒸爲嘉祥秫本合穗異異常庾如坻京歲且穰猗歟鴻休起前王播爲聲詩傳無疆　白翎雀琵琶曲名也　鷓鴣曲元薩都剌所作也序云有以繡枕見貺上繡楊妃右鷓鴣高力士二官女侍立皆寸許其布置得體想像可愛故作鷓鴣曲以答云　洪武初勑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之士禮送至京同製樂章有起臨濠開太平削羣雄平幽都龍池宴定封賞大一統守承平等曲命協音律者歌之

歌三

原　發德　詠功（禮記奠醻而工升歌發德左傳□□王之記功天下嘯而歌舞之發至德詠成功也）白麟　赤鳳（漢書武帝元狩元年冬十月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西京雜記曰賈佩蘭說在宮時常以管絃歌舞相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五日共入靈女廟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八闋　九序（上見樂總二下見上歌一）永言　厚志（上詳歌一五經通義歌之言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合徵

吐角（魏文帝詩曰比步高閣下延賓作名倡弦歌隨風飄吐羽合徵商　下詳歌一）靈芝　寶鼎（班固漢頌論功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漢書曰武帝得寶鼎於后土祠旁又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齊右　郢中（並詳歌一）遺聲　遊響（上詳歌一魏文帝詩曰絃歌奏新詩一遊響拂丹梁繁音起[illegible]節[illegible]時激揚）振木　涌泉（上詳歌二紀義宣城記臨城[illegible]南二十里有蓋山登百許步有舒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析薪于此女坐泉處牽挽不動遽告家比至惟見清泉湛然其母云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乃流）浩唱　哀聲（楚詞揚枹鼓兮拊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唱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下詳歌）出塞　升隴（西京雜記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爲之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秦州記隴西郡隴山其上有懸溜吐于中嶺泉[illegible]名萬石泉泉溢[illegible]散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illegible]遠[illegible]雙落　下詳歌）傳谷　遏雲（盛弘之荊州記臨賀馬乘[illegible]有老姥善歌[illegible]音傳谷數日）落日　流風（釋智匠古今樂錄白日落西山歌者流攸之所作張協霖雨[illegible]武收絲竹作伶人奏奇[illegible]歌告流風實嘗回秋氣）石城　金關（上詳歌二[illegible]）送易水　望秦川（上詳歌一辛氏三秦記隴[illegible]西關其[illegible]歌曰隴頭流水鳴[illegible]）皓齒　動朱脣（[illegible]）袁下纂纂　花上盈盈（[illegible]）發[illegible]　詠德　告哀（[illegible]詩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合度、重升（杜預云[illegible]）

雲遏餘音於中路　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

河激　**塵飛**　列女傳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女娟持楫而前曰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備員用楫遂與渡中流奏河激之歌曰升彼阿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說立爲夫人　王粲七釋聽者動容梁塵緣飛

青陽　**晨露**　史記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乙甘泉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元冥　晨露下詳

白狐　**黃鵠**　呂氏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有白狐九尾而造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于家室我都攸昌禹因娶塗山女　列女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鵷頸獨宿兮不與衆同

白麟　**朱雁**　上詳前　漢書武帝紀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　樂部

元雲　**白露**　詳上

歌二　襄陽耆舊傳白露歌曲名也

陽阿　**大道**　曹植七啓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　孔叢子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許由孰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委巷　**夏門**　晉書王恭傳會稽王道子常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幸北地同作夏門之歌

渡漳　**激楚**　帝王世紀黃帝使伶倫氏爲黃鐘之宮……

援棹　**鼓琴**……

子大人得無疾

彈鋏　**撫絃**　戰國策齊人有馮驩屬孟嘗君寄食門下倚柱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文士傳太祖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乘牛　**拾穗**　……適衛……列子林類年且百歲……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使子貢往訊之……行歌不留歌而……

郄梁善　**尚衣能**……

激丹唇　**發皓齒**……

越王別　**蜀王留**……

大陵奏　**淮南作**……漢書淮南厲王……

千人唱　**萬人**……

趙侯好音　**謝**……

鯢愛歌……

能歌入寵　**造曲入宮**……

席注瑟……

援琴撫弦數……

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師曠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懷行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與語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獨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兮遠人來觀修義經兮好樂無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

箕踞鼓盆　酒酣據地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箕踞鼓盆而歌　史記東方朔酒酣據地而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越人擁楫　處女鼓琴

說苑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子晳實君乃舉繡被而覆之詳舟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孔子孤鶵　楚狂衰鳳

琴操孔子遊于泰山見犾鼦上有孤雛乃承而歌之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明君念鄉　細君思土

漢書元帝以明君賜單于明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既得升雲上遊曲房志念抑沈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下詳歌一

漁者盧碕　情人桃葉

越絕書伍子胥欲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日入角書復歐往曰心中月施子可渡可何為不出船至即載入船　下詳歌一

女子彈絃　子直合韻

及宋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宿有一女子夜彈琴問其姓名女不答彈絃而歌曰連網為上蘇一綠復一絃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綠于青能為新聲常以屏隔之奪日刊直不復飲食晝夜呻吟使欣作奇異然其音便似哭聲

隱士五噫　美人獨

處

三輔決錄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　司馬相如美人賦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睹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

羅獻國守　留贄抗音

荊州先賢傳昔羅獻守巴東大將步協年歲以闞固守不下羅因賦詩使人歌以慰城中人　吳志留贄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延年變新聲　山松婉節制

史記李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弦歌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　下詳境歌三

相如造　沈充制

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舉司馬相如等造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　下詳歌二

女子造　童子習

子夜歌者女子夜造之　王襄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選好事者依鹿鳴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

負薪　登木

漢書朱買臣字翁子行歌道中負薪　禮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予之不託于音久矣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

黃竹　白雲

穆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丘獵于苹澤有降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歌以哀之　西王母白雲之謠

濟汾　過沛

漢　漢武

高

美聲　清響

文選美贊暢于虞氏　陸機詩北歌灶清宮

作烏鵲

晉武受禪龍羅鳴世名晉志見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采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是也　戰國時宋韓憑為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

增　九德　六詩

周禮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白龜　丹鳳

王海宋雅細中蘇州貢白龜為白龜之曲詞云聖德昭宣神龜出為沈荷治沼瑞應巢蓮又端洪切廣州鳳皇集森丹鳳之曲詞云九苞薦瑞歡德膺仁

陳情　寓諷

續文獻通考何磨曰

夫詩言志今俗樂詩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歌永言
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於以樂器之
聲與歌聲青濁高下拒應是謂聲依永俗樂聽以絲竹
乃其遺法也又曰明太祖洪武初以祭祀選諭翰林
儒臣曰古人詩歌皆寓諷詠之意御等撰遠無有所皆
至是儒臣上所撰曲三十九章名曰回鑾樂歌其詞奏
存規

招商 扣角

拾遺記靈帝西園令宮人奏
招商之歌以來涼風歌曰涼風起
隸日照泉青荷盡懷日夜舒歌日不足求有飾青聚流
兮歌玉息千年萬歲來難踰惟唐李滄永誠詩鞹君聽
扣角當自
議賈臣

祥芝 靈鶴

曲
玉海宋祥符初請臣撰得芝
汀彼茁者之茂英倬煌
又撰雲鶴曲曰歎
翰來儀排徊寮
行之樂其如何
降發夫人八索吹

路浪 排空

黃庭等夫人于元四眞玲瑒太極
歌詩大極殿紹帝都十二朝仙四帝翰雁門門良人東江
之曲等人手元
抹空之歌青青廣詠太之曲神王
颯晨起之章唐羣馬應為回首曲絕碧天高餘聲散秋草
詳見歌二怨無色
有弧雲
樂部

飄梁 散草

王世事昭發

驚咽 鶯續

寄盟義碎詩寓罰吠呈還無部
陽基詩歌綾儲鶯頻詩寓選酒催
明

朝日 天光

晉傳元長簫歌有天光茈課文善曰言有
偏故春岳賦曰天宗重文朝日大乙有
奏天日光又聲數和歌
奏朝日照老人聲
恭今乃仙謠也
也乘曲樂二十人中
韶曲曰無字之興宮內
韶

玉臺 金鏡

分帝和之歌也大乙帝王善言
宮中歌太乙天帝奏
二十宮金鏡分是詩王逸力宣至
金詩歌有太夫

靈音 和唱

元第記神人二音十音
曲曰太母王又辨女樂夫也人如何
人和唱一時夫人人又作聲人
各青揚人十乘怪人不吒
青藝和唱高羅蒙士人臨國
陽同襄曰元希帝樂前
人同襄一降和會

秋思 春陽

士人弱女兒中及
不等歌十帝中踏春
人錄唐元和會踏天子
怪等子林前尊上

綠雲 傳陌

切拙歌聲上
吒之喻忽然上屏
不喻陽士人驚
閱詩元中內
青陽春上歸志見
雲春屏上數

人月許臺永清新善歌
聲能一變新聲遇高秋
宋如許元年諸臣撰進五曲
甘曲曰其甘如其
勝其甘如其
王元鑄聲
醴泉 甘露

海玉
青童 紫玉
諸青之
歌文方
曲東朗八
書帝華名宮
甘曲曰其結廣
曲曰其醫甘
曲曰云天下不愛寶其
結甘露如其美
曲自乾九年撰二十四曲甘
宋會要元年諸臣撰進五曲
年奏大樂
心記喜甘
太宗曲名
而結元元
重元樂曲之歌
飛霜房帝朗八
外東華名寶
自我元元
心傳師英
無常形元無七

曲曰表太真扇晨閑
起裁手把玉皇有袂
安否所謂聞相手期
起青曲日 安 王
書學北山往

黃鸝 元雲

建初錄
王宋每歲不
張邦之何為不
遠以祁其何故
元鑾曲中
云年節為
曹鄭忘愛

嘉禾 瑞麥

又曰淳化元年撰二
十三曲嘉禾元曲曰秀
曲元雲

拍斗 扣船

公孫弘詩孟
詩綱斗送

得寶 [illegible]
平珠 [illegible]
側商 [illegible]
正宮 [illegible]
翔鶴 [illegible]
離鵾 [illegible]
餘響 [illegible]
初拍 [illegible]

鳳觴 [illegible]
鳥語 [illegible]
寶幢 [illegible]
錦園 [illegible]
內聲 [illegible]
暖轉 [illegible]
上清 下里 [illegible]
迎客 [illegible]
送神 [illegible]
朝歌 [illegible]

夜誦 [illegible]
馬淑 [illegible]
麗雲 [illegible]
野鷹來 天馬至 [illegible]
春波引 秋風高 [illegible]
黃菊歌 綠珠怨 [illegible]
出金石 滿天地 [illegible]
應龍篇 神鳳操 [illegible]

野繭成 [illegible]
騶虞獻 [illegible]
小海唱 大清歌 [illegible]
韋昭造 傳元詞 [illegible]
款乃歌 [illegible]
清平調 [illegible]

挾達春水行舟不進作款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于道路也乃棹歌聲

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盛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眞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珊瑚擊 櫻桃綻

李商隱贈歌者詩曰水晶如意玉連環下蔡城危莫破顏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

輕風流水 皓露秋霜

拾遺記于名山木上其下金臺四百晉王女居之四時奏金石絲竹之音常于山頂以楚王[illegible]時樂府中夫歌律乃作輕風流水之詩仲春作律結露秋霜之曲故云蕭湘洞庭之樂山南賓[illegible]

離鴻去雁 落葉吹蓬

拾遺記師涓代殷之樂[illegible]衛靈公[illegible]

[illegible]有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夏有[illegible]冬有流金[illegible]河[illegible]

芙蓉藏曲 鸚鵡能詞

[illegible]中有碧芙蓉清亮異常女子唱於芙蓉中四五女子[illegible]因玉[illegible]以歌觀花忽聞[illegible]

嗢噱嘲笑 渙之歔欷

[illegible]歌有姓名[illegible]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illegible]共詣旗亭[illegible]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illegible]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illegible]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illegible]須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因歡笑而俟之[illegible]

雲[illegible]

[illegible]則黃河遠上白雲間[illegible]渙之[illegible]

庭前琪樹 臺上來[illegible]

[illegible]

薛逢歎老 郭訥言佳

[illegible]老去[illegible]歌[illegible]何奈[illegible]郭訥[illegible]

神女青吳 修容綠水

[illegible]

王母重章 曹娥五[illegible]

[illegible]

木連理 瑞粟呈祥

[illegible]

數米嘉禾 稱康伯可

[illegible]

執笏以教 刻伎令歌

[illegible]

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羨外唱吟白如
張鷟朝野僉載曰洛州殺文亮生巧劍木伎女一歌
吹笙皆能應節
中矩中鉤 **聽風聽水**
王建聽風聽水詞曉聽風寬水詞如者水之弟子留中根部爲山甘州泰伊子之唐曲一聽風聽水西陽公前歸田不以論詩與
臣魚如伊州甘州涼州聽風曲語禮記詳
瀟入由國樂
市鹽得譜 **錫宴進詞**
南曰鳥鹽一曲王芳其歌舞樂同庭中術滿東
元人又上月日泉官和吟得工
龍馬來庭 **慶雲成彩**
大之龍馬之關天九五龍賜歌之慶雲成彩

聲燭蹤 **再關雞號**
南美歌年遇聞一樂
之市一歌
持板踏踏 **連袂于于**
曰踏歌古人踏歌
遺山出新意 **廉夫去陳俗**
原 **參秀歌四**
采薇 史記伯夷叔齊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好

歌 毛詩蘇公刺暴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其人善歌者使繼其聲
貴上 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
曳杖 禮記孔子蚤作負手曳杖
曳屣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
情哀而歌 子思子曰情哀而歌
德之言 何休公羊注曰歌者德之言
若何之歌
心喜欲歌
臨風浩歌 楚辭
采芝 楚歌
楚歌

玉昭
薤歌
同聲
采菱
玉蘭
口之言
南歌
東歌
抗音
盼風
長歌
抗聲
雅
悲
妍弄滑移
清弄諧客

川畔夜聞水中有絃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增 鵲歌 山堂肆考

點絳唇 江淹詠美人春遊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後世詞名本此

法歌 詳前

鏡歌 明皇

謫仙怨 劇談錄明皇幸蜀妃子既死一日登高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於此遣使祭之吹笛為曲號曰謫仙怨

河滿子 唐武宗孟才人善歌每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

山鷓鴣 李白云雪夜對酒客有唱山鷓鴣者因作詩曰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

踏莎行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溪詞名踏莎行本此

歌珠 唐嚴尚書詩歎牧一串珠又羅鄭詩更吐歌珠宴演樓

哀轉歷歷 李新聲郎鄭人李段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麗能傳故都聲哀轉歷歷猿為合所愛目曰新著

六么 詩綺云六么催拍盞樂傳六么曲名

夜警晨嚴 王清宮乾燈中和明言帝祀有夜警晨嚴六州十二時及鼓吹迎仗時駕前導引三曲望撰樂章律習芝之

振容歌 又曰景祐二年八月辛酉御製警嚴曲名曰振容歌

崔端十二篇 又曰宋錄載崔詠詩十二篇太祖師次陳橋天命人清不識自至為聖皇之武拔澤為為真人為翔伐湯州為芒芒青齊牧湖南為湖之陽劍南春太歸處翔州平蜀降為蜀之盛得嶺南為猛虎獲江南平為為雷萬吳澤泉納土為甚甚親征河東為調射殺捷起制池調不以師為大聖行天置親征大慶旃每其中度為曲遣以廷

禁中度曲 又曰女或宗命教坊音律進凡五十四曲出朝陽教訪指明堂樂中大尚以君臣內外事出御物

二十聲為一曲 用之多周為一音凡二十舜詞顧謂皇大子曰

聽詞知醇質之風 女貞詞顧謂皇大子曰欲思先朝所嘗暫忘故聽此詞者亦欲令女等知又曰大定二十五年幸上京宴宗鄭與父老歡之白普漢高祖過故下一徒謀洲幸至說何不樂俗于是曲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

歌本 意歌飲宰晌行本擊于貫之思鼓皇之事殿而武風未命歌既歌年民今上歌者上事又天論歌御物

和平廣大 豈四膏樂有大曲小曲浪淘沙小曲中之一也

浪淘沙 又曰明洪武初令天下家博通古今

之士命與陶凱等同製樂章使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今所製樂章頌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

和緩壯烈舒長 又曰洪武初年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九奏樂曲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

斐矣堯章 明宋濂吳承記曰近世樂理頌失俗工以孝合為奇書史經傳皆被之管絲影響依稀韓相附和假令不特協音而皆可入奏調古之遺矣堯章直巫崇語矣

歌音猶告朔 又曰唐初之詩嘗公以入唱為高自宋代以調詩而歌詩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與而歌調之法廢元與我朝以南曲與而兆曲蘇嘗之于漢諸體猶羊而歌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謂禮廢肯而存禮不可謂樂廢

詞家商李 又曰南北之曲一夫宮商便屬別調廿具詞家之商李瞭禮之款律

歌五

詩

原 梁孝元帝詠歌詩曰汗輕紅粉濕坐久翠眉愁傳聲入鐘磬餘轉雜笙篌 劉孝綽和詠歌人偏得日照詩曰獨明花裏翠偏光粉上津屢將歌罷扇迴拂影中塵 北齊劉逖清歌發詩曰扇中通慢臉曲裏奏陽春久應迷座客何嘗起梁塵 陳周弘正詠歌人偏得日照詩曰斜光入丹扇的的最分明欲持照影拱仍作繞梁聲 周庾信聽歌詩曰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 增 唐于武陵王將軍宅夜聽歌曰朱檻滿明月美人歌落梅忽驚塵起處疑有鳳飛來一曲聽初徹幾年愁暫開東南正雲雨不得見陽臺 劉禹錫與歌者何戡詩曰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

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又與
歌童田順郎曰天上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
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　鄭谷席上贈歌者
詩曰花木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座中亦有江
南客莫向清風唱鷓鴣　宋蔡襄夢中贈歌者詩曰綽
約新嬌生眼底侵巡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情多少得
似春潮夜夜添　金趙文昌歌扇詩曰婿娘巧作貫珠
喉畫扇團團半掩羞唱到春山小顰處一輪明月為花
愁　元宋旡席上贈歌者詩曰十疋吳綾賞永新一聲
歌歇杏梁塵家徒四壁門如水那得明珠換美人　元

好問聞歌懷京師舊遊曰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
首重回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共聽來　明高啓
隔簾聞歌曰葉逐散聲飛湘雲隔妓衣誰能偷卷看認
是小叢非　楊基隔簾聽歌曰低處取多情聲遲拍轉
停坐中腸亦斷況乃隔簾聽　張羽席上聞歌妓曰艷
色傾前席高歌度遠楹羞多時掩面嬌重未成聲淺按
紅牙拍輕和寶鈿箏周郎知誤處衆裏最多情
賦〔原〕袁山松歌賦曰朱脣不啓皓齒不離清氣不轉妍
弄潛移或似停而不留或如疾而不馳　楊師道聽歌
管賦曰爾乃闢飛閣之臨空望雕梁之架虹奏東成之

妙曲命南荊之結風莊華艷於朝日長袖曳於芳叢度
參差以儀鳳響颾颾以驚鴻伊小臣之庸瑣預恩私之
嘉宴聞仙管於帝臺聽鈞天於蘭殿悵崦嵫之易晚惜
宮羽之難遍撫長笛而多慚覽洞簫而興怨徒隸齒於
群龍信庸音其已薦　謝偃聽歌賦曰于時日下梧宮
陰清竹殿群雲始落光風初扇餘霞未斂殘虹猶見玉
笙既陳蘭肴乃薦登高閣以騁目臨曲池而遊盼于是
微趙女命齊倡動環佩出蘭房横寶釵而耀首靚鉛華
而飾妝低翠蛾而斂色睇橫波而流光聲欲抽而含態
氣未理而騰芳乍綿連以爛漫時頓挫而抑揚始析宮

而合徵終分角而和商掩餘姿于影扇散輕塵于畫梁
若夫振幽蘭飛激楚俯仰艷逸顧盼容與故其繁會也
類春禽振響而流變其微引也若秋蟬輕吟而曳緒似
將絕而更連疑欲止而復舉短不可續長不可去延促
合度舒縱有所聽之者慮蕩而憂忘聞之者意悅而情
抒歌未終君王乃喟然歎曰夫樂者所以通神明節情
欲和天地調風俗觀往指之遺風鑒前賢之輕躅莫不
治亂斯在興亡攸屬是故聖人以為深誠君子以之自
勗〔增〕唐閻伯璵歌賦曰或曲或止如墜如抗盡或可
續應而不贖來無悠往去有遺意祭乎靡靡似浮絲以

爲緒聽乎纍纍若貫珠之爲隧乎是截屏截揚類思纇
句引韻下散沿源上溯若寒雲凝于沙漠秋風起於燕
路情慷慨而爲霜氣氤氳而掩露　又歌響遏行雲賦
曰歌者嗟嗑其願吮吐塤篪氣調萬象口運四時奏羽
商而寒光冽冽動角徵而春光熙熙一成而芳氣初振
風篁木韻彼雲尚徘徊希微出入無依若往未定將行
不飛再成而逸思奔北正聲寥亮彼雲漸應曲往來從
風下上三成而充塞人寰洋溢無間在水偏水在山滿
山彼雲忽應聲赴節當奔霧集前者山立後者山岌力
大不可以動搖噫氣不可以噓吸風北不北風東不東
輪囷杳影決漭長空及其調苦聲切歌長意深天乎有
耳雲也無心累疑影而不散爲歌者之知音　劉陽善
歌如貫珠賦曰問赤水兮虛發異滄滄兮孤圓動白雲
之聲初疑制轉度元雲之曲終類投泉　元稹前題賦
曰原夫以節爲珠以聲爲緯漸杳杳而孫孫以多多而
益貴悠揚綠水訝合浦之同歸繚繞青雲環五星以一
氣望明月而宛轉感潛蛟之歔欷若非象照乘之珍安
能忘在齊之味其始也長言邐迤度曲縈綿吟斷章而
離離若間引妙轉而一一皆圓小大雖倫離朱視之而
不見唱和相續師乙美之而謂連當其拂樹彌長凌風

乍直意出彈者與高音而臻極及夫屬思潛繫因聲屢
有想無臆者隨節促而奔走以洞徹爲精英比瑕玼於
能否次第其韻且殷勤於士衡之文上下其音謂低昂
於遊女之手
牋 原 魏繁欽與太子牋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
喉囀引聲與笳同音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
物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
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
不響應遺聲抑揚不可勝窮暨其清激悲響雅以怨慕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是時涼風拂衽背山臨
谿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窮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
先白　魏文帝荅曰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
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
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
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
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
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
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妝改曲變度斯可謂聲
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善於
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

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知聲雅
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閨房
啓【原】梁沈約謝齊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啓曰鳳綵鸞章
霞鮮錦縟觀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有慙德雖
日月在天理絕稱咏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序【增】唐柳宗元鐃歌鼓吹曲序曰漢魏以來代有鐃歌
鼓吹詞惟唐獨無有太常鼓吹有戎樂詞獨不列令考
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
功德魏晉歌功德具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爲唐鐃
歌鼓吹曲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

勤勞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
記【增】明宋新吳歌記曰吳歌自古絕唱乙未孟夏返道
姑胥舟頭七八輩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
首其敘事陳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淺
深狀鳥獸而議魚潛惜草明而商花吐夢寐不能議幻
鬼神無所伸靈皆文人騷士嚙指斷鬚而不得者乃女
紅田畯以無心得之于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
夫匹婦所與能者乎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六

樂部三　舞

舞一

【原】樂之在耳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
藏于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
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
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　又曰前
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宴樂必舞
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

沙定王舞是也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也謝安以屬
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
拂雜舞合之鐘石施于廟庭鷄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
亦有之宋鮑照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
統今翔麟鳳苑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
樂則兼奏之　韓詩曰萬大舞也又歷代舞名有象箾
南籥之舞（周文王樂）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昭德舞盛德舞四
時舞雲翹育命之舞大武舞昭武鳳翔靈庭武頌武始
咸熙章斌之舞（以上漢魏宋廟舞名）以土地名之有周舞鄭舞趙
舞巴渝舞淮南舞燕渝舞古之舞曲有迴鸞舞七盤舞

張衡有七槃舞賦　縈塵舞　集羽舞（見王子年拾遺記）　翹袖舞　折腰舞（並戚夫人所作見西京雜記）　白鳧舞（吳孫皓時所作）　羨水舞（見何承天纂文）　杯柈舞　公莫舞　灑舞　拂舞（並晉初時俗所作見沈約宋書）　【增】樂府雜錄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衍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即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櫳馬人著綵衣執鞭于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

見之草書遂長蓋準其頓挫之勢也　舞器有相（狀如[illegible]表裝之以糠[illegible]而擊之所以輔樂）　應（小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節也）　牘（以竹為之所以節樂）　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illegible]武舞工人所鼓所以節也）　戈（周禮司戈盾祭祀授舞者）　籥（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　弓矢（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illegible]）　戚（[illegible]）　揚（毛萇曰揚鉞也）　翟（詩曰右手秉翟）　鷺（詩宛丘有鷺羽[illegible]舞者所建[illegible]者建以為容）　翿　纛　羽葆幢（[illegible]）　旌（[illegible]）　節（先代之舞[illegible]今有[illegible]制有自來矣）　麾（協律郎執之以令舞工[illegible]）　箾（春秋傳舞象箾）　舞衣有冕（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明堂位曰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原】易曰鼓舞而天下從之　毛詩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側弁之俄屢舞傞

傞　又曰公庭萬舞　又曰萬舞有奕　又曰蹲蹲舞我　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又曰百獸率舞　樂記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也為舉）總干而山立（總持干盾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亂武之治也皆坐蓋以象其人舞事）且夫武始北出（象觀兵孟津時）再成而滅商（成[illegible]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三成而南（誅紂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illegible]）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陝東西而治之也）六成復綴以崇（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國也（夾振之者王將夾舞者振木鐸以為節也武舞戰象也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　又

曰治民勞者舞行綴遠治民逸者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行列也民勞則德薄則酇少故綴遠民逸則德盛則酇多故綴短綴謂人相去遠近也）　又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增】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禮大夏（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大夏樂之文武備者）　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　文王世子大樂正學舞干戚不舞不授器（[illegible]則舞師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弓矢祭祀授舞者兵也）　【原】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　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

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爲之節）賓饗亦如之 【增】又曰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夷樂四夷之樂也） 【原】左傳曰魯考仲子之宮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於是公從之始用六佾也 爾雅曰婆娑舞也 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舞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 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

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翁之容行綴長短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 樂緯曰武王承命興師渡盟津前歌後舞 漢書曰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巳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襲 【增】隋平陳獲宋齊舊樂于是牛弘等定文武之舞 唐樂志太常卿韋萬石定凱安舞 宋樂志天下大定之舞 【原】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壅閼故爲作舞以宣導之 韓子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也被風言其弱也） 【增】文中子曰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 【原】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衽若交竿撫案下 又曰翾飛兮翠曾（曾舉也言舞工巧似翠鳥之舉）展詩兮會舞 魏名臣奏王朗表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名也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增】樂府雜錄唐雲韶樂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堦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鄭樵曰舞與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

六代之舞至于漢魏竝不著辭舞之有辭自晉始 續文獻通考曰遼之大樂舞用二十人分四部又有景雲舞慶雲樂舞破陣樂舞承天樂舞 又曰金熙宗皇統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貞元儀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世宗大定十一年加武舞曰四海會同之舞 又曰元樂舞用樂音王隊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蹈次爲飛天夜叉隊舞蹈而進又以婦女二十人執牡丹花舞唱次以婦女搖日月金鞚稍子鼓舞唱相和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相一人作樂音王相歌舞其壽星隊用男子執金字牌或執梅竹松椿石或作飛鶴之象俱各歌舞而進又有執寶蓋日月棕毛扇或魚鼓簡子龍竹藜杖齊唱舞而前禮樂隊用童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分爲四行鞠躬拜興舞蹈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披金甲執金戟一人冠平天冠執圭齊唱舞而前 又曰明樂典凡文舞雲門咸池大韶在庭阼階之左武舞大夏大濩大武在庭賓階之右位爲六列施英韶而舞之各有四表表距四步爲節綴各六十四合用三百八十四人

舞二

【原】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 【增】拾遺記云燕昭王即位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體輕氣馥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丹綃華幄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宛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 【原】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平陽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名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昌邑哀王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坐上章事徙及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銜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魏志曰陶謙字恭祖爲舒令郡守張磐恥爲之下磐舞屬謙謙不爲起强之乃舞舞而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轉則勝人 【增】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于南皮破袁譚于馬上舞三巴 【原】吳志曰陸遜破曹休王與

羣像共會酒酣命遜舞解所著白氍子裘賜之【增】郭
象云王仲祖酒酣起舞劉眞長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
子期　唐太宗李靖問對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陣樂
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
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製也帝曰兵法可以意授不
可以言傳朕爲破陣樂惟卿已曉其表矣　唐會要曰
咸通中伶官李可久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
仍書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
又于國安寺作菩薩蠻舞上益憐之　記事珠白居易
有姬善舞名春草　李後主宮嬪窅娘善舞作金蓮高

六尺皆品色瑞蓮令窅娘舞蓮中回旋有凌風態唐鎬
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以其足如新月也　宋
太祖時文德武功之舞郊廟殿廷同制其容綴未稱朝
廷揖遜之意和峴請先奏文舞焉　宋寇準好柘枝舞
會客必舞柘枝盡日時號柘枝顚　元史耶律鑄傳淸
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縣八佾之舞樂舞成表上
之賜名大成【原】雜舞曲有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云
項莊舞劒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若語莊云公
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
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

久俗云項伯非也　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
秦閬中范且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
鬭及定三秦封且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
帝樂其猛銳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
爲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臺弩渝行辭本歌曲
有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
調晉及江左皆製其辭也　鞞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
謂之世寧舞也張衡舞賦云歷七盤而縱躡王粲釋云
七槃陳于廣庭顏延之云遞間關于盤扇鮑照云七盤
起長袖皆以七盤爲舞也干寶云晉武帝太康中天下

爲晉代寧舞矜手以接盤反覆之（至危之象言晉代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
至宋改爲宋世寧至齊改爲齊代昌舞今謂之盤舞
隸淸部樂中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巳施于燕享矣傅
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
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
伎名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
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
之陋樂焉　明之君漢代鞞曲也梁武帝時改其曲詞
以歌君德也　鐸舞漢曲也晉鞞舞歌亦五篇及鐸舞
歌一篇幡舞一篇鼓舞伎六曲竝陳于元會鞞舞故二

八桓元將即具太樂遣衆伎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啟增
滿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迹
闕其鞞舞梁謂之鞞扇舞也幡舞扇舞今並亡　白鳩
吳朝拂舞曲也楊泓拂舞序云自到江南見樂府舞曲
或云白鳧鳩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
孫皓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以鞞鐸巾拂舞陳之殿
庭帝從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　白紵舞按舞詞有巾
袍之言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云
交交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宜即白緒也梁武
帝又令沈約改其詞曰有四時白紵之歌約集所載是

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詞旨與此全殊　增 禮畢者本自
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
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
之故以禮畢為名其曲有散花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
部樂　柘枝舞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此舞因曲為名
用二女童鮮衣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
之中藏之花折而後見舞中之雅妙者也　七德舞本
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所作及即
位宴會必奏之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
以象魚麗鵝鸛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踴躍列將上壽曰

此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太常卿蕭瑀請備禽獲之狀
帝不許　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于慶善宮
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苑帝歡甚賦
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以童兒六十四人八佾冠進德
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
象文德　上元舞高宗所作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
色以象元氣大祠享皆用之

舞三

原 象功　明德 後漢書詔曰歌所以象德舞所以象功光武廟樂舞名曰大武之舞 史記孝景皇帝元年詔御史蓋聞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功高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　執盾

持干 尚書舞干羽于兩階孔安國注干晉羽舞也皆舞所執下舞一　蹈節　應度 傅毅舞賦蹈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瑕遠思長想郭照舞鼓衰則痛踊有節樂則廣歡有章男則踊躍衆淡腐矜莊女見姿蛇詰屈窈窕幽后諸仰應規度進退合宮商　俯仰　抑揚 舞上詵一 崔駰七依表飛縠之長袖舞細腰以抑揚紛屑消以蠖發始的嬋而復　千童　八佾 漢書郊祀[illegible]歌曰千童羅舞成八佾合好交歡虞太一　鸞遊　龍蜿 是翠章苕賦振弱枝 而任繞若緑紫之垂幹忽製製以輕旋似鷲迤千天漢傳兀拘象西門行日和樂惟有舞運體不失機退松備護蜺進如約鶩飛　超絕　殊妙 張載鞞舞賦拜舞煥而特奏兮冠永俊而旋絕采千成之澄武兮洞穀度于二八夏侯湛鞞舞賦卑奇巧于樂府今往殊妙乎伶人進紫手之末忝兮乃皇世之所珍傅毅舞賦其少進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楚辭曰展詩　應聲　合節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王逸注乃復許展詩曲作為雜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　鳳翔　鴻翥

戒公綏七習舊長袖以嚴以推識腰以纖起鋒中扎肯而
委蛇頓足而立拜紛龍時而風翔恕若劍而中止
曹植七啟曰輕羅超騰起衆揮霍
歲爾鬼沒綠輕羅以遊騰紛

風轉 波迴

轉廢紛成以迴公綏琵琶傳元賦西飛都賦列曰舞奏趙新女聲騎理羅弘進舞如迴風
韓頒沉迴神赴若衆光若成文修袖連妍長雲態
日名傳偶寥陽饒

餘姿 逸態

韓頒流紛成似迴公
名傳偶寥陽饒　傅毅舞賦曰鄭衛之舞...

北里 西城

飛輕裾 紆長袖

袖曳張青阿偶寥陽饒
樂賓主 諧君臣

潤凡蹈一者齊為楚俊以祀夏則侯神甚舞......

降天神和氣兩儀分通志指君
臣協至美妙九八兮太上了容手
若竦若傾

帝俊始 陰康教

宣情 盡意

舞賦以聽其以以雅論府山經海內經曰帝俊有子八人始為歌舞
是以作者本以其盡之以雅風

四時 五行

武始 咸熙

行文所以明心者志本明其則帝舞不如天下之始舞樂皇帝...
魏晉樂志曰武始舞咸熙舞...

雲翹 白雪

蹈節 應絃

執戈 縱袖

雲之舞...
之襲纖腰...七迴收...

莊子...然身曲終...
舞...

起齊趙 觀淮南

縈塵 迴雪

元鶴 白鳩

體如遊龍 裾若飛燕

鳳翼遠逝 飛鳧迅疾

迅如孤鵠

翩如翔鷖 巧于絳樹 麗于陽阿

項伯拔劍 呂蒙持盾

舞節鼓翩...苦伯...
史記項羽本紀...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趙女尤工 子顏不倦

工舞口寡人...左傳...

雲門祀天神 咸池祭地祇

周禮...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文 勺象

容 舉足

俯仰 低卬

動 器

值羽 執翿

禮容 樂儀

正位 列行

閒

雞鬭狗劉琨聞雞鳴而起舞漢書平恩侯許伯入第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鬭
讓蓋寬饒劾長卿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許伯爲謝良久乃解・蹲蹲・僛僛詳詩
又曰屢舞僛僛僛僛舞貌也季札觀・河間獻上詳樂總載四漢書武帝時河間
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也干戈
象武羽籥象文禮春夏干戈萬舞以象武又曰秋冬學羽籥之舞所以象文・干
戚羽旄綴兆節奏禮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又曰舞右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
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執籥秉翟・致右憲左
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禮憲讀爲軒白鶴曳繭・彩鸞對鏡文選白鶴飛兮
繭曳緒言舞似之若流風之迴雪彩鸞之對鏡長沙不迴・舒令不轉高明
作巴俞舞長沙王舞袖不迴樂上問之對曰台地後人像不足以迴轉下陶謙詳前二蹴蹀蹁
樂府

躚・發揚蹈厲舞說下詳通典進旅退旅・五成六成言進
退齊一也下詳通典增九功・七德唐舞名並詳前二飛燕・驚鴻
發坊記舞者樂之略或象鶤爲成如飛燕・九終・八變二禮義宗言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
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八終終成也品子・舞郎玉海唐開元中趙稹言表古之舞者即諸
侯子孫故神祗除稱雪戈燭壇隋循以品子爲之說三舞鄭驗考復古道取品十年三廿以下容顏修正有令
太宗傳主主之・唐百官志大樂令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製圖・成字上詳前二・文
獻通考唐高宗武后作聖壽舞用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以成字凡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
道泰百王皇帝萬帝容非爲昔之字銜簪・戴竿潛確類書南齊羊侃有後孫荊玉能反腰
帖地銜得席上玉簪一時無對又曰唐明皇時敎坊有王大娘善戴竿舞頭藝長竿施木山狀如瀛州方丈
令小兒持絳節立其上而舞中音節時劉晏以神童名是日進一絶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

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掌中・毬上南齊書羊侃性喜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
曲甚有新致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潛確類書骨座舞于小圓毬子上縱橫騰踏
兩足不離毬上爲壽・達歡孔帖安樂公主出觴天子再拜武彼贊與太平公主爲壽爲常
壽・又曰古今各賢集古人飲酒皆以舞相觴古人淳質舞以遠歡不必合度張燕公詩云辭後歡更好全勝
未辭時動容告足舞出語總成詩飛鸞・輕鳳杜陽雜編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飛
貫輕風冬不纊衣夏不汗雖上珠玉美答爲歌舞飾歌骨若驚鳳舞態媚遠非世所有上恐或日所侵藏之金
學貫無宮中日寶帳香垂垂一變玉笑客八風・四表孔帖唐博士祝欽明帝宴舉臣欽明
自言能入風舞帝許之欽明蹈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盼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曰是舉乃經歸地
下詳前一興龍・驚鶴唐樂志歎方舞凡六變一變象興龍宴惟二變象克定闋中三變象
東舞寶服阿樂東江淮平五伊象服兒服六變象兵還振放昔確類書成公綏琵琶賦飛龍列舞趙女騎羅
舞評

遮如驚奮轉以迴波拂水・迴波杜甫詩拂水溪巴舞袖翻孔帖沈佺湖素修文館直學
士鋭作實詩學士等舞迴波徐期爲弄辭悅帝又曰崔日明麗拜兵部侍郎實內殿出附起爲迴波舞求學士
蘅跂・輕盈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
元稹律楚林詩舞後輕盈成眼光創聲・造譜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答微之曰曲愛霓
裳未相許由來能事皆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進垂手・反
腰上詳前一下詳衍晉注剪花・簪筆續文獻通考宋樂勒十隊四曰佳人剪牡丹衣
紅生色砌衣戴金鳳冠剪牡丹花蕊山堂肆考齊永明中舞人迺情斑簪華梁式曰筆芳以記事受占舞不
愛言何事簪爭于是去筆揚氣・舒情唐平冽舞賦舞者所以激揚其氣不樂興以調風俗
不舞寂以舒情志鳥企・鼇抃唐平冽兩階舞干羽賦或踴勇于鼇抃或翩翻于鳥企
象牛・栖鳳續文獻通考元文舞器纛二制若幢爲七尺杠首刻木象牛首下施朱增黃爲

三重以導文舞又曰武舞器程二其制如以泰杠首栖以鳳以飾武舞 繡窠 戲竹 旌

記聖壽樂舞衣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紬纈衫下纏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

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

炳煥莫不驚異 續文獻通考明會典樂舞儀注大樂二人執纛竹引大樂工陳列于丹墀之西 南

籥文 象箾武 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疏曰南籥文舞象箾武舞 籥師教

司干掌 周禮春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又曰司干掌舞器 畫鸜鵒 飾芙

蓉 玉海唐鳥歌萬歲樂武后所作舞三人緋大袖畫鸜鵒冠又曰龍池樂玄宗所作舞十二人冠飾芙蓉

移風俗 表貞明 下列間王海宋乾德中舞者所以觀其容或以宇俗舞平賦風俗者飾其字以飾情

以表貞明手 十二林 億萬壽 王海宋乾德中舞一百五十人十二郎引

鑾人十二為一人舞之狀以南字歌聖主合壟南學化傳 十六人執羽翟以四為列以承其下 舞 歌 聖

字歌南字歌外樂南呂天表字歌文化興字歌四門之舞 無舞皆揖首稱臣又土了聖字字聖又無鬪四門之舞

人舒舞皆揖稱首臣萬壽之臣 端凝若植 軒舉白如 定合再壟遜

太宗元宗常詔開元羽衣舞以雲韶大宗少府工宝詔儀曰王翰以張嘉貞 又曰王翰張嘉貞

以本舞竹優長史嘉貞其人序之自如 歌 前出四表 後綴

八䪨 對太宗前晴問 調兼吐鳳 勢若將雛 唐鴻臚少卿蕭盛奏觀又舞鶴

式歌起而舞兩周詩若蕪吐鷲龍 鸞鳳比翼 菡萏爭春 又觀舞賦

舞賦對寶鏡而臺鷰若爭春風比 春林動條 寒庭流雪 舞賦

回身若春林之動條寒舞燠之流雪 煙幕春松 風裊弱柳 見舞

舉袂若寒旋之流雪 風裊弱柳 拓枝舞賦

賦 帽瑩隨蛇 裾翻莊蝶 又曰帽瑩隨蛇唱之鶴翩翩莊蝶之舞

風之 配爻于律 叶體于風 唐白行簡舞中成八卦賦分其節于乾坤之位列其

晝于鄒兆之中相彼六爻爰配數于六律倚之八體俾叶義于八風 九變無撓 五方

有序 又曰參行于位而九變有序與五方 鳳轉龍翥 霞駭錦新

鼓翼而龍翥仲舞中成八卦賦起度而應節換鳳 清祇八挙發霞駿而錦新 仁豐道洽

功成治定 續文獻通考金熙宗皇統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治武舞曰功成治定 征伐先

武 揖讓先文 玉海宋和峴言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

平定天下 車書會同 續文獻通考明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家以武功定禍亂

也文舞曰車書會同之舞家以文德致太平也

舞四

原 鳳舞 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帝

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 獸舞 詳尚書 恒舞于

宮 書伊訓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旄人教舞 周禮四裔樂詳 後合

舞 禮記擇菜 習 月令 佾舞于庭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 衣文衣 史記齊人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使舞幕下 晉公

子重耳十年乃使人定公之舞 增 桑林舞 宋子曰宋子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 原 衣繡衣 以五采衣先王衣之以尚其德 舞

列舞 舞器 羽籥之勘德 盛德 漢書劉歆世祖祭祀之歌作歌武德之舞云 孝

昭德 又劉歆云孝文廟奏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前 延年善 歌

美書外戚傳見孝武李夫人延年善歌舞帝 飛燕學舞

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 漢書外戚傳飛燕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掌上 漢成帝趙飛燕體輕能為掌上舞 對舞繩上 兩倡女對舞繩上 以綵繩繫兩柱相去數丈兩

倡對舞行于綆上舞

將墜復舉 張衡南都賦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綿綿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

馬上 英雄記舞舞二

東舞 魏文帝詩云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

麗舞 陸機七徵云新妝起鞋鬟舞繞綏

般融善舞 晉中興書殷融為司徒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經懷

增 三起舞 江表傳孫□□名顧雍父子及其孫譚□□時為選曹尚書任頗責重是日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內惡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女何以三舞且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遞進迭舉 劉劭趙都賦云邯鄲才舞衆美騈羅遞進迭舉

雲和舞

大武舞 後魏書祭天奏和之舞祭地用大武之舞

覆燾舞 北齊所作以享天地之神

城舞 後周武帝平齊作永安樂行列方正象城郭謂之城舞

帝起舞 燕王忠帝始為太子而忠生宴宮中酣而太宗臨幸謂宮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為樂酒酣帝起舞以屬羣臣在位皆舞 樂部

高麗舞 楊再思為高麗舞

談

容娘舞 帝嘗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給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麞舞

按舞圖 明皇雜錄上與諸王按舞萬歲樓下令畫之所之按舞圖

大定舞 本出破陣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陲大定也

聖壽舞 高后作詳舞三

光聖舞 明皇作象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也

長壽舞 武后長壽年所製

天壽舞 武后天壽年所製

萬歲舞 武太后所造是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常稱萬歲故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畫鸜鵒冠作鳥像

龍池舞 明皇所作舞人服五色紗雲衣芙蓉冠無憂履四人執蓮花以引舞一奏而五疊

小破陣樂舞 明皇造

師子舞 詳樂部

中和舞 德宗造舞因成八卦自敘其舞曰朕以仲春之首紀為令節聽政之暇節于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

六合還淳舞 詳樂部

順聖舞 詳樂部

承天舞 四人紫袍進德冠通銅

聖主回鑾舞 唐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

一戎大定舞 詳樂部

神宮大樂舞 武后作

霓裳舞 唐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

頃盃舞 明皇教舞馬百駟分為左右部衣以文繡絡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曲凡數十疊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樂工數十環立皆衣以淡黃衫文玉帶以求妙齡姿美者充之

宮垂二舞 宋太宗淳化二年御乾元殿後用宮垂二舞

大樂舞 遼詳舞一

以開元禮定文武舞 金熙宗皇統間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據唐宋郊廟之禮皆先文後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皇萬石光儀肅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從尋復後之乃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為定

舞五

原 詩 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儇儇徐動何盈盈玉腕俱凝若雲行佳人舉袖耀青蛾摻摻擢手映鮮羅狀似明月汎雲河體如輕風動流波 梁簡文帝詠舞詩曰嬌情因曲動弱步逐風吹懸釵隨舞落飛袖拂鬟垂 又詠舞詩曰戚里多妖麗重娉蔑燕餘逐節工新舞嬌態似凌虛納花承襵概垂翠逐璫舒扇開衫影亂巾度履行疎徒勞交甫憶自有專城居 又詠舞詩曰可憐稱二八逐節似飛鴻懸勝河陽伎闇與淮南同入行看履進轉面望鬟空腕動苕華玉衫隨如意風上客何須起啼烏未肯終 詠獨舞詩曰因羞強正釵顧影時迴袂非關善留客更是嬌夫壻 劉遵應令詠舞詩曰倡女

多豔色入選盡華年纖腕嫌衫重迴腰覺態妍情繞陽春吹影逐相思絃履度開裾襵鬢轉匝花鈿所愁餘曲罷爲欲在君前　王訓應令詠舞詩曰新妝本絕世妙舞亦如仙傾腰逐韻管歛色聽張絃袖輕風易入釵重步難前笑態千金動衣香十里傳將持比飛燕定當誰可憐　楊皦詠舞詩曰紅顏自燕趙妙伎邁陽阿就行齊逐唱赴節闇相和折腰送餘曲歛袖待新歌嫺容生舞羽曼睇出橫波雖稱趙飛燕比此詎成多　庾肩吾詠舞詩曰飛鳧袖始拂啼烏曲未終聊因斷續唱試托往還風　又詠舞曲詩曰歌聲臨畫閣舞袖出芳林石

城聽若遠前溪應幾深　劉孝儀和舞詩曰迴履裾香散飄衫釧響傳低釵依促管曼睇入繁絃　又和詩曰轉袖隨歌發頓履赴絃餘度行過接手迴身乍斂眉又舞就行詩曰依歌移弱步傍燭豔新妝徐來翻應節亂去反成行　何遜詠舞詩曰逐唱迴纖手聽曲動蛾眉日暮能留客相看詎此時　王暕詠舞詩曰從風迴綺袖映日轉花鈿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絃　殷芸詠舞詩曰斜身含遠意頓足有餘情方知難再得所以遂傾城　何敬容詠舞詩曰因風且不顧揚袂隱雙蛾曲終情未已含睇目增波　周庾信詠舞詩曰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步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鶴顧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是世中生　陳徐陵詠舞詩曰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畫妝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燭送窗邊影衫傳篋裏香當由好留客故作舞衣長唐虞世南詠舞詩曰繁絃奏淥水長袖轉迴鸞一雙俱應節還似鏡中看　楊師道詠舞詩曰二八如迴雪三春類早花分行向燭轉一種逐風斜　蕭德言詠舞詩曰低身鏘玉珮舉袖拂羅衣對簷疑鸞起映雪似花飛

【增】李賀拂舞歌詞曰吳娥聲絕天空雲閒徘徊門外

滿車馬亦須生綠苔尊有烏程酒勸君千萬壽全勝漢武錦樓上曉望晴寒飲花露東方日不破天光無老時丹成作蛇乘白霧千年重化玉井土從蛇作土二千載吳堤綠草年年在背有八卦稱神仙邪鱗頑甲滑腥涎　溫庭筠舞衣曲曰藕腸纖縷抽輕春煙機漠漠嬌蛾嚬金梭淅瀝透空薄剪落鮫綃吹斷雲張家公子夜聞雨夜向蘭堂思楚舞蟬衫麟帶壓愁香偷得鶯黃鎖金縷管含蘭氣嬌女悲胡槽雪腕鴛鴦絲芙蓉力弱應難定楊柳風多不自持迴嚬笑語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捲象床滿樓明月梨花白　李益觀石將

渾舞曰微月東南上戍樓琵琶起舞錦纏頭更聞橫笛關山遠白草胡沙西塞秋　宋孔平仲觀舞詩曰宴館簇金絲繡茵呈舞旋雲鬟應節低蓮步隨歌轉勢多體不犯妙絕乃習貫含笑有餘情小指更微盼　范成大眞定舞曰紫袖當棚雪鬢凋曾隨廣樂奏雲韶老來未忍耆婆舞猶倚黃鐘衮六么　元歐陽元和李溉之舞姬脫鞋吟曰宮袍繡簇金花緋紅紗翠襯雙鸞尾盈盈慣服舞腰輕綵雲飛處香風起羅絲掣斷春冰懸瑞蓮雙結並頭紅夭夭曲曲玉弓彎翠鳧飛去大欲輕玉階秀茁蘭筍長瓊沙迸出蘆芽淺徘徊倚東風力濕砌香雲墜無跡無限嬌羞不自持君王喚起扶花立

〔賦〕賦後漢傅毅舞賦曰楚襄王既游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鄭女並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燿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亢音高歌爲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遝合

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迴身還入迫於急節紆形赴遠漼似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還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張衡舞賦曰昔客有觀舞于淮南者美而賦之曰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襲服羅縠之雜錯申綢繆以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脩袖以翳面兮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而互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花兮光的皪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眄眸爛爛以流光連翩駱驛乍續乍絕裾似飛燕袖如迴雪於是粉黛施兮玉質粲珠簪挺兮鬒髮亂然後整笄攬髮被纖垂縈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梁簡文帝舞賦曰酌蒲桃坐柘觀命妙舞徵清彈丱髮初笄參差俱集信身輕而釵重亦腰羸而帶急響玉砌而遲前度金扉而斜入似斷霞之照彩若飛鸞之相及既相看而綿視亦含姿而俱立於是徐鳴嬌節薄動輕金奏巴渝之麗曲唱碣石之清音扇纔移而動步鞞輕宣而遂吟爾乃優遊容與顧眄徘徊強紆顏而未笑

乍雜怨而成猜或低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附或前異
而始同乍初離而後赴不遲不疾若輕若重盼鼓微吟
迴巾自擁髮亂難持簪低易捧牽情恃恩懷嬌妬寵
陳顧野王舞影賦曰耀金波兮繡戶列銀燭兮蘭房出
妙舞於仙殿唱雅韻於清商頓珠履於瑶簟影嬌態於
雕梁圓長袖於粉壁寫纖腰於華堂縈紆雙轉芬馥一
房類隻鸞於合鏡似雙鴛之共翔愁冬宵之尚短欣此
樂之方長／謝偃觀舞賦曰羅薦周設黼帳高舒霧凝
珠網風清玉除煙浮暉於緹幕燭龍光於綺疏爾乃咀
清哇揚激徵金石奏絲桐理奇調闘發新聲互起促宴

洽而忘疲歡情暢而未已於是燕餘齊列絳樹分行曳
綃裾兮拖瑶珮簪羽釵兮珥鳴璫擢纖腰之孤立若卷
旌之未揚紆移袂而將舉似驚鴻之欲翔退不失倫進
不踰曲流而不滯急而不促絃無差袖聲必應足香散
飛巾光流轉玉若乃巴姬迺進鄭女俱前對席齊舉分
庭共旋乍差馳以燕接又颯沓而鳧連止有餘態動無
遺妍似兩鷖之同發類雙花之偶然進止合度俯仰如
一節緩則頓遲唱遠則迴疾殊姿異制不可殫悉若夫
金翠的皪綃綺參差方趨應矩圓步中規飛鉛雪落頹
鬟雲垂舒類飛霞曳清漢屈若垂柳縈華池既而曲變

終雅奏闋清角止流尙絕頓華履以自持整文袿而詳
節始婥約而迎步乃遷延而就列 增唐平列舞賦曰
燕姬撫琴秦女吹笙楚妃歌防露之曲陳后唱結風之
聲則有楚媛巴兒齊童吳女躡淩波之緩步曳飛蟬之
迤縷掩長袖以衿吟韜纖腰而起舞低鳳隊於綺席聽
繁歌於倪柱燭若芙蕖折波而湧出婉若鴻驚凌雲而
欲舉其爲體也似流風迴雪而相應其爲勢也似野鶴
山雞而對鏡總衆麗以爲資集羣辟而動詠觀其躡影
赴節體若摧折將欲來而不進既似去而復輟乃其指
顧彷徨神氣激昂作之者不知其所觀之者恍若有亡

又開元字舞賦曰雷轉風旋應鼓以赴節鸞迴鶴
舉循鳥跡以成文周給之顧不作者頡之字爰分殊萬
方之壯觀迥千古之未聞其漸也左之右之以引以翼
整神容而奔奔被威儀而抑抑煙霏桃李對玉顏而共
春日照晴電閃羅衣而一色霧簇從風宛若驚鴻匿跡
于往來之際更衣于倏忽之中始紆朱而曳紫旋布綠
而拱紅傳仰之詞徒欲歌其俯仰離婁之目曾未識其
變通縱夫合續乍絕停趨復發啟皓齒以吟風騰星眸
而吐月揺動赴度或亂止以成行指顧應聲乃徐行而
順節 又兩階舞干羽賦曰日麗黃道帝臨丹墀鼓霽

翿兮旂翠鳳登舞童而詔樂師而階儼然而八佾舞之
顧步而動兮成文在茲肅穆壯成舒遲靜詣周旋乎東
向西向行列乎左墄右墄然後叶順氣纖和聲鶩精而
白日重貫造物而鴻爐再成　張存則舞中成八卦賦
曰體利貞而交徐有度法行健而循環不窮數行而剛
柔匪雜綴六而明德將融初配六以迴旋狀馬行于北
及變三而成列知龍化其中佑乾坤之簡易應金石之
變通于是步日而前因風而舉乘飄颻而婆娑雜沓映
照燭而長短合度紀順之而不却亦明之而有所則離
巽之不差豈進退之無旅則有應水之理象木之規覺

若奔溜散如繁絲五色相宜謂神龜初負八音咸奏知
靈鳳來儀震也坎也何斯違斯旣以悅隨企其遵令象
山而乍結乍凝依澤而若淪若泳狀巍巍之德仰之彌
高節蕩蕩之音于斯爲盛是知艮兌之爲美故必隨而
不競是故聖人窮樂之變作舞惟新故知來而藏往故
有要而有倫非干戚之前設若鈞天之所陳至若御雲
共臨協日同膺乍離乍合若翔若滯隨方辯色非前代
之舊貫應節成文齊我唐之新製　盧璧湖南觀雙柘
枝舞賦曰家人乃整金蟬收玉燕襲舞衫突舞弁珠彩
熒煌鈴光炫轉外實帶以連玉中丹裾而疊積則有鞶

鑑遝迤瓌瑰四垂鞾瑞錦以雲匝袍蹙金而雁欵將翶
將翔惟鶩惟鶱稍隨緩節步出東廂始再拜以離立俄
側身而相望突如其來翼爾而進每當節而必改乍慘
舒而復振鶩領兮若嚴進退兮若愼或迅兮如流即避
兮如怯傍睨兮如慵俛視兮如引縹緲兮翔風婉轉兮
游龍相逼兮如借相遠兮如謝忽抗足而松跳復和容
而若謝勢雖窘于趨速態終守乎閑暇輕攢翠蛾稍拂
香汗整爾安逸復騁陵亂抽軋軋于蕙心耀纖纖之玉
腕蹐踏蹻望若戀虞以南馳俯僂迴旋非爲劉而左袒
拾華衽以雙舉露輕裾之一半花灼灼鼓逶迤來復來

兮飛燕去復去兮驚鴻善睞睢盱偃師之招周妓輕軀
動蕩蔡姬之贊齊公既多妙以多能亦再羞而再顧鼓
絕而曲既終條雲朝而雨暮　又鸜鵒舞賦曰謝尚以
小節不拘曲藝可俯顧狎鷙鶱之侶因爲鸜鵒之舞伊
昔王導延爲上賓陪謁者讓登之處遇羣賢式燕之晨
導曰久慕德音衆皆傾想公乃正色洋洋若欲飛翔避
席俯傴擺衣頓頑宛修袪而乍疑雌伏赴繁節而忽若
鷹揚由是見多能之妙出萬舞之傍若乃三歎未終五
音鏗作領若燕而感頻德如乇而翼鉄衆客振衣而跂
望滿堂擊節而稱樂且喤喤之奏未終而洩洩之容自

若錢起千秋節勤政樓下觀舞馬賦曰陳金石儼簪裾廣場天近彩仗晴初有騣有驕有驛有魚雲聚日下花明露餘忽兮龍踞愕爾鴻翻頓纓而電落朱鬣驤首而星流白顛動容合雅度曲遺妍盡庶能于意外期一顧于君前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七

樂部四 女樂 淫樂 倡樂 雜戲 四夷樂

女樂一

增 詩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漢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樂以莫知所出是言無房暉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 新羅傳貞觀五年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乞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 韓子曰晉獻公欲伐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熒其心亂其政 唐六典曰五品已上女樂不得過三人 教坊記曰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 又曰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貌殊佩裾居然易辨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謂搊彈家 宋俞琰席上腐談曰嘗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想即是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易拓為柘易拔為枝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間高麗進妓樂卻之 又曰元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

女樂二

原 齊歸 鄭賂（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吹笛 造歌（上見下笛二羅隨諸技者 差來通女樂一羅隨鼓造新歌）東舞 南歌（上見上舞四白鶴張衡南都賦 歌上今見起上舞南歌起白鶴飛兮繭曳緒）趙舞 燕歌（張華上巳篇妙舞起齊趙悲歌出三秦）清歌 妙舞（用愁言寄管漫漫鬱陶思君不還 宋玉笛賦云）遺戎王 奏鈞（女至章丹康珠二人妙舞若此 命潛清歌公遺之女樂）列馬融 賜夏侯（時戎王使由余觀秦 秦穆公遺戎王女樂二八 因奪之 醉而臥於尊下 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東山妓 西巴唱（晉書謝安在東山畜妓 不與人同樂 宋書 以女妓賜 夏侯）

蔡謨去 楊阜出（一說女樂多出西巴 蔡謨為司徒 在坐有女伎 不悅而去 楊阜為武都太守 會洪作女伎 阜厲聲曰 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 何有於廣坐之中 裸女 洪即罷）襄國妓女 碧玉名倡（劉劭趙都賦 中山名倡 襄國妓女）張禹絲竹 石崇金翠（張禹後堂理絲竹管弦 石崇房百數 皆衣金翠）田蚡後房 司馬伎堂（漢書田蚡前堂羅鐘鼓 後房婦女以百數 司馬郎君時為之屋 俗說司馬伎堂）秦穆遺戎而由余去 齊人歸魯而孔子行

增 拋毬 執扇（唐書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 其三曰拋毬樂隊 衣四色繡羅寬衫 繫銀帶 捧繡毬 元史 第九隊 婦女三十人 冠玉女冠 翠花鈿 服黃銷金寬袖衣 加雲肩霞綬玉佩 各執幢毛日月扇舞）清怨 擲

張 鶯（宋史大宗製鄭宮中鄒詞 每宴必奏新聲 女弟子以其聲分列隊 連袂而歌 其聲清...）帶魚 賞卿 紫雲 仙（...）

宮 長入 賈曾諫 昭達設 內人（...）

獻八人 賜二部 前頭（...）人 女弟子 右善歌 左工 雜 宜春院（...）彩雲仙 開元獻 統 和 遠望雲 近視 雪（...）遙集 顧賜 楊素無言 貞元遣歸 乾道不用 玉 堂畢奏 高閣羅陳（...）

晉公誘石門之巫對曰晏建寡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齊學坐盜用官財資妻以備羌達落假家公網之違使臼丞柏三寶女為落籍且詣翰林屬官王隸曰妓無費以生女配汝爲鄉其父也資妝皆出於公隸從官至翰林待制鄭少記石虎大會禮樂既陳於闕上作女妓數百衣皆絡以珠璣　樂則備於伶人　禮可續於君子　二肆朱陳於縮霤　一部且列於西房（並唐李仲云四品女樂判）

女樂三

原　宋孝武帝夜聽妓詩曰寒夜起聲管促席引靈寄深心屬悲絃遙情逐流吹勞衿馮若辰誰謂懷忘易　梁簡文帝聽夜妓詩曰合歡蠲忿葉萱草忘憂條何如明月夜流風拂舞腰朱脣隨吹盡玉釧逐絃搖留賓惜殘弄負態動餘嬌　元帝春夜看妓詩曰娥月漸成光燕姬戲小堂胡舞開春閣鈴盤出步廊起龍調節奏卻鳳點笙簧樹交臨舞席荷生夾妓航竹密無分影花疎有異香舉杯聊轉笑（一作特笑語促杯）歡茲樂未央　又和林下作妓應令詩曰日斜下北閣高宴出南榮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輕花亂粉色風篠雜絃聲獨念陽臺下願待洛川笙　昭明太子林下作妓詩曰炎光向夕斂徙宴臨前池泉將影相得花與面相宜篪聲如鳥哢舞袖寫風枝歡樂不知醉千秋長若斯　何遜詠妓詩曰管隨羅薦合絃驚雪袖遲逐唱迴纖手聽曲動蛾眉凝

情眄隨瑱微睇記含辭日暮留佳客相看愛此時　沈約樂將殫恩未已應詔詩曰淒鏘笙管遒參差舞行亂輕肩既屢舉長巾亦徐換雲鬟垂寶花輕妝染微汗羣臣醉又飽聖恩猶未半　劉孝綽同武陵王看妓詩曰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迴羞出曼臉送態表嚬蛾寧殊還行雨詎減見凌波想君愁日落應羨魯陽戈　後梁沈君攸待夜出妓詩曰簾開月色度燭定妓成行迴身釧玉動頓履佩珠鳴低衫拂鬟影舉扇起歌聲匣中曲猶奏掌上體應輕　陳李元操詠蕭侍中春園聽妓詩曰微雨散芳菲中園照落暉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繁絃調對酒雜引動思歸愁人當此夕羞見落花飛　陳子良賦得妓詩曰金谷多歡宴嘉麗盡芳菲流雲席上轉迴雪掌中飛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何必桃將李別有代春暉　劉刪侯司空第山園詠妓詩曰石家金谷妓妝罷出蘭閨看花爭欲笑聞瑟似能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人當桃李無處不成蹊　陰鏗侯司空第山園詠妓詩曰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鵾絃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照晚妝鮮　蕭琳隔壁聽妓詩曰徒聞絃管切不見舞腰迴唯有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隋盧思道

夜聞鄭妓詩曰娼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笙隨山上鶴
笛奏水中龍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誰能暫留客辭
珮一相從　弘執恭和平涼公觀趙郡王妓詩曰小堂
羅薦陳妙妓命燕秦蛾眉疑假黛紅臉自含春合舞俱
回雪分歌共落塵齊竽不可廁空願上龍津　江總和
衡陽殿下高樓看妓詩曰起樓侵碧漢初日照紅妝絓
心豔卓女曲誤動周郎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掛纓
銀燭下莫笑玉釵長　虞茂衡陽王齋閣奏妓詩曰金
溝低御道玉管正吟風拾翠天津上迴鸞鳥路中鏡前
看月近歌處覺塵空今宵織女見言是望仙宮　釋法

宣和趙郡王觀妓應教詩曰桂山留上客蘭室命婬妖
城中畫眷黛宮內束纖腰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驕周
郎不相顧今日管絃調　北周庾信看妓詩曰綠珠歌
扇薄飛燕舞衫長琴曲隨流水簫聲逐鳳凰細縷纏鐘
格圓花釘鼓牀懸知曲不誤無事顧周郎　又看妓詩
曰長思浣紗石空憶擣衣砧臨邛若有便爲說解琴心
　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曰佳麗盡時年合瞑不能眠
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煙吹篪先弄曲調箏更撮絃歌
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絕代終難及誰復數神仙　唐
王勃詠妓詩曰妖姬飾靚妝窈窕出蘭房日照當軒影

風吹滿路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不應令曲誤持
此試周郎　【補】唐盧照鄰益州城西觀妓詩曰落日明
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前飛暮雨梁上下輕塵冶服看疑
畫妝臺望似春高車勿遽返長袖欲相親　又辛法司
宅觀妓曰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裊隨鳳管促柱
送鸞杯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
山頹　張諤觀妓詠和舞詩曰半額畫雙蛾盈盈燭下
歌玉杯寒意少金屋夜情多香豔王分帖裊嬌勅賜羅
平陽莫相妒喚出不如他　萬楚五日觀妓詩曰西施
謾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鬪麗華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

妒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豔醉舞雙眸斂鬢斜誰道
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李白在水軍宴韋司
馬樓船觀妓詩曰搖曳帆在空清流順歸風詩因鼓吹
發酒爲劒歌雄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行雲且莫去
留醉楚王宮　又邯鄲南亭觀妓詩曰歌妓燕趙兒魏
姝弄鳴絲粉豔爍月彩舞衫拂花枝把酒顧美人請歌
邯鄲詞清箏何繚繞度曲綠雲垂平原君安在科斗生
古池座客三千人於今知有誰我輩不作樂但爲後代
悲　又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詩曰碧草已
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

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自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中　又出妓金陵子呈盧六詩曰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雲雨人　又曰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　常非月詠談容娘詩曰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圍行處匝人簇看場圓歌索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崔顥岐王席觀妓詩曰二月春來半王家甘州長柳垂金屋暖花發玉樓香拂匣先臨

鏡調笙更炙簧長將欲舞態只擬奉君王　劉長卿陪辛大夫西亭宴觀妓詩曰歌舞憐遲日旌麾映早春鶯窺隴西將花對洛陽人醉罷知何事恩深戀此身任他行雨去歸路裛輕塵　張謂揚州雨中張十七宅觀妓詩曰夜色帶春煙燈花拂更然殘妝添石黛豔舞落金鈿掩笑頻欹扇迎歌乍動絃不知巫峽雨何事海西邊　張祜周員外出雙舞柘枝妓詩曰畫鼓拖環錦臂攘小娥雙換舞衣裳金絲簇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鸞影乍迴頭並舉鳳聲初歇翅齊張一時折腕招殘拍斜斂輕身拜玉郎　元袁易戲調月心詩曰扣門載酒

可容來懷抱相看得好開祇恐彭宣驚女樂後堂絲竹一時迴

【增】賦　唐呂溫齊人歸女樂賦曰齊人歸魯傾城入人瑰豔絕代綺羅嬌春洞橫波於優臉回流風於婣身蓋以仲尼定禮樂制君臣故遏雲與迴雪實內圖而外親魯君臣果不端操迷不先覺於是考雷鼓黙雲陛結齊魯之歡受鄭衛之樂

淫樂一

【增】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鄭音好濫淫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

祀不用也　左傳曰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　五經通義曰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　國語曰平公說新聲新聲師涓所造者也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萌兆衰矣　淮南子曰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此齊人之所以淫佚流湎也　唐俗部樂二十八調七宮七商七角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　宋中興四朝樂志敘曰國朝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承平因舊典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樂頒

之教坊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
命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爲宗非復雅音
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悅之說以藉口者末俗漸
靡之弊愈不容言矣　續文獻通考宋元以來教坊之
樂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有女舞淫聲奇器備矣

淫樂二

原　好俗　聽新　孟子莊暴見齊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禮記魏文侯
曰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詳樂總載　亂雅　害德　論語惡鄭聲之亂雅樂下樂記詳前一
鄭淫　宋溺　上五經通義詳一下詳一　楚巫　齊傲　呂氏春秋楚之
衰也作爲巫音高誘注曰男曰覡女曰巫下詳一樂而　流鄭　激楚　桓譚新論夫不身之屋不

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礱之桷元酒不如蒼梧之醪桎褐不如漆鄭之樂下淮南下詳一　桑
間　北里　禮桑間濮上之國之音也古雎曲有北里靡家象楚結風之曲　正容
騁伎　崔琦七蠲伎人正容服列從行三擊二髮茂楚盛商茨衛巴京賦娛舞更奏妙材對伎妖蠱變夫
夏姬美聲暢於虞弋始徐進而贏形紛不任乎蜀綺齎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蹈身　聲淫則放
樂勝則流　樂之失奢聲淫則放又放鄭聲樂記流哉也　書稱罔淫　禮
云無赦　書罔淫於樂禮作淫聲以疑衆殺無赦　聞既異於在齊　聲宜
從於放鄭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
術　魏侯之聽鄭聲悅而無倦　桓公之受齊樂荒而
不明　增　吳趨　楚舞　宋書周道衰微失其序夾先之以怨怒復之以哀思傷雅子女
蕩悅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曼爲瑰瑋會同享覲則以吳趨楚舞爲妖姸　汙惑　妖姸

唐元結篋中集序與諭兒舞女生于惑之聲於私室下詳楚舞注　至音　邪鄭　呂氏春秋
楚之衰也作爲巫音高誘注曰男曰覡女曰巫宋書元嘉五年大樂雅鄭共千有餘人　按舞
借襦　魔舞　續文獻通考元順帝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天魔舞孔帖唐孫伏伽言近太常假民裾襦五百
稱以衣妓工待元武遊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　咸萃　在奏　隋書隋文帝時括天下周
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唐律述加善議部漢可息而箜篌
笛蕃在奏矣之或典庶近代或出於蕃齊入耳燃則太無象　王曾對　廷珪戒　文獻
通考宋仁宗嘗問輔臣以今古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用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今樂不然徒娛人耳
目萬人心志又曰唐元宗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人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號伎女
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以鄭聲爲戒　貞元增　承安減　續文
獻通考金貞元中增置教坊人數人承安中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二十人　教坊

二千　梨園三百　陳氏樂書唐全盛時內外教坊近及二千員梨園三百員　玩心
儲神　連日抵暮　宋胡致堂曰唐元宗置教坊盛選宮女以實之玩心諸神　文獻通考唐
宣宗裁新曲數十往往流傳民間錫宴宰辭百韓至於連日抵暮是不知詩人在宗藝考之意也　聞
雜制曲　獲奏樂　又曰宋太宗時殿前都虞候崔翰第守大宴闕羅唱因問令宮蔚淥
多曰此可彼管鈍子茂多回依其箭制曲曰雞叫子情文獻通考連春飛放杏場皇帝射體頭舊膺嬦宴飲
與工數十餘人執小樂器侑百　俚俗所傳　哀聲爲僞　上詳一續文獻通考唐
裴耀卿守宣州燕歡歌南陵六詩聽者咸泣蓋借俗樂哀聲以爲傷爾　非復雅音　更
爲豔詞　上詳一　續文獻通考大抵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豔詞耳　異
曲新聲　匪韶匪夏　孔帖唐武平一上書異曲新聲哀思淫溺　又曰孫伏伽上言今散
使者可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　均調閒讌樂之聲　音器襲龜茲

之陋 陳氏樂書

倡優一

增 史記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國之圖秦也 春秋元命苞曰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爲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倡近太微而尊 文獻通考曰唐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 陳氏樂書曰宋朝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蹋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旋鳥騫不踰其速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有漢樂府之遺聲因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遂有此樂 金熙宗皇統中宰臣奏自古並無伶人赴朝參之例所有教坊人員宜聽候宣喚不合同〇僚赴起居從之

倡優二

原 翼主 鐔先上春秋元命苞詳一下見上樂總二 魯幕 秦帷說梁 傳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劉向說苑秦始皇既兼天下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建離宮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人倡優 歌容

舞態 漢書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邊讓章華賦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脩短靡跌 倡著假面 士觀釋甲 漢哀帝詔冬季夏至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常從象倡三十人常從象四人皆鄭聲可罷注象譯人也若今戲蝦師子著假面也 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士皆釋甲飲酒且觀優至魚里 名倡祕舞 材童妙妓 王粲七釋邯鄲材女三趙巧士名倡祕舞承閒並理 傅元西都賦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脩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掛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 笑言合道 應節有方 史記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崔琦七蠲小語大笑應節有方衆雜並進幣日捷果

增 參軍 假婦 文獻通考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材免罪每遇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謂之參軍所以誡也 又曰唐大中以來孫乾飯劉璃瓶郭外春孫有熊善爲此戲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眞者尤能之後隨車駕入都籍於教坊 諧臣 顙官 唐元結時讓諧臣顙官怡愉天顏一作諧臣戲官 崖公 蜆斗 教坊記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蜆斗 尉長安 授長史 孔帖唐李栖筠華原尉侯莫陳怤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怒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所引非眞優也 又曰懷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實洵封運節書 禁戲帝王 不令參謁 續文獻通考金章宗明昌中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者以不應爲事 下詳前一 標弄百端 諷誦千言 教坊記黃

繽紛見兩院人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為屈突干阿姑隨類名之燦弄百端 孔怡陸羽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倡優三

增狎優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注優調戲也優倡起管子在上賢者不進則侏儒優倡起而議國事原侏儒戲前家語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俳優在前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俳優在前諂諛侍側秦王累千又云秦皇帝好女連百倡優累千增衛君貴優賈誼曰衛君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而叱之原安陵五千漢書孝惠帝葬安陵徙關東倡優五千以為陵戶自悔類倡漢書枚皐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本以倡進又云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幸倡又云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

常從前殿漢家帝詔詳前假面注倡優在側曹瞞傳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著羅縠志曹出令女倡著羅縠之衣陳于壙房陸機七徵詠莂茵式綵竹名倡隣于壙房造薄手華屋名倡材舞陳元朝倚時乃有海西名倡東材舞手無齊音足不徒蹈燕倡越舞表但招公子燕倡越舞齊商歌五色紛華曳綺羅著單衣趙書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以八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為館陶令故入汝輩中以為笑增諸王多習孔帖唐咸通中諸王多習音聲倡優大堤韓愈詩曰花豔大堤倡減羅伶官五代史唐明宗自初即位減羅伶官酒家倡又曰史弘肇妻本酒家倡間以俳優陳氏樂書宋大宴教坊進二隊舞方半則工伎止立

間以俳優宴羣臣國使官續文獻通考遼太宗天顯中正月宴羣臣國使官俳優角觝為戲阿丑詼諧別紹瑞史鑑中官阿丑善詼諧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追惶然奔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鉞陳鉞諂直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上微哂焉

倡優四

增詩元范椁侏儒行曰君不見東方朔長九尺餘不如侏儒長三尺朝奉一囊錢夕竟飽死復何益死者不可作飢者食有餘堂堂之軀天所命生之短者續則悲嗟乎世之人羨彼侏儒復何為

雜戲一

增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臨陽德殿受朝賀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入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又踏蹻屈身藏形於斗中鐘鼓進唱樂畢作魚龍曼延黃門吹三通 列子曰宋有蘭子以妖干元君以雙屐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馳七劍迭而躍之賜金後復有以驚戲干元君將戮之此

伎雖同而時異也　文獻通考曰雜戲起於秦漢有魚龍曼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按（並石季龍所作見鄴中記）都盧尋橦（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興動雷（見李尤平樂觀賦）長跟挂腹旋（見傅元西都賦）吞刀履索吐火（見西京賦）激水轉石漱霧扛鼎（並見李尤平樂觀賦）象人（漢書韋昭曰今之假面）怪獸舍利之戲不爲不多矣然其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堙心耳歸於淫蕩而已

續文獻通考曰遼穆宗寶應中正月與羣臣爲格葉戲　金大定中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其法插柳毬場爲兩行皇太子親王百官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簇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射必伐鼓以助兵氣已而擊毬各馳所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爲兩隊共爭擊一毬先於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爲門而加網爲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爲勝或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排擊各以出門爲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韌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驍捷也　元駕前承應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擫等伎

雜戲二

原　蕩心　惑目（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夏統別傳女巫張陳二人並有國色能絶形匿影甚惑人用）褻雜　驚戲（上于夏對魏文侯詳前一下列子許一）猨騎戲車（石虎鄴中記走馬或在馬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爲猨騎張衡西京賦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角抵　緣竿（漢武故事未央庭中設角抵戲享外國三百里內觀角者使角力相觸也其雲雨雷電無異於眞畫地爲川聚石成山倏忽變化無所不爲西京賦都盧尋橦注云都盧山名其人善緣竿百戲）象人　激水（上詳一下漢官典職詳一）運奇　量伎（李尤平樂觀賦方曲既設秘戲連詳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漢武帝令兩騎相百當角抵重其伎）六國造　正會作（漢武故事內庭常設角抵戲角抵者六國時人所造也石虎鄴中記虎正會殿前作無龍魚鳳皇五案之屬莫不畢備）額上緣橦　橦頭安木（又云額上緣橦左回右轉又云橦莘口齒上亦如之又云立木橦長二丈橦頭安木兩伎兒各注）

（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桂人作獮猴之形）魚龍曼延　神龜歌舞（西京賦注假作[illegible]）（戲以哉峇宴崇賦曹）跳丸躍劍　植瓜種棗（[illegible]）（跳丸羅劍騰虛跳空丸碗七引厚興雲霧畫成河洛縮瓜種棗立起尋尺）吞刀吐火　飛劍舞輪（上一見女爭二妙異迭一見本捷戲月注傅元西都賦子戲絕倒虔寄身跳丸鄉出飛劍舞輪於輕橦）戲索上尋　猨戲雲表（曹植宴樂賦傅元朝[illegible]台賦技戲於雲表蔣羅）黃門武樂　後宮秘戲（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帝幸其營士卒作黃門武樂良久乃罷周仁得與後宮設戲以端汚無所嫌）畫地成川　激水集雨（魏晉記工左有夏育扛鼎巨鼇行羅扑舞背負靈岳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戲管夏侯會稽人至各上日貫秀請作此聞學曹娥元國人作河女章伤斉投作小海唱以足叩船引聲喉轉含水漱天雷雨霧集衆聽止之）興雲動雷　激水轉石　仙倡　奇戲　殫所未見

必有可觀　臨迴望之廣場　呈角抵之妙戲　桓子受而不拜　文侯聽而無倦

〔對〕撥頭　䫌面 文獻通考撥頭出西域父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又曰唐有此戲其狀以手擎兒加頭上時剃一吃以施奴能不用手而脚自加頭　藏擲　上竿 續文獻通考元戲詳一又曰緣橦之伎唐曰竿木今曰上竿　弄槍　飛彈 又曰弄槍伎蓋工伎數環繞一工立戲十步外建標十數擲槍以度之既畢乃一捲受其槍也又曰飛彈伎置丸於地反張其弓飛丸以射之也　藏挾　擎戴 又曰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而藏使觀者不能見其機也又曰擎戴伎蓋兩人以手相抵戴而行也　戲繩　衒書 又曰即張衡所謂走索上而相逢也又曰梁三朝伎之高絙或曰戲繩今謂之路索爲又曰宋齊以來三朝設鳳皇衒書伎是日侍中於殿前頭取其書舍人受書升殿跪奏皆有歌謂　捫翠　拗腰 又曰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採興公賦浩蕩苕石橋道士捫翠之狀尋省

鞮瓶　排闥 又曰跂戀伎詭折其身手足皆至於地以口銜器而復立也又曰鞮瓶使鞮其巍使上於鐵鉢杖端或水精丸與瓶相值迴旋而不失其也又曰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正命樂工作樊噲排闥戲以樂焉　訝鼓　擊壤 通齋閑覽宋王子韶初平熙河教軍士爲訝鼓戲子弟與西人對陣命軍士百餘人爲訝鼓隊出軍前敵見驚愕遂奮擊破之逸士傳堯時有擊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藝經擊壤古戲也又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吉　格葉　擊毬 上遼事詳一 下金事詳一　射柳　雜旋 上詳一 文獻通考雜旋伎取雜器圓者旋於竿標而不墜也　婆羅門　窟礧子 又曰唐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於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上吹篳篥其聲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又曰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　透劍門　弄木偶 又曰漢世卷簟席以手持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後世擲劍爲門伎者謂度往復不傷 孔帖中唐崔彥曾爲徐州觀察事桂州戍者嘗擅料判官龐勛爲將北還道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　絕倫筋斗　入神長竿 教坊記上於天津橋設帳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兒筋斗絕倫乃衣以繒綵梳洗雜於內伎中少頃緣長竿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樂人皆捨所執宛轉於地大呼萬歲中使宣旨云此伎尤難近方數成欲以矜其實小兒也下劉晏詩詳舞三注　迎駕奏樂　分朋擊鞠 孔帖唐咸通中諸王多習雜戲天子幸其院則奏樂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元年七月臨潢尹袁家進戲餘上與諸王分朋擊鞠　戲族咸在　百弄迭作　踮仙童之寬棠　觀壯夫之角抵 唐文粹李庾西都賦

雜戲三

〔詩〕隋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曰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雲間璧獨轉空裏鏡孤懸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閣相連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豔質迴風雪笙歌韻管絃佳麗儼成行相攜入戲場衣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高高城裏髻峨峨樓上妝羅裳飛孔雀綺席垂鴛鴦日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戲笑無窮已歌詠還相續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假面飾金銀盛服搖珠玉宵深戲未闌競爲人所難臥驅飛玉勒立騎轉銀鞍縱橫既躍劍揮霍復跳丸抑揚百獸舞盤跚五禽戲狻猊弄班足巨象垂長鼻青羊跪復跳白馬迴旋騎忽覩羅

浮起俄看鬱昌至峯嶺旣崔嵬林叢亦青翠麋鹿下騰
倚猴猿或蹲跂金徒列舊刻玉律動新灰甲荑垂陌柳
殘花散苑梅繁星漸寥落斜月尚徘徊王孫猶勞戲公
子未歸來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普天逢聖日兆庶
喜康哉 增 唐元宗傀儡吟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
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是人生一夢中 又
觀拔河俗戲詩曰壯徒恆賈勇拔拒抵長河欲練英雄
志須明勝負多譟齊山岌叢氣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
先此樂時和 張說和曰今歲好拖鈎橫街敵御樓長
繩繫日往貫索挽河流鬬力頻催鼓爭多更上籌春來

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柳曾險竿行曰山險驚摧輈水
險能覆舟爾何平地不肯立走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
爾是人耶復猱耶使我爲爾長歎嗟 劉言史觀繩伎
詩曰泰陵遺樂何最眞綵繩冉冉天仙人廣場寒日風
日好百夫伐鼓錦臂新銀畫青綃抹雲髮高處綺羅香
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層著屐背行仍應節兩邊圓劍漸
相迎側身交步何輕盈閃然欲落却收得萬人肉上寒
毛生危機險勢無不有倒挂纖腰學垂柳下來一一芙
蓉姿粉薄鈿稀能轉奇坐中還有沾巾者曾是先王初
教時 王建尋橦歌曰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

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
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附欺竿滑上下蹁躚皆
著襪翻身垂頸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
不起梟裊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
曲終迴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
曾失山鼠懸頭猿挂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當
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
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 又鞦韆詞曰長長絲繩紫復
碧嫋嫋橫枝高百尺少年兒女重鞦韆盤巾結帶分兩
邊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繫

衣復畏斜風高不得傍人送上那足貴終賭鳴璫鬭自
起迴迴若與高樹齊頭上寶釵從隨地眼前爭勝難爲
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元吳萊椀珠伎詩曰椀珠閒自
宮掖來長竿寶椀手中迴日光正高竿影直風力旋空
珠勢側當時想像鼻生蔥宛轉向額栽芙蓉筋頭交筋
忽神駭矛葉舞矛憂伎窮昔人因戲存戒懼後人忘戒
但戲豫漢朝索橦險還愁晉世桮柈危不寤徘徘徊徊
奪目睛歘歘傾傾獻玉瓔滑涎器從龍堂出燀爆命與
鬼骨爭君不見王家大娘材藝絕勤政樓前戲竿折市
人歡笑便喧城驚動金吾白梃聲 薩都剌鞦韆詞曰

寒梅零落春雪灑蕭娘腰瘦無一把濃黃楊柳未成陰何人已繫青驄馬畫樓深處迎春歸鞦韆影裏紅杏肥濛濛花氣濕人面東風吹冷輕羅衣衣上粉珠流不歇晴解翠裳花下揖殷勤莫遣燕子知會向人間報風月

【增】賦唐高無際後庭鞦韆賦曰蔡婿亂立以推進一態嬋娟而上躋乍龍伸而蠖屈將欲上而復低擢纖手以星曳騰弱質而雲齊一去一來鬬舞空之花蝶雙上雙下亂晴野之虹蜺　李濯內人馬伎賦曰翹趾金鞍之上電去而都閑委身玉鐙之旁風驚而詭譎人矜綽約之貌馬走流離之血　王邕長竿賦曰玉顏直上金管相催顧影而忽升河漢低首而下指樓臺整花鈿以容與轉羅袖而徘徊晴空乍臨若虛仙之躡出片雲時映若仙女之飛來初騰陵以電激倏縹緲而風旋或暫留以頭挂又却倚而肩連　又內人蹋毬賦曰揚袂疊足徘徊躑躅雖進退而有據常兢兢而自惕毬體兮似珠人顏兮似玉下則雷雨之宛轉上則神仙之結束無習斜流恆爲正遊毬不離足足不離毬　張楚金樓下觀繩伎賦曰下曲如鉤中平似掌初綽約而斜進竟盤姍而直上或徐或疾乍俯乍仰　金厚載都盧尋橦賦曰彼修竿兮迥立天中有都盧兮身輕若風拂雲端之縹

緲似欲升天跨橦末之欹危若有餘地徒觀其遠望端凝輕如列仙形翻碧落足動晴煙杳杳難分宛在朝天之外亭亭迥映全高衆木之顛　林滋木人賦曰原夫始自攻堅終資假手雖克已於小巧之下乃成人於大朴之後來同辟地舉趾而根柢則無動必從繩結舌而語言何有　王棨吞刀吐火賦曰素刃兮倏去於手紅光兮遠騰其口始蘘爾以虹藏竟爞然而電走神仙不常變化多方或漱水而霧合或吐飯而蜂翔曾未若彼用解牛我則噓喉而拄銳彼皆鑽燧我則鼓舌以生光

四裔樂一

【原】周禮春官鞮鞻氏掌四裔之樂與其聲歌（鄭元注曰東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增】又云旄人掌舞散樂裔樂（注四裔之樂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　禮記曰昧東裔之樂任南蠻之樂又曰納蠻裔之樂於太廟以祀周公言廣魯於天下也　西南裔傳漢永寧元年雍由調遣使朝賀獻樂　後漢西南裔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舜帝舞四裔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白虎通

云洪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與四裔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裔之樂曰兜西裔之樂曰禁北裔之樂曰昧東裔之樂曰離元馬貴與曰隋唐所謂燕樂西戎之樂居其大半鄭夾漈以爲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淸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爲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

四裔樂二

原 德及 澤被 班固東都賦四裔閒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五經通義舞四裔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

納魯廟 獻漢庭 上詳前一 後漢書永寧元年西南裔撣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狄鞮倡 扶婁伎 司馬相如上林賦俳優侏儒狄鞮之倡郭璞注曰狄鞮西方之樂名也王子年拾遺記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婉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神怪歘忽樂府傳此伎末代猶學焉

被四表 移八荒 上詳澤被注左思魏都賦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娛四裔之君以穆八荒之俗

旄人掌 韎師教 上詳前一 周禮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注舞之以東裔之舞

一天下 娛耳目 又鄭注曰王者必作四裔之樂以一天下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奏于君會 作于帝庭 史記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其有司趨進曰請奏四裔樂於是旌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舉袂大言曰吾兩君爲好會裔狄之樂何爲諸有司却之齊侯乃麾而去後漢陳禪爲諫議大夫西南撣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

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樂尚書陳忠劾禪詔勿收

舍利 繩上之戲 賓旅巴渝之舞 晉樂志後漢天子受朝賀舍利從西來戲於庭前詳雜戲 下詳舞

增 南詔 西涼 玉海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獻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又曰周隋管絃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

舞獅 蹀馬 唐景龍文館記三年宴吐蕃使於承慶殿大常引樂人奏五方獅子六裔等舞殿中奏蹀馬之戲

踏鎚 迎發 文獻通考勃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唱迭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又云以隱月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發

水曲 芝栖 舞 又曰宋至道中牂牁來朝令作本國歌舞以一人吹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以足頓地爲節詢其名則曰水曲也又曰安國其歌曲有附薩單時歌芝栖舞曲末奚舞芝栖又曰解曲隋以備燕樂

珠冒 霞勝 玉海驃國傳德宗時驃國獻樂曲名凡十有二樂工皆崑崙衣絳氎朝霞爲蔽膝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三或四或六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手以終節

昔昔鹽 雙雙舞 文獻通考蠻勒曲調有昔昔鹽一臺鹽之類而隋唐以備燕樂部又高國樂舞者四人雙雙并立而舞隋唐九部樂有高麗伎

聖明曲 眞人歌 皇中高昌獻聖明樂曲唐平高昌盡收其樂樂志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眞人歌

燉煌舞 突撚樂 續文獻通考遼太宗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暨諸國使稱賀如式宴飲命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又曰金太宗天會四年入月突撚取新樂

轉寫其聲 三疊成字 會要隋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乃以天竺樂轉寫其聲唐驃國傳韋皐作南詔奉聖樂聖字詞末皆恭頌以明奉聖舞一字字由三疊各爲五成

四裔樂三

詩 後漢遠裔慕德歌詩曰蠻裔所處日入之部慕義

向化歸自明主聖德恩深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裔俗歸德心歸慈母　又遠裔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長願臣僕　【增】唐白居易諷諭詩曰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

【增】賦唐劉公輿太常觀四裔樂賦曰浹洽元化沐浴聖澤鞮鞻掌其方位太常總其樂器列在天庭陳其鼓吹僸侏兜離風旋鳥翅狄鞮驕能扶婁效智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八

樂部五　琴

琴一

【原】說文曰琴禁也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君子所常御也和樂作者其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　又曰琴者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簴縣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　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文上曰池（池者水也）下曰濱（濱者服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風俗通曰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絃法七星）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釋智匠樂錄曰文王加一武王加一今稱二絃為文武絃）　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為宮次為商次為角次為羽次為徵次為少宮次為少商　爾雅曰大琴謂之離（郭璞曰大者十絃樂錄曰大琴十二絃今無此器）　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鳴廉修況籃脅號鐘自鳴空中（齊桓公琴）繞梁（楚莊王琴）綠綺（司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鳳皇（趙飛燕琴）古之善鼓琴者有瓠巴師文師襄（並見列子）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漢

有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琴操曰古琴曲有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而作）二曰猗蘭操（孔子作傷不逢時也）三曰龜山操（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拘於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為太王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八曰朝飛操（牧犢子所作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朝飛感而作此）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所作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此）十一曰水仙操（伯牙所作）十二曰懷陵操（伯牙所作）又有九引一曰烈女引（楚樊妃作）二曰伯妃引（魯伯妃所作）三曰貞女引（魯次室女所作）四曰思歸引（衛女所作）五曰霹靂引（楚商梁所作出遊九臯之澤遇風雷霹靂畏懼而歸作此引）六曰走馬引（樗里牧恭作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引之感之作此引）七曰箜篌引（樗里子高所作即公無渡河曲）八曰琴引（秦時屠高門作）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又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琴歷曰琴曲有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白雪長清短清長側短側清調大遊小遊明君胡笳廣陵散白魚歎楚妃歎風入松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為江州刺史為文帝所疑家人大懼妓妾夜聞烏啼憂思而成曲）楚明光石上流泉臨汝侯子安之流澌箇雙燕離陽春弄悅人弄連珠弄中揮清暢志清蟹行清看客清便僻清婉轉清 【增】琴曲曰十小調一不換

金二不換玉三峽迸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忘其名、 陳氏樂書琴制論曰琴之為器有龍池者以龍潛於此其出則與雲雨以澤物而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者以南方之禽其浴則歸潔其身又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者亦曰軫柾以其急於發令切酒以成禮也池側有鳧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嗉一所以接喉舌而申令者也琴底有鳳足用黃楊木表其足色本黃也臨岳若山岳峻極用棗木表其赤心也人肩者願其臣有俯就隨肩之象也鳳翅者左右翼之有副貳人主之象也龍唇者聲所由出也龍齦者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受絃而其觜又所以飾之也鳳額所以制嗉而其臆又所以承之也總而言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期之日腹中天地二柱當心膂之任也天柱方厚七分居姑洗仲呂之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然斲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鐐張越霄諒清雅而沈細鐐越並鳴而響亮 琴暉論曰琴之為樂絃合聲以作主暉合臣以配臣自臨岳際下至龍口銜絃以夷則為中界夷則至臨岳下際以仲呂為中界仲呂

上至臨岳下際以太簇爲中界其夾鍾姑洗蕤賓林鍾四暉即泛調取定又以太簇翻至龍口而暉數足矣自古暉十有三其一象閏蓋用螺蚌爲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未聞有絃繩之義所以示其明瑩以節耆縱而已俗傳暉作徽墨之徽誤矣　琴勢論曰古者手勢所象本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象日右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食指象青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象下水龍行者指行如之虎行者指步如之鱉行者輪指如之鶩行者轉指如之輕行者泛指是也儒父吟未按聲手是也亮生嘯小起手是也仙人笑下璞是也然彈琴之法必兩手相附其猶雙鸞對舞兩鳳同翔要在附絃作勢而不在聲外摇指趙師彈琴未有一聲無法凡一弄之內清側殊塗一句之中莫不陰陽派潤至如楚明光白雪寄清調中彈楚清聲易水鳳歸林寄清調中彈楚側聲登隴望秦寄胡笳調中彈楚側聲竹吟風哀松露寄胡笳調中彈楚清聲若此之類非一可謂妙矣　琴聲論曰古人之論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上爲經聲也黃鍾及大呂閏暉以上十三聲爲緯聲也風雅聲陰陽聲武成聲吟詠聲談話聲姑息聲五音聲五調聲長樂聲

胡笳聲止息聲吳聲蜀聲齊聲楚聲度絃摘聲處膊抑揚調絃擬掠聲長彈掉撊聲楚清側聲雅質側聲鷄扶輪指聲宛美清聲高望遠側聲凡此二十四聲爲從聲也右七絃爲正十三暉爲副正副相應一絃合十三種升降同爲九十一聲琴含太虛一氣運九十種聲如此其變亦已盡矣至於取聲之法又有木有泥有散有木有剔有摽有擘有綽有璅有擬有倫以總之誠去四清二變以諧音律則琴音調而天下治矣（左指按弦曰止打聲振動左指令著而右指擊隱隱如當是木聲也左振按弦右手擊弦冷冷然輕清是泛聲也亢指入泛不擊弦鏘鏘然徑鐸是散聲左指按弦右指打聲即應向前後令聲下同振是散聲右指向下末二三弦左指不者足末聲右指向上剔一絃是剔聲也右食指第一撥不向上聲二二絃畢與其食指合勢浮人一出聲如聲指向上一絃是擘聲也右指向下反剔一外成聲未指食指第二撮文上向擘下以從貫空門十徽聲爲璞聲也右兩指各按其餘青聲打爲疊聲右兩指輪次共一絃爲輪聲也）【原】毛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增】又曰如鼓瑟琴　尚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原】禮記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中琴四代之樂器也【增】又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原】周官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急則清慢則濁【增】史記曰鄒忌見齊威王王自鼓

琴忌推户而入曰善哉鼓琴也王曰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善耶忌曰夫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均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　宋符瑞志曰麒麟遊苑鳳皇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深於胥樂兮民以寧　原列子曰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瑟孔子問曰先生爲樂何也對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既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今既爲男二樂也今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有五矣三樂也貧

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居常以待終何憂哉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臣獨焉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擯厭無所告愬臣一爲之徽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鬬象棊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戴羽旗野遊則馳弋獵乎平原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則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爲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世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

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泣焉承睫周乃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拂羽角成曲而歌孟嘗涕泣增哀下而就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又曰應侯與賈子坐聞鼓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增淮南子曰孟春東宮御女青色采衣鼓琴瑟（琴瑟木也春木旺也）　文中子曰文中子遊汾亭坐鼓琴曲未終有舟而釣者過之曰美哉琴意傷而

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　原揚雄琴清英曰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傷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增孔帖曰唐楊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蘿蔦附木然　陳氏樂書曰中暉第一絃黃鐘（按上爲大呂）二絃太簇（按上爲夾鐘）第三絃姑洗（按上爲仲呂）第四絃蕤賓（單彈之）第五絃爲林鐘（按上爲夷則）第六絃爲南呂（按上爲無射）第七絃爲應

鐘（按上為黃鐘清）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廟登歌樂器一絃琴三絃琴五絃琴七絃琴九絃琴各二宮縣樂一絃琴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六　又曰元雅樂琴制五絃七絃九絃各二長三尺九寸　明陸樹聲清暑筆談曰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曉　格古要論曰古琴有陰陽材蓋桐木面日者為陽背日者為陰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陰面沉反覆不易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可驗也

琴二

原　琴操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又按世本說文曰桓譚新論並云神農作琴二說不同）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庖犧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　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　揚雄琴清英曰昔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婬僻去邪欲反天真者也　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又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舉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　又曰子夏既除喪而見於孔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子張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　又曰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又曰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女佩瑱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五音不知安能調琴　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歟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　又曰伯牙鼓琴鍾子

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鼓琴者也　樂府解題曰水仙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汩崩折之聲山林窅寞羣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

下妙矣　又曰雉朝飛操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　又曰思歸引衛有賢女劭王聞其賢請聘之未至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得衛姬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聽亦不賢不足取太子不聽遂拘留深宮思歸不得歸援琴而歌曲終自縊而死　十二國史曰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觥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舍之右室　又曰萬石君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獨有母不幸失明有姊能鼓琴高祖乃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又曰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戸窺之心悅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列仙傳曰稷丘公華山道士漢武封禪公乃冠章甫擁琴來

迎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名入見温室使鼓琴待詔趙定爲人尚清淨少言語善鼓琴時閒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弘通儒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意鄭聲上數聽悅之間坐府弘遣吏名譚責問之譚叩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爲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故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　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戸而悲慷慨長歎曰善哉爲琴若此而足矣昔李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

者淚下　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沈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上有幽居靈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等異之　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

以當之矣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邕學琴邕異之曰卿必成名故以名與卿　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殊聲焉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六歲夜鼓琴絃斷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而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偶得之矣琰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不知也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琴一絃五音並奏　晉書曰王敬伯會稽餘姚人洲渚中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鼓琴感劉惠明亡女之

靈告敬伯就體如平生從婢二人敬伯撫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益宵淚誰憐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婉轉情復哀願爲煙與霧氤氳同共懷　又曰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爲逵對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靜無爲好讀易彈琴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以石

窟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巖下遙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莫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和登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其兄曰向以琴來否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草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世說曰晉戴顒字仲若父逵高尚不仕顒年十六遺憂不忍傳父之琴與兄勃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又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

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
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
手下極快但媿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
不絶　又曰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跂雷門上脚
垂至地晉橫陽令賀韜義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
舞　幽明録曰劉宗善琴忽得困病許遜曰近蔣家女
鬼相録在山石間專使彈琴作樂恐欲致哭也宗曰吾
嘗夢見女子將吾宴戲恐必不免遜笑曰蔣姑相愛重
恐不能相放耳以為誅之今去當無患也宗漸瘥　沈
約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

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酒鍾謂
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
張劭與戴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林澗甚美顒憩於澗
義季亟從之遊顒衣野服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皆
與世異也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戴顒為義季鼓
琴並新聲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
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當譙戴公山也以
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荅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
調號為清曠　蕭子顯齊書曰王仲雄善彈琴當時妙
絶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勅五日一給仲雄

又曰尚書令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
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
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
甚獲世譽　增　列仙傳曰華山毛女獵郎見常居巖彈
琴　天中記曰北齊鄭述祖字恭文開封人能鼓琴自
造龍吟十弄云嘗夢異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絶
妙　唐司馬承禎傳睿宗引入中掖庭問其術帝曰廣
成之言也錫寶琴霞文被還之　辨音集唐李龜年至
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
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唐禮樂志高

宗以琴曲寖絶令有司習呂才言舜彈五絃之琴歌白
雪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為白雪
歌帝善之　樂纂曰趙耶利唐初天水人也以琴道見
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餘弄皆削凡
歸雅弟子達者三人並當代翹楚貞觀十年終於曹壽
七十六弟子宋孝臻公孫常數百年內將傳於馬氏
國史補曰張弘靖少時會名客觀鄭宥彈琴宥調二琴
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
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沉聲　又曰李汧公勉雅好琴常
斵桐又取漆角為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絶代者

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於家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爲
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蜀中雷氏斲
琴嘗自品第上者以玉次者以瑟瑟又次以金徽螺蚌
又曰董庭蘭三爲沈祝聲皆琴聲也　尚書故實曰
李汧公嘗取桐孫之精者雜綴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
徽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異絲爲絃一上
可十年不斷　因話録曰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
書爲娛自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
不中者棄之性不善俗間音聲唯二寵妓曰秀奴七七
皆聰慧善琴兼箏築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　琴書

曰穎陽李氏女年十五天寶中遘疾七日不食魂飛冥
冥如升上景在雲霧中於女仙人蓋鵜苗問受美清風
等五十曲　孔帖曰唐獨孤及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
欲聽之專也　文獻通考曰荔枝性堅文直色正而音
切生於南閩以芳實美味聞栽之爲琴非古也唐侍御
史尉遲君與長樂馮端始爲之馮宿述之　唐書曰德
宗時有安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二
云何涗曰世謂周文王武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
乎涗即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
子之言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有武絃乎涗大驚　唐

舒元輿斲琴志曰越客沈虬子斲琴絃素絲七條其上
備指一弄五聲叢鳴之中有靈峰橫空烏泉出雲鳳龍
騰凌鶴哀烏啼松吟風悲　傢先錄曰處士求嬰性高
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
樂其聲何不拒鼓聞者莫不大笑　南部新書曰裴說
覓之姪孫佐西川韋皐幕善鼓琴時稱妙絶靈開山有
美桐取而製以新樣遂謂之靈開渠　又曰韓晉公奉
使入蜀至洛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
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
使還戒縣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名良匠斲之

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色綫交結其間匠曰爲胡
琴槽他木不可並遂爲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
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樂遂獻大忽雷及禁中所有小
忽雷在親仁里　舊唐書曰衛次公字從周善鼓琴爲
渭南尉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欲次公授之琴次
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　語林曰趙璧彈五絃琴
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
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
璧璧之爲五絃也　韓文上巳宴大學序曰司業武憲
總太學儒官三十六人列飲於祭酒之堂有一儒生抱

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樽俎之閒鼓有虞氏之南風賡
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侵游夷愉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
之詠歎及暮而退充然若有得也　前定錄曰貞元初
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
會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宴城南苟家嘴中夜後山月如
晝而遊客皆醉思温獨攜琴臨水閒泛忽有一叟支頤
來聽思温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
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
河南大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平生好鼓琴向來聞
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毋辭更為我彈
之思温奏為沈湘老人曰此弄初以吾嘗尋音指稍異
此思温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
莫之聞叟因謂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
何不求于名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温竦然受教
後失所在　天中記曰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
使者至天台宿山寺閒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
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
即良琴在是矣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
琴材以聞乞俟一年斵之既成献忠懿一曰洗凡二曰
清絕遂為曠代之寶　陳氏樂書曰宋太宗皇帝因太

樂雅琴更加二絃名錢堯卿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
民心九絃按曲轉入太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御製
詔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令鈞容班部頭任守澄
并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元善等註入唐來燕樂半字
譜凡一聲先以九絃琴對太樂字并唐來半字譜並有
清聲今九絃譜內有大定樂日重輪月重明三曲并御
製大樂乾安曲景祐詔樂集中太平樂一曲譜法互同
他皆倣此可謂善應時而造者也誠增一絃去四清聲
合古琴之制善莫大焉　筆談曰琴雖用桐然須多年
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
不勝指而其聲愈清絕又陶道真畜一越琴云是古塚
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大抵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
四善謂堅如石亦所未諭　又曰太宗令待詔蔡裔增
琴為九絃有待詔朱文濟曰五絃尚有遺音而益以二
絃實無所闕上怒斥出遂增琴絃　金巖變化篇曰段
由夫攜琴就松風閒響之嘗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
類聚半晕即以金縷衣邀之曲終云　玉海曰宋高宗
賜洪皓御銘盾制琴一上謂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各
有所屬朕近出意作盾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　又曰
協律郎吴良輔集王安石胡笳十八拍曲及元豐行譜

歌六篇協之音律附於琴聲為琴譜一卷　續文獻通考曰元太宗時太常用許政所舉大樂令苗蘭詣東平指授工人造琴十張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者各二

又曰英宗至治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著琴原樂原

元史耶律楚材傳有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命近臣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明雲煙過眼錄曰房山高克恭彥敬有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金儒斲此琴其名鳴玉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已為人削去尚存書跡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於金高士談者

金人其色赤如新栗殼斷文隱起如蛇蚓奇物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中張鉞斲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銘文漫滅不可識

陸樹聲清暑筆談曰余不蓄琴客有為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並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是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琴三

原 防心 得意 琴操伏羲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 韓詩外傳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意未得其人有閒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其惟文王之操乎

納正 禁邪 嵇康琴讚閑邪納正宣和養素 下詳前一

宣情 理性 戴逵

琴讚至人託玩導心宣情徽音盡遠感物悟靈 下詳前一

歸風 積雪 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宋玉諷賦臣嘗行僕飯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出獨有主人女在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為蘭房奧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琴而歌之為秋竹積雪之曲

落霞 流水 洞冥記恒山夕望東邊有青雲騰猿而見雙白鶴集於臺上倏忽化為二神女舞於臺上握鳳管之簫拊落霞之琴歌清吳春波之曲 下詳前二

正聲 雅操 嵇康琴賦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渙淫衍以優渥 劉向琴賦歲數心而自怨兮伏雅操之循則

養氣 怡心 嵇康琴賦穆穆重華託心五經宣和養氣介乃遐年 成公綏琴賦清風因其流聲兮遊絃發其遺響心怡懌而踊躍兮神感宕而忽恍

一絃 五曲 晉書嵇康見孫登彈一絃琴 下詳前一

音之首 樂之統 桓譚新論八音之中唯絃為最而琴為之首 下詳前一

離鸞 別鶴 西京雜記張安世十五為成帝侍中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 下詳前一

陽柯 孫枝 張協七命搆雲榦於峭崿芳蕤實之潤柯剖大呂之陰芸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骨器象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 下見嵇康琴賦

通萬物 協四氣 桓譚新論神農氏為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 成公綏琴賦四氣協而人神穆兮五聲發而道化通

白鶴翔 元鶴舞 瑤息寫師曠鼓琴通於神明而白鶴翔 韓子師曠鼓琴有元鶴銜珠於中庭氣失妹

窮變化 通神明 成公綏琴賦窮變化於無極兮盡人心之好善 下詳前一

梁父吟 楚妃歎 上詳蔡邕琴賦 石崇楚妃歎序楚妃歎莫知其由楚之賢妃能立德垂名於後惟楚妃焉故歎詠之

子期聽聲 君山獻曲 上詳前二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善鼓琴 又成公綏琴賦遂創新聲變改舊用君山獻曲伯牙奏弄

德優 心遠 嵇康琴賦序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為之賦 又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

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九絃一奏蔡邕琴賦間關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下見上樂趣二美材雅弄閒鳴琴賦乃從容以旁雕觀美材於山陽上森蕭以崇立下時娑而四張云嗟雅弄之清妙時婀邁以趣倫又知四海播八風也崇聲傳劉元琴以賦知四海播之以琴入音風調文之以及五聲化人情協鐘律制上雅見器上論琴之二鐘崇律府通解理題治性蔡邕琴賦清發以溢濁以溫琴操昔伯子作琴其夏之時洪水懷山襄陵禹乃清以溢濁以溫洞庭椅寒山桐依崖嵯峨七而依洞庭之在乃揮張載靈山託峻嶽川是下詳前史記鄒陽七命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景外其德下見琴賦雲落若洞泉温手其仁王山真清和自然康琴賦以春涉綠水揚白雪太傳談琴高善蕭世說並見嵇康琴賦

從東出謝大傳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愈妙之謝悠然知其量善鼓琴善為戴逵所賞無色而鬢王衛之宋康含人行琴清為之以虧神琴仙傳琴高傳元神農氏琴賦協和人性盪滌邪心雅韻乃揚造和琴之所主以下下見天下人李尤琴銘琴性物為以和神物以臻生康琴之在普黃神下見靈寶琴賦並下見贊物以金石布藻垂文絃擬康琴嵇賦乃使雅俊狂駙以布藻舊所贊布藻五絃之縣依神會便鍾乃七和氏之璧以山東亦為朗宮香澤均和琴賦重華綠飾辭雖崔駟以和七氏之壁莫不愀愴未嘗絕音嵇康垂文絃莊子是故孔子懷感者不能陳間琴之音莫不檢擾以鼓發琴琴之未嘗絕音心白琴賦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國師曠鼓琴王昭元根琴賦鶴翔翔素鷗蜿蟺劉瑞應圖物鶴王元得舞鶴外傳蝎蟺翔成清羽元宮鶴迎翔應徵詠先王之風理重華之操於韓詩夏居外傳尸之中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無人亦思揚和嵇康彈琴賦以理重華之遺操悅遠而長

頹擬皓腕進南荊發西秦又云以揚和頹擬皓腕以飛纖指以驚紛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迎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倫宜蕭琴之足聽倫又云料殊功而比操悠豈竽笛之能蕭琴之足歌人失曲舞者忘形金石寢聲匏竹屏氣又云歌人於是悲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寒耳以霑襟調歎鳴馬躁足以悲鳴猿獸踐琴賦而於是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女雲下以隱翳注故集於庭天女增儀節平心禮記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注經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不過度也君子之在御朱絃綠綺桓譚新論琴大氏傳有朱絃綠綺之名以其琴瑟從卓文君奏之又有朱絃以綠綺靜好專一詩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我又美人贈琴之專一不能聽嗶陽桐野繭絲琴書鳴陽之桐空桑之材以斷爲琴野繭之絲以為絃琴中鳴之碧繩轉鼓

上狀彈東在家傳樂器也弓琴瑟置之車左高安車與楚王俱鼓琴取大以爲奔車直也上琴不足以觀乘之也而師曠車趨王鼓之琴也其聲不能不可因琴絕也久師曠再奏杜夔雜色上見下見上樂志善總笙二見上自鳴而鼓之杜撫以詠歎息而鼓上詳一鳴琴操狄操所作也山自霞為琴狀伯下邑所作山上琴下見太王去邠歎息而鼓琴所作之龍鳳之象山水之音上見下邑伯牙鬼掌龍脣琴書陳氏樂一書象山水之音鬼掌龍脣琴譜琴其長五尺五寸以象五行及其制禮文徽設器有十三以應十二律其制則有龍脣鳳咮其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又鶴翼龍池鳳沼之名筆錘竹軌琴材通考曰琴有鐘式伏羲式其制不一皆首為之嶽也琴軌者以竹爲之以絲縛束出其器中間以鼓漆角周禮鄭元曰以絲竹屏之漆角為之以鼓文其上鄭元注弓弩琴賦客之上以角漆為之刻成其文又緩竹以絲紫繫琴上作額以穿之其長及三尺八寸可以大絃上紫繫以繩

應始洗夾以得絃絕琴以珠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碓首
張絃無軫以絃繫項有四柱如鳧形琵琶絃應太簇清有
小鼓琴二形如人鼓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大絃應應鐘
響泉　韻磬事並李勉詳二

蛟破　蟠行金聲變化萬發孫登琴遇雨必有響物竟因滿彼作數萬有黑蛟湧出如刃

氷清　雪暑一國史補凡彈琴曰輪指曰蟠行則指鳴曰琴名氷錢塘沈有張者

譜錄云卓氏以琴贈司馬相如后世謂之淵明雪夜撫琴清韻至正音天香清韻高陽月潛若有感風石動疑霆者

餘神了爽氣絕塵靜聽雪夜撫氷霜天發清韻陰陽潛感石亦有聲

前鏡人其畜之貴號為知政後書大居三年三月三日上

底蜀郡人晉氏斯奉節鄂青貞元十一年七月入日再夢士

龍記戒以為晉陵予杜牧遺號篆法類字義山不知士

嵇阿人或也格古要論為散文用琴次冬日由內聯或以前

猛大殊琴撫熬以雪聲　　類聚　叢鳴二上珉下舒夫鉏元

象裂之然而漆色凝新　　**涼月　秋風**詩並詳二　**龍行　虎步**勢並論陳氏一琴

二詳前　五賦

送聲　窮操唐禮樂志呂才以御雪詩為白雪琴操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以學臣和入

十六聲送聲十六節帝善琴操思革衣寒究石文

子叔子為友間楚王賢往見至蔽以篆之聞東裘之

度不得俱往二人以思革子賢者有才故往見楚王

思革子往見楚王人以酒思革子賢者為相嘉楚前之恐其死

琴以而故作相與別之志曰琴以悲而悲下石仔叔

對以其敲故作陽與別之志曰琴例以悲樂之鏡下文琴

以琴予尸為送之革子黃金百斤命具前二收石文仔琴兩

神遇　心驅事並詳前二

四善　兩儀陳氏琴書操輕舒緩節前一以象天地

絃上琴輕舒緩陳氏樂書曰琴之為器也以象天地

以象十二律其餘以象天地兩儀宋下六十二二

犯徵　造弄

意之聲靡不備其中也

以象十二律其餘宋各下禮之為始二絃

賀琴左右曰犯徵弄宋玉對楚王曰琴有二絃

實也琴瑰之者以為寶不知為琴寶是為世之寶者以是為實

圓以珍也觀射父為前楚之寶人為琛寶不以珠玉為寶也

寶稱其不父為寶以善人為寶未聞以琴為寶也此故曰王

賀之然不以楚為寶國之寶齊寶書陳述詳二

三絃　六柱

柱三緒文琴通下考詳全兩儀皆注有

爛柯　敗木記鄭

伯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聽之

因留　斧柯爛而質歸　質取

　記鄭東中朝時錦琴後質取

而含之便不復飢送復少留俄頃童子曰汝來已久何

不速去質起所坐斧柯已爛盡計離家已數十年矣

下筆談

詳二

知吉凶　清心耳曾段成式酉陽雜俎琴有氣知吉凶

遺者相琴

春風　松節李白白毫子歌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幽青山

風來小窗蕭瑟松節清心耳之下

支桐　精緻唐人小說白居易以二胡

松節人支琴下詳前

名貴　嵇康價　賀若金蔽變化萬象以抱琴訪山清河崔郎得琴乞尚書令河東之

貴陽裔業得康琴乞尚書清河郡賀若有古琴與玉藏

東陽以得琴為貴其人歎悅詩云賀若琴與武庫名唐宣宗如

所衣王篆中軍買蘇綠云賀若琴錄名庫尋光如

斂割之吾郡死矣詩

義海　知言歐陽失語

時特人得賀若所藏清詩詩曰蘇

製因人得名　　西琴詩曰大

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生木宮琴與角但

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閒君勿

宜歸家且寬予解水停從前箏笛耳惜義海曰東坡

琴詩亦未知琴大絃清且和且平小絃纖蘭折麥以清絲

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以為知言

宮角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大琴言宮也之入音

宮音然何獨琴牛鳴者以雉登海為知宮又曰退之聽

禎師琴詩歐公以為琵琶詩後注云

帶天地闊遠隨飛揚此言琵琶也謂輕柔重非琴木也

百鳥喧啾忽見孤鳳皇言指聲也三聲者方寸不可

上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歷聲也吳曾

琴或以歐公之論問海曰歐公一代英偉然斯語知

矢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語清其自出語失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態觀聽也浮雲柳

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精神餘態不也浮雲柳

也宜百鳥群忽見孤鳳皇又見孤絕手聽不失自然

浮雲柳絮無根帶天地闊遠隨飛揚精神態不同下揚不主

繁方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不常抑揚不主

故常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皇此琵琶也

絡上聲鳥能指下絲之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也

拂白石李白酒行琴奏龍門之綠桐

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

掩朱絃　停玉指

又善手詩明曰拂高殺

張清心琴泛兮歷萬千尋白居易聽彈別鶴怨

古松風殿吟兮　白居易又明白

朱絃指玉

賜緋調　飾綠縈樂府雜錄太和中有賀

拂白石

停玉指

若夷尤能琴後為待詔

對文宗彈一調上嘉賞之仍賜朱衣至今為賜緋調後

有甘棠亦為上手宋崔度作琴底面皆用梓木面施

朱色兩端繪鶴琴以綠金飾鳳首

諸葛經　孔衍操　玉海中興書目琴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二徽所象之義又曰琴操引三卷晉孔衍撰以琴聲調中周詩五篇古撰又引曲共五十五篇所以命題之意

鳳歸林　鶴唳天　又曰宋太宗至道元年謂近臣曰朕增琴為九絃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為五絃曰金木水火土別造新譜凡三十七卷俾太常樂工肄習之以中書登薦因令行諸朱文濟蔡裔賫琴阮詣中書羣上製鳳歸林鶴唳天等曲

暉配臣　象天地　增禮樂　詳上　鉉作主　兩儀詳前琴論　天往

樂臣妾　曲師長　樂書琴論衆樂琴之臣妾也瀟湘曲之師長也　春鳥關　琴聲論關雎春鳥聲也瀟湘山水聲也

關　秋鴈肅肅　肅肅雍雍秋鴈聲也

長江廣流　急浪奔雷　唐書樂志趙耶利云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急浪奔雷亦一時俊快也

虛女新聲　柳令流亞　樂府解題

魏武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為新聲齊人王子好謂琴書曰柳惲鄱陽王親武帝曰帝以賞其能卿一王王一事見其事有王意吾欲以試惲以琴之為鄱陽王所賞及惲為吳興太守歲乃出人臨川王宴有以琴鼓之曲前世流亞

秋風入彈　衆山皆響　宋書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秋風詩曰高堂鬱已深秋風入彈元太保劉秉忠一曲入琴譜

山泉　葉苦霜月　李白贊五琴

楚澤涵秋　塞門積雪　令根老

夜話世傳琴曲十小山皆賀若所製不足以稱賀若所製琴曲十小山皆不換金曰楚澤涵秋塞門積雪一曰宋太宗令中使宣問賀若夜宴宋太宗嘗愛之不換金玉但曰若已

塞門積雪命詞臣撰詞時蘇易簡得越江吟非雲非煙瑤池宴片片碧桃冷落黃金殿蝦鬚半卷天香散春雲和孤竹清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漫金輿轉霓旌影斷簫聲遠

雪夜敲冰　霜

天擊磬　詳前水

宮調角調　許慎注角者非宮角者林鍾也蘇軾又云五調者非異宮角之正者也琴賦云閒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鳴而不可聞也所謂鳴者聲之所以閒也五聲五調之中有宮調角調又謂之角調

散聲泛聲　毛詩序云宮商角徵羽五音有散聲有泛聲有鳴如清越者其聲長者泛聲也故曰絲鳴按琴泛聲之其法可以接曲入不虛主云云妄絃也

雙鶴　

對舞　兩鳳同翔　詳琴一勢論

歐公論帖　歐陽公論琴帖余自少學琴於大梁人孫道滋後得琴一張乃雷氏琴也其聲清越始無知琴之趣所著琴在洛陽時得一琴則更佳矣平生用意其間鼓之以中節而已及為夷陵令時得一琴則又佳矣及為舍人時得一琴則最佳

遵度作箴　朱長文琴史崔遵度作琴箋其略曰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倡三歎有遺音者也

合雅之正樂　其論琴箋曰會天地之和亦節乃為琴其器不君臣為聲以節又聖人之樂琴為君而能自然以知音不善為宜以中節琴為樂器之正也

治世之和音　陳氏樂書琴者下正天下之音陳氏琴之於合雅正樂論治世之和音天下也

於五絃　應鏗鏘於六律　南宋元嘉太始之際蕭思話論琴石

琴四

原安絃　禮記樂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佯狂鼓　史記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無故不徹　一禮詳

悲歌鼓　說苑孔子聞曾子有過焉甚以為悲

知好　

有貪志　孔子鼓琴曾子聞之曰貪狠之音也子貢以告夫子夫子曰參何以知其貪也吾曾子聞琴知其音也

終身不　

師氏雅琴　劉向別錄雅琴者名師氏

稷生妙琴　張衡琴賦稷生遊

聽之左傳不甚其行以為貪目賢人

後至今俗猶多好琴也

妙琴 流風徘徊 張衡南都賦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 悽有餘
哀 歎出琴賦一彈三歎懷有餘哀 正坐操 蔡邕女訓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
問曲名則舍琴而對 端坐鼓 張華詩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不成音
永服不厭 嵇康琴賦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 流波湯湯 又云狀若崇山又象
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 宮徵相徵 見嵇康琴賦 廣陵散 晉書嵇康傳初康嘗
遊乎西洛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為廣
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氏後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
散吾每固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無絃 陶潛不解音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曰但識琴中趣何勞
絃上音 楚明光 吳均續齊諧記王彥伯善鼓琴一日行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子
披帷而進二女從焉先施錦席於東牀乃就坐女取琴調之聲甚哀雅類今之登歌女子曰子識此否彥伯曰
所未曾聞女曰此曲所謂楚明光者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 增 善琴 孔戣唐盧戴用善琴
好鼓琴 又曰唐韓滉好鼓琴 娛賓 又曰王遐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 纖手弄
李白古風纖手弄玉琴清晨起長歎 傳幽音 唐韋應物擬古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
隔託此傳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 寫聲發情 李白古詩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
此曲之古今 願以頑璞上奉徽音 柳宗元上嵩淮南石琴薦啓 聽愈
澹 韓愈秋懷詩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澹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眞濫 月照席 杜甫詩羅琴調
長月照席 以音相授 鄭樵曰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
琴欲高張 物理論琴欲高張瑟欲下聲 分聲配位 朱子曰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
之位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取聲而其徽之法當隨聲數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
位 舍車而徙 文獻通考爾雅徒鼓琴謂之步蓋鼓琴而無章曲則徒鼓而已猶之舍車而徙

也 月露為知音 元元好問元魯縣琴臺詩十山為公臺萬籟為公琴變賞不並世月露為
知音人間淺深耳已矣非公心 臨風奏水仙 元耶律楚材寄張[illegible]詩裝時重會義山[illegible]
曲臨風奏水仙公自注曰子彈水仙公嘗學之 歌碧玉 又寄清溪居士秀玉詩曰時復有琴歌碧
玉年來無夢絲清銘 純陽琴 明格古要論底面俱用桐木[illegible]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illegible]
暮夜陰雨彈之不泛然不能違遠聲不能實也 琴卓 又曰琴卓須用維摩樣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
卓下閒可容三琴長過琴一尺許卓面郭公磚最佳瑪瑙石南陽石永石者尤好

、琴五

原 詩 南齊謝朓詠琴詩曰洞庭風雨幹龍門生死枝雕
刻分布濩沖響鬱清危春風搖蕙草秋月滿增池是時
別鶴叫侵淫客淚垂 梁劉孝綽秋夜詠琴詩曰上宮
秋露結上客夜鳴琴幽蘭暫罷曲積雪更傳聲 到溉
詠琴詩曰寄語調絃者客子心易驚離泣已將墜無勞
別鶴聲 丘遲題琴樸奉柳吳興詩曰邊山此嘉樹搖
影出雲垂清心有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
特見知不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陳沈烱賦得為我
彈清琴詩曰為我彈清琴琴鳴傷我襟半死無人覺入
竈始知音空為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假說落淚
自淫淫 賀徹為我彈鳴琴詩曰薄暮高堂上調琴名
美人伯喈聲未盡相如曲復新縣歲還轉弄亂爪更留
賓聊持一絃響雜起盤歌塵 北齊馬元熙日晚彈琴

詩曰上客敞前扉鳴琴對晚暉掩抑歌張女淒清奏楚
妃稍視紅塵落漸覺白雲飛新聲獨見賞莫恨知音稀
蕭慤聽琴詩曰洞門涼氣滿閒館夕陰生弦隨流水
急調雜秋風清掩抑朝飛弄淒斷夜啼聲至人齊物我
持此說高情　隋江總賦得詠琴詩曰可憐嶧陽木雕
爲綠綺琴田文垂睫淚卓女弄弦心戲鶴聞應舞遊魚
聽不沈楚妃幸勿歎此異丘中吟　又侍宴賦得起坐
彈鳴琴詩曰絲傳園客意曲奏楚妃情罕有知音者空
勞流水聲　楊希道賦得起坐彈鳴琴詩曰北林鵲夜
飛南軒日斜進調弦發清徽蕩心袪褊悋變作離鴻聲

還入思歸引長歎未終極秋風飄素琴　又詠琴詩曰
久擅龍門質孤竦嶧陽名齊娥初發弄趙女正調聲嘉
客勿遽返繁弦曲未成　劉永濟詠琴詩曰昔在龍門
側誰想鳳鳴時雕琢今爲器宮商不自持巴人緩疏節
楚客弄繁絲欲作高張引翻成下調悲　劉希夷夏彈
琴詩曰碧山本岑寂素絲何清幽彈爲風入松崖谷颯
已秋鳴呼鍾子期零落歸山丘死兮若有知魂兮從我
遊　唐王績山夜調琴詩曰促軫乘明月抽弦對白雲
從來山水韻不使俗人聞　增唐李嶠詠琴詩曰隱士
竹林隈長聲寶匣開風前綠綺弄月下白雲來淮海多

爲室梁岷舊作臺子期如可聽山水響餘哀　王昌齡
詠琴詩曰孤桐祕虛鳴朴素傳幽眞髣髴弦指外遂見
初古人意遠風雪苦時來江山春高宴未終曲誰能辨
經綸　又聽彈風入松闋贈楊補闕詩曰商風入我弦
夜竹深有露弦悲與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颼
颼青松樹松風吹草白溪水寒日暮聲意去復還九變
待一顧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常建江上琴興詩
曰江上調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徧萬木澄幽陰
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徽黃金
岑參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詩曰皤皤岷山老抱

琴鬢蒼然衫袖拂玉徽爲彈三峽泉此曲彈未半高堂
如空山石林何颼颼忽在窗戶間繞指弄嗚咽青絲激
潺湲演漾怨楚雲虛徐韻秋煙疑兼陽臺雨似雜巫山
猿幽引鬼神聽靜令耳目便楚客腸欲斷湘妃淚斑斑
誰裁青桐枝絙以朱絲弦能含古人曲遞與今人傳知
音難再逢惜君方老年曲終月已落惆悵東齋眠　李
白聽蜀僧濬彈琴詩曰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峰爲我
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
山暮秋雲暗幾重　又彈幽澗泉詩曰拂彼白石彈吾
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

古松飂飂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
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泫淋浪以沾襟乃緝商綴
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
今幽澗泉鳴深林　楊衡朱絲絃詩曰寂寞瑤琴上深
知直者情幸傳朱鷺曲那止素絲名瑞草人空仰王言
世久行大方聞正位樂府動清聲文武音初合宮商調
屢更誰能向機杼終日泣無成　劉長卿幽琴詩曰月
色滿軒白琴聲宜夜闌飂飂青絲上靜聽松風寒古調
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向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　釋彪
寶琴詩曰吾有一寶琴價重雙南金刻作龍鳳象彈爲

山水音星從徽裏發風來絃上吟鍾期不可遇誰辨曲
中心　白居易對琴待月詩曰竹院新晴夜松窗未卧
時共琴爲老伴與月有秋期玉軫臨風久金波出霧遲
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　又和順之琴者詩曰陰陰
花院月耿耿蘭房燭中有弄琴人聲貌俱如玉清冷石
泉引澹佇松風曲遂使君子心不愛凡絲竹　李賀聽
穎師琴歌曰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芙蓉
葉落秋鸞離越王夜起遊天姥暗佩清臣敲水玉渡海
蛾眉牽白鹿誰看挾劍赴長橋誰看浸髮題春竹竺僧
前立當吾門梵宮眞相眉稜尊古琴大軫長八尺嶧陽

老樹非桐孫涼館聞絃驚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請歌
直請卿相歌奉禮官卑復何益　張喬聽琴詩曰清月
轉瑤軫弄中湘水寒能令坐來客不語自相看靜恐鬼
神出急宜風雨殘幾時歸嶺嶠更過洞庭彈　僧貫休
秋夜聽業上人彈琴詩曰萬物多寂寂堪聞彈正聲人
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瀉秋碧古風吹太清往年
廬嶽奏今夕更分明　李季蘭聽從叔琴彈三峽流泉
歌曰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泉常自聞玉琴彈出轉
寥夐直似當時夢裏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幽
閨裏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泉走浪絃中起初疑噴怒含

雷風又似鳴咽流不通回湍曲瀨勢將盡時復滴瀝平
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令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還
一彈願似流泉鎮相續　韋莊趙秀才彈琴詩曰滿匣
氷泉咽又鳴玉音閑澹入神清巫山夜雨絃中起湘水
晴波指下生蜂簇野花吟細韻蟬移高柳迸殘聲不須
更奏幽蘭曲卓氏門前月正明　宋歐陽修詩曰江水
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游魚爲
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眞絃舒心已平用茲有道
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
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列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

剌離騷經二典意淡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
誰可聽　蘇軾聽道士彈賀若詩曰清風終日自開簾
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又詩曰至和無攫醳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
從何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
微吟　又詩曰風生瀑布已清絶更愛玉珮聲瑯璫自
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破世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
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
鏘微音澹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尚
爾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絶夜闌更請彈文

王　元元好問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詩曰白雪朱
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今夕寶曆雖
衰無此聲蕭灑寒松度虛籟悠揚飛絮攪青冥胎仙不
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浪驚　耶律楚材冬夜彈琴以
詩遺猶子蘭曰湛然有琴癖不好凡絲竹兒時已存心
壯年學愈篤倉忙兵火際識譜不及錄回首二十秋絲
桐高閣束棲巖有後人萬里來相逐今冬六十日對彈
五十曲五旬記新聲十朝溫已熟高山壯意氣秋水清
心目陽春撼瓊玖白雪碎瑤玉洛浦太含悲楚妃歎如
哭離騷泣鬼神止息振林木秋思盡雅興三樂歌清福

自餘不暇數渴心今已沃昔我師弭君平淡聲不促如
奏清廟樂威儀自穆穆今觀棲巖意節奏變神速雖繁
而不亂欲斷還能續吟猱從簡易輕重分起伏一聞棲
巖聲不覺傾心服彼此成一家春蘭與秋菊我今會爲
一滄海涵百谷稍疾意不急似遲聲不蹶二子終身學
今日皆歸僕　周權湘桐吟曰黃鍾沈聲喧万缶良材
入爨知多少誰栽鳴鳳千年枝蛇蚹龍紋巧蟠紐澤堅
古漆光不磨徽絃不具含雲和已無伯牙之手子期耳
三歎如此湘桐何
原賦後漢傅毅琴賦曰歷嵩岑而將降覩鴻梧於幽阻

高百仞而不枉對脩條以特處蹈通涯而遠遊圖茲梧
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
施公輸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
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馬融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
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遨閑公子中道失志孤煢特行懷
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元鶴二八軒舞於庭
何琴德之深哉　蔡邕琴賦曰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
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
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元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
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角（一作徵）羽

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　晉嵇康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託峻嶽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飛英蕤於昊蒼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嶙確嵬岑巖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元雲蔭其上翔鸞集其顛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

雅琴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泠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揄絃安歌新聲代起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巧乃發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玩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英聲發越采采粲粲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

會邀隙超危斃若離鵾鳴清池翼若遊鴻翔增崖或摟撚擽捋縹繚潎洌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閑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秣子野揮而元鶴翔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雲奏而風雨零　陳陸瑜琴賦曰龍門奇樹上籠雲霧根帶千仞之

谿葉注三危之露忽紛糅而交下終摧殘而莫顧逢蔡子之見矜識奇聲於餘爨飛青雀兮綺殿引黃鶴兮悠離筵吟高松兮落春葉斷輕絲兮改夏絃歡曲舉而情踊躍引調奏而涕流漣亦有辭鄉去國對此二年

增　唐張隨無絃琴賦曰陶先生解印彭澤抗跡廬阜適性以琴怡情以酒榮是巖於日下陳鳳軫於風前振素手以揮拍循良質而周旋幽蘭無聲媚庭際之芬馥綠水不奏流舍後之潺湲以為心和即樂暢性靜則音全和由中出靜非外傳豈必誘元鵠以率舞驚赤龍而躍泉者哉　仲子陵五色琴絃賦曰絃有五色而播蓋出

乎舜宫方理之而登於壽域故制此而歌夫薰風累與青間青與赤通或以白而受采或以黄而居中本乎朱襄以至陶唐因加而自七至八以少乎惟宫與商事匪因於蠶餌或不由於蟹筐圜客以登夫鈎軫墨子徒歎於蒼黄　薛勝之孔子彈文王操賦曰曲引烝哉調吟皇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問不已同聲相應雖千古而會徽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賢不遠古今一揆且將合於心豈獨盈乎耳　王太眞鍾期聽琴賦曰空山之谷清淵之澨幽人騁琋絶粒茹芝憑高梧引長𦖆激楚窈窕流波逶迤陽阿布濩結縁參差高秋風冷遠浦霜滋素月滿繁星稀雅調閑逸流風遠吹夫其高張絶絃韻清調苦倚悅惻𢡜一龍一虎猛將之耀武氷雪操蘭蕙薰凝兮崇山動若寒雲烈士之諫君跂燕趙望江漢行路難杳無畔淋漓沸渭牢落泮渙遊子之懐斷徽未撫涕横流悲宿昔心悠悠樵童牧豎登孫丘　吴晃昭文不鼓琴賦曰虛張不彈俾指節而交暢全聲入妙胳心曲而同和且人心静爲常琴心虛爲主將寧體於道樞亦守器於德宇壊之無故常寂響而有餘用之則虧乃含音而莫吐故自適於胸臆亦何用於角羽頳子所以如愚昭文由是不鼓近情好樂

尚德養空羅奏南音悟人間之客寄不操三峽體山下之泉蒙斯懐柔之古者竟生白於仙宫夫動極則静音繁不復守樸外眞含虛内肅施絃罔舉則見素而如絲沈聲莫發乃繁根而猶木因雅韻而不奏識道情之所蓄

【原】贊　晉殷仲堪琴贊曰五聲不彰孰表太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趣以虛深　王珣琴贊曰穆穆和琴至至愔愔如彼清風泠焉經林　宋謝惠連琴贊曰嶧陽孫桐裁爲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增】唐李白琴贊曰嶧陽孫桐石耸天骨根老水泉葉苦霜月斵爲緑綺徽音㷂發秋風入松萬古清絶

【原】銘　後漢李尤琴銘曰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八

樂部六　瑟　箏　筑　箜篌　琵琶

瑟

增宋陳氏樂書曰瑟者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故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爾雅曰大瑟謂之灑　禮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曰此雅頌之樂也言至和不在音也）　三禮圖曰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羸　文子曰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言瑟不鳴而絃有聲　尸子曰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為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立為之變　續文獻通考曰元至元三年大樂署樂器成瑟十有四　又曰明瑟俱以朱絃中一絃名曰君絃以黃色總二十五絃瑟絃與琴絃不同琴以徽為十二律絃為七聲每一聲中具十二律故絃止用七足矣瑟絃每一絃止為一律與鐘磬音律同

瑟二

增世本云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　呂氏春秋云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士達朱襄氏之臣）　帝王世紀云黃帝損庖羲之瑟為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　莊子曰魯遽調瑟二十五絃皆動　慎子曰公輸子之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為瑟　漢楊惲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文獻通考曰隋何妥好音律留意管絃文帝令定鐘律於是作平清瑟之調聲　小說曰唐天寶十年錢起從鄉薦居江湖客舍聞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視之無所見矣明年崔暐試湘靈鼓瑟詩落句久不屬即用為末句因中選人以為鬼謠　南部新書曰唐盧邁有寶瑟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　宋洪容齋隨筆曰唐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予按史記封禪書曰漢公孫卿為武帝言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　元史儒學傳熊朋來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製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

瑟三

原庖羲作　晏龍為（上詳二　山海經帝俊生晏龍晏龍是始為琴瑟）　朱襄作五絃　黃帝長七尺（二並詳）　正人德　定羣生（上詳瑟一）

下詳二 疏越 和柔上詳一曹植箜篌引云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天帝

破 太師鼓上詳二太師鼓瑟呂氏春秋服之不窮鄭 要荒俗 北鄙

音交州記要荒之地俗好鼓琴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音 游魚聽 白虎鼓

唱上詳樂府鞞舞歌總一白虎鼓瑟蒼龍吹箎西京賦總會仙倡 稱清商 歌無

射楚詞少原之野赤松王喬皆在歌方三二數下席注琵琶而注均之余因稱乎清商也下 在御 安絃

膠柱 絙絃文子鼓瑟者膠柱絙急絃 魚躍 鳳舞上詳女鼓琴而魚出聽鳥舞 取歌

琴四下詳在御悲歌之說見孔子使知己非貞以疾辭者出戶取瑟而歌 舍作

如鼓瑟琴如鼓瑟而希舍瑟而作 聲應 絲哀上詳聲哀一以立溝絲門 不徽

奚爲上詳琴人不孜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子路注子路之瑟不合雅頌 格祖考

思忠義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下見上學總一 軒后之遺音 湘

靈之清韻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湘妃 增 冬棍 夏桑易通卦驗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注槐取氣上也桑取其氣下也 如

筑 好竽文韓非子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客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

門三年不得入王好竽而子鼓瑟不入 客曰吾鼓瑟能使鬼神何王不好之 清

於瑟而不工也 寒玉 鳳桐注唐李商隱詩鳳桐已一錢 東吟 西音李白

胃 潔心唐柏梁詩清心骨冷下詳一鍾駿 玉柱 金絃呂延濟注文選

吾風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 淚以弄西 湘靈鼓 鳴人唐錢起詩

琴有柱以玉為之 鳳人 趙瑟

苑瑟詳注全玉為之 散鹽雪 聽雲和唐韋應物詩清趙瑟

愈感春詩曰已鳴瑟人呼 鳥人 正唐高韋張應音物響

下詳二 清 太白

曲盡其妙史稱其

寶瑟錦紋如雲又

瀑漢奇 飾以寶玉 繪紋如錦 寶王者曰以

錦曰瑟錦紋

瑟四

原 雲和之琴周禮大司樂雲和之琴注云雲和地名也 空桑之瑟同上空桑山注

名 龍門之瑟注云龍門山名 黃鍾之瑟三詳 雅琴圖上詳

一 絙瑟楚詞絙瑟兮交鼓 揳梓瑟又云鏗鍾搖簴揳梓瑟詳注 瑟

樞也搖動也鏗撞也 鼓瑟史記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

貴賤易位韓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

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 暴君立變詳一子 趙王恥

鼓 西漢趙王在澠池為秦王鼓瑟 倚歌上詳二歌 趙女善鼓詳二書

攻孔一弦和妙聲吹去 瑤臺晴雪凌空散 舞羅起排徊

南玉昉無補於六史郎休鮑照贈妓天仙歌曰麗吹如何下太

是流雲聽雲知瑟難一知音不 悲管 繁絲杜甫詩清曰

瑟琴 曲引說苑注繁絲緣瑟 清塵埃 有緩急注詳說苑雪

趙楚王道之使者琴瑟而遺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

者曰王之使者未嘗見琴瑟也王曰宮商固方矣使

者曰王調則不可知也是以不書其事使王者曰天有明君之道使人有緩急宮

商移曰何不書耶王曰天有寒暑之使之琴瑟趙也緩急之

以事不私以貧賤知之愚得可以不不可今書楚相也去任之

有辭里吉以以遺吉賀之也則之之不可書之趙相之

敘征夫每 曉夢春心 玉煙珠淚 唐李商隱錦瑟詩

瑟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其意讀以求其志蓋是時以絃管人之哀怨清和也

也其餘五十柱之節如五十之數故其音也適其怨清和

瑟 向和也 一篇之中

增 撤瑟晉任昉哭范僕射詩箏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儀禮有疾病者齋撤琴瑟 彈
陌上桑李白擬古詩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聲何激裂風卷繞飛梁 靈瑟宵宮
韓愈遠遊聯句詩靈瑟時宵宮 錦瑟旁杜甫詩何時詔取分錢會眷醉佳人錦瑟旁 朱
絲孔帖劉禹錫同朱絲瑤軫 挾瑟孔帖 汎瑟梁范詩江汎瑟即幽也汎瑟卧蓬帷
一派氷泉元稹詩曰二十五絃百寶裝一派氷泉落纖手

瑟五

原 詩 梁沈約趙瑟曲曰邯鄲奇弄出文梓縈絃急調切
流徵元鶴徘徊白雲起白雲起鬱披香離復合曲未央
增 唐李嶠詠瑟詩曰伏羲初製法素女昔傳名流水
嘉魚躍叢臺舞鳳驚嘉賓飲未極君子娛俱并倘入丘

之戶應知由也情　錢起湘靈鼓瑟詩曰善撫雲和瑟
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
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
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〻劉禹錫調瑟詞曰
調瑟自張絃絃平音自足朱絃二十五缺一不成曲美
人愛高張瑤軫再三促上絃雖獨響下應不相屬日暮
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却顧膝上絃流淚難相續　李益
古瑟怨曰破瑟悲秋已減絃湘靈沈怨不知年感君拂
拭遺音在更奏新聲明月天　杜牧瑤瑟詩曰玉仙瑤
瑟夜珊珊月過樓西桂燭殘風景人間不如此動搖湘

水徵明寒

箏一

增 說文曰箏五絃筑身樂也　原 釋名曰箏施絃高箏
箏然　增 樂府雜錄曰善箏者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
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
能者也從周即青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原 史記曰秦
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
快耳者眞秦之聲也　增 隋書音樂志曰絲之屬曰箏
十三絃　原 風俗通曰箏秦聲也或曰蒙恬所造　又
曰按禮樂記箏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

知誰改也　傅子曰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准
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
臣所能關思運巧　阮瑀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數
絃有十二象四時柱高三寸象三才　增 唐劉禹錫與
柳子厚書曰間發書得箏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
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懌學者無能如　文獻通
考曰高麗樂器用彈箏一搊箏一臥箏一自魏至隋並
存其器至於制度之詳不可得而知也　又曰宋朝用
十三絃箏第一絃爲黃鍾中聲設柱並同瑟法然非雅
部也十二中聲一絃黃鍾二絃大呂三絃太簇四絃夾鍾五絃姑洗六絃仲呂七絃蕤賓八絃林鍾九絃

夷則十絃南呂十一絃無射十二絃應鍾十三絃黃鍾清聲 續文獻通考曰元制箏如瑟兩頭微垂有柱十三絃

箏二

原英雄記曰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著帳邊臥布知之使人帳中鼓箏諸兵臥布出帳去兵不覺也 傅子曰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語林曰桓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闌將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豬脚笛然後乃理調成曲 俗說曰謝仁祖為豫州主簿在桓溫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增古今注曰邯鄲女子秦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見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 襄沔記曰辛居士名宣仲瓏西人大明末寓居襄陽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駱患度同志為友常共讌集林下陶吹龍笛患度工歌時人謂之三公樂宋郃陵王休若為南雍州刺史躬往造焉宣仲正在林中彈箏了不回顧遂巡置箏於席延郃陵與語纔述寒溫而已時郃陵客有述其音者授箏令彈

再三固請荅曰辛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占事詳雅衆不能屈 梁書曰羊侃字祖忻雅愛文史及孫吳兵法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 孔帖曰唐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遂引刀斬指

箏三

原素質 朱絃上見顧愷之箏賦 合六律呂音於宮商 伏瓘箏賦曰物 傚今哀氣切而懷為 應六律 總八風上詳傅賦 前陸妻陳氏 切刺柱成陣和 且平總八風而作 泰羌羽變而為雪 不疾不徐 或離或合箏上見賦 傳

元箏賦曰烏起從彈成急擊 和危共簇離杏或合成韻 伎瑤箏賦倚元箏賦為陰 元萬之分准故引新述為 終 不盈不縮 又云清兩 混大宮 歌怨詩 能泰聲 不縮 不盈 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怍 事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 吹笛人常善其調蹙乃數 臣必自不合亞有一叙善 名之叙既吹笛伊便無箏 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顧乃 功不列推心撫王玫二叔 安泣下沾襟帝甚有殷色 聲 奏西音 揚大雅 上詳 發新聲 奮逸響

沈陽升平不樂剛一興 賓主四時之號 代興有姑有浪起清羽 陶融妻陳氏箏賦哀良中擊 晉書桓伊傳伊為名將謝安 孝武為名異數伊宴謝石軍 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 簡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 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 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 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 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 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 揚揮詩家本泰也龍為 移風易俗 推故引新見上 有始有 魏文帝詩秦箏發西音 曹植詩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長笛吐清氣 上詳舞賦 四煉 曹植大暑賦 魏曹植之思哀音揚

一 朱絃 玉柱 危絃 促柱 【增】竹潤 銀裝 文獻通考
唐有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因取名焉又曰宋何承天好律歷之學尤善彈箏文帝賜之銀裝箏
一 手語 甲鳴 李白詩佳人當窗弄白日弦將手語彈鳴箏白居易詩甲鳴銀玓瓅柱
觸玉玲瓏 玉指 銀甲 元稹詩箏妓玉指調杜甫詩銀甲彈箏用 繁爪
象雲 梁簡文帝詩傳絃時繁爪息吹治香來按妓女以鹿角琢爲爪以彈箏曰繁爪文獻通考唐清樂
部有雲和箏蓋其首象雲 合律 象閏 又曰阮瑀謂箏有十二四時度也唐惟清樂箏十有二
絃他皆十二五音十二絃 絃今教坊無十一絃者不如五箏合乎二合乎十二律而十三絃其一以象閏也
青苔怨 綠雲垂 唐顧況李湖州孺人彈箏歌上陽宮人怨青苔此夜想夫憐碧玉思婦高
樓刺壁窗愁猿叫月鸚呼兒寸心十指有長短妙入神處無人知李白邯鄲南亭詩清箏何繚繞度曲綠雲
垂 楚絲絃 泗濱梓 唐釋皎然觀李中丞美人軋箏歌軋用蜀竹絃楚絲清哇宛轉
聲相鏗魏曹植書斬泗濱之梓以爲箏 鼉皮背 鹿角爪 合璧唐西會衛獻其國樂
至成都箏二其長四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有門詳 西京伎 陌上
聲 唐志西京伎有彈箏搊箏各一合璧羅敷陌上之聲

箏四

【原】彈箏作歌 古今注羅敷詳一 鼓箏悲歌 數空實錄秦丞宗伯夷成蓄鼓箏悲
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時人號曰雍門周 【增】哀響 鍾食感春詩嬌童為我歌
哀響詩箏笛 哀箏 杜甫詩哀箏傷老大 頌瑟 唐樂志頌瑟箏也

箏五

【原】【詩】梁元帝和彈箏人詩曰橫箏在故帷忽憶上絃時
舊柱未移處銀帶手經持悔道啼將別交成今日悲

又詩曰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流徵含春陽美手過如玉　昭明太子詠彈箏人詩曰故箏猶可惜應度新人邊塵多寒移柱風燥脆調絃還作三洲曲誰念九重泉　沈約詠箏詩曰秦箏吐絕調玉柱揚清曲絃依高張斷聲隨妙指續徒聞音繞梁寧知顏如玉　王臺卿詠箏詩曰依歌時轉韻按曲動花鈿促調移輕柱亂手度繁絃唯有高秋月秦聲獨可憐　陳陸瓊元園宴各詠一物得箏詩曰三五併時年二八共來前今逢泗濱樹定減琴中絃鶴別霜初緊烏啼月正懸　唐李嶠詠箏詩曰蒙恬芳軌設遊楚妙彈開新曲帳中發清音指下來鈿裝模六律柱列配三才莫聽西秦奏箏有剩哀　【增】唐岑參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詩曰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纏絃十三柱怨調慢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紅亭水木不知暑忽彈黃鍾和白紵清風颯來雲不去聞之酒醒淚如雨汝歸秦兮彈秦聲秦聲悲兮聊送汝　王灣觀搊箏詩曰虛室有秦箏箏新月復清絃多弄委曲柱促語分明曉怨凝繁手春嬌入慢聲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　顧況鄭女彈箏歌曰鄭女入歲能彈箏春風吹落天上聲一聲雍門淚承睫兩聲赤鯉露鬐鬣三聲白猿臂拓頰鄭女出參丈人時落

花惹斷遊空絲高樓不掩許聲出羞殺百舌黄鶯兒
盧綸宴席賦得姚美人搊箏歌（美人曾在禁中）曰出簾仍有鈿
箏隨見羅翻令恨識遲微收皓腕纏紅袖深遏朱絃低
翠眉忽然高張應繁節玉指迴旋若飛雪鳳簫龍管寂
不喧繡幕紗窗儼秋月有時輕弄和郎歌慢處聲遲情
更多已愁紅臉能佯醉又恐朱門難再過昭陽伴裏最
聰明出到人間纔長成遥知禁曲難翻處猶自君王說
小名　白居易箏詩曰雲鬟飄蕭綠花顏旖旎紅雙眸
剪秋水十指剝春葱楚豔為門閥秦聲是女工甲鳴銀
玓瓅柱觸玉玲瓏猨苦啼嫌月鶯嬌語詋風移愁來手

底送恨入絃中　王諲夜坐看搊箏詩曰調絃夜坐燈
光裏卻挂羅帷露纖指朱絃一一聲不同玉柱連連影
相似不知何處學新聲曲曲彈來未覩名應是石家金
谷裏流傳未滿洛陽城　常建高樓夜彈箏詩曰高樓
百餘尺直上江水平明月照人苦開簾彈玉箏山高猿
狖急天靜鴻鴈鳴曲度猶未終東峰霞半生　朱灣箏
柱子詩曰散木今在幸良工不棄捐力微慙一柱材薄
仰羣絃且喜聲相應寧辭跡屢遷知音如見賞雅調為
君傳　劉禹錫傷秦姝行曰長安二月花滿城插花女
兒彈銀箏南宮仙郎下朝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蹄逶

迤心蕩漾高樓已遠猶頻望此時意重千金輕鳥傳消
息紺輪迎芳筵銀燭一相見淺笑低鬟初目成蜀絃錚
鏦指如玉皇帝弟子韋家曲青牛文梓赤金簧玫瑰寶
柱秋鴈行斂蛾收袂凝清光抽絃授調怨且長八鸞鏘
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曲終韻盡意不足情思怡
絕愁空堂從郎鎮南別城闕樓船理曲瀟湘月馮夷蹁
躚舞渌波鮫人出聽停綃梭北池含煙瑤草短萬松亭
下清風滿秦歌一曲此時聞嶺泉鳴咽腸堪斷來自長
陵小市東蕣華零落瘴江風侍兒掩泣悲銀甲鸚鵡不
言愁玉籠博山爐中香自滅鏡奩塵暗同心結從此東

山非昔遊長嗟人與絃俱絕　宋歐陽修李留後家聞
箏詩曰不聽哀箏二十年忽聞纖指弄鳴絃綿蠻巧囀
花間舌嗚咽交流氷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
自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泗漣
（賦）後漢侯瑾箏賦曰於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
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若將絕而復續紛曠
蕩以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豳風之遺音於是
雅曲既闋鄭衛仍修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裔冷
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嚬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

下動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於筝者矣　魏阮瑀筝賦曰惟夫筝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沈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平調定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難工伯牙能琴於茲爲朦皦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晉陶融妻陳氏筝賦曰伊夫筝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攸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陣既和且平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蹌蹌而集庭汎濫浮沈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迴爾乃祕辭豔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賈彬筝賦曰溫顏既緩和志向悅賓主交歡聲繹品列鍾子授筝伯牙擊節唱萬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蹇澀琉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沈鬱之舒徵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形兩象著也設絃

十二太簇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介位允諧六龍御也　顧愷之筝賦曰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罄虛中以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縟璘彬元漆緘響慶雲被身　梁簡文帝筝賦曰聽鳴筝之弄響聞茲絃之一彈足使客遊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居東里度瓊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珮重行遲弱乃促筵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華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蹉跎時海樂久玩飛花之度窗看春風之入〔一作動〕柳命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筝而動曲譬輕薄之經過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鳥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荊妃使長鄉之瓦虛墜梁上之塵染衣　陳顧野王筝賦曰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既留心於別鶴亦含情於採蓮始掩抑於紈扇時怡暢於升天

筑

原　如筝〔釋名筑以竹鼓之也如筝細項〕　如琴〔樂書筑形如琴十三絃頸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　飲燕市〔史記荊軻擊筑與高漸離飲於燕市中〕　爲壯聲〔燕太子丹云高漸離擊筑荊軻和之爲壯聲髮皆衝冠〕　還沛擊〔史記高祖紀高祖還

帝自擊筑而歌大會擊東觀漢記光武大會眞定王自擊筑【增】置於雅部文獻通考唐置筑於雅部長四尺五寸折九尺之半爲法是不知特世俗之樂非雅樂之音也設柱同箏又曰宋朝沿習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絃黃鍾正聲次第十二正聲全第十三絃黃鍾清聲以筯擊又曰箏以指彈筑以筯擊大同小異按習並依鍾律又曰其按習並依鍾律彈擊之法降之於俗部可也

箜篌一

【原】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作也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爲淫樂【增】樂府雜錄曰箜篌乃鄭衛音之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

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妻麗玉善箜篌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於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有李齊皐者亦爲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爲先徐相姬大中末齊皐尚在有內官擬引入教坊辭以衰老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史記曰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作箜篌　晉永和起居注曰詔太史解土非祠典可給琵琶箜篌　桓譚新論曰鄙人謂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　樂府歌詩曰集會堂上彈箜篌【增】文獻通考曰箜篌唐制似瑟而小其絃有七用木撥彈之以合二變故燕樂有大箜篌小箜篌音逐手起曲隨絃成蓋若鶴鳴之嘹唳玉聲之清越者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箜篌制以木闊腹腹下施橫木而加軫二十四柱頭及首並加鳳喙

箜篌二

【原】風俗通曰箜篌一名坎侯謹按武帝祀太山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或曰箜篌取其空中　班彪上事曰漢宣帝賜

呼韓邪單于竽瑟箜篌　曹毗箜篌賦序曰東土君雅善箜篌　搜神記曰晉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號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起舞　甄異傳曰永和中吳郡陳緒家平旦忽有扣門自通曰陳都尉寄住緒有妾姓奚能彈箜篌神意歡悅既令妾絃歌歌聲焦細歷三年迺別去　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髮提壺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歔欷鼓箜篌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子高援琴作其歌聲故曰箜篌引【增】唐酉陽雜俎曰魏高陽王雍美

人余月華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　合璧曰唐哥舒翰監軍李太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彈箜篌爲樂　逸史曰有李生者其舅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生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人名家莫要作婚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問何能曰善箜篌示之朱字宛然李生具說女亦曰嘗夢至一處亦記見生　類說曰趙文韶住青溪月夜唱烏棲飛忽有青衣至曰王家娘子傳語聞君歌聲有閑人者須臾女子至容色可憐文韶乃歌深契女心曰但令有瓶何患無水取箜篌鼓之令婢歌繁霜自解裛帶縛箜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依丹心寸意愁君不知窮夕別去明日至青溪廟中女姑神像即夜所見者

箜篌三

原　漢祠　晉解（並詳前一）　濮水　前溪（上詳前一下見曹昳賦）　湖上　桑間（上詳前二下見曹昳賦）　孫賦　霍歌（紐滔母孫氏有箜篌賦下詳前二）　依琴　考筑（上詳前二楊方箜篌賦序羽儀采錄承先賦敦裳起於造衣箜篌祖琴琴考筑事作兹器於蔑代植嵇易之元經列宋女揮絲秦娥撫節下見曹昳箜篌賦）　宋女揮　吳妃引（孫氏賦后夔正樂唱引參）

增　青溪　朱字（並詳前二）　繁霜　碎玉（上詳前二唐顧況李供奉箜篌歌曰大絃似秋鴈聯聯度隴關小絃似春燕喃喃向人語手頭疾腕頭軟來來去去如風卷聲清泠泠鳴索索垂珠碎玉空中落美人爭寵號昭陽聖人春上貝珠落）　鳳啄　鶴鳴（上元制下唐燕集並詳前一）　立臥　大小（合璧立箜篌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手齊奏謂之擘臥箜篌余月華事詳二大小箜篌唐燕樂詳前一）　木撥彈　褭帶縛（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音逐手起　曲隨絃成（並詳前一）

箜篌四

原　詩　梁簡文帝賦箜篌詩曰捩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釧響逐絃鳴衫迴半障柱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

增　唐李賀箜篌引曰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玉碎鳳皇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溼寒兔

原　賦　晉紐滔母孫氏箜篌賦曰考茲器之所起寔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琴瑟願無取乎竽笙爾乃陟九嵕之層巖睎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伐楚宮之椅漆徵班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移以遐暢沈響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趙子野之白雪然思趙梁甫顧登華嶽路愴悲秦道

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以頡頏憑哀絃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弱以飄沈或頓壯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攄徵以騁商

曹毗箜篌賦曰嶧陽之桐植頳巖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蘭乃班楚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形（一作頩）連翩窈窕纓以金采絡以翠藻其絃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朗虛置自吟於是名倡人命妙姿御新肴酌金罍發愁吟引吳妃湖上颯沓以平雅前溪藏摧而懷歸東鄰念於遠人參覃愁於永違 宋臨川王劉義慶箜篌賦曰侯牽化而始造魯幸奇而後珍名啓端於雅引器

荷重於吳君等齊歌以無譬似秦箏而非羣 【增】唐人（大名）箜篌賦曰山有梧兮猗猗乍雲鬱而風披豈雅琴之獨得諒箜篌之可爲操斧者取則不遠度木者形之又奇侯以姓而得箜以坎爲知考宮商於制氏窮巧妙於般倕虛受其心北牖之清風合韻曲全其勢南樓之華月半虧彫鏤雜錯絲組懸垂倚銀屏而屬爛拂綺袖而彰施矧陰陽之應節蓋風俗之能移况乎度曲無方安位必中調而合雅聲則殊衆既而越豔秦娥南鄰北里玉户卷兮真珠箔清揚婉兮瓠犀齒靑樓何處倚城向日九鳥雛綺帳初開綠綾銜花雙鳳子斥瑤瑟而不御彈箜篌以爲美紅朱絃揮玉指邀鄭舞以徐進雜吳娃而競起靡靡乎蕩心洋洋乎盈耳

琵琶一

【原】釋名曰琵琶本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爲名 釋智匠樂錄曰琵琶出於絃鼗（杜摯以爲興之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古之善彈琵琶者有朱生阮咸孫放孔偉 【增】唐開元中有賀懷智貞元中有康崑崙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綱皆襲所藝大有裴興奴

【原】風俗通曰琵琶近出樂家所作不知誰作也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又四絃象四時也 【增】文

獻通考曰琵琶其器不列四箱今清樂秦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 宋蔡寬夫詩話曰樂譜琵琶曲有轉關六么取其聲調閑婉又有濩索梁州謂其音節閑繁 續文獻通考曰遼大樂器有大琵琶小琵琶 又曰元琵琶制以木曲首長頸四軫頸有品闊面四絃面飾雜花 又曰明攢擬樂器用琵琶二丹墀大樂樂器用八成祖時中宮千秋節命婦相賀女樂亦用八千秋節相賀樂器用二迎膳同

琵琶二

【原】傅元琵琶賦序曰世本不載作者故老云漢送烏孫

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作之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員柄直陰陽敘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於外國也　三輔決錄曰游楚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性好遊遨音樂及畜歌者琵琶箏笛每行來將以自隨　傅子曰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以加之也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桓大司馬曰謝仁祖企脚在北牖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異苑曰南平國岳在姑孰有鬼附之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有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鴝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顧問參軍善彈琵琶鴝鵒每聽移時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善彈琵琶　增文獻通考曰齊褚淵善彈琵琶武帝時在東宮賜之金縷銀柱琵琶（高帝曲宴群臣各效伎能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前誦相如封禪書）又曰北齊李搔李德忱素善音律因採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精理　又曰七絃琵琶形類阮咸而旁有少缺近取便身也唐開元中鄭喜子所進又曰六絃琵琶狀如琵琶而長唐天寶中史盛所作

又曰唐天寶中宦者白秀正使西蜀回獻雙鳳琵琶以邏逤檀為槽潤若圭璧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貴妃每自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殆不類人間諸王貴主競為貴妃琵琶弟子　樂府雜錄曰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為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因以為名後言綠腰也）以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畢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嘉獎異常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五代史補曰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繞殿雷　三朝聖政錄宋太祖曰資蔭子弟在家但能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民　元秋宜集曰李宮人善琵琶至元十九年以良家子入宮得幸比之王昭君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曰了然居士素蓄東坡鐵杖泊地字號阮眞絕世之寶（公自注云地字號阮亡宋之故物天地元黃此）

四阮咸絶寶也泰和間祕於禁中待詔郭安仁之妙以琴阮得入侍上以此阮賜之安仁屢求之共妙以阮見寄舊制宮掖中侍人不許與親戚通新安仁冒法得之其好事有如此者

耳譚曰明京師瞽者李近樓籍錦衣千戶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無不絶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己胸中事皆於鳴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孤僧雲水復作蘇臺圍獵淒然百獸鳴嗥

琵琶三

原 馬上 牖下 並詳前二 丹桂 素桐 上見成公綏琵琶賦下見孫該琵琶賦 駭耳 娛心 成公綏琵琶賦妙和者唱讚善聽者咨嗟眩精駭耳失節暨莊 傅元歎 詩說樂亦非琴所樂亦非我雖言琵琶與箏能娛我心 緩調 急節 孫該琵琶賦緩調

絃原本反始品雅沖泰弘暢逌舞成公綏琵琶賦攷調高彈急節促絃飛龍引舞逌女騁羅 奏六 引 理五章 傅元琵琶賦然後衆成弄雜會六引逌奏止鐘 柱振武迅手繁驚 成公綏琵琶賦擾止 全石屏所至贊彈琵琶於私宴授西流與毛嫱與理參錫五齊五章 梁山 象柱 岱谷 絲絃 上見孫該琵琶賦下見成公綏琵琶賦 閑促聲高 中虛外實 康琵 元聲之哀音樂則論體乎靜和而之人聽夫箏笛琵琶箏笛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琵琶之人下形躁前而一志越 帝命彈 鬼擊節 世說阮咸妙解音律嘗能彈琵琶新宗聲奏宋 武帝聞之曰屢以微吉可傳彈乃不曉然不肯歌罷一日因欲宴 微之曰彈乃奏吉善歌上元嘉初往亦州罷夜至集生 經卷 殷淮謂永嘉中李謙卧琵琶外有閻南州罷夜集生彈 僧 會無不擊節謙獨淫彈不聞窗外有初往萬州每夜至罷 曰遺生已久無宜干語曰何不進對 歲數成 陰陽 笑貽悟是鬼邪 挺修柄 叩少宮 傅元琵琶賦以修柄布柱轉挺 序上見成公綏琵琶賦 下詳一

四時而發機係該琵琶賦爾乃新少宮號明光歷下柱轉上縱儀參氏之琵繁絃放公之倍簧 明 君慰思 惠文致婦 石崇琵琶引王明君本爲昭君以觸文帝諱改匈奴請婚元帝以明 君配爲琵琶一高惠文與婦書曰今致琵琶一枚音甚清亮 操暢駱驛 發越哀傷 上下見孫該琵琶賦

增 瓦器 銅鑄 文獻通考晉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冢者得銅琵琶時人多不識以琴調和元行沖曰此阮咸所造乃命匠易以木其聲清雅又元行沖爲太常以之人曰此古阮咸所造也大抵異器而同音也清而雅然失其故音矣亦 金縷 紅紋 並詳 鳳頭 蛇皮 文獻通考琵琶之制桐木爲面其杆以蛇皮爲之有腹圓而高鼓則龍頭斷蛇皮彌縫之厚薄圖一兹其西京雜記又曰蛇皮爲之高麗琵琶亦以牛皮爲槽其旁象王騎舟驗 曲項 屈茨 文獻通考又曰屈茨琵琶曲項大又令彭宣帝後魏時齊始琵琶其器 宋時胡部

有曲以美意推之說琵琶合唐圖畫以常異首前如 記唐玄宗時雲頭 玉環 鐵撥 不有作以石爲器明皇宮中有琵琶名自然之言也中宗時以 又宗時楊貴妃以天寶中首撥樂府雜錄唐開元中有鐵撥龍首琵琶 鵾雞絃 脂鞓帶 紀詳時以鵾雞絃爲弦龍首 楊永殷節 又常樂天所著琵琶録載開元中 長於攏撚 大小忽雷 左右有手 撥若風雨 朝女弟子又曰鄭中丞善彈琵琶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中丞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損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 忽雷 曹綱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樂府雜錄

手。武宗初，李德裕有樂史康郊者，師於曹綱，盡綱之能。綱常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在平泉之別墅，值風月清朗，攜琵琶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乃方響一片，蓋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渾撥四 火不思 宋俞琰席上腐談：琵琶又名華要，唐詩琵字皆作入聲音弱。王昭君琵琶壞，使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渾撥四。續文獻通考：元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為面，四絃皮綳，同一孤柱。

名士亦操 老鬼能鼓 語林：桓溫外甥恆在坐鼓琵琶，溫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錄異傳：吳向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許之。鼓琵琶作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行數十里許，又見一老父寄載，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度曰：向逢一鬼鼓琵琶甚哀。戚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擊眼吐舌，度怖幾死。

琵琶四

【原】〔詩〕南齊王融琵琶詩曰：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可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持拂，龍門空自生。　梁徐勉琵琶詩曰：雖為遠道怨，翻成今日歡。含花已灼灼，類月復團團。　隋陳叔達聽鄰人琵琶詩曰：本自龍門桐，因妍入漢宮。香由羅袖裏，聲逐朱絃中。離有相思韻，翻將入塞同。關山臨却月，花蘂散迴風。為將金谷引，添令曲未終。　唐太宗詠琵琶詩曰：半月無雙影，金花有四時。摧藏千里態，掩抑幾重悲。促節縈紅袖，清音滿翠帷。駛彈風響急，緩曲釧聲遲。空餘關隴恨，因此代相思。

【增】唐白居易琵琶行曰：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劃，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　又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詩曰：琵琶師在九重城，忽得詩來喜且驚。一紙展看非舊譜，四絃翻出是新聲。蕤賓掩抑嬌多怨，散水玲瓏峭更清。珠顆淚霑金捍撥，紅妝弟子不勝情。蕤賓散水皆新調名　又和令狐僕射小飲聽阮咸詩曰：掩抑復淒清，非琴不是箏。還彈樂府曲，別占阮家名。　宋蘇軾宋叔達家聽琵琶詩曰：數絃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新曲翻從玉連瑣，舊聲終愛鬱輪袍。夢回只記歸舟字，賦罷雙垂紫錦縧。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鴈行高。　元周權次韻馮仲遠聽鄰舟孟監州琵琶詩曰：漢東傑客老監州，雲夢胸中吐奇崛。春風斗酒忽解后，莫雨扁舟談激烈。酒酣古調手自傳，鵾絃撼動龍香撥。抑揚按節氣雄放，清度

回飈激林樾追追訴盡出關情漢宮往事孤鴻滅黃雲萬里絕音塵馬上誰能記烏咽新聲洗盡鬱輪袍清和扣絃歌間發曲終一笑兩茫然江水冷冷滿襟雪　明高啓夜飲丁侃宅聽琵琶詩曰江水未出明星懸主人飲客夜不眠坐呼伶兒撥四絃龍頭高撚玉軫圓轉關未奏濩索先勞嘈咽切斷復連澀如清澗溜凍泉細若碧樹吟秋蟬忽然繁急何轟鬨風沙滿把撒四筵雁行驚起飛不聯浮雲落葉俱綿綿一聲抹斷萬里煙夢入紫塞愁遥天

【原】賦晉孫該琵琶賦曰惟嘉桐之奇生於丹澤之北垠下脩條而迴固上糺紛而干雲開黃鍾以挺幹表素質於蒼春然後託乎公班妙意橫施四分六合廣袤應規迴風臨樂刻飾流離絃則岱谷檿絲篚貢天府伯奇執乾杞妻抽緒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柔而不茹伶人鼓焉景響豐硠𢴆𢴆駱驛遊乎風飈抑揚按捻挺捎摧藏於是酒酣日晚改爲秦聲壯諒抗愾土風所生延年度曲六彈俱成絀邪存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滿而不盈沈而不重浮而不輕綿駒遺謳岱宗梁父淮南廣陵郢都激楚每至曲終歌闋亂以衆聲上下奔鶩鹿奮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　成公綏琵琶賦曰八音

之用諧於典藝簫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興自末世爾乃託巧班輸妙意橫施因形造美洪殺得宜柄如翠虬之仰首盤似靈龜之背觽臨樂則齊州之丹柱拊柱則梁山之象犀撫以琕琩格以瑤枝若夫盤圓合靈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歲數成也回窗華表日月星也　傅元琵琶賦曰素手紛其若飄兮逸響薄於高梁弱腕忽以競騁兮象驚電之絕光飛纖指以促柱兮創發越以哀傷時旖旎以劫蹇兮聲撽耀以激揚啓飛龍之祕引還奇妙於清商哀聲內結沈氣外激舒誕沈浮徊翔曲折　唐薛收琵琶賦曰惟茲器之爲宗總羣樂而居妙應清角之高節發號鍾之雅調處躁靜之中權執疎密之機要過浮雲而散彩揚白日以垂耀爾其狀也龜腹鳳頸熊據龍旋戴曲履直破觚成圓虛心內受勁質外宣磅礴象地穹崇法天候八風而運軸感四氣而鳴絃金華徘徊而月照玉柱的歷以星懸　虞世南琵琶賦曰尋斯樂之惟始乃絃鼗之遺事弦秦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深致爰有達人演茲奇器參古今而定質凝神明而摛思慰遠嫁之羈情寬絕域之歸志既而班爾運能鈞繩相設求嘉木於五嶺取殊材於九折拆文梓以縱分剖香檀而橫列木本貞柏盤

根錯節或散錦而花開或絲縈而綺結徒觀其爲狀也則衆形斗極殊姿巧製隨良璞之修短任規模之巨細既異材而合體亦利方而就銳惟適道以從宜故無取乎凝滯若乃聲備角商韻包宮羽橫却月於天漢寫迴風於洛浦始聞絃之旣調乃長弄而徐撫應緩步之疎節隨輕身之妙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觀金谷之宴仲容暢竹林之聚宛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小苑而春花游上蘭而藉野泛滄波而轉鷁息長松而繫馬臨清流而揮絃與殊方而俱寫音則抑揚嘈囋聯綿斷續纖餘雙鶴之吟清壯三秦之曲望高山之遥翠見西河之始綠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

樂部七 簫 竽 笙 篪 管 觱 笛 篴 笳 箛

簫一

原 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古之善吹簫有秦女弄玉僊人蕭史(見列仙傳) 漢元帝(能吹簫見漢書) 靈帝(見後漢書) 爾雅曰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 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均管簫參差之音又曰從以簫管 增 周禮春官小笙師曰小笙師掌吹簫 易說曰夏至之樂補以簫簫長尺四寸 春秋說曰夏至作樂聞簫笙 原 三禮圖曰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彊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彊 又曰無底者謂之洞簫 博雅曰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五經通義曰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 蔡邕月令章句曰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蠟蜜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而成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增 漢志孔光奏曰簫工員一人不可罷 隋志曰簫竹之屬十六管長二尺 原 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郭象注曰籟簫也) 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 增 秦子曰一人吹簫長

短皆應【原】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簳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　尋陽記曰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嶺城每天欲雨輒聞鼓角簫笳之聲【增】文獻通考曰唐樂圖所傳之簫凡十八管取五聲四清倍音通林鐘黃鐘二均聲而梁部用之　又曰景祐樂記教坊所用之簫凡十七管一飲樂十字記其聲然清樂所用十七管其聲法不同故兼存之宋樂有唱簫各二人和簫十人亦一時制也　陳氏樂書曰荀卿云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之爲器編竹而成者也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　玉海曰皇祐二年教習音律所言奉詔依樂書造洞簫成詔令與底簫竝用　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廟登歌簫二宮縣樂簫十有司攝祭宮縣簫八　又曰元簫制如笛五孔排簫編竹爲之十六管闊尺有五分黑捻金鑾鳳爲飾鍮石釘鉸以黃絨紃維於人項左右復紅絨條結　又曰明製簫式以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管圍三寸管上開竅名曰山口吹竅前五孔後一孔南雍志音樂考云吹法氣麤則聲大而滯氣緩則

聲啞而散吹噓匀則聲雅而澹空下一孔則爲四爲大按後一孔則爲工爲哉按上二孔則爲尺爲宣空下三孔則爲上爲聖餘倣此

簫二

【增】通禮義纂曰伏羲作簫十六管　事始曰女媧造簫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爲律伶倫制十二簫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鐘之宮故黃鐘宮律之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簫）【原】風俗通曰按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三尺　傅子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劣古矣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乃教弄玉作鳳臺一旦夫妻同隨鳳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于雍宮世有簫聲云　呂覽曰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爲之野音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　史記曰周勃常爲人吹簫給喪事　漢書曰元帝多材藝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　又曰元帝爲太子體不安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之太子宮讀誦奇文字太子喜褒洞簫賦令後宮讀頌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三年人發張駿冢得玉簫【增】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下而

還休兵皆上道權與呂蒙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鼓吹驚怖不能復鳴簫唱甘寧拔刀欲破之于是始作之　文獻通考曰唐明皇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覲獻白玉簫管數百陳于梨園。又曰唐李沖所傳之簫凡二十三管雖制作不同亦一時之制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憲宗二年八月樂工李明昌許政等五十人見於行宮明昌等各執簫笛等于帝前奏之曲終復令奏之凡三終

簫三

【原】七數　九成（易通卦驗夏至之樂以簫鄭元注曰簫亦管也形似鳳翼火禽也火數七夏至時又火用事下詳前一）　帶牙　編竹（上見王褒洞簫賦下詳前一）　象鳳　致鶴（三詳前二）　魚戢　鳳飛（上見王褒洞簫賦下詳前二）　翦宅張　墓（葛洪神仙傳薊子訓少嘗仕郡人莫知其道三百餘年容色不老及死殯之宿昔棺中然作雷霆音光照宅宇見棺蓋飛在庭中棺內無復人但餘一履耳須臾聞陌上有人馬及簫鼓聲下詳前二）　越宮　吳市（上詳前二史記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中）　君子聽　玉女吹（見上樂總一弄府詩王女坐吹簫）　折楊柳　采竹鋒（短簫有折楊柳之曲慈母山）　（詳前一）武若雷霆　仁若凱風（竝詳王褒洞簫賦）

【增】鳳管　鶴乘（洞冥記帝嘗夕東望有青雲焉俄見雙鵠集于臺上有頃化為神女舞于臺下握鳳管之簫　天中記唐武后謂張昌宗為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衣吹簫乘鶴徘徊庭中如仙去狀）　善應　交鳴（陳氏樂書簫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交蓋應十二

律正倍之聲也）　細器　餘音（孔帖書注云見細器之備下詳前二）　通五均　凡三種（文獻通考讌樂之簫凡二十一管具正均七聲左清倍右濁倍通五均焉世俗之樂也　又曰景祐樂記十三管之簫凡三種鼓吹部用之）　絨絛結　綬帶垂（元排簫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元雲和部有簫管四斷竹為之長尺有四十七孔亦號長笛有綬帶下垂）　聲所由生　管置不用（文獻通考舜作十管簫長尺二寸所以應古之數聲之所由生也又曰郭璞大簫二十三管小簫十六管蓋二十四管備律呂清濁之習先王之制也十六管兼十二律四清而為之豈古制故今教坊所見長五六寸十六管有底而四管不用非古人制作之意也）　比竹而成　單吹之樂（又曰郭璞謂簫一名籟廣雅亦曰籟謂之簫蓋簫籟比竹而成一聲猶夫天地之籟雜風竅而怨讀也又曰短簫鐃歌單吹鼓吹之樂也廣樂記有二十一管書符簫鐃笑簫吹部用之豈短簫歟其曲有悲思翁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元雲朱鷺之類是也何承天謂黃帝使岐伯作之以揚德蓋有所受歟崔豹古今注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樂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清　七音三倍（上詳前一文獻通考二十一管濁取七音而三倍之雍熙部所用）　五聲四

簫四

【原】【詩】梁劉孝儀詠簫詩曰危聲合鼓吹絕弄混笙篪管籥知氣促釵動覺唇移仙史安爲貴能令秦女隨

【增】梁張嵊短簫詩曰促柱絃始繁短簫吹初亮舞袖拂長席鐘音由簾颺已落簷尾聞復繞梁塵上時屬清夏陰恩蟬亦非望　唐李嶠詠簫詩曰虞舜調清管王褒賦雅音參差橫鳳翼搜索動人心　宋梅堯臣聽文都知吹簫詩曰虞舜已去蒼梧野秦女驂鸞無復下簫管人

閒不解傳帝樂部中能亦寡欲買小璪試教之教坊供
奉誰知者晏識文公始致來勸接賦生宜強且乃呼側
坐吹一曲驚顧頓嘶堂下馬吾妻閨中聞不開稚女振
簾笑嬌妊未敢多聽便遣還贈飲單盃向身瀉　元郭
鈺無題詩曰游絲風媛颭飛花窈窕簫聲隔彩霞畢竟
神仙難換骨自分丹火煮胡麻
原賦漢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於江南之
丘墟洞條暢以罕節標敷紛以扶疎徒觀其傍山側則
嶇嶔巋崎倚巇迤㠥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連
延曠蕩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經萬世而

不遷翔風蕭蕭經其末迴江流川溉其山朝露清冷而
隕其側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鵠娛優乎其下春
禽群嬉翱翔乎其巔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元猨悲嘯
搜索乎其間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喧幸得謚
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
自然於是般匠施巧夔襄準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若
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㘉而將吟兮行鍖
銋以和囉風洪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翩綿連以
牢落兮漂乍棄而為它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
和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汎濫并包吐兮若慈父之畜子

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瘱於計反順叙卑逖若孝子之事父
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
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憒其仁
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
摋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以
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
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彊
獻反仁恩兮嘽喭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
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
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慧兮桀跖鬻博儡以頓悴

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或留而不行或行
而不留惆悵瀾漫亡耦失疇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
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撇涕抆
淚其奏懽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
蚸尺蠖跂行喘息魚瞰雞睨垂喙宛轉瞪瞢忘食況感
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增唐人洞簫賦曰南國
之紀兮江水深中藏藂兮天姥岑試一望兮見簫筦參
差碧雲飄其正色白日出其重陰每含和以自守雖歲
寒其莫侵于是乃使夫匠人陵晶森明幽窅攀重蘿閱
豐篠或截枝之龍質擬銜花之鳳鳥作為洞簫其聲窈

窕曚瞽之士純精所至尤滂滂兮無管浩紛紛兮縱肆纖指斂手隨抑揚之虛滿曲折等分任吹噓而戀淳爾其爲樂也則龢羅稽諧而逸其爲苦也則瀏漂洌清而悴或噲屹以相從復淋漓而遠被有若層山抱古而晴獨巨海涵虛而夕泣是以君子聽之載其平粹及乎弄玉既好蕭史亦出登翠檻之巍峩結紅羅之婉蔚楊葉鮮吹荷花浴日對吟空澗之情復感神仙之術若翔若止心中定矣若反若墜不遺其類趣從容以向空乍猗那以内闓信大雅之紆直繹茲聲之開塞匪天地兮同和孰能與夫偕極

笙一

原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故曰匏笙亦是也其中空以受簧也　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聲　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晉(靈王太子見列仙傳)　董雙成(見漢武內傳)　漢桓帝(見東漢記)　魏杜夔(見魏志)　增 唐太和中有尉遲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漢恭恭子名寶師(其)傳父藝今在陝州　毛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又賓筵曰籥舞笙鼓　尚書曰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周官曰笙師掌敎吹笙　禮記曰絲匏笙簧會守樹鼓　又曰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竽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鄉飲酒曰笙入奏南陔白華　儀禮曰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謂三終也)　增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曰吹笙鼓簧中心翱翔　增 隋志雅樂器二十匏之屬二一曰笙　唐志宮懸登歌樂器七曰匏爲笙爲竽爲巢大笙也爲和小笙也　原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太簇之器　又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　尸子曰尚容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于樂有是也　增 劉子隨時曰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　又專學曰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時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奕敗矣非奕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　文獻通考曰唐九部樂有胡蘆笙宋至道初西洶蕃諸蠻入貢吹瓢笙豈胡蘆笙耶　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則美在其中鐘而爲宮蓋所以道達沖氣律中太簇立春之音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大樂器有大笙小笙　又曰金太廟登歌樂器巢笙二和笙二宮縣樂器巢笙竽笙各十有司攝祭宮縣巢笙竽笙各八　又曰元巢笙和笙皆十九簧以

班竹爲之登歌用巢笙四宮縣用巢笙十和笙宮縣不用惟登歌則用四　又曰明笙式以紫竹爲之簧用響銅薄片鵲舌尖頭

笙二

原世本曰隨作笙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　說文曰舜祠之下得笙白玉爲管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魏志曰杜夔字公良爲協律都尉文帝令夔于賓客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遂黜免　增武夷山誌曰武夷君命宋小娥運居巢即大笙也　續仙傳曰謝元卿遇神仙吹叢霄之笙　陳氏樂書曰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又自制大笙上之太樂今太常笙濁聲十二中聲十二清聲十二俗呼爲鳳笙孟蜀王所進樂工不能吹雖存而不用　玉海曰景德二年修樂器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于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天顯三年唐遣使進紅牙笙　又曰元中統間回回國進興隆笙以竹爲簧有聲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濁

笙二

原珠垂　玉振潘岳笙賦咻珠在咻若御若垂王廙笙賦曄金青而玉振　離鴻　別鶴潘岳笙賦撫嘹奇險嬰嘤關闗若離鴻之鳴子也王廙笙賦親咻遠益發山遂鞞發千里之長思詠別鵠于路波　通氣　和神蔡邕月令章句季秋之月上丁入學習吹所以通氣也　達陰陽　移風俗　雅簧　名器下三禮圖七　間錯　同磬　增鳳巢　鵠管　紅牙　紫竹　七星　九曜　義管　閏餘　母匏　合竹　曲沃匏　汝陽篠

笙四

原吐鳳音張衡南都賦　作鳳鳴列仙傳　錦衣吹　赤衣吹　桓帝善笙　鳳凰吹　丹蛟吹

（蛟吹笙文 豹鼓琴）赤松吹笙（土虞各 都賦）增 飄飄伊洛（南史謝向傳謝孺子宴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王彧孺子 姑之子也嘗與孺子登桐臺孺子吹笙彧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十五愛吹（唐李白詩仙人十五愛 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十二月笙（文獻通考後周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 笙每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夔駁譯曰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深恐 鄭聲亂雅未合古制竊謂不可帝納之）十七管笙（又 曰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 通黃鍾二均聲清樂用之）十二管（又曰唐樂圖所傳 十二管之笙讌樂 用 之）

笙五

原 詩 梁陸罩詠笙詩曰管清羅袖拂響合絳唇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所美周王子昊羽一參差 沈約詠笙詩曰彼美實枯枝孤篠定參差鵾雞已嘲哳鳧下復林離本期王子宴寧待洛濱吹 唐楊師道詠笙詩曰短長插鳳翼洪細摹鸞音能令楚妃歎復使荆王吟切切孤竹管來應雲和琴 增 唐李嶠詠笙詩曰懸匏曲沃上孤篠汶陽隈形寫歌鸞翼聲隨舞鳳哀歡娛分北里純孝即南陔今日虞音奏蹌蹌鳥獸來 劉希夷嵩岳聞笙詩曰月出嵩山東月明山益空山人愛清景散髮卧秋風風止夜何清獨夜草蟲鳴仙人不可見乘月近吹笙絳唇吸靈氣玉指調眞聲眞聲是何曲三山鸞鶴情昔去落塵俗願言聞此曲令來卧嵩岑何幸承

幽音神仙樂吾事笙歌銘風心 劉禹錫秋夜安國觀聞笙詩曰織女分明銀漢秋桂枝梧葉共颼颼月露滿庭人寂寂霓裳一曲在高樓 郎士元聽隣家吹笙詩曰鳳吹聲如隔綵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疑有碧桃千萬花 鍾輅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曰月滿緱山夜風傳子晉笙初聞盈谷遠漸聽入雲清杳異人間曲遥分鶴上情孤鸞驚欲舞萬籟寂無聲此夕留煙駕何時返玉京唯愁音響絕曉色出都城 李商隱銀河吹笙詩曰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羈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原 賦 晉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綿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剔生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或案衍夷靡或竦踴剽急或既往不

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背驗鋒鉦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何以虛諡爲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　王廙笙賦曰其制器也則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懸崖之絕嶺遊崴嵬以崇高延脩頸以亢首厭瑤口之陸離鏤雲蛟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鉛鍾內藏合松蠟以密際糅彤丹以發光　夏侯惇笙賦曰嗟萬物之殊觀莫比美乎音聲總衆異以合體匪求一以取成雖琴瑟之既麗猶靡尚於清笙爾乃採桐竹剪朱密摘長松之流肥咸崑崙之所出抑揚噓吸或吻或吹摩拈挹按同覆互移初進飛龍重繼鵾雞振引合和如潰如離若夫纏綿約殺足使放達者循察通豫平曠足使廉規者棄節沖靈冷淡足使貪榮者退世開明爽亮足使慢惰者進竭竝衆樂之能倫邈奇特而殊絕

陳顧野王笙賦曰聲流洛渚器重汾陽協歌鐘於宿夕詠月扇於邃梁同離鴻於流徵會別鶴於清商

增　唐李百藥笙賦曰婉婉鴻驚喈喈鳳鳴或異殊而競響乍孤轉而飛聲清則混之而不濁濁則澄之而不清實當無而應有因虛受而徐盈緐奕多緒紛綸難狀抑之則徘徊綿密申之則散朗寥亮始掩斂以夷靡終優游以怡悵隨流涕而煦愉應徵羽而悽愴挫玉簫之清管息瓊篁之虛唱落遺響于梁間墜纖腰於掌上既而重門半掩高宴將終飄餘音于霄漢遏嬌韻于房櫳遠而聽之若遊鸞翔鶴嘹唳飛空近而察之譬瓊枝玉樹響亮從風信絕俗之神解何變態之無窮

增　頌　元王褘興龍笙頌幷序曰惟世祖皇帝統一函夏功成治定乃肇置大樂以用諸朝廷其器有曰興龍笙者實上所自作或曰西域之所獻而天子加損益焉者也其制爲管九十列爲十五行每行縱列六管其管下植于匱中而匱後鼓之以韛自匱足至管端約高五尺仍鏤板爲鳳形繪以金采以圍管之三面約廣三尺加文飾焉凡大朝會則列諸軒陛之間與衆樂並奏每用樂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韛以達氣出聲以叶衆音而樂之奏成矣其制之宏鉅歷古所無誠足以章顯功德

垂諸永世而學士大夫顧未嘗摛藻抜辭以形容盛美非闕典歟臣愚不揣微賤輒爲之頌雖不敢儗諸時邁執競桓賚之列蓋庶幾漢世樂府之遺意焉其詞曰巍巍聖元龍興朔土於皇世皇誕統區宇南詟北讋東賓西旅聿昭聖文丕布神武寶曆是膺玉燭爰撫德麗功隆超軼今古乃章功德乃立樂府乃作雅笙厥制維鉅嶰谷掄材后夔審矩列管九十如簫斯豎管以匱植匱由韛鼓韛動氣應手按聲吐挹抐掀掄牽連絡組高五尺餘廣三尺許黃鐘本宮甤賓叶呂清不過商細不逾羽鸞聲振厲鳳韻紆紆妙音之達簫篸容與有如臣子仰事君父巨聲之暢雄渾包溥有如圓穹覆冒海寓抑揚合調開闔諧諧唱和章夏導揚韶濩大音斯完神人樂胥王會之辰穆穆帝所天臨黼座雲映華纓仙仗既班大樂爰舉牛于玉戚崇牙龍虡鐘鏞琴瑟亦有柷敔於維茲笙獨貫樂部鈞天普奏九成成序四靈畢來百獸率舞吚哉斯制哇俚淫蠱笙篌箏築於律何取侯今之制孰寧敢伍微臣作頌適配有賚於萬斯年仰慤皇祖

簧一

增 說文曰簧笙中簧也女媧作管中金鍱 詩曰吹笙鼓簧 三禮圖曰雅簧上下各六 文獻通考曰唐樂圖簧以線爲首尾直一線一手貫其紐一手鼓其線橫如口中呼吸成音直野人之樂耳 又曰民間有鐵葉簧削銳其首塞以蠟蜜橫之於口呼吸成音豈簧之變體歟

簧二

原 女媧作 飛瓊鼓 世本宋均注云女媧黃帝臣也 下見上樂總一 君子執 詩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樂師調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簧 作鍱 說文詳一 裁銅 潘安仁笙賦裁熟簧 注云以熟銅爲之 巧言 詩巧言如簧 竝坐 又曰竝坐鼓簧 在口 蔡邕賦思在口而 發脣 爲簧 陸雲詩鳴簧發丹脣 末 [illegible] 友 舒憂 得友 楚詞閔殷憂以舒憂 夢得簧者得友 [illegible] 增 爲節 [illegible] 振幽 又 [illegible] 凝銀 隔水 [illegible] 宋黃庭堅詩吹笙隔水奏 笙簧 [illegible] 鐵葉 蠟口 前一詳

簧三

原 十三 儀禮注云笙十三簧 十九 爾雅大者十九簧 瑤池鼓簧 笙一見上 程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 石室鼓簧 神仙傳王遠入石室發篋有五舌簧三枚遠自取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人對共鼓之也 增 宮管在中 宋陳氏樂書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則樂之有簧有宮管在中 有笙中簧非笙中簧 又曰莫非簧也有笙中之簧有非笙中之簧鹿鳴吹笙鼓簧 莊子言鼓笙中之簧也君子陽陽左執簧巧言曰巧言如簧非笙中之簧也

笛一

增釋名笛滌滌然也　說文曰七孔筩也羌笛三孔

原廣雅曰籥謂之笛有七孔　笛之所出有雲夢之竹(見魏文與吳質書)衡陽之幹(見宋玉笛賦)柯亭之竹(見伏滔長笛賦序)古之善吹笛者有馬融(見融自序)遊楚(見魏志)宋禕(見世說)子野及奴顧(見語林)曲名有折楊柳梅花落等

增唐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大中以來有王六六王師簡亦妙手也(見樂府雜錄及文獻通考)　後世有長笛有短笛有義觜笛義觜笛如橫笛而加觜西涼樂也(見宋考)

原晉書云按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音故諧音皆受鐘磬之均至於饗宴殿堂之上不懸鐘磬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絃歌皆從爲正也

增隋志雅樂器竹之屬三曰笛　唐志宮懸登歌樂器八曰竹爲笛

原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也(按宋玉有笛賦玉在楚非漢也又馬融長笛賦云近代雙笛從羌起)　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

增樂纂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爲上使聞之者壯勇絲竹不可用也慮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　甘澤謡曰唐樂工許雲封工笛自云學於外祖李牟貞元初韋應物爲和州牧語之曰我有乳母子名千金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舊吹之笛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

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實未期而伐則其音泛泛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敵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游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清響異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　其巳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信汝鑒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變一疊未盡劃然中裂韋公驚歎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續文獻通考曰遼大樂器有長笛尺八笛短笛　又曰遼散樂以三音該三才之義四聲調四時之氣應十二管之數截竹爲四竅之笛以叶聲音而被之絃歌三音天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曰入　又曰金太廟登歌樂器笛二宮懸樂笛十有司攝祭宮懸笛八　又曰元羌笛制如笛而長三孔龍笛制如笛七孔橫吹之管首制龍頭銜同心結帶

笛二

增史記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崑谿斬而作笛吹之作

鳳鳴 原 伏滔蔡邕長笛賦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故有
長笛賦傳之耆艾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
於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爲椽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
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 魏略曰游楚好音樂畜笛
每持以自隨 續搜神記曰合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
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嘗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
絃節之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即移去
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猶存焉 晉中興書曰帝
舅王愷嘗置酒王導王敦俱往女伎吹笛小失聲愷怒
使令黃門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 傅子曰列

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 世說曰王子猷聞桓
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于岸上過船中客有識之者云
此是桓子野王使令人與相問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
奏桓爾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爲作
三調弄畢便去客主竟不交言 俗說曰宋褘是石崇
伎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
篤羣臣進諫請出宋褘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
得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
即與之 又曰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善吹笛謝死阿
妃誓不嫁郗曇時爲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爲妾阿

妃終身不與曇言 幽明錄曰永嘉中太山民巢氏先
爲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隨婢還家
不使人見與婢宴飲輒吹笛而歌歌云閑夜寂已清長
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增 文獻通考曰
天寶中明皇命紅桃歌貴妃梁州曲親御玉笛爲之倚
曲 唐志曰寧王善吹橫笛 唐書曰文宗時朝霞以
善吹笛進上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上旨
由是有寵 唐國史補曰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
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
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于岸呼船請載既至

請笛而吹其聲清壯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辟應指
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 又曰李牟秋
夜吹笛于瓜洲舟檝甚隘初發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
風颯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 青瑣
高議曰范敏下第往鄆州訪故人暑月夜行至一田舍
遇一婦人自稱唐莊宗內樂部笛首爲敏吹笛敏問其
曲云名清秋月莊宗自製者也帝最愛月夜自橫笛吹
數曲故爲曲名明視之則一孤塚也 宋遯齋閒覽曰
余靖知桂州時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
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遣視乃自大柏木中出也

伐取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後數年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其木紋理正如人月下吹笛象雖善畫者莫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　靈怪錄曰太原姚康成奉使汧隴假邢某舊宅就寢後見三人賦詩其一長細而黃面多窗孔詠曰當時得意氣填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候曉視之乃見破笛一管

笛三

原　奇寶　良幹 宋王銍賦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事遂兮　李尤笛銘刻削長幹三孔緒長流激暢壯士抑揚　昭華琯　柯亭竹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笛長二尺三寸六孔銘曰昭華之琯 下詳前　攄憤

滌邪 蔡邕笛賦寞而鼓兮無所騁兮夫何蕭諸兮以悲兮心窮忽以以攄憤伊目　下鐘鎛而一揚飛鵰賦今夫何以之慘兮類以慘悲兮撫長笛以攄積兮

諭意　暢神 馬融長笛賦可以寫神論意可以致遠　志韋之事竹與遠事可以伏羲笛賦天籟遂可惟笛之所寄之以寫之以暢其神宗之以暢其雅鶴以通鼓之

朗　清　哀 馬融長笛賦直長笛而起聲孔雅也是以養情聲起而朗清詩長笛起皓孔以愛賦而清之惟哀聲漸也於老莊之說 雜引

介也　晉陵（?）總督越聞情未鳴蓋以出聲而晨（?）眾清哀　奇曲 令狐約宋王晉書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勖奏笛鍾以中書和

中書令宋玉　笛華　寫神　怡

志 誠於所以禁止也伏以緇申子孫十韻以城寨奇也　詳于 禁伏歌叫淹而寨寄曲　志足以詳怡志保身無四德而稱賦以流協而德宣　寫神

上下見詳馬融長笛賦故名流而歌意宣窮

水龍鳴　雲禽婉　上下見詳馬融長笛賦　納雅正　雪垢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　笛　十三

洋 上詳前可以溉盥污濊澡雪垢滓　馬融長笛賦　離南楚　出西涼 宋玉長笛

賦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爲時保兮絕鄭之遺　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　李尤笛銘出自西涼

流暢清高　三孔　一弄 上詳前　下詳文詩三一　長短　濁清 古歌詞長

笛短笛詳後　下鄭和律呂下詳合律　合律呂　吟清商 古歌詞云笛奏曲由

笛宜合律宜見宋玉笛賦　詠新詩　吐清氣 梁徐勉詩之悲聲師繁聲新響

晉陸機詩新聲長笛　吐清氣　悲鳴發聲飛清聲

嵇康賦寄之古援之遊　向秀聞　馬援和 思舊

向秀思舊賦今武人有吹笛者發音寄響嘹喨追想夢遊宴之好悲舊

吹笛援南征所作上見馬融長笛賦壯士之悲宋

作之歌以和洛客　歌壯士　和洛客

和之 竹　合妙意　奮玉手 又曰合妙意以使王公奏之以爲笛徒

賦勇奏鬪　又曰延長　京房識律　列和合調

京房宇君明識音律本四孔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　笛　十四

其一君明所加清音律之義

作樂者均高下清濁之調以何和曰若

二關鍵者清濁聲當因以列之二笛不知

傳聲曰聲曰因名曰因和時合樂

皆然也　三尺九　伐雲夢竹　取高遷椽

笛四也音　笛長二尺因此三　調曰笛之吳與業

審經緒　衛之竹以笛　蔡邕傳竹以東　曾尚吾以爲

異聲有　聞之書第十下六之竹樓亭之竹昔　尚書笛取用用

果有之　晉書笛之竹爲法龍二　今人

增 霜筠　煙竹　之煉東書　下雲夢之竹　律笛爲前

四竅　七星 上詳前　吹之十孔 下詳　調樂　一用也之　今之孔七孔星笛古羌之人

長笛律呂之爲調度合鐘聲之內均用各有長也

短笛一定　詳後

成因　律爲調之合樂均成有用之時

竹式元題人百首笛詩之　猿臂　鶴骨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稹有題長笛詩

一聲　數曲 唐趙嘏詩長笛一聲人倚樓　元稹詩數曲新詞

霜逐　風飄 古詩一聲飛入霜逐雲　杜甫詩清水滿空

俗得新翻數曲　風飄

律呂相和切月傍開山樂處明

變態

異聲 樂纂唐元宗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當時皆以為新異其將變態日增因有犯調即令之所尚也下詳取高遷樣主

龍頭

義觜 文獻通考橫吹自北國梁橫吹曲曰下馬吹笛是也今教坊用橫八孔鼓吹世俗號為龍頭笛笛首為龍頭綴帶下垂下詳前一

尺八

合拱 宋洪容齋隨筆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住洛南回向寺一老僧令于房內取尺八來乃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于元宗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呂才傳貞觀初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擇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乃見于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博異志賈客呂鄉筠曾于中春夜泊舟于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見一老父棹舟而來遂于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如常人所蓄其一絶小如細筆笛筠卿請老父一吹老人曰其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弱其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老身與朋輩可樂者試為子吹之不知可否

一曲否言畢援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瀁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暗舟人大恐老父遂止

鏡湖月

洞庭波 樂府雜錄開元中李謩工笛後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謩吹笛謩為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岑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韻來隱耳政即以謩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謩謩吹之竟不能聲即拜謝以求其去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下詳合拱注

西涼樂

東海龍 上考索詩一朝宋志有玉笛長尺有九寸其聲清亮云海東龍所獻

折楊柳

落梅花 文獻通考大橫吹小橫吹以竹為之笛之類也漢晉以後有折楊柳等十四曲樂府雜錄笛羌樂也有落梅花曲

合五聲

叶六律 文獻通考後世雅笛之制非五竅而合五聲必竅而為六以叶六律傳緯有六孔之說豈推笛煆古扎論笛之良不過衛陽之篪也故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焉蓋無異于伶倫籥嶰谷雌雄之竹以為律

呂也

軍中樂 路傍愁 上司馬法詳前樂纂橫笛小篪也梁朝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

聽鷓鴣 吹阿濫 唐許渾聽吹鷓鴣詩金谷歌傳第一流鷓鴣清怨碧雲愁夜來省得曾聞處萬里月明湘水流鷓鴣笛曲名賀方回長短句待月上潮平波灩塞管孤吹新阿濫

龍頭鳴 孤城起 文選羌笛隴頭鳴杜詩孤城笛起愁

占盡江月 飛盡庭梅 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歌曰鴉聲五更隨指葉水中龍應行雲絶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唐戎昱聞笛詩入夜思歸切笛聲寒便哀愁人不願聽自到枕邊來風起塞雲斷夜深關月開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

師曠得雄 宋意得雌 均詳合五旁注

笛四

【對】似龍鳴 見馬融長笛賦　類鵾鳴 蔡邕瞽師賦何此聲之悲痛愴然淚以悽惻類離鵾

之孤鳴起嫠婦之哀泣

應律 馬融笛賦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應律

依律 荀勗問協律列和曰作笛為可依十二律十一笛令一孔依一律於和曰樂廂長笛尾長四尺三寸令若取其下徵之聲於法滿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分有餘和昔日依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亦總不能得一孔應律也

【增】偷吹玉笛 楊妃外傳明王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張祐詩云梨花小苑無人見偷把寧王玉笛吹

鐵笛 文獻通考鐵笛之制未知所起今民間往往有之

玳瑁笛 天中記宋嘉祐中王時欲定大樂寄就成都旁盛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

傘柄 元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詠詩傘柄學鐵笛宮門自斷琴

笛五

【五言】詩陳周弘讓賦得長笛吐清氣詩曰商聲傳後出龍吟欝前吐情斷山陽含氣咽平陽塢邊騎爭北歸偏知

別鄉苦羈旅情易傷零淚如交雨　賀徹賦得長笛吐清氣詩曰胡關氛霧侵羌笛吐清音韻切山陽曲聲悲隴上吟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方知出塞苦不惮武溪深　隋姚察賦得笛詩曰作曲是佳人製名由巧匠鶗絃時莫竝鳳管還相向隨歌響更發逐舞聲彌亮宛轉度雲窗逶迤出䌤帳長隨畫堂裏承恩無所讓　劉孝孫詠笛詩曰涼秋夜笛鳴流風韻九成調高時慷慨曲變或淒清征客懷離緒鄰人思舊情幸以知音顧千載有奇聲　增唐李嶠詠笛詩曰羌笛寫餘聲長吟入夜清關山孤月下來向隴頭鳴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行觀向子賦坐憶舊隣情　李白金陵聽韓侍御吹笛詩曰韓公吹玉笛倜儻留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韻渡江去天涯安可尋　又清溪半夜聞笛詩曰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　又清夜洛陽聞笛詩曰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丁仙芝剡溪館聞笛詩曰夜久聞羌笛寥寥虛客堂山空響不散溪靜曲宜長草木生邊氣城池泛夕涼虛然異風出彷彿宿平陽　岑參秋夜聞笛詩曰天門街西聞擣帛一夜愁殺湘南客長安城中

百萬家不知何人夜吹笛　于鵠舟中月明夜聞笛詩曰浦裏移舟候信風蘆花漠漠夜江空更深何處人吹笛疑是龍吟寒水中　孟郊楚竹吟酌盧虔端公見和湘弦怨曰握中有新聲楚竹人未聞識音者謂誰清夜吹贈君昔為瀟湘引曾動瀟湘雲一驚鳳改聽再驚鶴失羣江花匪秋落山日當晝曛衆濁響雜沓孤清思氛氳欲知怨有形願向明月分一掬靈均淚千年湘水文　杜牧寄珉笛與宇文舍人詩曰調高銀字聲還側物比柯亭韻校奇寄與玉人天上去桓將軍見不敎吹　又寄澧州張舍人笛詩曰髮匀肉好生春嶺截玉鑽星寄使君檀的粲時痕半月落梅飄處響穿雲樓中威鳳傾冠聽沙上驚鴻掠水分遙想紫泥封詔罷夜深應隔禁牆聞　劉滄江樓月夜聞笛詩曰南浦蒹葭疎雨後寂寥橫笛怨江樓思飄明月浪花白聲入碧雲楓葉秋河漢夜闌孤雁度瀟湘水闊二妃愁髮寒衣濕曲初罷露色河光生釣舟　元薩都剌江上聞笛詩曰江上何人吹竹笛水淺沙寒龍夜泣鮫人水底織冰綃灑淚成珠露華濕銀河耿耿波茫茫雁奴打更沙溆旁更深繡被夜寒重明月梅花滿地霜

原賦楚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榦

罕節筒枝之叢生也其處磅𥗋千仞絕谿陵阜隆崛萬
丈磐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師曠將爲陽春
北鄙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
得其雌焉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
長頸奮玉指摛朱脣曜皓齒赬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
流徵歌伐檀號孤子　後漢馬融長笛賦曰融既博覽
典雅精核術數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爲督郵無留
事獨卧郿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相和融去
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其辭曰惟籦籠
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臨萬仞之石

溪是以間介無蹊人跡罕到猨蜼晝吟鼯鼠夜叫於是
放臣逐子棄妾離友攢乎下風收精注耳㸌襄比律子
野協呂十二畢具黃鍾爲主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
何其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律
呂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弦更興繁手累發密櫛
疊重上擬法於韶箾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淥水下采制
於延露巴人於時也綿駒吞聲伯牙毀弦瓠巴聑（下抉反）
柱磬襄弛懸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
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
當邁使易持京房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

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陳傅縡笛賦曰貞雲
翠節冒霜停雪江潭鷹竿巴人所截五音是備六孔斯
設殊響抑揚似出平陽曲疑高殿聲幽洞房既逐舞而
迴袖亦將歌而繞梁忽從弄而危短乍調吹而柔長於
是時也趙瑟輟謳齊竽息唱見象筵之悅耳聽清笛之
寥亮　增唐人（名失）笛賦曰南隣退食兮北里朝迴門列
長戟兮庭張吹臺珠簾半掩兮錦筵四開娥眉度止兮
寶笛爰來御主人與愛客俯珍羞及玉梧柔指斜據丹
脣上列引氣內塡流音外泄更微迭盛將聯復絕及乎
和暢乎施百志熙熙拂怨爰作萬夫瞿瞿協宮商以節

宣隨應變以牢落俾簫不獨舞鳳瑟不獨躍鱗嘯無以
振木歌無以驚塵諒飛動之咸運豈金石之足倫　唐
梁洽吹竹學鳳鳴賦曰鳳惟應聖竹乃無情何截彼嶰
谷之節而吹象昭陽之聲音韻既生訝嗈嗈而成響宮
商間起若鏗鏘以和鳴昔黃帝揆日伶倫制律將分天
地之氣以正陰陽之術選碧鮮西域而非妙得厚均崑
山而無匹既剪既伐玉潤之姿是分以嘘以吹金咮之
聲斯出貫時之容未改作瑞之恩孔將呼吸兮斷而復
續疾徐兮抑而更揚散漫于叢篠之間疑郊藪已集飄
流于芳林之際謂庭梧來翔此音既舉彼德可序間軫

宮而引商若命儔而嘯侶遂使審音之士覩孤管而生疑考祥之人向高岡而延佇　又笛聲似龍吟賦曰笛爲樂兮人所吹噓龍爲神兮天泉是居何音聲之酷似而性質之本疎乍從容而寥亮究律呂以精粹伊滿堂之咸驚疑在田之忽至淒清韻起方將樂以忘憂想像雲生實曰物從其類徒察其含聲奔于激濁揚清如泉水之或躍疑御日以飛聲象乎鼉有蓬蓬之鼓疑乎鳳有噦噦之聲高下自乎氣洪哀應乎手曲引如變于雲霄霧雨若集其前後劉累聽之而欲豢葉公聞之而反走非影響以因依實混合于妙有

管一

【原】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而牙故謂之管從竹官聲琯者古者有五管焉　【增】毛詩曰嘒嘒管聲　禮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　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原】爾雅曰大管謂之簫其中謂之篞少者謂之篎（郭璞注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之如篪六孔舊說舍人曰大管者聲大故曰簫簫者高也中者聲相密故曰篞篞者容也小者聲音清妙也）　周禮春官少師曰少師掌教簫管（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凡謂管如篪而外併兩而吹之）　又曰孤竹之管于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于宗廟奏之（鄭元云孤竹竹特生者也

孫竹竹枝根末生者也陰竹生山北）　樂法圖曰吹主冬律冬律主黃鍾聖人承天樂用管（宋均注曰管黃鍾九寸管也）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調則律曆正　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　廣雅曰管象篪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　風俗通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　【增】唐志宮懸登歌樂器八曰竹爲管　文獻通考曰唐之七星管其狀如篪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橫以吹之旁一竅幎以竹膜而爲助聲　宋陳氏樂書曰樂以木爲末竹爲本古者以候氣律管截而吹之濁倍其聲爲堂下之樂頭管所以和衆樂之聲以其探本故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頭管以竹爲管卷蘆葉爲首竅七又安和部有羌管二其制未詳　又曰明迎膳等樂器各有頭管

管二

【增】文獻通考曰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于帝嚳令咸黑吹苓展管亦因是也　【原】大戴禮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　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管漢章十二年零陵營道縣舜祠下得笙一白玉管則古者又以

玉爲管矣　【增】文獻通考曰昔管寧華歆友善嘗共鋤園得金管一寧以鋤揮之與瓦礫無異　又曰唐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楊柳枝新傾盃二曲　又曰唐劉係作七星管　桂苑叢談曰咸通中丞相李蔚自大梁移鎮淮海嘗搆池亭目曰賞心有小校薛陽陶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蘆管歌篇一軸次出其管兹亭奏之其管絶微每于一筩篥管中常容三管　文獻通考曰宋乾德中太常和峴論樂器中有栽手笛其制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黄鐘之管相埒其竅有六與雅聲相應然四竅在左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叉而拱之如拱揖之狀因更名曰拱宸管而鼓吹登歌用焉　元史太史院使齊履謙得黑石古律管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律詳）

管三

【增】事　陽勳（仲尼燕居詳前一　祭義昔周公有勳勞于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嘒嘒　將將（上詳又詩嘒嘒管聲詳前將將詳一）　七星　雙鳳（上唐劉係作詳二　文獻通考唐有雙鳳管蓋合兩管以定律之音左右各四竅左具黃鐘至仲呂之聲右具蕤賓至應鐘之聲管併而吹之以達六陰六陽之聲其制不過古者如此之雅樂可也）　跋膝　昭華（又曰跋膝管清樂部用之七竅具黃鐘一均其形如遠而短唐）　象牙　羊骨（文獻通考羊骨管以羊骨爲管不用詳下笛　以蔵氣代之由簫與熊羆十二案工員尚存焉宋朝更以紅象牙管竅而吹之其聲與律協八相呋仍存羊骨）

焉若制　合日月　道陰陽（上女媧事詳前二　宋陳氏樂書曰王之制管所以道達陰陽之聲）　形似駱駝　頭如蘼葉（文獻通考駱駝管以曲竹爲之形如駱駝因以名　又曰太平管形如蘼葉耳唐天寶中史盛所作也亦名唐樂圖有之非古制也而九竅具黃鐘一均所異者頭如蘼葉耳然九竅則聲數之形失古人所以道中聲之意也）

管四

【增】詩　唐沈佺期春曉太平公主小樓聞雙管詩曰主家天上鳳樓人傳得仙音到客新未省落梅和折柳風吹散作萬家春　又韋應物樓中聞清管詩曰山陽遺韻在林端横吹驚聲迥凴高閑曲怨遶秋城浙瀝危葉振蕭瑟涼風生始遇茲管賞已懷故園情　又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管詩曰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又嚴維相里使君宅聽惠登上人吹小管詩曰秦僧吹竹閉秋城早在梨園稱主情今夕襄陽山太守坐中流淚聽商聲　又鄭谷江宿聞蘆管（商船小童善吹）詩曰塞曲淒清楚水濱聲聲吹出落梅春須知風月千檣下亦有胡蘆河畔人

【增】疏　後周王朴疏曰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聲以損益之清濁之聲也十二變

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

竽一

增 說文曰竽管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 周禮春官笙師職云笙師掌教吹竽 禮記曰竽笙備而不和明器也 史記曰臨淄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 漢書禮樂志曰孔光奏竽工員三人一人不可罷注竽三十六簧笙類 隋志曰雅樂器二十匏之屬二二曰竽 唐樂志曰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緩也立春之氣暖生萬物也竽管三十六宮在左和十三管宮居中 老子曰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注曰竽五聲之長也竽倡則衆樂和大姦倡則小盜和故曰盜竽 楚詞曰代秦鄭衛鳴竽張伏獻駕辯勞楚商 文獻通考曰竽亦笙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荆梁之南尚仍古制 樂府雜錄曰捋竽形類小鐘以手捋之則鳴矣非古制也細黃而纖箭 續文獻通考曰元竽制竹爲之與巢笙皆十九簧惟指法各異

竽二

增 陳氏樂書曰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爲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火數二其成數則七焉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閒音以竽冬則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以六焉因六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 唐樂志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製雲韶樂有竽一 陳氏樂書曰宋朝宋祁曾于樂府得古竽有管而無簧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爲鳳飾樂工皆以爲無用之器惟葉防請更造使具清正倍三均之聲是不知去二變四清以合乎聲律之正也

竽三

增 笙師掌 丘仲作 上周禮詳一通禮義纂漢武帝時丘仲作竽二十六管 間音 狂會 春秋感精符冬至之日人主使八能之士吹黃鍾之律間補音以竽楚詞竽瑟狂會搷鳴鼓宮庭震驚發激楚吳歈蔡謳奏大呂注狂猶並也搷擊也 南郭 北里 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以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食祿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 左 思詩北里吹笙竽 知法度 思蓄聚 樂吁圖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得見 下見業體一 盲人吹 八能補 新序楚王使謂者飲光迎方與盲人吹竽下詳聞 音注 行歌竽 請客鳴 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梁丘據之家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應璩新詩湛末相帝晌有一馬子侯自謂譜音律請客鳴笙竽為作陌上桑乃言鳳將雖 增 具二 倍三 陳氏樂書說文謂竽管三十六簧象笙以竽宮管在中散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其二均聲為下家集防事詳前二 火類 水器 陳氏樂書竝詳前二 千曲

二均桓子新論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爲知音下詳鼓琴具二注

倡諸樂 和衆音上老子詳一記謂聖人作爲陳氏樂書篪然後爲之鐘磬竽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蕢鼓椌楬壎篪其序謂鐘磬竽瑟也特其和故者而已

長五聲 併一器韓非子竽者五聲之長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音皆和文獻通考

宋朝大樂諸工以竽巢和併爲一器率取十七管笙爲之所異者特以宮管移之左右而不在中爾

竽四

原 備而不和經詳前一 簧二樂圖雅竽簧上下各六 管博雅竽象笙三十六管

商丘好吹列仙傳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飢不老

民無不吹史記詳一 少伯工吹桓子新論音家成少伯工吹竽和音樂也詳樂部

增 七曰匏爲笙竽唐志宮懸登歌樂器七曰匏爲笙竽爲巢爲和

高門有唐韓愈詩高門有笙竽 四清二變十二律七音文獻通考宋朝竽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十三管則兼乎四清二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

篪一

增 釋名曰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 毛詩曰

仲氏吹篪 爾雅曰大篪謂之沂音銀 漢書禮樂志曰

孔光奏主調篪員二人注篪七孔 隋志曰雅樂二十器竹

之屬三二曰篪長尺四寸八孔蘇公作 唐志曰宮縣登歌樂器

八曰竹爲篪 宋陳氏樂書曰篪有底之笛也橫吹之

或容覆或潛伏篪爲不齊者也宋朝篪六孔太常篪無

尺寸第依編架黃鐘爲合聲然兼七竅而用之未純乎

雅樂也

篪二

原 皮腹 祝手見上篇二吳市注九歌云拊祝手內吹篪曹植 帝御 羌

降東觀漢記明帝幸南陽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謁府爲上自御塤篪和之以[illegible]

唱來雲曲 爲團扇歌 [illegible]

鐘鼓俱震 調節相

應[illegible] 樂部

絲無管空中鳴有篪管調節相應

增 類笙 爲管陳氏樂書禮言吹篪掌之笙師詩言吹篪主之仲氏則篪亦笙類而仲氏以況中聲爲先王之雅樂也又曰舊爲以篪爲管是不知篪春分之音而管十二月之音也

出三分 有六孔文獻通考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六孔前一後四頭一

禮 掌笙師 詩言仲氏竝詳類笙注 音主春分 調于夏仲上詳爲管注文獻通考月令仲夏之月調篪蓋調之使和故也

篪三

原 蘇成公造世本蘇成公造篪吹孔有觜如驗衆蘇成公平王時諸侯 暴新公造古史考暴新公所造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案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此器新公安得造篪

以竹爲五經要義篪以竹爲之六孔有底 如兒啼釋名詳一

增 六

孔有距蔡邕月令章句箎竹也六孔有距横吹之與籥不齊文獻通考箎或作篪與籥不齊故已其聲清辯陳氏樂書曰爾雅大箎謂之沂大箎之沂沂則六孔交鳴而直聲沂沂則一孔而其聲清辯

箎四

增 詩 梁沈約詠箎詩曰江南箫管地妙響發孫枝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誠君詎知

增 賦 唐許堯佐塤箎相和賦曰疾徐共節長短同音感肅雍兮一貫伺吾聲兮雙起爲今雅而相諧故殊形而共理然則大箎諧奏美矣德音之音鳴箎獨聞同乎以水濟水且塤資土以辨形箎假竹而成器土容質可以符素心竹聲清可以滌煩志是則相從以和律相因以成事何洋洋而在聽諒醇醇而自致

塤一

增 釋名曰塤之爲言喧也謂聲濁喧喧然　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　爾雅云大塤謂之嘂　隋志曰雅樂二十器土之屬一曰塤　唐志曰宮縣登歌樂器三曰土爲塤爲嘂嘂大塤也　風俗通曰塤燒土爲之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大如雞子　宋陳氏樂書曰周官之于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爲德音見於禮如塤如箎見於詩則塤之爲器立秋之音也

塤二

原 新公造世本塤暴新公所造周畿内有暴國豈其時人也本作壎宋均注云暴新公周平王時諸侯下毛詩詳一 伯氏吹 帝自御箎相諧詳上東觀漢記 爾雅大塤謂之嘂注云銳上平底形象稱錘大者如鵝子聲合黃鍾大呂小者如雞子聲合太簇夾鍾皆六孔

增 水數 火形 陳氏樂書曰塤中虛上銳如火之形也塤以水之數合而後成器亦以火 應七音 爲八孔

塤八孔上一前五後二

塤三

原 燒土爲之 雅樂用之 雅塤如雁卵

增 灼土 塤如雞子 對而吹之

金方土圓水平火銳陳氏樂書塤作

而言亦一說也

塤四

增 賦 唐鄭希稷塤賦曰至哉塤之自然以雅不僭居中不偏故質厚之德聖人貴焉于是歡甄人之事業暴公之作在均成性其由素籥隨時自得於規矩任素磨勞於丹臒乃知互合成亦天縱既穀有以通無遂因無以有用廣纔連寸長匪盈把虛中而厚外圓上而銳下器是自周發無傍假爲形也則小取類也則大感和平之氣積滿於中見理化之音激揚于外邇而不逼遠而不背觀其正五聲調六律剛柔必中清濁靡失將金石以

同功豈竽笙而爲匹及夫和樂既翕燕婉相親命矇瞍鳩樂人應仲氏之箎自諧琴瑟雜伊耆之鼓無相奪倫化人成俗何莫由此知音必有孚以盈之是以不徒忘味而已

籥一

增 劉熙釋名曰籥躍也氣躍而出也 毛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爾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 周禮曰笙師掌教吹籥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唐裴寬傳曰廟畢忌尊則去籥 五代史崔棁傳曰文舞郎左執籥 風俗通曰籥樂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宋陳氏樂書曰易云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爾雅云葦醜芀郭璞注其類皆有芀秀葭蘆葦 上 則葦籥竹籥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而律呂具矣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而籥之爲器本於黃鍾之龠數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所由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籥爲衆樂之先其斯以爲稱始乎

籥二

原 和衆 昭功 上風俗通詳前一 呂氏春秋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伊耆樂 國子吹 上禮記蕢桴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下周禮笙師詳前 大產小箹 右執左秉 上爾雅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下見上籥二

增 衆樂之始 中聲所通 上陳氏樂書詳一 又曰詩者中聲所止也籥者中聲斯通也土者中聲所本也周官籥章掌土鼓豳籥者以其中寒暑必以中聲之詩春之中聲之鼓豳中聲之聲則道者仲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也無往不爲中和之紀 得三 名仲 上詳前一 下詳大產下箹注 震音 卯竹 上陳氏樂書詳一 下文獻通考古者取卯地之竹以爲籥春分之音萬物震躍而出也

籥三

原 以籥不僭 詩僭音侵 以籥爲樂 幽人吹籥以爲樂 爲五聲 周禮籥章職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鄭注云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也 秋冬學羽

籥王制春夏學干戚秋冬學羽籥 商容執羽籥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 有異聲備見前 增紅頰吹唐韓愈詩紅頰吹鳴籥 李照造玉海宋景祐中李照造葦籥 律呂咸備又曰宣和元年十九日樂工張從實上古籥一管自陳世習其藝按之以聲定協音律 通中聲備二變文獻通考三孔之籥所以通中聲先王之樂也七竅之籥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聶崇義禮圖所傳籥今太常所用者二孔而已豈亦得先王之制歟

笳一

增晉先蠶儀注曰車駕住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即笳也

唐儀衛注曰大駕鹵簿前後部皆以笳次之 文獻通考曰漢有吹鞭之號笳之類也其狀大類鞭馬者今牧童多卷蘆葉吹之 續文獻通考曰邊前後鼓吹部笳二十四橫吹樂同金鼓吹分為四部笳數皆仍邊制 又曰元笳制如火不思詳琵琶卷頸龍首二絃用弓掖之弓之絃以馬尾

笳二

增天中記曰胡笳者漢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其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有出塞入塞楊柳等十曲 原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漢末大亂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 曹嘉之晉書曰劉疇字王喬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倚泣而去 世說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走或云是劉道真 增文獻通考曰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世號為沈家聲小胡笳十九拍末拍為契聲世號為祝家聲唐陳懷古劉克諸嘗勘停歇句度無謬可謂備矣

笳三

原傳西京出戎俗張博望詳前二杜摯笳賦序昔伯陽避亂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建斯樂美其出于戎貉之俗有大韶夏音 運氣 合音笳賦昔氣內逼浮響外盈杜摯笳賦合籥管之音 互動 是崇李嶠詩書胡笳互動鼓馬悲鳴吟諸成摩邊聲四起杜摯笳賦序昔伯陽避亂入戎遂造斯樂易笳是字 啟路 向風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人于淵不之眞向春風而孫楚笳賦頃還北館選華發吹長笳音聲寥亮有感余情 播曲 感情蔡琰詳下播鳴琴曲何風哇 摽蘆葉 折楊柳若笳 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曰胡笳李延年詳前 揚清嚨隱皓齒 吹東角動南徵笳賦爾乃調屏分聲容上揚瀟嗤隱噎齒杜摯笳賦 增契聲 楚

調沈遼集詳前二文獻通考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鼓琴箏笙得之亦其遺聲歟 吹鞭

嘯葉詳前一文獻通考嘯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為之形如笳者也

大鳴小鳴 沈家祝家上詳楚調注下詳前二 叩角動商

鳴羽發徵陳氏樂書古之人激南楚吹胡笳叩角動商鳴羽發徵風雲為之搖動星辰為之變度況人手

撥弓 吹葉元稹詩詳前一續文獻通考遼大樂器有吹葉

笳四

增詩唐溫庭筠碧笳曲曰朔管迎秋動雕陰雁來早上郡隱黃雲天山吹白草嘶馬悲寒磧朝陽照霜堡江南戍客心門外芙蓉老

原賦魏杜摯笳賦曰唯葭蘆之為物諒潔勁之自然託妙體於阿澤歷百代而不遷於是秋節既至百物具成嚴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翼蟋蟀悲鳴羇旅之士感時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揚清吹東角動南徵清羽發濁商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倏爾却轉忽焉前引或緼緼以和懌或悽悽以噍殺或漂淫以輕浮或遲重以沉滯

晉孫楚笳賦曰銜長葭以泛吹噭啾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逸響乎天庭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三節白紵太行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雁之將離乃羣翔於河渚 又夏侯湛夜聽笳賦曰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閤兮鳴笳鳴笳兮協節分唱兮相和相和兮諧慘激暢兮清哀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絲之歎乖伸棄兮更纏遷調兮故韻披涼州之妙操撫飛龍之奇引垂幽蘭之游響來楚妃之絕歎放鶤雞之弄音散白雲之清變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一

樂部八 鐘 鐸 磬 鼓 金 柷敔 簨虡 柎 版 搏拊 鼗

鐘一

原 釋名曰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增 說文曰鐘秋分之音物種成也 原 古今樂錄曰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鎛曰錞（音淳）曰鐲（音濁）曰鐃（女交切）曰鐸（大各反） 鎛如鐘而大錞錞于也圜如椎頭上大下小所謂金錞和鼓也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為鼓節鐃如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鐸如大鈴古鐘名有大林之鐘（見國語）景鐘（見左傳）九龍之鐘（見淮南子）十龍之鐘（見管子）千石之鐘（見說苑及上林賦）

增 又有博山鐘（見西征記）飛廉鐘（見張衡賦）儀鐘（後魏有儀鐘十四架）衡鐘（文獻通考江左宋黃鐘之宮其東南隅…）啞鐘（子海陽用黃鐘宮…謂之啞鐘）

原 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周禮曰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鄭元曰銑鐘口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四者鐘體也鄭司農云舞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以旋蟲為飾也）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其名所以分之）[illegible]（鄭司農云枚鐘乳也）

增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凡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夏日至於方丘奏之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於宗廟奏之（注曰圜鐘夾鐘也生於房心之氣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鐘林鐘也生於未之氣坤位或曰天社黃鐘生於虛危之氣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鐘地宮林鐘人宮黃鐘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原 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 五經通義曰秋分之音也 樂叶圖徵曰鐘有九乳 三禮圖曰凡鐘十六枚同為一簨簴為編鐘特懸者謂之鎛（音博） 增 史記樂毅書曰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齊鐘名）

原 白虎通曰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

增 淮南子曰孟秋之日西館御女白色白綵撞白鐘是也 唐會要曰古制雅樂宮懸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正聲十二陪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鐘 宋陳氏樂書曰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有十三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 又曰元鎛鐘宮懸之樂十二簴三鐘制視編鐘而大依十二辰位特縣之亦號辰鐘編鐘又有金錞（範金為之式）金鐃（用以止鼓與金鉦俱為武舞器） 單鐸 雙鐸（用以振武舞兩鐸通一柄）

者號曰雙鐔

鐘二

增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傳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 原 世本曰倕作鐘又山海經曰鼓延為鐘 增 冊府元龜曰高辛氏使鼓人拊鞞擊鐘鳳凰鼓翼而舞 玉海曰周成王分康叔以大呂唐叔以姑洗 文獻通考曰晉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鐘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 郭緣生述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大鐘六枚父老云曾欲有移此鐘者聚百數長絙挽之鐘聲振地自是莫敢犯

宋洪容齋隨筆曰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甬筒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又曰周斛斯徵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闕樂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 唐楊收傳宣宗時涔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劆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玉海曰劉敞得鐘十枚於驪山北原無款識制度似周器按爾雅此棧鐘也 文獻通考曰宋徽宗崇寧三年作大晟樂鑄景鐘成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為鐘仰則為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之銘 天中記曰七寶鐘七寶所鑄孟景爲馬希範壽希範以賜君山寺宋建延中金人焚之

鐘三

原 生一 紀三 樂叶圖徵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樂金為鐘 王粲鐘銘紀之以三平之

以六度量以加氣奮允又按此與後銘有異 雷師 鳧氏 傅元戰詩雷師為鐘鼓風伯吹笙簧西母出穴歎王父令東扁下辭前一 周編 鄭抱 周禮磬師掌教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鍾磬注縵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房中之樂業皆鼓縵磬凡奏祀奏縵樂所謂陰聲也 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思武 錫文 上禮記詳前一王子年拾遺記帝顓頊居位文德者則錫以鐘磬武者則錫以干戈 左三 右五 戴延之西征記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銅鐘相對大者三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鐘而左五鐘皆應之 旋蟲 繞獸 上詳前一陸嶽新中記銅鐘四友如驛 形高二丈八寸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 發鷁 雛雉

張衡西京賦發鯨魚鏗華鐘薛綜注云海中大魚名鯨
海島又有大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
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以所擊之者為
鯨魚有篆刻文故曰華鐘淮南子齊景公族鑄大鐘
撞之於庭下郊雉皆呴雉許慎注曰
族衆也其鐘聲如雷雉雊應之
二肆 **一虞**左傳鄭人
賂晉侯歌鐘二肆注曰肆列也懸鐘十六為一肆二肆
三十二枚鎛三禮圖鎛鐘之大者也形如鐘但大耳其
在虞亦一名石已
攻罪 **銘勳**
樂叶人者圖不聖王能承甲大
位有不適物其物有宜功成者賞投爵有功有罪者罰鳴鐘以鳴鐘改用之鐘也宋均注
曰有物謂宜量功發爵賞有罪罰罷聚樂鐘奏用鐘
訟晉秦克秦役秦來之於杜回戰獲杜回其功銘之
神道於京師之鐘銘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石
三張十衡斤西曰京鈞賦洪鐘萬鈞猛虞趪趪廣二丈高三丈注曰鐘大者也
萬鈞 **千石**
千石　**兩欒**　**一九乳**　鐘上四時前九乳是以叶國以君知子君鐘
則君道得宋均注九州也
九乳法九州也
母感 **子鳴**
未央宮前殿傳漢武帝時東方朔鐘無故自鳴
自鳴二夜二日不止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朔曰
兵氣東方朔對曰王之一不知其二朔有
上更問東方朔口其之知
闘者鍾者土之子以陰陽氣類鳴相感也
而鍾鳴故先鳴于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
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其母在其崩處
山崩表五日内在二五日居上三日南陽郡二十餘里上大笑三十四匹
齊毀 **魯**
鑄三晏子春秋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
三人子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
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其
不得上曰萬鐘是以將毀伯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陰氣
子曰上曰萬鐘大以曰將毀
晏子曰鐘大以非禮是以曰毀
曾子曰是以毀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其陰氣
莫剔勝入於諫雷曰是令以國曰將小毀而鐘謹大子君魯何莊不公圖鑄之大鐘
霍山
不勝入雷曰是令國
莫剔入於雷曰是令以
曾曰何法盛晉中興書義熙十一年霍山崩
出銅鐘六枚上有文刻斗書人莫能識
文 **江水字**
學喜志林吳時於江水中得鐘鍑鐘
南百餘字募求能讀者竟無人識
吳札去 **杜蕢入** 檀弓
吳公子札自燕歸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
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於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
之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

鳴三日 **聞百里**
升又酌曰飲上飲又酌曰微飲之
斯又酌曰掌上坐北而飲之
注許慎曰黃帝之官百里鐘聞
鐘十枚以撞其心一曰急高作鐘五里
者黃帝重以其一日黃鐘五聲以成
法地 **正時** 說苑法天鼓法地
淮南子昔黃帝法地
曰赤鐘五行正鐘考工記曰明周禮大青鐘二日音
鐘隨五常正五調天然時鐘一曰鐘其
後作聲以五行之氣五音考之記
所動之清五以聲正由出時然則鐘者樂之聲也
侈弇 **悲樂**
鼓之音其調所以鑄鐘故
其意震變之所由出喜怒哀樂
之音出其心之所以感於人
南上全其聲而不亂則和於人心
甬衛 **聲韻**
甬衛 周禮考工記
十二鐘之節制樂之聲
撃之有和出中國有清於作民鄭注聲
霜降鳴 **冬至撃**
十二之聲有山海經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
冬至注日霜降大黃鐘之鳴
擊之注曰撃黃鐘之二十鐘
山海經豐山有九鐘
重萬鈞 **鑄千**
鐘萬鈞而重
解觀三萬輔舊事曰清能之鳴二十鐘懸於嘉德端門內東闕
黃門鐘內二大千鐘
樂部 鐘

闘破 **子胥鼓**
淮南子子胥入伐楚破九龍之鐘
告入 **告出**
聲疾聲舒
有故則奏之鼓鐘以告
則奏升之不鼓疾聲則
乃出則以鐘告入則奏
告鐘疾舒
然後
大則
鄭注
也則
厚則
音也
厚石 **薄播**
近亮 **遠彰**
鳴顯功罪 **聽思武臣**
樂記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身鏤龍文 **上作獅子**
也前一下
洛陽宮殿西征記
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鐘

剡鐘無山頭紐作斜了身鐘龍文虎章華良洛陽記端門內有大鐘上作渾斜子交虫過正朝大會擊之與鼓吹翻惠解聞二十里

大不出鈞重不過石　小者不窕大者不槬 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大不過鈞重不過石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左傳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槬橫大不入也

鑄禹銘 [illegible]

笙間華成 [illegible]

鼓於宮　懸於殿 [illegible]

鐘師掌　南鄰擊 鐘師掌金奏注金謂鐘及鎛也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 左思詩南鄰擊鐘磬

大叩小叩 [illegible]記曰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大者則大鳴叩之小者則小鳴

弗鼓弗考 詩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杜蕢是聽且諷晉侯　吳札既聞乃請文子 [illegible]

增 龍柄蛟銘 [illegible]

千枚九斛 [illegible]

和大深長 [illegible]

展聲 節句 大司樂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 徐景安樂書歌鐘十六枚郊祀設於宣上宗廟設於堂上皆居歌嚮之東以節升歌之句

祈壽 保身 博古圖齊侯鎛鐘銘曰[illegible]

隨命汝政於朕三軍[illegible]成朕師旅之[illegible]乃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illegible]辟皇君之錫休命擇吉金[illegible]鑄鎛[illegible]用

作鑄其[illegible]鑄用祈[illegible]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illegible]

保其身俾　有斯男 丙福 辟邪 [illegible]

嘶嗄 吼 [illegible]

躍 [illegible]

掘地成山 [illegible]

得 [illegible]

為盤　封字 [illegible]

除衝　設鎛 [illegible]

[illegible] 精 [illegible]

妙 [illegible]

陵波 [illegible]

化蛟 [illegible]

鬪龍 [illegible]

入水 [illegible]

上猶東山寺有大鐘形旋如蚊一夕忽飛入寺前潭中
遠沒人出之則化為黃蛟蜿蜒可怖重令潭水淺之數
千里聞其語鐘然震動山谷時有見之者今形猶水也
宋玉室聞其吉州龍興寺有鐘上有文曰晉元康年
鑄鐘是也頂有古老相傳天巨長安部蒙之其
寶是也天寶中忽一夜失鐘天時聲至震如故見宇
有血痕并蘇草蒜草有江南水所在聲如水有深淺
而生觀前大數夜居者人江水草也藤隨日取之漁
者見心江紅旗水上人下江風泉之舟接開傷之
至則見金有光一湍波濤向上水漁者急同掉小如往宇鈞每出
也江龍

得珠鑄寶

月人中日其海湖大至水退內有巨乃出
堂中記海塘練門江廚中牢鈞
可客一入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径丈餘高大別與小
夫此者一欲出此鐘先見開元寺設一大會餘鎬宛下去珠
僧指龍宮乞鐘小僧見海坪曰借以鑪海今一閘小撰
三顆為信當乞爾鐘府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焉于中
事詳

自鳴　側垂

書冊府元龜天寶十載六月乙亥上
前二奏昨月辰時大同殿前鐘自
鐘自鳴請宣示中外則清玉海景祐中其中聲得所
鐘中之與王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聲得實和垂
磬

用金銀鑄

又曰昔張懷瓘紀又
以金銀二鐘定以在鑄林時見古鐘紹夏禹之
羅頭王宮設以金錢二鐘定在家天中記南朝宋孝武帝
至焚香擊之占吉凶

豫章出　會稽來

元嘉元王寶二鐘之
十二年豫章郡民於在長二日泗豫章縣溪山
獲神鐘一枚銅鐘晉元帝太興元年之際長
得之司錄會稽所出獲以傳告成功宋之年并中
得鍾以位先在鎮王以告休徵上人家者也殿

體洪剛　聲宣碩

律呂
帝即之懸人果以休聲宗德殷之在上帝者宣
得鐘以位會稽刻如璞言

生房心　在卯未

周禮典同注鐘生
高之懸保得以歌聲發其體其陳若震鐘在卯
則房心為之權陽氣之詳聲奏鐘以陰鐘用宮
於木之數故氣詳在一子二九鐘皆用數
之數六為變所取其中各八節故陳皆在卯
六為故六變而取其林鐘十二律中故九宗凡樂
數為終均者其中鐘在子之數二九八變而終之
十二樂而作各用之調各八故而凡一終變數
致宣為一樂非獨此二用也本依其變而始之音以凡用
不能致於在陵其鐘皆在長安中其西者從西陵從
陵宜為縣在清明門裏道南其西北其門從陵陽從
能致大陵在其鐘長安南西北陵陽從洛陽

縣清明　徒南宮

漢文帝高帝通考
也東洛陽漢高帝平杜
者從西陵趙從東洛陽者杜

陵鐘也古鐘凡十二皆在南宮
鑄鐘也重十古今一萬斤明帝從中二鐘皆秦時
陵鐘縣明高帝從中四鐘皆在南宮
鐘銘

五音制曲

八分書銘
金石錄并序八分書後漢崇德宮
寶元三年六月明皇擢真源殿
賁學士承旨王堯臣言以太常鐘
清聲諸法以太常所撰參議防上
寔調論清因奏詔應學士後前鐘
磬音不可用至先御撰黃鐘以太所
鐘不可以清部可丁卯以太常肆習之鐘五
五用十部卯大常肆音之鐘五
音五曲凡可七聲丁下太常律習之鐘五

風至則鳴

甫文獻通考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
樂書曰聲鐘大之以鐘風至則鳴黃鐘正
日景鐘景太中大夫劉方所之大成論有
七文獻通考太中大夫鐘聲陽兩之編
功大者其鐘太世莫講其說久矣其鳴聲則廣古今五行記
律呂之世鐘五及其講其風至則鳴其聲古今之正而
陂州有鐘出者見其鐘為平時并考其風五行記而

雨來輒應

陰雨之日則有鳴聲鐘水大水小常自開之淨出常不好
陳州之黃日河有鳴聲蕭水悲行客自之不每味然
一器

三名　三調　六曲

鍾陳
鍾暘氏樂書
暘氏樂書宮鐘之大者小鐘謂之鐘
之鑄相用其實鐘謂用之大鐘小鐘
霸之為名之為一用其實鐘謂之鐘
也三名之總鐘有三曲鐘之陳大謂之鐘者
明三名之考合其實鐘小之鐘則謂
宗鐘之總也謂之大鐘小鐘之鐘
學宗之總也三太常黃鐘十二鐘黃鐘
三詞黃鍾之三十二律鐘鐘鑄
曲領而三太常黃鐘十二旋鐘之
六調三太常者黃鐘太旋鐘之宮
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鐘宮而六工尚
名　曲也宗六曲者
者承考宋史樂志鐘之
調殿陛庭用鐘宮而者
者有殿庭用三調之總
別庭宮陛用其鐘景有
　　　　　　　　　庭用鐘
淵鑑類函卷百九十二　鐘　十
詳
安止又言宮二曲中鑄姜之鐘如雍一懸之聲不及以則宮事奏宮譜使上十二言曰鎛鑄又工皆說之
中鐘則曲二曲鎛鑄之聲不及則宮調失序使十二曰
精習諸則遲曲無則有如論鑄之如人一懸不及則宮
用律曲有鎛鑄遲無論之論鐘無不及失宮調
宋史樂志黃鐘太簇之不及則此之調音
應鍾考太簇二宮之律月
元詔等黃議朝之法宮更增等文舞武舞
爲詔舞黃鐘太簇之更等奏文武周舞之
詩宋史樂志鐘律二曲以

依辰列位　隨月用律

真宗又曰
樂郊宜韶樂廟使王若十二聲至也二國依原所用則三曲二調所以便於重合
樂郊廟用樂宜使每二聲至二聲之則合以

霜朝窈窕

月夜雍容

孝江南野錄江南宮中得鑪書以上
寺山僧講夜詠中許注得陽賜碧之句
寺僧謂夜半許注集得陽光淵之句以示處士
山堂肆考晉詠暗秋月清光何處無之

僧謙得句　陶亮攢看

蝦蟆鐘耕石
耕者而去
王鄴直方

耕田輒聞　讀書為限

十六國春秋前
錄聲十六國春秋前
鐘聲之聲在前後

各有節奏

也則中寺故事也
許詰欲陽修云唐詩夜半
撞鐘時其限南史丘仲孚字公
鐘為限鳴宣中常以夜半讀書好學船到客
也則夜半鐘聲吳興中常以夜鐘為限
也則鳴鐘里巷鐘事何須得十里夜半

克諧音

韻漢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伯牙操遞鍾注晉灼曰二十四鍾各有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下詳依辰列位注寤勿九重奏畢漏於銅史 鏗鎗萬樂應宮懸
於玉階唐鄭花方鐘官所鑄判

鐘四

原鼓鐘詩鼓鐘伐鼛 鳴鐘出洪鐘 擊食左傳宋左師向巢每食擊鐘
擊飲又曰鄭伯有於窟室夜飲酒擊鐘 昭聲昭其聲也 發聲挺之以筵宜能發其
聲 秋分之氣五經通義鐘者秋分之氣萬物至秋而成至冬而藏堅成不滅紀莫如金故金
為鐘相繼不絕也 秋分之音詳說一文 重二千八百鈞王樂鐘諸賓
鐘建安中作重二十八百鈞十有二斤 重三千五十鈞又云無射鐘建安中作重三千
五十鈞有八斤 水中輒鳴異苑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甚激游客聞而悽愴輒
殿前忽鳴異苑魏時殿前鐘無故大鳴張華曰蜀銅山崩已而果驗 增私家不設
陳氏樂書唐制凡私家不設鐘磬 大儀理孔龢唐武后斂天下黃金作大儀理不就 撾
鐘李太白春日行三千雙娥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 鏗天地動神祇柳宗元答問書
鐘元音之發清濁也鐘天地動神祇 相生擊之文獻通考宋仁宗明道初詔定大樂集賢校理
李照言古考鐘律請鑄多節而無合與之義大射有二鎛皆見經傳以後間以十二鐘和生聲之 聲有
尊卑又曰陵居五年乾寧軍進古鐘一送詳定所四月知制誥王朱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
非必其形體也 括鐘文獻通考至元初各遣官鎮司括到鐘三百六十有七 靈安錫
又曰鑄鐘法如淨銅一斤加蜜安錫四兩如用磬漏加黑鉛少許加常聲清者不必加鉛錫

鐘五

增詩唐李嶠咏鐘詩曰既接南鄰磬還隨北里笙平陵

通曙響長樂徹宵聲秋至含霜動春歸應律鳴欲知長
待扣金簴有餘清 唐人缺名曉聞長樂鐘聲詩曰漢苑
鐘聲早秦郊曙色分霜凌萬戶徹風散一城聞已啟蓬
萊殿初朝鴛鷺羣虛心方應物大扣欲干雲近雜雞人
唱新傳鳧氏文能令翰苑客流聽思氛氳 元趙孟頫
古鐘詩曰故人貽我越遺我鳧氏鐘制與周禮合試叩
聲春容是日新秋節夷則還我宮懸之西楷下浮磬儀
在東金石互相應間以絲與桐八音雖未備古樂將無
同鼎彝鐘鐸卣羅列見古風揖讓於其間令我懷周公
作詩報嘉貺庶以開羣聾

增賦唐喬潭霜鐘賦曰豐山之峰有天然之古鐘兩欒
神資九乳靈化寧失制於侈弇豈遺音於窮檄寄簴器
以自閑常宿懸而不下動於耳而藏於心必高秋之良
夜沉寥兮日暮而天晶蕭瑟兮霜落而風清跳然出復
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鳴而小鳴及夫夜已艾
兮彌靜山無人兮月冷時肅肅而自淒復殷殷而虛聲
其動愈出其來甚徐合於元化遊於太虛轉遠而盡誰
知所如亂曰風籟起兮宣長薄霜鐘鳴兮動哀壑合大
塊兮聲無作雖有聞兮皆寂寞 唐鄭錫長樂鐘賦曰
漢宮昏曉兮樓殿相望雙闕雲聳兮千門日長銅壺夜

漏金鏡朝光鏘華鐘兮晝天居之岑寂張猛簴兮壯神容之焜煌含虡守靜應用無方聞之者朝警而夕惕扣之者神和而意揚此乃樂府之彝器宮懸之高張豈比夫羽籥絲竹匏土革木徒攢雜以鏗鏘若乃九陌初昏重門聚㯳清禁將開繁星乍落月宿翠樓風清金闕發清聲之響亮覺層樓之寥廓思遠客於鶉衣怨美人於羅幕足使懷愁者感之而增欷得志者聽之而愈樂豈在物之有心伊人情之所托及夫雞人未唱鵠鑰猶封星翻南陸月挂西峰出入萬室周流九重走軒車於金馬震櫺檻於銅龍千宮警兮清佩響百鳥鳴兮春露濃

豈謝泗濱之浮磬豐嶺之霜鐘而已哉　宋劉敞秦昭和鐘賦曰閱故府之藏器歷先秦之遺踪上拏拏而夭矯若騰蛟兮升龍下紛結而扶倚狀菱華與芙蓉洵歎識之尚傳兮邈沮頡之遺跡響泄潛之寂默兮文幽晦而莪匿

原銘後漢王粲鞮寶鐘銘曰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於上下光於四方休徵時序人悅時康造茲衡鐘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射用以啟期　後魏溫子昇鐘銘曰宮商遞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革以成調之必應擊而不横銅盤韻響火鳥和聲出入成則明宵有數　唐岑文本太極殿前鐘銘曰夫金之為德冠五材以稱寶鐘之為器諧八音而表節成物兼於軍國致用適於洪纖故習戎者用之以警衆司曆者俟之以考辰其由來也尚矣粵以貞觀之十四載歲在上章乃詔工者鳧氏鑠銅為鐘陳諸路寢之庭以紀壹人之節爾乃卭都作貢虞倕騁神六齊不忒四時合度大小允宨擲之中清濁得舒疾之和聲隨曉唱則貴賤有序響應漏盡則士庶知禁同夏后之踰義異周王之鮮材加以博採故實無忘彝典股肱之績必紀爪牙之功是勒永貽鑄範被

之無彊

增宋劉敞鐘銘曰周氏作樂備而不和神用不享民用無嘉神祖機之乃合於天革物之難至於百年啟佑孝孫將聖多能稽古表微禮樂以興程器若工作此和鐘律鈞既同量齊既從磬筦以宗革木以通于羽維容簴業維樅孝孫時御實睿實聽上天下地有民有物萬事之元其右於律神祖作之孝孫述之其作其述百工一之以享以祀于廟於郊以覲以燕於廷於朝上帝是祇先祖是熙四方是綏萬民是怡允也天子萬壽無期　又張康國景鐘銘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廸惟有夏度自

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於斯無襲於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鐘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特峙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之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鐸一

增 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 書曰道人以木鐸狗於路 周禮曰兩司馬執鐸三鼓摝鐸三鼓振鐸 禮記曰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揚子法言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注金口木舌鐸也 文獻

通考曰木鐸以木為舌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一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為教 續文獻通考曰元雙鐸制如小鐘上有柄以金為舌用以振武舞兩鐸通一柄者號曰雙鐸又有單鐸

鐸二

原 通鼓 令民周禮鼓人職鄭注云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諧黃鐘調 有龍虎形後周書長孫紹遠為太常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偶聞浮屠三層上鐸鳴因取配奏始諧古今五行記晉愍帝建興四年晉陵人陳竇在田得銅鐸五枚皆有龍虎形

增 振文振武 狗市狗朝文獻通考金鐸以金為舌所以振武事也舞武事者執之木鐸以木為舌所以振文事也舞文事者執之又曰小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率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司烜以之修火禁於國中鄉師凡四時之召以之徇於市朝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徇於朝

鐸三

增 聲不過琅司馬法鐸聲不過琅 原 舞者振鐸傅元歌詩歌者齊遊舞者振鐸紐鈴鐸鐸琅琅 賈人牛鐸晉書荀勗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也服其明 增 金舌有柄文獻通考金鐸形如鐸有柄金舌 木舌如甑又曰木鐸亦如金鐸精[illegible]如甑有柄金舌

磬一

原 說文曰磬樂石也 古磬名有離磬見禮記 湘陰之磬出磬石有泗濱尚書曰泗濱浮磬 九真浮嶽見劉欣期交州記 小華之山涇水鳥危之山並見山海經 增 又有銅磬文獻通考梁朝樂器也後世因之方響之制出焉 鐵磬又南齊器錄後三 又有雷磬尹磬雲雷磬見博古圖 毛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尚書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原 爾雅曰大磬謂之毊許嶠反 徒擊磬謂之寋郭璞曰磬形似犂錧以玉石為之 周禮曰磬人謂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 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笙生也頌作庸庸功也 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 三禮圖曰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

一筍簴謂之編磬【增】隋樂志雅樂二十器石之屬一曰磬 用玉若石爲之 唐樂志曰宮縣登歌樂器二曰石爲大磬爲編磬爲歌磬【原】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 淮南子曰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衣縣擊石磬【增】宋陳氏樂書曰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嵩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大樂器有玉磬 又曰金太廟登歌樂器磬一簴親祀則用玉磬攝祭則用編磬宮懸樂編磬十二簴有司攝祭

宮懸編磬四方響 文獻通考曰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 又曰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 又曰後周正樂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鐘大呂二均聲 又曰方響其編縣之次與雅樂鐘磬異下格以左爲首其一黃鐘二太簇三姑洗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鐘七南呂八無射上格以右爲首其一應鐘二黃鐘之清三太簇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大呂七夷則八夾鐘此其大凡也後世或以鐵爲之教坊燕樂用焉非古制也

磬二

【原】世本曰無句作磬 樂錄又曰磬叔所造未知孰是無句堯臣也 【增】漢書曰成帝時於犍爲水濱得石磬十六枚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雅頌之音以風化天下 陳氏樂書曰晉賀循奏登歌之簴采玉以造磬 又曰隋蘇夔妙達音律造玉磬獻於齊 洽聞記曰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垂之於庭有一素衣神人來擊之其聲妙絕 國史纂異曰總章中潤州得十二玉磬以獻張率更 文收 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 詳知音 開元傳信記曰太眞妃最善擊磬拊搏之音明皇令採藍田綠

玉爲磬尚方造筍簴流蘇之屬皆令鈿珠翠珍怪之物又鑄二金獅子爲趺其他綵繪縟麗制作精妙一時無比也 澄懷錄曰江南李建勳嘗畜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名曰泗濱友 玉海曰宋景祐二年李照錄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左司諫姚仲孫言其詭異 又曰元豐七年始造玉磬命太常博士楊傑審定音律造編磬十六 杜陽雜編曰文宗時有宮娥沈阿翹本吳元濟之妓嘗自進吳元濟所與一白玉方響光明潔冷可照數十步以犀爲槌以雲檀

香為祭芳馥著人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希世之寶也

磬三

【對】泗濱　瀛上　尚書徐州泗濱浮磬孔安國曰泗水中見石可以為磬也王子年拾遺記瀛洲上有青石可為磬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亦有石室內有懸石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以懸磬　懸石　浮金　興王記詔之始下

禹懸　夔拊　淮南子禹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語寡人以道者擊鐘告寡人以義者擊鼓告以事者振鐸告以憂者擊磬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擊磬之詳音以下

鳥應　獸舞　呂氏春秋帝堯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

堂　漢閣　漢書黃帝使伶倫鑄十二鐘後世修之漢閣宮懸鐘磬琴瑟王子好學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前宮堂下

山陽石　水上金　山海經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又下宅之山其陽多金浮於水上詳金石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　磬　廿九

寶觧　賂晉　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減文告齊　國語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

擊編　擊頌　周禮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凡祭祀奏縵樂頌磬笙磬

湘陰　水濱　漢書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鳴球　懸黎　書戛擊鳴球注球玉磬懸黎美玉

擊衛　入海　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又擊磬襄入於海

依聲　遺響　毛詩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宋書元嘉中遺響

思封疆　得民　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道　和鐘並擊　與笙同音　詩笙磬同音

縵樂皆敎　箕簴斯懸　詳鐘

【擷】三化五音　陳氏樂書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　磬　三十

縵樂之　鐘磬　已　功不之　又化和故　曰之觀在　徐故在廟　深如族朝　上安此賞聞　唐謂明聞之　云隋揚浮磬之君　文封文妃磬之長　獻此時事聲所幼　通樂事詳有尚　考石詳前五夫不和　銅人二二音豈和　磬多以在順在　深不七石以門　朝曉言存聞　樂頹之乎器之　也師誹聲之父　今謂封也而成子

綠玉　素衣　以磬刻碑　鐘鼓　刻碑　擊鉢

題集　賜功　香柄　獅跌

呼神　采玉

方中矩　形如月

王少水多　有隆無殺

更鼓之變　方響所由　前閣為天　後閣為

出編磬　緣直

磬

音律已協　略加

響絲直板聲不應諧調

磬四

增詩唐范傳正范成君擊銅磬詩曰歷歷聞金奏微微下玉京為詳家牒久偏識洞陰名淡泞人間聽鏗鏘古曲成何須百獸舞自暢九天情注目看無見留心記未精雲霄如可託借鶴向層城　又李建勳泗濱得石磬詩曰浮磬潛清深依依呈碧潯出水見貞質在縣含玉音對此喜還歎幾秋還到今器古契良覿韻和諧宿心何為值明鑒適得離幽沈自茲入清廟無復沙泥侵又杜牧方響詩曰數條秋水挂琅玕玉手丁當怕夜寒

曲盡連敲三五下恐驚珠淚落金盤　又李允方響歌曰敲金扣石聲相淩遲空玲靜天正澄寶瓶下井轆轤急小笙弄索傷清冰穿絲透管音未歇迴風繞指鶯泉咽李倫怒擊珊瑚摧靈芸整鬟步摇折十六葉中侵素光寒聲震月雜珮璫雲和不覺罷餘怨蓮峰一夜啼琴姜急節寫商商恨促秦愁越調逡巡足夢入仙樓夏殘曲飛霜稜稜上秋玉

增賦唐張仲素玉磬賦曰當其磬師來求玉人爰格追琢既成磨礱載白掩淒清之瓊珮洞閒華之水碧然後張之清廟奏彼朱宮懸簨簴而其容轉麗偶笙簧而其韻暫同明半規而似月發異彩而如虹練響而鳴球可諧還和而浮石非匹爛鮮華之溫潤含正聲之縝密至於擊拊孔皆備虞韶而克諧清明可貴表尼父之忘味

又闕撰人姓名泗濱浮磬賦曰汝其崖岸露彼貞質清明內融符彩外溢宵舒夜度遙分蟾兔之輝旭日朝臨下映鮫人之室規模可定剸割方成色光芒而白氣溫潤而清是營是琢且知其能照載考載擊乃知其有聲

又呂牧子擊磬賦曰翕如始奏泠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何一氣之立則若五色而成章羽可以振振獸可以蹌蹌斯道之行如磬之聲合於制度發以清英應

小大以隨擊拊原終始不可將迎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發明

鼓一

原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易曰鼓之以雷霆則其所象也不知誰之所造

纂要曰應鼓曰鞞鼓亦曰棘鼓棘音脩亦曰田鼓者引也言先擊鼓以引大鼓也見三禮圖　又樂之所成曰鼖鼓毛詩一作鼖音逝大鼖謂之麻小鼖謂之料徒擊鼓謂之咢見爾雅　又有鷺鼓見毛詩又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建靈鼉之鼓鷺鼓鶴鼓毛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又曰鷺者鼓精也古今樂錄及吳錄曰吳王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玉鼓見春秋緯布鼓見西

漢書王重傳 銅鼓見馬援傳 石鼓見鄧德明南康記 聖鼓王韶之始興記曰泰壇陽山桂
陽駱閣丁鼓便自奔進息於臨武逃之谷陽因名聖戰今臨武自聖鼓賊 節鼓傳元有節熱颭 鞉朴
率銅曰鼓如鼓而小執其柄搖其可傷遷自倡擊石鳴爾雅曰小鼗曰料今行而獨之 增 又
有青鼓 赤鼓 黑鼓北齊名州鎮戍各給鼓吹諸王馬州給赤鼓皇子增給青鼓上
刺史品赤鼓中州以下及諸鎮戍給黑鼓時有衣 羯鼓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之樂也狀如漆桶下承
以牙床用兩杖擊之其聲合太簇一均在雞婁鼓之上都曇答臘之下明皇素好之 檐鼓西涼高昌之器
也狀如甕而小先冒以革而漆之是其制也 都曇鼓扶南天竺之器狀如鼓而小以小毬擊之
毛員鼓類曇而大扶南天竺之樂器也 答臘鼓龜茲疏勒之器如羯鼓以廣而短以指揩之其
聲甚震亦謂之揩鼓也 雞婁鼓其形正圓首尾所擊之處平可數寸龜茲疏勒高昌之器也 齊
鼓狀如漆桶一頭差大設齊于鼓面如麝臍然西涼高麗之器 㭨鼓隋大駕鼓吹㭨鼓長三尺朱髹
其上唐開元禮義羅曰㭨鼓小鼓也故調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 羽葆鼓隋書鼓吹車上施層
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唐羽葆之末於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也 鐃鼓唐六典凡鐃鼓之制
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其制皆五采為蓋 連鼓唐張文收造樂有之今大駕鼓吹後部用
之 抱鼓轎大鼓下有趺唐尝學有之太常鐃吹前部用之一曰抱鼓也 熊羆鼓其形製小
而有架具羽葆流蘇之飾唐樂圖所傳羽葆部熊羆十二案用之 唐鼓後世堂上樂用之未詳所起然
為是鼓者蓋不知堂上之樂有制而無鼓矣 散鼓宋朝制戰宮懸之樂設建鼓於四隅鼓用為儀而不
擊設散鼓四以代之非古制也置於中易之以二等鼗鼓之制可謂近古矣詳見文獻通考 元有雅
鼓制如漆桶鞔以羊革旁有兩紐上人持之築地以節舞 杖鼓以木為匡細腰皮首之上施五采紡
帶右擊以杖左拍以手 札鼓如杖鼓而小左持而右擊之 金鞚小鼓制未詳 花鞚
稍子鼓制未詳 日月鼓制未詳 魚鼓制未詳見續文獻通考 · 律書樂

圖云㭨鼓曲十二一曰驚雷震二曰猛獸駭三曰鷙鳥擊
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士奮怒
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溢崖十曰波盪壑羽葆鼓曲十
八一大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驄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
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珍馬邑十一興晉陽
十二濟渭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
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大鼓十五曲內三曲
嚴用一曰元麟合邏二曰元麟它固三曰元麟跋至慮
餘十二曲警用一曰元咳大至遊二曰阿列乾三曰破
達析利純四曰賀羽眞五曰鳴都路六曰鵲鳴路跋七
曰雷折𣏾八曰元咳赤賴九曰赤賴十曰吐該乞物眞
十一曰貪失利十二曰賀粟胡眞 原 爾雅曰小鼓謂
之應 周禮曰以雷鼓鼓神祀鄭元曰雷鼓八面以靈鼓鼓社
祭靈鼓六面社祭地祇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鬼享宗廟以鼖鼓鼓
軍事大鼓謂鼖長八尺以鼛音高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以晉鼓鼓
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 增 又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王執
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
立馬髦上者旅師執鼙 原 三禮曰夏后足鼓殷人置鼓置音
植亦作樹貫其鼓也周人懸鼓 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
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鄭元注曰馬吹鼓中

增 唐六典曰武庫令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注世本曰巫咸作鼓 銅鼓蠻夷中所制）一 文獻通考唐宮懸之樂四角建鼓四座一曰應鼓二曰鞞鼓三曰鷺鼓四曰雷鼓皆彩畫其上各安寶輪　玉海曰乾德四年南蠻進銅鼓以請內附景德元年象州貢銅鼓高一尺八寸闊二尺五寸旁有四耳銜環鑄人騎花蛤推之有聲

鼓二

增 陳氏樂書曰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　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　文獻通考

曰吳王夫差啟蛇門厭越越人為雷門以禳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闢焉　世說曰禰衡被魏武帝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為之改容　又曰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屋棟打細腰鼓　南史曰孫柷為延陵縣令國子助教高爽詣之柷了無故人懷爽出坐閤下取筆書鼓面

云徒有此大腹了自無肝腸（四）及如許厚被打未渠央　北史曰後周裴俠為工部中大夫疾沈頓忽聞五更鼓驚起曰可向府耶遂瘳晉公護曰危篤若此不廢憂公因鼓聲疾遂愈天祐其勤也　唐書曰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懸鼓夜擊止其行李以備竊盜時人呼為鼕鼕鼓（雍洛靈異小錄云有道人裴修戲為詞曰邁莫鼕鼕鼓須傾滿滿酒金吾留拘問報道玉山頹）南卓羯鼓錄曰宋璟善羯鼓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曾山花甆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二鼓也且鍚用石末花甆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

以手指）璟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即上與璟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尤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璟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即璟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璟孫沆亦工之　嶺表錄異曰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咸通末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捨於延慶以代木魚僖宗時林藹守高州鄉野牧童聞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五代史曰張薦明為道士

高祖召見延入內殿薦明開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

天中記曰宋范仲淹一日攜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為妖坐未幾鼓自風滾至庭不已民舍皆股栗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削槌以副之其鼓立碎

鼓三

原 殷樹 周懸並詳前一 擊玉 獻銅 春秋孔演圖有人卯金擊玉鼓駕六龍 廣宮志扶建武二十四年南康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廟西 座左 禮記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吳質答曹植書曰江者之鼓湯湯駭心秦箏發徽二人進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豫章伐木 交趾鑄銅 盛弘之荊州記始興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可二丈名為鼓木晉時伐此木為鼓鼓成四自今沙淡至山陽 後漢書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進上 為羣音長 有金石聲 五經要義曰鼓所以檢樂為羣音之長 下世說稱衡詳前二 築土 禮記明堂位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鄭注云伊耆古天子有天下之號 鞮銅 ……漢書史丹傳元帝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靈鼉 雷獸 清越 鏗鏘

羅浮山記曰羅浮山東有兩石鼓叩之其聲清越司馬相如上林賦奏金鼓迭起鏗鎗 逢逢 淵淵 詩鼉鼓逢逢毛傳云淵淵深遠也又 分密須 擊黃鐘 帝王世紀有密須之鼓又分唐叔以密須之鼓 易通卦驗冬至日人君擊黃鐘之鼓 思將帥 得臣道 樂記 整救三軍 旁震八鄙 李尤鼓銘 張衡東京賦撞洪鐘伐靈鼓 弗考 其鏜 詩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擊鼓其鏜 雷門鶴 蜀桐魚 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 啟蟄冒 宛丘擊 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 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瑕如積環

音象雷霆 聲疾聲舒 入漢 入河 軒訇之音 鏗鏘之 闘鼓小而長大而短 增 翔鷺 蟠龍 珠網 登聞 敢諫 細腰 纖腹 寶 鼚皮 猊趺 雲花 奕局 鼓節樂也 所以節樂 江左清樂有節鼓狀如奕局朱漆畫其上中間圓竅適容鼓焉擊之以節樂也 文獻通考 詳文獻通考鼓

又曰天子郊祀廟享用雲花黃衣鼓四山陵用雲花白衣鼓二 耳銜環 腹貫鍊（上上）海象州銅鼓詳一文貫之以鍊樹其 通考元相鼓以革為表舞節鄭拊拍之易名也

青山滎 白兩 繁音坎坎 促節閒閒

人 蛇 吹應河星（上武王伐一 唐） 擊小鼓大 懸西應東（周禮春官） 思話

有天鼓動山 星從鼓鳴 懸鼓周鼓禮其小者曰朔 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在西 故曰朔 鼓在東 引

好打 萊公甚惜 杖有一鼓甚惜之 為其瑣碎 [illegible]

鼓四

原 和聲（禮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當猶主也） 昭聲（鼓其聲也） 警衆（以鼓）

進衆（禮記先設以立以警動衆以鼓進衆之聲） 擊土鼓（周禮籥章云凡國祈年於田祖以龡豳雅擊土鼓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布鼓（漢書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駿鼉鼓（陳思王九詠云駿鼉鼓） 石鼓（[illegible]）

增 鞉牢（[illegible]） 鼓桴（[illegible]） 鼓捲（[illegible]） 鼓杖（[illegible]）

海汐飄至（[illegible]） 二鼓皆鳴（[illegible]）

分鼓給柱林郡上分鼓給交趾郡擊一鼓則二鼓皆鳴 欲將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為音老 號為音老（雜錄南越之俗鑄銅為鼓）

鼓五

原 詩 梁劉孝威賦得鳴㮚應令詩曰雜扇雜俱欲交行忿自分轉袖時繞腕揚履自開裾 又蕭琛詠鞞應詔詩曰抑揚動雅舞擊享逗和音却馬既云在將帥止思心

增 唐李嶠詠鼓詩曰舜日諧鼗響堯年韻土聲向樓疑吹擊震谷似雷驚仙鶴排門起靈鼉帶水鳴樂云行已奏禮曰冀相成 李賀官街鼓詩曰曉聲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呼月出漢城黃柳映新簾柏陵飛燕埋香骨磓發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王聽不得從君翠髮蘆花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幾回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續 李商隱聽鼓詩曰城頭疊鼓聲城下暮江清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

原 賦 晉陸士衡鼓吹賦曰宮備衆聲體僚君器飾聲成文雕音作蔚響以形分曲以和綴放嘉樂於會通宣萬變於觸類適清響以定奏期要妙於豐全邀拊搏之所管務戛歷之為最 增 唐白居易敢諫鼓賦曰若乃震居謐靜閶闔洞開隱隱閶於天閽鼕鼕發於帝臺既類夫坎其缶宛丘之下亦象乎殷其雷南山之隈音鏗鏘

以鞺鞳磬容與以徘徊　又柳宗元數里鼓賦曰異哉鼓之設也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言行之五十配和鑾以入用並司南而爲急若乃郊爲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而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于華山之野知霧氣巳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於以翊龍御於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敘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　又王履貝六街鼓賦曰每司辰而不僭必候時而後動聲坎坎而旁殷遐邇氣雄雄而中遏塡偬通逵廣陌萬戶千扉晨應雞鳴夕催人歸牛羊下時迎暮煙而斯發河漢云沒伴曉色而漸微此乃守常有則守矩不違一厥人兮人懷其信齊厥政兮政絕其非

缶

原 鼓缶而歌 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用缶納約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有孚之吉 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坎其擊缶 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增 冥缶而歌 文獻通考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周叟厭卜寶精冥缶而鼓 盎謂之缶 爾雅盎謂之缶注即盆也 原 息於吟缶 墨子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吟缶 秦王擊缶 史記秦王與趙王會澠池酒酣藺相如從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奉缶秦王請擊秦王不肯擊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秦王不悅爲一擊缶相如亦命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 秦人節歌 風俗通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 眞秦之聲 楊惲書曰擊缶而歌烏烏者眞秦之聲也 鼓缶之羞 淮南子夫窮鄉之社扣甕鼓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常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知夫甕缶之足羞也 擊缶之細 徐幹論曰聽黃鐘之音知擊缶之細涉庠序之敎知不學之困 增 製用金成 宣室志李貫居長安延壽里一夕忽聞室之西南隅有歌其音清越泛泛然久不已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七日吾當示汝之形至秋始六夜有甚雨漬其堂之北壇明日壇圯又聞其聲如前聞者貫驚視之於壇下得一缶徑尺餘製用金成形狀奇古有文視不可見叩之韻極長命綵未慶辭歷然可讀字若小篆乃崔子玉座右銘貫得而異之 八缶一均 文獻通考唐永泰初司馬滔進缶平樂蓋有八缶具黃鐘一均聲 四杖擊之 又曰古缶形如足盆或曰形如覆盆以四枝擊之立秋之音也古者盆落之缶則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 扣甕擊甌 又曰唐大中初天興縣丞郭道源取邢甌越甌十二隨六作調以筯擊之妙於方響咸通中吳繽亦精於此謂扣甕拊缶墨子息於吟缶之樂其亦此留然安 水盞 又曰近世民間用九甌盛水擊之謂之水盞合五聲四清其制始於李琬世俗之樂也 張仲作缶 東苑詳注曰缶徑尺有八寸衛四寸四分深三寸下狹容二斗又云張中作缶故有張中缶

柷敔一

增 釋名曰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　又曰敔止也所以止樂　尚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爾雅曰所以鼓敔謂之止所以鼓柷謂之籈、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敔將之　隋志雅樂二十器木之屬二曰柷曰敔以節樂忘樂　白虎通曰柷敔者終始之聲　陳氏樂書曰

晉宋故事四箱各有柷敔同時戛作非古人之制也隋罷之不亦宜乎

柷敔二

【原】如物始見　象天以制 上釋名詳一　立冬陰陽始終故聖人象天 樂記圖說主　形如漆桶 以制柷形使开者不恨生者不怨木均　曰柷圉貿中發聲人情怨恨亦從中起　狀如伏虎 毛詩有瞽註曰柷形如桼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增】春始　秋成 陳氏樂書柷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　青龍　丹鳳 又通考宋柷敔制東方圖以青龍南方圖以丹鳳

柷敔三

【原】合止柷敔 尚書詳一　命飭柷敔 月令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　以其聲質 樂記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鄭注云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　所以止樂 釋名詳一【增】一合一止 陳氏樂書樂記有椌楬柷敔柷敔以椌楬爲用椌楬以柷敔爲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泆書不相待也 又曰柷以合樂而作之以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早也敔以節　戒之於早潔之於後 樂而止之必鼓之敔其籈者潔之於後也　卑而在下 又曰樂之成陳奠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蓋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

筍虡一

【原】釋名曰所以懸鐘者橫曰筍筍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筍也　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毛業筍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業上懸鐘磬處飾以崇牙也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增】爾雅曰木謂之虡 郭璞注曰懸磬之木曰虡　周禮冬官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原】管子曰大禹爲銘於筍虡銘言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　離騷曰簫鐘兮瑤虡

筍虡二

【增】莊子曰梓慶削木爲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匠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鐻以夾鍾也　說苑

曰秦博士對始皇陛下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增】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虡　郊祀志曰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虡銅人生毛時以爲美祥【原】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殿鐘虡之懸【增】晉王述傳曰桓溫平洛陽欲移洛陽鐘虡述曰方蕩平區宇旋軫舊京不應先事鐘虡　文獻通考曰熊羆架隋於案下爲熊羆貙豹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憾於上奏萬宇清月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樂　玉海曰宋元豐五年業防言簨虡之制不合禮經請詳考改正從之以防爲樂正

筍虡三

【原】畫大獸　雕小蟲 周禮梓人爲筍虡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注又雕畫於樂縣上以明備物也又云內骨外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伍畢之象於其足以形大聲有力者以爲

飾獸象　寫鳥形 凡鐘磬各有筍虡以寫鳥鍾虡清聲無力者以爲鳥文之高鍾鼓之飾

銅鐵　懸鐘磬 三輔舊事秦致天下銅鐵皆著成陽鑄作銅虡後漢明帝使諸雒陽 明堂位

夏后氏之龍筍虡鄭注云筍虡所以縣鐘磬者橫曰筍飾之鱗屬植曰虡飾之羽屬　殷之崇牙

周之璧翣 也又云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挂於筍角上飾彌多也

簨以鱗爲　虡由懸擊 並見筍虡一周書

【增】蛟螭露　鷺鷥裝 唐韓愈詩蛟螭露筍虡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宮縣四面海面

玉架架郭其虡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 雀羽裝之兩面漆也以其流蘇以綵翠絲紱以爲之也　金人

佗佗　神虡熊熊 甘泉賦金人佗佗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含元殿其趾神虡如生熊羆

熊搏　甲丙庚壬　乙丁辛癸 玉海唐明宗時張濟修樂縣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廷用二十虡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虡非古乃復用二十虡而四隅當甲丙庚壬二虡四磬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之樂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六虡宗廟與殿廷郊社二十虡各面列去二虡

博山爲飾　寶憾重施 文獻通考唐制宮縣每架則金五博山以花趺覆以華蓋下軒縣則二金三飾以通考唐宗牙流蘇

筍虡四

【原】鋸齒之業 毛詩注詳前一

碣磍之虡 揚雄長楊賦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

猛虡趪趪 張衡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

猛虡高驤 傅元朝會賦猛虡化其高驤樹羽幢以紛華

【增】在西在東 唐樂志磬虡在西鐘虡在東

以碣磍 唐杜甫享大廟賦

二八嚴列 玉海羽虡嚴列

元豐十二 又曰宋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儀禮大射鐘磬鑮十二則六子鐘宮所有二十虡從之 明堂宮架十二虡宮有宗廟樂所以致諸虡 事

筍虡五

【原】賦 漢賈誼虡賦曰考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雕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鐘而欲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原】銘 漢李尤鐘虡銘曰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可施鴻鐘越虡物得其宜聲

揚遠聞文羅委迤

增判唐人樂縣畫蚡蟠判曰樂備鐘鼓功在雕刻必資萬物之飾以助成器之雄況猛虡趪趪負簨嶷嶷縣以千石和乎萬鈞績而爲形畢存旁行之彙微而裨著何隔羽鳴之族所司昧禮未曰博通且考工之記實存其目梓人之職亦著恒規盡伯益之能名成一夔而可變事既有據形欲何施

拍板一

增文獻通考曰拍板長闊如手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以爲樂節蓋以代抃也抃擊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舞龜茲部伎人彈指爲歌舞之節亦抃之意也　宋朝教坊所用六板長寸上銳薄而下圓厚以檀若桑木爲之豈亦柷敔之變體歟　陳氏樂書曰宋優伶舞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時衆樂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歌拍之異

拍板二

增野記曰晉魏之代有宋織善擊節以木拍板代之拍板始此　太真外傳曰沈香亭芍藥繁開上與妃子幸之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而前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拍板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其故對曰但能聰聽則無失其節奏也　又王保定摭言曰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以所業謁之其首篇曰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研北雜志曰宋趙子固每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紅牙拍板也

拍板三

增檀爲鐵作上文獻通考詳一文獻通考九部樂有鐵拍板　草應歌遲韻書虞美人草爲虞美人曲則草應拍而舞宋歐陽修詩曰歌遲檀板換新聲　無定板可引繩亘史善歌者有新腔而無定板合璧拍板以木爲舌可引作穿繩　中序方始三疊之終韻書霓裳曲散序六變無拍中序始有拍玉海唐王維有以按樂圖示之者維曰此霓裳第三疊拍也爲一拍之終

拍板四

詩唐朱灣詠拍板詩曰赴節心常在從繩道可觀須知片木用莫向散材看空爲歌偏苦仍愁和節難既能親掌握顧得接同歡

角一

增宋樂志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未詳所起今鹵部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無定制按古軍法有吹角者此器俗名拔邏迴　明都卬三餘贅筆曰

蕭樓畫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為曹子建所作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史容武昌記曰武昌有龍山欲雨上有聲如吹角　劉敬叔異苑曰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時嘗聞鞞角聲甚亮　文獻通考曰北齊諸州鎮戍各給鼓吹諸王給赤鼓赤角皇子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給青鼓青角中州以下及諸州鎮戍給黑鼓角皆有衣並同鼓色焉　唐樂府雜錄曰鼓吹部有鉦鼓及角　宋陳氏樂書曰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通長鳴中鳴凡有三部宋朝審定音樂吏制鼓吹雜角之尺度均一聲比鐘律內之乘輿行幸外之郡邑皆備莫不奏之以為警嚴

角二

增 文獻通考曰黃帝會羣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似雨鳳雙鳴二龍齊吟丹蛇繞首雄虹帶天橫吹雙角之實不過如此樂錄亦云蚩尤氏率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　通禮義纂曰魏武帝征烏桓軍士思歸乃減角為中鳴其聲尤更悲切　陳氏樂書曰晉陸士衡為河北都督聞衆軍警角鼓

吹謂其司馬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又曰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厥明溫見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　三國典略曰初魏世山摧得三石角藏之武庫至是齊主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此角賜平秦王歸彦　齊書曰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　南史曰張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父謂之曰我雖田舍老公樂鼓吹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元史牀兀兒傳大德元年帥師攻八鄰之地八鄰南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其衆不知所為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

角三

增 龍吟　虎吼 律書樂圖馬鳴角一曲三聲並馬上嚴警用之第一曰龍吟二曰虎吼三曰阿君其中鳴一曲二聲一為虛聲二為牙聲亦馬上警用之也其大者謂之蹴蓮迴　警夜　悲秋 黃帝內傳元女請製角二十四以警夜　唐杜牧聞角詩曰城角為秋悲更遠護霜雲破海天遙　金角　龍泉 文獻通考銅角高昌之樂器也形如牛角長二寸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渭搖有奉敵金口角之說謂之吹金豈以金其口而名之耶或云本出吳越非也　晉書安帝紀桓元製龍角或曰所

謂充龍角也大知兵心 為軍容唐戎昱塞上曲搖
抵角頭象龍 上畫角哀御加兵
心若義軍中置角
以同春曉故角為軍容

角四

增 詩 唐白居易賦得邊角詩曰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手盡垂嗚嗚三奏罷城上展旌旗 宋蘇軾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曰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概鼉憤龍愁為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元劉因聞角詩曰人間無物比悠揚誰〻一聲隨夜長餘哀到曉無尋處吹作南湖十里霜 又黃庚聞角詩曰誰送寒聲入夢中遙知人在戍樓東明朝梅嶺花飛雪未必多因昨夜風 李俊民聞角集唐詩曰鐵為孤裘出漢營常建瘴雲深處守孤城劉禹錫無端遇著傷心事吳融鳴軋江樓角一聲杜牧

觱篥一

增 通典曰篳篥本名悲篥後乃以笳為首竹為管也 樂部曰觱篥者笳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咸備唐編入鹵簿名為笳管用之雅樂以為雅管六竅之制則為鳳管旋宮轉氣以應六律者也 文獻通考曰唐九部樂有漆觱篥安國樂有雙觱篥樂圖所傳也 陳氏樂書曰觱篥宋朝元會乘輿行幸並進之以冠雅樂然其大者九竅以觱篥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六竅者猶不失乎中聲而九竅者其失蓋與太平管同矣

觱篥二

增 陳氏樂書曰唐天后朝有陷冤獄者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別離難曲 明皇雜錄曰明皇幸蜀初入斜谷霖雨涉旬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因採其

聲為雨霖鈴曲梨園弟子善吹觱篥者張野狐為第一時從至蜀上因以曲授之 樂府雜錄曰德宗朝有將軍尉遲青素善觱篥冠絕古今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為第一手後訪謁尉遲因於高般涉調中吹一曲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頷頭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自此不復言音律矣元和太和以來有黃日遷劉楚材尚六六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觱篥三

增 桃皮 竹管通典桃皮觱篥卷桃皮以為篳篥也 下樂部詳一 儒者相傳

雅樂之冠文獻通考觱篥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爲首竹爲管下陳氏樂書詳一　旋宮轉器　咀徵含商又云觱篥後世樂家者旅以其旋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爲衆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下唐溫庭筠詩詳後四　十字譜聲文獻通考今教坊所用觱篥上七孔後三孔以五九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譜其聲　三更塞曲唐杜甫夜聞觱篥詩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傷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

觱篥四

增詩唐李賀申胡子觱篥歌曰顏熱感君酒含嚼蘆中聲花娘篸綏妥休睡芙蓉屏誰截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

又白居易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曰剪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璀老死李袞生袞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山頭江底何悄悄猿鳥不喘魚龍聽翕然聲作疑管裂詘然聲盡疑刀截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稜節急聲圓轉促不斷轢轢轔轔似貫珠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下聲乍墜石沈重高聲忽舉雲飄蕭

又溫庭筠李相伎人吹觱篥歌曰蠟煙如纛新蟾滿門外平沙草芽短黑頭丞相九天歸夜聽飛瓊吹朔管情遠氣調蘭蕙薰天香瑞彩含絪縕浩然纖指都揭血

日暖碧霄無片雲含商咀徵雙幽咽軟穀疎羅共蕭瑟不盡長圓疊翠愁柳風吹破澄潭月鳴梭淅瀝金絲蕊恨語殷勤隴頭水漢將營前萬里沙更深一一霜鴻起十二樓前花正繁交枝簇蒂連壁門景陽宮女正愁絕莫被此聲摧斷魂　元朱德潤和趙季文觱篥吟白高空風露生涼秋興來吳川登西樓杜寬對客被短褐獨吹觱篥驚羣優移商換羽窮雕鏤箜篌匏笙聲不倂桑園宮人清波收昔聞此曲供王侯金花玉管蒼鳳頭當筵咿啞和梁州緩急應節如解牛清風席上寒颼颼關山葉落清渭流朝供暮奉何時休歸來白屋書讀抽走謁高貴多請求撥刺鱉魚度寒湫山空鶴怨中夜愁時作低顏同羌謳趙公一聞能解憂先生作歌君少留昔曾天上聆鏘球翕如紛感鳴丹丘聽之不厭兩耳浮便當攜君跨雙虬拂衣和曲參天遊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文學部一 經典總載 周易 尚書

經典總載一

原釋名曰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才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也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惟堯典存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因記訓曰詁因章句曰注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詳見 增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原又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易失之賊書失之誣詩失之愚春秋失之亂禮失之煩 鄭注曰失謂不能節其教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之事近亂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於煩苛 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 鄭注云深者既能以教人又防其失也 春秋孔演圖曰作法五經建之天地稽之圖象質之三王施之四海也 白虎通曰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 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而樂經遂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 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又孔子爲曾參說孝經孔子沒後諸弟子記其善言謂之論語並行於世 孝經論語有鄭康成何晏等註 又曰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 廣雅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紀綱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前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 增隋書經籍志曰夫經籍者所以經天地緯陰陽實仁義之鈞陶道德之橐籥也 原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四

國者百家之學或稱而道之　揚雄法言曰或問周官
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又曰
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
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增蘇子曰立
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
莫過乎詩道陰陽悔吝莫過乎禮明善惡廢興莫過乎
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
乎樂　邵子觀物內篇曰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
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
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
隆於其間矣　龜山楊氏曰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

王守仁尊經閣記曰六經者吾心之籍記也　文心
雕龍宗經篇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
道不刊之鴻教也　事類篇曰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
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　練字篇曰夫爾雅
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王勃益州夫子廟
碑曰筐篚六經笙簧五典　又曰九師爭大易之門五
傳裂春秋之幅六經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
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　舒元輿問國庠記曰詩
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
下為之憔悴　韓愈進學解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
誥商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
而葩

經典總載二

增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又曰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莊子曰孔子見聃不
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聃曰願聞其要也　又曰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於七十君
一無所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

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然哉　前漢書
儒林傳序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
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
藝文志曰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惟王陽名家傳
魯論者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又曰孝經者孔子為曾
子陳孝道也　山堂肆考漢史陸乂聰敏博學於五經
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韋賢傳曰韋賢字長孺子元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故
鄒魯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宣帝記曰甘

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
平奏其議上親稱制決焉廼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穀梁春秋博士　匡衡傳曰成帝即位衡上疏勸經學
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及論語孝經聖
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原 劉歆七畧曰孝武皇帝勅
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閒書積如丘山故
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
府　增 後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易有
施孟梁丘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
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又曰建

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五經同異帝親臨稱
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丁鴻傳曰鴻字
孝公肅宗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以才
高論難最明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魯丕傳曰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遂兼通
五經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
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井丹傳曰丹字大春
少充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
綸井大春　周舉傳曰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為儒者所
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許慎傳曰慎

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馬融常畏敬之時人為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　太平御覽晉書曰劉殷有七子五
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
俱興　陶潛羣輔錄八儒篇曰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諭
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
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
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
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隋書儒林傳曰房
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
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春秋牛弘每稱為五經庫

唐書徐曠傳曰曠字文遠以字行客偃師貧不能自給
兄文林鬻書於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
秋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
皆一時之冠云　顏師古傳曰師古字籀太宗即位拜
中書侍郎帝常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秘
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詔諸儒議師古輒引晉宋舊
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
之　孔穎達傳曰穎達字仲達八歲就學闇記三禮義
宗及長明服氏春秋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受詔撰
五經正義　谷那律傳曰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貫

羣書褚遂良常稱爲九經庫　王元感傳曰直弘文館
年雖老讀書不廢晝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
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
指南也　韋放傳曰穆宗嘗問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
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
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
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予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
也孝經人倫之本也　啖助傳曰大曆時啖助趙匡陸
淳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常彤韋茝以禮蔡
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

異　宋史孫奭傳曰奭字宗古九經及第嘗奉詔與邢
昺杜鎬較定諸經正義　馮元傳曰元字道宗時詔流
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
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
更問疑義辨析無滯　程顥傳曰自十五六時與弟頤
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張載
傳曰范仲淹勸讀中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
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朱熹傳曰字謂聖賢道統
之傳散在方冊經旨不明大道始晦於是研窮經訓著

易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熹沒朝
廷以其大學論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
通解未脫稾亦在學宮　陸九淵傳曰九淵字子靜或
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
皆我註脚　魏了翁傳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
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
所未有　王應麟傳曰應麟字伯厚九歲通六經　金
史承暉傳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百家之行不
爲虛文　元史趙復傳曰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
至復以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姚樞自復至燕學士

從者百餘人　吳澄傳曰少暇即著書於易春秋禮記
各有纂言盡考傳注穿鑿以發其蘊　明紀洪武十四
年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謂廷臣曰夫五經載聖人
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　梁寅字孟敬臨
江人隱居教授就徵修書書成將授以官辭結廬石門
山四方士多從之學者稱爲梁五經　永樂十二年十
一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諭胡廣楊榮金
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外諸儒論議
有發明切當者其采附於下　陳繼字嗣初吳縣人貫
穿經史呼爲陳五經初聞弘文閣用楊士奇薦驛召爲

五經博士 文衡宋濂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曰公諱魯字得之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 李舜揆字懋欽東安人一意經術易書詩三禮左傳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

經典總載三

【原】六緯 七經 唐書藝文志云五經六緯 後漢書張純傳云純案七經讖明堂圖河閒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乃許之集注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

【增】鴻教 茂典 上詳總敬一 唐書武德七年詔云六經茂典百王仰則

邊笥 任苑 後漢書邊韶傳云邊韶字孝先以文章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 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或休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荊爲筆刻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者秘與非正典稽所載皆注記於挂壁及圖林樹木有慕其學者來輯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道源 聖海 宋文鑑羣居治五經序云夫五經道之源也 唐文靜隱叢象蟠志云六經者聖人之海也

歸一 以貫 前漢書禮樂志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中說周公篇云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

顯聖訓 發天言 文心雕龍曰經顯聖訓也鎔隱神教也明 文獻方希古石鏡精舍記云易詩書春秋禮記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謂天之言也

心開若劇 手授如新 唐書尹知章傳云知章少雖學未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劇焉志思開敏遂偏明六經 元史黃澤傳云嘗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蓬池延問 滄浪涵

肆 唐文粹劉禹錫韋處厚文集序云處厚通五經穆宗即位延問大義退而上六經要言二十篇頌詔答之賜以金筆 宋文鑑歐陽脩蘇舜欽墓志銘云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

棨棨如宿 落落如珠 顏子儀訓云三墳五典棨棨如列宿落落如連珠

限歲而治 分年而試 唐書選舉志云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周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 性理大全朱熹科舉私議云凡易詩書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爲一科而卯年酉年試之

作代典謨 爲世權衡 唐文粹賈至旌儒廟頌云先王作訓六經爲代典謨 宋文鑑孫何文賛云詳文章五

教學爲先 以文之首 唐文粹長興二年詔云教學之道經籍爲先 白居易與元九書云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

筐籠笙簧 甲胄 簡籤 王勃益州夫子廟堂碑詳總載一 列文衡宋濂送陳敎授序云六經汝甲胄四子汝簡籤

大而難知 渾然無迹 宋樓鑰春秋繁露序云六經道大而難知 邵子觀物內篇云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謂天道焉

五經爲衆說之乳 八索著素王之法 揚子法言云天地爲萬物之乳五經爲衆說之乳 下詳總一

經典總載四

【原】六籍 班固東都賦云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謹案六籍六經也 六藝 淮南子云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用而皆通

五經則四海 傳記則四瀆 楊泉物理論云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於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溢也

三墳爲金玉 五典爲琴箏 抱朴子云退隱之王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

五經爲府藏 高彪集云雜藝爲庖廚五經爲府藏

六經爲庖廚 傅幹與蘇文師書云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也

道義之

淵海抱朴子云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
薄之依嵩嶽也　文章之淵府典于云詩之雅頌書衣典誥文寶足以相副既之若近事之若
遠浩浩乎文章之淵府　增　十二經詳總載一　十三經事物記原云以易詩書三
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語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爲　受七經史記索隱云文翁使司馬相如等受七經
獻九經元文類元明善董君神道碑云公詔附乘傳入朝見先天宮奏曰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
冊方冊之要無先六經臣輯成九經以守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宗之化宗德天下　經五涉
四類苑李翺與男書云昔嚴夫子經五涉四州九涉八　經九通六唐文粹歐陽詹張博士謁
禮記記云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　心醉六經中說事君篇云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
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　手注六經
宋史趙汝談傳云汝談字悅道共無王八世孫手注六經　開德兆之心靈啓羣生

之耳目文苑英華李令琛書史百家對云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宣父挺生刪詩書而反魯英
不惑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億光之心靈哲生人之賢見　浩若江海高若丘山唐文
粹李翺答進士王載言書云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六經之辭也　幽於鬼神妙於元
造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云六籍箋刑乎萬世其幽幽于鬼神其妙妙于元造　經緯天地
輝光日月宋文鑑朱光庭請用經術取士疏云夫六經之文經緯天地輝光日月　囊括
宇宙含照生靈明文衡余寅七更云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照生靈詳七　嘉
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太平御覽想渾時論云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古文
尚書毛詩論語孝經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羣言之奧區才思之神皐
見總載一

經典總載五

原　詩　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惡
不敢惡人一作惡於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
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議則爭一作義則不爭
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光於神明　又論語詩
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
能致其身一其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
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
曰志學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
刪次起實沈殺青在建酉孤陋乏多聞獨學少擊叩仲
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谿黃落散堆阜康哉
信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唐李
嶠經詩曰漢室鴻儒盛鄒堂大義明五千道德闡三百
禮儀成青紫方拾芥黃金徒滿籯誰知懷逸辯重席冠
羣英

原　賦　後漢杜篤書槴賦曰惟書槴而麗容象君子之淑
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
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之消息雖轉旋而屈
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增
唐許堯佐五經閣賦曰於是六籍咸萃百代無遺恭儉
之教比事之辭虞夏商周之五典國風雅頌之四詩既

精微之與廣博莫不森羅而在茲文移科斗之質字列魚魯之奇軸星攢而花散帶蜺舒而草滋檽檻風來動芸香之苾苾綺疏日映見鉛槧之纍纍

原 贊晉王凝之妻謝氏論語贊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麤者乖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輿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原 銘後漢李尤經梲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于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原 啓梁劉孝綽謝爲東宮奉經啓曰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庠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盛禮莫非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寵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夕死況茲恩重彌見生榮

周易一

原 劉熙釋名曰易者言[illegible]易也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黄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　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曰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合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爲易傳至兩漢傳之有能名家者有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元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宋至西晉梁丘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書無師而鄭元王弼所傳則費氏之學）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其經卦皆八別六十有四以八命贊易之占

增 禮記曰昔者聖人建天地陰陽之情立以爲易　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象陰　鄭元易論

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孔穎達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　程頤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孝經援神契曰易長於變書考命符援河（宋均注曰援引者援河洛以[illegible]論[illegible]也）　京房易傳曰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　王弼周易明象篇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　宋史王柏傳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

新語道基篇曰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求　中說問易篇曰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　通書精蘊章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正蒙曰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讀書録曰畫前之易即太極也　太平御覽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　顔延之庭誥曰易首體備能事之淵　唐文粹陸贄奉天請延訪朝臣表曰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　宋文鑑游酢孫莘老易傳序曰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　玉海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坎離者乾坤之象而陰陽之府　朱震曰文王作易以乾坤坎離爲上篇之用以艮兌震巽爲下經之用

周易二

增易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冥其刻白蒼牙通靈伏羲昌之成文王孔寅命明道經伏易作易仲命德維紀衡仲謂仲尼四仲之卦震兌坎離也維者四角之卦艮巽坤乾也周文增通八八之御轉序二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故王其本而萬物理矣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禮記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高士傳曰田何字子莊齊人自孔子受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前漢書丁寬傳曰寬字子襄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朱雲傳曰雲字游時少府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辨諸儒莫敢抗有薦雲者召入抗首而請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後漢書張興傳曰興字君上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義弟子著錄至萬人爲梁丘家宗　洼丹傳曰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建武初爲博士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號爲大儒　晉書王湛傳曰湛字處沖幼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子濟每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皆濟所未聞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唐書王勃傳曰勃字子安嘗讀易忽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衛大經傳曰大經邃於易人謂之易聖　龍城錄唐上元中道士

王遠知善易作易總十五卷一日曝書雷雨忽至冥霧中一老人下叱曰所注書何在帝令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傍徨據地旁見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書何得泄藏緗帙知遠戰懼對曰青丘元老傳授也　宋史王昭素傳曰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以王韓鄭馬爲未盡乃著易論三十篇開寶中李穆薦之朝召見於便殿令講乾卦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不能合其象　李穆傳曰穆字孟雍從酸棗王昭素受易盡究其義素謂曰子所能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以所著易論授之　馮元

傳曰元字道宗具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物帝說七歲讀易毋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讀此後必貴顯　范仲淹傳曰仲淹字希文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　張載傳曰載字子厚常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吾弗及也汝輩可師事之撤坐輟講　邵雍傳曰雍字堯夫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妙悟神契遠衍宓羲先天之旨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　羅從彥傳曰從彥字仲素嘗從楊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　李椿傳曰椿字壽翁年三十始學易其言于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　金史高仲振傳曰仲振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　元史張特立傳曰特立字文舉通程氏易所著書有易集傳　余闕傳曰闕字廷心守安慶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少暇即注周易　明紀永樂二年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

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曰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大悅　吾學編吳與弼傳曰白沙常以周易疑義相質與弼曰過清河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往謁適龍潭雨中蓑笠犁田廷至其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

周易三

原　八卦　六虛（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又曰易之爲書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注曰六虛六位也）　言樞　道籥（又曰言行君子之樞

機易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
爲道苞籥之府管音爲之德
其門户道之義以爲成之變化
名門户及之變以爲之德 擬議 範圍 而周易曰擬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王弼注曰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
贊 發揮 明易而生蓍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幽
九師 五子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采獲故中書著爲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又曰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易傳古五子
長號自甲子至於上子凡五子故曰五子以上子切學記子
知命 斷志 上天子曰知命
以爲聖人易之作易也明易有陰陽之建心進以天地之情其志焉
者爲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擢 草 嬌 白
巖 河圖握矩記曰天老告黃帝云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帝有圖將之佐川云有大魚出而河有見龍
蒼牙 赤鳥 易上 二詳 周易
曰觀聖人之易者以程頤所撰所定者爲名
之學主易聖門淵源程頤所撰皆名上易
文學

易通卦驗曰文王
得易赤鳥書而演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
無以達其微言
書以達其微辭
鏗鏗 范上升詩易受梁丘易後善書
道化 達微 上詳 王上 書牧野
負荅 治襲 白王 楊子易
易辭 日晷
曰吾子數何也曰不及數
書者而文王之不伏
百物其生
宋史禮其不伏羲
符逆者先曰若嘗
而著成學
有所省在曰見日
曰易學在日而通
而見易在曰
天心 月窟
印而與其所得
詩曰觀

圖 乾 一 孫 有 大 於 新 蛇 祭 全 太 僕 八 子
通 易 章 全 觀 伊 京 身 書 料 極 得 卦 見
書 時 若 程 此 水 魚 人 靈 書 名 天 又 以 八
易 易 子 之 而 錄 自 有 生 人 宣 八 卦
見 月 傳 曰 亦 上 食 面 成 滋 取 象 神 通 之
天 心 曰 若 可 之 因 王 天 元 兩 仰 取 明 論
地 三 聖 果 作 與 達 保 下 詳 云 所 觀 之
遠 畫 人 八 卦 之 論 神 作 玉 易 云 汝 韓 見 於 以 取 八
邵 雍 卦 之 道 易 析 易 二 太 曰 秋 萬 物 天 觀 八
觀 物 詩 曰 天 根 即 原 道 自 兩 兩 皆 生 於 此
原一 生兩 觀兔 烹魚 金板 玉笈 生兩儀 類萬物 仲尼讀宣

春秋曰易象周禮曰易在魯
以王也
得乾坤 終蒙艮
感爲體 智之鄉 察時變 發天真
易崩也下見上一足
有文明焉
化也人文
四聖 九聖微言 知進退 識親疎 數年加學
下學上達 彰往考來
索隱 通幽洞元 設卦明象 觀爻立辭 通乾流
易 韓
以至命之書
年五十以學易
乃讀
之年
孔子曰加我數年
祖三皇 更
四聖
文王
周公
孔子

坤。包河統洛正義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以下見以後[illegible]

誦易滅怪上人讀易夜出滅[illegible]

說卦息爭北齊[illegible]任城[illegible]會[illegible]

三爻足矣　一言蔽之

貫通三才　該括萬有[illegible]

內象外象　方圓圖[illegible]

二十四氣　三十六宮[illegible]

邵子觀物詩曰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illegible]

雪菴和尚　龍潭老人[illegible]

周易曰

原　發揮於剛柔　變於陰陽[illegible]　深致遠[illegible]　窮理盡性[illegible]　觀　鈎[illegible]

至於命[illegible]

彌綸天地[illegible]

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illegible]　見天下之賾　成天地之文[illegible]

上經象天下經叶[illegible]　定吉凶[illegible]

示悔吝[illegible]　天下之至變

其旨遠其辭文[illegible]　天下之至[illegible]

聖人之道四焉[illegible]　精[illegible]　精[illegible]

洗心[illegible]　聖人以此[illegible]

譔[illegible]　微言[illegible]　詳其才義[illegible]

性命之理[illegible]　六爻之變

文之易[illegible]

三絕之勤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元與之言精微之義摭
造化之樞達剛柔之變顯天地之奧知鬼神之
情以上俱白帖清明條達易義也淮南子增易聖見上易
癡明詩紀事周之翰字中甫華亭人極耳書元精易學自號易癡道人得河內隋書經籍
志曰秦焚書周易獨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得闇中宋史尹焞傳曰焞自商州奔蜀
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畫前有邵雍詩曰須信
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上生性理大全程子曰河圖蓋書其始止於貞上便生義
讀易洞宋史譙定傳定字天授始受學於郭曩氏數之學也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
而學焉後頤貶涪北山有巖師讀易其中後人名之曰讀易洞
記曰以音賦浩之曰讀易洞寫易軒衡王程
文學寫易部之軒以寫易名之當
至損而歎說苑敬慎篇曰孔子讀
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
至賁而歎又反質篇曰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不平子張進曰師聞賁者吉卦而
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一名二義易乾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
一物三才見上能事之淵見上生民之府
申王難顧南史顧歡傳云王弼易玄學之所申王之說
黜鄭置王顧歡傳南史晉元帝時王弼易置鄭
精微
在易宋史邵雍傳雍始為學即有欲以大名之志
履是易又尹氏曰孟子言孟子為善之道履之以易
艮名室文獻通考伊川程氏曰艮其止也學
以踐
道受

之要無出於此自是覺讀易有味隨其室曰兼山以復為佩宋史劉子翬傳曰朱熹少從學
翬告以易之終身以為學易者當先復三字佩之畫沙成卦又朱熹傳
畫地為卦元史顏伯生傳二曰伯顏嘗以指畫沙成八卦坐以指
文字之祖性理大全朱子曰此之理宗也易之為書文章之祖
性命之源通書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陰陽易之馬易曰易明之乘天地陰陽之馬
乾坤易之門易繫曰乾坤
其易之門邪
潔淨精微之儒易繫辭曰潔淨精微易教也
物理性命之
學見上
一決嫌疑定猶豫禮記曰易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
大父母小父母
先天易後天易
生父母六十四卦
交易為體變易為用
著以七備卦以八用
先天宗乾後天宗震
上經起三下經終四
乾坤縱而六子橫震兌橫而六卦縱
著德圓以況天數卦德方以況地數
周易五
詩晉傅咸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

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於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增】宋邵雍乾坤吟曰用九見羣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爲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朱熹易詩曰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又曰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增】贊宋朱熹易象贊曰太極肇判陰降陽升陽一而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廼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

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内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第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畫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原】書後漢孔融荅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道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增】序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序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人之所益也若夫圖出于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野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

尚書一

【原】釋名曰書者言書其時事也　前漢書藝文志曰書以廣聽　尚書正義曰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

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凡百
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
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
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鼂錯就其家傳受
之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
其本也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
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五
十八篇安國書成後遭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沖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
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爲古文尚書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孔安國尚書序云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安
國尚書序云言常道也　文心雕龍曰聖賢言辭總爲尚書

增孔叢子曰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
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
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
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
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
之大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息
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　法言曰虞夏之書渾渾爾
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譙乎　中說曰
不學書無以制議　邵子觀物內篇曰書爲長民之府

劉歆七畧曰尚書直言也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
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　陸贄復友生論文書
曰書則記言之史也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書非一
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其體然大抵簡質淵
慤不可强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說之辭則仲
虺祖乙箕子召公其君臣相與往來告誡論說則堯舜
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
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
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是以其文亦平易
明白意不過其所言　又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

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
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謂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
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
然伏生倍文暗誦偏得其所難而安國定於科斗錯亂
磨滅之餘乃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解者　明文衡
方希古雜著曰予讀書至畢命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

尚書二

增竹書紀年曰禹即位洛出龜是爲洪範　文王世子
曰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書在瞽宗　尚書緯曰孔子求
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

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纍纍如星辰之錯行　孔叢子居衞篇曰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爲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　前漢書傳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有俊才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觀　又曰倪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

休息輙讀誦　後漢書傳曰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以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　唐文粹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幾唐虞承思公等比肩稷契　唐書崔仁師傳曰時校書郎王元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大儒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元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元度報罷　文獻通考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　太平御覽唐書曰開元中宋璟嘗手寫無逸爲圖

以獻元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能及　文獻通考唐舊紀曰穆宗即位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隋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等篇旣罷並賜緋魚　又曰盧碩以洪範篇書於縑素爲章以奏之　太平御覽唐書曰文宗纂尚書中君臣事蹟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宋史傳曰崔頤正封丘人眞宗訪達經義者李至以頤正對翌日召見於苑中講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　又曰丁度字公雅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書命十餘篇　又曰楊安國字君倚孫奭與馮元薦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并召其父光輔

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道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　又曰豐稷字相之哲宗幸太學命講尚書無逸篇賜四品服　又曰張虙字子宓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　文獻通考陳氏曰晦菴於書獨無訓傳每謂斷簡脫文處不可強通晚乃屬之蔡沈　元好問耶律履神道碑曰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書章宗曰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孔子載聖

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純儒之言也　元史元明善傳曰明善字復初為翰林直學士仁宗詔節尚書經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書成每進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　吾學編宋濂傳曰濂字景濂浙東浦江人己巳正月太祖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畧濂對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　明紀曰洪武二十年二月太祖親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　野記曰太祖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騭下民二處蔡沈注誤命儒臣改正為書傳會選刊示天下學者　又天順元年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曰且讀何書李賢對曰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對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簡可先講讀　吾學編岳正傳曰正字季方進士及第王忠肅公薦其有宰相才召對文華殿問讀何經正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　明詩紀事曰李東陽字賓之四歲舉神童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

尚書三

原 帝書　王制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凡百二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帝王遺書也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樞要凡百篇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

坦然明白　三家　百篇 劉歆七畧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三家之學于今尤為詳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斷唐虞以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投河　出洛 孝經援神契曰易長于變書考命符授河宋均注曰授河者授河洛以考命符也　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安國注曰天與禹洛出書　直言　證義 上詳三家注　劉歆七畧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以上俱初學記

增 畀姒　觀周 東京賦曰洛書畀姒　隋書經籍志曰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　溫純　淵懿 揚雄解嘲曰典謨之書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　下見上　七觀　十例 上見一王海書為例有十曰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征範　始旦　中天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虞夏之書緒旭日之始旦　邵雍曰唐虞其中天而興乎　元龜　寶範 唐書崔植傳曰初穆宗問貞觀開元治道植曰宋璟嘗手寫無逸圖以獻臣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　元文類蕭府君神道碑曰公詩時從幸上都詔書尚書者帝者之寶範臣軌業然渾為淵語聯便于觀覽　憲度　元良 姚鉉唐文粹序曰書之典李典謨之憲度焉　程欽政問文倚後序曰典謨訓誥虞夏商周之元良也　得西州　藏孔壁 後漢杜林字伯山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愛之衛宏徐巡皆受林學出古文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此道遂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斯道竟不墜地古文雖不合時務然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願生無悔所學古文述傳于世　以上初學記　斷唐虞　黜丘索 上見一元文類表植策問曰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迹于周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賓　八索九丘皆棄而不錄　寫太液　列邇英 上許二玉海仁宗初建邇英閣書無逸于昇　書纂素　刻琬琰 又曰宸翰以洪範篇書于纂素為章以上之　又曰乾道七年正月出敬天圖示輔臣上曰朕自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朔夕觀覽名之曰敬天圖　虞允文奏頌頌此

國琰刻之武成三策泰誓一篇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陸德明經典文曰漢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

尚書四

【原】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明其設受之際也又曰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垂文象布節度尚書璇璣鈐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摘契藏補此古之號令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雅誥奧義孔安國尚書序云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注云雅正也奧深也垂世立教又云討論墳典足以垂世立教也弘道示人又曰典謨訓誥之文所以恢弘至道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按此書多錄正事堪爲國家之訓則故曰大訓以上俱北堂書鈔義府趙衰曰郤縠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雅言論語子所雅言伏生傳授漢齊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孔子訓傳孔安國作傳其序曰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反魯之刪仲尼自衛反魯刪書暴秦之刻秦刻古文皐陶謨而雅周公頒而悉蜀志或怪諸葛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時議以皐陶大賢周公聖者之尚書皐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則皐陶與舜禹譚周公與羣臣誓故也亮所與言者皆衆人凡士故其文宜不得遠志也藏之書府治以學官羲軒之化必在修文虞夏之書所宜立學天之將喪焚棄於秦坑道之既行啓發於魯壁以上白帖純元敦厚書教也淮南子

【增】卯柳吳志虞翻傳曰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目古文篆卯當讀爲柳古柳卯同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猶別也又言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六十七事不可不正顏駁唐書藝文志曰

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爲不協韻改爲無偏無陂掌外史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在上庠見上質而文權德輿答楊湖南書曰君牙畢命冏命之篇皆質而文簡而該含蓄庶不峻而遠見上補湯征又曰白居易補湯征一篇讀湯誓唐書傳曰高郢子定七歲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帝魁之書見上孔惠之藏隋經籍志曰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者不同執經壟畔見上講經澤中後漢書傳曰楊倫字仲理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任昉一篇南史傳曰任昉得一篇餘籍劉勛曰見古文尚書所則逸篇跡並周書果如其言蘇威一部隋書傳曰蘇威字無畏五月五日百僚上餽威獻尚書一部詁屈聱牙見上文從字順元文類吳澂四經序錄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詰屈聱牙想見三代蔡沈呂刑注曰呂刑一篇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學詩之始林氏曰舜典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推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制辭之原蔡沈說命上注曰後世史官制辭其原蓋出於此經傳宗祖宋史何基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其範者經傳之祖宗乎綱目祖父明文商劉定之論曰資治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尚書春秋者資治綱目之祖父也三章之詠王褘傳行七年七月辛亥作尚書詩三章四代之圖文曰仁宗時樞副范雍繪尚書四代之圖進之以備中覽齊語誰禁明楊維禎伏生受經闕詩曰挾書藏禁未開盤誥誰能禁齊語秦焚不到文翔鳳伏生墓詩曰秦焚不到書生傳孔壁重歸女史頌名數指歸之所統俞頑生爲陳正刊進尚書表曰太極列三階五紀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天人合應名數指歸之所統也乎精神心術

之所寓（明文衡周敘伏生授經圖贊序曰使非漢文求之伏生授之天下後世貿貿焉莫知聖帝明王之精神心術之所寓）讀伊訓有省（金史傳曰辛愿讀書至伊訓若有所省欲罷不能）於金縢致疑（明文衡王廉迂論曰予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詩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堯典揭第一之義（蔡沈堯典注曰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開卷第一義也）秦誓列百篇之末（胡安國春秋傳曰仲尼修經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詔命不越是矣）

尚書五

原 詩 唐太宗尚書詩曰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留燈披五典寒心睹肉林飛魄看沈湎縱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滋累惡成名猶積善既承百王末戰競隨歲轉

增 贊 明周敘伏生授經圖贊曰大哉聖道寓諸六經煌煌尚書實統厥成秦滅漢興斯道幾晦展也伏生爰際其會心惟口誦以教以傳晁錯之受漢文之賢

增 序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序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古史記言之職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絲綸之動不可不慎也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與先君尼父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誓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illegible][illegible]蕩蕩無得而名郁郁紛紛於斯爲盛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文學部二 毛詩 禮 史 春秋

毛詩一

【增】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原】毛詩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　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申曾申曾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東漢鄭元乘毛詩詁訓所不盡及異者以意續之為注解謂之箋箋也言薦成毛意【增】鄭元六藝論曰唐虞始造其端至周公為六詩　禮器曰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樂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前漢書藝文志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隋經籍志曰詩者所以道達心靈歌咏情志者也　說苑奉使篇曰詩無通故　新論適才篇曰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　中說述史篇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　又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邵雍觀物內篇曰詩為收民之府　朱子論柏舟詩序曰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詩主言志訓詁周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最附衷典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詩者持也持人性情　又物色篇曰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　白居易與元九書曰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而豚魚幽及鬼神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經之以六藝緣其聲緯之以五音　宋文鑑柳開補亡先生傳曰詩之立言不一

其體幾與易象同與　文獻通考歐陽脩曰刪去者非止全篇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本小雅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吳澂四經序錄曰風雅凡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　明文奇賞劉基項伯高詩序曰言生於心而發於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　明文衡胡翰古樂府類編序曰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成章

毛詩二

增孔叢子記義篇曰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聖王所以敬諸侯也　左傳襄公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又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

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武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韓詩外傳曰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　羣輔錄八儒篇曰

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誦之儒　前漢書傳曰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書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後漢書傳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所作詩題詞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又曰衛宏字敬仲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　又曰周磐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天祿閣外史琴論篇曰微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豳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館人覺私告于從者

曰子之師所歌者何詩也對曰豳風曰奚取豳風也曰豳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咏歌焉　晋書曰王裒字偉元性好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輙執書慟泣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唐書傳曰許叔牙字延基于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唐文粹李行修曰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涵泳而自得之　宋史傳曰周堯

卿字子俞善毛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一言以蔽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考經指歸以見毛鄭之得失　又曰沈銖字子平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指宗屢首肯之　王應麟詩考自序曰朱文公集傳闓意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凡此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　宋史傳曰劉鑰字晦伯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爲之吐舌　吾學編傳曰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元末兵亂隱山中著

毛詩解頤　明紀宣德七年七月上閱内庫書畫得趙孟頫豳風圖因賦詩一章召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長句將揭于便殿之壁有所箴儆爾其書於圖之右　明文衡劉夏尊聞齋記曰予始至金陵郭士中要予共讀詩其法先經後傳日可十許篇少少就熟翼翼焉如鷙鳥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列坐昭穆相從

毛詩三

纂五際六情（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即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溫淳敦厚（淮南子曰溫惠淳良詩之教也下詳經典）民風義府（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以觀之詩書義之府採詩）

四分五際（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詩分爲四注云謂毛齊魯韓）（翼奉曰詩有五際孟康注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春誦夏絃（上詳月令詩樂章以）

解頤（魯詩）牆面（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頌寢雅廢（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敬先（大戴禮曰詩云敬先祖）教先學美（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辭雅致（上見一字知太平）（左傳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毛詩

七

最佳（晉書謝安嘗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玄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安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雅（唐文粹陳子昂詩）（明詩篇曰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彪炳穆清（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李仲宮自周文王爾雅頌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

言皆雅思無邪（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莫學可與言（小子何莫學夫詩始可與言詩已矣）不能安各得所（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言（論語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神感（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動天地感鬼

歌商頌（子貢曰聞之於樂也各得其所）取幽風（新序曰士爲之口實）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甕牖桑樞而無關子貢往見之原憲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

匡解（上見周）

顏劉吐舌（上詳下見下詩）閩國政正皇風（易上天見心上周）

注詩曰明詩逆二茅雅大正方皇德風樸進正而葩深且大（上見上見）

毛詩四

雅之言則入國之人焉知敦厚之教（以上白帖）

在修文殷周之時學難廢業若過庭之子不學風

人轉屬物宋以附聲亦與心而排徊（文心雕龍物色篇曰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寫氣圖貌屬采附聲唐虞之代教

原于變而歌者也（序見上）同乎易象原於賡歌（上見山陽氏一曰詩之理）

之原始要終者風雅

十情志其者也所存明文斷王直聖人之辨曰詩本于聖人之性情

蒹葭抒言（論語曰詩以道性情所以導達性靈含弘大道）導達性靈涵暢理道（書言詩之用以導達性靈涵暢理道）

芬藻靡言（文心雕龍原道篇曰詩人之文）包蘊六義（六義之詩者其包蘊弘博多文且公）

周自后稷以下無疵以至頌最後有歐陽修詩圖序曰陳王時多才公且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毛詩

八

文學部

而刪（貼白）自檜無譏惟陳最後（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觀於周樂自檜以下無譏）採周之舊反魯

向欲之詩爲祖也其以連上篇俱合章比物記集（吳公子札來聘）

生始其列取是五際之宋均注曰集著天下著也者編次之頒延之庭人誥曰

理之不集徵採著連類含章（上詳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者繞上元皇下序四始）

人事決天道備（朱子詩集傳序曰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首六經（極于和正華存盡暴外）（序曰六義三人之文雅首貫三）

之理意之使先人同法夫其善惡關盛衰之事其詩非傳者也（此大全朱子曰聖人）

子所謂二百爲篇是天子已其道哉

講太液論延英同開闢炳日星貫三極（上見尚書二坐延英唐書傳曰鄭覃曰經術孔子所作詩傳皆章句之學朱子序曰詩）

純（朱子序云詩所以爲用其音節之和而其深且大者可以養其性情之正此理之）

原 六義 詩序曰詩有六義焉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比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蓋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以取義也

六詩 周禮太師職教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詩言志 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

詩正言 漢書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鄭元注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一言以蔽 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六德為本 周禮太師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鄭注云所教詩必有智仁聖義中和之道然後可教以樂弦

詩者天地之精 春秋說題辭云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

詩者諷諭之聲 鄭元六藝論云詩絃歌諷諭之聲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詩序

在事為詩思慮為志 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詩序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箋云諸侯之詩名曰風一人天子也謂

諸侯為化無自專之道必統繫于天子名比為風風者發柔動物之謂也

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又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猶謹案天子之詩曰雅雅者整齊歸一之名天子之詩儀州四方之詩儀刑四方資於萬國而用以為治也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論語孔安國注云興引譬連類也觀觀風俗知盛衰也羣羣居相切磋也怨怨刺上政也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云云

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 周續之解詩云夫風雅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推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詩序云云謹按上謂君子下謂臣民俱得用詩若上以化事在心從故云上風化下下之風上理即謂允若教替進可必須協諸宮商托以歌咏依違譬諭感動君心故云下風刺上也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又云此言詩人情感精深言不暢意故嗟既歎用申其情也以上俱北堂書鈔 杳

興於

詩 修身當先學詩也

教以詩 冬夏教以詩書書屬禮禮陰也以屬冬詩屬樂陽也故以夏屬

雖多奚為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學而肄三 肄習也三謂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章

刪以繁文 孔子

詳其大義 毛萇

觀風俗知得失 漢書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增 合韶武 史記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篇皆絃歌之以合韶武之音

合典謨 高仲武大唐中興間氣集序曰詩人之所作本于心心有所感而形於言言合典謨則列于風雅

補逸詩 王隱晉書傳曰束皙字廣微為著作郎覽周成王詩有義而無辭惜其不備作辭以補之

補鄭譜 歐陽修詩譜序曰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不得慶曆四年奉使河東於絳州偶得之然首尾殘闕切予未見鄭清當暑考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于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以補鄭譜之亡者

子石不暇 說苑反質篇曰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

曰吾暇乎齒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

子輿尤長 見周易四[illegible]履是易

注

持人性情 見上

溢人耳目 柳宗元進平淮西雅篇曰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南正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徐則江漢常武鑾鞠炳耀宣人耳目

最先刪詩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子夏

刪後無詩 見周易四畫前有注

祥符三章 王安祥符七年九月作毛詩三章

宣德一章 見上

讀詩至汝墳 見上

讀詩至河廣 金史傳曰辛愿讀詩毛河廣有省欲罷不能

嘉鹿鳴蟋蟀 唐書儒傳曰郭山惲與中宗內宴詔偕為伎山惲奏無所習唯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帝嘉其直賜服一襲

賜鴻雁車攻 玉海高宗書車攻詩賜宰臣趙鼎等曰朕觀鴻雁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當與卿等夙夜勉勵

齊韓毛鄭詩之末 中說天地篇曰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文武周召詩之體 皇極經世書曰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

起

善心懲逸志詩傳大全曰永其事之得可起人善心永其事之失可創人逸志美王政陳國風韓休蘇頲文集序曰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本人情該物理詩傳大全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善風化正綱常又安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爲敎正綱常而善風化小人貢其俗君子見其志中說曰孔子始刪取著以爲經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殊之以觀其變天道備人事浹朱熹詩傳序曰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主文譎諫而不汙溫柔敦厚而不愚李行修請置詩博士云云歡欣和悅以盡情恭儉齊莊以發敎朱子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也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儉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上林賦揜群雅注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云云諸侯十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二王雅取其六邵雍伊川擊壤集序云云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咏歌因咏歌而成比興柳冕論房杜二相書云云得風之多者爲風得雅之多者爲雅得頌之多者爲頌詩傳大全呂氏云云君臣義修兄弟愛篤朋友交親夫婦經正又廣平游氏曰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雎巢之詩則夫婦之經正矣喜不至瀆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又安成劉氏云通三百篇而讀其大義則其云云

毛詩五

原詩晉傳咸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一作寍允矣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增宋張載題解詩後詩曰置心平易可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子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增序唐孔穎達詩正義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歌咏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于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先君尼父釐正遺文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傳其業雅頌與金石俱和秦政燔其書簡牘與烟塵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應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故據以爲本　宋朱子詩傳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情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歌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節而不能已此詩之所爲作也

春秋一

原春秋杜預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　釋名曰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增廣雅曰春秋冬夏終而歲成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和之象也故舉以爲名也　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穀梁疏曰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修春秋約之以周禮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孔穎達正義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

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在春秋　前漢書藝文志曰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宋史李侗曰春秋一事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易形不可泥以一法　新語道基篇曰春秋以仁義貶絶

春秋繁露十指篇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彊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一指也　又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說苑君

道篇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天祿閣外史見幾篇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　中論修本篇曰孔子之制春秋詳內而畧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小惡必書於衆國大惡始筆　中說天地篇曰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又曰三傳作而春秋散　通書孔子章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作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　邵雍觀物内篇曰春秋爲藏民之府　又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　程頤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朱熹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　薛宣讀書録曰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王黎荆州文學官志曰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原已遂矣　劉軻三傳指要序曰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　鄭解禮法論曰春秋常事不書變事則書　劉敞曰正萬事之本者莫近乎春秋　洪與祖春秋本旨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無度曆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　方孝孺曰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於禮

春秋二

增公羊疏曰公羊以為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　閔因敘曰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成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原前漢書藝文志曰昔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襃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　初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又授之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為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見春秋正義　左氏傳有賈逵訓詁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傳有范甯集解

增越絕書敘外傳記曰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　搜神記曰孔子修春秋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上有刻文孔子拜而受之　羣輔錄八儒篇曰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

前漢書傳曰董仲舒淄川人也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久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　後漢書傳曰鍾興字次文少從少府丁恭

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詔令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侯王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又曰賈逵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閣肅宗立特好左氏傳使發出左氏大義長于二傳者　拾遺記曰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求學者不遠千里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太平御覽鄭康成別傳曰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又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畧諷皆上口　王隱晉書曰杜預著春秋長曆至老乃成摯虞賞之曰左氏本為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　唐書傳曰李素立少穎悟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畧同　又曰張嗣宗太宗令羣臣以春秋讐難帝曰朕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嗣宗頓首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為己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蓋文達博識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

史實抗集諸生講論劉焯劉炫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義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　又曰徐曠字文遠高宗幸國學文遠發春秋題辨難鋒生莫能屈帝異之　又曰劉知幾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督之及聞爲諸兒講左氏春秋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羣史　又曰啖助字叔佐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九年乃成以爲孔子作春秋意謂夏尚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

僿莫若忠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　柳宗元陸質文通墓表曰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後之學者黨枯竹護朽骨以至于父子相夷君臣詆悖吾郡陸先生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　五代史傳曰史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　玉海祥符七年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　文獻通考周茂振跋孫莘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于先生嘗言荆公初欲傳春秋而莘老之書已出忌之遂詆聖經曰此斷

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　宋史傳曰孫復字明復著尊王發微十二篇　又曰程頤字正叔著春秋傳　又曰司馬光字君實七歲聞讀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義　又曰劉敞字原父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世　又曰家愿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　又曰何涉雖在軍中亦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　又曰蕭冠卿每進講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　文獻通考陳氏曰蕭楚字子荆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誓不復仕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

甲科歸拜牀下楚曰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　宋史傳曰胡安國字康侯高宗以左氏傳屬安國點正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　元史傳曰虞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謂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尤善　又曰元明善字復初諸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　明文衡黃伯生誠意伯劉基行狀曰公年十四從師受春秋雖未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　吾學編傳曰宋

濂字景濂庚于徵至金陵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公曰春秋襃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明詩紀事趙汸字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　又張以寧字志遠以春秋登第作胡傳辨疑最爲辨博　明文衡楊士奇文靖金公墓誌曰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從前進士聶鉉先受春秋得其微旨仁宗在東宮公專說春秋數析簡明春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行事作春秋要旨十二卷以進

春秋三

原考符見春秋一　稽象春秋孔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結之四象贊于王施之四海

周法　孔經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春秋孔演圖曰

公羊全五經宋均注曰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　四象　兩家漢書曰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

隱書　晦義上詳其四傳序書取其正言頗藉之志制之義國之所謂襃貶上之

掌志　立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諸侯國各有史記立一志即王之法所謂春秋

通三　漢藝文志云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魯史記作春秋三家分而爲五注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晉劉兆以春秋三家異同爲通論

明志　記事三家之說爲不通可合而其名也者　傳仲尼序

增失數長　明經之善志記也　春秋之文　夫子春秋傳
經者仲尼之志　丘明受經於仲尼

治經南子曰春秋之失亂　治春秋之失　業治　玉　十例　五情見上

一上曰經杜預春秋序曰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

汙而五始　三科之五始

五始　三科

決獄

斷事　淵遂　婉約　浚井　觀山

傳未甚文宗喜經術寫傳之學徒多異同　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

美水石何必勞苦一求　然後爲得已耶下見上

日星　山嶽　錄實

正名　正大　簡嚴　國鑑　經祖　原備三聖　掌四方　鉞

青育　發墨守　修舊史　立博士

成一經劉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升等奏之又請陳元

疏云陛下知丘明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于後學故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為諸宗所排

〔增〕變周文 駁漢事 玉海何休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後漢書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

著異同 編本末 玉海續會要曰元和四年四月給事中馬伉著春秋異同三卷明紀洪武十年五月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春秋本末

疑夏五 辨周正 胡安國傳曰夏五者傳疑也明文衡周洪謨周正辨曰或問南軒子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果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前乎商之建丑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史謂秦氏既并天下之始數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

精義理 得事實 朱子語錄曰公羊考事甚疏義理却精文獻通考陳氏曰左氏擇經義類雖未盡當而具得當時事實非二家比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春秋

〔原〕學之小史 講以學官 俱白帖

〔增〕觀書太史 受命端門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太史氏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 下見上

麟獲西郊 虹垂北斗 上見上獲麟之史孝下見上

點夏存周

申服難杜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梁書曰崔靈恩天監十三年歸國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春秋序例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之

意在二子 助有二人 上見上 明文衡趙汸與宋景濂書曰春秋屬辭所望於鄉先生故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于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嘗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為春秋傳

素臣之功 興王之法 劉敎志曰格之

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數籍也 胡安國桓有年傳曰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變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立興王之新法也

五經儀表 萬世準繩 宋史傳曰李之才令共城時邵雍再拜願受業于是授之以陸淳春秋意以春秋表微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 胡安國傳序曰百王之法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獻論嘉賞 進講合意 宋史傳曰劉熙古十九通春秋後唐長興中和凝掌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凝甚嘉賞又曰高宗喜讀春秋左氏傳王綸進講往往與上意合

斷自聖心 裁以天理 夏五傳云其義則斷自聖心大全朱子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貴王賤霸 尊君抑臣 胡安國城緣陵傳曰詳著城濮之師深沒楚丘之謚貴王賤霸義善顧洫文又滅項傳曰此聖人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輕重權衡 曲直繩墨 河曲傳云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故秦師不奉詔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又表要傳曰晉大夫又不以德命國子不可達於表裏而與之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春秋

諸侯羣誅 大夫衆貶 以九月而成 經四代而作 上見 陳亮春秋比事自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

春秋無義戰 定哀多微辭 上孟子語 胡安國傳總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

功過不相掩 美惡無嫌同 上見上又秩代鄭傳曰前者地而後代以為疑辭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而無嫌於同

〔原〕游夏不能措辭 元凱尤其成癖 史記仲尼筆削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 杜預有春秋癖

〔增〕善禮善讖善經 失誣失短失俗 鄭元六經論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於經范甯穀梁集解曰左氏豔而富其失誣穀梁清而婉其失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俗

春秋四

原振王道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明荊讓之爲微振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惑而實之

俟後聖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曰君子而惟有以樂乎此也何休注曰待後之王者以爲法其言與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也

微而顯志而晦詳上春秋三五情注

明善惡察廢興蘇子云明善惡察廢興莫過乎春秋

章往考來杜預春秋序云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

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見上諸按春秋仲尼改書史起衰殿大義言辭高大則旨深遠若依史策舊文則言辭約少而義意微昧者也

錄政治得失桓子新論云諸睹春秋之文錄政治之得失以爲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者也

名儒是非之議王隱晉書曰劉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命世名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文學部

道聽塗說之書袁准正論云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魏略云嚴幹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傳時司隸鍾繇不好而尤以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

詭辯之言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所說也

相斫之書魏略云魚豢嘗從隗禧問左氏傳禧荅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傳相斫書耳不足精意

善善惡惡公羊傳云夏滅項孰滅之曷爲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滅人之國何賢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諱之

傳信傳疑穀梁傳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其死日故舉二日以包之

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虞植以衷事云丘明傳

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賈子云左氏傳上與北堂書鈔

褒貶以一字爲褒貶

筆削孔子筆則筆削則削

長短嚴幹善公羊鍾繇好左氏與幹會辯析長短幹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服左丘明矣幹曰直故吏爲丘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知罪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

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

記事繫日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增獲麟之史春秋感麟而作故絕筆於獲麟之句

經世之典春秋經世之典帝王之儀式

名科玉海紹興三年二月徐俯進春秋解義上以宰約書名爲賜宰臣請編之記注永爲大訓從之

伐杞又乾道二年十一月王淮進講春秋莒人伐杞上曰春秋無義戰

無達辭董仲舒曰春秋無達辭

無通義說苑傳曰春秋無通義

禮之大宗史記自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經世大典胡安國傳曰以爲經世之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乎

請去春秋唐書傳曰于休烈機警敏吐蕃請文籍四詔秘書寫與休烈上疏曰若不得已請去春秋

乞復春秋文獻通考陳氏曰紹聖中罷春秋不以取士崔涉直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文學部

名分之書皇極經世書曰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傾否之書大全謝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

左氏不知經公穀不知史玉海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

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吳澄四經序錄云

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辯理錯經合異前漢書藝文志曰左氏傳或先經以起後經之事或後經以終前經之事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見上記事繫日注

春秋五

原詩晉傳咸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敬不盡情歎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茲

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增】宋歐陽修獲麟贈姚闢先輩詩曰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有如塤應篪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約義甚夷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巇焯哉聖人經照曜萬世疑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羈 元趙子昂古風曰詩亡春秋作仲尼蓋苦心空言恐難托實事著以深大義炳如日萬古仰照臨鳳鳥久不至楚狂乃知音愁來不得語起坐彈古琴

【增】【序】唐孔穎達春秋正義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記之書周室東遷下凌上替夫子欲重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財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既不救于已往冀垂訓于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 宋胡安國春秋傳序曰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增】【啓】齊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啓曰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勤扶冊慈最下帷未覩山筍早愴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業心家藏賜書籯金遜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禮記一

【原】劉熙釋名曰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 鄭氏曰周禮致太平之書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當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于秘府時人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元爲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元王肅並爲之注解 禮記正義曰禮記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帝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記有馬融鄭元二家注馬注今亡惟鄭注行于世

【增】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治

人之情　又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
小人以薄　禮器曰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
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左傳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又叔向曰禮敬之輿也
大戴禮曰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　又曰凡禮
始於脫成于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
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乙　韓詩外傳曰首天地之體因
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又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
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
天下也　白虎通曰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
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于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
陰也　正義疏序曰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難明末易
見　史記商君傳曰三代不同禮而王　又自序曰禮
綱紀人倫故長于行　前漢書元朔六年詔曰朕聞五
帝不相復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
之節文　荀子曰禮者人道之極　素書曰禮者人之
所履　淮南子齊俗訓曰禮者實之文也　春秋繁露
曰禮制節故長於文　中說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其
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又曰大戴小戴禮之

衰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
及格言爲多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禮以立體據事
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實也

禮記二

增鄭氏曰周禮周公復辟以此授成王使居洛治天下
左傳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
子問禮于老子　南史傳曰沈峻字士嵩博通五經尤
長三禮爲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
峻曰周禮一書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惟助教
沈峻特精此書勉奏峻兼五經博士　唐書傳曰魏徵
常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帝美其
書錄置秘府　又曰王懋字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
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　禮樂志曰開
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
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人久遠不可改易　韓
愈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然
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乃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
於篇　又唐書傳曰殷盈孫僖宗至蜀聞其有禮學擢
太常博士　宋史傳曰孔維字惟則九經及第太平興
國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

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乃今見中國之夫子也。又選舉志曰淳化元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進士 又傳曰宋庠父玘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於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記也已而庠生 又曰劉摯字莘老少好禮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 又曰歐陽守道字公權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山長宗人新先寓居長沙往訪之語契請於子良禮新爲書院講書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之字也 玉海淳祐六年十月講禮記畢錫宴秘書省御製七言律一章首

云天高地下禮居中 又朱文公集以儀禮爲經取禮記及經史諸書所載附本經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爲經傳通解 金史傳曰張暐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 元史傳曰熊朋來字與可初以禮記首鄉薦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爲言朋來之學三禮尤深當世言禮樂者咸推宗之 趙汸潛溪後集序曰景濂父立呂公之鄉而游于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尤長於禮 吾學編傳曰解縉字大紳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餘言其畧曰禮記出于漢儒䕬雜尤甚宜及時刪改 又曰劉有年廬陵人徙沅州洪武中明經起家爲監察御史尋辭職養母忤旨謫傳舟通州讀書不懈得儀禮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 明紀萬曆十八年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懿德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貞觀政要

禮記三

原

修外 制中 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禮記曰夫禮所以制中

承天 事地 史記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大戴禮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崇君師

不法 無體 是見仲尼曰 不施夫子反 君子曰 來立吾是以趨以入位也君授畢故行跪一以下之 以學記

晏子出仲尼送之反命門人曰不法之禮惟晏子能爲之禮記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

粉澤 橘柚 莊子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曲臺 芸閣

節情 養性

首篇 冠篇

體嚴 志敬

大典 格言

的泰法 言夏禮

增

居洛 在魯

韓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憲典益多聞矣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以上俱初學記
出淹中 · 得河間 前漢書藝文志曰古禮經者出魯淹中下見上一 隔絳紗
賜紫綬 太平御覽晉書曰韋逞母宋氏家世傳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曰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
官品物備於此矣吾無男汝可受之勿令絕苻堅詣太學廬壺奏曰比年撰綴惟周禮未有其師竊見太常
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其家起講堂隔絳紗而傳授以宋
氏為宣文君 文獻通考晁氏曰聶崇義三禮圖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刊定建隆二年
奏之賜紫袍犀帶 頒正義 刻儒行 玉海咸平六年八月賜印周禮正義頒行下
見上 升月令 補冬官 三朝國史藝文志曰初禮記月令篇第六明皇改黜舊文附益
新事諸御刪月令升為首篇元丘葵周禮序曰夫冬官未嘗缺也推出于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察以冬官
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為冬官不亡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

曰是周禮六官始得為完書 經邦國 植綱常 孔穎達正義序曰洎乎姬旦負扆臨
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 元史禮樂志曰古之禮樂一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為用足以植綱
常而厚風俗 體正五經 源開三本 文心雕龍曰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
經 潘徽江都集禮序曰禮之為用至矣大而天地同節明而日月齊照原開三本體合四端 闇記
義宗 多識容典 上見總載七王氏類苑歸崇敬治禮學多識容典 就質疑
晦 淹識古今 山堂肆考王琳善禮學每缺徐堅質疑晦堅為申釋得闡所未闕又王孝威
庵識古今典禮作曲臺新說周官補遺書 猶酒有蘖 若璽印泥 上見一
揚州集禮序曰道德仁義非此與成造遇聽御舍此安適若璽印泥加防上水豆直譬波耕種同其物革而巳
豈 分年而試 按月而觀 上見總載三分年注宋史傳曰張虙以為月令之
文辭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臣已講者為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 尊

主庇民 垂世立教 隋書傳曰柳昂字千里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高祖覽
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禮尊主庇民莫先于禮 陳澔禮記集注序曰聖王繼天立極之道莫大
于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于禮 竹之有筠 木之有榦 上見一左傳
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杜注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人無禮無以立其身木無幹無以立其形 發冢
得考工 探泰得世子 玉海齊書曰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
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禮所闕文也 文獻通考雍熙四年八
月諸王府侍讀所屬進分門禮選二十卷太宗採得文王世子善說問衛欽緒曰易為諸王講書曾及此乎曰
諸王嘗訪易經論每發明君臣父子之道上益喜 視諸經尤粹 惟別錄為
優 上見二 又曰劉氏別錄所傳儀禮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
今行於世

禮記四

原 禮本於太一 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其降曰命 禮必本於天 鄭注云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于鬼神者也 禮者
人君之大柄 禮運云云鄭注云柄所操以治事也 禮者人之大端 禮運
理萬物 禮器云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 苞陰陽
春秋說題辭 禮以明體 漢書藝文志云六藝之文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也
禮以道行 詳總載 天之經地之義 左傳云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杜預注云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也 經國家定社稷 左傳云夫禮所
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別同異明是非 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別同異明
是非者也 定親疏決嫌疑 又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者也 恭儉揖

讓禮之爲也淮南子 萬物調四時和春秋說題辭云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離也 禮從宜使從俗曲禮云鄭注云云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又云牲幣之屬書從俗所出皆謂事不可常也 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漢書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云云 班朝治軍非禮不行曲禮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又云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以上此字書紛

【賦】詆狗曲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既至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翁心嫉之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致龍鳳賈公彥周禮廢興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致隆平之瑞龍鳳 后夔不達哀公問子曰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 孟僖不之法

能左傳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制之凡文禮器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 制之備文之奇晁氏儀禮序曰周公之經也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疏也何學之博也 宅天衷眞民極王每禮者所以宅天衷眞民極豈形以器云乎哉 養君德正朝綱陳傅良曰周禮之綱領三代君德正朝綱均國勞也 綱紀萬事彫琢六情正義序曰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周琢六情 兩曜爭朗百川注瀆歐陽詹題叔孫通傳後曰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迭興其禮昭然若兩曜之爭明百川之注瀆者矣 經邦之軌則莊敬之楷模太平御覽唐書曰元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聖賢微言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望四海均習從之 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寡要元史傳曰黃澤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寡要作禮經正言 慶則舉大畧小慈則舉小畧大賈公彥儀禮疏序曰其爲注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瑯琊慶則舉大畧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畧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

禮記五

【賦】〔詩〕晉傅咸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其一辨其可任以告於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其二

唐李百藥賦禮記詩曰玉帛資王會郊丘叶聖情重廣開環堵至聖軼金籝盤薄依厚地遙裔騰太清方悅升中禮足以慰餘生

【原】〔序〕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是以聖王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駕之馬設衡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于軒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

史一

【原】宋敘世本注曰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

職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
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
也（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周官有太史小史
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
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
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書王命而貳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
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
贊書　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
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六韜禹有

史嚋大戴禮虞史伯夷）【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子夏詩
序曰國史明乎是非之迹　吳志右國史華覈上疏曰
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　隋書李德
林傳曰史者編也故魯號紀年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
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
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　管子曰春秋
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史也　孔叢子答問篇曰古
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　中說天地篇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又曰陳壽有志于史依

大義而削異端　中說謂薛收曰聖人述史三焉書也
詩也春秋也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袁山松曰史之為難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
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史
之為言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　又曰歲遠則同異
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　又曰或
有同歸一事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複重偏舉則病於
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曰
十有八家雖存記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

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味同畫餅子雲學湮涸流處叔
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于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略記帝
王鸞盛廣松纔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　來鵠聖
政紀頌序曰史臣者當國之鑑千億代之眉目也　皮
日休請孟子為學科書曰經之降者莫過乎史　皇甫
湜曰合聖人之經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在適不在
同　唐書禮部尚書蕭至忠嘗問劉知幾曰自古以來
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才也學也
識也夫有學而無才猶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
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

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梗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尤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此則為虎傅翼所向無敵者矣　歐陽修論日曆疏曰史者國之典法也　曾鞏南齊書目錄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事物之情其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　玉海昔四史昉于黃帝五史建于蒼籀右言左動官宿其業言為尚書紀謨訓而舉其綱事為春秋繫日月而詳其目紀傳猶未分也邦國之志掌於小史百十二國寶書藏于周室私史猶未作也自鄭書晉乘魯史秦記而國各有史如南董左氏

之流史猶出於一家也　又晁氏曰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事編年不如紀傳　又眞氏曰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　又方孝孺緱侯論曰天子之賞罰信于當世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貴賤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于無窮榮辱于既死

史二

原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為周守藏室史又為柱下史則其職也　春秋傳曰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　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俱詳太史令)　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史記曰秦澠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拊缶皆命御史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討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帝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自序傳云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

八書七十列傳成一家言是也　漢書司馬遷傳贊曰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篇遠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乃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　後漢書云詔劉珍陶伏無忌等述於東觀謂之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為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各有史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

凡六十五篇自兹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其次也（以上俱初學記）【增】晉書習鑿齒傳曰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始以蜀爲正其識過陳壽遠矣會要曰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修晉書房元齡褚遂良等主其事以臧榮緒晉書爲本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則太宗所著故名爲御撰南北朝諸史半出唐臣（南宋書沈約齊書蕭子顯梁陳則唐姚思廉所修也北魏書魏收北齊書則唐李百藥周書則唐令狐德棻也）而魏徵隋書總梁陳齊周之事故俗號五代志李延壽則又合南北之成爲唐書傳曰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魏周隋天下參隔其史詳本國畧他國嘗美失傳思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乃追修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舊唐書劉昫所撰也宋歐陽修之爲新書晁氏曰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卷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表所謂事增于前文省於舊是也梁唐晉漢周五代史則歐所自著國史謂其可繼班固劉向焉其時司馬光又著資治綱鑑宋史傳曰光思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覽

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神宗時上之賜今名其進表曰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二百三十五年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後此朱熹又因之爲綱目序例曰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誠史外之要典而六經之羽翼也宋遼金三史成于元脫脫歐陽元元史成於明之宋學士濂前以史記前後漢三國志晉書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延壽南史北史新唐書五代史稱十七史益以宋遼金元稱二十一史爲正史云性理大全司馬光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又蘇轍古史曰司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又朱熹曰太史公疎爽班固書密塞又曰新唐書敘事務簡畧故多鬱而不明又呂祖謙曰史臣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崇鯀管蔡不能賢周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杼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史三

【原】方志　直文（上並敘事　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辯而

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司籍 掌書 左傳曰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下詳敘事 記善 書過 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長牘秉筆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帝書 王籍 上詳敘事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新載 舊章 承衛表求合正三史曰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興廢為本而史書枝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撰未就杜預春秋序曰其餘發凡以言例皆史書之舊章 嗣書 續紀 見上史二書雀折事東觀漢記曰班固故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秘書令固卒前所續史記也 微文 隱切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魏志曰明帝問王肅

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述漢 遵周 東觀漢記曰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舊史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私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杜預春秋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書名 循禮 左傳曰鄭為游楚亂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闈門之外公孫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仲尼遂因魯史而書陽秋皆泥理而動著為實錄 方冊 直書 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杜預春秋序曰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八書 十志 上詳敘事東觀漢記曰蔡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 書言 掌命 上見史一下詳敘事 增 謗書 藏史 容齋隨筆司馬遷作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寓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北史傳曰魏收修魏書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于是衆口諠然

說為識史 三途 五體 史通曰史之為途有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下也 鄭樵氏曰司馬氏父子世司典籍工於制作勒成一書為五體本紀記事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身鑑 國章 唐書曰房元齡魏徵總監等修五代史成太宗勞之曰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卿等副朕深懷極可嘉尚 宋鵲聖政記曰表求可見者奧遇乎史國之大章如何可畧 冠冕 眉目 玉海緬紹唐朝簡冊尤備惟紀傳表志為一代鉅典冠冕史錄其以選敍下見上 體三 因四 [illegible]氏曰後述史者其[illegible]有三編年紀傳實錄 人王氏揮麈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二曰日曆三曰起居注四曰臣僚行狀 增 掌邦國 建侯王 杜預春秋序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漢書曰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師古注曰十二紀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 別異同 明得失 上見

春秋繫日注子夏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傳人論之源以上見初學記 增 亞六經 冠諸史 類苑唐書曰史之為書褒善懲惡亞於六經宋史傳曰章衡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紀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 發潛德 揚盛心 韓愈答崔立之書曰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元史郝經續後漢書序曰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館留儀真乃破棄裴凡起漢終晉以更著書以昭烈為正統以魏吳為僭偽發昭烈之幽光揚孔明之盛心祛據玉之君越破從昭之城府千載之說一旦豁然 亞 陳壽 似馬遷 上見上蘇軾曰歐公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 嚴義例 訂愚賢 宋庠送籍偶元史梁殆詩曰家錢嚴義劉況允明詩曰會將青史訂愚賢 吹霜 噴露 入地上天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至于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歎息者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史 四十三

撰史注下見上

權重宰相 選史官嘗安石常閱其史彙數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 知史官曾重宰相宰相曰能制生人史官何以加能制生人

任輕臺員 唐書傳曰裴懿修國史乃請敬則高

史院元史曰仁宗嘗謂一時臣公曰論人言史御臺任重能制世公所議 元史曰史院一省御史臺是萬世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議

不欺地下 寧負鄉人 唐書傳曰武后時張說誣魏元忠一市言從說按定書可謂已誦辭又後張說按吳兢為之修實錄宋璟與劉知幾改張說按張說奏事切不許可謂宋璟曰劉知幾其故生書實宋璟以張說為當生地下不許其又令清華曰後吾可負天下書之

少張說可以之請史中數為卿人

不欺地下何負鄉人

頭白可期 丹青 史傳曰其表字仲分修實錄傳相國辛之

難書 所上傳見非梓美丹青王安石讀書史是詩曰精神 粗

秘實藏山 豐編照物 劉昭曰司馬遷作史記維建八書班固因之作漢書以天人之際稽常作政紀雖秘藏名山傳之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史

四十三

列石之物借籍於典臣者豐來自貴堯史云 云豐編照

桑麻穀粟 國史之容成如古錄 朱子曰論班固著漢書史制之作如工之桑麻穀粟

法嚴記約 文直事詳 舊文

英華咸韶 如桑麻穀粟英華如咸韶

缺陳橋事 補建 文編 玉海 曰人言史官修 大事編修五年以四月不從陳橋事傳 南宋志曰太祖受命以為河中之事為非不可 至等言重因加之言 宋史及何 史記傳補

詞宗丘明 直歸南董 綜覈班范 騎揮蒼 正

籀 玉海云云

史四

不虛美謂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其文直其事覈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魏志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理謂之實錄

有良史之才 良史 上見 青史

增 信史 公羊傳曰春秋信史也

形史 又管形史官中

三不如 晉書張輔傳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五 玉海引崔鴻十六國春秋曰

不可下見 取春秋 宋史曰唐以後史學者紛亂不可勝紀宜取春秋之法修五代史

傲左氏 玉海宋王應麟曰左氏長於敘事

緯治亂 宋史程昭傳

各用所長

權衡是非

域中大權 天下大信 由 各因所長 心術為

正 口舌非爭

兩晉不可行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史

四十四

或有言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眞宗以誥掌撫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眞宗然之遂命刊刻 五代不足法王溥陳推上重修五代史上謂輔臣曰五代史不足法王曾以口 安危之迹亦可鑒也 穎士尤罪子長李華三賢論以蕭穎士以口史書爲頻尤罷子長不編 年而爲紀傳 東萊不取班固朱子曰呂東萊甚不取班固 家家自以爲遷固劉軻與馬植書曰執史筆者家家自稱爲遷固 人人自以爲荀袁見下 明鏡 一時覆車千祀王績與陳叔達重於陷誌書曰蓋成國典家從人倫欲使明鏡 一時覆車千祀

史五

原詩 魏阮瑀詩曰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闚壙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啄高桑 晉左思詠史詩曰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 又袁宏詩曰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檮杌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趣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又詩曰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又左思詠史詩

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又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又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又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理道在儒弘儒由人光矣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舊史惟新將分爾史既辨爾疑延我良友講此微辭 宋鮑昭詠史詩曰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陳阮卓賦詠得魯仲連詩曰魯連有高趣遠氣本相求笑罷秦軍却書成燕將愁聊棄南金賞方從滄海遊寄言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又張正見賦得韓信詩曰淮陰總

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
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傷狡兔情　又祖孫登
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壚應
沽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楊得賜金惟當有漢
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巳馳
聲五谿還總兵受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惟稱聚米勢
無慚薏苡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載名　唐太宗司馬
彪續漢志詩曰二儀初搆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
固亦垂文字緜代更膺期芳圖無輟記炎漢承君道英
豪篡神器潛龍既可躍銜兔奚難致前史彈妙詞後昆
沈雅思書言揚盛跡猶嗣興濃志川谷循舊途郡國開
新意梅山未覺朽穀水誰云異車服隨名表文物因時
置鳳戟翼康衢鸞衡總紊辭清濁必能澄洪纖幸無棄
觀儀不失序遵禮方由事政宜竹律知時平玉條備文
囿惟今彩藝門扃渫致雲飛星共流風揚月兼至種類
遊令典壇壝資文池五勝竟無違百司誠有庇我皇承
襟祭襲引衆秘卜衍羨義府看覈披經笥大辯良難
御小學終究覽閣知榮含毫孰忘愧　增　唐李華
詠史詩曰巢許在箕潁陶唐不得臣九州尚洗耳一命
安能親綿邈數千祀丘中誰隱淪朝遊公卿府夕是山

林人蒲帛揚側陋薜蘿爲縉紳九重念入夢三事思降
神且設庭中燎寧窺泉下鱗　又盧照鄰咏史詩曰季
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
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
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
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又張謂讀
後漢逸民傳詩曰子陵沒巳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
人千秋如比肩嘗聞漢光武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
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
看江上煙釣時應有待釣罷巳忘筌生事在林壑悠悠
經暮年於今七里灘遺跡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
潺湲　又李白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
季詩曰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
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
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
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
途値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無令
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白居易讀史詩曰漢日大將軍
少爲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暐暐園
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荊杞深谷變爲岸桑田

成海水勢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榮枯者反覆殊未已　宋王安石咏史詩曰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古成冬春揚子出其後仰攀忘賤貧衣冠渺塵土文字爛星辰歲晚天祿閣強顏爲劇秦趨舍跡少近行藏意終鄰撲撲外逐物紛紛輕用身往者或可返吾將遇斯人　明劉基咏史詩曰凱風扇朱夏草木生清涼卧疾澹幽曠白日悠且長散帙覩古人喟然想虞唐陽春能幾何陰氣多繁霜天道諒悠悠人理亦茫茫咏歌寄深情歌罷增慨慷

原 志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庖洛書錫禹八卦成列九疇迫斂三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舉　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删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時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區別

原 銘 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惟海宇誰其來遷特聞遠祖青州挺秀爰始奠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閫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簡管區葛嶧明懿平陽總理咸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變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贊 梁劉勰史傳篇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書 唐劉知幾論史上蕭至忠書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嘗籍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筆爲便爰自近古此道不存史官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罕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復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于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蓋由杜彼顔面防諸請謁故也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言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且知筆未棲毫而縉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頃史官注記

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
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
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爲古式尋其名號可得
而言夫言監者蓋總統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限
斷革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斯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
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旣不指授修之者又
無遵奉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增〔序〕隋許善心續修梁史序曰革命創制竹素之道稍
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
迹軒黃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
謨貫昴入房傅夏正與殷祀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
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先君昔在前
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
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
盡冢壁皆殘不牽無所盜帷褰同毀陳農何以求所撰
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
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
薪構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
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承先志假班嗣之書徒
聞其語紹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脣瑣涼能孤陋未

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二
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
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
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

原〔表〕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臣聞無懷
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代墳典不聞昭明太
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
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
善弘此四聰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
之駕不返無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藏之
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又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
覩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睹亂秦餘何由知漢
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
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
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冊臣遠愧南董近慙遷固
以閭閻小才成一代盛典 增宋曾鞏謝史成授朝奉
郎表曰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裒錄諸儒之效俯逮
孤生簡策之傳固多帝王之書而亦重文章之用非一述
作之事爲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
之書由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畧而雅春秋

之法讖而嚴子長雖謬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于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實或設辭散散而不工或疎畧牴牾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覩前載玆謂才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名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檮杌巢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潤之辭追二帝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

原 論宋范蔚宗宦者論曰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威權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侯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公忠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

增 事六宗陸機傳論曰古人云惟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蚤年高辭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辭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翻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翼未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

原 梁沈約王僧達顏峻傳論曰世祖弱歲臨蕃遊道未廣披襟解帶義止賓僚及逆之終顏竣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于憑玉負扆咸行萬物有欲必從事無暫反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明誅責自起竣之取釁于世祖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損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文學部三 書籍 校書 蠹書 求書 誦讀 獻書 寫書 負書 藏書 賜書 借書

書籍一

增白虎通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隋經籍志曰大道方行俯龜文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迹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　宋史田錫太平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源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能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　墨子曰吾嘗見百國春秋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　又諸子篇曰述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确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人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　書史百家問曰卦分河洛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對禮樂而齊鶩斯並聯諸日月爍乎

文章至如諸子相勝小說奔競有懃屑玉之化無異雜鉛之寶

書籍二

增拾遺記曰帝堯在位至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合鮮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獲所求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文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三日召諸大夫而問焉曰烏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曰在丹書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云云　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雀梁□蠹書於羽林　抱朴子曰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

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藏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荊州記曰小酉山石室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故梁湘東云訪酉陽之祕典是也　拾遺記曰晉泰始元年有頻斯國人來朝言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樹東有大石室緒石爲牀牀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蒼頡造書之處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中有石梁梁上有素書兩卷烈

取讀莫識其文不敢取暗書數十字以示嵇康康盡識之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　晉書荀勗傳曰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南史傳曰江淹字文通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　玉海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祕書言高麗獻書多奇本館閣所無詔校正二本別寫藏太清樓天章閣

書籍三

增 充箱　連屋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逮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行雜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軒矣　杜甫何將軍山林詩曰牀上書連屋

鳳銜　麟吐 竹書紀年曰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　搜神記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氳氣起顏回子夏往觀之到楚西北范氏之廝兒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發薪下視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受而讀之

觀太史　授老人 二上詳春秋史記　傳曰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人墮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老父以足納履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方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帝王師

積丘山　汗牛馬 風俗通曰武帝開獻書之路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　柳宗元陸文通先生墓表曰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充紵帛　瞞箬笏 崔羣送符載歸蜀覲省序曰將聖賢典籍充于紵帛　石堦送武卿信字波詩曰林頭書卷子瞞箬笏

明　啓

龍圖　披鳳篆 唐太宗帝京篇曰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鳳篆韋編斷仍續縹帙舒還卷

青汗簡　白雲篇 韻府羣玉云以火炙簡令汗取汗學書　杜甫贈田舍人詩曰晴窗檢點白雲篇

樂於千石　何假百城 文心雕龍王充稱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後魏書傳曰李謐字永和棄辭賦結宇依巖鑿室耽學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九流異軫　百氏齊鑣 李令琛書史百家對云

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 李令琛書史百家對云

純粹入矩　踳駁出規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

觚裂大道　疵贅聖謨 隋書經籍志曰雖其間觚裂大道疵贅聖謨與怪恍惚瑣碎文辭有所未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相間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蒐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西山典籍　東壁圖書 李嶠神龍曆序曰臨西山典籍之府總東壁圖書之事九流百家之說盡入胸中六家三統之書咸歸掌握

墨潤冰文　香消蠹字 常袞集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詩曰緗囊披謁

蠧翠軸卷瓊瑤墨瀲冰文蘭香消蠹字魚高處集

【增】漢裒七略之名　唐分四部之目 俱玉海云云

【原】五經爲府藏　雜藝爲庖廚

京房惟善於七分　張霸心明於百兩 許南容書史百家對云云

書籍四

【原】古人糟粕 莊子外篇云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問曰何書公曰聖人之言曰君之所讀聖人之糟粕耳以臣之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喩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然則君之所讀古人之糟粕已矣

聖人糟粕 何劭荀粲傳云粲嘗以六籍雖存乃聖人之糟粕

老莊道德之淵藪 拾遺記云夫老莊者道德之淵藪仁義之壇場

古書學者之山淵 抱朴子云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

文學部

韓任術以作柄　墨準儉以篤俗

拙頌七規云云

〇桓譚煩而無要 傅子云桓譚書煩而無要辭雜而無指歸吾不知其情也

〇賈逵精而不博 范蔚宗後漢書云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以上北堂書鈔

閱洛陽市 王充貧無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遂通百家詳好學

寫魯端門 春秋孔演圖曰趨作法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有星孛東方沈酒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觀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孔演圖

盤盂書 漢田蚡封武安侯學盤盂書注云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戒

雜家書 儒墨名法也

五車 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

三十車 張華字茂先雅愛書籍身死日無餘財惟文史溢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車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取正上俱白帖

【增】安用此鬼名 南史傳曰柳津字元擧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堅黑安用此鬼名邪

室中若有積卷 水經注云積石河北有層山巖中多石室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之者因謂之積書巖

內有自然經書 輿地志曰少室有上中下三定思自中從思而出至崖涌下有石室中有水名人石穴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莫壽於竹帛 王同故蹟遺文序曰傳古老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之最壽者玄也

枝條五經 文心雕龍諸子篇云述道言治枝條五經

簡殆如新 見書籍二

壽遺經於胷臆 唐起巖伏生祠堂碑曰暴秦焚滅經籍而有伏生獨能壽遺經於胷臆

書籍五

【增】詩 宋蘇舜欽檢書詩曰煩心思所持屏事入小閣踞撲下塵梁侈哆張敗笈雨爛百數番蠹食三四帙魚子或破碎蠶兒尚狎蛤悽心何長文跋尾清臣榻幼辭反

文學部

知進故句時自愜陸亡多愛亂存聚必券帖回頭厭䌫積聚體覺疲萌東閣聊欠伸夢斷風一颯　明楊循吉題書廚上詩曰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爲士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力專小者雖未備大者亦略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繆紙裝辛苦手自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持此用爲命縱橫堆滿前

【增】序 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曰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在天外　唐楊炯登祕書省閣詩序曰若夫麒麟鳳皇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

王羣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宮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墀戸牖而覩幽遐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不敝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

增 銘 唐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時何嘗有斯遠於結繩民始相疑國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折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絕一絕錯亂名目寖務輕省犄桑剡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令古卷舒蟬聯熏曝蠹齧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還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要質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違首言幾檄奏報離方就圓錄注傳記醜醨美憐銘誄碑表虛功望賢歌詠賦頌多思諂權存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詞以臬殺其留最廷錯謬顛倒龍家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鏤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而傳宜去詐僞結繩之前

增 對 唐李令琛書史百家對曰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

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尼父挺生刪詩書而反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啓羣生之耳目洎乎尼山落構梁父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起於是墨承諸廟孟繫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其韜略蒙叟混其鵬鯤葛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秘揚託思於全性鄒衍想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尹文亦諒於名實呂韋博識載搞縣市之文鬼谷多才爰踵飛箝之作自茲以往其流甚繁雖有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政刑或富國成家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章之隆藪故馬遷脩史列之九流班固敘書著之七略

袠一

原 緑袠有要方 [illegible]

綈袠有秘記 後漢書楊厚傳云厚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illegible]

縹袠 [illegible]

緗袠 [illegible]

增 散袠 [illegible]

詩帙 [illegible]

金帛數多者投秩

部帙 唐文粹李嶠鳳閣王侍郎傳贊曰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紀勳成部帙

編帙 宋文鑑孫甫唐史論序曰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兼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井編帙韜成一家

緗帙 庾肩吾遊清都觀尋道士詩曰緗帙桐君詠

錦帙 玉海瀟明詩書表曰錦帙全魔鏡明日照 湘素帙藉晉康古語以云七類几總選義參準菁樓 便覽命西考丁人 讓之几七民專 邃皇肅汾浪道居振 帙宸排青千帝張 戶留詩七薜出尚了不佰 林散帙二嚴邀石餘溪文照宿斗

題袠 十宋文志序曰李叔郎鄭圖書

楷袠 表元文類曰藏集書志五十

護紅霞 排青玉詩明

袠二

原 詩 梁昭明太子詠書帙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莖淇水側 幸雜緗囊用聊因班女織 唐王績采藥詩曰行披葛仙經坐檢神農帙

原 銘 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賾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寬惟勤玩無或暇逸

誦讀一

增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儒行篇曰夙夜強學以待問 韓愈進學解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黃庭堅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誦讀二

原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詳好學）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增 史記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不觀於園舍 原 漢書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群書 又曰匡衡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詳好學）、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 又曰荀悦字仲豫家貧無書每閒行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詣闕東觀讀所未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 又曰高鳳讀書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爲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終成名儒 又曰包咸字子良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聞異而遺之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間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

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讀亦徧　晉書曰王歡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妻患或毀其書後爲通儒　宋書曰車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螢照讀冬曾聚雪仕至司徒　上黨記曰太行山有菁巖有射熊於巖間見諸生讀書往覓不知處傳以爲仙人　增隋書傳曰許善心字務本幼聰明所聞輒能誦記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　唐書傳曰褚無量字弘度幼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讀書若不聞衆異之　又曰馬懷素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　又曰蔣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　又曰狄仁傑字懷英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與俗吏語耶　又曰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　又曰歐陽詢字信本江總敎以書記每讀輒數行俱盡遂博通經史　李華蕭穎士文集序曰穎士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　宋史傳曰張知白嘗過陝州與通判孫何讀道旁碑凡數千言略無

所遺　又曰賈黃中字媧民幼聰悟方五歲其父玭每正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　又曰楊繪字元素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　又曰張載字子厚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又曰邵雍字堯夫於書無所不讀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又曰張方平字安道家貧無書借人三史旬日即還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　又曰黃庭堅字魯直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　又曰劉恕字道原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書閱日即還之　又曰杜鎬字文周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　又曰江休復字鄰幾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據鞍讀書至迷失道　又曰眞德秀字希元四歲受書過目成誦　又曰魏了翁字華父少長穎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　又曰朱昂字舉之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　遼史傳曰耶律儼經籍一覽成誦　金史傳曰石琚字邦彥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旣長博通經史工辭章

又曰梁肅字正憲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
葛氏常滅燭止之　又曰劉煥字德文少長就學天寒
擁糞火讀書不息　又曰雷淵字季默發憤入太學衣
敝履穿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　元史傳曰許衡字平
仲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
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又曰王恂字敬甫三歲
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
過目即成誦　又曰張養浩字希孟年十歲讀書不輟
父母憂其過勤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
讀　又曰許謙字益文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

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古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
病不廢　又曰許有壬字可用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
嘗閱衡州淨居寺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　又
云虞集字伯生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挈家嶺外母楊
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就外
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　又曰吳澄
字幼清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爲
節膏火澄候母寢乃燃火更讀　明黃伯生誠意伯劉
公行狀曰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覽之
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

腹中矣　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曰公諱濂字
景濂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年十五六
里人張繼之聞其善記誦邀至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
日可通背以一月答繼之初不信抽架上雜書俾誦五
百言乃以指爪逐行按之役畢輒背一字不遺　吾學
編傳曰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幼穎敏絕倫日讀書
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　明文奇賞解
縉解子尚傳曰幼時大父莊公山藏書萬卷竊讀殆徧
尤深於易　明紀景清本姓耿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嘗
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夕還故爽約其人違訟之國師清

詭曰某私竊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既
出清特還之曰以公秘惜其聊相戲耳　明文衡楊士
奇解公墓碣曰公諱縉字大紳五歲大父教之書應口
成誦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喜讀諸經貫穿
詼綜老長不能難也　宋濂王冕傳曰冕字元章七八
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讀聽已輒默
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
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去依僧寺以居夜
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書琅琅達旦安陽韓
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　王直嘉大年墓志

曰公比長讀書日記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　明詩紀事楊基字孟載嘉州人幼穎悟絕人九歲能誦六經著書十餘萬言名曰鑿論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家好畜書聞有異本必購寫結廬支硎山下課讀子史以松枝爲籌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　桑悅字民懌常鄙人讀書一過輒焚棄之　吾學編傳曰于謙字廷益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　又曰薛瑄字德溫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諷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　又曰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少貧居龍泉菴埽樹葉焚之讀書達旦　又曰吳與弼字子傅年

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耽讀遂去舉業謝人事足不下樓者二年　又曰曾鐸字振之歷司業祭酒日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　又曰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長益肆力問學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刻苦盡讀諸經史　又曰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居官十歲不以妻子自隨爲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

誦讀三

增 警枕　懸屏 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曰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案竟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明詩紀事應宗祥字尚賢少好學讀書達旦懸鈴屏林以自警

七過　三復 王氏類苑御史臺記曰開元中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過已通歎　韓愈書張中丞傳後有曰張巡讀書不過三復

焚薪　映月 唐書傳曰畢誠早夜焚薪讀書母憫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博通經史　宋史傳曰陸佃字農師居貧夜無燈映月讀書

削柳簡　埽樹葉 元史傳曰秦起宗字文卿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令削柳爲簡書以授之成誦則更削去下見上

曼倩上書 漢書傳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曰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一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

岐叔署户 隋書傳曰崔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詩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原 千編乃得　五行具下 華陽國志云徐誦少請書日不過五十字讀千編乃等

下詩前二

增 初如蛇入筩　漸類雞脫轂 宋嚴贈劉芟民老筆詩曰持節去讀書攻苦分日遠初如云云

誦讀四

原 東晳隱几讀書 東晳讀書賦云垂帷帳以隱几披紈素而讀書　元帝後宮讀書 王褒集序云褒字子淵蜀郡人有俊才元帝爲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鄭元奴婢讀書 世說云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杏壇弟子讀書 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

樵柴讀書 謝承後漢書云究理字子瑜儒作爲貢暮梅宋資書獨處一室如對尊賓

牧羊讀書 魏志楊俊傳云俊遊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

賦象著家聘娶立居然後與別

止輒讀之 魏略云隗禧字子牙則擔負經書每以采稆日陽讀

誦之 不解其義 讀書說云而不傳解其義爲方亦

一見便誦 國志云趙闞讀書一見便誦聞人讀書自識章句

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幼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一冬誦論語 邴原別傳云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

百日習一經 晉書云魏舒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婦女讀誦 人右丸子吟亓車論么云氏劉敎子子政孫子下裝至伯婦王女三

無不讀誦而已專服能爲督學

侍婢誦賦 劉孝標云何以劉爲車騎將軍然何不陳國諸葛亮相續爲賦十餘千兵須仰孜以侍婢誦賦

李則讀左氏 王

舉一反三 王充云王符始參三冠共讀別傳云一在時學人日

卷讀左氏輒卷而歎 劉秦晉書孔氏云讀左氏傳至於秦王命討不恭未嘗不捐卷而歎

布衣徒行講誦孜孜 東觀漢記劉陽字叔紀十五治漢書尚弘 素作

未葬讀喪禮復常讀樂章 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牛衣手繩口誦 劉寔云晉書云實以賣牛衣以自給

增 騎牛讀書 唐書李密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明詩

蒙草衣讀書 元史傳曰韓性以下及天下有元年十三讀書爲以下

必至千徧 元史傳曰韓性年四十學己積誦擇乃已嘗多讀書必熟言人

讀書不至千徧終於無益

春誦冬讀 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晝誦夜讀 上見

朝耕夜讀 韓愈董生行曰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

晝樵暮讀 元史傳曰郝經家貧晝則負薪暮則讀書

一氣五千字 仙人彭宗能一氣誦五千字

一日二十卷 顏氏家訓曰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

爇松讀書 南史顧歡傳曰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織簾讀書 又曰沈驎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焉

以鐘爲限 南史傳曰宮中仲手字公信少好學晝夜

以瓜鎮心 又曰鄭家貧夜讀書以冷瓜鎮心起便誦讀

經目輒誦

春書傳國史一經日誦少游於博

誦說略徧 又曰王字吾學太平人傳少年書家有千卷通誦說

棲居讀書 江孔萬居讀書

藜燈讀書 又曰茂入公字吾時夜月讀書

焚香讀書 又曰平生無他好嗜

不終歲誦五經 宋史傳曰

二經 元史傳曰授以詩書一月即成誦

讀書破萬卷 杜甫贈韋左丞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才一月誦

誦書數萬言 劉基落筆飛煙雲

誦讀五

原 詩 晉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况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賁園寔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
一簣崇積始微塵虞軒雖眇莽顏賜亦何人 【增】宋謝
靈運齋中讀書詩曰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
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卧疾豐暇
豫翰墨時閒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 唐柳宗元
讀書詩曰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
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
相踰 李嘉祐送王正宗山寺讀書詩曰欲究先儒術
還過支遁居山階閒聽法竹徑(一)看書向日荷新卷迎

秋柳半踈風流有佳句不似帶經鉏 錢起和劉七讀
書詩曰夜雨深館靜苦心黃卷前雲陰留墨沼螢影傍
華編夢鳥富青藻通經仍妙年何愁丹穴鳳不飲玉池
泉 唐韓愈題宇文裔山寺讀書院詩曰讀書林下寺
不出動經年草閣連僧舍山廚共石泉雪庭無履跡龕
壁有燈煙年少今頭白刪詩到幾篇 宋歐陽修讀書
詩曰吾生本寒儒老尚把詩卷眼力雖已疲心志殊未
倦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巳句讀解詁及箋傳
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 傅堯俞讀書詩曰吾屋雖
喧卑頗不甚蕪穢置席屋中間坐卧羣書內橫風吹急

雨入屋灑我背展卷殊未知心與古人會 蘇軾遷居
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詩曰幽居亂蛙黽生理
半人禽跫然已足喜況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
青衿且欣習齋咻未敢笑越吟 明皇甫汸張仲讀書
吳山詩曰風叩支關開月鑒董帷薄披帙就長明靜夜
靈花落芊亡屏意筌猿定啓心籥幽谷聞鳥鳴澄湖眺
魚樂
【原】賦晉束晳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
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
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

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
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以終身
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
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原】贊周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曰高鳳好學專心
不迴留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
遠書卷猶開
【原】銘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
偃息隨體與居寤心起意猶愈寶妖
【原】書後漢馮衍說鄧禹書曰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

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尊君退無以脩身聖朝天然之質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弟書曰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宋王僧虔誡子書曰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

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

寫書一

增竹書紀年曰帝堯陶唐氏七十年二月辛丑榮光出河休氣四塞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其圖以白玉爲檢赤土爲泥約以青繩檢文白閻色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　又曰周成王十八年周公旦乃與成王觀於河洛元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　孝經援神契曰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朗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文消　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翦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漢書藝文志曰迄孝武世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削荊爲筆刻樹汁爲墨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河洛秘奧非正典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

桓譚新論曰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論衡曰郊天鼓必麒麟之皮寫孝經亦必曾氏之策乎　三國典略曰郎基字世業泛

涉墳籍清愼無所營求惟頗令人寫書　抱朴子自序曰葛洪字稚川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夜以寫書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南史傳曰衡陽王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部爲一卷置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又曰王僧孺家貧傭書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顏氏家訓曰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高其

志卒以漢書閒　金樓子曰有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春秋各一部又寫前漢史記三國志晉春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後周書曰裴漢借人異書必自録疾病年亦未嘗釋卷　唐書藝文志曰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　又曰元宗又借民閒異本傳録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河閒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　又傳曰張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又曰李襲譽

字茂實厚於宗親廩祿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　又曰狂紹宗少貧俠好學工草隸客居僧舍寫書以自給　又曰韋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録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録故於百氏源流爲詳　又曰柳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皆小楷　五代史曰楊邠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　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堂東西廂之壁祭酒皞博士公肅中命國子生能書法者分章

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　宋史藝文志曰眞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一本　柳開補亡先生傳曰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巾箱者不過矣　宋史傳曰句中正精於字學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上問所書幾何時對曰十五年上嘉歎良久賜金紫　又曰毋守素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版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　又曰高頔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　又曰李建中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奬　又曰姚鉉藏

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撫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擔荷以自隨　又曰劉鳳儀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録無遺者　又曰劉恕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　又曰宋璘解褐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　宋祁張忠定公行狀曰詠也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據庭樹槀枝而瞑不終篇未嘗就舍　馬端臨曰先公云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槀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　朱熹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

猶自難得𤼵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之後得其本乃寫焉 金史章宗紀曰明昌五年三月置弘文院書寫經籍 尹夢龍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 又曰暢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録口誦過目輒不忘 又曰許衡稍長嗜書如渴遭世亂且貧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請寓宿手鈔以歸 又曰姚樞棄官攜家來輝州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注書以歸

寫書二

原 截蒲 漢書路溫舒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編柳 楚國先賢傳云孫敬嘗編柳以寫經本晨夜誦習

增 書掌 題裳 上詳寫書一下詳寫經三 西邸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字雲英武帝之第二子也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鈔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 北堂 虞世南初仕隋爲祕書郎北堂書鈔者世南之所鈔也 滿箱 盈篋 南史王筠自序曰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三過凡所讀書皆自鈔録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露鈔 雪纂 上俱一見

寫書三

原 燃薪寫書 晉書云范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徧通善談名理 爲官傭書 東觀漢記班超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

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賃書以養 謝承後漢書云陳宗字君母以傭書則夠耕夜則賃書以養母 公孫寫書自給 又云公孫春光傳曰到太學受尚書寫書自給 李郃賃書自給 李郃別傳云郃以上游學京師常賃書自給 增 寫唐韻 傳奇曰吳彩鸞隨文蕭歸鍾陵日寫唐韻一部鬻以給用 寫楚辭 李賀詩曰研取青光寫楚辭 所得萬餘 後魏書蔣少遊家貧無所寫書以自給得萬餘卷不覺 書自課 宋書云張參少好學家貧無書從人假借皆手鈔寫自課日五十紙數不登則不止 手寫九經 九經書云 以孝年老常手寫九經 手寫三 元史人好問故物書曰貞祐丙子南渡河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及先人手書百軸 手寫通鑑 宋史吳芾傳曰芾嘗手寫通鑑 載二鹿車自隨 手寫漢書 明文苑傳高啓奇曰 治二通 以立父 書 寫其遺文章取資

多親寫 宋史錢若水傳曰錢易好學自聚書多親寫 多自繕寫 又曰吳叔父文正在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 越州數百卷 唐書李太亮傳曰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曾 細鈔高士傳 唐楊炯傳曰凡人手寫高士傳 即家書孝經 元史趙孟頫傳曰字子昂宋王孫宗英年十四過目成誦使其家傳寫孝經 聚書自寫 宋史孫光憲傳曰 通經史於讀書數千卷或手自鈔寫老而不倦 得書必鈔 明文苑傳鄭元祖墓表曰自時南北兵興校書無眠視珍異忽已得書必手鈔

寫書四

原 詩齊王融鈔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說禮固多才敦詩信爲善嚴筒發仙華金縢開碧篆 增 明楊循吉鈔書詩曰手録畏辛勤數紙還投棄貿人供所好恒輟衣食

費往來繞案行點畫勞指示成編亦艱難把翫自珍貴
朱夢炎寫韻軒詩曰掌籍江河誤泄機幾年謫降學
書癡晴窗滴露花搖席午夜揮毫月滿帷綰得春風留
鳳帶畫殘秋水照娥眉從今了却人間事一曲鸞簫跨
虎吹

藏書一

增 玉海曰周有藏史典簡冊僭有御書在象魏 又集
賢記注曰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 文獻
通考曰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
經更著新簿合爲四部一曰甲部二曰乙部三曰丙部

四曰丁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盛以縹囊書用
緗素 又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書目凡
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
目錄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 又齊永明
中秘書丞王亮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
卷 又梁初秘書監任昉部集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普通中處士阮孝緒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
參校官簿更爲七錄 又隋平陳經籍漸備初西京嘉
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
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

殿又寫五十副本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
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 唐書藝文志曰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
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
宋史藝文志曰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
其圖籍稍復增益太宗建崇文院及秘閣親臨幸觀書
賜從臣宴又命近臣縱觀羣書真宗置龍圖閣太清樓
玉宸殿四門殿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
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

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徽宗更爲秘書總目計汴都
所有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明紀丙午太
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謂侍臣
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
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
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又有功
於後世

藏書二

增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　梁元帝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典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　玉海集賢記注曰宋有總明陳有德殿　南史曰張纘字伯緒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釋手　又曰沈約字休文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又曰任昉字彥升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及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又曰王僧孺字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埒　隋書傳曰許善心字務本家有舊書萬卷皆徧通涉　唐書曰蔣乂家藏書至萬五千卷　又曰韋述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謹内秘書不如也　又曰李磎字景望家有書至萬卷號李書樓　又曰韋處厚字德載家書雙正至萬卷　又曰蘇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讐定當時稱與秘府侔　又曰田弘正字安道起樓聚書萬餘卷　韓愈詩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illegible]　鴻書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　五代史傳曰羅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　又曰楊彥詢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　又曰高宗搜訪遺闕儲偃戢書之賞館閣編錄日益以富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

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矣　司馬光獨樂園記曰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　歐陽修六一居士傳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韓維曾子固神道碑曰公平生無所嗜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讐定　宋史傳曰沈立初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　又曰孫抃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　又曰宋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成誦熟習　又曰鄭樵字漁仲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　葉氏過庭錄曰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多止四萬許卷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　王氏揮麈錄曰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　又曰南渡後惟葉少蘊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樓以貯之　鴻書曰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爲精核　遼史曰義宗名倍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　元史傳曰周恕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集菴　又曰申屠致遠聚書萬卷名曰墨莊

皇甫汸皇史宬詩序曰皇史宬者宬乙未上命考金匱石室之制以藏書重祖訓也　鴻書曰閩浦陽鄭氏家有藏書樓若干楹其額是建文君所題學士大書御書樓三字所藏至八萬餘卷　宋濂禮部侍郎留公神道碑曰公諱衆字得之所藏子史動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閒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　貝瓊鐵崖先生傳曰先生楊姓名維禎少穎悟好學日記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使讀書其上　梁寅梁氏書莊記曰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　明詩紀事曰倪瓚字元鎮無錫人所居有閣名清閟閣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　又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官南翰林孔目每喟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不亦愚而可笑乎　吾學編傳曰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累官工部尚書居湫隘無郭外田頃有書至萬卷　明詩紀事曰曹學佺字能始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脩儒藏與之鼎立將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　又海內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　又南園俞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吳岫方山非通人也聚書至萬卷錢

穀叔寶畫史也與其子允治手鈔書至數千卷

藏書三

增 墨莊 [illegible] 書穴 [illegible] 二酉 三洞 [illegible] 良田 益友 [illegible] 牙籤錦帕 緗袠縹囊 [illegible] 劉略班藝 [illegible] 王志阮錄 [illegible]

藏發廣內 秘訪名山 [illegible] 深爲子孫之藏 密有緘縢之固 [illegible] 閱上帝之冊府 目眩星辰 登道家之蓬萊 足躡雲氣 [illegible]

藏書四

原 藏衆之麻 [illegible] 之藏 [illegible] 舒藏尚書 [illegible] 博士 [illegible]

能言尚書

辟藏家書 孔安國尚書序云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積聚篇卷 蜀志云向朗字巨達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

一 積石為倉 拾遺記云曹曾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為曹氏書倉

太史秘府道家所貴 張衡云太史秘府道家所貴 後漢書云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華嶠後漢書曰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揖以為柱下史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 桓譚新論

伯喈有書近萬卷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預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業 魏志王粲傳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文學部 藏書

林宗有書五千卷 郭泰別傳云泰字林宗家有書五千卷

王修

有書數百卷 魏志王修傳云太祖破袁譚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能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

張華有書三十乘 又見上書籍 見上下書四一負書

增 舒被覆書 南史虞龢傳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書籍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藏史南山 唐書韋述傳曰安祿山亂述抱國史藏南山

留書白石 宋史李常傳曰常字公擇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

倖於麟閣 宋史文苑傳曰先生居東明觀聚經籍圖史

倖於石渠 元史文苑傳曰家聚書多學者倣昔石渠

不滅祕府 唐書傳曰王燃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書皆異本

藏書廟學 元史傳曰幼嗜書習之

至元十四年出東平多善政書出家書二千餘卷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肄習之

得俸購書 宋史傳曰朱昂前後所得俸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為樂

得錢買書 又曰郭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

築室藏書 元史許字劉侯民愛書銘學築室藏書

割田置書 元史傳曰段直為澤州長官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

張尹書巢 又張思張尹書巢詩曰尹非書自勝身出巢外曰食息不離書編簡不如吾書令

溢溪藏書 宋史傳曰知遠與金故真定買別真宗皇帝知遠書藏自當萬卷久懷先人書室南之廟乃築書屋於

藍溪藏書 藍溪之上讀書屋記曰入藍溪築書屋為學民居於市中書屋又三之公事至於工之暇

歷山藏書 元史傳曰和尚精於學入先聖祠退 書法家而名之曰歷山書屋

蜀山藏書 高啓蜀山書舍記曰蜀山書舍者吾友人徐君肄學之所也 於是聚書萬卷之下

文學部 藏書

吳興以書自子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書在屋若干卷吾山雖小而甚美 屋雖小而甚足以備凡事物之理而書不多可以 治人之要則皆已備其所聞書必出於下者矣所有家萬卷副將仲之其書賓所藏幼學焉

三 舊書 唐書 柳仲郢傳曰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

有萬卷 杜牧上知已文曰有書萬卷

城南萬餘卷 宋史郭延卿傳曰

別野萬餘卷 州城南有小墅聚書萬餘卷自娛其間

祿賜購書 又曰胡仲堯累世聚居構學舍於別墅延四方游學之士以祿賜購書

書數萬卷 趙安仁傳曰安仁所得祿賜多以購書三館舊闕其本安仁家有之嘉其好古

北堂書鈔 唯安仁家傳有真宗令內侍取之

餘俸買書 手詔褒美 張瑛集 志曰 瑛以 餘俸買書遺之

獨取數部 宋史楚材傳 子鑄...

惟遺數匱 李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曰公諱文謙身後家無餘貲 惟遺書數匱 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

奎章閣藏書 虞集奎章閣銘序曰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之閣萬幾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尼等奉敕刻銘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性日熙延建延閣左圖右史且育無然精古之煙經緯有文如日行天衷刻貞玉秉美萬年 大本堂藏書 詹同大本堂詩曰王署儲書紫禁東究然鶴屬穆清風雲開奎壁天光合日則蓬萊御氣通 張氏三萬七千餘卷 元史傳曰張思明穎悟經人讀書日記千言收書三萬七千餘卷 周氏四萬二千餘卷 溥書曰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 鐵崖積書數萬卷 明鐵笛道人自傳曰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綠萼梅數百樹層樓出梅花外積書數萬卷 石鏡藏書數千卷 方希古石鏡精舍記曰乃即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傳子孫講習其中

藏書五

增詩宋楊億觀書廳制詩曰羣玉中天開策府神龜溫海薦圖書 明皇甫汸皇史宬詩曰皇史宬函帝籍金爲匱石爲室籤累緗緗部甲乙邐文華充武庫簡鴻編譬承誤於萬斯年守之固

增銘元袁桷蘇氏藏書室銘曰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言奚宣析理日繁直至衍傳謂默足以通紀其知閒敬焉孰持道焉孰存趙郡蘇氏崇其書楹剖淩雲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躓仰之元聖學海彌溢

增表宋晏殊太清樓觀書表曰受羲奴之珍錄舉雲亭之吉儀絳殿紫扃鴻鸞景從刻懿律於龜趺絢英辭於芸閣山經海志多郭璞之靡詳縹帙松籤盡黃香之未見 又謝觀書表曰丹函翠蘊藏先聖之寶章緗袠縹囊集九流之闕籍

增記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

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明梁寅梁氏書莊記曰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大山之為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為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校書一

增 漢書藝文志曰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

醫李柱國校方技　後漢書文苑傳曰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傳記藝術　拾遺記曰曹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脫曾皆刊正垂萬餘卷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年八歲手自校書刊定謬誤　晉書傳曰鄭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誤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齊王攸就大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還之　顏氏家訓曰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在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南史傳曰劉之遴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東宮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　後周書曰元偉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校經籍　又曰明帝幼好學博覽羣書及即位選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經史　唐書儒學傳序曰太宗讐正五經繆闕頒天下示學者　又傳曰顏師古名籀少博覽精訓詁太宗嘗歎經籍去聖久遠傳習易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多所

讎正　又曰馬懷素有詔句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斷籤幐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闕　又曰褚無量初内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議請繕錄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　又曰尹知章馬懷素校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　又曰鄭覃始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得巨儒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琳張次宗孔溫業是正其文刻於石　又曰陸龜蒙得書熟讀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爲輯褫刊正　宋史藝文志曰神宗改官制以崇文院爲祕書省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主於校書郎　又曰徽宗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　又傳曰李至上言五經書疏已版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勤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俾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　又曰李覺舉九經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鏤版詔孔維與覺等校定　又曰石中立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讎書凡更中立者人皆傳之

又曰田敏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爲穿鑿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椵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　又曰宋綬家藏書萬卷親自校讎　又曰余靖遷祕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馬范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　元史傳曰何中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讎校　又曰謝讓仁宗命中書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　明紀成化九年敕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鏤版以行朱石通鑑綱目考證序曰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　明詩紀事曰桑悅字民懌爲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剌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豫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取書足之使者乃敬禮焉　又陸容字文量太倉人少與張泰陸釴齊名時稱婁東三鳳居恒手不釋卷家藏書萬餘卷皆手自讎校

校書二

【增】校亥豕　辨雌霓上詳卜商注下見校書四　刪金篆　薦玉編盧綸和常舍人集賢即事詩曰讎簡刪金篆龍編薦玉編　塡蚪篆　啓銀璫王建寄[illegible]

正字詩曰芸窗坊妙篆蓮觀落銀燭 **太乙精** **釣鼇客** 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祿夜有老人植青藜杖吹杖端然火見向說開闢已前請姓名去我太乙之精帝聞卯金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秦觀謝館藏答曰東海釣彗家建封任以校書 **檢白雲** **勘青編** 皇見書籍三孫權勘書詩曰儒家無外事招客勘青編 **無一舛** **得三誤** 宋史傳刁張孚附户貢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姚燧留統華合表序曰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書病國統散於蓮年事首不能一覽所得其難合之祭國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敘藏諸讎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讀史管見於宣序闕之請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敢讒建二事重校勘之得三誤焉 **未有所傷** **更是一適** 劉或趙氏全石錄序曰昔人鈔刊定經典及曾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暫方能致壽天纖弘景丞精之以爲名言彼哉阜陋亦至於此又曰或謙帝部不善學書那口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止猶未前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謬有如此書 **以校爲杖** **將束作宋** 叙氏

家訓太山羊續亦撫問學資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以校爲杖渠之杖世本客或楚潛以曆爲唯君之唐家識製文搜引古今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書曰書痛孔肆遺文波家舊簡年代寖遠謬誤滋多以豐問豈將來作宋會魚一或煙帘同亦 **得善書二萬卷** **擇校官十五人** 唐書傳曰符又值兵興圖籍散缺又著集賢少監科文論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玉海曰咸平五年十一月以太清樓書尚有外誤而未讐對者猶二萬卷令眞內銓擇官詳校試十五人詩論於錄畫得劉均扇震等七人於崇文院校勘 **不得妄下雌黃** **豈可臆爲點竄** 顏氏家訓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劉向揚雄乃稱此賦可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晏珠答范給事書曰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讐校漢書安簿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曰余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背號塗實以合辭章 **討析申敷必暢本源** **問義質疑有所依據** 唐書

傳曰顏師古拜祕書少監專事古文奇字世所藏者討析申敷必暢本源宋史傳曰崔頤正雍熙中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蓋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儒書至於字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潤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強學貫角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校從之

校書三

原 **以陶爲陰** 劉歆七略云古文或誤以典爲與以陶爲陰如此類多 **以魚爲魯** 抱朴子云書三寫魚爲魯以帝爲虎 **孔子反魯**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寢而詩不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卜 **商返衛** 家語云卜商字子夏晉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使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人以爲聖 **校書麟閣** 漢書云揚雄校書麟閣之上 **校**

書天祿 揚雄集序云王莽篡位時雄爲中散大夫常校書天祿閣 **覆校錯誤** 前勛謙學事表云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容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家省書易進位光祿大夫命掌樂事脩律呂數有是表 **刪除繁重** 晉中興書云李充爲大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繁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 **崇七經** **刪百氏** 劉楨魯都賦云若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廢龍謠於金縢啓名典於元庫崇七經之旨義刪百氏之亦違 **芟煩亂截浮辭** 孔安國尚書序云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謹案芟除也載經也煩言亂句則除之浮爲虛詞則絕之 **張霸春秋減爲二十萬言** 東觀漢記云張霸字伯饒少以樊儵刪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辭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桓郁尚書省成十三萬言** 范蔚宗後漢書云桓榮以尚書入授顯宗爲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三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之學以上北堂書鈔

增 **校典墳** 許渾送李校書詩曰藏己爲書記官猶校典墳 **校蟲魚** 李東

陽湯與詩曰老眼昏花欲香書猶將朱墨校蟲魚

一持一讀劉向別傳曰讐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讐也

一埽一生[illegible]筆談曰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自讐校嘗謂校書如埽塵一面埽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誤書閏月太[illegible]御覽正誤[illegible]左傳曰晉師閏月濟於陰阪杜預注云長曆推之此年無閏月疑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也

誤作別風文心雕龍練字篇曰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製誄已用淮雨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誤讀蹲鴟顏氏家訓曰江南有一權貴誤讀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也人饋羊肉答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乃知如此

不知尸雞又曰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之王從牛子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討論五經顏師古見文學傳上

詳定九經宋史傳曰張昭[illegible]二年詔令詳定九經文字[illegible]第昭摘引經據時稱其精博

校麗正書唐書傳曰[illegible]知麗正院又奏陸紹伯[illegible]入校麗正書

校集賢書石中立見上

校書蓬萊[illegible]事詩曰[illegible]曾校蓬萊書

校書芸閣宋[illegible]春高齋小集詩曰校書丹芸閣

一字不倫見上注

一字未正明皇雜錄曰劉晏以神童為祕書省正字上問晏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耳

校書四

增詩宋孫僅勸書詩曰儒家無外事招客勘青編筆墨東西置丹黃次第研頻憂傷點竄細恐誤流傳目因繁處倦心向注中專端坐窮今古披襟見聖賢疲勞時舉白遊息或談元得興忘昏曉題名記歲年褸毫思確論廢卷恨亡篇

增啓宋強致謝除校勘啓曰竊以國家右文寖昌聚書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瘠於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辭賦比博奕而猶幸采獲非一多受益新名山之藏爲空廣内之策加倍而後實事是求聚精會神芟夷複重筆削譌謬是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讐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

則何以辯雌霓之爲字信魯魚之失眞　又林希謝校勘啓曰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信外彌懼而中慙撫己何堪靦顏無措惟本朝右文之盛列聖禩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祕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俊俾資校讐悉發廣内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所得益廣互鈔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黃卷之風盡消白簡之蠹

求書一

【增】靈寶記曰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叩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其義不可識令人齎問孔子孔子曰某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　漢時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　前漢書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塢古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得書二千餘卷　後魏書曰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書傳曰牛弘字里仁開皇初授秘書監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爻畫肇於庖犧文字始於蒼頡孔子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始下焚書之令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及王莽之末宣室闕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尤重經術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

於前及獻帝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興更集經典晉氏承之文籍尤廣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蕭繹據有江陵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此則書之五厄也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唐書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又曰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采於是四庫之書復完　又曰昭宗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　文獻通考曰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　又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上者計卷帙賜金帛多者授以官秩　又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皆優賜　又宋建隆四年下詔購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

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弼等並賜以科名　宋史太宗紀曰太宗性嗜書宣祖總兵淮南財物悉無所取第求書以貽之　又曰雍熙二年購遺書　又仁宗紀曰景祐二年購求館閣遺書　文獻通考曰嘉祐六年詔購館閣闕書卷支縑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又宣和四年詔令郡縣訪求藏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　又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録鬻者悉市之　遼史道宗紀曰清寧十年十一月詔求乾文閣所闕圖籍　金史章宗紀曰泰和元年十月敕有司購遺書宜優其值以廣搜訪不願送官者寫訖還之仍量給其值之半　元史仁宗紀曰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詔立帝爲皇太子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章命近侍掌之　明紀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又永樂四年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乎解縉對曰經書粗備子集多闕上曰古人家稍有餘資皆欲購書況朝廷而可闕乎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

求書二

增 金帛招來　江淮括訪 山堂考索河間獻王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多與漢等

枕中鴻寶　帳中秘書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獄得枕中鴻寶秘書

袁山松書曰王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以爲談助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置吏稱錄　計州繙繹 唐書傳曰令狐德棻武德初爲起居舍人時大亂後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天下遺書置吏稱錄不數年國典略備　又魏王泰傳曰泰奏撰括地志欲遂成乃分遣計州繙編疏錄五十篇歷四年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羅郭州東觀漢記序曰隋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同劉知幾所有才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諸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才廿卷耳　宋濂剡源集序曰會有詔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壹使訪於郡國購謂先生著作闕於務圖宜多購使者入郡備求之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畢覽焉

獲東夏經史、收荊南圖書 隋書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曰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　文獻通考曰乾德元年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

出閤闕而應募　寫郡國而送官 林希謝館閣校勘啓曰悉發唐內之祕兼訪名山之蘊於是出於閣闕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

秘藏不作山中計　重購何供海外求 部寄張提學寄先師文正公新集詩云云

求書三

原 開獻書路 漢武帝 詳藏書

詔求亡失 論衡佚文篇曰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

汲縣得竹書 王隱晉書云大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王冢得竹書漆字

河西得漆書 漢杜林 詳尚書

集天下遺書 漢武故事云淮南王安好學集天下遺書招四方之術士

求天下遺書 見上求書一

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 魯恭王 詳尚書

開魏王冢

得穆天子傳及郡民閒魏襄王冢得穆天子傳 采逸禮於殘竹聽遺詩於逵路。劉楨魯都賦云采逸禮於殘竹聽遺詩於逵路覽國俗之盛衰未暴士之德素以上俱北堂書鈔

增 棄產置書見書籍何假百城注 翦髮易書元史傳曰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翦髮易書使讀之遂博通經史 收咸陽圖書史記曰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秦圖書 收丹陽圖籍北史曰隋裴矩伐陳之役領元帥府記室始丹陽晉王廣令與高熲收陳圖籍 籍江南圖書宋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吕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卷悉送史館 收雲南圖籍元史世祖紀曰世祖既入大理命姚樞等搜訪圖籍 訪三州圖籍後唐史記曰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州延訪圖書使 收兩浙書籍文獻通考云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 十金易一字唐書鍾傳傳曰彭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至相語曰十金易一字百金購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一書進一資又于休烈傳曰于時經大盜後史籍燼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藏興慶宮兵興焚揚皆盡請下御史嶽史館所司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疋凡數月止獲三篇惟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求遺史事蹟金史傳曰党懷英充遼史刊脩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志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上送官 求三史遺書元史傳曰袁桷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 訪兩都缺遺吳訥書宋丘公岳家傳曰元累朝議脩三史以統紀未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詔脩之命危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撻捷遺書 訪故都圖籍徐一夔與王待制書曰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今遣使書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俱收並錄以備采擇

求書四

增 詩明胡翰送呂君采史北平詩曰又見陳農去遥臨析木墟山川遊幸後文獻亂離餘備極傳聞異歸從直筆書百年殷監在盡獻玉階除 又吳伯宗送呂君采史北平詩曰八月烏啼海子橋南來使客下青霄雲埋石室丹書在日落延秋翠岫遥麟史未全歸聖代龜文猶得認前朝詞臣載筆需文獻莫遣回車久寂寥

載書負書一

增 拾遺記曰黃帝遺風后負書常伯荷劒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 戰國策曰蒙穀負雞次之典蒙穀獻典五官得法 墨子曰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逢而怪之對曰昔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後漢書曰光武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索雲會京師 又曰光武遷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又曰左雄字伯豪再遷尚書令奏徵海內名儒使為博士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續漢書曰李固為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

拾遺記曰曹曾聚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 ○晉書曰張華無餘財惟文史溢几案徙居載書三十車也 南史傳曰劉勰字彦和撰文心雕龍五

十篇未為時流所稱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書者約取讀大重之　唐韋述傳曰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　宋史傳曰馬伸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前後六任皆聽以書局自隨　遼史曰義宗名倍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招倍倍因畋海上載書浮海而去　金史傳曰完顏勗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即軍中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又曰范承吉天眷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秋毫私及還犢牛載書史而已　元史傳曰廉希憲自江陵召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　又曰和尚千千奴至元十五年奉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　又曰楊奐金元帥以汴京降奐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延致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盡讀之　明詩紀事曰陶宗儀字九成遭亂播遷必以書帙自隨　又孫作字大雅江陰人至正兵亂挈家三吳間惟載先世藏書兩簏　宋濂王冕傳曰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常倣

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

載書負書二

〔增〕持書數囊　載卷兩簏 馬祖常上都分院記曰惟詩臣獨無他為從容載筆給輅

傳道路饑食持書數囊支空饋卻日不一署文書係件見上 家具一車　行李千

卷 楊基送劉容揚少府同揚州詩曰家具一車輕囊書與短傑　陸深秋懷詩曰年來行李書千卷

兒載而往　駝負以行 梁寅與徐大章序曰乃命兒子覓買舟載書籍由京口而往留

錢塘踰一月　洪遵參知政事晉公神道碑曰公名守謙視政之暇未嘗廢書從夜亦常悅負書以行

吳越扁舟　圖書一束 徐賁宿子邦寓齋徐二岳詩曰來往蘇吳越扁舟只載書

孫蕡送葛元質遊杭州詩曰今晨約我武陵行一束圖書[illegible]艇 舟歸穎水　載入

京師 [illegible]陽[illegible]續書[illegible]曰買書載舟歸[illegible]穎水岸元史曰初伯顏丁江南當令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

圖籍自當明州由海道載入京師 揚州數車　廣陵一擔 上見窮書二下許

一

〔原〕抱符子而趨　負周官不捨 符子云朗家若符郎棄千金之劍而抱符子而趨曰夫千金利劍割之所存焉符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　東肩吾書曰太常居家雖遠職若寒常自負周官[illegible]不[illegible]捨　以上北堂書鈔

載書負書三

〔原〕墨子載書見負一上　○王壽負書 韓子云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 書載數車 惠施事詳藏書 負書

擔橐 史記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不歸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經而鉏 見尚書二 帶經就春 劉峻王友傳曰少時帶經武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

〔增〕帶

見定文粹曰之閒 鹿車載書金史元好問故物著見前寫書一 荷擔自隨姚鉉見寫書 縹囊自隨見上 游宦以書自隨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巳寶祐丙辰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遊宦遠外率攜以自隨遇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 坐臥以書自隨王晃見上

賜書一

增後漢書傳曰東平王蒼來朝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 又曰竇融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外屬國圖及太史公五宗外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傳 玉海曰宋賜西河王叢遜周易及子集諸書 南史傳曰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也矜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爲心也賜以杜預所寫左傳及古今善言 齊春秋曰蕭晉字元卿家有賜書志學不倦 陳書曰江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數十卷總尋讀未嘗釋手 唐書曰垂拱三年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幷新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幷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諷者勒成五十篇賜之 又曰開元十九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李珏丞相牛公神道碑曰有隋室賜書五千卷 劉禹錫贈司空奚公神道碑曰家有賜書 玉海曰太平興國賜武臣軍誡 又雍熙賜

六韜 又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篇賜中書樞密兩制三館 又三月己酉賜新第孫何等儒行篇各一軸 又祥符六年十一月復以儒行篇賜親民釐務諸文臣 又咸平元年七月賜諸王輔臣新印三史 又四年六月詔郡縣學校聚徒講誦之所各賜九經一部 又五年四月直祕閣黃夷簡上新三國志分賜親王諸臣 又景德二年六月賜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九經書疏諸史各一部從其請也 又四年七月賜交趾九經 又至道三年九月殿中丞方演言曲阜文宣王廟有書樓而無典籍詔賜九經從之 又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臣 又天聖五年四月賜新第王堯臣已下中庸 八年四月賜王拱辰已下大學後登第者與儒行偕賜以爲常 又嘉祐五年六月詔鏤新唐書賜二府下逮脩書官 又治平四年六月賜司馬光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資脩通鑑也 又元祐七年七月賜諸路安撫鈐轄司幷東京南京通鑑各一部 又紹興五年十月賜新第汪應辰等御書儒行篇 又淳熙三年十一月詔取袁樞資治通鑑紀事賜皇太子 元史傳曰廉希憲至元二十年以疾請入覲進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 蔡文淵農桑

輯要序曰仁宗汪東以念民事以舊版弗稱詔江浙省端楷入書鋟版仍印千五百帙賜朝臣及諸宗室　元史文宗紀曰至順三年四月命奎章院學士院譯貞觀政要鋟版摹印以賜百官　又順帝紀曰元統元年五月安南乞諸佛經以九經賜之　又曰二年三月以阿里海牙家書賜伯顏　明紀曰洪武十年二月宋濂辭歸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又十三年以名臣戒錄賜羣臣　又十四年頒賜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又永樂七年五月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又宣德八年賜朝鮮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賜書二

【原】家有賜書 後漢書曰班庭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游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賜祕閣書 續晉陽秋曰太元三年詔賜會稽王祕閣書八千卷　賜黃香孟子 東觀漢記云章帝賜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賜太子韓子 晉中興書云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　詔與千卷 義熙起居注云何無忌在祕閣求賜祕書詔與一千卷　送與一車 晉書云皇甫謐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　賜祕書之副 漢書曰班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　賜四千許卷 蔡琰別傳曰曹操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　以上從北堂書鈔

【增】賜山海經 後漢書曰王景永平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捷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賜周禮疏 玉海云景德元年七月賜諸王宗室近臣新印周禮疏　賜三國志 見上賜書一　賜新唐書 又嘉祐五年見上　賜杜預左傳 見上　賜荀悅漢紀 唐書傳曰李大亮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得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　賜諸王三史 玉海咸平元年見上　賜二府七史 又嘉祐三年五月詔以七史賜二府下建編校官　賜九經三史 又祥符六年十一月賜御史臺九經三史三國志　賜大學中庸 又天聖五年四月八年四月見上　賜冊府元龜 又景祐四年二月賜御史臺冊府元龜天下圖經各一部　賜文苑英華 宋史高麗傳曰哲宗立王遣使金上琦奉慰林暨致賀請市刑法之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詔惟賜文苑英華一部　賜新印孟子 玉海至道七年正月見上　賜御書孝經 又紹興十四年七月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係籍學生　賜黎氏九經 宋真宗紀曰景德中賜黎龍鋌九經　賜交趾九經 玉海景德四年七月見上　賜貞觀政要 元史傳曰察罕帝問狄仁傑對曰嘗居宦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賢臣因誦范仲淹所撰碑其紉帝業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此耶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寫遍賜左右　賜大學衍義 又仁宗紀曰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詔立為皇太子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　賜祕府經籍 又傳曰孛朮魯翀[illegible]宮仁宗知其好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翰以賜時人榮之　賜海牙家書 見上　賜大家訓諭 王禕送鄭仲宗序曰上之二年夏詔儒臣工部請大家悉起綱而觀考論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數法度典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詩為凡數千百言又恐其忽遺忘也則類為書以篆本分賜之　賜御製文集 鄭楷翰林承旨宋公行狀見上　賜歐陽全集 解縉書六一居士外集後曰余再自北平從還京節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公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潢齊整蓋尤為至寶之物　賜太子以聖學心法 見上

賜諸子以大學衍義吾學編云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書錄太祖全陵碑文授諸子又刊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 賜張耆以冊府元龜宋史傳曰真宗在東宮書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以宸箴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 賜韓世忠以郭子儀傳玉海云建炎四年八月韓世忠遷檢校少師翼日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識文墨朕方寫郭子儀傳欲付卿等呼諸將讀示之 賜青州學以九經玉海云天聖九年二月賜青州州學九經 賜白鹿洞以九經王禕遊白鹿洞記宋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

班彪家有賜書 蕭晉家有賜書俱見上 牛僧儒有隋室賜書見上 柳宗元有舊宅賜書唐書傳曰柳宗元貽京兆尹許孟容書曰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

賜書三

增表宋歐陽修謝賜漢書表曰竊以古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以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忝臣鄰之列不忍遽遺謂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家傳之永寶 宋張舜民謝賜資治通鑑表曰臨政願治乃明主之用心受詔脩書皆儒臣之能事成而進御寵以匪頒何彼下臣遽霑優賜恭惟英宗皇帝生知典學性好觀書豈惟求之多聞實欲輔之自得然萬幾叢委載籍紛繁自學者不能徧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人哉莫如光者給尚方之筆札萃三館之圖書許自辟官用資檢討量加常俸不責課程上下馳騁於數千載出入將踰於十九年其閒明君良臣箴規議論切磨之精語名將循吏方略條教魁梧之偉功休咎庶徵之原天人相與之際搜摭殆究褒崇善良網羅羣言彙括舊史如海之藏珍怪魚龍之無數如山之包草木鳥獸之難名披分畎澮之末流蒐暎雕蟲之小技旅遊東國常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燦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尚苦言官之督責讒諂俚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揭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舍玆安出神宗皇帝詔講筵而進讀揮宸翰以賜名製序而冠其篇端鏤版而布之天下仰君臣之際會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豈謂門牆之舊物退收鉛槧之微功開卷涕流拜嘉汗浹

借書一

增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邑人大姓不識字家富多書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賜書 三十八

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
徧讀焉主人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先賢行狀曰延
篤從唐溪季度受左氏欲寫無紙乃借本讀之及辭歸
季度曰卿古寫本何故辭歸荅曰已誦之矣　蜀志曰
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借
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　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性愛涉
獵啓高帝借祕閣書給二千卷　又曰崔慰祖好學聚
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衰慰祖
親自取與不以爲煩　又曰袁峻字孝高家貧無書每
從人假借必皆鈔寫　又曰任孝恭字孝恭精力勤學

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過諷誦略無所遺
後魏書曰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用
事亮從兄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研也彼家饒書
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
能看人眉睫乎　北齊書曰劉晝少負笈從師服膺無
倦恨下里少墳典便策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
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晝夜披覽不倦　隋書傳曰劉
焯字士元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武強交津劉智海
家多墳索焯與炫就之讀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
也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就魏收借異書數

年之間才學兼著　又曰中書令李敬元博覽羣書特
善三禮初上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
讀仍借御書使讀之　宋史傳曰郎簡幼孤貧借書讀
之多至成誦　又曰田錫奏曰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
類臣請略鈔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
覽一卷經歲而畢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書借之　又
曰任希力學家貧常從人借書以讀　又曰鄭樵好著
書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
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又
曰汪應辰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　呂祖謙奉旨詮次

文鑑劉子曰本朝諸文集及士大夫家宛轉假借　元
史傳曰齊履謙篤志苦學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
史局會祕書監輦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
自得　明詩紀事曰吳有閻起秀鄉者家惟一僮日走
人家手鈔口吟日夜不輟

借書二

原 從民借書 漢河間獻王從民約借善書必爲好寫之留其眞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必奉以獻之 從帝借書 詳賜書二 桓生與班嗣借書 班斿受詔進讀羣書斿生穉穉生彪彪與從兄嗣共游學家有賜書桓生借其書嗣報曰吾子己貫仁義之羈絆何用大道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恐似此故不進之嗣貴老莊故云云桓生譚也

許慈與胡替爭書 蜀志曰許慈與胡替為博士更相克伐分爭書籍有無咨不相通借也以上俱白帖

增 給二千卷 劉世隆見上

借起居注 梁書傳曰吳均欲撰齊書求借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

借春秋家 崇文總目云春秋集傳十五卷王沿志學者自私其家學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顧多因咨求之得董仲舒等十詮家

假中秘書 李敬元見上

假秘閣書 唐書傳曰李邕願一見秘書李嶠曰秘書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問奧義隱帙了辨如響

借書三館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

借書兩淮 郝經續後漢書序曰借書於兩淮新置應雷得兩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

題户借三墳 毛漸三墳序曰元豐七年余奉使西京巡按屬邑歷唐州之比陽寓食民舍有題於户三墳書某人借去至呼主人而問之曰古之三墳也其家實有是書取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

從人借二史 樓昉東漢詔令自序曰愚未冠無書可觀雖二史亦從人借讀誦

借書旬日即歸 見上

借書旬日皆盡 宋史傳曰宋次道知亳州多書劉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鈔留旬日盡其書而去兩目為之翳

待借君侯出異書 呂大臨答王立之惠書詩曰明年生計應堪讀待借君侯出異書

猶向君王乞秘書 蕭貢贈長垣宗侯詩曰琛宗青編萬卷餘宮中謹道日閒居家臣跳荷長安去猶向君王乞秘書

借書三

增 書唐王績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曰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泰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

左紹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棟顧達萬而徙卷鳴鐘列鼎想蓬藋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鑽達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還存而出處雖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襃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成亡兄黜寘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采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　又陳叔達答王績書曰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澷然自失誠恐持鄙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鄶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廻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爾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五

文學部四　文字　著述

文字一

【增】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楊子曰書心畫也書法形君子小人見矣　中論曰藝者心之使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　文心雕龍練字篇曰夫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迹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文章之宅宇也　又曰先王聲教書必同文　法書本象曰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

走　蘇軾題唐六家書後曰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　書品曰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　又曰古文窮於眞草書法盡於六朝　說文序曰文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　鄭樵通志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八象不至則有假借之文六類不及則有假借之字　鄭寅包蒙曰伏羲之八卦皆當時之古文也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規爲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矣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行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朱子曰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初不過樂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專務姿媚以悅人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何其小用哉秦漢晉而後若唐宋頗有肯尋蒼籀遺法者然不易得也　又曰晉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袁裒題書學纂要後曰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

有分隸餘風及至二王始復大變　戴侗曰侗聞諸先人曰學莫大於格物致知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事變皆集於書　陶九成書史會要曰六書八卦之變也卦以六位而成書以六文而變　宋濂曰司馬光有言備萬物之體者莫過於字　方希古曰六書於民用最切其變爲尤甚自篆而之分隸日趨簡便輕捷流蕩而無法

文字二

【原】按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又黃帝垂衣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作則其

始也　按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周禮曰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是也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秦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漢曰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當代以教童學焉　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或又汪曰張芝作草又曰齊相杜操作）〔增〕又曰盛熙明云嘗覽竺典造書之主凡三人曰梵曰伽盧曰蒼頡梵傳於印度其書右行伽盧創於西域其書左行其季蒼頡居中夏其書下行　〔原〕魏晉以還隸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稾書楷書蓬書懸鍼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書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義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增〕又按書史會要有瑞華書齊武帝睹落英茂木而作花草書河東山胤所作雲霞書未詳所出反左書晉孔敬通所作庾亮呼為衆中清閑法　又唐司馬承禎善篆別為一體名金剪書呂向工草隸能以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緜書　又按宋史勾中正獻八體書太宗問凡有聲無字有幾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思得二十字可並書之

又按潛確類書仁宗時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　書史會要曰蔡襄作飛草亦曰散草極其精妙曰神書　又按遼史神冊五年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字成詔頒行之　金史曰太祖命谷神制國字熙宗又制小字謂谷神所制為大字　元史曰世祖至元六年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頒行諸路　又按書史會要明夏㫱本名昶選入庶常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於永上昶宜作㫱書有㫱字始此餘創作文字者未有聞焉若善書諸家具在別門故不及

文字三

原效奎 取夬 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均注曰奎星
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 下詳前敘 六書 八體 前見敘詳 懸鍼 倒薤
士皆文字之忘曰懸鍼小篆體也字者必垂畫細末纖直如懸鍼故謂之懸鍼又曰倒薤書者亦以書良仙人務光所作也
直林善字長垂露書法爲蒼頡古文也云古仙人得務光法作倒薤書
爲篆隸字太公六韜曰代始於秦公作書家稱籀文三篆之錯銅隱 金錯 字和外起錯同
令書八體書法不字出云古非籀文若泰篆隸書皆以古文書之字是則古鐘鼎之書是也 書知秦隸蓋太公所作 王僧虔曰金錯書之形若鍼之垂而勢錯
書八體 垂露 偃波 書法不盡形其古文字若秦山刻石書故如金錯之垂露勢
書恒用偃波 垂露 文若秦台帶用垂露之法 星難 雲
擊虞注曰偃波書者皆可以學人用之錯勢以垂露書之故謂之垂露
告下用隸書體勢曰不可書劉向曰 布 作書勢 衛恒四體書勢曰 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王之學古人以錯書法不可 蔡君云 以舒而光啓 處其
布衛恒四體書勢曰 星難 雲 布若鳥方 曰始
文學 離以舒光啓 處度 觀其

義 八法 衛恆四體書勢曰字有六義其義見敘事 鍾繇曰飛白書勢曰秋毫精細附庸之勢 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河洛之書與蒼頡人所作也 視龜 變鳥 衛恆四體書勢曰 所以通隸書也 所乃作隸書之勢
八法六書文畫奇 秦篆 周籀 衛恆四體書勢曰 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或與古文異或同 漢許慎說文曰秦時有八體 所博學七章者也所謂秦篆也 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 刪舊 蠲煩 衛恆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書 秦隸 漢草
衛恆四體書勢曰秦時有隸書漢興有草書 增 雨粟 感禾 許慎說文曰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跡初造書契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心畫 手法
漢因行之以許慎說文記曰 書之興也 書契作而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 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
蒼頡生而能書又有四目 萌故生去本字趨末 神農氏始因嘉禾而作穗書 帝始爲鬼哭 心畫 揚子法言曰書心畫也 手法 黨羊書史山會要曰書者如也 胡侍 傳千里
異之本作九穗書帝 一本作九 志曰書者如也

忠簡公翰墨記曰公書有古司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宗畫像但喜寶其祖宗之字以爲字心畫也 手法 黃門
也見其字如見其人 散隸 飛草 書史會要曰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
體麗書之規矩 蕭籀 鍾隸 又曰蕭何善篆籀 書者 書之楷模之規矩存字 下見上
隸書與張良陳隱等謂論筆道也 通也塞也 何謂 亦作 筆者意也書者思也三月以題其額 觀其力者
如流水何者便用也 元常善工隸 王羲之書法 行書草書入分 正又隸曰 杜稾
鍾繇字元常善用 工元隸 草書 時謂之分 尤工 於
丁真 千文曰杜稾 鍾繇章草 書家 杜操字伯度 善章草 漢章帝 作篆 賁其字 伯度 齊相 上章 表善
之智永師 草書 草聖 名隸 故稱 章草 皆 劉 精 永興寺 智永 陳 唐 草書 惟永 命
用之 智永 草書 丁真 長舟 大輅
僧智永書千文 又臨 逸少書 入妙 人 能 見 真 行 永 草 隸書 入 時 人 云 丁 真 永 草
工丁真 篆亦 善草 書入 時 妙 之 如 長 舟 之 象 分 則 如
書 如長 八 訣 十體 石室 七陽 如 斜 長 空 新 月 一 若 巡 序 曰 楷 夫 八 卦 之 象 則 如 書 之 分
文學 書 爲 之 六 藝 之 藏
千里陣雲 如 萬歲 枯藤 如 之 以 墨 一 落 挂 石
崖 之 萬 里 如 陣 雲 之 發 如 利 劍 截 乙 角 如 折 萬 歲 枯 藤
三過 筆 法 也 書 史 會 要 曰 古 唐 文 元 日 沒 大 精 於 書 篆 小 學
作 九 經 字 樣 入 王 法 書 曰 體 四 體 十 法 曰 法 書 有 本 向 古 象 小
篆 懸 鍼 曰 八 分 曰 飛 白 曰 古 文 隸 書 曰 古 篆 曰 真 書 曰 草 書 盛 有 成 方
隸 書 區 四 體 篆 鳥 隸 多 漢 張 懷 瓘 用 筆 十 法 曰 偃 仰 向 背
陰陽 相 應 飛 動 參 差 空 玲 瓏 張 懷 瓘 起 伏 真 草 偏 隨 字 法 律 曰 揖 讓 之 妙 盡 者 實 字 盡 其
失 則 連 翩 飛 動 射 其 空 玲 古 次 十 斜 規 成 之 妙 其 霧 結
霞舒 連 梁 武 帝 觀 鍾 繇 書 古 今 工 研 精 成 之 美 書 畫 霧 結 其 狀
若 斷 而 復 連 少 乎 曰 其 詳 察 古 今 之 如 斜 而 反 直 三 王 行 書 雲 飛 鳳 舞 猶 龍 鵬 鶴 之 姿 三 王 行 書 雲 霞 舒 卷
御 書 表 曰 縱 書 龍 騰 虎 臥 鳳 翥 龍 蟠 也
勢之 漏痕 霜畫 於法書苑 曹公與張長史同學書 見公孫 大娘舞劍器 公書有長進 兵曹 問 長史 張 懷 瓘 書 兵 曹 有 王 著 曰 以 古
大 娘 舞 劍 器 曾 公 得 低 昂 回 翔 之 狀 舒 元 興 之 王 著 懷 素 曰 以 古
腳 屬 曾 公 得 何 如 漏 屋 之 痕 懷 素 之 詞 以 問
長 安 會 同 里 客 有 特 陽 冰 真 蹟 者 請 張 之 見
鼓 鳥 步 痕 跡 若 屈 鐵 石 陷 入 屋 壁 龍 蛇 驚 舞 擊 甲 活 動 蟲 行

皆欲飛去

日瑱　星珠 玉府新賜御書表曰日瑱㬉乎家璽星鈎灑於毫端又曰月鏤星珠

畫沙　墜石 墨藪曰張長史旭王褚河南論書謂凡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初不悟其意後於江岸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下見上八說注

屈玉　生金 竇泉篆贊曰叙頭易玉梟足垂金書史會要曰褚遂良字登善工楷隸初師虞世南晚造羲之真書甚得其媚趣者比之瑤臺青瑣窅映春林或又謂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擘窠　撥鐙 顏真卿請乞御書題放生池碑額表曰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請表奏進林蘊撥鐙序曰盧肇謂語曰用筆之方不在於力虛掌實指指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昔受數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推拖撚拽是也

隼尾　魚紋 墨藪曰草書須緩前急後有點者字竟乃安隸書有擊石波八分書有隼尾波最難作李嗣真書評曰梁敢書如錯落魚紋織描鳥連

龍騰　虎臥 玉府謝賜御書表曰龍騰鳳翥出入變化穰錄轢義前無下古梁武評羲之書謂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

渴驥　旱蛟 書史會要曰徐浩字季嶠之子初授法於父眞行草隸皆工論者謂其力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唐書傳曰歐陽詢為太子率更令官書下又居趙題云旱蛟得水毚兔走穴言不誣邪

文字四

增 **銀鉤** 晉[illegible]書云畫欲竪重如鐵鈎欲銳而有力如銀

金錯 書史會要曰南唐李後主煜工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書

蟠區 書史會要吾衍曰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蟠區書徐鉉謂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是也

連緜 見上

鳳尾諾 南史傳曰齊江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按鳳尾諾起於晉元帝

五雲體 唐書韋陟傳陟字殷卿封郇公常以五采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楷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鸞翔鳳翥 韓愈石鼓歌曰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文字五

原 詩 隋江總借劉太常說文詩曰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碩學該蟲篆奇文秀鳥跡曰余徒下帷待問垂重席不詣王充市聊投班玩籍三寫徧鑽研六書多補益幽居服藥餌山宇生虛白留連嗣芳杜曠蕩依泉石夫君愛滿堂願言馳下澤　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游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增 李白草書歌行曰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古研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河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上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曰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

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箧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曰蒼頡鳥跡旣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增 賦唐封希顏六藝賦曰若乃異妙之場淫書之家轉注別態圓方自適萬仞崩雲千巖落石垂露霑於緗綺飛花散於竹帛觀夫始用契以代繩何樸略之難同而智巧之所易也

增 序隋書文學傳潘徽韻纂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旣息墳籍生焉至如

龍筴授河龜威出洛綠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夏殷之符釦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規範　宋徐鉉重脩說文序曰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愼說文十四篇幷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旣畫萬象旣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萬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籒之迹不失形類之文乃暴秦戰攻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旣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脩蒼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愼采史籒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籒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說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

言爲不妄矣於是刋定說文脩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葢篆書堙替爲日已久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

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册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

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　又說文解字韻譜序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摹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寖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頡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蒼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

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愼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屬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爲英發然古法皆俗易爲堙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校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鍇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元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

俗之興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爲別識其餘數衍有通釋五音凡千卷貽諸同志云

增書壹唐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曰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

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寖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豊李丞相將束爲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擲筆長歎焉

增論唐張懷瓘文字論曰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寰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探彼意象入此規模

原雜文漢崔瑗草書勢曰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迹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旨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點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傍點斜附似蜩螗而抱枝絕筆放體餘綖糺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沮岸崩涯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蔡邕篆書勢曰字畫之始因於鳥迹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龜文斜列櫛

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體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　晉成公綏隸書體曰皇頡作文因物構

思觀彼鳥迹遂以成意閔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旣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隷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爍磥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横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元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黙折怵掣挫安案繽紛絡繹華藻爍爛縕絪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斜掣纒綿結體勝彩奮節或若虯龍盤游蜿蟬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幷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升游煙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舉大體

【增】贊宋蘇軾文與可飛白贊曰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

著述一

【增】法言曰或曰述而不作元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穎容春秋例曰著述之事前有司馬遷揚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即馬融鄭元其所著作違義正者略舉一兩事以言之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云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遠矣　胡安國春秋隱元年傳曰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史記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又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於羑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新語道基篇曰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缺微原情立本以敘人倫宗諸天地缺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　抱朴子曰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滅

絕而託竹素者爲世寶也

著述二

增南史傳曰蕭恭字敬範封衡山縣侯時元帝勤心著述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心苦思竟不成名 宋史傳曰程頤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甲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 又曰程迥卒朱熹以書告子絢曰

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曾不得一試然著書滿家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 金樓子曰王仲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 宋劉器之曰孔子年六十六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

著述三

原反騷 刪史 揚雄好古樂道欲窮文章成名於後以經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以箴莫善於虞箴賦莫大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及於相如作四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 楊終字子山爲校書郎受詔刪定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

爲業 竊名 班固字孟堅典校書篤志於儒以著述爲業 向秀於莊子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零落有郭象者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其二篇點定文句而已秀本後出故今有向郭二注

晉郎 周史 晉著作郎周左右史之任也

增埤雅 變騷 山堂肆考云陸佃著佃說注爾雅又爲此書以爲爾雅之輔也 續文獻通考曰變離騷九篇高元之著九篇者曰惡脩志曰臣簿才曰惜來日曰力嚴曰危秉曰悲娟娟曰古誦曰厚思人共稱傳之謂宋人發騷弗及也

非國語 反招魂 柳宗元非國語自序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於文采而論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六十三篇 皮日休反招魂序曰屈原作大招宋玉作招魂皮子以忠放不知守介而死冥招魂爲故作文招魂一篇以辭之

原澹雅沈鬱 研精覃思 劉歆與揚雄書云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成此書 孔安國尚書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兼麗卿雲 鑿迹遷固 范蔚宗後漢書班固傳贊云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華嶠序集六嶠作後漢書百卷張華等稱其良史之才足以鑿迹遷固乃藏之祕府與三史並亦

增詞嚴理正 言典事該 晉書傳曰孫盛著晉陽秋詞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唐書傳曰鄭虔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書嘗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

發明舊義 追終先志 唐書傳曰姚珽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說以爲己說珽於是著紹訓以發明舊義 下注見上史二

兩書並行 五臣同注 又曰

李邕父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詞故號書簏始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欲有所更定善曰試爲我補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又曰呂向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爲詁訓時號五臣注

詔藏祕閣　寫付司經

又曰魏王泰奏撰括地志凡五百五十篇歷四年成詔藏秘閣詳求書主又曰許叔牙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太宗令寫付司經局詳毛詩二

含英咀華　接光並烈

韓愈進學解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　記纂淵海曰古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皮表雲集而言皆瓊瑋事必畫璣圓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轡列於三史垂著一書受嗤千載

爲傳百篇　著書一卷

唐書傳曰蕭穎士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敍事依違失褒貶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下見王晃編年書

居易置缾　九成貯甕

晁氏讀書志曰白居易撰六帖凡天地事物分門類爲對偶而不載所出世傳以陶家缾數十各題門目命諸生采集其事投缾內倒取之鈔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明詩紀事曰陶九成字宗儀家於南村作勞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輒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甕至十數編次成書世所傳南村輟耕錄是也又著說郛

劉蛻文冢　東坡墨池

劉蛻梓州光宰等又冢銘曰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其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　東坡志云東坡寓黃州著論語解池水皆黑入之樂墨也其遺之也

言五德始終　論六家要指

劉向別錄云鄒衍所言五德之始終天地之廣大書云天事故曰談天　漢書司馬遷傳云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

周公著爾雅　揚雄草太元

爾雅序疏張揖云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之內存者　揚雄解嘲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元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遷固以

來不及　延壽可以亞之

又夾漈鄭氏曰按隋志有倫理而本末分明遷固以來不及也又司馬公曰李延壽之書敍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

文王著九六之文　孔子作三朝之記

帝王世紀云文王拘於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之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仲尼經成紫微降光　子雲著元鳳皇集上

見抱朴子　西京雜記云揚雄著太元經夢吐鳳皇集元之上頃而滅

著述四

原　剖判百家　箴續百家

劉歆集序云歆字子駿受詔與父向校祕書著七略以剖判百家　蔡植師文勝漾云自齔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與闇有文章箴續百家云云

采摭羣言　錯綜經文

孔安國尚書序　杜預左傳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

暴之於市　傳在民間

高誘呂氏春秋序云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人非不能蓋憚相國畏其勢耳　張霸事見後

大義粲然

後漢班固傳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多爲時諱

王沈集序云沈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述而不作　引而伸之

論語　易繫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乾爲天爲王離爲火爲日坎爲水爲雲是觸類而長之之義也　注

增　千金不易　千駟不易

見上暴之於市　北齊書傳曰劉晝字孔昭自謂博物奇才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

世不以易齊景之千駟也

長於論衡 山堂肆考云趙曄嘗著吳越春秋等書蔡邕見之歎息以爲長於論衡

不減過秦 宋書傳曰范蔚宗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與諸甥姪書曰吾雜傳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

漢晉春秋 山堂肆考曰習鑿齒襄陽人習郁之後博學洽聞清才秀遠桓溫辟爲從事累遷別駕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凡五十四卷以裁正之

魯後春秋 唐書傳曰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數之遺左史

此爲不朽 宋書傳曰裴松之高祖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之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

此書可傳 唐書傳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義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賜其家布帛百匹

讀史至言 又曰褚無量所撰述百餘篇歿後有於書殿得讀史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

讀史管見 文獻通考陳氏曰讀史管見建安胡寅以通鑑事備而義少故爲此書議論宏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

孟堅忠臣 唐書傳曰顏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時謂顏祕書爲孟堅忠臣

綱目忠臣 宋濂孔克表通鑑綱目附釋序曰謂是書之成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盧宗時直院二年事至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甲子多姜現君尚有以刊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歟

五經正義 孔穎達見撰載二

六經法言 唐書傳曰路隨爲侍講學士采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旋拜諫議大夫

官遊著書 山堂肆考云段成式字柯古博學強記多識奇篇祕籍書官遊至辰著酉陽雜俎書數十篇

杜門著述 吾學編傳曰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諫六事忤江彬廷杖除名杜門著述而已

隱几著書 陸龜蒙笠澤叢書自序曰自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澤雖體中不甚羸耗時亦隱几著書

構亭著書 金史傳曰元好問著金源野史構亭著書其上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今所傳有中州集及壬辰編雜編若干卷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

原 **覃思不闚門** 後漢書云何休字邵公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

覃思以終業 後漢鄭元戒子書曰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門牆施筆研 謝承後漢書云王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門牆屋柱皆施筆研著論衡

戶牖置刀筆 范蔚宗後漢書云王充少貧而受業於班彪取爲俗儒閉門潛思絕慶弔戶牖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也、

孔子作彖象 論衡云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卦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

老子作道德 列仙傳云老子乘青牛車去入秦過函谷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眞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

仲舒作繁露 西京雜記云董仲舒夢蛟龍入於懷乃作春秋繁露

洼丹作通論 東觀漢記云洼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傳之號洼君通論

隗禧作經解 魏略云隗禧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成鈔而遭得兵亂

景鸞撰禮略 益部耆舊傳云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興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

可爲終身記 春明退朝錄劉中山見徐堅初學記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增 **補馬遷之缺** 晁氏讀書志曰蘇轍古史自伏羲神農訖始皇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以補司馬遷之缺

正陳壽之失 郝經神道碑曰說處世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還統章武以正陳壽之失、

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得以研精覃思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編閱舊史旁采小說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精力幾盡此書 文獻通考曰續通鑑長編李燾撰先是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燾纂集用光義例廣記備言錯綜錄大皆有據依自表云聚九朝累世之見聞精力幾盡此

書

自成一家之言 又陳氏曰皇王大紀胡宏撰述皇王五帝至周赧王采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卓然一家之作 元史傳曰吳澄少暇即著書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條歸紀敘精明簡絜卓然成一家之作

居青蘿山纂述 吾學編傳曰宋濂字景濂浦江人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

隱青巖山著書 又曰王禕字子充義烏人戊子元政亂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巖薦為之不起隱青巖山著書

原 張霸造百兩尚書 論衡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服虔作春秋傳解 後漢書云服虔字子慎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

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漢書云司馬相如病免官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退論書策以舒憤思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增 上下千載覃精三紀 呂溫代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曰臣不揣蒙陋思竊聖與以故潤州刺史丹陽縣主簿啖助為眾歸以故洋州刺史趙匡為益友考公穀之善否辨公穀之疏密輒集注春秋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精二紀元首路白獨河以青徵臣何幸與道假春

貫通經典采摭史傳 吾學編傳曰石瑤字邦彥藁城人歷武英殿大學士博極古今號通儒其所著書多附正義羽翼經史

耕牧餘暇輒復著書 篇新士為陳正卿進讀尚書表曰臣誠愚陋竊不自揆敢綴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牧餘暇輒復著書討尋典籍於茲一紀謹上今文尚書一部凡若干卷

每思君親輒有著述 遼史傳曰耶律資忠再使留佛達每懷君親輒有著述讀西亭集

原 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 揚雄答劉歆書曰有詔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

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 應璩與王子雍書云足下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言不改定事合古典無不歎息也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孔安國尚書序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貫串經傳馳騁古今 漢書司馬遷贊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

博貫串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集先代絕言采異國殊語 劉歆與揚子雲書云集先代絕言采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 漢書司馬遷傳云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因史記作春秋纂異同為國語 漢書司馬遷贊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

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孔安國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云云

增 劉知幾著史通 晁氏讀書志曰史通二十卷劉知幾撰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撰其得失著為評論當時徐堅深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此座右

杜君卿著通典 又云通典二百卷唐宰相杜佑著先是劉秩采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議論得失做

周禮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考瑣備其才過劉向佶以爲表畫因廣之參以今豐爲二百篇以食貨逆塞禦宮禮樂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敎載世推該合佶字書冊

吳兢著貞觀政要又貞觀政要十卷書吳兢撰錄以專之極治貞觀爲最故采時政之可備勸戒者上之於朝凡十四篇

歐陽詢著藝文類聚又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著分門事附見前代詩賦贊頌之作

虞世南著北堂書鈔見寫書主

顏眞卿注韻海鏡源又大曆中刑部尚書顏眞卿以陸德明切韻未弘乃蒐九經子史字義著韻海鏡源二十卷上之詔下祕閣又集賢院時之

蕭嵩著開元禮文獻通考陳氏曰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請禮記舊文益以今事說以爲不可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爲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王仲丘撰之書成嵩

李肇著國史補又國史補二卷唐李肇[illegible]

[illegible]

張九齡著千秋金鏡錄[illegible]

李吉甫著元和郡國志文獻通考陳氏曰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李吉甫自京北至隴右凡四十七鎮今圖目皆有不存

李昉著太平御覽又太平御覽一千卷李昉等奉詔撰 又文獻通考陳氏曰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初名太平類編後改名太平御覽 氏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修成書

楊億著冊府元龜又冊府元龜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等撰歷代君臣事迹凡一千卷取六經子史不錄雜書名曰冊府元龜

周敦頤著太極圖宋史周敦頤傳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

歐陽脩著五代史見史

程頤著易傳見易

張載著正蒙宋史張載傳載已而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而著正蒙

邵雍著皇極經世又曰雍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之

今世數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變衍密茂著書十餘萬言曰皇極經世內外篇通權問答

朱熹著通鑑綱目文獻通考陳氏曰始司馬光通鑑有目錄舉其要後胡安國又修爲舉要補遺牧翁因別爲義例著此書

胡安國著春秋傳見春秋二

眞德秀著讀書記文獻通考讀書記眞德秀錄浦城摭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又大學衍義四十二卷因大學之目而益以經史首之以帝王爲治之本是之謂綱[illegible]

[illegible]

蘇洵著太常因革禮文獻通考陳氏曰[illegible]

樂史著太平寰宇記又文獻通考陳氏曰太平寰宇記二百卷樂史撰[illegible]

楊時著三經義辨中興藝文志曰三經義辨[illegible]

張栻著經世紀年[illegible]

陳桱著通鑑續編[illegible]

馬端臨著文獻通考馬端臨[illegible]

陳澔著禮記集說[illegible]

楊維楨著歷代史鉞[illegible]

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十卷藏於瓊崖山

薛瑄著讀書錄吾學編傳曰薛瑄手錄性理大全晨起諷讀有得輒秉燭疾書或通夕不寐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著讀書錄

曹端著存疑錄又曰曹端字正夫一字月川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注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及存疑錄

解縉著永樂大典明紀永樂五年永樂大典成先是命翰林臣解縉等采諸書所載事物類聚而統之以韻書成賜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其書以為未備復命重修至是成賜名永樂大典

謝鐸著續西山讀書記吾學編傳曰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成化元年授翰林編脩校勘通鑑綱目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諸書

丘濬著大學衍義補又曰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成化十六年進士進禮部侍郎以通鑑綱目義重正統秦隋漢唐之交予奪太遠稍大其世變升降治亂與國統編全作世史正綱為大學衍義補以明當世利害書成表上奉陵大喜遣本部尚書

胡居仁著居業錄又曰胡居仁字叔心一字敬齋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有感於外而無可施於行故筆之於冊取易傳詞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

羅欽順著困知記王氏類苑云羅欽順字整菴正德戊辰忤劉瑾落職為民庚午起復累官至吏部尚書所著困知記

王守仁著傳習錄續文獻通考云王守仁字伯安所著有時習傳習錄諸書

薛應旂著憲章錄明憲章錄薛應旂方山著

高啓著鴻猷錄

陳邦瞻著宋元紀事本末明詩紀事云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於經史之學殊有原本撰宋元紀事本末為史家所稱

陳真晟著程朱正學纂要王氏類苑云陳真晟字德晦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纂要書令禮部看詳竟寢

唐順之著八編續文獻通考云唐順之字荊川所著有文編左編右編而世稱荊川八編

王世貞著四部王世貞字元美一字弇州所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

著書數十萬言趙寬揭桀

陽文集序曰著書數十萬言沈浸莊騷出入遷固

著述凡百餘種明詩紀事云楊慎字用脩著述甚富文集之外凡百餘種

著述五

增 唐李翱答皇甫湜書曰凡古昔聖賢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耻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或往往有著書者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五

文學部五 文章 敘述 數實附

文章一

〔原〕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增〕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原〕初學記曰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誥宣於邦國移檄陳於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邪贊

頌美於形容碑銘彰於勳德謚冊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表通於下情箋疏陳於宗敬議論平其理駁難考其差此其略也 〔增〕白虎通曰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奉而承之故曰文 梁書文學傳曰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 北齊書文苑傳序曰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 隋書經籍志序曰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為政化之黼黻 元史儒學傳曰六經者道之所在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 吾學編傳曰詹同太祖嘗諭之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坦易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讀之感動今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法言曰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金樓子曰王仲任云夫說一經者為儒生也博古今為通人也上書奏事者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為鴻儒也 中說曰房元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通書文辭章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程子曰

聖賢之言不得已也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然其包舉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生平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缺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 又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典論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陸景典語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禮樂之淵之盛也 顏氏家訓曰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又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 文心雕龍曰故論說辭命則易統其首詔

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之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寰內者也　又曰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潤色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盡變　顏真卿孫文公集序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乎雅頌　韓休蘇頲文集序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洞彼金石流於管弦　韓愈曰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　李德裕曰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若無聲　又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如新　李華崔孝公文集序曰文者貫道之器也　杜牧曰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采章句爲之兵衛　張方平曰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所蘊也　元好問耶律公墓志曰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變之理　馬祖常臥雪齋文集序曰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　虞集書元元贊棠後曰人之於

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也時至氣應觸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　宋濂曰爲文必在於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類　又曰文者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靈和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管轄也　蘇伯衡曰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

文章二

增 文心雕龍原道篇曰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議記曰言偃之文鬱而不見卜商有詩序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魏書文苑傳序曰漢之西京馬揚爲首東都之下班張爲雄　文心雕龍體性篇曰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　典論曰今

之文人有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此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性高而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　宋書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晉書文苑傳序曰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硯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沖　又論曰孝若挾蔚春華時標麗藻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天人之情性機文喻海岳藻如江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辟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　抱朴子曰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章遠過二陸　晉書傳曰陸機字士衡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人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逮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　又曰

成公綏字子安張華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絕倫　又曰左思字太沖賦三都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宋書文學傳論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摽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又傳曰顏延之字延年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又曰謝靈運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又曰謝惠連爲祭古冢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富麗見奇文章並傳於世　又曰謝莊字希逸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又曰劉孝綽字孝綽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之號曰神童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南齊書傳曰謝朓字元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流麗　又曰陸厥字韓卿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世號爲永明體　顏氏家訓文章篇曰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瘁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辛笑曰可矣　梁書文

學傳序曰高祖旁求儒雅文章之盛煥乎俱集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若彭城到溉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皆後來之選也　隋書文學傳序曰自大同之後徐陵庾信分路揚鑣而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　梁書傳曰吳均字叔庠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　又曰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也　又曰任昉字彥升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所著文章十萬言東海王僧孺論之以爲賢

於董生揚子　又曰何遜字仲言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人謂之何劉　又曰丘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父靈鞠謂氣骨似我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甚美　三國典略曰徐摛字士秀爲太子家令文體旣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　南史傳曰徐陵字孝穆爲一代文宗其文頗變舊體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轉及周齊家有其本　後周書傳曰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鈔撰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陳書傳曰姚察字伯審於墳籍無所不窺每有製述多用新事人所罕見咸重其與博　又曰沈不害字孝和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就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又曰張正見字見賾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　又曰虞寄字次安大同中嘗驟雨殿前有雜色寶珠梁武帝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　周書傳論曰洎乎有魏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風焉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沈鬱彬彬焉蓋

一時之俊秀也　魏書傳曰溫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武帝使張臯寫其文筆傳於江外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國主牀頭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又曰常景字永昌高允卒其兄肇私諡景及邢巒高聰徐論各作碑銘並以進御世宗悉付崔光簡之以景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下文出諸人上　又曰崔光字長仁高祖常曰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　北齊書文

苑傳序曰有齊延廣後疑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
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
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畜
北平陽子烈並其選也後有范陽祖弘勳亦參文士之
選　又傳曰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
又曰祖弘勳高祖曾徵至幷州作晉祠記好事者愛
其文　後周書傳論曰周氏創業聘奇士如弗及是以
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璋李昶之流咸奮鱗翼自致青
紫　又傳曰李昶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　又曰薛
寘時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

曰盧薛焉　隋書文學傳序曰時之文士見稱當世則
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
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或鷹揚河
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　又傳曰李德林
字公輔楊遵彥命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
因大加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
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
長安與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
切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又曰李諤字士

恢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乃上書曰遺理存
義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
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又曰柳䛒字顧
言轉晉王府諮議參軍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爲
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䛒已後文體遂
變　又曰許善心字務本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
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　又曰杜正倫字
愼微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
開皇末舉秀才楊素負才傲物正倫抗辭酬對無所屈
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召正倫使作賦援筆

立成與之因令擬雜文十餘條又皆立就而辭理華贍
乃歎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　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
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初沿江左餘風
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
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
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
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
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　又傳曰虞世南字伯施文章
婉縟慕徐陵陵自謂類己由是知名　又曰富嘉謨長
安中累轉晉陽尉與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以徐

庾為宗嘉謨與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
富體　又曰王勃字子安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
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　又曰楊炯字盈川
少與王勃盧照鄰皆以文辭知名海内稱為王楊盧駱
炯聞之謂人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他日崔融與張
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
之說曰不然盈川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亦不減
於王恥居王後信然媿在盧前謙也　又曰蘇頲字廷
碩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
大手筆　又曰張說字道濟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

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又曰李嶠字巨山兒時夢人遺雙管自是有文辭前與
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諸人沒而為文
章宿老學者取法焉　又曰李白字太白天寶初至長
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　又曰
杜甫字子美渾涵汪茫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
有餘殘膏賸馥霑溉後人多矣　又曰常衮文章贍蔚
長於應用譽重一時　又曰蕭穎士字茂挺閭士和著
蘭陵夫子集論以為閻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又曰韓愈字退之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

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
裏而佐佑六經云　又曰柳宗元字子厚韓愈評其文
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又曰白居
易字樂天工文章未冠顧況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
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　又曰溫庭筠少敏
悟工為詞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　五代史傳曰
王仁裕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
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　宋史文苑傳序曰國
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
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

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
不及東都　又傳曰楊億字大年七歲能屬文年十一
太宗召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深加賞異文筆雄健善
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學者翕然宗之　又
曰劉筠字子儀筠景德以來居文翰之職其文辭善偶
對初為楊億所拔識後遂與齊名時號楊劉　又曰柳
開字仲塗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范杲好
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為柳范　又曰徐鉉字鼎臣十歲
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弟鍇字楚金李
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　又曰

穆修字伯長自五代文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雖窮死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又曰歐陽修字永叔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之必欲並轡絶馳而與之並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又曰蘇洵字明允舉進士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所爲文閉户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既出士大夫爭傳之於時學者翕效蘇氏爲文章　又曰

蘇軾字子瞻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泊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又曰蘇轍字子由爲文渾涵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而秀傑之氣自不可掩　又曰曾鞏字子固爲文章上下馳騁原本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文辭者鮮能過也　又曰王安石字介甫爲文初若不經意既成無不服其精敏　金史傳曰元好問爲文有繩尺備衆體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　又曰趙秉文爲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朝

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文與楊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　又曰楊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有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　又曰王磐文辭宏放浩無涯涘　元史傳曰馬祖常工於文章弘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之作　又曰蘇天爵字伯修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獨任一代文獻之寄　又曰柳貫爲文沈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與黄溍虞集揭傒斯齊名號爲儒林四傑　又曰歐陽元八歲即知屬文十歲有黄冠師注目視之

曰是兒神氣微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致和元年日直内廷多所撰述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宫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筆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　又曰姚燧字端夫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先德者不得燧文以爲媿恥

廖道南曰洪武建文間則有劉伯溫之閎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豪縱永樂宣德則有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爾雅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則有李文忠之樸茂劉文安之該核然皆麗藻豐腴未

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裒然爲一代文宗者也自是以後若陳篁墩李西涯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　明紀曰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博極羣書著作甚富四裔咸購其文集　吾學編曰王禕進平江西頌太祖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又曰方孝孺字希直台寧海人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又曰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　明詩紀事曰解縉字大紳少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及長以文名落筆千言無所疑滯　吾學編曰錢習禮字習禮吉水人爲文如源泉渾渾

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乃有餘　明詩紀事曰楊士奇太和人其詩文號臺閣體　吾學編曰胡儼字若思學問該博文章簡直不事浮藻　明紀曰丘濬穎悟絶人無書不讀著述之富當代罕出其右劉健嘗戲謂曰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劉默然甚媿　吾學編曰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裒然一代宗工也有懷麓堂集行世　又曰倪岳字舜咨錢唐人徙上元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暢

達無不會文切理　明詩紀事曰楊慎字用脩新都人七歲擬古戰場文時人傳誦以爲淵雲再出　又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詩文以復古自命與信陽何仲默相和唱時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　吾學編曰王鏊字濟之學贍爲文春容爾雅議論條暢　明詩紀事曰李維楨海内謁文者如市洪裁綺製搖筆揮灑　又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與濟南李于鱗脩西京以上之詩文以標幟一世

文章三　敏捷一　歎賞附

原

主氣　本形　魏文帝典論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以力強而致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今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也

粲匹　華文　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匹也下張華詳賦

潤色　詆訶　論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曹植與楊脩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詆訶文章掎摭利病

辭條・言葉　上見陸機文賦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體也

筌簀　鼓吹　抱朴子曰五典爲筌簀宋書鈔作百家爲筌簀詳經典劉義慶世說曰孫興公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

雕龍　畫虎　又說曰騶龍奭談天衍鄒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雕龍曹植與楊脩書曰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

體弱　辭壯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傳元敘連珠曰班固喻美詞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也

雕玉　鏤冰　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

瑤璞不作琱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桓寬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 **綃縠**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李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如瑩屬而不悖今屈原放逐感憂爰衆辭有文采丹青之論月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爲文藉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彰漢 **述殷**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晚與傳元書曰文公詠周孔父述殷督揚千載業傳後刪

舜敷 **文治** 虞書謨曰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文王以文治

經緯 **弛張** 經天緯地曰文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以弓當也

成化 **潤業**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潤色鴻業

吐鳳 **吞鳥** 卜見黃迷三畢含勢吞五色鳥後有文章

宿構 **立成** 王粲舉筆成文時人以爲宿構漢書枚皋爲文疾受詔立成相如爲文遲故所作少也

閣筆 **焚研** 魏王粲才高篇辭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雲書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之文欲焚筆研

有章 **曲中** 出言有章其言曲而中

煥乎 **斐然** 煥乎其有文章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郁郁 **彬彬**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懿德 **行禮** 君子以懿文德文辭以行禮

文圃 **辭林**

增 **何劉** **盧薛** 何遜劉孝綽見上盧柔薛寘見上

宮體 **官樣** 徐摛見上青箱雜記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

三多 **四傑** 後山詩話曰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見上

蘇李 **燕許** 又曰有味道九歲能文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張說蘇頲見上

溫李 **楊劉** 溫庭筠李商隱見上楊億劉筠見上

膏粱 **穀帛** 唐書儒學傳序曰武爲殺世延闡文其膏冀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之文如金如玉穀帛藥石必有適於用

述才 **載道** 柳宗元楊君文集序曰述於才曰文通書曰文者所以載道也

天與 **神護** 詳見下文章五唐書儒曰劉

禹錫常言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靈物 **奇氣** 李德裕文章論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而來不思而至天地之奇氣逢物者李翱曰文章者常會試與人

報國 **補時** 肅宗

元歡平淮西難曰思報國思獨有則有文章顛崔祐甫文集序曰是惟無作作誼會補於時權德

鋪陳

藻繪 陸贄翰苑集序曰書讀費誼補陳帝業術亦工矣

編許名實蒸鳥文采

宰匠 **宗工** 韓休辭題爲之宰立

問七廣能詩爲貫山學臺等篇趙秦無此作於是名震京師詩爲一代宗畫走其門

辭源 **筆路** 杜甫詩曰辭源獨掃千人軍

道諸爲文夫有所筆力有所謂筆路

肅詩曰文章有神交有道

雲霞 **風木** 文猶山無雲劉春無草樹李白之文語嶧間出蘇洵序歲曰風行水

無價 **有神** 李白皆馬公

生支也

三變 **一更** 唐文三變見上韻見陶氏集序曰文章大概十年一更有德病石

黼黻 **琳瑯** 才瞻有言紓而事畫有文勝而理乘以

華國 **潤身** 文見與言止於未潤書身及攻文筆事章國

韓潮 **蘇海** 帝典尚論實詩曰賦夫欲文濺本此同四而科未不異如海

探驪 **蛇珠**

原 此四科若五色

朽木 **避筆端**

譯君子避文士之筆端

增 錦繡堆 花萼集 唐雅靚書曰謝廷詩以詞賦著名據

錦繡惟偉唐書傳曰李乂工屬文中書令辭元起曰是子且清海內名兄尚一尚貞兄弟同為一集號李氏花

萼集又所著苞多 干氣象 動精靈 杜甫詩曰彩筆昔曾干氣象張以字賀尚書

王本中詩曰青箱係遠大彩筆動精靈 原 游魚出淵 飛兔越海 上見陸機

文賦　陳琳答東阿王牋曰清詞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追況駑馬可得齊足哉

長卿遥麗 公幹妙絕 西京雜記曰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

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

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王賦既章 孔書陸議 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詞賦

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

斯可謂成文矣以上初學記 擲地振玉 挾天凌雲 孫興公挹賦同馬相如

三代同風 五藏出地 班固東都賦序曰大漢之文章炳焉三代同風見下賦

二 君子博學 壯夫不為 法言揚子童子雕蟲篆刻而壯夫不為 增

宇挾風霜 氣吐虹霓 世說曰庾南著為烈解二十篇自云句中皆狀風霜之氣江

淹晶戰業曰子之家壁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馳騁古今 牢籠天地 司馬遷傳

贊曰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五經鼓

吹 一片宮商 注見上本傳[illegible]有洞簫賦[illegible]曰此賦乃一片宮商

爛若披錦 炳如繪素 世說孫興公曰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

金往往見寶 白居易文曰[illegible] 葉吐白鳳之奇[illegible]炳如繪素[illegible] 清思濃采

秀句奇章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illegible]清思濃采時灑文囿 鍾嶸詩評曰謝靈運[illegible]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

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經典枝條 詞林根柢 文心雕龍

凡雕龍自序曰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敷演聖旨莫

若著經而馬鄭弘之已精並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由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有九而已杜

甫李邕詩曰詞林有根柢 彈毫珠生 揮翰霧散 魏宗欽與高允詩曰賈應其求

翰發東觀口吐寶音手揮毫翰灑珠生落紙錦祭李白集從弟令問嘗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

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 揚葩振藻 含英咀華 周書傳論曰韋武之世揚

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冠東京之發咀徵含商有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準注見上著述三

咀徵含商 回宮轉角 白居易[illegible] 見揚葩注 [illegible]

[illegible] 繡虎雕龍 騰蛟起鳳 [illegible]

王勃滕王閣序曰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illegible]

衙官屈宋 僕隸風騷 唐書杜審言傳曰[illegible]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illegible]

良金美玉 太羹元酒 [illegible]

素練 明金翠羽 [illegible] 輕縑

[illegible] 周情孔思 [illegible]

爽醴舜韭 [illegible] 茹古涵今 [illegible]

經瀾史 [illegible]

解摇摩自公傳曰公幼能文章眼經口史 錦心繡口 玉佩瓊琚 柳宗元乞巧文

袖黃對白騈弄飛走騈四儷六錦心繡口 曰韓愈祭柳子厚文曰玉佩瓊琚大放厥辭 轇轕三

光 雕鏤萬化 柳宗元答問曰其文日汗漫嗟呼 陰陽三光陶鑄帝皇 李朴曰

遠五藏鐫鏤萬化明以寓物之象形容幽以鬼神之 奇怪小而詠歌手舂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手摸象

政之 掀雷挾電 驅濤湧雲 曰司空圖題柳州集後序曰吾見韓吏部歌詩

累百篇其聲氣勢攝雷挾電撐抉於天地之垠 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花圃葉顛倒

相向及兒貞之思動鬼神擔去其華得其本 根開合變鏖斯濤湧雲六經之風絕而復新 行雲流

水 鐵溪剡户 蘇軾見上 湖野公贊曰綠野為伯剡文 多求新異以為闖為鐫鷗門為剡户

金谷為瓮玉山為寶岳以竹馬為大以之鑱為寒鬣 驂以月兔為陰魄以風牛為春情後退放之

風檣陣馬 牛鬼蛇神 杜牧李賀詩序曰雲煙綿聯 不足為其態也風檣陣馬不

足為其勇也鯨呿鼇擲牛鬼 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 無功記纂淵海曰唐詩口吐天上文 心爐筆炭

月斧雲斤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 鍛鍊元本雕礱群形 黃庭堅詩曰月

斧雲斤 靈跡新 子昂風華 燕公宏茂 梁肅補闕及集序曰 子昂以風華革浮

僞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 宏茂廣波瀾 退之淳粹 子厚雄健 李朴曰子厚雄健 律有蘊崖

肯辭之勢不幸而不發於仁義而發於哀怨蹈蹈 至

退之然後淳粹溫潤發於手為六經之苗裔 景濂

豐饒 伯溫流利 王世貞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 直是豐饒而寡芳蘇之和劉伯溫如

伯安快爽 實之敷腴 伯安如 又曰王

蠡臺少年入說社 辟滌利卜見口才便 縟旨星稠

食家家樂吻喉快爽不可言李實之如 開溝法師上書敷陳可聽而實寡精義

繁文綺合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 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玉之遣

晉采南皮之高韻遺 風餘烈事極江左 潛思淵停 秀藻雲布 魏書高 允答趙

乘鈸詩曰審敏伊何金聲 允著晉思淵停秀藻雲布 綜采繁縟 杼軸清英 晉書

文苑傳序曰綜采繁縟杼軸清英 寓廣內之青緗鏑升平之麗曲 含暢襟靈 導揚

隱伏 文俱注上章見 筆有餘力 詞無竭源 隋書文學傳序曰太和天保之

閒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江淹沈約任昉溫子 昇邢子才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英華秀發

或爾浩蕩筆有 餘力詞無竭源 逸氣上濟 高情四達 顏真卿公集序曰學

窮百氏不讀非聖之書文兼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進 氣上濟高情四達羌棄騷手渾元之始表獨立手常均

之外 陵顏轢謝 含任吐沈 上並見 摧鍾拉賈 駕王

超陳 韓休蘇頲文集序曰毓粹相輝豈惟摧鍾拉賈而駕王 白雲達孫賦成而黃金有價

而超陳已 鏤心鳥迹之中 織辭魚網之上 又曰若乃文社壇館

氣象鏤心鳥 迹之中云云 言泉合於九流 文律諧於六變 晉書文苑

傳序曰滄海淵源李暇滋繁沿家之流導源 自遠總金瑜而齊實揚玉軑而並馳言泉云云 推倒

一世智勇 開拓萬古心胸 宋史陳亮字同甫 曰研精義理之精微辯析

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雲雷交發而並至 魄馬若乃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

謂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敏捷 八叉

手 七舉足 北夢瑣言曰溫庭筠工賦每入試押官韻八叉手而成八 韻成陳楷宋濂行狀曰賦每

七歩成足 據案制書 當食草奏 文心雕龍神思篇曰阮瑀據案而制書

又曰禰衡當食而草奏 對使答書 立馬草制 南史陳暄傳曰

方乘國其名以書要之最歷對使人答書筆不輟文 無所改帝得書甚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

宋史傳曰對敵為文尤聽敏掌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 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制成辭瞻備於事有疑折衷

來問對其使擱筆答之不停手　分陰可就　寸晷便成　權德輿張建封文集序曰每牙纛說拔芝泥將發當於前席觀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宋史傳曰朱台符時太宗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董課疏遲尺晷成一賦　夕草五制　日賦十題　又曰置宗嘉在翰林一夕草將相五制衆撮詞誠人一得所宜曰高衎一少能賦詩柏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金史傳衎執筆未暮十賦皆就　馬上占辭　酒中下筆　唐書王勃傳曰薛收方討王世充軍書收時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敏如素構又曰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書以金銀杯賜之酌酒　試六論立成　賦十題皆就　宋史傳曰曾鞏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吾學編傳曰吳伯宗太祖擬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辭語峻潔太祖曰伯宗才子

原 歎賞懸日月　比金玉　揚雄答劉歆書曰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誥之書雄以此論衡目頌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曰永平中神雀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比於金玉

增 鑿天心　出月脅　記纂淵海曰鑿天地心開生人韓見皇甫湜曰遂歌長句發聲蹈厲若穿天心出月脅　琅玕腹　錦繡心　韓愈詩曰撰雲下闢披腹呈琅玕明見主敏似人　子長　擬眉山　唐書傳曰文雄宗元雅健似司馬子長柳宗元韓愈許其文沛然若江河之龍襄集年譜詩曰其為眉山

原 筆墨淵海　言談林藪　曾鞏說曰劉歆字子駿時人謂智囊筆墨淵海言談之林藪世說云　文辭美瞻　才藻豔逸　魏書建傳曰建文辭美贍而倜儻精志別傳云阮籍才藻豔逸

增 妙絕時人　文冠當世　魏文帝與吳質書云以放蕩行為已寬則一莊周為模則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王粲學有俊才與陵馬李長同郡曹師梁蕭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胡廣等文冠當世　宋豔班香　孫金盧采　四六集謂宋王班固也

呂品祭楊郎中文曰孫金盧采百賦千詩　琬琰為心　冰雪在口　南史劉遵傳除中庶子卒皇太子深悼惜之與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沒可惜言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文史博贍言貴成采

鼇弄筆海　鶴翥文場　李商隱詩序曰弄筆海鼇翥文場馬都尉喬君集序曰見牛鬼蛇神　鼇擲鯨呿　隼擊鷹揚　皇甫湜詩　曰鴻鵠學海文場　驅屈宋　鞭撻揚馬　韓愈語　氣劘屈賈　目短曹劉　杜甫詩　摛藻如春華

振筆若天文　班固賓戲曰盛不當時而心思若雲天文　筆力動乾坤　芒端轉寒燠　張承吉詩云韓愈詩　英辭振金石　高價越璠璵

筆力千鈞重　光燄萬丈長　韓愈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觀賦至於壓落　讀述為之閣筆　唐書傳曰羅隱有人多造門觀賦至壓落者讀之述史傳閣筆以賦數日通吾判　雕文將錦繡同美

惠氣與芝蘭等馥　李商隱上高長史述和詩

文章四　敘述　歎賞

增 三傑　唐書傳曰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有名當時稱北京三傑

原 辭鋒　晉陽秋曰有魏谷者為太原王濟所稱文辭若王勃上武侍極書於下九流於筆海摛藻如春華

增 二陸　見機雲　二高　字閣　摛藻　白帖以上　三易　趙之推家訓曰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

蘂　高當時所服

譏子二也其讀講三也患才多見上文章二爲文敘吾將以爲文敍吳均體庾徐體吳富體俱見上吳蔡體元史傳曰蔡松年文詞清麗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於世永明體見上元和體唐書傳曰元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宮中呼元才子舍人樣又曰徐堅爲文典厚楊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臺閣體楊士奇見上禮部格蘇舜欽與穆伯長文曰獨爲古文其高宗貴宏大石爲體評格翰林體明詩紀事曰黃輝字平倩南充人異時館課皆沿襲格套人月爲翰林體及王李之學盛行則詞律文改而從之天下皆謂臨林與文平精入館乃列遺爲古文倣然自異唐一篇朱子曰孟子而後只有原道一篇宋四篇劉子澄曰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名唐二名宋五宋濂貢神章文集序曰理到氣昌意精詞達如星繁雲爛風行水流名於唐者一名於宋者五而已【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傳云子西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會衆彩以成錦繡集衆字以成辭義釋名云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漢書云宣帝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游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宏邈淫豔非碑誄之施藍直踊實非詩賦之用抱朴子縱橫有義反復成章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復成章炳若縟繡悽若繁弦陸機文賦小文猶寸錦抱朴子云小文雖巧猶之寸錦撮□□□

之珍不得近盈尺之辭也片言以居要陸機文賦若滄海之芥抱朴子云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若滄海之流芥未易爲非者若江漢之潢又云吾見二陸之文猶元圃積玉方之他人若江漢之潢及其精處妙絕英蘊之人也屈原優游按衍相如窮侈極妙魏文帝典論云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按衍屈原之尚也浮沈漂淫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張銑注揚雄劇秦美新論云云孔璋不閑詞賦詳初學記伯喈長於爲碑李充起居戒云中世蔡伯喈長於爲碑以上北堂書鈔文王脩文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文德因壘而降武王偃武武王克商乃偃武脩文不在茲乎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文辭何爲子賴於景王之命文辭何爲兩都賦理勝其辭三都賦文過其意劉逵三都賦序云太子叔美秀而文晉公子文而有禮文足昭也辭之輯矣以上白帖【增】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文心雕龍曰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摛詞期之警悅發議必在芬香北齊書鴻勳與陽休之書曰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芳玉山出處文徒敵精神於五寶盡心力於河漢摛詞鄭三盤犢發議必在芬香莊自美耳吾無取焉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走檄用枚皐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用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固崔祜甫德氏四子講藝記曰欲以文經郡書宜賈董欲以文動家者宜揚馬錄

云云序

整揚馬之牙陣聳曹劉之氣骨陸希聲李觀文集序曰李觀

緜遠窮幽賾[illegible]嚴筆耐興健窕妙[illegible]已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illegible]曹劉之氣骨[illegible]對之物色然未

書不[illegible]台本經幅道義鈎深於經史紐繫中理化也舒顏謝之氣色譎何劉

之婉雅姚[illegible]又粹自亦曰至於淨益以苟薄然其閒鼓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曹劉之氣殆弱潘陸之

風格舒顏謝之物色譎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誠兩篇錄可覩山林草野之文朝廷

臺閣之文昱處序青范雜記曰文其氣枯槁著書之文章有二山林草野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

閣之文其氣昌閎演論[illegible]草者之所向也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

韓休蘇頲集序云云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梁肅補闕李君集序

云云八紘馳騁於思緒萬象出沒於毫端楊炯王勃集序云云

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宇文逌庾信集序云云斥沈思

於宇外摭流景於目前王世貞藝苑巵言云云夢神龜李商隱爲崔從

事寄懿城公啓曰郭璞神龜每通於夢想夢金龜唐書曰劉贊夢吞金龜文思大進

夢吞珠又謝[illegible]兒時夢吞珠六十顆及長善爲詩夢青鏤管紀少瑜見上夢

丹漆器劉勰見上夢遺墨酉陽雜俎曰王勃夢人遺以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夢

裁錦文章[illegible]曰篇頌上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錦花又夢數錦因此文思大進夢五

色筆鍾嶸詩品曰江淹夢人授以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麗後宿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

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夢五色雲

南唐史曰張迴少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因取一團吞之覺精於詩夢紫文鳥唐書傳曰張鷟

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汝兒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

遂命以名登第蘇味道見其所對稱天下無雙員半千數爲公卿稱贊鷟文詞猶青錢萬選時號鷟青錢學士

夢五色翼元史傳曰燕公楠母雷氏夢五色翼入懷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夢筆

生花天寶遺事曰李白少時夢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夢仙贈墨明詩紀事

曰唐寅字伯虎吳縣人少嘗乞夢九鯉仙夢贈墨一丸自是文思並進夢異鵲集庭唐書

傳曰崔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日火火主雄鵲爲文日中文

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及長強記美文章高孝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夢瑞芝

產門鄭齊華川王緯行狀曰前公生之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翼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

夢沙石成籀文見上文章二夢筆花如菡萏見上文章二敏

捷駐馬書鞭魏文帝臨渦賦序云余從上拜墳墓過渦水倘佯于高樹下駐馬書鞭爲臨渦賦

駐馬書文曹植劉生序頌曰余道經劉生之墓聊駐馬書此文次其傳側書檄應

命立成晉張惠詳下四事露布手不暫停世說曰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

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

利下筆即成晉詳下應詹四事出口爲論魏志云曹植年十歲餘誦讀詩

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

人操翰成章先賢行狀曰徐幹清元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筆不

停綴禰衡鸚鵡賦序云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

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以上北堂書鈔注

水箭唐書傳曰陸扆爲中書舍人工屬詞敏速如王勃言如注水射箭之疾也下水船古挺

曰未梁時號泊爲學士梁祖問及裴延曰[illegible]頓知其人思敏泊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帝曰卿便是上水船

白甚勉應詔成賦文心雕龍神思篇曰枚皐應詔而成賦淮南崇朝而賦騷擊鉢

成詩南史傳曰蕭文琰丘令楷江洪並以文學竟陵王子良嘗刻燭一寸爲詩四韻文琰曰燒一寸燭

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擊銅鉢響滅而詩成

二刻便成 梁書傳曰到溉字茂灌時高祖宴華元殿令羣臣賦詩獨詔溉為二百字二刻便成其文甚美

一夜便就 周書傳曰宗懍字元標梁元帝鎮荊州令兼記室嘗夕被詔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帝數美之

五吏分占 唐書傳曰王勮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注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語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各占其詞粲然皆畢人人歎服

七吏分校 又曰岑文本代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皆師古草定及得文本雖善賦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遝吏六七人泚筆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思如湧泉 韓休蘇頲文集序曰若乃天章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湧泉

辯如懸河 范傳正李太白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

優於七步 唐書傳曰柳公權字誠懸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令再賦復無留思帝大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不待八叉 楊基梁溫飲滄歌曰五鍊琢句對虛實聯青儷黃配奇偶客來滿座賦短章四韻不待八叉手

駕天高浪 昌黎詩曰崔侯文章苦敏捷高浪駕天輸不盡

立地書廚 宋史傳曰吳時敏於為文未嘗屬草學者目之曰立地書廚

書吏腕脫 唐書傳曰蘇頲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頲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曰向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聽者耳駭 獨孤及李華中集序曰學博而藻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

下筆立成便得事理 陳書傳曰顏晃字元明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雅有氣質

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又曰陸從典字由儀八歲讀沈約集見迴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援筆立成理趣不凡 唐書傳曰孫逖幼有文名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立成理趣不凡日用驚歎因與交成

援筆立成思致清麗 金史傳曰胡礪天會間大

軍下河北礪為軍士所掠亡匿香山寺與僧儕門龍處辯時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援筆立成思致清麗

飛書之急馬上立成 徐撰獨宣墓碑曰授薦州臺登縣對劍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奏公為管書記飛書之急馬上立成

白刃之中搦管即成 唐書傳曰令狐楚為太原掌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軍中洶洶將有急變中夜忽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逼令之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

如書他人之辭 柳開補亡先生傳曰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像如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

他人疾書不過 劉定之雜志曰李翱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足為世其滾亦至矣

歎賞

原

文若雕龍 見上文章三

文猶精玉 抱朴子云陸機之文猶玄圃積玉

文豔春蘭 傅咸衆邑侯詠厶言研以幾文豔春蘭

文譬春華 石崇贈歐陽建詩云文藻譬春華談話如芳蘭

辭藻星布 左人中七施

妙句如雲 仲長統昌言云英才如雨妙句如雲

摛藻揚輝 劉珍贊賈逵曰摛藻揚輝如山如雲世有令聞以

數藻雲浮 潘尼贈者岳去云華茂九春實花家君三秋馳思泉湧敷藻雲序云不繁

逸藻波騰 傳成答曹志書云英氣泉處連若雲藻又尼尼侍中銘云雅身弘博逸藻波騰

形管兩散 成公綏集云實翰重淒形管雨散

華若望春 曹植長樂觀畫贊云妙哉手安才巧若神爵賦之作華若望春

文如瀉水 世說云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子元定河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成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文雅縱橫飛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可追

散禮風雲起 劉禎詩

桓譚絕才 東觀漢記云桓譚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誣哀乎閭位不過耶

阮籍神筆 魏志云魏封晉文王為晉公備禮九錫文王讓不受鄭沖馳遣使從阮籍求其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作書無所點定時人以為神筆

聖謨洋洋 尚書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高義厲青雲 劉公幹贈徐幹詩猥蒙惠咳唾睨以大雅賞高義厲青雲灼灼煌華星

高論逞元妙 朱德懸贈傅氏詩曰侍猗拔君子逍遙集華堂高論逞元妙彈筆播文章

歎意不可及 傅咸別傳云咸少屬文不貴詞人之賦潁川庾純嘗歎曰傅長虞之文意不可及也

歎不與同時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武帝嘗讀子虛賦而歎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凌前邈後 傅元七謨云陳思王七啓劉氏七華乃凌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

難與並驅 抱朴子云友人滕永叔問我嵇君道何如人也余答曰一代之偉器難與並驅也

張載稱爲妙賦 詳賦 杜篤誄辭最高 詳誄

讀陳琳之書翕然愈疾 見下檄二

讀二陸之文恐其卷盡 抱朴子云嵇君道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廢書而恐盡卷

得見此人死不恨矣 史記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其人安在吾欲握之 嵇康集云康若遊山九吟叢文帝異其文詞問左右曰此人安在吾欲羅之遂起家爲潯陽長

含玉吐金 傅元嬌情賦序曰我太祖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壽諸臣作蒲皆含玉吐金爛然成章

金爛然成章

金聲玉振飛影摛光 傅元云 灼以揚其藻斐以數其豔 王叔師云屈原宋玉枚乘相如王褒揚雖班固傅毅灼以揚其藻斐以數其豔

文彩巨麗慰喻綢繆 吳質荅東阿王書云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

終貫杜口揚班韜翰 潘尼贈潘岳詩 筆下摛藻席上

敷珍 潘岳漢漢書詩詳史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曹植王仲宣誄云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綦局逞巧博弈惟賢

摛文潤世宣論

篤俗 左太沖七諷 元思泉涌筆翰雲生 潘岳庾尚書誄 沈思淵

洞逸藻雲浮 鄭豐贈陸士龍詩 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

麗忼慨 摯虞文章流別論云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麗抗概應間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辯之纏緜精巧 傅元七謨序云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辯之纏緜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彰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云 以上北堂書鈔

增 小東坡 宋史傳曰趙遠文章似蘇軾故稱爲小東坡

小韓子 明方孝孺見上

乃逢於君 南史傳曰沈約見王筠文歎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俱盡不謂疲暮乃逢於君

今復得子 白居易見上

日下無雙 梁書傳曰伏挺字士標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嘗歎曰此子日下無雙

天下無雙 張燕見文章上

一代詞宗 任昉見上

一代文宗 馬祖常元明善神道碑曰其文出入於秦漢之間蔚乎其華敷鑄升其古者倡古學於當世爲一代之大宗者柳城雖並望公而已

後來獨秀 南史傳曰王筠筠以詩贈沈約約報書歎詠又嘗謂許叙志曰賢于來文章之美可爲後來獨秀

後來之英 唐書傳曰徐浩有文辭張說薦爲集賢校理見喜兩五色鵠賦吝嗟曰後來之英也

文中鳴鳳 文心雕龍曰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筆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文中騏驥 石介贈張續禹功詩曰吾宋興國末文人如燭比黃州才尊勝漢公氣全辯晦之號總羣乎迪走況謂之雖駿雜亦文中驊驥

辭鋒犀利 唐書傳曰令狐楚肆畢利絕人遠甚辭流

波瀾老成 杜甫詩曰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

得中和氣 唐書傳曰許景先神龍初東部造服

慧賜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歎曰是宜付太史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有老成風 盧藏用陳子昂集序曰漢興二百年賈誼司馬遷為之冠見文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

文苑羽儀 駱賓王集曰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

國風哲匠 顏真卿孫逖文集序曰洵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

輦金如山 劉禹錫祭韓吏部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

謁文成市 見文章二

錢稱萬選 張鷟見上

篇易一金 唐書傳曰白居易最工詩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輒能辨之

文陣雄帥 南部煙花記曰張九齡嘗覽蘇廷碩文謂同列曰蘇生之俊賢無敵真文陣雄帥也

文章司命 李泰伯文集曰韓退之文章司命

文章老宿 李嶠見上

文章宗祖 宋史傳曰蘇軾高宗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祖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

筆能扛鼎 韓愈詩曰文章自娛戲金石相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獨能扛

筆可回牛 黃庭堅與秦少游詩曰東南淮海維揚州國士無雙秦少游欲攀天關守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

稱為李北海 唐書傳曰李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貶不進而文名天下稱李北海

必曰穆參軍 穆脩見上

歎今之伯喈 梁書傳曰陸雲公字子龍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伯喈也

歎後來王粲 唐書傳曰蘇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

歎江左以來未有 南史傳曰顧協字正禮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

歎郊居以後無此 梁書傳曰劉杳字士深著林庭賦王僧辨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歎三都為之作序 世說曰左思作三都賦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相嘗者莫不斂衽贊述之

歎汜池為之延譽 晉書傳曰張載為汜池賦司隸校尉傅元見而嗟歎以車迎之

言[illegible]竟日為之延譽遂知名

歎謫仙人 李白見上

歎王佐器 宋史傳曰楊億見王曾賦嗟歎曰乃王佐器也

歎賦帝京篇 唐書傳曰李百藥七歲能屬文帝嘗[illegible]賦帝京篇[illegible]

歎賦龍虎臺 元史傳曰馬祖[illegible]

歎不在弟子之列 [illegible]

歎不與李翱上下 宋史[illegible]石介[illegible]

一文一詠雲輒嗟賞 [illegible]

每有一作屢加賞進 [illegible]

是子且有海內名 [illegible]曰是子且有海內名[illegible]

異日必得名天下 [illegible]

殘膏賸馥霑溉後人 [illegible]

筆端膚寸膏潤天下 [illegible]

數十年後無斯文 [illegible]

二百年來無此作 [illegible]

契丹高麗皆傳其文 [illegible]

殊方異域咸慕其名 [illegible]

家傳墓版得請者以為榮 [illegible]

武夫悍卒得知其文爲重貝瓊楊鐵崖傳曰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其文爲重

新羅傳黑水碑唐書傳曰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

日本驥潛溪集樓璉潛溪續文粹序曰海外殊邦罕王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必問公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於其境內

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難出無聲之境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云云

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辭源河海無息肩之地楊炯王勃集序云云

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李漢韓昌黎文集序曰汗瀾卓躒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濩發

文章五

增 詩 唐錢起美楊侍郎清文見示詩曰層峰與清流逸勢競奔騰清文不出户彷像皆在目霧雪看滿懷蘭荃坐盈掬孤光碧潭月一片崑崙玉初見歌陽春韶光變枯木再見吟白雪便覺雲肅肅則知造化源方寸能展縮 一 孟郊酬友人見寄新文詩曰白日照清水淺深無隱姿君子業高文懷抱多正思砥行碧山石結交青松枝碧山無轉移青松難傾移落落出俗韻琅琅大雅詞自非隋氏掌明月安能持千里不可到一返無近期如何非意中良覿忽在茲道語必疎澹儒風易凌遲顧存貞堅節勿爲霜霰欺

原 賦 晉陸機文賦曰余每觀文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佇中區以元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晳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緣波而討源或安帖而易施或齟齬而不安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霈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粲風飛而飈豎鬱雲起乎翰林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

而劉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説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詞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爛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

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而集翠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説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思風發乎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惟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而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增】訓明王褘文訓曰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敷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

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曠疲敝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仰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憊吞志而歿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子豈嘗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槩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釆相宣八音相便握槁欑纖喑呀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縅膾炙滿篇又

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為詞曲爭嫩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閒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沈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欣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益增經衍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莫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辯斡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練字戞音叕韻軋藻秀春擷花豔晴掇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詞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屬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轂則遂圜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閼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

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縴之碑或鏤於封嶽瘞嘅之辭莫不炫耀崇勳烜焯茂德戴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雄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攄撫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鈞鈞鏘鏘袞章繡紋炳炳焯焯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韶濩變態頫雲霆動氣排甲兵沈寞以之

而開褰幽閟以之而著宣遊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管宿將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此其爲文也不幾于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誥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逢享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軫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敕戒則吐皇漢之華治戎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溢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滛泉于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乎寓外旁溥乎域中鼓舞乎廣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于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汚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

服車輿凡一代之本末皆藏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足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於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及乎蔚宗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塞曲筆濫褒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謗以纖況乎范陳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紀序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

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
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
氏以兵形權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
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
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
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
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
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
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

支離頗僻馳騁盤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
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
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
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
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
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
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
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
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
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

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
稱也乎太史公覩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
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
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
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
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
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于道矣故
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
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愈焉特在加之意
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

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增】贊宋孫何文贊曰堯制舜度綿今亘古周作孔述炳
星灼日是曰六經爲世權衡萬象森羅五常混幷游夏
之徒得粗喜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後賢誰嗣惟軻及
卿仁門義奧我有典型聖人觀之猶足化成嬴侯劉帝
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絕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
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欵馬刷翼孤翔可師數子擅文
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霸亹亹建安格力猶完當塗之
後文失其官家懷往迹戶掠陳言陵夷怠惰至於江左
輕淺淫靡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于地千詞一語萬

指一意縋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儷葉顚首倒尾治亂莫分興亡不紀齊傾梁絕陳傾隋圯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紐鉅手魁手磊落相望凌轢百代直趨三王續典紹謨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土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儕於四六風什之訛鄰於謳歌懷經橐史孰過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祐斯文啓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漓澄而醇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賤臣司箴歌告執事

增書唐裴度寄李翶書曰文之異者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者在神氣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又曰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微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殷周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得而傳也　宋蘇轍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　張耒答李推官書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決水于江河淮海順而行之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蛟龍魚鱉噴薄出沒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涸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只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理道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方希古與趙伯欽書曰近世之文辭所以不古若者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今有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蟲魚之狀而已比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　朱夏荅程伯大論文書曰古之為文

非有意于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舍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文也獨不然乎織者耰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彼昧於此者三年而刻楮

增序唐劉禹錫呂溫文集序云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瀲灩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　元吳澂別趙子昂序曰為文而欲為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明楊守陳誠意伯劉基集序曰發之文辭若四嶽之

出雲無窮若大海浩渼中蓄蚪螭鱷鰭眷靡之屬觀者
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舳輪濟世之梁帛　屠隆
漢魏叢書序曰羲農太古其文則隱周孔神聖其文則
經顏曾溫溫其文粹美子輿巖巖其文高雋莊列超曠
其文洸洋靈均忠憤其文悽怨左氏贍博其文華苑
【增】論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
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
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勳德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
史陳辭官箴王闕
【增】說宋蘇軾雜說曰吾為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
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
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當行止於不可
不止如是而已矣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文學部六 詔 敕附 制誥 章奏 表 書記 檄 移 [illegible] 讖 符

詔一 敕附

【增】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書曰文命敷于四
海　史記管仲傳曰下令如流水之有源令順民心故
論平而易行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渙汗其大號言號
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後漢書陳忠疏薦周興曰
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
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中說
問易篇曰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
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
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
不可易非人智博通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文
心雕龍詔策篇曰淵默黼扆而響盈四表惟詔策乎
又曰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
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詔誥則筆吐星漢
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
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又曰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文受敕憲此
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

矣 周必大宋文鑑序曰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
潛確類書照人之閣曰詔 王禕文訓曰朝廷之上
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諭爲王言渙爲大號
又曰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
蒸朝出九重暮行萬里

詔二 敘附

增 書曰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文心雕
龍詔策篇曰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
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
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

者誥也敕者正也 文章緣起曰詔起秦時 漢書武
帝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
代之風 又匡衡傳曰詔見罷珠崖詔書莫不欣欣人
自以將見太平也 蔡邕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
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
尚書令奏之有制曰天子荅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
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荅曰已奏
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又曰戒書戒敕州刺史
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
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南史傳曰顏晃字元明

陳天嘉初累遷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下筆立
成便得事理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周武帝嘗於
雲陽謂羣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
作詔書移檄我止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得其驅使復
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 唐書傳曰張昌齡貞觀末翠
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
又曰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于邵以其文推異等曰
後當司詔令 又曰孫逖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
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又精密張九
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又曰徐安貞開元中

爲中書舍人集賢學士每上屬文作手詔多令安貞視
草 又曰徐浩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
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 又
曰劉瑑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刀
遽成辭皆允切 又曰韋承慶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
令未嘗著稾 又曰李德裕字文饒善爲文章其處報
機急武宗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
盡吾意 又曰杜讓能僖宗時方關東兵興書詔叢浩
讓能屬思精敏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焉 五代
史傳曰李琪爲梁太祖翰林學士征伐四方所下詔書

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　又曰張文蔚是時制度
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誥四方獨守大體　宋史傳曰劉
一止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
辦　又曰張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
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誥命
殆無以過也　金史傳曰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
屬文最長於詔冊　又曰党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章宗
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剌履進曰進士擢第後
習吏事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為學矣　元史傳曰徐世
隆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攻咨

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　又曰張文謙為左丞
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
有太平之望　又曰曹元用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
而善之賜金織文綺　吾學編仁宗在東宮專志愛民
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　吳
訥文章辨體序題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
謂告身也

詔三　對偶

增 德音　實意　董仲舒賢良對策曰發德音下明詔　王楙太史公書高景二紀詔皆不書上獨文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皂囊　紫囊　漢詔紀綠綈方底用御史中丞

印通官文書不著姓詔書皂囊施檢報書綠囊　徐彥伯送李嶠入都祔廟詩曰恩叚青綸賜但裝紫囊懸
紫泥　墨宣　王隱晉書詔以青紙紫泥　李紳[illegible]直金鑾奉詔詩曰墨宣外渥催飛草[illegible]
定新思　徒換題　天綍　雲章　鄭谷[illegible]同韋舍人早朝詩曰[illegible]　楊億汝州謝上表曰[illegible]
[illegible]
紫宸　下金鑾　王昌齡詩曰[illegible]　李山甫詩曰[illegible]
詔門　金鑾　似六經　參兩漢　杜甫詩曰黃麻似六經　真德秀曰王言之體當以六經書之[illegible]
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
原 青簡詔敕　朱鈞施行　[illegible]上出謂宗廟主者奏翹日上以青簡詔書以體中不佳不堪出也　漢舊儀云詔書以朱鈞施行[illegible]
增 訓辭深厚　號令溫雅　[illegible]上詳詔二漢書元帝紀贊曰號令溫雅有古之風
明見萬里　響盈四表　後漢書曰光武賜鄧[illegible]書與[illegible]當為子孫之謀勿存

[illegible]之勢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下詳上
最　[illegible]傳曰[illegible]事掌詔[illegible]
自為文章　真大手筆　沈思無加　代言為[illegible]
[illegible]
王達震恐　德明慚悚　[illegible]
體務純厚　辭皆允切　唐書傳曰[illegible]體務純厚明切[illegible]

見劉上瑑

披旨即成 援筆無滯 唐書張九齡傳曰張說知集賢院書萬九齡可備顧問後天子思其言召九齡為集賢學士會賜宋璟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旨即成 宋史徐鉉傳曰徐鉉太平興國初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推之

世掌絲綸 後司詔令 宋史詳詔二字 曰上欲知世掌絲綸美也上至於今人有風毛 封南和貴早朝詔

如意出 能所欲言 唐書崔元暉傳曰元暉受制書曰傳者必曰朕意 唐書王璵傳曰璵為詔書辭指帝所欲言 宋史蘇易簡傳曰易簡作詔書帝嘉其如朕意所出賜以宮錦

不能者不敢辭以言為之 丁晉公曰當令之辭無誤 帝曰賜以酒

天語丁寧 帝言郁穆 唐書陽嶠傳曰 帝皆生學王 曹晉陽集詩

太平可待 文運其昌

當令易曉 不尚新奇 宋史賈昌朝傳曰詔令中外易曉如以老子為壯

文學潮

安多流洵文 四六散文巧 新奇大筆體 兩失 以非深也 淳純宗曰近代詔書或渾之四六或用典不可稱 或用全散文

詔四

原 渙汗大號 詔見一上

其出如綸 禮記緇衣篇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言出彌大也所出彌大也 有秩命所以編綸也

黃紙手詔 宋辛德源集曰作黃紙手詔 詔以君命輔之 常詔令以詔爲

青紙詔書 王隱晉書曰 詔令也受此詔書 今更爲罪先是 元視賓為將軍

尺一詔書 以一尺詔書

五條詔書

與庾公函封

乃誰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存臣臣出見王開公自 開無有見者明帝猶其總數月不出見臣與王導敬

白詔 皆中興書曰初宗幼沖見王導每拜又手與王導 詔則曰敬白中書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永則

見詔歎曰聖主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曰倫每見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

詔驚喜踴躍 曹植表云即日奉詔驚喜踴躍

閣不見事以此示之 釋名曰詔照也以照示人使昭然知所由也 有明以此示之

使自驚飭不敢廢 漢書韓延壽傳曰延壽教飭不敢廢

增 語當意詳 唐書陸宣公傳曰宣公所作詔書

最長詔冊 尚書曰知政事以詔令為學 今首人第一以詔冊最長

稱前具草 先文集曰上元年第元詔旨具草以進

角樓草詔 明紀洪武元年四月詔曰至自南京者多

詔五

增 頌 宋夏竦廣農頌曰景德三年春正月頒農田敕於天下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

增 碑 宋歐陽修王文正神道碑曰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請以詔書責之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明宋濂侍郎曾公神道碑曰倭入寇戍將

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公草詔歸其俘有中國一視同
仁語上悅曰頃觀陶凱之文巳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
運其昌乎
增疏吾學編明王鏊疏乞講學曰太祖甫得天下開禮
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
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
增庄明徐一夔陶尚書文集序曰方是時天下大定朝
廷務導宣恩意推序勳閥詔令典冊多出公手

制誥一

增尚書曰仲虺作誥 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 劉熙

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巳意也 史記
秦始皇本紀曰命為制令為詔 蔡邕獨斷曰制書帝
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 又曰凡制書有印使符
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惟赦令贖令召三公詣
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吳訥文章辨體
曰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諸侯王有曰制書用載制
度之文 文章緣起曰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又傳
論曰典誥命者以辭章典雅為先 文章辨體曰迨乎
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 又曰宋
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詞必四六以便

宣讀於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 中說賈
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
粲然可見矣 朱子曰三代訓誥誓命皆根據學問敷
陳義理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
匠之制器也 權德輿曰書命者古先哲王所以發德
音而賦百職也 潛確類書告諭令曉曰誥 眞德秀
曰制誥皆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事不可深僻造語
不可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誥二

增文中子曰漢之制志詔冊幾乎典誥 文心雕龍曰

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 王安國曰
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蘇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
時士大夫之制作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羽檄交
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 宋史傳曰劉一止
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
為 又曰韓駒字子蒼宣和六年遷中書舍人入謝上
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
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 唐書傳曰蘇頲加知制詔
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
蘇李今朕得頲及乂又何媿前人哉 又曰于邵知制

誥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　又曰許景先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　又曰賈曾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崔元翰嘗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詞深厚有典誥風　又曰高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稿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室　又曰温彥博善辭令每聞四方風俗臚布詔命若成誦然　又曰楊炎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于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　又曰封敖時劉稹平李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德裕以能明專任是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逮意至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帶贈之　又曰王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温麗多所稾定　又曰穆宗立多言王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　五代史傳曰劉岳建言制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自請一切賜之百官有告身自岳始也　又曰崔棁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　宋史傳曰李穆開寶六年知制誥五代以來詞令尚華靡至穆獨用雅正悉矯其弊

又曰晁迥楊億嘗謂其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　又曰梁周翰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右拾遺　又曰綦崇禮樓鑰嘗序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　又曰王旦知制誥父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　又曰熊克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詞甚工且有體　又曰樓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　又曰劉一止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制甚偉帝歎賞爲手書之　又曰王巖叟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　又曰楊察敏於屬文其爲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脫稾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　又曰王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爲文詞温麗　又曰曾肇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十數人人舉其職典約而盡　玉海東坡制詞有議論　宋史傳曰鄧潤甫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又曰周必大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爲一時儒臣之冠　又曰汪藻博極羣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　金史傳曰趙

可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　元史傳曰王磐世祖即位首拔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李謙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爲首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召爲應奉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　又曰歐陽元致和元年日直内廷凡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元手　又曰袁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勲臣碑銘桷之筆爲多　又曰孟祺擢翰林應奉文字一時典冊多其所製　明紀洪武十六年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曰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

訓誥相表裏是豈漢高所能及　吾學編傳曰蹇義字宜之掌内制呈五臣及黄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　又曰呂原字逢原秀水人入翰林時選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　又曰曹鼐寧晉人正統十一年入内閣與政典制文詞宏潤　又曰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明紀吳中積官至少師工部尚書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其妻拜訖呼子曰將爾父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耶抑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文中何嘗有清廉二字

制誥三

原 丹鳳　紫泥 衛五色詔封詔書 增 揚堯言　敷禹命 王珪謝知制誥啓曰愼漢制之須期盡追于三代揚堯言之善曰使益頌于四方　尚書大禹謨 號蘇賈 稱常楊 俱見上 倣大誥　勝尚書 北史曰自有晉之季文章浮華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皆至命蘇綽爲大誥奏行之丁謂曰上二元之一日忽謂敕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詔若有陽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投人盈城没當深戒學致爾衆朕不忍闕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加矣 原 次公宣意　相如視草 漢書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守時上垂意于理數下恩澤詔書霸宣布令人人知上意也　漢報淮南王書

常召司馬相如視草 增 朕舉一人　朝推無對 唐書傳曰顏師古以讒罷溫彥博爲請曰師古練時事長于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無憂乃以岑文本爲侍郎專典機務　顏眞卿撰逖集序其除處于也苑咸草其制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曰 黃麻白麻 李肇國史補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冊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用白麻紙雙日起草隻日宣　唐會要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 典雅溫潤 高簡粹純 眞德秀語見上　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粹純王禹玉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麗撰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 藻潤王度　增光國體 權德輿崔元翰集序曰藻潤王度則有詔語　遼史傳曰李澣兄在汴宮遺人召澣夜隨至承爲徵遜若所得帝嘉歎之高勳言於上曰澣富於文學方今少倫若留掌書命可以增光國體 西掖掌綸　北門持橐 見上朝推無對注　王安國上參政伊郎陟曰此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 得代言體、

有古人風晁迥見上汝礪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宋史傳曰彰允契宸衷雅王汝之綱工贍於制詔宋史衛入視帖忠允契宸衷翰王芳於簡冊典(?)三制吾曰宋訓誥詔志口(?)問諸表

稱上意應制擬文賢(?)道司領七十有六青編出通雅稍上意超擢翰林院學士數事者奉議大夫

白雀黃紙降蒼龍令狐楚見後炳重離之曜含雲雨

之潤文心雕龍曰皎潤之文對敕制氣含雲雨之潤詳詔上賢則有之丹青

生帝典金玉鑒王度于秀玉云文章等於訓傳機

事出於神明其德與天地合張建封文集序曰劉從諫死又以相之揮翰潤色之陽得之士王廷珪為上學士翰林之等王於史其有餘光佐上之相有平章之謂也

顯王言於典謨彰帝範於國籍昌朝一品亞制序李德裕會云

制誥四

原天書書詔易后以施命誥四方尚書下令時之令四下天語王命王息曰宮王命君命以白上告四方

封康叔尚書武王封康叔作康誥漢司隸校尉楊球爲太守崔稱尚書令舉得不爲太守侍中書宮宋敕召召書不管下寬大後漢紀下寬大詔書所建之也不稽留

增上皇誥唐書人四方詔令徐浩出守書侍中召宋書令召唐書宋書云

稽留詔書尺一詔法至太上皇書法至精冊誥之一時又參穆宗制以又吏部侍郎崔群召宋之穆宗時

勞曰我爲准西節度使力也舉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南陽之且陛下向東爲西之賢先帝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之陛下

允之符則東傳命什之久矣發號施令不有藏布德和令禮樂

必令視草其手書帝好文詞所作多出令視草唐書傳曰張說有朝廷大述必令作視草其多

視草宋史傳曰趙鼎為文渾然天成凡所視草多其宋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白氏制樸高宗一卷居易東頗制事語以備撰白氏制樸元稹一詩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是也進之用

白氏制樸玉海玉堂制草

又隆興元年敕翰林承旨洪遵輯撰序云是書自永平以後南渡以來始命撰凡所相之除拜后妃之封冊詔書之領發敕學不詔之備具奏上梁之文布政之陽無不備具奏上

人舉其職見上曾人

得所宜見上文章三一夕五制宋史傳曰應隸草麻直學士院五制皆寄恩宗帝一夕召對又日(?)

就帝奇其才一夕四制又試思能否一夕並草除公數制又日倪思光宗即位典冊與玉海三制並宜學士上欲誥詞精敏在廷稱鄉聚見(?)鄉訓二擬字制雅

向在于邱不施詞章宜代言雅宜代言玉海初對玉音周益公云

白未足多歐陽修謝知制誥啟曰得謂之世所謂常恭篇元白公於制未足多也尤見最善制誥見上懷英元

不愧朱子三日代南豐擬中制誥命亦有不數篇非通元不慊意唐書

傳曰凡帝有所通元稹爲非起居舍人未知制誥書曰又非令狐不切旨

令狐楚比宜事傳不學切上出帝其州草思史他學士之才文學比宜芳不學 沛然如時雨

穆然如景風劉禹錫集序曰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功臣穆然如景風之命相之冊而和雅云

濂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唐韋處厚文集序曰涣其德音福

容典則潤朝廷之大明發德音能叙才則容明中侍潤色之形容集序曰九年章部之褒德音

潤色乾坤之容委

輸海岳之廣容齋曰潤色乾坤之容有餘不管遠擊翰山海之廣志則有餘

官業巨分流品眞王者之言無巧誥誠直溫潤明勤者說詞

制誥五

增詩唐令狐楚南宮夜直見李給事封題其日所下制敕知奏直在東省因以詩寄曰青紙出白雀黃紙降蒼龍北極絲綸句東垣翰墨宗尚垂元露點猶濕紫泥封炤眼凝仙燭馳心戀禁鐘

增表宋歐陽修謝知制誥表曰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恩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詔誥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

增啓宋王珪謝知制誥啓曰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落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所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林其間詔書始下政事所施同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呂令於皇彌文

增狀宋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曰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

明鄭濟華川王公行狀曰公諱禕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

增銘明楊士奇胡文公神道碑銘曰公職詞垣十有九禩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

章奏一

增尚書曰敷奏以言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我后于內　劉熙釋名曰奏鄒也鄒狹小之稱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

又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又曰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　金樓子曰上書奏事者少文人也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又定勢篇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　又章表篇曰昔唐虞之世敷奏以言秦漢之間上書稱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達于上也　又曰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强志足以成務博覽足以窮理酌古命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陸機文賦曰奏平徹以閑雅

文選注曰謝恩曰章陳事曰奏劾驗政事曰奏　宋祁治戒曰至于奏議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强也　周必大文鑑序曰奏疏表章取其直諒而忠愛者　吳訥文章辨體曰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迨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是厥後進言者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洩則囊封以進

章奏二

伏蒲 削稾 伏青蒲奏事漢孔光時有所言輒削其稾 字誤 閒壅

漢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曰馬與尾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也 輒削

皆焚 魏志陳羣字長文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晉羊祜字叔子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人多莫能聞之

復逆 條對 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也

待諸臣奏事朝廷主文為奏事者 持被 受錢 修對急事伏省閣從至明嘉字子公為尚書郎 漢書後漢忠勤不懈每事秉持 未報書俯伏省閣夙夜匪懈 彼覆劾敘 漢書陳湯字子公常受人錢作奏

章奏此致事 增 皂囊 紫微 後漢書所施行七事曰詔問蔡邕上封事

以皂囊封上章奏 重紫微王之柄 得失略具對 曰明所曜告上奏 疑霜

文王學部

生風 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 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 王氏類苑傳

元天宗待然後曰奏啓每有奏 不空惟贊之義集是貴有所 青 論得失翰苑序曰若其罷流於臺依日 切痛入骨事若丹青王其闕伏上白 金石 丹

宇相奏廣卿手曰 章 相與尚書封詞典懷時賢詩曰然與公在諫不朽 之副封謂副所得也 增 削本草 去副封 魏相奏事七公案維翰陳 封上使宜及手自書以寫所上本事 防壅蔽 謂副本也 副封 漢書魏相傳丞相御史 上書者皆為二封 吏私 竊草 開吏竊草 使人可奏 漢書王尊其草丁傳 閑之告丹上封事在武行 漢書師丹字仲公 免使人可奏 丹使吏書奏 遐故其如此 賈誼露草 陳咸定奏 見帶也 其 露草相疏 元舉起策 成言朱雲 陳咸為暴虐上書 自弘奏章 南史周世宗紀曰其伐南唐 增 盛以錦囊 置於香几 五代 南唐 數疏使學士陶穀為贊 問宰相以李穀以錦囊以計策從之坐側 克淮

章奏三

以 玉海孝宗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 示大臣或御便坐則置於香几羣臣皆得觀

竄定數言 親書十事 唐書劉仁軌武德初河南安撫大使任懷上疏有所論奏 仁軌見其稾為竄定數言懷驚異之 玉海曰孝宗龍潛時嘗書呂公著十事

表奏太浮 令狐楚為奏孝若書口詞賦甚偶 章表殊健 外若知蕩中甚愼唐書傳曰高踏文宗

答問臣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表奏太浮 宋李石詩 閑徹清密 春容暢達 又曰蘇味道為左書金吾衛將軍

部以文尚書禮部侍郎為情道作章閑徹清密 傳曰悅之其體裁容成文人所為不盛能若經意 又吾長學

於奏議一道今文言切理 二百餘奏 三十六體 又曰 章論議大夫凡二百餘奏無不切當帝心又 議寒體 數之字會古今 本工讀

曰李商隱為文切古人

奏其樣成式與用相長短字各三十六體 親知莫 時

文學部

知所言 子姪罕窺其草 唐書傳曰裴遵慶諫而見從 劉洎數而莫知所言 不得窺其草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 內益畏難親知但記其劉從

馬周不取身後名 田錫不貴謗時直 唐書傳曰馬周疾甚取所上章 奏悉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宋史傳曰田錫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命悉焚之

章奏三

原 子雲筆有餘力 孔璋檄為 論衡云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煩富 魏文帝典論書云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煩富 公車受章 帝聞而怪 論云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曰廢農桑 遂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例 主簿告怨 帝乃大怒 令謝承後漢書云寧陽主簿詣闕上書曰臣縣 七歲不省宗

陛下爲臣父章百上終不見省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于帝乃入怨

懷刀截章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爲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選慈以行慈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求視之吏殊不知其爲郡使也因以格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因與吏共亡六郡後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州受其短

置章御坐 後漢周舉爲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虞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誡 以上北堂書鈔

不及奏 闕義何中事有不及奏即以便宜施行之

先露章 漢何武字君公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必先露章服罪者多劾除免之其有不伏爲方伯去奏之

義眞毀草 後漢皇甫嵩字義眞前後上表陳諫有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也

文若焚草 魏志荀彧字文若以書陳事臨戎焚其草戰奔策密謀不得宣聞也

上忘倦 上與論善談每奏事嘗一而忘倦也

帝與戲 郤詵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戲耳

請白奏事 漢京房出爲太山太守奏請無屬刺史得自來傳奏事上初許之房論石顯五鹿充宗而上封事曰辛巳蒙氣復乘太陽己卯庚辰間必有爲臣不能乘傳奏事者也

議所奏事 趙充國字翁孫每奏事上輒下其奏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

上言 **上陳** **草章** **草奏** **白奏** **程奏** **巧爲奏** 以上白帖

增 **高儉焚草** 唐書傳曰高儉敏於占對奏議未嘗不焚草家人無見者

戴胄削藁 又曰戴胄所數內經議論得失有可諷奏即削藁外莫知

置於禁中 至和二年八月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諫官御史以時奏事以知得失[illegible]今御史臺官見員置之奏簿于禁中時觀省之

置之枕席 又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曰公又上疏[illegible]忠良[illegible]上覽[illegible]義忠言讀之珮玉文貞公非義不戒在心君志存王室何敢不置之枕席銘之肺腑終老是戒

顯發爲

白 范蜀公墓志銘曰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嗣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

毛髮森竪 周[illegible]傳後曰予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宋右正言劉安世諫疏反覆數千言讀之使人毛髮森竪

皆班彪所爲 後漢書傳曰竇融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所上章奏誰與參之曰皆從事班彪所爲

皆嘉貞所爲 王氏類苑張嘉貞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此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問循憲對曰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嘉貞

剴切數百奏 李繁劉秉忠贈謚制曰剴切數百奏

剴切三千牘 張以事送館朝憲使之淮西詩曰剴切三千牘飛揚四十春客中其理

學力盡在是矣 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

治道盡在此矣 玉海淳熙十三年正月詔趙汝愚進所纂集國朝名臣奏議君道至要防微之以總議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五卷孝宗諭淳周必大等曰治道盡在此矣

數條漢興以來便宜 前漢書傳曰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

封上

建武以來章奏 後漢書傳曰肅宗建初八年正月詔東平中傳封著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覽太原奏辨楚所爲 唐書傳曰令狐楚李說嚴綬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德宗好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

覽淮南奏知昉所作 宋史傳曰李昉周顯德二年李穀征淮南昉爲記室世宗每覽軍中章奏愛其詞理明白知爲昉所作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

覽章因訪其後 又曰王禹偁字元之真宗嘗覽其奏章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對即召對擢大理評事

覽奏歎不同時 楊士奇滁州重建醉翁亭記曰仁宗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歎

仁人用心如此 程顥答示奏草書曰辱示奏藁足以見仁

人君子之用心深切如此　忠厚爲國如此明紀弘治十七年帝云昨見成化間彭時等奏覽奏章先朝大臣其忠厚爲國如此　馬仲削稾宋史傳曰馬仲甫有建明輒削其稾人罕知之　韓琦存稾王氏類苑韓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稾欲致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稾　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吾學編傳曰楊一清字應寧學博才雄善謀應變務尤曉暢邊事[illegible]機[illegible]午一夕千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　口占授吏曲當事情又曰王越字世昌濬縣人以邊功封威寧伯長於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吏曲當事情　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云云　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又曰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

表一

增劉熙釋名曰下上言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三曰表
又曰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又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某甲文多用編兩行文少
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以下不言姓大
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　又曰章表皆聯封其言
密事得皂囊盛　文選注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
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三代已
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

爲表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
潛確類書思內表外曰表　明紀洪武六年命儒臣
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
柳公綽謝表進命中書省學作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羣
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書切實不華誠可爲千萬
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
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雖欲變之而未能近時詔誥
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
實爲浮詞所掩自今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悉從典雅
文章辨體曰漢晉皆用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
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用四六
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
殊則其體亦各異焉　又曰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

表二

原孔璋殊健詳章奏　阮瑀之俊典論云陳琳阮瑀之章奏書記今之俊也
樂假潘筆潘取樂旨又曰樂廣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筆潘不取樂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五字悅服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所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
操筆便成後魏書[illegible]紹傳云孝武崩[illegible]文與百官上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中不

許周文曰為文能動手迅成章惟董公耳乃令紹為第三表紹操筆便成表奏文帝乃允

口占上表

高堂隆集云隆寢疾篤口占上疏曰紂帝白瀆禁放嘆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親之鳥有長燕業口爪胃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竇揚之臣於蕭精之內可疑諸王使君國典兵往討基時鎮撫皇儀翼亮術堂昔周之東邊晉鄴是依者呂之亂寔漸朱虛撫蓋前代之明置也

手書謝表

東觀漢記曰知惠獨后孫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年宗廟充小君之位也以上北堂書鈔

增 天英筆

金史傳曰李經字天英兩舉不第拂衣去南貴後其鄉師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

孝孺筆

吾學編傳曰董倫字宋宮思賜人建人君御位召拜禮而侍郎賜御書怡老堂扁及蘇几飛嫣杖名一倫上表謝略曰植儀設几杖於太常不間宋翰之賜是殊題慧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令時杖以戒嘆則思四方或有鐵鐸之民憑几以安身則思物容有失所之對或曰此孝孺筆也

戒浮華

見表一表奏大浮注

歎切直

王安石責江南徐口見時關塗

陵臣潞伏以直言見閱及得佑所上陳李氏表讀之詞意惻直忠臣之言

手不輟筆

見上文章

四露布手不曾得注

操筆立成

南史傳曰號之遠宇思貞時張稷新除尚書許任貽為讓表昉令之趙代作援筆立成昉曰荊南秀氣異布異才後名位必當過義也

三軍感泣

見敘逮白

刀之中注

丞相驚服

宋史傳曰王應麟度宗即位授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使政四表以上宰相翁言增撰三表應麟德筆立就天相總讀還辭位三道使者立以佐應歔從容授之承相驚服

不可多得

又曰和紫時華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策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生出表以示宰相而紫與張消尤術上肯因謂李防曰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掌講如紫者不可多得也漾以本官知制詔

所未嘗見

金史李曰完頗昌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昌諫表詩文甚有與則服即位以來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

義士多之

唐書傳曰李翰張巡死睢陽人婿其勁以巡為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由是感悟而巡節大白於世義士多之

天下壯之

蘇軾蜀公墓誌銘曰公許安石諮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任上謝表其略曰望陛下以學識為耳目以徐奪藏之翁任老成為服心以養知乎之福天下壯之

柳慶白鹿表

三國典略曰柳慶領記室北雍州獻白鹿都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緯謂慶曰近代以衣文象步雖遠於江左彌後輕清洛陽後進相遠不已柏公柄民物君瞻步、步宜製此表以筆其弊慶操筆立成詞兼文質緯讀而笑曰之臆猶尚可務況才子耶

徐渭白鹿表

明詩紀事徐渭字文長山陰人為少保胡宗憲莞書記海上獲白鹿二少保屬令文長為表并他幕客所撰都致所善某學上以文長表進世宗覽之大悅益竄異少得少保亦以是重文長

以華艷治罪

隋書傳曰李諤以諤文之家體尚輕薄於是上書曰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御大臣莫不鎖仰猜索棄經華綺

厭纖巧頒式

吾學編太祖厭表箋多浮詞纖巧命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

前後三百餘事

合璧事類後漢皇甫嵩字義貞前後上表陳論有損益參三百餘事皆手書不

宜於外也

同日二十餘人

王氏類苑盧詢祖同日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

孔

珪以示謝朓

南史傳曰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文章表為時人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

楊遵彥以示陸卬

見文章二

清臣豫搆遺表

唐書傳曰顏真卿字清臣周曾康秀才字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說真卿蔡州真治度又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

文正不求恩澤

啟湯傳王文正公神道碑曰遺表不求恩澤

不畏三思草表

唐書傳曰岑羲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眾畏三思不敢為草羲為之詞義勁切

不為麗勛草表

又曰溫庭皓若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刀脅庭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庭皓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答曰吾豈以筆硯事文耶其速殺我勛笑欵視曰儒生有膽耶吾動眾百萬無一操攫手更使周重草表

世祖覽而奇之

陳書傳曰徐伯陽守隱忠

天嘉二年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宴亥都令伯陽為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祖覽而異之吾學編傳曰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表太祖覽而選之公卿表疏多句於億宋史傳曰楊億年十一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公卿表疏多句文於億名稱益著兩府牋奏多命草之又曰崔遵度為壽春郡王友真宗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精論為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之凡十八表皆孟陽為文又曰周孟陽為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賢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為文表凡十上皆子安起草明史紀事皇甫涍字子安在儀制時貴溪為宗伯請建儲表凡十上皆子安起草貴溪由是當世宗意得起拜既其身文亦且國華文心雕龍曰原夫章表之為用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亦且國華可謂成文可謂德音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書記一

原 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廣雅曰書記曰書

增 劉熙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永不滅也 又曰記紀也紀識之也 蔡邕獨斷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 揚子法言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 又曰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又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顏氏家訓雜藝篇曰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李克起居誡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縱能不宣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潛確類書序曰言如意曰書 又曰言志曰記 文章辨體曰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總名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于書則安能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可以為脩詞之助至于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荅問之言率多乎進脩之實又豈止于文辭而已

書記二

原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 又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史乃召善吏

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吳錄曰王宏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旨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羨字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增】山堂肆考曰張九齡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於鴿上飛往投之目為飛奴　范傳正李白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　又劉晏任權潘炎乃其壻雖書疏往來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五代史傳曰李襲吉為晉王書諭梁太祖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附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詞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　宋史傳曰錢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金花扇及急就章　又曰李之儀能為文尤工筆札尺牘謂刀筆三昧　元史傳曰郝經拘宋十六年及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霎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

書記三

【原】辟藏　篋封（詳下四吳志曹公聞太史慈名遺慈書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

【增】手筆　心聲（後漢書傳曰趙壹字元叔報皇甫規書曰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跡相尋誠足攪也　下見上）

・辟掛書　犬達信（陳泰為并州京邑貴人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于壁不發其封　陸機在京久無吳中家信犬名黃耳機笑語曰能為我取家信乎犬搖尾而去竟達家信）

載青泥　吐墨書（東漢記曰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

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遣訓　神仙傳曰葛元
見買魚者在水邊元請魚主曰欲以此魚至河伯處可
乎曰魚已死矣元曰無害也乃以丹書紙置魚腹
水中俄頃魚還躍岸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青鳥銜　紫燕寄　李白以詩代書答元丹丘曰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

與我忽飛去　歌曰紫燕西來欲寄書顧兄悲愁不忍窺

表心素寫中襟　張衡四愁詩曰錦字尋書空流

錦宇表心寄懷至令鯉魚奇書愁念忍窺侶方來彩劉鷫馬中錫和　**鯉魚腹**　素鯉雙讀我跽長書

中鴻雁足下　武中丞寄懷詩口占雲中客有從相思書來長跪讀素書中見鯉魚書

如上言加餐飯繫書雁足長下　**尺牘偏才**　刀筆三

昧　蘇武上言帛書於雁足

衢文心代書雕龍書記篇曰斷又陸續之遷

計吏脩敬　功曹却書　得宜蜀郡太守因占辭　後漢書記篇曰計吏

奏騰中臣外言文安請郡州刺史種神皆才也百對　非其罪也東宮外奏除

文學罪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書記

於令安曰公不肯事有所持辭事聞私請而即非功

曹所賜元陳書傳受從事驛私請而

續鼓賜　元陳書景仲傳曰受從事

書下下見筆便書就也曰有知事之請

不展家書悉焚私牘

無日月不觀　**還名諱須避**

希閱檀西洛之牋　**陳宇**

振安南之筆

一名座詩未文嘗見誘其言親其公只交長不謂者以披復發布書就仲傳

罪往復書宮天子戚德罰未曾再使安南陳等副比直氣排皆守筆也

振安南之筆

　　　下筆稱旨觀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書記　三十

書記四

原

應瑒善書記　文章敘錄曰應瑒傳云瑒有學好屬文善為書記

葛龔善文記　後漢書葛龔傳云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著文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簡書如雨　王粲集阮瑀詠云書記既翩翩

紙落如雲　文士傳曰繁欽少以文才稱

粲然耀眼　陸雲與兄機書云

成事至則舉事行手飛若紙不落釋如文雲翰動

耀眼

翕然愈疾　見下

勝十萬之衆　**過百萬之衆**

書喻皆感悅

與書皆不發

射書燕將自殺

誤書燕國大治

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

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三歲之字　**八行之**

寓子西　**貽子產**

書兩馬紙書八行曰云書云難

不成宇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書記　三十一

空函大怒 桓溫將以殷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
溫大怒之 點竄愈疑 曹公與韓遂書多爲點竄如遂改定之者馬超愈疑 通草書
魏文帝命劉廙通草書廙答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分是以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書 奉咫尺
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使一介奉咫尺之書註簡牘或長咫尺名也 心存尺書 劉琨上書曰南
北迴遊同契一致心存尺書 手答書疏 陶侃爲荊州閫外多事千端萬緒罔有遺漏遠近書
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留滯 公車待詔 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 不封
遺書 秦二世使遺趙王書不封欲使君臣相疑 不發私書 我都公康 使執訊
而與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告趙宣子注執訊通訊問之官 叔夜懶而不作
洪喬傳而是棄 李陵之答蘇武用嗣德音 嵇康之
達山濤以絕交道 以上白帖 增 丈尺書 說苑正諫篇曰張祿曰夫秦者四塞
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丈尺之書寄語我秦王我往而遂焉固君之入也孟嘗君爲書倚秦任往而大
遇 小紙書 晉書傳曰何曾爲二公有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 鴿繫書 前見
豫章書 李白詩曰南來不得豫章書 長葛書 杜甫詩曰長葛書難得 · 妻
不寄書 山堂肆考王良爲司空司直妻子俱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到東海問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
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來受書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歎息而去 婿不開書 見上
試自爲文 蜀志曰先主辟馬良爲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
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不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
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 各以意作 後周書傳曰柳虯侍父僧
習爲潁川郡地接畿郡將避官多求請託僧習謂虯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
爲吾作書虯爲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大有

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廣所草以報 再拜受書 孔叢子雜訓篇曰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
問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遑
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于上中庭拜受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
送之實也 箕踞發書 皇甫謐高士傳曰光武徵嚴光至司徒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
起於床上箕踞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所求何
言子道曰公聞先生手欲即詣迫於典司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曰卿言不癡遣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
主尚不得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吾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音
辭流暢 宋書傳曰徐羨之於尺牘音辭流暢 辭義高遠 韓愈答山人書曰足下猶
復以爲可敎既損道德乃至手筆簡之辭義高遠足下於故舊之道得矣 答絕交書 南齊書傳
曰周顒字彥倫素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答 草答書 見上 得
書稱善 唐書魏徵傳曰武陽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爲因促召之
啓書歎息 摭言曰唐大順中顧雲同羊昭業等修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昭業求高達休諫議爲
先容濕之雲晉啓之問一幅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龍尾道主與一語及雲雲歎息而已
不數附書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曰所不數附書者因性頗懶懶便一切書都不作報書 不
即答書 容齋隨筆曰士大夫得友朋書問有懶惰不肯即答者嘗記白樂天有老慵一絕句云豈是交
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 飛鳧寄書 唐陸龜蒙東飛
鳧詩曰載得尺錦書詠寄東飛鳧 鸚鵡報書 賈至度隴有思家詩曰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
家人數寄書 報李密書 唐書傳曰李密自謂爲盟主將軍張仁則致書於帝呼爲兄請以步
騎會河內帝覽書而笑曰密陸求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卒未能東略吾寧推順使驕其志令記室溫大
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 披贈錦之英華 劉筠同潁州曾學士啓有曰適將獻敘鎮

扇誨函拔贈錦之英華徒知諺進示巽淋之詠旨殊匪爲他聞心聲之清切黄福奉陳
貳卿書曰嵇續云曾有幕府之贊皷已莽神投之角腹竟不知二緒先生所識云何既不得睹手澤之光華又不得聞心聲之清切飛書走檄用枚皋見上文章三飛書走檄徵
陳琳崔祐甫穆氏四子講義記曰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鄒及歐者宗班固飛書走檄者徵陳琳下筆輒
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南史傳曰蔡景歷對使答書又無所改詳敏速下筆輒
成未嘗定稿梁書傳曰范雲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時人至疑其宿構飛
書之急馬上立成席豫見敏速書檄露布馬上占辭薛收見敏
速日得百函應對無廢見上日百餘牒皆合事宜山堂
肆考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引爲行臺郎對掌機密時汝潁之閒多舉義來附書翰往來日當有數百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書記五

原書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人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致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曆千年之任躡先王之蹤體弘懿之

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罹折趾屈子納忠終於沉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曰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

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寔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宜晴櫓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琿璪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載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鬟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裡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曲筆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元帝荅劉縮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為龍為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為枕帷前之帙仍可為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攜高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辭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先哲　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

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鉛擿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疲於精力宜令吾見此異書　劉孝標荅劉之遴借類苑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蠹壹於緗帙閱微文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廻塘莫辯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搦管聯冊纂茲英奇螢螢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增】唐張九齡上姚令公書曰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則禽息

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
如市道廉公之門客盈虛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
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
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　李嶠上雍州高長史書曰嘗
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
汚隆故其處則閉重元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
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
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
夫然後始終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
分滄州密邇未從嘉遯之文閶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

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爲役婆
娑塵垢之中踸踔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然
以守其愚直任此拙官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
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
識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
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
之陽氣而堂上百里曒明無撒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
乏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款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
夫客果有能不孤彈鋏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
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

日門翱照天池撫翼廚開銘鼎庭列歌鐘吐亹亹之言
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
流於心鏡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
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回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
秘省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揮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鱗
萃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
方致維桑之禮賫帛題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
洽數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辭巖下邑希光東辟猶
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
提奬之恩已別昔時萬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謝

以無言受業豈非時享其會命蹇其通者乎願君侯重
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辟之契接以黃金之言
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
若鴻毛節下有徇生之士矣

檄一

原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劉熙釋名曰檄激
也下官所以激迎其生之書文也　增 文心雕龍檄移
篇曰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兵先乎聲其來已
久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
辭即檄之本源也　又曰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

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　又曰
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
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使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
此其要也　又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諭蜀父
老可謂德音矣　潛確類書諭令皦然曰檄　玉海檄
兵書也晉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漢以後方有題

檄二

原 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
掠笞數百旣相秦爲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
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
居上前怠慢嘉爲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
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
坐自如弗爲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
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
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
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又曰廬江
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
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
略曰陳琳字孔璋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
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吾病數

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招喻多放
所爲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
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毋潛登屏上窺旣知其謀大
喜曰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　李克起居戒曰軍書羽
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
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
能者　增 山堂肆考房元齡爲秦王世民記室出入十
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辦文約理贍初無草藁　令狐楚
爲齊若表曰倘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
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　又盧汝弼爲
梁移檄於李克用中有句云自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
流離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　玉海熙寧六
年盧州羅晏夷叛詔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以便宜從
事七年瀘夷平上勞之曰檄奏贍詳近世鮮有　元史
傳曰趙辟至元元年帝欲爲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
旨乃召辟爲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

檄三

原 至漢國　入燕營（項羽檄漢高祖　魯仲連檄燕將）　起相如　爲彭
澤（司馬相如以木爲書剌外國之尹　詳見上檄二毛義事以上俱白帖）下　增 吹火催
秉燭草（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李義深李士略共作　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

張自爲吹火偶從之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説即署相府主簿常典文筆　明紀張佳胤萬曆十年兩浙市民變作乘夜掠諸巨室且偏火光燭天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剝益甚乃用兵梟五十餘人諸無賴皆鳥獸散

琳瑀擅聲　彭楊並美 文心雕龍曰琳瑀以符檄擅聲　李商隱樊南甲集序曰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楊章檄

盾鼻磨墨　馬上占辭 北史傳曰荀濟字子通世居江左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稱上磨墨作檄文下見敍遠

秘不起草　顧以口占 御覽陳氏家傳曰含字君道爲中書郎書檄雲集含不趙草兵書檄領野王君道傳治閑侯景之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號未書立草

遠近咸聳　本州獨完 肆考鄭王命不出朗門及吠楚延李孝恭等盟誓傳檄思立功奔爲行在黃果大署不敢西向近文鄭寮補兵本州刺史黃策京淮南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吳爲統兵本州

獨完衷爲鐸爭王環李建詩

蠻落復平　士氣皆起 史又王李穎夷精簡好從賦劍致南褒爲叛州去刺諸通顯作檄諭蠻偶福落復平王氏類苑王鐸衷撤行管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皆莫肯先破賊及爲欲至號令叛然士氣皆起鐸舟破貽由是巢戰數蠻

劉曉大義　俱愜元理 爭欲敗號由中曲環上方攻漢卅表昌商爲判官爲王楊劉昌商建中大義環其草蠻宗異之唐書傳曰環巨李詢曉大書記時貞犯准天子駐譚於華韓李以州爲州掌書乘茂不齊畫巨川傳檄天下建一州之力供億萬方應其酬報輜輸名聞於天下詩勤轉餉同匡王室四方之書檄巨川之名聞於天下陳詞流理俱愜宗源重之時

檄四

原應詹作檄見者慷慨 晉書云應詹鎮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承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激發

趙曄奉檄心恥厮役 謝承後漢書云趙曄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心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

拔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案資中縣名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

易雄列王敦罪　陳琳書魏武罪 晉書曰舂陵令長沙易雄王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城陷爲魏乂所執送請敦敦以檄示雄雄曰有之但恨雄力弱不能扶翼本州匡救國難以此慙恨　魏氏春秋云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爲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羽檄三至 魏志云袁紹以董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書檄立成 王隱晉書曰孫惠爲東海王越記室掌文疏牋參謀惠造檄書驛馬催之應命立成北堂書鈔

見檄流涕 晉書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攻周馥於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

捧檄流涕 必使謝擒爲之河擒聞之遠毀草句日遊衆責曰山堂肆考李盟擒蒂李祐詔釋之也令佩刀出入悵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唐崇兵撽怙

踊折郡檄 晉書曰張軌爲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州自以才力應之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袪麴佩移檄廢軌軌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蹴折鎮檄排闔諫曰諸公宜陽長史楊駿為李白入諫

不草僞檄 李白居易李公家廟碑曰公諱京以家高孝節居公無錫名紳元和中公以書記從李錡聞公名不署歸以草檄章以聲東用引

謂天上人 見李詔德二林天供

我筆 上見

文檄豪健 山堂肆考唐元稹書記文豪健一時元稹推許與

檄奏贍詳 上見

傳檄諸國 通鑑唐開元三年監察御史張孝嵩奏請西域其兵討伐石勒紀功而還

馳檄比州 山堂肆考宋代都督梁崇城西河州發兵阿了達於重城成其三城刊石紀功勒崇馳檄

馬立辦 上見

應馬上急 上見

傳檄河北 唐書安祿山傳曰祿山反報至帝方在華清宮真卿在平原約共起兵討賊乃斬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高邈何千年送京師即傳檄河北賊言乃王師李欽湊

郭邕領百騎為先鋒馳兩軍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 馳檄諸道 又曰王景崇黃巢反僞使齋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東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繼 覽檄 矍然 又曰駱賓王為徐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矍然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 覽檄大喜 上見 檄如流星 李白 檄如飄風 又曰吉風曰飛書走檄如流星 陶弘景詩將軍檄如飄風 檄如雉 走 杜牧書項羽表曰走檄遠近同至 檄如狼毒 山堂肆考王弘義再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所至震懾自謂我移文如狼毒野葛 吾學編 投檄討賊 吾學編王守仁傳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以檄至京師又檄各處兵出南贛安江口… 移檄捕奸 …

至食衣檄死之江陵敗成康州看伍兩月而此乃移檄江… 文檄皆出其手 …唐書傳曰賀德仁… 書檄皆出其手 傳曰陳… 府甚宇書走檄皆出其手…

檄五

原 檄文漢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

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所過隳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幷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 又檄吳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謂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

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聖賢之德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今邊境乂清方内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爲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梟性强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猛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己疾諫好諛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因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爲弟則不順爲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庾闡爲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虚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暴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翦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内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爲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濶良難爲心　又檄李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睹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羅劭窮凶肆暴神州李劉篡逆竊邑岷川是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疢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

作鑒誠信哲之明有如皦日　又爲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没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尅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業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略莫不張膽阻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飈之掃落葉也　梁元帝代侯景檄文曰粤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宇内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

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包奴叛臣鳴鏑餘噍冒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與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弟臧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劒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擻日爲之退舍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嶽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脩禮讓以止訟舞干羽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惟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士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

旣連結姦惡斷絶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拔子垂翅俱在龍樊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旣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折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黃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濟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扼我乘其弊方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轔轢劒騎之所蹂踐杞

梓於爲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而動見幾而作歸欵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爲晉用也　陳徐陵檄周文曰主上恭膺寶曆嗣奉瑤圖旣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餐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關隴荆梁左右漢沔東西籲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爲心彌切宸衷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勲高威著荆

湘化閩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嘘而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淹弦望

增 唐駱賓王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曰敬（文粹）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文粹作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集作遂）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文粹作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唐書作舳）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唐書作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茲（一作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集作以此攻城）何功（一作城）不克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唐書作或家傳漢爵或地叶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文粹作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文粹作勳）無廢舊（文粹作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唐書作裂）山河若其（集作或）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　李商隱爲濮陽公檄劉稹文曰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誰能旋以歸洛師束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鄰道所賣使作他人之福儻尚淹歸欵未整來軒（集作轅）戎臣鼓舞以命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

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扼憤則沙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集作兼）水灌魏趙邢郡趙出洺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東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集作餘）孱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衝梯喪貝踣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戎（一作戈）

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廻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集作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集作慨）魂令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詳歷（集作用）事之賓察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勿汚潞人之俗封帛增欷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擧愼惟圖之

移一

【增】文心雕龍檄移篇曰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用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用意小異而體義大同也　又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依者也相如之難蜀父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移二

【原】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擧兵　典略曰衛裒字叔遼脩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言使裒要我願

解散於是裒爲書移即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增】南齊書傳曰孔稚圭字德璋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鹽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移書於北山　梁書傳曰袁子野普通十年大擧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事體大召徐勉周捨劉之遴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唐書傳曰韓朝宗楚故城有昭王井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稱韓公井　又曰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患命塞陷穽移文嶽神遂不爲害　唐文粹有司空圖移雨神文　宋文鑑有宋白移三山文　宋史傳曰李燾作代周顒答移北山文弔幽憂子文病雞賦意皆有所規焉　宋訥題晦菴除秦檜祠文後曰徽國文公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擧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除去之也　金史曰天興二年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帝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法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　明紀夏原吉治水至湖州宿慈感寺先是潮音橋下有蚌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

是夕化老媪攜美女訴於原吉公書一詩投之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訟曰聘鄰女久無賴以大人書相抵公憶其爲蛟感蚌之仇也爲文牒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於潛溪之北　明詩紀事謝晶字原功上虞人出按漳漳有虎患移文境内之神即日遯去

移三

〔原〕移文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守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　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鬬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慰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埽地來王而向化之

寔忽覺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届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遠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苟存十半如其遂閉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計更啓陰山之哭　任孝恭答魏初和移文曰蓋聞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我皇屆茲上聖承彼百王苞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但魏氏紛綸氛祲昇吞噬尋

干戈爭以廢興王無卒歲相不決殺人之馬泣師月踰旣因裹糧請救日款關扉故屢動雲旂亟驅蒼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絶匹夫是讐天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隍之念無忘日昃迨後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罃之歸晉并來移閫之委曲知彼當衡得人兆龜有素欲假兵文武敦雅好鶴鳴九皋戾天已習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勤綠邊屯戍各息烽鑾旗旌晝捲刁斗夜停混雞犬於四鄰接桑麻於二境　陳徐陵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

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
仍歲蘊隆粒粟貴於隋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氐羌旅距
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剌虎之勢時期卞生拾
蚌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皦日豈惟風
雨之旦猶拔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皦近以臨
蕃有讖作牧無章旣僭檻車之徵便憂齋斧之戮遂乃
治兵楚夢竊載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逌其衛
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獫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
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檥櫂素在中流羣師爭驅
應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

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皦擢自羇微叨居蕃翰
情慚犬馬罔顧恩遇翻執干戈自同家國關諸間諜具
彼鄰謀乃投冬官即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
期和與國之情猶冀無失　又移齊文曰獲去月二十
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好深副情佇夫天
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於
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逞其豺鬪非厭兵圖殆難戢況
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板屋北際碣盧啓延符姚
勢兼聰勒廣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
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㫖致行明罰為風為火

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
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
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
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鵩鳥靡復爲妖湘川石燕
自然還僻克翦無筭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曆所
獲龍駒騏子百千其羣更開苜蓿之園方廣騊駼之廏
於是衛霍甘陳虬鬚瞋目心馳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
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
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
朝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

良深

圖一

增 唐呂温地志圖序曰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
成乎筆端　玉海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
地有自然之理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
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圖至約也
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爲學有
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　又曰翱
翔周覽一息千載　宋吳淑上言請令諸轉運使每十
年各畫本路圖曰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

輪廣如指掌而斯在

圖二

原 河出圖聖人則之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心之謀書之謀也 張衡圖序

河出馬圖 禮運云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河出綠圖 隨巢子云殷滅周人受之河出綠圖也

鳳銜圖 春秋運斗樞云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銜圖置黃帝前

龜負圖 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而出

龍圖玉檢 河圖云舜即位黃龍負圖而出黃玉爲匣白玉爲檢

龍圖金縢 劉楨魯都賦云君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龍圖於金縢啓洛典於石扉

披圖視典 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崑崙之丘披圖視典觀天子之寶器

按讖披圖 曹植魏德論云名儒按讖良史披圖

授益地圖 尚書緯云西王母授益地圖於舜

披輿地圖 後漢書云鄧禹從上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

文學部

曰天下郡國如是

畫地成圖 漢書云張安世子千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積石作圖 異苑云諸葛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

地域圖 裴秀地域圖序云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域圖十八篇又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方丈圖 晉諸公贊云司空裴秀以舊天下大圖用縑八十匹省視既難事又不審乃裁減爲方丈圖以一分爲十里一寸爲百里從率數計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

負勝圖 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古有黃帝負勝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風后曰其圖黃帝藏於會稽之山下其穴深千丈闊千尺鎮以磐石求之者亡視之者盲致難得也

兵雲圖 益部耆舊傳云趙申有兵雲圖時賓客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申寫

圖以進憲申口授以成圖以上北堂書鈔

增 山海圖 畫史會要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陶元亮所謂流觀山海圖是也

九鼎圖 又啓使蜚廉圖百物之象鑄之以鼎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

幼官圖 管子經言幼官篇第八幼官圖第九有五方本圖五方副圖

眞形圖 十洲記臣先師谷希者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山及神洲眞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尤重於嶽形圖矣

金城圖 漢書傳曰趙充國至金城圖上方略

寰瀛圖 翰府陳季卿舉進士十年不歸於青龍寺值終南山翁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歎曰安得自此歸翁折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此葉神一舟甚大登舟旬餘至家

王會圖 又唐太宗諸國朝貢作王會圖

帝鑑圖 明紀隆慶五年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

百忍圖 玉海序寧更百忍圖述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又曰習忍可以知容如此有其張公藝乎書忍字至百餘焉宋寶乔沃抃陳忍

文學部

於外易忍于內難公藝處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也

百官圖 歐陽脩范文正公神道碑曰知開封府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名以其材而百職備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圖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何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不察

君臣圖 唐會要曰陸贄著君臣圖要三十卷

師友圖 元史傳曰趙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意

洛書圖 玉海仁宗御製集有洛書五事圖一卷

太極圖 見者陡

流民圖 宋史傳曰鄭俠監安上門時久旱百姓流移扶携日所見繪圖以獻

飢民圖 明紀萬曆二十二年刑科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說

無逸圖 見尚書

豳風圖 宋濂題豳風圖後曰臣濂傳經于東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誠聞頒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書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繪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命工摹繢作卷軸以傳悠久

河渠圖 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元年詔遣唆脫顏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以其圖來上

鹽場圖 吾學編傳曰彭韶字鳳儀莆田人以刑部侍郎巡視浙江戶部言鹽法沮壞即以公兼理鹽法公繪貴海貧人曬淋熱負析閔憫慣之苦節爲八圖以獻 江陵圖 元明善廉文正公神道碑曰王師渡江下江州急以王入朝令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 洛陽圖 明紀二十四年十一月皇太子還自陝西意欲都洛陽爲圖以獻 河北圖 唐書傳曰李吉甫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 西域圖 宋史傳曰盛度奉使陝西周覽疆域參質漢審其地爲西域圖以獻眞宗稱其博學 拜洛受圖 唐書則天皇后紀曰垂拱四年夏五月庚申得寶圖於洛水七月戊寅圖爲天授聖圖十二月乙酉拜洛受圖 瑞石呈圖 解縉曰永樂歌有瑞石呈圖日月合璧輪光然云云 天寶瑞圖 高適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圖詩序云范陽盧并母琅邪王氏去冀龍二字截揉天寶回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瓊有數變無窮謂其子曰吾沒之後與密記當達有道之君以遇非常之主則眞圖之契使可上言 劉學箴

仙人字圖 宋史傳曰李至母張氏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中 禹九州圖 述異記曰會稽刻石爲禹九州圖猶在洛城石室山 神輸五圖 漢書藝文志曰神輸五篇圖一劉向云王道得則四海輸之祥瑞也

讖一

【增】劉熙釋名曰讖纖也其義纖微也 隋經籍志曰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 唐書李宗閔傳曰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楊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

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亂賊非重之也李珏曰治亂當據人事耳帝曰然 文心雕龍正緯篇曰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 又曰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又曰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於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又曰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眞未許煨燼 李華質文論曰讖緯之書存而不論 明太祖却黃衣者歌曰明理者非鬼怪可惑守義者非讖緯可遷

讖二

【原】號世讖 蜀志孟達與劉封書曰夫不經之言而有驗寇者說曰世讖也 採讖緯 禁敍傳曰世祖遵脩前業採讖緯之文曰太子樂汗曰黃門鼓吹 讀圖讖 東觀漢記曰光武避正殿讀讖坐廡下淺露中風苦眩也又案光武中元元年初出芳宅壽奉碎雜及北郭北賊宣布圖讖於天下 校圖讖 又云尹敏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讖圖讖 又云桓譚讖訓圖讖行紹會讖雲臺濟處帝曰存以譴表何如譚不應 亡秦者胡 史記云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代漢者魏

蜀志周舒字叔布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

勒都襄國 右興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為裏宇讖入口力乃左勒後述襄國

循起會稽 會稽云二九及安皇帝曰入口乃左又太九米有讖曰

臣不讀讖 鄭曰臣不為讖後漢書鄭興傳帝嘗問興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

臣不讀讖 漢書桓譚傳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魚書狐鳴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吳廣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雲集龍鬭 後漢書光武紀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開房記 唐書王世充傳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驅羊釋曰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

水丑木 元史太祖紀曰弘吉刺部木華黎之先世居水丑木之地

推背圖 唐李淳風與袁天綱作推背圖

桃李子 隋書李密傳時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

一萬日 唐書劉洎傳

十八子 唐書

八指門十萬道遂國之子奉木監乙 進未丑曆當 及木有公 閭為私式之大羊識為式 識網習七符大狀王主 禪宇及曜 圖世以集 天唐代及藏推 說充主龍 士俱下書弘武匿背 世悅北闘 唐失歌曰景為者圖 充之當符 為職桃書援兵罪西五元曰乃書四 帝念李祖引至之大出史時上鈔七 後望子將圖新 括世揚孔 事睹 與識林 天祖昨子 泄並 數遠 下紀也聞 下與 處弟 私曰於房 語之 皆于景南藏至安記 詠文 成戴齊史天元千畫 之教劉隋梁猛來傳文二一作 勝相防書字之為曰圖卜為 東任時傳令假散商讀一王夫 自來拄曰事道曰弘太年王持 子揮見六日常起漿 張太年劉云與上 成宗建氏姑康户 宦應郎應是反宇 者益宣天卯許又 與明德為金推析 智門建萬刀 對迎人川名 信降初天是 第已請了一 謀而難 為故與 作封起 議長走 書少還應吾詔 以驗京人學 為漢師總編 識日宇洪傳 有與金武曰 十掛川二省

蜀志周舒...常曰我兄子大品

人

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俄會陝人常德發其謀狀誅

身應圖讖 陰陽僧言于上曰狀青本武人不加進退近道路傳說讖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室有大光而陛下未之聞也

黃旗紫蓋 吳志注江表傳曰初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

白馬青絲 南史侯景傳曰侯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渴陽之貽永錫類越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以青絲為轡欲以應謠

白馬素羈 聘略曰今狐為乘間者朱王智勇又有童謠曰白馬鶴西南馳其誰乘者楚王小字未虎故恐與王

黃塵皂莢 南史曰梁末有童謠曰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汙人衣皂莢相料理及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為轡又陰讖謂乘白馬者梁王也景自以為字破東王字江鑑之解皂莢

檢點作天子 宋史太祖紀曰周世宗嘗于文書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命太祖代之

負扆飛天 宋史太宗紀曰司徒香山古陳弘景曰

方建隆基 見

作鎮聖日

乘雞登寶位 明

逐燕日高飛

符一

【增】劉熙釋名曰符付也書所敕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杜詩上疏曰兵者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昭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偽無由知覺書奏從之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　潛確類書曰字合曰符

符二

【原】**刻玉符**　史記呂不韋傳曰華陽夫人與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

銅虎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黃帝合符　史記黃帝合符釜山索隱曰合諸侯符契也合符于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

漢帝奪符　漢書漢王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

舜合巳符　呂氏春秋云宮符門李子曰寞以知舜之能也李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

勝敵之符　六韜云主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眾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

得邑之符　上詳

王母之符　帝王世紀云昔蚩尤無道黃帝討之夢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黃帝乃立請祈之壇親自受符視之乃昔日夢中所見也即于是日擒蚩尤

元女出符　河圖記云元女出行信符黃帝得之以剋蚩尤

投河逆流　抱樸子云葛仙翁為丹書符投江中符順流而下又投一符逆流而上又投一符不上不下停在中流二符皆為就之又投一

擲屋風靜　搜神記云吳猛有道術嘗于尋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即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青符壓鬼　列仙傳云漢武帝謂劉憑曰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髮以炬相隨可以符治否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倒地帝驚曰以戲耳鬼乃解之

應詹佩以周旋　晉書云應詹少多隱患淳于智乃為符使佩之周旋其文云推以上寶錄降自北堂書符

介象知其謬語　神仙傳曰介象見仙書中門之文有謬語能知其謬者

【增】**麟符**　唐書輿服志曰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北部留守給麟符左二十右十九

虎符　王莽建國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改符為虎符

壺公符　神仙傳曰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鬼神治病符二十餘卷皆出自壺公故總名壺公符

誌公符　南史傳曰誌公時有沙門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人矣齊梁之交稍顯靈跡陳號語者不倫好為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

青龍符　隋書文帝紀曰開皇七年四月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符皆以銅為之

玉麟符　唐書五行志曰上元年五月丁未蓋以騶虞制南京官以五品上佩銅魚符十又傳云樊子蓋為東都留守宇文化及之事令留公為東別駕宇文皇帝曰社稷大業以子公可南面行令不若為帝今日玉麟

木魚符　續文獻通考云比以伊何紀曰開元中以刻木為魚符總於內官皇帝二年閏十一月令凡可行

銀菟符　隋書高祖紀曰開皇九年閏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之以一官十五品已上授官之一雄州刺史等二年

投符召魚　神仙傳曰九郡人也王子小子老姓名章某行與魚符魚各自尾來為馬上岸間好學嚴峻

著符致鳥　周武元年德彰不行十里不得出因令每投符一魚必為之與東之月改為微行千里之內自有鳥一

符能致遠　又曰太原人也為書符五經晚乃入道年數百歲每有怪鳥止屋上為人所著又曰尹軌者太原人也為人學書傳符者鳥鳴所至之處止屋上

符鳥下伏　漢文帝時李意期蜀人也世人欲遠行者本欲致遠傳見之

書符與之并丹書兩版下則千里之皆不盡日至 符可愈目 宋史傳曰王仔昔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旱禱雨遣黃門持紙屬仔昔書日忽篆符其上乃細書以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即愈封通妙先生 終軍棄符 漢書傳曰終軍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爲銅虎竹使符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出入關關吏與繻軍繻軍棄繻而去後爲使建節出關關吏識之皆曰此乃前日棄繻生也 郭丹買符 太平御覽漢記曰郭丹字少始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矣後卒酬其志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八

文學部七 詩 賦

詩一

原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 詳毛詩 增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户也 孔穎達毛詩正義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實有益於生靈 原 漢書曰誦其言謂之詩 又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增 元史傳曰楊載嘗言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 原 荀勗曰詩者古之歌章 文章流別論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 增 說苑貴德篇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 潛夫論曰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 眞西山曰古今人詩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思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

流調清麗爲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　又曰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著則明於圖讖廻文所興則道原爲根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鍾嶸詩品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劉賓客集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　白居易曰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柳冕曰風雅之文變而爲形似比興之體變而爲飛動禮義之情變而爲物色詩之變盡矣　嚴羽

曰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所至　梅聖俞曰詩以聲律爲竅物色爲骨意格爲髓　詩法源流曰詩者原於德性發於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　又曰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主議論故於三百篇爲遠　高棅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異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　李維楨曰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於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於初盛之上譬之詩三百篇崐崘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　徐禎卿談藝錄曰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　林誌曰宋失之理趨元滯之學識

詩二

【原】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孰教爾爲此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　禮記曰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　左傳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

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穆天子傳曰至於黃竹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我徂黃竹三章以哀民　漢武帝集曰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　漢孝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才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鐘擊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

宮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清讞決嫌疑太僕曰脩飾輿馬
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馬
主治之大司農曰陳粟萬碩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宮
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危右扶風曰盜阻
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
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
欂櫨相枝持大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
狗逐兔張罘罳郭舍人曰齧妃女脣甘如飴東方朔曰
迫窘詰屈幾窮哉　漢書韋賢傳曰其先韋孟家本彭
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
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
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詩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
曰無說詩匡鼎來（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匡說詩解人頤
又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
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時氾
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
下轉而上聞宣帝召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事
也吾何足以當之　世說曰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
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遂作家
風詩　又曰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遙集

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輒覺神超形越　晉竇
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被徙流沙蕙爲織錦廻文詩
八百餘字以寄滔宛轉廻旋辭甚悽惋　增鍾嶸詩品
曰謝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
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故常曰此
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北史傳曰蕭慤工於詩曾於秋
夜賦詩其兩句云芙容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
賞　全唐詩話曰李義府初遇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
宗召令詠烏義府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
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　又曰中宗正
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結綵樓
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
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
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
沈落句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才詞氣已竭宋云不愁
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健舉沈乃服不敢復爭　唐書
傳曰張說爲文屬思精壯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
得江山助云　全唐詩話曰長安盛春遊蘇頲製詩云
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明皇嘉賞以御花親插其巾
上時榮之　又曰王灣遊吳中江南意云海日生殘夜

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無聞此句張公居政事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　唐書曰孫逖開元中為集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臣蕭嵩會百官賦天成元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禾等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　唐詩品彙李白烏栖曲注曰賀知章謂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山堂肆考曰孟浩然嘗遊祕省值秋月新霽諸英畢集賦詩次至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　唐書傳曰元德秀字紫芝家貧求為魯山令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

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而歌于蔿于蔿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全唐詩話曰李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温温見齊煦誦憫農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　玉海曰韓愈作元和聖德詩　唐書傳曰柳公權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亦屬和帝獨諷公權句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壁　全唐詩話曰周朴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反嘗野逢一負新者忽持之且厲聲曰得之矣樵夫矍然掣臂棄薪因得句耳　後山詩話曰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盛稱其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鉉心不服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萬國明鉉始驚服殿上稱壽　山堂肆考曰楊徵之字仲猷能為詩太宗寫其警句十聯於御屏徵之詩有新霜染楓葉皓月借梨花自云句有神助　宋史傳曰尹洙撰皇雅十篇曰天監西師耆武憲古大鹵帝籍庶工息治太平　又曰石介字守道用

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時與措一新介喜曰歌頌吾職也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　性理大全朱子曰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落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　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又楊龜山曰程伯淳禊飲詩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金史傳曰王庭筠泰和元年扈從秋山獻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　明紀宣德八年正月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詩三

【原】麗則 綺靡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增】婉復 研練 記纂淵海曰詩建安後訖江左律度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復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加靡麗回忌聲病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元稹杜甫墓誌曰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

風骨 音響 殷璠曰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 高棅曰唐興承陳隋之弊子昂始變雅正觀其音響沖和渾渾然有千古之遺若公輸氏當巧不用者也 故能掩沈宋之 韻柳尤宋之新聲

俊逸 清新 杜甫春憶李白詩曰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排比聲韻 陡頓始終 高棅曰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體者絕少唐初亦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蘋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意曲指對使麻嚴出少陵所長也太白又次之又曰若文張皇氣豪陸頗始微綜聚乎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尚矣

孤桐朗玉 水月鏡花 劉禹錫曰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神妙詠而為詩猶孤桐朗玉自有天律 謝榛曰詩有可解不可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可也

指揮曹劉 壓倒元白 杜牧詩曰曹劉須在指揮中 摭言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同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惟楊汝士後成詩最佳元白數服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矣其詩警句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詩四

【原】建安之風 篇章之囿 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禮 志之所之 詩類聚 三言 夏侯湛 四言 韋孟始作 五言 李陵始作 六言 谷永始作 七言 漢武柏梁 九言 高貴鄉公 清辭 綺合 以上白帖

【增】詩史 唐書傳曰杜甫善敘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 詩豪 又曰白居易雅劉禹錫為詩豪

圓美流轉 詩話總龜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

建安體 嚴羽滄浪詩話曰漢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則一也 正始體 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 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 宋年號顏鮑諸公之詩 永明體 齊年號諸公之詩 齊梁體 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 通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唐初體 唐初猶襲齊梁之體 盛唐體 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 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 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 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 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 山谷為之宗 蘇李體 李陵蘇武也 曹劉體 子建公幹也 陶體 淵明也 謝體 靈運也 徐庾體 徐陵庾信也 沈宋體 佺期之問也 陳拾遺體 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 始興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達夫體 高常侍適也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 岑參也 王右丞體 王維也 韋蘇州體 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 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 即西崑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 諸樂府之體同也 賈閬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纔數篇他或似而不全若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荊公體 公絕句最高其得意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 陳去非與義也 亦江西之派而不異 楊誠齋體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

而別出機杼蓋其所序如此也　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各異今人一例謂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　柏梁體（漢武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爲柏梁體）　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豔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梁簡文帝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製尚或不一然大槩不出此體耳）　高楊張徐體（明初四家）　何李體（何景明李夢陽也）　七才子體（東郡謝榛濟南李于鱗吳郡王世貞長興徐中行廣陵宗臣南海梁有譽武昌吳國倫也）　李長沙體（茶陵李東陽也）　公安體（袁宏道暨兄宗道弟中道也）　竟陵體（鍾惺譚元春也）

詩五

原詩後漢孔融離合郡姓名詩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合成魯字）呂公磯釣闔口渭旁（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合成國字）好是正直女回予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或有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張（離鬲字）龍蛇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字）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王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字）　晉潘岳離合詩曰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拂舉害咎蠲消吉德流普谿谷可安奚作棟宇嫣然以憙焉懼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祜歎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墨誠言喪厥所塍亦之謗龍

潛巖阻勘義崇亂少長失敘（思楊容姿難堪）　宋何長瑜離合詩曰宜然悅今會且怨明晨別看赦不能甘有難不可雪　宋孝武離合詩曰霏雲起兮汎濫雨露昏而不消意氣悄以無樂音塵寂而莫交守邊境以臨敵寸心厲於戎昭閣盈圖記門滿賓僚仲秋始戒中園初凋池育秋蓮冰滅寒漂旨歸塗以易感日月逝而難要分中心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悲客他方字）　謝惠連離合詩曰放棹遵遙塗方與情人別歡歌亦何言肅爾凌霜節（名字）　又曰夫人皆薄離二友獨懷古思篤子衿詩山川何足苦（念字）　又夜集作離合詩曰四坐宴嘉賓一客自遠臻九言何所戒十善故宜遵（此字）　謝靈運作離合詩曰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懷繾綣口詠情亦傷劇哉歸遊客處子勿相忘（別字）　賀道慶離合詩曰促席宴閑夜足歡不覺疲咏歌無餘願永言終在斯（促字）　齊石道慧離合詩曰好仇華良夜子歡我亦欣昊穹出明月一坐感良辰（好字）　齊王融離合詩曰冰容慚遠鑒水質謝明暉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歸（大字）　梁元帝離合詩曰泬寥雲物淨水木備春光龕定方無遠合浦不離航（寵字）　蕭巡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曰伎能本無取枝葉復單貧柯條謬承日木石豈知晨狗馬誠難盡犬羊非

易馴致嚬既不似學步孰能眞實由衷朝典是曰數舜
倫俗化於茲鄙人逢自此分何敬容字 陳沈炯離合詩贈
江藻曰開門枕荒野井上發紅桃林中藤蔦秀木末風
雲高堂室何寥廓志士隱蓬蒿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
陶朋友足諧晤又此盛詩騷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
緣巴有好術言是神仙豊百年肆偃仰一理詎能勞明居
有樂 增 唐權德輿以離合詩贈張薦曰黃葉從風散暗
嗟時節換忽見鬢邊霜勿辭林下觴躬行君子道身負
芳名早帳殿漢官儀巾車塞垣草交情劇斷金文律每
招尋始知蓬山下如見古人心 張薦和權載之離合

詩曰移居既同里多幸陪君子引雅重當朝弓旌早見
招植根瓊林圃直夜金閨步勸深子玉銘力競相如賦
閒闊向春闈日復想光儀格言信難繼木石強爲詞
宋孔平仲藥名離合四時詩曰草滿南園綠青青復閒
紅花開不埽地錦繡遲相通 又曰漿寒飮一石蜜液
和巖桂心渴望天南星河槃垂地 又曰參旗挂綠木
通夕涼如水銀漢耿半天河橋瞑煙紫 又曰雪片擁
頹垣衣裘冷如甲香醪不滿榼藤枕欹殘臘 宋孝武
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曰九宮盛事予旒纊孝武
帝 三輔務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夏王義恭 策拙枌鄉慙恩望南充

州刺史竟陵王臣誕 折衝莫效興民謗領軍將軍臣元景 侍禁衛儲恩喻
量太子右衛率臣暢 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臣莊 喉脣廢職方思讓
侍中臣偃 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中丞臣顏師伯 梁武帝清暑殿聯
句柏梁體曰居中負扆寄纓紱梁武帝 言慙輻輳政無術
新安太守任昉 至德無垠愧違弼侍中徐勉 燮贊京河豈微物丹陽丞劉
泯 竊侍兩宮慙樞密黃門侍郎柳憕 清通簡要臣豈汨吏部郎中謝覽
出入帷扆濫榮秩侍中張卷 複道龍樓歌榛實太子中庶子王峻 空
班獨坐慙羊質御史中丞陸杲 嗣以書記臣敢配右軍主簿陸倕 謬參
和鼎講畫一司徒主簿劉治 鼎味參和臣多匱司徒左西屬江葺 元
帝宴清言殿作柏梁體曰玉衡七政轉璇璣帝 升降端

揆而才非侍中尚書僕射臣袁 澄鏡朱紫眇難追吏部尚書臣顗 唐中
宗誕辰內殿宴聯句效柏梁體曰潤色鴻業寄賢才帝
叨居右弼媿鹽梅李嶠 運籌帷幄荷時來宗楚客 職掌圖籍
濫蓬萊劉憲 兩司謬忝謝鍾裴崔湜 禮樂銓管效塵埃鄭愔 陳
師振旅清九垓趙彥昭 欣承顧問侍天杯李適 銜恩獻壽柏
梁臺蘇頲 黃緣青簡奉康哉盧藏用 宗伯秩禮天地開薛稷 帝
歌難續仰昭回宋之問 微臣捧日變寒灰 遠慙班左媿遊
陪上官昭容 原 齊王融迴文詩曰枝分柳塞北葉暗榆關
東垂條逐絮轉落蘂散華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
低吹雜綸羽薄粉豔妝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又後園作迴文詩曰斜峰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
戲鳥樹密隱鳴蟬　梁簡文帝和湘東王後園迴文詩
曰枝雲間石峰脈水浸山岸池清戲鵠聚樹秋飛葉散
　邵陵王蕭綸迴文詩曰燭華臨靜夜香氣入重幃曲
度聞歌遠繁絃覺舞遲　周庾信和迴文詩曰旱逆生
竭鏤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梁定襄
侯和迴文詩曰危臺出岫迴曲磵上橋斜池蓮隱弱芰
徑篠落藤花 增 唐潘陽春日雪以迴文絕句呈張荐
權德輿曰春梅雜落雪發樹幾花開眞須盡興飲仁里
顧同來　張薦和潘孟陽迴文絕句曰遲遲日氣暖漫

漫雪天春知君欲醉飲思此見交親　宋王安石泊雁
迴文詩曰泊雁鳴深渚收霞落晚川柝隨風斂陣樓映
月低絃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然壑危通細路溝曲繞
平田　明高啓迴文詩曰風簾一燭對殘花薄霧籠寒
翠袖紗空院別愁驚破夢東闌井樹夜啼鴉 原 本鮑
照建除詩曰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
車羅萬箱滿山又塡谷投鞍合營墻平原亘千里旗鼓
轉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前敖裝執戈無暫頓彎弧不
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
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

開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閉門草太元玆事殆愚狂
梁宣帝建除詩曰建國惟神業十世本靈長除苛逾漢
祖後后類殷湯滿盈既虧度否運理還康平階今復覩
德星行見祥定寇資雄略靜亂屬賢良執訊窮郢魯弔
伐徧徐揚破敵勳庸盛佩紫且懷黃危苗既已竄妖沴
亦云亡成功勒雲杜治定禮要荒收戟歸農器牧馬滋
蜀場開山接梯路架海擬山梁閉愁同彭老延壽等東
皇　范雲建除詩曰建國負東海衣冠成營丘除道梁
淄水結駟登之罘滿坐咸嘉友蘋蘩絕時羞平望極聊
攝直視盡姑尤定交無恒所同志互相求執手歡高宴

舉白窮獻酬破琴豈重賞臨豪寧再儔危生一朝露蟪
蛄將見謀成功退不處爲名自此收收名棄車馬單步
反蝸牛開渠納秋水相土播春疇閉門謝世人何欲復
何求　陳沈炯建除詩曰建章連鳳闕鳷鵲入雲煙除
庭發槐柳冠劍似神仙滿衢飛玉軑夾道躍金鞭平明
塵霧合薄暮風雲褰定交太學裏射策雲臺邊執事一
朝謬朝市忽崩遷破家徒殉國力弱不扶顚危機空履
虎擊惡豈如鷁成師鑿門去敗績裹尸旋收魂不入斗
抱景問穹元開顏何所說空憶平生前閉門窮巷裏靜
埽詠歸田 增 宋黃庭堅建除重贈徐天隱詩曰建極

臨萬邦稽古陛下聖除書日月下有耳家相慶滿意見升平父老扶杖聽平生所傳聞似仁祖德性定鼎百世長彝弓均夷靜執事當在朝官冷殊未稱破帽風欹欹簡易不騎乘危顛相扶持泉石共嘲詠成樂淵河中微世似未敬收潦下秋船期公拜嘉命開元命觀事身得見全盛閉門長蓬蒿或許老夫病 【原】陳沈炯六甲詩曰甲拆開衆果萬物具敷榮乙飛上危幕雀乳出空城丙魏舊勳業申韓事刑名丁翼陳詩罷公綏作賦成戊巢花已秀滿塘草自生己乃忘懷客榮樂尚關情庚康聞鳥囀肅肅望皂征辛酸多憫惻寂寞少逢迎壬蒸懷

太古覆妙佇無名癸巳空施位詎以召幽貞 又十二屬詩曰鼠迹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嘯坐空谷兔月向窻開龍隱遠青翠蛇柳近徘徊馬蘭方遠摘羊負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雞跖引清杯狗其懷物外豬蠡窅悠哉 【增】明胡儼十二辰詩曰鼯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驪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爲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羝羊觸藩徒忿懥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原】陳沈炯六府詩曰水廣南山暗枤策出蓬門火炬前村發林煙樹下昏金花散

黃藥蕙草雜芳蓀木蘭露漸落山芝風屢翻土膏行已冒抱甕憶中園穀城定若近當終黃石言 孔奐和六府詩曰金門朱軌躅吾子盛簪裾木舌無時用萍流復在余水鄉訪松石隨澤侶樵漁火洲方可至地肺即爲居土牛自知止貞心達毀譽穀稼有時陳乘植望白榆 又古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齊王融代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綺上文半白半黑燕翔羣腷腷膊膊鳥迷爐磊磊落落玉石分 【增】宋張舜民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織女梭半白半黑右軍鵞腷腷膊

膊石子坡磊磊落落大風歌 兩頭纖纖蠒絡絲半白半黑蠅蠹之腷腷膊膊母赴兒磊磊落落忠臣詞 【原】齊王融藁砧詩曰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又代藁砧詩曰花蒂今何在不是林下生何當垂兩髻團扇雲間明 又曰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闢已虧 又古五雜組詩曰五雜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 又代五雜組詩曰五雜組慶雲發往復還經天月不獲已生胡越 梁范雲擬古五雜組詩曰五雜組會塗山往復還兩崤關不得已嫦與鯀 宋孔平仲五雜組詩曰

五雜組垂衣裳往復還就桀湯不獲已翦夏商　又曰五雜組花木春往復來江湖人不獲已議和親　又曰五雜組錦繡叚往復來隨陽鴈不獲已猶仕宦　又曰五雜組朝霞明往復來車馬行不獲已方用兵　宋王微四氣詩曰蘅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鳴笙起秋風置酒飛冬雪　齊王融四色詩曰赤如城霞起青如松霧澈黑如幽都雲白如瑤池雪　梁范雲四色詩曰折柳青門外握蘭翠疏中綠蘋騁春日碧渚澹時風　又曰差池朱燕去縮翻赤雁歸滄爵丹魚聚聯翩白鳥飛　又曰素鱗颺北渚白水杜南宛獻環淵玉塞歸珠照瓊蕤　又曰烏林葉將賈墨池水就乾元豹藏暮雨黑豹淩夜寒　又曰丹如桓公廟青如夕郎門墨如南巖礴白如東山猿　宋鮑昭謎字詩曰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字井　頭如刀尾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字龜　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字土　謝莊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曰山經亟旋覽水牒勤敷尋稽榭誠淹留煙臺信遐臨翔州凝寒氣秋浦結清陰眇眇高湖曠遙遙南陵深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觀道雷池側訪德茅堂陰曾顯關微迹秦良滅芳音訊遠博望崖探賊梁山

岑崇館非陳宇茂苑豈舊林　鮑昭數名詩曰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傾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雕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咸膽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齊虞羲數名詩曰一去濠水陽連翩遠遊客二毛颯已垂家貧無所擇三徑日就荒遙人心不懌四豪不降意何事黃金百五日來歸者朱輪竟長陌六郡輕薄兒追隨窮日夕七發動音容賓從紛奕奕八表服英嚴聲光滿墳籍九流意何以寄元遂成白十載職不移來歸落松柏　梁范雲數名詩曰一鼓有餘氣趨勇正紛紜二廣無遺略雄虎自爲羣三河尚擾攘楯櫓起橫榲四巡駐青蹕麾玉曠亭云五十又舒旆旗幟日繽紛六郡良家子慕義輕從軍七獲美前載克俊嘉昔聞八音佇繁律將以安司勳九命既斯復金辟固宜分十難康有道延首望卿雲　宋文同一字至十字詠竹詩曰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濱渭水曲帷幄翠錦戈矛蒼玉心虛異衆草節勁逾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帔靜冉冉風女笙竽清簌簌林間飲酒碎影搖樽石上圖棋輕陰覆局

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櫝欒之操無敵於君欲圖瀟灑之姿莫賢於僕 原齊王融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追芳承荔浦揖道訊虛丘升裾臨廣牧從望盡平洲曽山陵翠坂方渠緬清流陽臺翻早茂陰館懷名秋歲晏東光弭景仄西華收端溪懸昔彥測水謝前修徃食曲阜盛今屬平臺遊燕棠缺初雅鄭案息遺謳久傾信都美乃結茂陵儔河間殊可詠南海果難遊 梁范雲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曰撫戈金城外解佩玉門中白馬騰遠雪蒼松壯寒風臨涇方辯渭安夷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獸飛狐東新城

多雉堞故市絕商工海西舟楫斷雲南煙霧通馨節疇盛德宣力昭武功還飲漁陽水豈轉杜陵蓬 梁沈約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西都富軒冕南宮溢才彥高闕連朱雉方渠漸遊殿廣川肆河濟長岑繞崤汧曲梁濟危渚平皋騁悠眄青淵皎澄澈曽山鬱葱蒨陽泉濯春藻陰丘聚寒霰西華不可留東光促脊箭望都遊子懷臨戎征馬倦既豫平臺集復歡南皮宴一闕長安城羞言杜陵掾 增宋孔平仲郡名詩呈呂元鈞曰相人觀久遠要且視貧質酒酸本多甘絹敗為少密公家渭川後亮氣不一屈播移雖齊土寧安如舊真優游歸孔

聖坎壈笑趙壹儻來等榮辱所遇順勞佚道閑接談賓文房散書帙當其泰定時海宇寧無物耳目并已忘何心蘄晃數忽聞韶曲奏更覺巴音失溫純比金玉清越勝琴瑟似追少陵步眞得建安骨從今益淬厲及此舒長日唱酬安敢同心欽但齊栗 原梁元帝縣名詩曰長陵新市北鄭衞好容儀先過上蘭苑還牽高柳枝薄粧宜入鏡舒花堪照池蒲洲涵水色椒壁雜風吹此時方夜飲平壽傳羽巵 范雲州名詩曰司春命初鐸青耦肆中樊逸豫誠何事稻梁復宜敦徐步遵廣隰冀以寫憂源楊柳垂場圃荆棘生庭門交情久所見益友能

執存 簡文帝卦名詩曰柳比園花滿徑復水流新離禽時入袖旅穀作依蘋豐壺邀上客鵲鼎命嘉賓車由泰夏闊馬散咸陽塵蓮舟雖未濟分密已同人 又藥名詩曰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 元帝藥名詩曰戍客恒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蝎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沾衣 庾肩吾奉和藥名詩曰英王牧荆楚聽訟出池臺督郵穪蝗去亭長說烏來行塘朱鷺響當道

赤帷開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杯　沈約奉和齊竟陵王藥名詩曰丹草秀朱翹重臺架危岳木蘭露易飲射干枝可結陽隰採辛夷寒山望積雪玉泉亟周流雲華乍明滅合歡葉暮卷爵林聲夜切垂景迫連桑思仙慕雲埒荊實剖丹瓶龍芻汗奔血照握乃夜光盈車非玉屑細柳空葳蕤水萍終萎絕黃符若可挹長生永昭晳　增宋黃庭堅荊州即事藥名詩曰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牽牛避洗耳臥著桂枝陰　又曰前湖後湖水初夏半夏涼夜闌鄉夢破一雁度衡陽　又曰垂空青幕綠一一排風開石友常思我豫知子能來　又曰幽澗泉石綠閉門聞啄木運柴胡奴歸車前掛生鹿　又曰雨如覆盆來平地沒牛膝回望無夷陵天南星斗濕　又陳亞登湖州銷暑樓藥名詩曰重樓肆登賞豈羨石為廊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罾青識漁浦芝紫認仙鄉却恐當歸闕靈仙為別傷　原梁元帝姓名詩曰征人習水戰辛苦配戈船夜城隨偃月朝軍逐避年龍吟澈水度虹光入夜圓濤來如陣起星上似烽然經時事南越還復討朝鮮　沈約和陸慧曉百姓詩曰建都望淮海樹闕表衡稽井幹風雲出柏梁星漢齊皇王臨萬宇惠化覃黔黎吉士服仁義宿昔秉華圭庸賢起幽

谷欽言非象犀端委康國步偃息召邦擕舉政方分策易紀粲金泥伊余沐嘉幸由是別遠畦曽微涓露荅光景遂云西方隨鍊丹子薄暮嬌行迷　增宋孔平仲和蕭十六人名詩曰式微子歎歸期滯疎鐘皓月僧窗睡滿郭丹楓已送秋李白桃紅春又至綠楊朱户鎖嬋娟燕趙壹笑誰相親紅顏回眄能溺人有若大川無際涘吾曽操行薄雲天去險就平當擇地嚴君平昔教諸子背向贛江為此事勿損仁義縱歡娛力與主張與廢墜不才弓使酬杜詩搦管能令言郜志　原梁元帝相名詩曰仙人賣玉杖乘鹿去山林浮杯度池曲犀鏡往河陰井內書銅板靈棗化黃金妻搖五明扇妾弄一弦琴暫遊忽千里中天那可尋　又鳥名詩曰方舟去鵁鶄鷁引欲相要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雞人憐夜刻鳳女念吹簫雀釵照輕幌翠的繞纖腰復聞朱鷺曲鉦管雜迴潮　又獸名詩曰豹韜求秘術虎略遴良臣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摧鋒上狐塞畫象入麒麟果下新花落桃枝芳樹春王孫及公子熊席復橫陳　又歌曲名詩曰啼烏怨別偶曙烏憶離家石闕題書字金鐙飄落花東方曉星度西山落日斜穀衫迴廣袖團扇掩輕紗暫借青驄馬來送黃牛車　又龜兆名詩曰土膏春

氣生倡女協春情魚遊連北水鵲作邊東鳴折梅還插
鬢鹽柱更移聲銀燭含朱火金鑪對寶笙百枝疑夕斂
郤月隱高城　又鍼穴名詩曰金推五百里日晚唱歸
來車轉承光殿步上通天臺釵臨曲池影扇拂玉堂梅
先取中庭入羅逐步廊迴下關那早閉人迎已復開
又將軍名詩曰虎旅皆成陣龍騎盡能踊鳴鞭俱破虜
浸勝往長榆細柳浮輕岸大樹繞棲烏樓船寫退鷁橋
烏狎飛梟度河還自許偏與功名俱　又宮殿名詩曰
林間花欲然竹徑露初圓關雞東道上走馬北場邊合
歡依暝巷蒲桃向日鮮旗亭覓張放香車迎董賢定陽

天淵水相思夜不眠　又屋名詩曰梁園氣色和斗酒
共相過玉柱調新曲畫扇掩餘歌深潭映菱芡絕壁掛
輕蘿木蓮恨花晚薔薇嫌刺多含情戲芳節徐步待金
波　又車名詩曰長檐帶江轉連甍映日分佳人坐椒
屋接膝對蘭薰繞砌縈流水邊梁圖畫雲錦色懸殊衆
衣香遙出晝日暮輕帷下黃金妾贈君　又船名詩曰
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模白鷁舞檣知青雀歸華
淵通轉塹伏檻跨相磯松澗流星影桂窗斜月暉思君
此無極高樓淚染衣　又樹名詩曰桃李競追隨輕衫
露弱枝杏梁始東照柘火未西馳香因玉釧動佩逐金

衣移柳葉生眉上珠璫搖鬢垂逢君桂枝馬車下覓新
知　又草名詩曰胡王迎聘王塗經薊北遊金錢買含
笑銀缸影梳頭初控游龍馬仍移卷柏舟中江離思切
蓬鬢不堪秋況度菖蒲海落月似懸鉤　陳沈炯八音
詩曰金屋貯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年少大道跨河
橋絲桐無緩節羅綺自飄飄竹煙生薄晚花色亂春朝
匏瓜詎無匹神女嫁蘇韶土地多妍冶鄉里足塵囂革
年未相識聲論動風飈木桃堪底用寄以答瓊瑤　增
宋孔平仲還鄉展省道中作四聲詩寄豫章僚友曰蕭
灘波潺湲巴丘山崔嵬江天如相迎風吹浮雲開思鄉

人皆然惟子頻歸來松楸彌青鮮春容生泉臺久雨水
陡長泱漭似海廣葦底解小艇曉起蕩兩槳早飯野篠
下鳥語靜俞嚮有酒我不飲引領但子想四際又暮夜
意話尚未到繫纜坐樹陰嘒嘒厥聚噪徑步氣尚暝岸
嘯韻自報內顧自慰幸比歲屢拜掃執贄逼入伏一葉
益局促日落月欲出豁若脫桎梏木色鬱碧蠕竹節削
綠玉赤腳踏白石循泊得沐浴　原陳沈炯和蔡黃門
口字詠絕句曰囓囓宮閣路靈靈谷口閭誰知名器品
語哩各崎嶇　增宋孔平仲寄賈宣州藏頭詩曰高會
當年喜得曹日陪宴衎自忘勞力回天地君應憊心狹

乾坤我尚豪豕亥論書非素學子孫千祿有東皐十年求友相知寡分付長松陰短萬　又孔平仲呈章子平藏頭詩曰玉駱聲華星斗傍方州投老憩甘棠木逃前伐枝長碧石耐鐫磨性有常巾褚藏經勤問學子孫傳業富文章十年流落歸何暮日聽除書侍玉皇　王安石送吳顯道集句詩曰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峰如連環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裊宛沖融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翻

空廓君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增 歌宋鼂補之八音歌答黃魯直曰金蘭況同心莫樂新相知石田羅清霜念此百草腓絲看負繭吐士聽情悱語竹馬非妙齡美人恐遲暮匏繫魯東家今君尚天涯土膏待陽癉氣至如咄嗟革薄不可廓士迫不流惡木無松柏心竭處螻蟻託

增 書宋朱子與鞏仲至書曰古今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爲一等

原 序 梁江淹雜體詩序曰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藍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爲音靡曼之態匪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不其然與至于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怨遠兼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變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元黃經緯之辯金碧浮沈之殊僕以爲亦各具美兼善而已

增 元稹樂府題序曰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

皆詩人六義之餘　元稹杜甫詩序曰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　宋濂劉兵部詩序曰詩心之聲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物象之表

賦一

原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

故可以爲列國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濅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諭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語沒其諷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增金史傳曰郝天挺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之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 揚子曰相如云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

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 陸機文賦曰賦體物而瀏亮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又曰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者也、 張說昭容氏文集序曰白雲起而帝歌翠華臨而臣賦 李白大獵賦序曰臣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感動天神 李華含元殿賦序曰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閎模濶度則略而不言其體病矣 權德輿上論貢士書曰今之甲賦律詩皆爲偷析經語侮聖人之言 張詠聲賦序曰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爲事也 晁補之離騷新序曰自風雅變而爲離騷離騷變而爲賦 袁裒求志賦序曰古人以賦託志或比擬賢哲或寫情幽怨或述己行藏若懸志復志求志之類非一大抵皆假託彷喻依楚辭屬詞 王褘文訓曰其賦則字鍊句烹音聚韻軋藻秀春擷花豔時撥校研媸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

賦二

原漢書曰枚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書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

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皋從行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司馬相如長門賦序云孝武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兩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往甘泉宮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

以感動天地迎釐三辰又言屏玉女郤宓妃以微諷齋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漢書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有仁義諷諭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　禰衡別傳曰黃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酒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彩甚麗　魏略曰卞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者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陳寶何武等徒以歌頌猶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魏志曰鄴都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八　賦

曹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楨遂造賦封上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阮籍見華鷦鷯賦以爲王佐之才成公綏亦推文義勝已　高士傳曰潘尼曾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客使賦之尼與坐立成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皆輒云應是吾輩語

增　山堂肆考褚陶字季雅褚先生後也年十三作鴟鳥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作矣　世說曰庾仲初作揚都賦成呈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　梁書傳曰張率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茲矣　隋書傳曰潘徽字彥伯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　唐書傳曰袁朗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　又曰張九齡字子壽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帝嘉其才高理妙　皮日休桃花賦序曰子嘗

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而有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為人彼蘇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　又曰謝偃嘗為塵影賦二篇太宗愛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為序一篇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時李百藥善詩而偃善賦　又曰舒元輿先時褒度令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還高秩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帝觀牡丹凭欄誦賦為泣下　又曰楊敬之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　又曰陸扆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

善內廷文嵩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又曰高郢九歲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　五代史傳曰扈蒙善屬文嘗次歷代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為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覽而稱善、宋史傳曰趙安仁太宗製九弦琴五弦阮時多獻賦頌時稱安仁李諮楊億辭雅贍詔詣中書撰論翌日改遷太常丞、又曰土曾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此王佐才也　又曰陳彭年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嘗京師大酺出遊跨驢搆賦自東華門至闕下已口占數千言矣　又曰趙鄰幾少好

學能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焉　又曰路振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就試者凡數百人咸愕眙忘其所出獨振所賦尤為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　又曰夏侯嘉正嘗使於巴陵為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是木元虛之流也人多傳寫　又曰許將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賦謂之曰君辭氣似王沂公未可量也、又曰葛勝仲入為太學正一日上幸學多獻頌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以勝仲為首　又曰袁樞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為遠大之器　遼史曰劉瑕六符子也聖宗一矢斃雙鹿瑕乃獻

賦上嘉其贍麗　金史傳曰施宜生試一日射三十六熊賦擢第　又曰賈鉉泰和六年御試上曰丞相崇浩嘗謂試題頗易由是諸進士例不讀書朕今欲以日合天統為賦題賈鉉對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　宗室傳曰熙宗獵於海島三日之內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　元史傳曰陳孚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為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　又曰謝端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　宋本滋溪書堂記曰延祐六年予初

來京師聞同學賈游稱詩生蘇伯衡以碣石賦中公試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　明詩紀事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刹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思復据枚乘七發引用因此得名遂號曲江居士　又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年十六作申情賦萬言　又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作金陵三賦以當帝京　吾學編傳曰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　明詩紀事袁宏道字小修公安人十歲餘著黃山雪賦五千餘言

賦三

原 揚子雕蟲　恭王賜馬 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有諸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勝爲賦魯恭王大悅賜駿馬二匹

增 足比嵇康　不減洛神 晉書曰顧愷之長康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足比嵇康不賞者必當以後出見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金樓子曰劉體元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

六經鼓吹　一片宮商 俱見文 [illegible]

宣付史館　讀於邇英 盧業臣務朝賦校以窮對以湖出千衍見敘引有據圖象甚明以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宣付史館　宋史傳曰周邦彥元豐間游京師獻汴都賦萬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于邇英閣

蔣凝四韻　劉載萬言 摭言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遂出頃刻傳僧特謂曰殘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宋史傳曰劉載博通史傳善屬文作戰國賦萬餘言行于世

造語警拔　偶屬典麗 唐書傳曰李程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

之　後唐書傳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于文賦嘗攜賦一軸謁李谿谿覽賦贊異倒屣迎門因出琪日等賦指示其門常志近年文字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于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可畏也琪由是知名

維翰扶桑　純甫矮柏 五代史傳曰桑維翰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從他途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金史傳曰李純甫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

錢熙楚雁　王𤩽神龜 宋史傳曰錢熙幼穎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陳洪進奇其才以弟之子妻之辟署府謝辭不就著楚雁賦以見志　明詩紀事王𤩽字汝玉長洲人書與舉臣恩以撰神龜賦汝玉第一

比元虛洞庭　陋尹程秋水 上見卞　宋濂恭跋御賜詩後曰洪武八年秋八月上覽川衣之不息恐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召禁林學臣𦈏之且曰鄭等亦各賦皆讚覽壽復置品評於其間已而鄭生教大官遺天府奇珍

蔡邕擬翰　歐陽置書 後漢書傳曰王延壽字文考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　下見賞歎

賦四

原 敷陳之稱　古詩之流 摯虞文章流別論云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不出戶牖 王隱晉書曰左思父雍起小吏以能擢爲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繇書及鼓琴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也思乃發憤造齊都賦一年不出戶牖

因思大道 謝子後漢書曰桓譚字君山年七十喜非毀俗儒出爲六安郡丞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

爲賦立成 文士傳云劉楨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爲賦楨賦立成

爲賦歎息　甘泉書壁 張載別傳云載素有清才曾作濛汜賦傅元見之歎息稱爲妙賦　桓子新論云予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辭爲之賦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

辭　臨渦題鞭詳敏捷　尚書給筆札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蜀人楊得意為
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
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上林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門庭
著紙筆臧榮緒晉書云左思字太沖少博覽史記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作三都賦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
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見摯虞文章流別論　苞括
宇宙總覽人物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
而睡忽然而起幾百日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嘗問以作賦相如荅云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
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也　陶神知幾摛理表微曹植元暢賦序云是以孔老異旨揚
墨殊識聊作斯賦名曰元暢云云　大言受賞小言賜田宋玉小言賦云楚王既
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宋玉唐勒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能為小言賦者賞雲夢之田玉
文學部

賦畢遂賜雲夢之田
賈誼升堂相如入室詳前　鳥獸異物命
相如賦之漢武故事云漢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令司馬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
數百篇賦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
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　登陽雲臺令大夫造賦宋玉詳上
各賦一物然後乃坐文士傳云張儼純朱異俱童少往見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
告曰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賦犬純賦席異賦弩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撫
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潘岳秋興賦序云翰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增　理翰不凡見敏捷字　辭致典縟唐書傳云彥伯少成能為文會郊祭上南
頌賦一篇辭致典縟秉筆累朝後進翕然慕倣　合臺歎賞又曰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
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辭對哀暢無所屈求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歎賞
士

林傳布見上　五色鴿賦唐書傳曰徐浩有文辭張說稱其才為集賢校理見喜而五
色鴿賦含嗟曰後來之英也　五鳳樓賦宋史傳曰梁周翰乾道中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
傳誦之　三大禮賦唐書傳曰杜甫字子美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大禮賦三篇帝奇之
使待制集賢院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　三盛禮賦宋史傳曰許洞大中祥符中祀汾陰獻三
盛禮賦　已傳人口又曰張耒字文潛十三能屬文十七作函關賦已傳人口蘇軾稱其文汪
洋沖澹有一唱三歎之聲　傳誦人口明詩紀事陳沂字魯南鄞縣人十歲能詩十二作赤寶山
賦傳誦人口　進兩京賦周敘送訓導彭先生序曰聖天子詔登賢任越十有二年以所
著兩京賦進極鋪張說〃之盛創業守成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為致仕月尊歸老於家　作兩
都賦明詩紀事桑悅字民懌在燕市見高麗使者市本朝兩都賦無有取之作兩都賦　合浦
還珠賦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
文學部

若賦甚佳但恨未敘珠去來之意耳藻寤視彙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日黃裳曰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
神助也　沙頭獨鳥賦唐詩紀事高郢豐亭定課有石磬小如鍾旋走家上郢取諸試目散
畫盤中視令銜之衙少頭獨鳥賦題細揣之已而果以是題試第一　以第一處之唐書傳曰
吳武陵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為郾
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處之郾謝已
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　以殊禮待之
顏真卿孫逖文集序曰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籬賦陞階約拜以殊禮待之　謝莊不獨美見上
陸機所不及唐書傳曰劉知幾著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之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
之所不及也當今妨身要道焉在此矣　鍾山龍蟠賦明紀洪武元年十一月命東宮官作
鍾山龍蟠賦時言賦因賜曲宴　天元玉曆賦又洪熙元年正月賜三公及九卿天元玉曆祥

異賦　覽賦除秘書正字（宋史傳曰劉弇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元符中有事於南郊進大禮賦哲宗覽之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事）　正試賦賜本科出身（金史黃裳志曰明昌元年益都府中置子劉任兒卜一歲能頌詩賦大小六經上召至內殿試鳳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嘉之賜本科出身）　李華含元殿賦（唐書傳曰李華作含元殿賦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王棨江南春賦（陳暘子王棨序曰主遂自家中置箋下輔文出新試卷相傳下集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并爲天下春無江南今江北未知賀其登遐久矣）

賦五

原 詩　隋江總賦得一日成三賦應令詩曰副君睿賞逸清夜北園遊下筆成三賦傳觴對九秋飛文綺縠采落紙波濤流樹密寒蟬響簷暗雀聲愁綠筱明層殿青山照近樓此時感禮𦐂顧省良若抽

增　唐李嶠詠賦詩曰布義孫卿子登高楚屈平銅臺初下筆樂觀正飛纓作有淩雲勢時聞擲地聲造端長體物無復大夫名

原 騷　漢揚雄反騷曰雄每讀屈原離騷未嘗不流涕也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有周氏之蟬嫣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惟天軌之不辟何純潔而離紛漢十世之陽朔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度后土之方貞鳳皇翔於蓬渚豈駕鵞之能捷騁驊騮於曲艱驢騾連蹇而齊足衿芰茄（音荷）之綠衣被芙容之朱裳芳酷烈

而莫聞不如襞而幽之離房精瓊靡與秋菊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何怨日薄於西山累既承（古字）夫（音扶）傳說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鴂之將鳴顧先百草爲不榮　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聖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蛇以幽潛　晉摯虞愍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揚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增 詠　魏曹植九詠曰芙容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蒼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蹈蘭薦兮蘭席蕙幬兮苓牀抗南箕兮斂瓊蕊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汨靜默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雲裾繞兮容裔冠北辰兮岌嶭帶長虹兮陵厲蘭肴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羅感濯漢兮美遊女揚激楚兮詠湘娥臨迴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聞兮進無間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後悔其靡及冀後王之一寤猶搦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羣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能渡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任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

芳岸之靈芝遇遊女於水裔採菱華而結辭野蕭條以
極望曠千里以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
作清水之汙泥不爲湍路之飛塵
原擬梁元帝擬氣搖落秋風起兮寒雁歸寒蟬鳴兮秋
草腓萍清兮水激葉落兮林稀　張纘擬若有人兮曰
若有人兮傍巖石新荷衣兮杜衡席表幽居兮翠微上
臨春風兮聊騁望日已暮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
增諷唐皮日休九諷悲遊篇曰荷爲裯丁牢切兮芰爲襌徒
皮切荃爲裾居魚切兮薜爲韠弭吾棹兮澧之浦駐吾檝
兮湘之湄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幽篁肅

兮靜曉清漪澹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未息帝子不來
兮煙雨微芷既老兮深一作白葯日將暮兮紅姜朝浮乎
鶗鴂音啼夕叫乎鷃雉灑灑集一作漾漾兮不止潰潰音潰悠悠兮
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稀兮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
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悾音懌懆音悖進不知其怛怩寒
蜩怨而無聲兮古木淒其寡枝嗟吾魄之不反兮千秋
萬歲湘中馳
增誦宋鮮于侁九誦堯祠曰車轔轔兮廟壖鼓坎坎兮
祠下竽琴兮並奏潔牲脩兮虔祠事瑶華爲饌兮流瀣
爲漿象籩玉豆兮金鼎煌海珍野蔌兮雜錯而致誠神

之來兮風雨蕭蕭前驅於畢兮上有招搖羽林爲衛兮
虹霓爲旗鳳皇左右兮擾伏蛟螭神之降兮金輿盡欣
欣兮肸蠁德難名兮覆燾千萬年之不忘
增歎明劉基九歎曰秋風起兮夕露漙浮雲沈陰兮白
日晝冥木葉落兮水泉乾孤雁鳴兮悽以酸攬余轡兮
悵然桓野蕭條兮行路難豺狼驕兮狐兔頑蘭蕙死兮
荊棘蕃我欲奮飛兮無羽翰援雅琴兮發哀彈弦斷絕
兮涕沈瀾
原體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
花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

云含欣兮竹其厲精斬我車之屢駕　任昉賦體曰傲
征侶兮欑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屬軒軌之易循值堯
民之可化慙孺雉之聲朝惡細魚之在夜奉玉檢之陞
雖待金書之云舍　王僧孺賦體曰雜沓兮翠旌容與
兮龍駕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始兮終朝求人兮
反夜竟大德之未酬何飛光之徒舍　陸倕賦體曰奉
徽明之睿后沐陞平之元化參振鷺之充庭侍長徒之
畀含冀無恨於終南豫告成於芝駕雖就列而陳力終
胡顏於長夜　柳惲賦體曰飛轡竦兮不停陰徂川逝
兮無暫舍白日出兮爍晚辰春雷奮兮動閶夜鷄匪服

於儲閫叨洪恩於良駕何恥身之多幸濯微纓於唐化

原論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今之文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斯七人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騄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乃作文論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匹也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楊班儔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貴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所大痛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

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詞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詞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

於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善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原 書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㴑泛滄流則不識涯涘雖陳鐘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迴環編雜字滅終無以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文學部八 七

七一

原 晉傅休奕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辯世多以七激爲工餘未甚善也七辯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激七依之卓轢一致七枚七辯之纏緜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爲義不足
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傳
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增** 明吳訥文章
辯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
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
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
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
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
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
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

雖專尚駢麗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
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
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議論又豈七發之可
比

七二

原 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
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
飲食則溫淳甘膬衣裳則雜遝曼煖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
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
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
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
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太子之病可以
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
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囷根扶疏以
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
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
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羇雌迷
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

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
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曰
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池
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
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
能強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犓牛之腴
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
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
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
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

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太子云云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似駏虛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於是乎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强乘乎太子云云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元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鴐鵞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柏豫樟條上造天梧桐栟櫚極望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雜裾垂髾目挑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

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强起遊乎太子云云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遡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强遊乎太子云云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能强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

矣恍兮惚兮聊兮慄兮虹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涘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能起觀乎太子云云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

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漢傅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梜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飛

磔孫禽相求積雪峨峨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宦失
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
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
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
岑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徵元移
感物悟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元
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淬養
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
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宴乃進夫雍州之梨出
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榮醴泉漸其根

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
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元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超
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
踐路促節機登飈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
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
起而乘之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
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
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罘網以
彌野連罻羅以營山部曲周帀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
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

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臯臨流
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方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
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崇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桷
雕藻文以朱緑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
覩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蔓於是賓友
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矢不徒
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
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珥隨珠
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
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元流偏滔滔以南

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
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
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
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曚達義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
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
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至德聖道
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
誦斯語仰子法度　劉廣世七興曰子康子有疾王先
生往焉曰駿壯之馬惰不征路其荷衡也躍似驚禽其
即行也鞏若遊鷹颷駭風逝電發波騰影不及形塵不

暇與 崔駰七依曰客曰乃導元山之粱不周之稻鞏
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樸之薑
蔌以壽木之華醯以大夏之壇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
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
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觀欣
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穀以長舞袖裊細腰
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
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元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
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荊山之
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

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
弧控弦彎繁弱鼓千鈞死獸籍籍聚如山陵選取上鮮
獻之庖人 李尤七款曰奇宮閑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
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
上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緑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
隨零黃景炫炫眩林曜到金衣素裏斑白內充副以芋
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沓於飲蜜 桓驎七說曰香萁
為飯雜以粳菰散如細蟣摶似凝膚河黿之羹齊以蘭
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天
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飈風激其崖孤琴徑

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鑣
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瞥若飈霧追
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踰
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
冥窮疾足於方外 崔琦七蠲曰寒門丘子有疾元野
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瀾金鉤芳餌纖繳華竿緡
沈魚浮鶩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
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蔕黃
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曰盈堂姿踰春華操越秋霜
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元野子曰爰

有梧桐產乎元谿傅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飛
鳥集其枝鬪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離匠石摧肩公
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為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
聽之乎 劉梁七舉曰丹楹縹壁紫柱虹梁桷榱朱緑
藻梲元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百層干雲參差仰
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鶤鶴並棲隨珠明月照曜
其陂 張衡七辯曰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惟
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為先
生淹在幽隅藏身隱景剗迹窮居柳其不睇盍往辯諸
乃偕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為閑館公輸制匠

諸詭燠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
蟲形綠螭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鶬黃加雙鶴經鶩鵞
然後擢雲舫觀中流搴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探
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豳此宮室之
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元清白醴蒲陶醲醽
嘉肴雜醢三犧七葅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餳石蜜遠
國儲珍於是乃有芻豢膳牲麋麛豹胎飛鳧棲鸞養之
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
菰冀野之粱珍羞雜遝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
歸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

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脈激楚韓鼓協吹竽
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
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
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施
之徒姿容修嫮弱顏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束
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鬒髮元髻光可以鑒靨輔巧笑
清眸流盼皓齒朱脣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
烈侍夕先生同茲宴瘞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緜宜媚
天絡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
阯緅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爲時服以適

寒暑騁秀騏之駁駿載軨獵之輶車建采虹之長旃系
雌霓而爲旗逸駭飈於青丘超廣漢而永逝此輿服之
麗也子盍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
期噓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
覽八極度天垠上遊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
盍亍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
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頓首邪睨元圃軒臂矯
翼將飛未舉芻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
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
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

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帝
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
以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先
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
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 魏曹
植七啓元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
祿傲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
之駟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漭之野遂屆元微子之所居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志飄飄焉嶢嶢
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於

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世以遺名智士
不背時而滅勳今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畫
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
元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
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搴芳
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
鶉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
盛以翠罇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
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元微子曰
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劒采藻繁縟

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
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綠懸黎
寶之妙微符彩煥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羅縠之裳金
華之舄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
元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駕雲龍之
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緌抗招搖之華旌於
是曳文狐掩狡兎捎鶤鵷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
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飈舉形不抗手骨
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
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

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則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
而觀之乎元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
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
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俯視流
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沼
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
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
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
游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
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

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而
居之乎元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鏡機子曰旣
遊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
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
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左篪右笙然後姣人乃被文縠
之華袿衣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爚揚翠羽之雙翹
翻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爲
歡未泄白日西頹樂散變飾微步中閨元眉弛兮鉛華
落收亂髮兮拂蘭澤紅顏旣夭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
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羅幬張動朱脣發清商

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
乎元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君
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分
忘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
元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
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
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
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
乎元微子曰余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
曰時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元化參神

與靈合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羲農而齊泰顯朝惟清皇
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
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
鳳於高岡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採
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呂望
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元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
令子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徐幹七喻
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棲遲乎穹谷之岫
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動莫之能懼寬
曰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雲鶴水鵠禽蟠豹胎黼幬施於

宴室華蓐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韜燭宵夜而爲陽元
髮擬於雲霧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其
不當　王粲七釋曰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元渾
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
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
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
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秘舞承閑並理七
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巴渝
代起鞞鐸響振震功既登元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
原植旌拊表班授行曲組綱連罝彌山跨谷弦不虛控

矢不徒往僵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
膚曼肌弱骨纖形鬒髮元鬢修項秀頸紅顏照曜曄若
苕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鑷之葳蕤珥照夜之雙璫煥
熠爚以垂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
叡哲文明允恭元塞登俊乂於壟畝舉賢才於仄微置
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
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
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質賤是恥　劉邵七華曰元休
先生棄世遁名藏身於虛廓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
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

之紘綱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儀將爲先生陳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羈制蹊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越逸響追晷逐電榮時子曰三時既畢元冬效節木落草獘烏竄獸穴爾乃駕六虬乘彫軒載金鉦鳴鼉鼓與雷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縹與霓連榮時子曰洞庭之鱄出於江嶓紅胦青鱸朱尾碧鱗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輜蹀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圖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

蹌蹌感神人而懷異物寧九有而綏八荒　晉張協七命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蹈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於是登絶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颷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管匠斵其樸伶倫均其聲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

之徒流宕百羅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大夫曰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閼圍以萬雉之墉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時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内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賞獲大夫曰苑公之鱗出自九谿赬尾丹腮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七　十七

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吴大夫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元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　陸機七徵曰元虛子耽性沖素雍容元泊棄時俗而弗狥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實傷鴻鵠之後閒策元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通微大

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穢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沈
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
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奇稌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
穎玉鋭灼若皓雪之顏元雲皎若明珠之積緇置素蛾
踊而瀺灂滋芬溢而相徵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
奇介景福於耆壽裕溫克乎睿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
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綴琨
木俯積瑛石數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暉乎
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
陟穹蒼俯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

璣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閣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
漸臺理俊音鏡元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
悅觀聆和樂而洽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
而睿響塤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元弁被藻襲
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脣發鏗鏘
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荊之高歎
詠易水之清角爾乃靚娥眉之羣麗羗既都而又閑矯
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曄以妖韶若陵危之
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沬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子
之歎關雎以寤寐為感溱洧以謔浪為歡若夫妖嬪豔

女菀莖櫂俊穆蒸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罄妍規之
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顏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餐若
夫靈晷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麗因清明以宣誠流徵
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華子其納
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紛各因
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
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盼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
作溫涼須俟略於彊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顧斯之
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
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章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俗

洽天民乎齊泰是以元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
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膺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
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
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列
業乎帝臣歟元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纏
自逸於井幹憑河溢本於黃川欽至論敬祗謹聞命
於王孫　湛方生七歎曰有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
親絕俗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
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土
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實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

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修堂左亘東序右列
西廂飛甍雲構軒軒𨫼𨫼連棟杭榱若飛若翔幽籠納
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
宮商子能從我而覩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
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駟以借遊問虞人於中林審
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羆聲不
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
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靜
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游春此舟楫之
駿游子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
仞之峻嶠乘危巖以託根問丹霞而竦標苦驪霜之淒
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遥夜露朗絃徹閑心理氣
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
我而聽之乎大夫曰良疇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根
春露染其禾上蔭元雲輕靄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之
清潤結玉實於秋霜簡嘉穗以精徹擢冰散而珠光釀
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麴而冰消甕未落而
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乎
三季之世闕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識英雄森以比
肩意氣貫宇宙豪傑扼丘山強鹵元師懸首太白勲勒

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
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主員應橐籥以內盛無窮陰陽
以絪緼成化五行以守分相攻是以撫往運而長揖因
歸風而廻軒挂長纓於朱闕反素褐於丘園靡閑風於
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間絲竹而晤言
宋顏延之七繹曰北岳孤生剗迹埋名身閉事盡道耆
山扃東國進士謬與還焉其居也依隱嵁陰結架清深
巖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綺飲江潯客曰周以巖
廊匝以綵房木寫雲氣土秘羣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斵
員而鏤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墱
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奧金門之秘地首岷銅川上
汶泗栽石成音調金成器故列貞玩其徽鳴辭人賦其
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
溯秋埃既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頫弗怡高殿
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囀飛朱鷺以首引逮元雲
而終變然後彈珥搖揮莊服流湎抗姸歌以跕躧揚輕
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遽問關乎槃扇　齊景陵王
賔僚七要曰松既煙而接漢竹緣嶺而負筠哀過鴻於
月曉悲夜猿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鴻
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九河既百尋而照辰

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豈能從
我沉此安波　梁蕭子範七誘曰幽遁公子不由義路
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侯難以爲客有暴勢大夫
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
苗山之鋌採耶溪之銅旣云時吉亦口天中金英內曜
銀精外通均如屎揚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
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遒茲巨闕
超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胡大夫曰玉俎方丈蔥肴
果器法罄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
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

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鉏而留鵬行
者下擔而踟蹰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摽垂翠帷兮
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鏤之雙針顧因之於三
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
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絕域或縶馬於遐疆功格
宇宙威震蠻方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駒龍文
重於漢廏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纓
以紫縷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陰材剞劂之
功咸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
麗前修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錦遍室丹青被

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桷煥而相距
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榎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
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何足
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
蔑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鸞銀鳥
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竦
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
就列於康衢　增文苑英華七名曰假是先生負茲勁
逞狀羣飛之器侶似獨行之迹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
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七　文學部

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他無行者圜堵常閉曲突無煙
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暗一作燃篤論公子聞而崛
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
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洋溢以追風乃踰汗漫入
蒙籠至深潭之瀠漠有洞室之穹崇居隱嶙而出沒望
嶔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合響地不寒而
蕭瑟日無雲而曖朗於是整容投刺屣履倒一作徙排門揚
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
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爲娛
處貧賤而不怍欲賓實於孤介乃胎譏於隕穫至乃喀

喀死於道邊瘠瘠塡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刻鶴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於帶索豈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氷今欲道足下以衞生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於寒植同起尸於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爲之生已逼無益之利常勞若見明於礙滯幸求救於肓膏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欒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牖屈曲以交牙綢戶周流以重積既陰沵而影響亦叫嘯而迴辟一作易

沙板金鋪紫柱玉舄煒煌熒葩硱磳搏敝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恒響蜉蝣動而晝暄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沉亦憑高而泱漭開疾雷於階陛板一作弄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連閣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鸞飛蓮井日照杏梁陽鳥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閬之巑岏比滄溟之濴瀁其中則有桂宮柏寢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詭奇花之春滿摘甘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欺於鄙家且自安乎容膝公子曰銅鉼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虎掌雞跖猩脣鱏子林切魚兩味元犀五肉捨卵鳳巢剖胎豹腹三齏甘口七葅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梅椒魯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糅蘇蔱以芬芳脯追復而不盡犢魚稍割其無傷奮羹流歠蚳醬先嘗鱠溫湖之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繭白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湘南朱

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卬玉機疑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悋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子而共進先生曰不貴愉食寧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冶乃古今之佳麗姸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里經怡一作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步一作障於呈一作旦皓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駭杳傾城國以諠譁墨欲歸而抽軨車欄也疑作軫車後橫木也惠將返而迴車至

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名聲哀
響則春臺之人愴焉而雪泣一作涕起歡情則崩城之婦
嫣然而微笑懈谷調一作樓鳳之竹一作管龍門獨鵠之柯
綠珠絳樹宋臘韓娥青春婉娩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
賞名才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林拔
珠一作玠象簟展羅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囀步
想象以頓足旋踊連一作漏諦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寄含
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反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昇
天解鴛鴦之繡被拂駐鴦之長氊燭中一作羽幃而動燭
香山一作蘭薰帳而微煙願橫旋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

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
之旨艷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
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
漂汗揮雨起渥注流賴一作瀨蘭池照血蹋飛影於未形
徒駭而刮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罝羅布其一目罟綱
赴奔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諠而振地烝
周及三面犬號驍瑭鷹鳴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
迴超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電舉
陵陸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蹶而後赴亦左排而右

蹴踣一作蹶踣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
見飛毛之暗目傍窮劫剖勢極搜求文皮坐裂麗尾生
抽手羂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貊拉函而夷由
檎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跕墮猿抱木
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
豈能從我而敗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
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踆烏始照宮槐遠而欲
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一作踆烏始照宮槐遠而欲舒顧兔纔滿庭柯而
苑驚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托擾擾摩肩轔轔方駕
立談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

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化
若夫洗精服食蕤道游仙尋玉塵於萬田守金竈於千
年三戶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元若乃壁上
眞辭枕中祕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
之老而爲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
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露服雲霏微而襲
宇㗭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拖
風而未舉値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游元圃弭
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闈澗採兮危實苑
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

壽指中岳以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踽邪先生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復稍論於椿菌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絶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指搆紛綸之雅説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並接衽以開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絶内戰事無外慾横經者比肩擁帚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漆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産於蚌蛤圭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響如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爲賤恥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遂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成秩六府孔修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旰食思治鎔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兹日蕩蕩薰風泱泱大典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濊而旁闡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照然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

偃稼而不破塵覩勝殘于朞月見成俗于浹辰含(一作函)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禄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者讓畔而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栗陸之能鄰璧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奇士輻輳而驟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小大之獄無冤民羽飛之物無夭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款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暇實史無虚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氲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訛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疵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説似玉卮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卻行而求鄢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攄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一作附)後車　元袁桷七觀曰翰林先生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讀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鈉視言志而意消類

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瘽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聽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强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嶒屹胸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敎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陵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共聆諸越公孫曰太素烟熅清濁真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沴日夭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厭十爗罔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沈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而

益頹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揩忍莫竟石立土踊孛彗迮逐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越公孫曰靈曜亶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由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薿薿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發葉飛不得垂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稭衣饋飫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於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

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効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篾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於郊謝重譯之雉陋三春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夭夭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抉其蘊越公孫曰粵昔尼父惟俎豆是斅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曆四絡交軌月竄風丘氷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　羽翻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

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類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拉脇外寇惜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龐者羆者恒者羸者騈頭引吭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僻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劒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元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騶語之吾懼大夫諫貽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兹此知也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宜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緗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

之漻漻乎足畏垢而將翦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
荒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
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韝鵰鍭鷹寄莽
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戀以就日愴怳淪乎西
傾噫悲何為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抉幽漱芳深林憩
寂涑流灂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為回旋虛
牝谷之為獻酬猨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疑愁鉤元採
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
韻於宮商然此其彖爻者耳擷拾蒼雅刮磨詁盤紆槃
其編飛英露溥何識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

夫不聞之乎鐘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
命摩盪堪輿吸呼羲娥矢為帝詞叶為賡歌五嶽贊襄
百靈護呵不棘不浹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掖民陽春瑰
逸為新簡絜為真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沖
遠者英莖纓絕而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
光兮其不能以千百程也浮辭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
溘滔滔莫止据里者夸飾言者哇嫫毋兮姑射鉛刀兮
鏌鋣蹇莫任兮奈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
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夫者越公孫曰硉硉中壘校讎靡
寧世本紀年繫於麟經拾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

匱汔罔敢配逌司馬氏抉榛鉏野麗者為譏激者為刺
升涉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史圯鄙儒貴
技削章刪凡爝火並日卒漸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
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縣縣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闓
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濡研深益疲
蕤者闇者蔽者濫者渙忍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
不師雅若聾鼓鐘若盲策馬元經附訛唐曆受呵後有
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
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
厥今繁謀川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

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眯般倕効吁隨和
發沸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
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囿赫胥
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
霸孔熾我心增悲韓愈不為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越
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渙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
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於三
王厥緒日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
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
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神拱列歲時易遷而浸淫蘖芽

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犇犀象屠蛟
蠶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猋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
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
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説具勞乎雜糅不足以一視也蕭
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以
養身不可以治民絶性棄命黔首盡病孟軻氏有作吾
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
匿瑕閒以辯之厥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
最高子盍陳之毋激毋勵越公孫曰古昔潁童受業閭
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

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縁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
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説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
周官别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轅
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乗虬
驂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數落係行離狄覲文軌同
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孳牙爲今簡儷爲
古謂道統是傳易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名先興首章
異同衆説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
異秦誓告終何後學嗇嗇迄迄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
吏謂齊晉無褒而日月俱刺紛若蠹蠅眇若糠粃不虚

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此特人文之經緯
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邂者愕者困者
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雜超兮激迴飈兮閲
而寥兮縱雲翔兮憺兮儒先從我昭兮郢大夫曰吾始
見公孫疲然若不足突梯若避辱靡精槁神何斷斷然
也今知子矣永嚳虞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
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明宋濂志釋寄胡徵君仲申曰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
子交巳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

揚搉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
編穠土芝緼食動趾踉蹡發辭謇吃忽挾緗縹去歷都
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婈
我以温顔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
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
宵壤不翅蜉蝣時幻歳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適其樂則
鴻出淤大澤才寒氣稚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
許史後從牽黄臂蒼箙矢韔弓仰落雙鶬俯搤長熊毛
血旁灑麈坌四封入據蘧館廷實惟供罍尊旁午豆俎
衡從内腴含春酎暈移童罍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

坐筵布西東緑華白台南威紫衛麗輔奇牙瓌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翻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鈹皷孰潛其墻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粤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嫭好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埽門王孫竭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愠笑其鋭也若孟勞之出魯撓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挈壺而越吟倚柱而吴肅罕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形影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漈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叶昜)其間怪偉龐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叶莊)昴宿寶符之貴元龜青鯉之章金匱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書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榑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

洛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原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愈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豪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椽不斵刑篡惟土蓄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鄰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蕪本末畢具凡有歆爲罔越憲制若是喧歷泣猋迅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溷溷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絶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畍列繙繙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執兵鈐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胄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荅距堙蕎冥

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晃武衡大櫓雖耳長安雲火萬
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詧察六形旂按五方
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
巍堂堂赫赫䌝䌝稜稜磺磺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
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狥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
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己也
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
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
鴻流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屐生師皇馬
醫玉札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

楮衣服閭女几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元俗質虛心
存沖寥跡亦僊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
無舒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束象
之玉女契九赤之班符御蹻書之龍轙服太極之麟芝
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
潛靈匪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
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
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
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
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辯或正或舛先出者

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
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
怪言放紛而弗齊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
書而盡閟其文僭辭竊義聱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
制衡錯攡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
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變北家名
性氣體何圖指俛殊而重摹迭倣觸類而言何莫非此
沾沾動咲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屣鴻掠其纖微懸空明
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麤
近之然燔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

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倀倀奚歸孰
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
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
嚱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
入何昭乎嗚呼噫嚱賚菴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霄孰
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惺惺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
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清混白黑棄其璸槃寶
厥瓦鬲拊膺自傷洟血交積誓刪宿穢以剗末習駕春
陵以為舟鼓關洛而為楫張武夷以為驅期洙泗之可
涉風與夜寐惶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

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眞儒不生世陰陰兮摘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趣彼九元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責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金寔翰墨林乇叟曰覺非先生久客闤闠心厭喧囂性怯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焉消搖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跫然主人出逮不言心喻盼睞以目升自賓階少敘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於地匪穹於岑無松之盛

非柏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棐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顧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沉爇蕙緩宮急羽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箏篴之耳未能得其惝怳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予不得與托物設教啓其瞽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勁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

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無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斗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眞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牕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繪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滋起顧吳荊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擕清流貴動舟彥通情遊藝動合元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

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厖主人曰經緯天地轇轕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靡敝韓公倡唐衰獎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

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頓首請先羣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頌一

增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 原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業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 增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鶬鶊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節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原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自商頌以下文理克備夫雍容告神謂之頌風雅序人事資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恒詠也 增又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 崔融進洛圖頌曰美盛德者莫近於詩什頌以之成焉 孫何碑解曰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 文章辨體曰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於魯頌駉等篇當時以祝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

頌二

增夏侯元辨樂論曰黃帝備物始制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類要曰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 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 原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 後漢書曰顯宗名見賈逵因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 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

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從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增又曰梁鴻字伯鸞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四
十四人作頌　論衡宣漢篇曰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
頌頌功德符瑞洋溢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
原鄭康成傳曰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
辭鄙略君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零陵先
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
頌不疑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晉書曰劉
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
爲建威參軍以壽終　南史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

往有雜色寶珠梁帝觀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
帝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
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
求仕乎　增又曰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
引爲寧朔記室時居士何子季栖室若耶山山發洪水
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辭甚典麗
唐書太宗幸太學釋菜命孔穎達講經穎達上釋奠頌
詔褒美　張文琮永徽初獻皇帝頌優詔褒美　呂温
狄仁傑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
世以爲名言　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西天寶

元年五月宗子瑑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瑑爲頌建花萼
樓北　宋璟累封廣平郡公廣平人爲璟立遺愛頌璟
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
國故爲濫詞徒成諂諛之風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
許停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帝召見金鑾
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　宋史大中祥符三年陝州黃
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　玉海張方平爲宋
頌十五章上下二什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日之初
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　仁宗時石介再取太祖太宗
眞宗仁宗功德之尤著見者爲宋頌九篇　元史文宗

獵柳林駐蹕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稱旨
明鄭濟華川王褘行狀曰辛丑冬上親征江西進平江
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儒者卿與宋濂耳
明紀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吾學編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
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　又陳敬宗字光世慈
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院侍講獻爲善陰騭
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
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　解縉御書嘉禾詩序曰永
樂三年九月九日朔旦勒石拓本分賜諸王及近臣於

是緒亦與焉拜手稽首而獻頌

頌三

【增】傳雅繼詩 蘇頲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詩曰作頌音傳雅觀文色動台貫至旌偏駁騶頌曰小臣作頌敢繼風詩

金題鈿軸 石介慶曆聖德頌曰古者一雲氣之詳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毛羽之瑞當時學臣循且濃墨大字金題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

比金玉如江河 論斜評文章梁肅毘陵獨孤及集序曰崔祐甫言常州之文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詠歌皎如萬筆吉如江河

獻椒花刊柳葉 晉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 曹植柳頌序云予以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刊其樹葉故著斯文

紀循吏樹遺風 崔元翰文集曰紀循吏而述政事則得信州頌 梁肅李翰前集序曰綜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

【原】形容盛德 褒贊成功 詩序云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

太平而作治定而興 詩含神霧云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下見摯虞文章流別論

【增】典裁清拔詞彩雅贍 上見瑞雨頌 後周書傳曰頌之儷善為詞賦書獻神州頌前彩雅贍

濃墨大字長篇短章 上見金題鈿軸注王英羅閨墓碑曰是時祥瑞疊見朝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渾然超出同輩

授正字讀秘書 唐書明皇封泰山劉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 山堂肆考李獻臣年十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徧八紘之句帝嘉歎令赴以閣請書賜進士及第

行宮慰褒中書獎諭 宋史宋白從征太原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慰勞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掖職 又曰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以趙安仁李若楊億詞雅贍名藹中書獎諭翌日收還太常丞

頌四

【原】穆如清風 詩烝民篇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頌功伐 東觀漢記馬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著其功伐

思舊德 范蔚宗後漢書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圖畫頌之 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詔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刊石頌之 後漢書法真傳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諡曰元德先生

為頌賜帛 漢書上命王褒等並待詔從游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上頌賜金 魏略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中王象上頌賜黃金十斤

許善神雀 隋許善作神雀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鮑照河清 宋鮑照元嘉中河濟俱清照為河清頌辭甚工

為龍馬頌其文甚麗 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許人嘗為龍馬頌其文甚麗

上四巡頌辭甚典美 後漢書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

直而不倨 左傳云吳季札觀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頌而無諂優游彬蔚 文賦頌優游以彬蔚

【增】橘頌 離騷九章之一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轉移也

孝竹頌 泰中記曰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上孝竹頌

瑞蓮頌 唐書袁朗傳陳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後又詔為芝草瑞蓮二頌歎賞尤厚

瑞麥頌 明洪武三年夏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五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劉基為之頌

騶虞頌 明紀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鈞州獲騶虞于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其頌以獻

麒麟頌 又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使獻麒麟凡四楊士奇獻頌

有

焱氏爲頌莊子天運篇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宇宙　咸墨爲頌文心雕龍頌讚篇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　洛出圖頌唐書傳曰崔融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其洛出圖頌尤工　封禪壇頌又明皇東封詔張說擬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　誦於宰相宋史楊億字大年賦詩曲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於宰相　出示輔臣玉海劉鍇咸平二年擢第書獻幸太學頌真宗中於館書得鍇頌頌出以示輔臣名試直史館　平江漢頌不盛序曰制以之捷具神功驗則炳擢鑑鉤與天無極而咏歌不作非甚闕典歟臣漢備達其事謂爲詞頌一篇以虔爲贊於無辭　却封禪頌明紀永樂十三年禮部郎周納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平雲南頌明王景作古之有盛世大業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芳歲臣不歌多處　光武中興頌後漢書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又[illegible]郎

賈逵爲之訓詁　大唐中興頌元結作大唐中興頌曰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者其誰能爲之

頌五

增 讚文心雕龍頌讚篇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

增 文崔元翰文集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駉篇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

文學部九箴銘集序論射策連珠誄碑文哀辭弔文

箴一

增 文心雕龍銘箴篇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又曰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文章辨體曰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鍼之療疾故以爲名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大抵箴銘贊頌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箴二

原 虞箴左傳魏絳對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夏箴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非務積聚何以備之　崔琦戒外戚後漢書字子瑋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　揚雄戒成帝揚雄作酒箴以戒成帝　頓挫清壯文賦　興於補闕選　防微測隱　文麗旨深[illegible]　崔氏累世彌縫胡公次其首目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叙闕今文作闕夫也空也

增 我箴司馬光我箴曰或寶

以啓人之信我學善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云云

官箴 山堂肆考 呂祖謙字伯恭作官箴

大寶箴 又張蘊古作大寶箴

皇極箴

承華箴 又李義府作承華箴獻太子

大禹聽箴 又李家書大禹垂銘詩聽箴規之美

高宗求箴 又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其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作箴贈行 後漢書高彪字義方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

作箴自訟 山堂肆考 孫抃字夢得嘗云吾生四十有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游箴二曰言箴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知名箴

賜君臣箴 唐書 杜希全獻體要八章多切政稿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

作師友箴 山堂肆考 唐柳宗元以世之爲人師者人笑之爲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已又以儆人云

丹扆六箴 唐書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帝甚嘉之

金華五箴 宋祁馮侍講元行狀曰景祐六年獻金華五箴別遣告獻詞兼諷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

賜清白箴 唐書許圉師遷相州刺史事以寬治州人立石頌德部有受賜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

進端拱箴 下禹偁憲諮言事曰先皇帝時切拜右正言直史館因進端拱箴一篇

獻太醫箴 唐書元和中吏部郎柳公綽獻太醫箴上深嘉歎降中使勞問

爲家人箴 方希古序曰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難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同勉焉

尚書諸司箴 唐書 柳仲郢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稱賞

十龜元吉箴 宋書李清之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古九說時十務實

進宗室六箴 又吳王宮教吳充進宗室六箴仁宗書之屏風以自戒

續丹扆六箴 王禕序曰官箴王闕古之

宜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於其君立意指辭分章指事忠愛之直諒然可觀竊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取善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作續丹扆六箴

視聽言動四箴 程頤見論語注

誠敬謙謹四箴 貝瓊序曰吾友會稽樓文淵書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於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女史箴 張華作顧愷之書

銘一

增 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　周禮考工記有鬴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槃盂之誡殷湯有甘集作甘誓之勤彝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勗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

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須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韓非子曰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　呂氏春秋曰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　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章流別論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

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笲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而潤色言可採錄　文心雕龍銘箴篇曰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陽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銘思燭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詞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器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學義記曰刻石銘座者取崔蔡　李翺荅開元寺僧書曰或盤或鼎或峯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　陸倕漏刻銘序曰寧可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　文章辨體曰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

銘二

增 述異記帝舜都郭門古宮在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乃爲銘迹於懸圃之上以詔後世　事始靈后氏象形篆以銘鐘鼎　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

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孔子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西京雜記曰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劒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王隱晉書曰張載字孟陽作劒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刻石於劒閣　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銘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　梁典陸倕吳郡人詔使爲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　張說太華山銘曰岧嶤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攢峯峻峭菡萏森爽是曰

靈嶽衆山之長　山堂肆考唐大中六年詔出魏文貞公笏歸其孫謩孫橅請銘其笏曰靈犀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裂至公爲笏　唐書崔融嘗銘啓母碣武后幸嵩山見而歎美之　又崔渙博經術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梱試尊彝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玉海李尤集序曰尤好銘讚門階户席莫不有銘　楊士奇書戒石銘後曰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祖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座之前　宋史張載字子厚作西銘東銘　蘇軾三槐堂銘曰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山堂肆考司馬文正公

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實治平中賜物張敬夫銘云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之改色　元史楊桓爲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　明紀宣德七年親製翰林院銘

銘三

原 清潤 迹銘明序事清閒　溫潤 文賦銘博約而溫潤　湯盤 湯有盤銘　武觴 太公陰符云武王有衣銘鏡銘觴銘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　太常 禮有功銘於太常　座右 崔子玉爲座右銘　美其人 禮曰君子之觀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注言美其其人爲此銘也　班固燕然 漢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　華陽瘞鶴 瘞鶴銘華陽真

逸揖

增 簨虡銘 鬻子曰昔大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爲銘於簨虡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敎寡人以義者擊鐘敎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欹器銘 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子路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屏風銘 太公三守誠之銘作書屏風　枕屏銘 宋史山谷有枕屏銘　貪泉銘 南史吳隱之爲廣州刺史　醴泉銘 魏徵九成宮醴泉銘　仙掌銘 唐書　砥柱銘 唐書太宗　丹崖銘 山堂肆考唐元結崖翁丹崖銘

黃樓銘 米芾曰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　陋室銘 劉禹錫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虛室銘　孝門銘　義門銘　布衾銘 范純仁　布被銘 又陸游　司馬公布被銘

集序一

原 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增 法言序曰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　文章辨體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

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楊盈川詩集序曰詩必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拜首颺言責難反覆聲容可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深可識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　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盡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集序二

增 冠篇見 介首趙復紫陽文集序曰門人員擇俗得紫陽之道潛擅遺集彙爲八十卷將岐峰以惠後學自洛抵燕于館甲介書俾不肖爲識以介其首 皇甫序三都見賦實注 掷習序歸藩隋書曰晉王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習爲序詞甚典麗 詔作序權德輿張建封集序曰承詔作序冕居拜君之専而不敢讓 自爲序李商隱元結文集序曰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一十卷皆自爲之序 裴延翰序樊川裴延翰樊川文集後序曰上五年仲冬仲舅出中書直亟名眂密往遷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杜牧序李賀李商隱李賀小傳曰杜京兆爲李長吉文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集序三

原 魏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擒藻也如春葩氾乎洋洋光乎

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咸里仰以爲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爲則若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風儀閒潤神姿照朗愛敬之道夙彰柔嫺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寞淚篠蕨雉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況復文同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於後　梁元帝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氷

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關蹶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職貢圖云爾　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為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誡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

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迨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袁粲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牒綠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祕在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賾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貫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踳謬二義可辯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猶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風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名為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

庠壁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昔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緤馬懸車閉門高枕恥為詭遇試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鶩排閶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温樹靡答露事不泄省中之言無漏席上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壎篪以石投水如鱗綴譽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蹟必探汎游羣籍菁華無棄摛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國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

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欝為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益友者歟疇昔一面揭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譽屯險驟更歡娛中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甚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郊之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帷扆遂使禍衷以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悵懸秋月一雁孤飛花落春風數鸞弟茅伯牙之絃寂寞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勒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為後集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至於東鄰

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木鶴晨嚴銅蠡晝靜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籍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鼓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

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於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猗歟彤管麗矣香奩 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獻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祕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技命世之異人焉文集闕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墜奉勑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振一作拔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皦皦宵飛南斗

觸蛟龍之氣晉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
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
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
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
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沉冤詞林大雅扶輪小
山承蓋 增 唐楊炯王勃集序曰嘗以龍朔初載文場
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
黄影帶以狥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
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
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

已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騁一作驟於
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
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
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
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横以取
勢非鼓怒以爲貴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
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
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
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
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

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
矣孤寒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
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 盧照鄰駙馬
都尉喬君集序曰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闕里裁
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
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而通
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
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
徑敞松扉几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
駕弔曲江之阽淵興盡而歸眄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詔

趨劍履於南宮五日歸休開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
動雕軒嘯傲煙霞仍深賓思會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紈
儉不邀名悲蘭陵之絺布紫期三樂若賓四之平子四
愁我無一矣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曰夫言者志之
所之文者物之所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
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集作物 鼓舞入有名之地五
音繁雜集作會 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洛
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
作銅鈞天開金印孝友内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
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狀集作

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叠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襜帷於天郡設鈞距於皇州(集作郡) 若乃抗埋輸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罘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壹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傑仕遭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嶲亭皐漫漫興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鸎遷樹(集作谷) 龍鷹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指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集作孤標) 寄(集作奇) 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咸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綷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集作宗) 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才藻)(屬綴英華 設作陽) 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周流(集作輣櫚)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鵠鵝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集作派林)荊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爲盛與 韓休右丞相許國

公蘇頲文集序曰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味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絃以告其成功而鏤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輔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掏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占蓍文稱陸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泰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縈紱闡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推終拉賈爲王趣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

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誥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稗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己以悼思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曰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資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紆餘（集作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情性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集作而）誰歟

呂溫地志圖序曰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真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圖畫隨方面以別區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約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聚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迹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成乎梗概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蒲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牕籠八極名山大川隤顏奔走殊方絕域聚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闊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副百代之駿綜羣言之旨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出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幽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露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

夫諸侯於是鑒乎與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頹息也　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曰先生生于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先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極頹風敎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明宋濂太古正音序曰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雖時按譜係蕩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即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間抱

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鵜鸞鳳追而和之也砯砯乎氷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文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老乘車曳屣嬉遊笑謔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余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

增　明方孝孺答葉敎諭書曰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復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息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傳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傑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

然其有無不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

論一

增 劉熙釋名曰論倫也有倫理也　鄭康成曰論者綸也可以經綸世務　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於克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者矣　文賦曰論精微而朗暢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卽其經目稱爲論語論者稱論羣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照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

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元理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事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必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聖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譬析薪貴能破

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勿論哉

蘇軾謝應制科啓曰必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　孫何碑解曰鉞砭史闕謂之論可也　文章辨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文選所載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羽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勢人物或衍訂經史之言如賈生之論秦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用以取士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

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論二

增 前漢書班彪遭王莽亂避隴右時隗囂擁隴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分爭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彪乃著王命論以救時亂　又曰桓譚博學多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後漢書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志著書以刺世不欲彰名號曰潛夫論　又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曰昌言　又崔寔字

子眞嘗論當世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又劉梁字曼山一名岑常疾
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覽者以爲仲尼作
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又著辨和
同之論　晉書裴頠深患時俗流蕩何晏阮籍日談浮
虛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不以物務自嬰風教陵遲乃
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又劉寔志行清潔以時俗喜
進趨少廉讓著崇讓論　又魯褒字元道傷時貪鄙乃
隱姓名著錢神論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
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　又成公綏亦有錢神論　梁書劉峻見任昉諸
子西華等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
月葛帔練衣路逢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
溉見而抵其書於地終身以爲恨　玉海唐太宗時虞
世南獻聖德論詔曰卿所論過高朕何敢當焉　唐書
陽城字亢宗爲諫議大夫久無所論列負素望韓愈作
諍臣論譏切之　又林蘊父披以臨江多山鬼淫祠民
厭苦之撰無鬼論　宋史尹源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名
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
不悅其言第其文下　又曰蔣堂守蜀嘗得呂陶論衆

諸生共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　又王安石聲名甚盛
蘇洵獨知其剛褊難任作辨姦論以譏之　玉海孫甫
著唐史要論十卷歐陽公司馬公蘇子瞻稱其議論精
覈　李道源謝文節神道碑曰文節尤善論樂毅申包
胥張良諸葛亮事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
彝爲任　元史黃澤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
之如有所見作顏子仰高鑽堅論　明紀洪武二十一
年名試官陳宗訓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鄭子竊鈇事
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
於偏私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論三

增 鉞孝標 唐書蕭穎士善屬文嘗以劉孝標辨命論悖不然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謂之
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令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錄孝標書所肯矣
疑子固 宋史蘇軾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得軾刑賞忠厚之至論驚喜欲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
但寘第二 列置龍圖 又張去華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真宗深所嘉賞命以縑
素寫其論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 詔付史館 又宋昂著賁理論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
史館 可謂作者 與論余觀賈誼過秦發周秦之得失述古今之治亂合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
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有作者風 宋史鼂了翁著飽食論柳揚頌性有作者風 十篇
可用 又沈遘通判江陵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歲文章者事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
六論立成 見捷敏 納其言而止 唐書李百藥貞觀初時議裂土與諸王功臣子

弟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得其文大驚宋史程頤游太學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其文大驚異之即處以學職近世揚雄山堂肆考王充幼聰明詣大學觀辟雍謝夷吾薦允曰允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後來王粲唐書蘇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人謂後來王粲

射策一

增宋史曾從龍嘉定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　中說曰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惻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夫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策言中理準譬射候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　又曰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楊綰條奏貢舉疏曰其貢舉皆問古今理體當世要務取堪行者　蘇軾謝應制科啓曰無所不問之策以觀其博通之學　文章辨體曰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荅所問惟董仲舒克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尊孔氏以表彰六經厥功茂焉迨宋

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射策二

增前漢書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又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　南史岑之敬字思禮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李商隱白樂天墓銘曰元年對憲宗詔策直切以是不得爲諫官　唐書藝文志元和元年夏四月丙午策試制舉之士稹郁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稹元稹郁獨孤郁居易白居易也　宋史建隆二年秘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張澹及祠部郎知制誥盧多遜侍御史師頌嚴定優劣太宗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蓋陶穀張錫黨張去華以沮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驟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又孫洙舉應物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

韓琦讀之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　宋
史王十朋對策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
擢爲第一學者爭傳其策以擬古鼂董　又周必大名
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又帝御集英殿策
士名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
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
得士賀遂爲首乃文天祥也　明紀練子寧名安以字
行新淦人廷對言剴切無忌諱太祖親擢第二　吾學
編張紞字昭季富平人爲吏部尚書被旨試翰林編纂
官紞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

之工也奏第一　又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三年進
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
堅不從　明紀舒弘志巡撫應龍之子也萬曆十四年
廷試弘志年少策奇麗語多譏刺時政且使言官之橫
者大臣惜而不敢顯置之前級進呈卷末神宗擢爲第
三中外驚異以爲得人

射策三

原 十難一言 公孫弘諫築朔方上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鹽鐵論曰漢武帝時頗多藻士
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王和至觀其然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　似荀
揚　擬鼂董 宋史孔文仲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典贍策論深博文勢似荀揚雄
見上下　董子天人，賈生治安 仲舒天人策賈誼治安策 增 燕公
心醉　李郃汗顏 顏負鄉孫文公集序曰相公燕公覽其策而心醉　唐書劉賁應賢良方
正能直言科對策切直敢不放李郃[illegible]口劉蕡皆下第我輩登科能不汗顏耶　含清濁中今古
尊王道推霸略 梁書何遜字仲言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嘗謂所親
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文中子世家曰仁壽三年文中子西遊
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

射策四

原 甲科爲郎 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之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置之不彰題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對策第一 後漢劉淑五府辟不就帝使[illegible]詣京師

[illegible]第一而進　五十難 後漢徐防字謁卿上書言學者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臣請甲乙
[illegible]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illegible]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者以爲非也
公孫弘十上　增 親批所對 明史紀事曾棨永樂三年廷對第一人太宗親批所
[illegible]　親題制策 又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廷對獻替剴切天子親題其
制策一旦名也天下　大人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 法言曰或曰書與顏
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illegible]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遑乎
[illegible]　親擢第三 宋史胡安國字康侯紹聖四年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
語欲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章惇子次之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
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親擢爲第三　親擢第一 明史紀事胡廣廬陵人建文二年對
[illegible]建文帝御擢第一　對策白虎 建始四年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射策五

增 書唐權德輿答柳福州書曰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謂之甲賦律詩是以叅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奥求通理而已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

增 表宋晁補之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曰熙寧中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櫜聽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爲三

千士先登矣　蘇轍謝除中書舍人表曰際會仁祖詔求直言衆語猖狂特神聖之不廢考官怪怒惡悻直之作宜孰知牾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

增 啓宋蘇軾謝中制科啓曰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

連珠一

原 晉傅休奕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爲之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令賢者微悟有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增 三輔決錄曰趙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　文心雕龍曰揚雄覃思文闊碎文瑣語肇爲連珠擬者間出杜篤賈逵劉珍潘勗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惟士衡理新文敏　文章緣起曰連珠揚雄作　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　太平御覽隋志曰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約謂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又唐文志曰謝靈運連珠集五卷　明吳訥文章辨體

曰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文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貫穿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濂王禕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連珠二

原 漢揚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貴玉者無楚和之

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霸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䮕
儈之術伊尹之為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
以淩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為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羣士齊僚
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後漢潘勗擬連珠曰臣聞
媮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
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
而獲所願　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
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
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

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蓋聞駑蹇服御良樂
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良懼宰嚭任
而伍員憂　王粲倣連珠曰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
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
為輔　臣聞記切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
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用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
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
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
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

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
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
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
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
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
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暉朝覯稱物
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
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
照有重淵之深日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
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

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智周通
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勢屈是以淩飇之羽不求
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
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
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
乘風載響則音徽易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
而顯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
殊之妙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影之神故在乎
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觸非

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閒於理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曰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趼不獲哀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湛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鴂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傅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修己知足慮得其逸競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而求安命泰緣木務高而畏下滋甚　顏延之範連珠曰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爲之不潮　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閒是故魏人握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荊山　梁武帝連珠曰蓋聞水鏡不以妍蚩殊照芝蘭寧爲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纇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

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絃動而隼落　後梁宣帝連珠曰蓋聞盈虛之道雖修乎而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竊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惟天爲大而西北懸　嘗聞山有藏玉則卉草嘗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眞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霣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吳均連珠曰蓋聞艷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照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耀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劉孝儀探物作艷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澤元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艷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紙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妒追生魏妾之悲

增 唐蘇頲爲人作連珠曰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

行有義得不可以義偬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實其行者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效命於樓前　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刀而割豈爲他人所污書扇而殞竟還夫氏之尸　宋徐鉉連珠曰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茍合久則情疎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受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櫜董澤不踰其利

晏殊連珠曰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默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晉公也）　宋庠連珠曰山有楩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廄有驥騄之乘掌廄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廄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劉敞連珠曰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於徼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明劉基連珠曰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爲家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鞿鞚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容於埒人之國若蘘之蘭見棄於倮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於斧鉞不勞而固於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諂是故止鬬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訟不冤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脈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連珠三

原表梁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爲絕倫

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感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誄一

【增】劉熙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誄謚也　文心雕龍誄碑篇曰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章辨體曰按周禮大祝作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其六曰誄　又曰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公孫弘誄然無其辭惟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宗元之於呂温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公所作則總謂之哀辭

、誄二

【原】述德 說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妾之知焉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謚宜為惠弟子闕而從之　述行 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鄧太后悲慟命史官述其行迹為作傳誄藏於王府　喪紀能誄 詩傳　累事稱之 曾子問篇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鄭注云誄之為言累也累其平生之實行為誄而定其謚而謂

之也　哀公誄孔丘 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世祖誄吳漢 東觀記云杜篤美陽令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公遂誄之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家注縣音元賁音奔縣卜皆氏也　上自為誄 漢武故事云公孫弘薨上聞而悲乃故贊之上自為誄　殊興感切 晉格答明帝詔云奉名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　貴賤操筆 晉書郗超傳云超所交友皆一時英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　古今莫比 王隱晉書云潘岳善屬文哀誄之妙古今莫比一時所推　美終 則誄發 誄死 孔丘卒哀公誄之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小史讀誄 周禮小史事卿大夫之喪讀誄　張憑作誄 世說謝太傅問陸退曰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曰文夫之德表於行事婦人之德非誄不顯　纏綿悽愴 陸機文賦曰誄纏綿而悽愴　追念勳勞

【增】陶徵士誄 山堂肆考晉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當飲陶淵明舍自晨達暮酬明卒延之為之誄　元魯山誄 又元德秀為魯山令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湛七日不通飲食餒死字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為之誄　曹植文若春華 曹植作王仲宣誄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咏下筆成篇　超宗殊有鳳毛 南齊書謝超宗有名譽善屬文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士為作誄者甚衆 唐書何澄粹封股親喪為孝伏於墓哭踊絕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為作誄者甚衆

碑文一

【增】金樓子曰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深猶稱碑賦如一　文心雕龍銘碑篇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裨岳故曰碑也周穆王紀迹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闕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衆碑莫非精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於碑溫王郗庾辭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是以勒器贊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文者同誄之區焉　穆員元堂記曰刻石識墓非周孔之制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不可闕也　劉禹錫為杜司徒讓淮南去思碑表曰建碑示後令甲無文苟非至公則翻貽誚　陸龜蒙野廟碑曰碑者悲也　歐陽公曰後漢以來始有冢墓碑文門生故吏相與立碑頌德　經世大典序錄賜碑篇曰古之有大勳勞於國家者勒之彝鼎以勸臣庶以示其子孫後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恩也　文章辨體曰按儀禮士昏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碑文二

【始】事始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　述異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歷古不昧　漢書郡國志曰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為文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令作碑於此重之　隋書史萬歲為行軍總管擊南寧爨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　文中子宿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所作也典而達　唐書張說為文構思精敏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又

李邕長於碑頌雖貶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首　又肅宗立命崔圓赴行在所明皇爲制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又楊炎與常袞同知制誥稱常楊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置於壁日諷玩之　又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　又李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人爭模寫號爲三絶碑　又曰皇甫湜爲裴度判官度修薦福寺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之薄邪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馮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　宋史李瀚嘗代楊凝撰吳越王錢鏐神道碑凡萬餘言文彩道麗時輩稱之　又任諒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　金史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又劉從益爲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未幾被召踰月卒葉人聞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又曰王競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碑以行狀未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　元史揭傒斯至正三年致仕詔追及於瀨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帛萬緡白金五十兩　吾學編洪武十五年時建太學上幸學冀敎執經祭酒吳融進講上喜名吳訥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　明史紀事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潯陽人喜爲文洪武十六年上親豪滁陽王事實命來儀撰廟碑當時大制作推任如此　吾學編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誦

碑文三

【原】臣子述功　史官頌德（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乃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爲之辭）

有道無媿　文肅不虛（後漢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媿色耳　會稽典錄云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蹟皆毀除之以歆碑不毀獨全焉）

【增】初無文字　不重官階（李綽尚書故實曰東晉謝太傅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　裴敬李白墓碑曰青畫皆然名存則難仔連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巳）

寒山片石　薦福千錢（世說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

還人問北方何如曰惟寒山一片石堪共語餘皆驢鳴犬吠耳問題何工卷詩曰延陵墓上止十字爲福李襄須千錢

不肯辱文 夫嘗苟作 蘇舜欽穆修家文曰張文節字亭亳之士豪者作佛

顏文節使以騎名先生作記既成竟不償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絳不受書詔人曰寧區區餅口爲旅人不吾匪人吾吾文也元史虞集字伯生碑版之文未書苟作南昌富民有伍貞父者首產甲一方署諸王文克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爲貴城令土甘銘求文銘父墓奉中統剝五而欽卑禮物集不許於乃畏款而還

命有司刻石 令儒臣製詞 元史文宗紀數天下賜諸王滿禿等十七人並賜功臣勳及官階爵誥仍命有司刻其功於碑又焉札見台十二年特令改封德王令翰臣製謝立碑仍鳴旌忠叨德之頌

非李瀚無可秉筆 須孫綽然後刊石 晉書孫綽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

碑文四

原 刻石立祠 魏志賈逵傳云逵死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豫州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

刊石立碑 後漢書陳寔傳云寔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

銘功紀德 齊道記云琅琊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紀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詠功德流美千載

歸於實錄 寺克起居戚云古之碑銘年者蓋以述德紀功歸於實錄也

述詠功德 東興第年書云大碑銘析以述

絕妙好辭 世說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脩曰解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

建碑於門 虞氏家云虞東值亂違之世義守封繼事洽黎應故民支尹等共建碑於門也

立碑於墓 文晉亦別論云古有守南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題之嶺路其所於者銘前

民共立碑 晉陳江有二白虎共衛其墓民有共立舊傳云王業爲州府德政碑

碑號曰相工白虎墓

參佐立碑 荊州圖記云羊叔子與鄒湛嘗登峴山羊立曰有宇宙便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此使人悲傷泣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爲碑在其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爲墮碑

翠碑表墳 曾鞏鄒公墓詩云青松羅前鐫擘碑表高慎王額無錄映蕭風有

石碑生金 王隱晉書石瑞記云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

立碑思賢 豫章記云徐孺子墓在南部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墓立思賢碑今存

碑改字 魏志鄧艾字士載至潁川讀陳寔碑文云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西戎涕泣 晉書諸公贊云每見碑驗西戎無不涕泣

百姓悲感 宋書徐州記云徐伯彭城國取春秋山碑

水至加上 徐州記云大彭國碑水至加上一行三十尺二見字

刊其碑 東北也

荊州記云冠軍縣有張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

披文相質 陸機文賦碑披文以相質

書事於上 記盛弘之云後晉書城

有曹仁碑見昌記

蔡邕自書丹 說文字書碑於碑使工鐫刻之後漢書云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

公題年月 弘述要行張之所碑上自書丹碑之石

刻石既精書亦甚工 山又云刻石曹真碑在北又云石記角書亦甚工

既綺藻器亦妙絕 晉中興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書之甚妙

絕妙之文時人莫不驚歎 文既綺亦狀

增 無字碑 始皇山上無字碑 字碑不通 堂而沒字碑 五代史云安所爲部下歡時人謂之沒字碑

碑生玉 王荅 問爲瑞來曰太和六年上許昌論見貴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元 昌受嘉瑞之繫年

于戲之壇宜矣　秦伯廟碑　賞見歎　龍川廟碑　三國典略曰宗梁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其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王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王美之　詔為刻石　唐書王博武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少甫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使吏□召復二尸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詔為刻石　詔為刻碑　又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沒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　叩闕立碑　又李珏為淮南節度使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沒叩闕下詔立碑頌其遺愛　起祠立碑　五代史□審交為亳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家人焚哭柩府上謚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贈太尉起祠立碑　一夕碎碑　韻府□王宋宣和殺立常人碑一夕雷擊碎　一夕祭碑　吾學編程濟朝邑人建文初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師燕而名入從田人呼曰囚臣至期無兵死未晚逮下獄已而果驗救者

以為軍餉護諸將北行發州之徒諸將樹碑紀戰功及續軍者姓名有一夕往於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椎推碑再推曰止止為表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盡名適在遠處獲免　磨班超碑　唐書姜確字行本高昌之役為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去　碎李陵碑　陳說宗王文安公傳曰太宗嘗觀征遼從還過李陵城已四十里名問公曰土人識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觀之至則北門有石出尺許撥土間拭視頌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可讀明日公備奏其故上曰此碑既鐫有蒙古姓名異日見之必以此為己物刃宜再往擊碎之　倒淮西碑　羅隱石烈士說曰石忠孝者生長韓魏間猛悍負力事李愬為愬前驅蔡平詔韓愈撰平蔡碑歸功裴度忠孝一旦執視見文大悲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敕弟未　哭寧州碑　唐書狄仁傑字懷英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申理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出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詔虞世

南勒文　唐書杜如晦卒帝手詔虞世南勒文使言君臣痛悼之意　詔蘇廷碩為文　又盧懷慎帝因校獵鄠杜間望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侍書侍郎蘇頲為之文帝自書　立碑著其德　又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還御史中丞邑民詣闕留不得乃立碑著其德　立碑著其功　又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漳水溢縣饑及去人立碑著其功　太學立石紀德　又陽城字亢宗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不得役行皆涕泣立石紀德　蜀人鑱文尊諱　又韋臯沒蜀人德之見畫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鑱其文尊諱　景州刻石頌德　遼史耶律儼大安初為景州刺史未數月善政亦播郡人刻石頌德　蠡州立石頌德　金史完顏□大定中投代州宣鑱單都指揮使歲旱州秦諭兩从五臺山雲擇步致其大雨隨下人為刻石紀之其在岸州蠡州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德　親製皇陵碑　明紀洪武二年二月詔立皇陵碑自為文　親

製孔廟碑　又永樂十五年九月修孔子廟落上親製碑文刻于石　取文於心　楷許由廟碑曰再拜剡石取文於心　奚求於石　宋本續渥縣瑞尹大德舊政紀日張公尹吾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邑未嘗忘老語壯壯語弱弱語雛圖不忘也奚求堅於石

碑文五

【詩】唐李商隱韓碑詩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掌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高適觀李少府翥封宓子賤神廟碑詩曰千

爲見層碑突兀長林東作者無媿色行人載遺風片石
勿謂輕斯言固難窮龍盤色絲外鵠顧偃波中　杜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詩曰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
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白居易立碑詩曰勳德旣
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勳悉太
公敘德皆仲尼
增解宋孫何碑解曰碑非文章之謂也蓋後人假以載
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以序而編録者通謂之文
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
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戒
焉盟於嘉量者曰量銘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於
景鐘者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鐘不可也銘於廟鼎
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
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
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
今人之爲碑亦猶是矣
增銘唐權德輿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曰古者揭其功
烈銘於祭器近古以來魯鐘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鐫文
字於麗牲之碑之爲詳也

哀辭
增寓辭當卹哭以尹含人辭曰嶽而復哭哭又不足而以寫吾之哭聲石寓於辭寫衷汪革
毘陵張先生哀辭曰目極東南弟心胸子神之以辭寫子哀于述事蘇齊欽撰先生哀辭曰攜夫道
不光子又文其一二行事以遺於世而爲文哀之寄聲金寬文肅徐公哀辭曰嗚呼夫子兜良抗
衛袁昔好言遠遠九京光風壽月思見儀刑要進衆美寄之哭贊原誄之流摯虞文章流別
論云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
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馬上三十步府因馬林
都哀辭曰車騎將軍郟文侯馬仲都明帝甥也發車角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顏謂侍御史班固於馬
上三十步遂爲哀辭見之乃閣筆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悱爲晉安郡卒喪還
建業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欲爲哀辭見之乃閣筆增賈餘於哀誄文心雕龍才略
篇曰潘岳敏給辭以和暢鍾美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何足以辱命林希謝人求哀
辭書曰當謂君子無苟於人惠其無情也孔子猶討惡夫放之無發希於某氏之兼爲之其故不得與執紼之
後使寓之不其將何發以稱哀之無從公人所討散爲者何足以辱命書以遺韋唐書歐陽
詹卒崔羣哭之甚哀韓愈爲詹哀辭書以遺羣衛知我心王逵哀唐衢辭曰作哀辭於何載之
下凄風西求吾知衛不能不知吾心也

弔文一

增文心雕龍哀弔篇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
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爲言
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
亡故用弔也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

而理長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膇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訶實工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者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弔文二

【原】瞻首陽 阮籍弔伯夷文云余以王事適彼郗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末仁得仁見歎仲尼沒而不朽身及名飛

由西鄂 禰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汶命篤吉歸路由西鄂道弔平子

寄之山岡 庾元弔夷齊文云鄭闕先生餞放首陽敬不敬弔寄之山岡

寄之淥水 晉書庾闡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楚怨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與坭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故不欽弔寄之承水

投江流以弔屈 漢書揚雄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託白水而騰文 蔡邕弔屈原文云□迴世而送弔託白水而騰文

度湘爲賦以弔屈原 漢書云賈誼爲長沙太傅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擲紙申辭以弔始皇 傅咸弔皇賦文始

正平倚柱 禰衡別傳云南陽宦柏松書待遷劉景升景升害晉小出啟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柏松文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胡政因而殺之景升遷傳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爲作二柱以祭正平爲作板書弔之駐馮援筆傳柱而作焉

度揮翰 王文度弔奠勝文云宿慕遷芳墓仰殿則登對遠檄有傷高節揮翰欽弔靈其明奈

仁風而永念 陸機弔蔡伯喈文云懷矣永數敬弔于君託仁殷而永念考遺烈於書文

文

託

雜

緬邈而追傷 王文度弔范增文云余以升平五年正月庚申自下邳北征乃想項籍之往轍推楚漢之榮陽鴻門而增慨懷曩昔而興歎登亞父之故墟弔忠諒之流芳感前烈而長思雖往邈而追傷

悼繐帳之冥漠 陸機弔魏武文云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群悲佇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禮簡而薄藝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絕琅琅之金聲 李充弔嵇中散文曰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禁後彫於歲寒遺馨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王質絕琅琅之金聲

長游幽冥 王隱晉書支虔字仲元使蜀弔孔明曰適子之墓冥漠無贊廟堂猶在松柏冬青遺哉遊矣長游幽冥

翼桂密網 李顒弔平升叔文云翼桂密網命絶霜刃

寶碎蘭焚 卞敬宗弔二陸文云寶碎白刃蘭焚原火豈不惜哉

玉碎冰摧 阮籍弔□公文云沈漸荼諸仁義同違如何不弔玉碎冰摧

【增】稟元弔比干 稟元弔比干文曰子感比干亢辭進誄不顧其身而無益於是復責而弔之

柳識弔夷齊 柳識弔夷齊文曰青苔古木蒼然獸水混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攝潤籍之毛爲誠而已

柳宗元弔樂生 柳宗元弔樂生文曰許燃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地與之文使弔焉

盧藏用弔紀信 盧藏用弔紀信文曰堪提貞歲兮奉揚仁風踐涉草蒂兮詞弔紀公善彼勇兮蕺身爲忠九原不作兮子將焉同

韓愈弔塞上翁 韓愈弔塞上翁文曰居南海四百里有南驛戍土人云是塞上翁城辭曰嗟喟何家不錫其舞叟乎叟乎何心之傷

李華弔古戰場 李華弔古戰場文曰浩浩乎平沙無垠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

敬弔忠甫 柳宗元弔萇弘文曰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矣死忠兮君子所與也悼哀哉敬弔忠甫

淵鑑類函卷二百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文學部十 儒術 儒教 理學 併載 勸學 善誘

儒術一

原 周禮曰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玄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 禮儒行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爱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

弗逢世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愼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

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公聞此言也不敢以儒為戲 增 春秋公羊傳序疏曰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又曰教授於世謂之儒 史記儒林傳序曰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原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也

又儒林傳序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增後漢書儒林傳論曰光武中年以後專事經學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至有分爭王庭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晉書儒林傳序曰漢武崇尚文儒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

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　梁書儒林傳序曰砥身礪行由乎經術　周書儒林傳序曰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雕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元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雕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隋書儒林傳序曰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

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涉其流者無禄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　又經籍志曰聖人之教非家至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子思孟軻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故曰博而寡要　唐書儒學傳序曰擧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　宋史道學傳序曰宋儒之學度越諸子上接孟氏其於世代

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所關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其用後之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又道學傳陳淳語學者曰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可語王佐事業　金史文藝傳序曰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　名山藏儒林記曰明興高帝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爲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優游於德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無同異之說有共學之方無觭門之教　莊子曰莊子見魯哀公曰魯少儒哀公曰擧魯國而儒服可謂少乎莊子曰儒

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哀公號之五日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可謂多乎

荀子儒效篇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於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又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陋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不能與之爭勝笞捶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考也成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　又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　又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也小儒者諸侯之大夫也

揚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注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之也）　又曰通天地人曰儒

韓愈進學解曰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先生曰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死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

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劉軻與馬植書曰言臯百氏腹笥九經以是爲篤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

性理大全朱子曰吾儒萬里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又西銘注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又眞西山曰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

儒術二（儒教　理學併載）

增揚子曰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昔在姬公用於周

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陶
潛羣輔録曰八儒夫子殁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
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
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
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
顔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
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
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
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

儒　春秋穀梁傳序疏曰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
各安其意爲經作傳公羊子名高受經於子夏孝經說
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穀梁子名赤受經於子夏
爲經作傳鄭康成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
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 原 史記曰伏生故
爲秦博士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時年
九十餘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
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增 又曰諸學者多言
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

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
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曰毛公
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又曰董仲舒少治春
秋孝景時爲博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
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
先儒像贊曰漢杜子春通周官教授鄉里時鄭衆賈逵
往受其業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
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焉查道贊曰學窮
周制譽藹儒宗 原 漢書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

氏曲臺記注在曲臺考書著記因以爲名 增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
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門人自遠而至咸稱
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
如也　唐書唐承五代剖分文敝質窮討究儒術以興
典憲貞元元和間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又曰
自晉汔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
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
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宋史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歐陽修振起之挽百川
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

扶持人心　又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景祐初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講習六經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惟周茂叔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宋史曰程顥歿弟頤序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孟子後一人而已又曰先生幼聞周茂叔論道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

後得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司馬光曰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　蔡西山曰邵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實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宋史張載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爲關中士人宗師著正蒙西銘　又司馬光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又曰楊時幼穎異潛心經史聞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以師禮見顥於穎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朱子曰胡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宋史朱熹嘗謂經旨不明道始晦於是研窮經訓著易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熹歿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又呂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朱子贊曰以一身備四氣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　又張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朱子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　又蔡元定子沈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　虞集曰真德秀大學衍義之書本

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君臣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 又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 吾學編曰薛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 名山藏曰胡居仁學以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居仁完醇也

儒術三 臨教 經學附

【原】治六經 綜六藝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王粲七釋熟訓詁之紀綜六藝之綱下理九土上步三光

強學待問 依經守義 上詳儒行 一事謝承後漢書郎興數言攻事依經守義文辭溫雅

精究七經 博通五經 華陽國志楊充字盛國少好學求師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南陽宋明叔犍川任仲毅精究七經後漢書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齊魯之說 賈馬之學 漢書興治語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等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安昌侯張禹等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晉書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

命世雄儒 當世名儒 范蔚宗劉寵七道信曰仲尼不疑命世之雄儒也後漢書伏湛字惠公父理為當世名儒

天下名儒 海內名儒 後漢書荃雄傳律秦溢海內名儒為博士天下名儒軒轉傳軻字子與鄒人勤學不息私淑孔子還綱

於是負笈來學者雲集京師

東州大儒 上邑俊儒 魏志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 崔駰七依乃有上邑俊儒然而造

明經至丞相 明經舉孝廉 漢書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以昭帝師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後漢書劉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明經位

窮戴侍中 問事不休賈長頭 解經不 又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人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注曰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皆為漢書見

五經紛綸井大春 五經縱橫周宣光 三輔決錄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云周舉字宣光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云

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五經復興魯叔陵 五經無雙許叔重 東觀漢記魯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大儒拜趙相門生就學者百餘人關東號之云云後漢書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云五經無雙許叔重

說經鏗鏗楊子行 道德彬彬馮仲文 後漢書楊政字子行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云馮豹字仲文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授麗山之下鄉里為之語云

道高學博 並漢書詳儒術一 明天道 說經文 上詳儒術

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秦皇坑 漢王憎 始皇坑儒漢王入彭城叔孫通儒服詳漢王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楚制

不能易 不敢戲 儒者六藝傳以千萬數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序雖百家不能易也下詳儒術一

權

書抱籍、是古非今蔡邕揚復碑文學之徒稱書抱籍者自遠而至褒衆賢筆之劉洪直者
雍蒍問為宣帝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法言歷覽不專僻儒
醇儒漢藝文志惑者既失精微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此
師儒之患買山步獵書記不能為濡醇不雜也赤獵歷覽不專精也腐儒豎儒酈食
其勸漢王立六國後張良言不可王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鴻儒英儒、儒風
儒流雲屯文士草偃儒風四科崇儒九流
老藝清風載揚素業不隳木鐸之教象環之
教經國之大端立身之要道逢唐虞之日弘
洙泗之風、王者設教勸學為先君子立身宗儒為
本以上白帖增笙黃五典甲冑六經王勃益州夫子廟碑笙簧六經笙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一　儒術　十三

簧五典宋庠送陳敘授序六經汝甲冑四子女前旅正定五經、疏滌百氏
後漢儒林傳序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
為性理之據僕所曰異草廬研六經疏數百言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木雖不獲任君之攻而著書立言師表
百世握素懷鉛釋經訂史周書儒林傳序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
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又唐書告其子學傳四方扶英負素宋史程過宰官錄未於京以書拘
曰學敬惟先德博文至行追配古人拜經訂史明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議非獨章句之經而已含
經味道內聖外王宋文鑑王文公集序老聖人之道含經味道北面不為之生莫不達天而之人秀
宗著書十餘萬言字堯夫學益其父德誠行義日先退而朱史部雅程顥初勸若失終天之
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三世國師十八學士南史王承祖父三世為國子祭酒宋武帝時為承
書郎時以文學相尚父子祭以經術為業三世為國師好儒
轉國子祭酒承祖俗父晴以皆經為北戰三世為國好儒業唐

淵鑑類函卷三百一　儒術　十四

書儒學傳序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是謂人師
可語王佐荀子儒效篇其為人上也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
乎下則天下應之如讙一夫是之謂人師下詳儒術
後漢書儒林傳序中修起太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隋書經籍志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委它太學充積蘭臺
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論石渠閣
會白虎觀並講五經同異詳論諸儒為江都相封都鄉侯漢書
董仲舒為江都相以禮義匡正王王敬重焉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膠西王亦上大儒
仲舒大儒膠西王者吏又聞經書多著述以興治學遷禮擇西諸侯王仁人者正其誼不謀
以經傳大儒之弟子多勤勞封所著書及說兒刊引約治書以子孫太傅二宮學
易兼通圖讖一時人後稱漢書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少遊太學教授諸氏
以古持今居今行古
文學部
上詳儒術
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荀子儒效篇見布帛之文
生自遠而王
菽粟之味朱子知德者希與識其貴云云伊川贊從容禮法沉潛
程子曰聖人之道高言醇德
仁義理性禮法理之未子自為其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又道之高也書言
成行尊者性理都無曰見識程子曰從勉之前儒後學修而立基
德者成行尊而學行可師名教可樂
行曰學下可師賀德基漢書賀德基弘正以兄
文曰學行可勤學資二德基
文辭人為詩仁下政可師勤學資
權博貫漢書劉向字子政以本名更生為名更生為名更生時宣帝選名儒俊材置左右
公羊傳博學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讀書孔子經書周官通論子政積思公
解一義十百言必學
朝惟賈生世號樊侯後漢書樊侯博學孝惠賢之貴世乃得
數卷十百言必
除書之律學文天下為太學生朝書之徒故出皆諸子傳
嫡廣立於學官為置文傳士在朝之儒生惟賈生而已後讀

漢書樊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

唱道東南

馳聲天地

性理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豫章蓋一人而已、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有沛國劉瓛瓛則關西夫子通涉六經服膺儒行講德於鄉門馳聲於天地

關西夫子 **儒林文人**

後漢書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 況少好學善屬文高貴鄉公亦好學有文才數引沉及裴秀於東堂講燕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文人

朱氏尸祝 **孔氏家法**

元史張顯有經說吳澄序其書以爲論正據博 書綏橫顯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李氏續滅書王良 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孔氏爲家去

非同曲儒 **不爲世儒**

司馬光呂公著言於朝曰程頤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望之定如夫爲成德君子也 又揚龜山曰游定夫讀書心尊目到不

總五經妙論 **著九經要義**

漢書谷永疏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傅之顯位 宋史魏了翁呼官至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白衣爲三公 **匹夫師百世**

史記儒林傳序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

振百代之迷 **抗萬鈞之勢**

性理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易其行端而實蓋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 又歐陽圭齋曰許衡篤實似厚之果似張子厚以先齋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司馬君實擇善周道不執危似程叔子之朱元晦而抗萬鈞以勞而道不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處龍鳳之署 **隆師友之臣**

文選博奕論方今大會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賀欽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辭且陳四事其一請復經筵勸講訪求真儒以隆師友之臣

光風霽月 **冬日夏雲**

性理黃庭堅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又 程子贊本以正身惟德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潤色夫子之業 **修行先王之道**

史記儒林傳序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荀卿書曰周公旦 彭祖爲彭祖宣帝曰凡博士通經術所以當世修行先王不至世何可成帝 顯宗曰周之衰也 衛宏從容問曰

不絕絃歌 **能成廉潔**

史記劉邦高祖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漢書敍傳至陽之生事不幸高祖皇帝之中曾子曰倪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持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 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 奮在姑臧四年財產無所增 事母孝謹 少從劉歆受春秋 歆稱之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守儒業儒

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貧窶無資 常客傭以自給 精力不倦 十五年不窺家園 至王莽篡位乃歸 會朱普卒 榮奔喪九江 負土成墳 因留教授 徒衆數百人 後漢書申屠蟠傳

書不道儒言行儒行 身書不道儒學 傳者論 儒書 之流

碩儒 **者儒** **樸儒** **文儒** **陋儒** **散儒**

後漢書儒林傳序 梁竦 碩儒云 穀梁 傳者序 漢書 儒學 傳 論 儒 者 學 以 之 不 溫 王 充 論 衡 上 書 奏 記 者 爲 文 儒 程 材 篇 陸 機 大 舉 之 碩 儒 唐 書 儒 學 傳 賢 之 長 安 黃 之 大 儒 王 通 好 學 不 之 文 人 長 王 又 儒 王 元 好 學 能 不 可 以 爲 書 不 世 其 不 能 人 子 窮 知 下 不 能 爲 散 儒 荀 子 又 曰 不 隆 禮 雖 察 辯 散 儒 也 安 特 將 學 雜 識 志 順 詩 書 而 已 則 末 世 窮 年 不 免 爲 陋 儒 而 已 又 曰 不 道 禮 憲 以 詩 書 爲 之 譬 之 猶 以 指 測 河 也

儒教原 西唐 北海

春秋已來 儒家者流 雖異端散亂 而儒教不墜

避地 **居家**

後漢書鄭玄傳 又辭 中起 北海 人 遊學 十餘年乃歸 鄉里 家貧 客耕東萊 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及黨事起 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遂隱修經業 杜門不出 史記孔子世家 魯 定公 季氏 亦僭於公室 陪臣執國政 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故孔子不仕 退而修詩書禮樂 弟子彌衆 申公 申公者 魯人也 高祖過魯 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呂太后時 申公游學長安 與劉郢同師 已而郢爲楚王 令申公傅其太子戊 戊不好學 疾申公 及王郢卒 戊立爲楚王 胥靡申公 申公恥之 歸魯 退居家教 終身不出門 復謝賓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

六教 **四學**

荀子君道篇 教授門徒數百人 三國志 往教授 爲之師 云 教授 遂以爲教 四學 荀子 安子 爲 樂 爲 之 教

焉肅焉藏焉此六者得於學則師嗣邪辟之道塞矣宋書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四教 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三德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授侯 **訓帝** 後漢書張酺字孟侯永平中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政化之要以訓之

疑聖 **對賢** 束晳荅以冢竹書難釋魚蠹典畧齊景公問子貢曰子師誰對曰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也 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門賢也

增 **來學** **待教** 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淮南子夫馬之爲草駒之時人不能制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壍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乎

顓門 **闓門** 漢書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 郭泰別傳泰以有道君子徵同邑宋子與勸使往泰遊跡疾闔門教授

五業 **教三氏** 魏書樂詳黃初中太學初立博士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引譬類至忘寢食 元史張須自六經語孟傳注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靡不究極爲報抵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

傳道圖 **希賢錄** 元史趙復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若嚴君 **如泰山** 館晶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教雖勤罰之科一若嚴君焉故當時儒林高先生曰文性剛克立教雖嚴 性理陳協曰羅從彥居家授徒守道先馬同李侗傳其學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

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

首開儒教 **並尚經學** 文粹常仲孺孔子廟碑夫了彰皇猷帝後王尊周道以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淨遵其廣大可以致於經天下其可以致其和平 南史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遠其以文來相尚於以專經爲業王儉弱年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

先察義利 宋史又李 姓理朱子曰張南軒教人必使先察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

先識門庭 **爲下** 果齋曰朱子集小學使學者先正其習以近思錄使學者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

學本 **自小學始** 性理朱子曰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聖賢教人之法莫

德教以傳 **鴻教不** 學之本元史許衡著論自必小學始其高教 刊其向以建本論令夫辭以施道教以養生累書以送死不發金石入籍閏退以著夫有諸四外 此知其觀聖人之德出教儒者受之以傳之有男以女教之別於外後世有朋友之際文心

雕龍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原 **楊仁以韓詩** **劉昆以施易** 後漢書楊仁字文義師事學韓詩數年歸家靜居教授 後漢書劉昆字桓公受施氏易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王莽時教授不輟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

順春秋 **冬夏** **以禮樂詩書**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增 **口授** **舌耕** 拾遺記賈逵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得所謂舌耕也

增 **理學** **主靜** **主敬** **主一** **主虛** 性理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程子曰主敬以直內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吾學編陳獻章學以主一 如具敬者大學之業基本也求其閒 博見程子敬以主一始

（精微以無適釋主一乃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名山藏蔡清謂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與其徒著四書纂引易象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其學初生於斯復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為窳因以虛名齋）

儒術四

【原】周孔之遺風（儒家之子見白帖）後世以為楷（詳儒為一）為君子儒（論語）洙泗之遺（毅因家見白帖）【增】為王者師（史記儒林傳序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原】世之顯學（韓非子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為八（又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被服（漢書河間獻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所適皆行）傳經術言得失（又平當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有災異書傳經術言得失）【增】霍光不知（文粹鄭亞會昌一品集序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身為儒宗（漢書蕭望之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原】匡衡說詩 張禹為論語章句（漢書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少翁皆說論語篇第或異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增】典儒林（又劉歆典儒林史卜之官）通一經者復（又儒林傳序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原】所在為駕（又平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所在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注云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增】未下車而先訪（後漢儒林傳序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扶進微學（又章帝紀詔曰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原】儒藝有六（周禮鄭注詳儒術一）桓君大小學（詳桓榮校書桓郁）【增】妙簡其選（後漢儒林傳序樊準徐防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儒家文林（又崔駰傳贊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原】不如縫掖（後漢書王符安定臨涇人也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題名太學（又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世宗其道（又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中興以來桓榮夏侯）關東說詩陳君期（又陳囂字君期明肄詩京師云云）甄宇治嚴氏春秋（東觀漢記甄宇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學為儒宗（後漢儒林傳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增】顯宗數訪（又張興習梁丘易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過魯命講（又元和初帝東巡狩過魯幸闕里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命儒者講論拜孔僖郎中詔從還京師使校書）經明行修（又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德行恂恂召伯春（又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云云）【原】景鸞理詩易（又景鸞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著）通儒（又董鈞習慶氏禮博通古今永平初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何休得公羊本意（又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增】櫜弓卧鼓宜得名儒（又謝該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去官孔融上書曰櫜弓卧鼓之次宜得）

名儒典綵禮紀【原】金聲玉色劉杭魯都賦彼齊魯諸儒皆金聲玉色溫故知新【增】意在儒雅吳書陸績孫權統事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儒宗登保傅晉儒林傳序前制度賛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潛心儒典晉書庾峻少好學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峻發明經旨申暢疑滯伏膺又陸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傳儒術非禮不動朝諮疑滯又賀循元帝定武切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循以老疾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原】靜棲翰林左太冲七略世有純儒靜棲翰林弘道高致幽深義冲【增】奕世儒素晉儒林傳汜毓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又孝武詔延儒學之士徐邈東州儒素謝安舉以應選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儒術甄明又崔游少好學儒術甄明恬

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又范弘之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儒林祭酒又元帝爲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立不與易又庾爰之問范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周流儒肆北史孫惠蔚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與秘書令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淪無沒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以儒學顯唐書顏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五經指南又王元感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徐堅等薦之下詔褒美以爲儒宗腐爛之儒柳宗元上崔大雅啟曰若宗元者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未能極聖人之規矩作者之閫見勞費翰墨徒簡技雜技曳大帶游於朋盍且有愧色達儒術孔怙曹檀

寔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服膺儒業宋史聶崇義少舉三禮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初上之太祖詔曰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有足嘉者儒者高蹈又司馬光等疏曰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集諸儒之大成性理陳北溪曰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所知者有朱文公上之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由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士之冠冕宋史趙鼎薦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雅儒參佐又劉清之通判鄂州作朱陵道院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詠論多在焉躬備四時時理旣爲主齋曰前習府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出萬物之表儒林四傑元史柳貫浦陽人與同郡黃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儒林四傑正學世宗名山藏孝宗九年以楊廉言賜薛瑄撿祠廟額曰正學世宗儒林清節又正統中何自言上言曰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與所傳聞道甚早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遺民

儒術五

【增】碑唐賈至旌儒廟碑曰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於教教之大者莫太於儒旌儒者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摟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挾檄者鱗集磨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宅骸積於坑谷流血淬於泉壤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雲之臺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頹壍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乃詔有司作是新廟牲幣有

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勘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濟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黃軒盛美湯武鴻業不若也秦之所滅我之所興鯫臣不敏敢獻頌曰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經籍爲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賈生暴秦反道敗德焚書坑儒萬古悽惻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聲愁雲晝昏帝在華清登高訪古下哀羣哲饗祠無主爰降嘉詔聿修清祠饋之牲牢眞酬以時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

增評 唐陸龜蒙大儒評曰世以孟軻氏荀卿氏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氏之道然李斯嘗學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況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增論 宋蘇軾儒者可與守成論曰禹治洪水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朔之於是益修其政刑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德既無以相過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然終不若三代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不可以伐病

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二世棄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增辨 明宋濂七儒辨曰儒者非一也咸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是謂游俠之儒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擷其元精嚅其芳腴搜

其閎逸約其枝蔓引觡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是謂
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
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是謂曠達之
儒沈鷙寡言逆料事機千變萬化不可窺度是謂智數
之儒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
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是爲章句之儒謀事
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逸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
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是謂事功
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爲涵鬼神之秘而不知
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

足以爲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是爲道德之儒游俠之
儒田仲王猛是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曠達之
儒莊周列禦寇是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章句之
儒毛萇鄭康成是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道德之
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
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
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
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
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
爲三也司馬遷以儒爲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

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
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
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夔伊傅周召儒
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未有盛於孔
子者也

勸學一

【原】易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書說命曰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原】禮學記曰君
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

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也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
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
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
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
弗得不治　【增】論語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　又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仕而優則學　家語孔子謂伯
魚曰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
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

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
者之效也　又子路初見孔子子曰人君無諫臣則失
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
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君子不可不
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
學之有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文子曰上
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
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荀子勸學篇曰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

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君子生非異
也善假於物也又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
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眞積力
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術也）有終若其義則
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又曰君子之學
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
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學以美
其身小人之學以為禽犢（饋獻物也）之又曰百發一失不足

為善射千里跬（一作頍）步不至不足為善御倫類不通仁
義不一不足為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
焉塗巷之人也　又儒效篇曰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
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
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故
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
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又
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劒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
礪也　呂覽勸學篇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

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
也然而君親不得其所欲子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
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
其不為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學在於尊師　賈誼書
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
夫舍聖王之道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廷而就
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脩務訓曰純鈞魚腸之始下
型（或作臽）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
剄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
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

亦人之砥錫也又曰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
礪礱礳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蟆蟆然日加數
寸不可以爲櫨棟楩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
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
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
明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曰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
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
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
厲心　又曰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
非人力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

任人材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
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又曰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　揚子
學行篇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夫有刃者礲諸有玉
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之質在其中矣或曰
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
獲饗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
故惡夫畫也　徐幹治學篇曰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
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
在乎元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昭焉則羣物斯辨矣學

者心之白日也又曰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
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
也若有似乎畫采元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
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又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
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
水赴下而流速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
則小盈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文中
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周子通書曰聖
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又曰聖可
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
虛動直　朱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
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返之而聖

勸學二

【增】漢書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
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
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原】又曰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欲誘進之乃選
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

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
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
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
爭欲爲學官弟子繇是大化　後漢書曰明帝爲功臣
子弟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
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
洋盛於永平矣　又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
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　增唐書曰常
袞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

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遊燕饗與焉由是
俗一變歲貢士與内州等　宋史曰張載少喜談兵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
兵因勸讀中庸

勸學三

原勸學　廣學衛文公敬教勸學士弟子員數以廣學也漢元設博　琢玉
成器　食肴知旨學記詳一勸　增木之枝葉范獻子戒其所知曰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木有枝葉猶庇廕人況君子之學乎趙子脩書諸鄭康成學　地有山川國語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　太平之原史記公孫弘等曰令陛下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大教之本太平御覽物生而家事也而養遠昧利有

攸適道金之銷鑛木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寶之於文詩之於學文學者人倫之首人教之本也　近而
愈明　窮而不困通上詳爲勸學而一志不苟子憂君子之學非爲通也　徐幹
總羣道　積衆善徐幹治學篇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於已口
增學廬唐書陽嶠爲國子司業謹飭好學嘗請州刺史大鄭欽悅蘇州判官趙冬曦四門助教趙玄默等爲學官又增生徒講舍
參講舍
勸學上詳下詳
晁呂蒙　警張載
開集雅館　擢授
經郎若文爲陸從公石經之學士館閣集雅之傳而錄序舘學如市興建庠序之生就太學士以致天下門
又錢向丘風一人介之才蒙學之家記知禮之教成之於化是合天下期

元東觀漢記曰明帝幸辟雍自講經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招納後進
諸生　勸誨
爲吏者多習經學請立學館
郡吏受書　飛騎受經
夫感妻言　父好子學後漢樂羊子妻傳
思書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
道書端父好善信佛氏見其言道非天之命也性人斯甚之
行中也屬老子呈以父虛其言爲道佛非率以性空之爲道性人非由天之命路之也性躬人受之

特父好之亦向於學

勸學四

原 劉渠起舍（劉渠除新鄉長告縣曰昔文翁化蜀大造學舍聚生徒也） 董遇三餘（魏略董遇有從學者苦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增 賜市書絹（唐書西恭王博又賜修其弟奉慈亦荒蝦帝曰嘖典不開學何以為書哉各賜市書絹二百匹以愧切之） 延經術士（又張鎰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 勸讀論語（宋史李衡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毫為衡心領其訓辭博通經書以論語為根本） 賓禮賢士（又程迥知上饒縣聞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說詩書質疑問難者不問學暮文學尋） 五味在和（元史李謙受業金履祥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 風動鄰郡（李氏續說書鄒守益謫判廣德州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艮暨諸賢講學與禮風動鄰郡）

勸學五

增 詩 宋張詠勸學篇曰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元門非有閉苦學當自開世上百代名莫遣寒如灰胸中一片地無使容纖埃 又孫復論學詩曰冥觀天地何云為茫茫萬物爭蕃滋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孳孳暗毆專明大道身與姬孔為藩籬

增 賦 唐張泰學植賦曰學者人之本也故假農以為諭將克己而仮箴筆力載耕既研精而不倦情由以耨將覃思而惟深藝茲善論豊茲是務種德潛潤比土膏之動興修業大成方雲稼之森布情以自安則耒耜之用廢習而不輟則麃蓑之道存且學者在清其本末農者在立其根柢庶存心而有補期竭力而無替顧三冬之足用且俟經時異四體之不勤而能望歲其道既勤其志不渝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乃來類京坻之可積不思則罔同水旱之是虞稽其存於日省就此月將勞而無怠奚必乎四之日祿在其中可期乎萬斯箱

增 啟 唐劉憲上東宮勸學啟曰常人讀書擬於爵祿事須精熟乃堪試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世之才豈假尋章摘句哉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

增 訓 晉虞溥訓諸生誥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朋友欽而樂之朝

士敬而歎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

增 雜文漢賈誼勸學篇曰昔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蚉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曌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今夫子之道佚乎老聃諸子之材不遠榮跦而無千里之遠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

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命不重 宋晁无咎題段謹修紙曰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迷也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卻行則道遠乎哉世之言曰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蓄學必之衣冠相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都諸葛孔明耕南陽出為霸王師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朱子勸學文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林宅田勸學文曰父母養其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學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民

善誘一

原 存心 繼志 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待其憤悱然後啟發又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博文 約禮 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舉一隅 論語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知四失 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待問 能博喻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大鳴叩之以小者小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又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人能弘道 師貴受方 牖民孔易 誨人不倦 師能善道 人欲發矇 傳先儒之訓 為後學之宗 師過而商不及俱未得中 求退而由兼人各宜救失以上白帖

增 如時雨 猶化工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 性理真西山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 匪怒伊教 不屑亦誨 詩頌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道而弗牽 引而不發 學記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

不躐如也中道而已能者從之　施不陵節　進不躐等　學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性理朱子曰聖人教人有規模有序不容躐等廣大學者節級而進甚嚴　視徒如己　自本而支　呂覽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　性理自本而支自源而流教者莫不與起言性與天道下學上達固是自本而然非學者不作支學者

始由小學　後及諸經　性理朱子曰學者先讀小學而後四書而後六經　學近其人　言中其情　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又曰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學部

千里而得其人　乘間而施　非道則避　淮南子曰由有知而能教之者可其有當而聖人未嘗不由問乃有之而教也　或引或拒　告之戒之　性理朱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習而成就之

博而有要　約而不孤　情者作之　銳者抑之　盡掃雜

可不語所未至　得寸則守寸　為言所欲言　無貴賤接以誠　無大小待以誠　成德不外始學　稚子待如成人

頓解蓄疑　先有據守　不事　薰陶成性　變化氣質　片辭可紀　一善延譽　不強以不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開之即有用力之地至於成德亦不外是　元史許衡為國子祭酒世祖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善誘二

【增】**面命耳提** 大雅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盡其材 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

區別 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孔子鑄顏淵 揚子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問同答異 正業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安以大道教之是亟也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問同而答異以此

【原】**不絕惡人** 後漢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於路設酒肴以慰之人譏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結客報諸生值林宗在學愧負前言悉罷去人乃服其知識

【增】**勗以丹霄之價** 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尋飲於河各充其量 程伊川敘明道行實曰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

答問窮晝夜 性理朱子曰李延平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返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

片紙書懿行 又曰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

端坐澄心 名山藏陳獻章四方來學者但教之端坐澄心使其渣滓潛融境界內朗曰為學之功當從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得　又李氏續藏書丁璣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文學部十一　講論談併載　名理　好學

講論一 談併載

【原】張揖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議也又鄭康成詩箋曰論倫也賈逵國語注曰論釋也皆解說談議訓詁之謂也　易兌卦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穎同門為朋同志為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　記曲禮曰若非飲食之客謂講說之客也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又禮運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增】又儒行曰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原】論語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增】史記滑稽傳序曰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漢書東方朔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聖主孰能聽之【原】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修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增】揚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

也無擇聽也無淫【原】抱朴子曰夫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肄為鍾鼓百家為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增】顏氏家訓曰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論文章春之華也修身立行秋之實也　物理論曰夫虛無之談無異春蠹秋蟬聒耳而已

講論二 談併載

【增】白虎通曰孔子沒後諸弟子記其善言謂之論語

【原】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談天尤盛　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增】漢書曰宣帝即位名見蔡千秋善穀梁說選郎十人從受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名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　又曰施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原】又曰五鹿充宗恃貴講論是非風生朱雲攝衣登堂志氣慷慨連折五鹿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夏侯勝每講謂弟子

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　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後漢書曰戴憑拜郎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增 又曰章帝建初四年詔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分白虎通）　又曰丁鴻字孝公永平中名見說文侯之命一篇賜御衣拜侍中建初中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原 又曰楊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有鸛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尉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論衡北方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爲高文恒愛翫而獨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進搜求其帳中果得論

衡　後漢書曰鄭太說董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魏志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世說曰何晏爲吏部尚書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名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疲倦再相見轉爲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別駕至前十月始舉爲秀才　晉書曰郭象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談如懸河瀉水注

而不竭　張載別傳曰載文章殊妙嘗爲濛汜池賦傅休奕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咫尺元門　又曰劉真長謂許詢曰卿爲不去我將成輕薄京尹　郭子云范元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長史王仲祖也）　世說曰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又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

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元功大進　晉書
載記曰前秦王猛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桓溫入關
猛被褐而詣之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北
史曰秦常二年崔浩在帝前進講書傳論近世人物帝
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
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陳書曰後主在
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親執之曰當今多士如林堪
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名
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樹下敕名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
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唐書曰徐文遠博

通五經時耆儒沈重講太學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
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
未見者重知其語名與反復研辯嗟歎其能　又曰陸
德明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
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曰三
人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　又曰太宗嘗歎
五經傳習寖訛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
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隨方
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
天下　又曰孔穎達隋大業初授河内郡博士煬帝召

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
貞觀初除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
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　又曰楊綰造之者清
談終晷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經詣微
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　天寶遺事曰明皇於
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議論古今
勝者得升座張九齡論辯風生首登此座焉　唐舊紀
曰穆宗即位名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
詩關雎尚書等篇既罷並賜緋魚　宋史曰李覺遷國
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覺方聚徒講書名令對御講覺

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輕升高座上因降輦令有司
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　又曰程頤哲宗
初擢爲崇政殿說書即上疏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
留之分直以備訪問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又
曰張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
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
輩可師之撤坐輟講　又曰朱熹知南康軍間詣郡學
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
學規俾守之　又曰陸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
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

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泣下　元史曰賴復得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姚樞時楊惟中間復議論始嗜其學乃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　又曰吳澄游龍興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吾學編曰王守仁正德中巡撫南贛等處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嶺北風俗丕變　李氏續藏書曰湛若水增城人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於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違與言

講論三　對偶載

原撞鐘　鳴鼓　善待問者如撞鐘詳善誘後漢書董春少好學究極師說指歸還立精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下帷　施帳　上詳講論二　後漢書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禮師　尊聖　禮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注曰祭菜禮先聖先師也　宋書魏齊王每講肄經通顏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紹軻　繼孔　陸士衡七徵演八代之洪音統先聖之遺訓舒一心以紹軒敦四教以承丘蘇循貫達誅惟天生君緒孔之赤光明克哲果論至賾

西河　東海　史記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謝承後漢書包咸明魯詩論語住東海立精舍講授

肅成門　金華殿　上詳講論一　漢書

班伯為中常侍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

善論難　善談論　後漢書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歲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蜀志劉琰有風流善談論　又襄陽記習禎善談論亞龐士元而在馬良之右　又汝南先賢傳謝甄與邊讓並善談論俱有名

就高談　解微旨　謝承後漢書琛章宋度拜零陵令縣民往伯夷清高不仕度穀與高談伯夷感德詣縣財署功曹　管輅別傳諸葛原字景春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卜卿觀之分因輅鼓之大有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作之原又教五帝三王參命之待輅解景春微旨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子如韶如韻其英者若春華之俱其攻者若秋風之落條暢諸暗盛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

夜達旦　晝達夜　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夜則達旦　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析芒理　濬微言　陸機七徵吾將釋生理於太昧詩深妙乎元門析芒理於未昧濬微言於已遂

講習道德　講肆書傳　馮敬通自敘云年衰歲暮自悼近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講習道德　下詳講論五

集門生講　與同好談　世說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蜀志董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

說經鏗鏗　論難僠僠　東觀漢記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

講誦孜孜　談論津津　東觀漢記劉弘天資善學師事

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御者著傳劉子政談論律講甘如粘漆又　講論不輟

尋誦不倦　世說道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漢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命駕而談　抵掌而談　揖會

典錄范蠡楚宛三戶人也文種為宛令遣吏奉謁蠡不為禮種還駕而往蠡避於旁人館復遣使奉謁三戶之里下而不言揖

還白狀種命駕而談旁人報者皆醜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

相國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　終日不食

移日忘餐　後漢書張居貞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

從所安諸儒皆伏時右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遇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荊州先

賢傳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月朔操採桑後園之士元往見之因與共談遂移日忘餐德操採於樹上異之　移

日方出　終日不竭　世說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

讀說見共談旁日方出世季謂裴季文談終日不竭又鍾　皆宗真長　自講莊

子　語林劉道生與真長言一時有名譽者皆宗真長俗說桓靈寶在南州時自講莊子一篇一日更說

稱為理窟　謂之談林　郭子云張憑舉孝廉出都與劉真長俱詣撫軍既前撫軍與

之言詠勃窣為理窟世說裴僕射善談時人謂之談林　理元旨遠　辭簡心虛

謝尚談賦叟叟費臺似有若無云云　林法師小屈　諸葛厷超詣　世說王文

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

閡又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

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春日泮薄冰　秋風埽枯葉　抱朴子有客謂

子二陸兄弟善於談論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埽枯葉　先備弟

子之禮　可言天人之際　後漢書肅宗初出張酺為東郡太守後帝每[illegible]前入侍

講傳有誅正閒閒捌出於議心元和初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

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魏志王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時何晏為吏部尚書歎

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　下坐　重席　度象甲第論自以為賞海

處下坐貫人多以下問中之由是學中必以下坐為貴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辯論

席至八九重　訥口　解頤　說寬許口不能發明諸大辯論而智不及寬也匡說詩解人

晉孫盛字安國善談論撫塵尾悉落飯食冷而　撫塵尾　折鹿角

朱雲傳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　終日不食

復問四理者所以禁忘餐而下至講者遠所執以論不定

也講者大司成和帝近問二會平則真實黃舉未相難

侍坐後漢遂帝因朝會群臣講說相讓言寶公不能以對　可以問　不相讓

不問善乎非從已出不得相讓因不則其道不知明者

數事帝之言冠俱履請十上其說不　講

傳先儒善言非從陽已出不屢得相讓不則其道說不明

求典禮　數奏經書　後漢左傳日恭拜議郎入侍大子每朝

會欽令榮於公卿前數奏經書帝稱善　禮讓相厭　心形俱服　後漢書車駕幸

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書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

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

形俱服道亦云始遇此生所未見所問殊勝人使人胸府心

[illegible]預講席　開講筵　宋書王懷執經百僚皆自講席宋史

范沖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上未嘗不秉

善　白牛溪　白鹿洞　王績負笭者說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程氏退省於松下語

閣易韓故曰不及伏義氏乎何辭之多也饒而有負不答者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也四序其不行乎

生乎何管于而費書也下詳講論二　講五經　辨三教　梁書廣范陽涿人少明

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爲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並聚徒講說惟廣言論清雅 唐書尹愔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解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

爲鍾鼓 若琴瑟 一上講論 晉書裴遐善言元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

發洪鐘 破巨浪 溫飛卿詩高談撼洪鐘 東坡詩高談破巨浪

淮湖海 峰巒峻 杜詩談論淮湖海 劉賓客詩持論峰巒峻

驚四筵 敵兩都 杜詩高談雄辨驚四筵 東坡詩有主談鋒敵兩都

號天口 當疵面 七略田駢好談論時號曰天口 晉書趙孟爲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點時人言諸事不決皆當疵面

隔絳紗 障青綾 晉書太常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曰吾無男汝可受之苻堅請太學盧壺奏曰比年擬級惟周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宋氏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起講室隔絳紗而傳授以宋氏爲宣文君 又謝奕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道韞解圍 文惠忘寢 上詳障青綾注 梁書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沈約管書記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恆早入晝太子家令

夜至前席 夜留對榻 史記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之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宋史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周敦頤敦頤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言及治體 講明心學 性理程子曰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宋史陸德明受學朱熹能道中湖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專立師悟堂刻朱子[illegible]體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

百僚就講 五館並聽 楊汪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 梁書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

教授以嚴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

會文切理 建端樹義 唐書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靡靡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又儒學傳明皇爲太子褚無量拜國子司業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

義證精博 譬曉窮微 唐書王恭貞觀初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遍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又蓋文懿爲國子助教說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客嶮遠近字仲

三日不談 七歲受講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之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不能脅 宋史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

憚此後生 喜其先飲 三國典略袁憲幼聰敏好學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父君正遣憲候國子博士周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集乃授憲麈尾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遞起義端憲對閑敏神色自若弘正曰此郎已堪代爲博士矣 管輅別傳輅父爲琅邪即丘長輅時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欲得相見輅父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輅問子春府君多雄資輅膽志未剛若相觀懼失精神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獨使飲之酒盡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淺但論金木水火鬼神之精耳於是唱大論之端文彩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詰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

迎舟與譚 烹魚而論 集事類晉簡文帝時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藉歎遣問焉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 皇極經世外書漁者垂釣於伊水之上樵者過之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可堅城壘 如決江河 世說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宋史蔡幼學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

下流東注 虛往實歸 韓愈送石洪序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元史韓擇奉元人邃理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實歸

懸河寫水 入室操戈 上詳講論二 友書曰元晦講學性理李延平與其寂果所 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

疴閒寐醒 冰解的破 性理鵝山讀 朱子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忠曰性曰命曰氣曰質天理人欲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絕口要而手大數百年習浮又躍驚夢知其說者至是既然如沉訶之間大寐之醒人祭覺軒近思後錄揚遭道居平無喜慍色與人辨論綱張條晰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者歎擇退而察其弘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聞苟言

整容而進 避席而退 陳書張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其散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武帝嘉賞

文學部

規循等仍云表聊稽古之力 隋書辛彥之與牛弘撰新禮先重名為順學高祖書令彥之與重撰論重不屈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依經辯舉 隨方占對 唐書史實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炫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穎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嚴默又徐文遠說經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為圖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蜂生隨方占對莫能屈

吐發閑雅 酬 復淵詣 北史盧景裕博通經典齋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隽令景裕解所注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而景裕神采儼然往復無際可尋 孔帖王方慶學者有所諮質闡復以文明諧

約言析理 高談娛心 晉書樂廣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文選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妙思六經逍遙百氏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又與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析淡敘輸心哀弄信睦

耳 清談干雲 飛談卷霧 于紀雲晉書劉惔傳和清伯淵海東漢樂

論曰劉惔傳爽信置軼羣膺飛龍霄飛 談卷霧又貲曰劉機建秀士珠璞問起

蔚若霞爛 文選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

渙若冰釋 元史吳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

踰月不出 饑歲不廢 文中子世家文中子之講經於館閣六經前月不出歸及告子曰微顏冉之徒不出而夫子之遊中說許敞

人丐餘論 古 生是二十九年從會試拾實以布衣交遊論講不孔帖崔公孫弘其餘道論不附

無留語 驛驛為縣東之王蔡於孝名歸無遺卷盜未絕於論日弘交其孫將翼孔弘學士太學生

講論四 詩話併載 語辨隨問答谷古無留語在弘智學者

文學部

原 談辭如雲 荀融師事少府孝廉傳風姓高簡經見融與亡聽其言論經輯中書德談論

講授澤中 又揚雄論通古文尚書令於郡內聊

增 感起昏俗 又崔寔字子貞為於學修體舍論

後至延上坐 又鄭元人師事馬融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

原 號曰談止 益部耆舊傳董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時人號曰談止 後漢書鄭元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坐

簡雍常為談客 蜀志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常為談客

劉表坐談客耳 魏志郭嘉傳嘉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

論大義 魏文帝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講論大義

雅論紛紜 何晏別傳曹爽常大集名儒長幼莫不預會晏清談雅論紛紜不竭不覺諸賢在位

袞袞可聽 竹林論王七賢

講

清言解讀洛水明白或問曰昨日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敘前言往行袞袞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元著

談論彌日 晉書衛玠遷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談論彌日

增 平子三倒 世說衛玠少有名理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每聞其語議至乎理會之間要微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口中雌黃 晉書王衍妙善元言惟談老莊為事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

一代說宗 又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共談累日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

原 太尉晚節好談 郭子云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

支遁著名 晉中興書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風流貴勝莫不崇敬

清談極日 文士傳郗曇與阮彥陸安友性不好酒恒單衣幅巾清談極日

增 高士欲屈 南史張敷好讀元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

談所遺漏 又陸澄齊武爲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講肆 梁書陸倕與徐勉書曰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推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時開講肆華集劉顯既熊之從皆館下生往而受業莫不歎服經業儒乃第室鄭郭之際究其精微述先儒之言辨深坐之聽受終日不疲

聽受不疲 又賀琛幼孤伯父瑒授其

講論五

原 詩 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旣辨爾疑延我僚友講此微辭

陸機講漢書詩曰稅駕金華講學祕館有集惟髦芳風

雅宴

增 宋謝靈運命學士講書詩曰時往歲易周聿來政無成曾是展余心招學講羣經鑠金旣云刃凝土亦能鋼望爾志尚隆遠嗣竹箭聲敢謂荀氏訓且布蘭陵情

續 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落飛南畝曰余本疏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欽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篲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

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講詩曰詰朝參下座閑步出重闈北堂月稍隱南枝鵲已飛早霜垂靄靄初霧上霏霏巖唱雖罷柝高門尚掩扉旣傷年緒促復嗟心事違平生愛山海宿昔特精微未解輕身去惟應下第歸

周庾信和何儀同講竟述懷詩曰無名卽講道有動定參微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捨講歸石渠人少歇華陰市暫稀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暉螢排亂草出雁捨斷蘆飛別有平陵逕蕭條客鬢衰實欣懷謏問逢君理入微

增 唐孟郊贈別殷山人說易後歸幽墅詩曰夫子說天地若與靈龜言幽幽人不知一一予所敦秋月吐白夜涼風韻清源旁通忽已遠神感寂不喧一悟袪萬結夕懷傾朝煩旅舟無停波別馬嘶去轅殷勤荒草士會有知已論

宋呂希哲經筵大雪不罷講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

特勅下簾延墨容不因風雪廢談經　又曰强記師承
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顔動全勝三軍
賀凱旋　元吳澄次韻夏編修談經詩曰六經在天下
浩瀚若河漢東流竟日夜萬世資溉灌逝哉去聖久原
遠末益散吾鄉有奇彦京國逞縱觀妙句發新聲嚴嚴
氣魁岸相期五色爪剖實得犀辯　周伯琦上御宣文
閣親視宮學弟子員講誦經史紀恩詩曰北辰環象緯
東壁爛宸居屏翊金鸑鷟研倚玉蟾蜍百揆敷言既重
帷進講餘黄卷陳香案青衿拜玉除唐虞彝訓闡周孔
格言攄下濟天容懌淵居睿思紓菁莪深樂育棫樸廣
涵煦文華歸藝苑治業本經畬　明張位雪夜講莊義
詩曰斥鷃適蒿林應笑丹鳳穴井蛙擅一壑寧識東海
鼇未啟元關鑰是非妄分別漆園埀奥旨萬代迎超迭
清宵天籟寂玉宇迥塵徹蓬境遇眞仙長跽問寶訣焚
香開素編疑義相與決眞原了能悟濬然離言說至人
握化機形去神不滅獨立萬象表宇宙自提挈蟬蛻汚
泥中塵垢不能涅微言動四座拱手歎奇絶至理可治
心聖途無異轍若非不二見安使樊籬撤鈞天奏洞庭
神氣邈寂穴譬若飲羣河量足心自悅虛往實而歸髙
曠㮣轉潔靜對欲忘言門深徑尺雪　黄輝清秋瀛洲

亭論學詩曰商秋風時來凉景動飛閣萬化肅以收吾
生安所泊百齡寸陰積念往霍如昨聞道苦不早薄殖
念將落徙倚函丈側夫子幸發藥至精忌太用元氣固
亭毒先民逝未遠嚮象有攸託再拜承至言寡和愧鳴
鶴

【增】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
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傚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
集青衿之徒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
讚揚政理豈惟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八
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實鈎
深而索隱況致遠而情高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
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將以演制度之善論威儀之盛
撮五經之閫閾爲九流之龜鏡懿哉釋鈐鍵之樞奥賾
精微而討論疑之者風散冰釋學之者理順義存可以
明乎褒貶從其簡易貢別九州與窮六義豈惟械之說
蓋以識之智

【原】碑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洊雷種德重離
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嗇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
閒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及類華陰之市家丞四子
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睟玉

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銜尊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牓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揑於金碑　陳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瑶星躔其永歷重華誕睿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闋之歌謠雋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緑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内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修也

原 表 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曰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黄鍾總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闢踰弘農之洞啟辭河旣吐邁龍門之巳鑿臣以庸蔽竊尚名理鑚仰極深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异於元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兹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爲興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絶韋編於沴宇軒轅之所聽瑩遺元珠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旨降談彖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

增 明陶望齡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曰哲后垂文六

籍啟傳心之典王人邁訓多聞惟建事之圖況講幄之宏開實熙朝之鉅典敢因蒙誦竊附章箴恭惟寶籙新曆式舉臨雍之禮神珠在握不忘就學之功玉座旻清風回衿佩金華問對日永圖書是以掩漢烈於石渠同軒皇之特室矣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暫廢顧人主之養心譬場師之種樹雖有一隅之警僅如片葉之搖豈可急杪末而失本根病飄搖而忘灌溉昔有虞懋德苗格舞于姬后敷文崇降因壘念罔愆在師古有不貢則修言維開寶太平之時實草昧經綸之始吳越尚與於臥側桴鼓未寢於師中然猶時披九五之文朝登隱

德日覽三篇之益院闢崇文臣章縫賤士佔畢末流春
鳥秋蟲抱微音而欲吐酉岩魯辟庶遺緒之未亡敢罄
狂言以招官謗伏願山維累土勿虧一簣之功海擅谷
王無間細流之擇則垂衣裳治受龍馬而凝圖執玉帛
朝封狼胥而立碣
原 啟梁簡文帝謝勅賚中庸講疏啟曰若覩元圭如觀
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氲天經地
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
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寀二門之致
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佾於萇

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㦤有慙
正名百物軒轅為陋 增 唐張說上東宮請講學啟曰
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
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
故周文王之為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
好古無怠伏惟殿下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
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歷
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
採文士精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
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率以問安之暇應

物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
顏開讌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
增 記唐歐陽詹大學博士講禮記記曰說釋典籍謂之
講講之為言耩公項切耩也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疇將植而
求實雖耕矣必耩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肆
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
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
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禮也者御人之大故
首於羣籍而講之東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
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

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大學師長序卿大夫
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其
餘法家墨家書算家輟業以從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
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
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
學者之耳河傾於懸風落於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
昧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於朝百司
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成知名造者半皆尋聲
得器虛來實歸
原 書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頃來聞與汝諸友生

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息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名理

增 世說新語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　北齊書曰高祖令杜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元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陳書曰張譏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弟弘直亦在講席譏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兄弟急難不得

有助

好學一

原 商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增 禮儒行曰儒有夙夜强學以待問　原 論語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又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增 大學傳曰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　中庸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荀子勸學篇曰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脩務訓曰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絃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

敵鏤以爲獸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又況心意乎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劉向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　徐幹治學篇曰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　韓愈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

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好學二

原 漢書曰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增 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荊為筆尅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原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饟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增 晉陽秋曰車武子勤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夜以繼日 梁書曰沈約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又曰劉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自謂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後然

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北史曰齊李鉉家素貧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 後周書曰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終亦不改 杜淹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 唐書曰宗室戡幼孤好學大寒燎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 又曰劉仁軌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 又曰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 潛確類書宋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 范祖禹集司馬光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性理張嵲曰邵堯夫少受學於李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 元史許衡嗜學如饑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峽山始得易王

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 名山

藏曰曹端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甎皆穿

好學三

【原】研精 折節 後漢書曹褒博雅疏通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魏畧徐庶先名福少好任俠擊劍嘗爲人報讐後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

少而好學 長而好學 杜預少而好學在官勤於吏治在家則立味典籍 魏武令曰長大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少孤好學 貧賤好學 漢書翟方進少孤失學給事太守府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汝南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心喜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積十餘年經學明習舉明經遷議郎 又京房傳梁人焦

延壽貧賤好學得幸梁王

趙文好學 關澤好學 新序葉公沈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何如人對曰好學而受規諫 下詳讀誦

○少隨師學 遠尋師學 上景鸞詳儒術四 下詳勸學三

投斧受經 ○負笈追師 廬江七賢傳文黨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 下李固詳從學

篤志經學 耽述古學 東觀漢記劉昆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 劉良七衆在昔上人耽述古學處固窮不易其常在盈隘不變其操

耽思經書 潛心典籍 後漢書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蜀志向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仲舒下帷 管寧割席 上詳好學二 世說管寧華歆常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竹籜寫書 樹葉代簡

洞冥記第濤字仲元武都人家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騎或徒行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牆還家以竹籜寫之書竟一册越寧中字少來精勤舌爲之墨世謂之繁仲元軍錄 又董爲好學常游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吉其易卷懷也

截蒲爲牒 編柳爲簡 上路温舒 下孫敬並詳寫書

諷誦不倦 講論不怠 孔叢子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研精典墳十有餘年 東觀漢記桓榮少勤學講論不怠

朝讀百篇 月讀一遍 墨子曰子墨子南遊使於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下賈逵詳讀誦

晝讀書傳 暮誦經典 上劉向詳讀誦 孔安國貧與人傭休息輒誦經典其專精如此

難草讀書 燒柴讀書 文士傳李康篤志好學善屬文辭藻清美常叢燒草火以讀書家數與然同 下侯瑾詳讀誦

引錐刺股 穿壁引光 戰國策蘇秦讀

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春年不[illegible]摩成 西京雜記匡衡好學貧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

寢懷鉛筆 行誦詩書 曹褒詳讀誦

帶經而鋤 負筆而耨 上常林詳好學二禁含集書則負筆而耨以劉帶經而息

耕常懷書 行常帶經 後漢崔琦以孝廉爲郎感梁冀事遂作外戚箴冀令刺客殺之琦耕於恆常懷書一卷息輒誦讀刺客不忍殺告令逃去 下兒寬詳讀誦

牧羊竊學 賣薪自給 漢書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 將書蕭共引傳共負賃徒步讀新以給紙筆

買臣粟流 ─ 文通麥流 鄭子曰朱買臣學學修學不知兩之漉來 下高鳳詳讀誦

耽古篤學 專精趨學 蜀志譙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産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王褒四子講德論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觀書石渠 閱書市肆 揚雄答劉歆書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不

受三歲之俸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後漢王充好博覽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十五篇

嚼茹墳典 蘊藉丘索劉騊駼與竇公子書 左思

七略蘊藉典丘 枕藉經書 容與墳丘班固答賓戲樂枕經籍書 紆體衡門 潘尼贈陸機詩 讀書不廢 說

易不怠

關羽好左氏 桓譚好離騷

不知馬幾足 不

知碁幾道

靜潛志於一懷 用擣之

乎八極 婆娑衛藝之場 休息篇籍之囿 倪寬口誦而芸耨 買臣行吟而負薪

在馬融門三年不見 從杜撫學十年乃還

羊亡 取青紫 陳車服

吾十五志學 八十校書 韋編三絕 蔡

不事產業 不答候

問 學足三冬 經

投七子 分寸之陰

春秋之癖 無飽無安

不寢不食 自强不息 欲罷不能

論語下出 入室 專門 役志 勵精 業廣惟勤

德成而上 輕彼滿籯 慕茲重席 學惟時習 道

乃日彰 學古入官 發憤忘食 書淫 書

癡 映雪 行 月 刺掌 懸髮

謝客 杜門 致功

殉業（文選張茂先勵志詩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藨蓘致功必有豐殷又謝宣遠答靈運詩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注殉營也）

求隸集賢　假直秘書（上陽城詳好學二孔帖　李邕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

貴猶讀書　仕不釋卷（山堂肆考唐杜佑性嗜學雖貴猶夜分誦書又五代范質自從仕以來未嘗釋卷人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公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不交僚黨　不交賓客（習書詩習門誦習學後還鄉里閉門不交僚黨不出游三十年北史馬生隆少好學後漢書懋少好學）

經家不宿　對食忘餐（專精覃思無所不通事東海中君娶妻封暫邑表裏頻之君不卒送而去其家背父母以書王部封好學之為史傳用君者省視不食而親至以禮明日前思聞目盤中之肉輒棄其專書置其前而之）

老不廢夜　臥不設榻（唐書工元感年老讀書不廢夜宋史錢若水累日不寐常語人曰寢不設榻書不釋卷）

頃刻不釋　跬步不忘（宋朱熹讀書時卷帙不離左右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又性理大全程子曰近思錄朱子曰）

吞紙不廢　飲水不輟（學山堂紙以實腹寒無衣食少孤貧常以紙自廢至於抄錄至唐崔絕夜讀書出兵不就錄養生十年水飲）

固如之學一詞夫不家臥仲樓　少卧生未氣苟貧猶兄衛　不惟當和合無不同而　志設好頃而雖資發講諷　君讀刻體步累業山誦　書釋非不日卒林不　卷特論學大力力成苦毅　如心大力然

口手不息　細大不捐（進學解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多所研總　不告勤勞（書由以以窮年醫當　唐書柳宗元傳…多所研總…）

以杖自擊　以鐘為限（研精典墳不送告勞勤　孝廉序　沈約少篤志好學晝夜不倦…以杖自擊以鐘為限）

好學　少好學讀書夜以自課中宵時或睡鳩鍾為限輒以父杖自擊（南史丘仲孚少好學讀書以中宵鐘鳴為限）

磨杵作針　鑄鐵為硯（故曰欲下作針白成其言遂　李白讀書未成棄去道逢老嫗磨杵白問其故曰欲作針白感其言遂卒業　又桑維翰鑄鐵硯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鑽仰沉研　刮摩淬礪（集元史吳師道有志為之是學者十年然後…）

不專章句　獨探古始（宋史劉敞學少孤修好古…章句…）

以道為飲　以文為食（學師事安定胡瑗…科舉…）

弋志書林　耕情義圃

十年不出戶　一日來去書（北史劉焯…讀書十年不出）

遊宴不離卷　倥傯不去書（北孔帖唐劉馬總少而好學雖遊宴之中不去卷不廢手）

文學部

寒暑不釋卷　休澣不廢書（孔子不輟書雖寒暑不釋卷志學不倦又裴炎…）

冬不爐夏不扇（手故能通百家生每休沐他生或學出　白性理程子曰　夏不扇冬不爐）

眼欲暗手生胝（又裴炎讀書不廢文補弘文生…暗始學於手百生胝）

漸漬德義之淵　棲遲道藝之域（劉書苦不出文論者數年夏…）

不知天地為蓋輿　不知隄瀆之廣狹

（東之書濮　漢書揚雄傳…）

（坐於客堂之朝諷誦於夕…）

（語之為其益地為往之七與…）

（見不不數隄清之…）

好學四

〔原〕師逸功倍 學記善學者師逸而功倍 守學彌惇 國語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 貧爲都養 倪寬從孔安國學貧乏爲弟子都養 篤於經書 東觀漢記鄧禹篤於經書教學子孫 投閒輒誦 又桓榮遭亂與族人桓元卿相拾投閒輒誦元卿曰當復何爲榮後爲太常謂元卿曰平生笑今何如元卿曰我農人也安知學之利如此

〔增〕爲諸生拾薪 後漢書承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原〕專心學經 又張元專心學經於時琅琊徐業亦大儒也開元諸生訣引見之與語伏辯曰今相遇眞前嗟矣 少遊太學 又任安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精研六經 又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耽三墳 崔駰三言詩披五素耽三墳

〔增〕乃尋厥根 蔡邕郭有道碑文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

〔原〕銳精詩書 曹植辯道論曰子徒蒞懷仁義銳精詩書 夙夜不懈 吳錄孟宗一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之器也

〔增〕弱冠無不窮覽 虞溥江表傳張紘居貧躬耕帶經而鋤披放及晨以夜繼日至弱冠無不窮覽

〔原〕牛衣自給 晉書劉實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 以夜續日 晉中興書范宣少尚隱遁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續日博綜羣書

〔增〕會意忘食 陶潛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典籍自耕 宋書王歆家貧好學嘗二日絕糧執書不輟父母家人咸謂之曰因窮如此何不耕而求古乎歆曰我當以典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學有文才累遷中書侍郎揚州牧 寒雪不倦 梁書吏部郎謝朓嘗過江革第時大寒雪革敝絮單席而耽學不倦乃脫其所著衣并割半氈與之 然松節 南史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學書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被

濯開經 唐書蕭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盥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務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如蠹蟲 韓愈雜詩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如蠹書蟲生死文字間 篝燈密室 宋史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讀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搜奇訪古 又鄭樵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好學五

〔增〕詩 唐杜甫哀武功蘇源明詩曰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 明黃輝三餘篇曰今日復何日今夕復何夕寒暑入長夜同雲黯無色北風吹交疏時復動散帙懷哉分寸陰況乃三餘集芸芸吾何

求職事在文墨髫年抱微尚流光苦虛擲蘭膏續嚴漏後駛轉欲偪去者不可追來者庶努力慷慨懷先民神往詎有隅端戀往從之大道夷且直駑鈍固多愧十駕良可及 陶望齡三餘篇曰夙齡嗜篇翰屈首受詩書褰裳九流津送目萬古初

〔增〕賦 唐蔣防惜分陰賦曰君子自彊惜分陰於短刻期碩學於縑緗非徒愛景足冀迴光每正中而圭表常懼滅於毫芒事且異於秉燭理寧同於息影三冬未就實有念於錙銖九仞將成顧無虧於俄頃當其南軒向晝北戶初寒微照悠揚而漸短斜輝晼晚而將殘分以惜

焉豈少私而寡慾時之至也諒失易而得難不然夏后何以為聖陶公曷足稱賢於焉激切仰茲先哲彼分晷而莫駐此寸陰而靡輟不食不寢載勉於勞者之心以遨以遊誠乖乎志士之節皓皓白駒若有若無雖長繩莫得繫於桑野長戈不能却彼泉隅今則曖昧斯在瞬息不改陋蘊石之騰輝輕尺璧之殊彩庶立功而立事故不懲而不息。獨孤鉉鑿壁偷光賦曰儒有聰明卓犖負然先覺匆懷六藏之嗤是切三冬之學簡牘既絕日月其將欲假明於他人之室方鑿竅於夫子之墻乍引潛輝怯珠投之暗忽分圓影疑月出之光彼君子訶來風之穴矧吾儔觀鑿日之成誰謂我偷偷則不滅誰謂爾失失亦不驚徒愛夫覽則無欺燭之有私文從曲照字逐圓窺守其黑非吾徒也用其光若己有之始慙服闇之議不能墻面終契發明之旨或異管窺況夫貧則宜甘學也宜勍旣奪鑿微之見實假照鄰之燭等虛室之白寧喪爾明喜衝孔之光已從吾欲。蔣防螢光照字賦曰士有閲簡策尚專精恒俾夜而作書每聚螢以襲明縹裹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鉤下映繁星與片月俱生俯而察煥乎呈科斗之文靜而觀燗爾見雕蟲之藝諒依人以明道匪韜光以自衞居暗室者懷我而載寢載興遇明時者假我而自彊自勵用或因物勤斯飭躬不晦乎風雨不翳乎昏蒙臨墨池則珠還合浦映草聖則爍點寒荄金輝始徹疑清露之騰文鳥跡旋分謂靈烏之就日可以窮永夕可以佑殘燈捨之則其功不足用之則其道彌弘顧螢光之在熙蓋欲罷而不能

增論 宋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曰顏子所好何學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久而弗失則居之安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

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顔子所好異矣

增 記宋張文潛進學齋記曰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一日之間出則莅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矯揉其心志

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古之君子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參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

文學部十二 博學 幼學 從學 問學 勸學 不學附

博學一

原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增 內則曰二十而冠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原 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 增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荀子曰木受繩則直金受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又曰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習也少見曰陋 揚子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又曰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 徐幹治學篇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 虞溥訓諸生誥曰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 近思錄曰明道先生以記誦

博識為玩物喪志注鄭穀云嘗見顯道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朱子曰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又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博學二

原 論語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增 漢書曰張安世用善書給事尚書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杖端煙燃因以相見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以授之 又曰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

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
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
守謂之三闕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嬴
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
學海　又曰任末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
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
經苑　後漢書曰許愼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
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晉書曰裴頠博學稽古自少
知名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原] 又曰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内若指諸掌武帝嘗

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
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産　又
曰束晳博學多聞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冢
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漆書皆科斗字文旣殘
闕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
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
證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其
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
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增] 南齊書曰陸澄少
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永平初領國

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
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
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儉戲之曰陸
公書廚也　南史曰何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
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
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著作之體累日連
夜莫見所遺　又曰傅昭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
不衰博極古今世稱爲學府　梁書曰許懋永元中爲
國子博士號爲經史笥　北史曰隋房暉遠明三禮春
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牛弘稱爲五經庫　唐書

曰虞世南爲秘書監封永興縣子帝嘗命寫列女傳於
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絶
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
不須虞世南在行秘書也　唐書曰李守素署天策府
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
雅目邪宜有以更之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
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又曰谷那律淹識羣
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　又曰殷踐猷博學尤通氏
族曆數醫方賀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

無不知也　宋史曰邢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　又曰杜鎬幼好學博聞強記太宗朝爲崇文院檢討凡所檢閱即戒書吏云某事在某書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晩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　又曰朱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有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　元史曰侯均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又曰虞集文宗時除奎章閣侍書學士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又曰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　李氏續藏書劉繪貽楊愼書曰僕觀足下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讀經延披百氏窮探古蹟鑒石辨剝泐破冢出遺忘有辟儒苦士白首逹矍日自慕索所不能盡

博學三

原　博學多聞　博覽洽聞　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

粟糞心易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劉向集序曰向博覽洽聞研綜古今

學無不窺　覽無不見　史記莊子嘗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漢書揚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博覽載籍　彌覽載籍　續漢書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張華慶難門於微先生謂虛儀夫子曰今子雖彌覽載籍積學於無用之地

博通百家　博極羣書　王充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詳好學三　皇甫謐元晏春秋曰予嘗恨不能請命於天假年累百博極羣書也

博通墳素　博覽圖籍　郭泰別傳泰早孤就學屈伯彥三年業畢博通墳素　下詳張華博學二

荀淑博學　班斿博學　荀淑博學而不爲俗所非也　班斿博學有俊才與劉向校秘書上器其能

山川能說　祭祀能語　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器能誥使命能造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苞含六藝　管綜百氏　王逸折武論曰苞含六藝遊覽百家　張超爲袁伯業曰表遺苞羅載籍管綜百氏

抗六典之崇奧　辨九籍之至言　應瑒贊德賦

合　學海　經苑　何休任末並詳博學二

書廚　學府　陸澄傅昭並詳博學二

五經笥　九經庫　邊孝先嘗曰腹便便五經笥詳經典悉載　下谷那律詳博學二

經史笥　人物志　許懋李守素並詳博學二

杜武庫　朱萬卷　晉書杜預博學多通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下朱遵度詳博學二

聚學爲海　畫地成圖　玉海章甫如星建拔如雲聚學爲海淬詞爲鋒　下張華詳博學二

翺翔書圃　貫穿策家　司馬相如上林賦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　段成式書貫穿策家窮綜書皂

事指諸掌　文載其腹　晉書曰何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

韓愈詩為人强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

周合羣籍 博貫九

經 遺業于楊震問李彥口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籍如世不歸大儒何答曰所撰者正故求人不合

所司宋史判監李至上言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强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

通貫六藝 博涉百家 東漢張衡通貫六藝北史李業興博涉百家 披

涉萬卷 涵飫六經 抱朴子云洪年五六始習孝經論易但貪廣覽於中書曾披涉自

正經諸史百家之言近辭萬卷宋史陳摶微之涵六研精理致究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學術詳一儒

言泉百氏 腹笥九經 博涉經傳 富

有文藝 晉書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詩賦甚麗天地之盛古人未之有賦遂為天地賦文末以張

自為翰林學士太宗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猶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 探綜

圖緯 蒐獵子史 蔡邕郭有道碑文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名山藏王世貞才博學精絕

一世其所蒐獵子史百氏皆以意鎔鑄翕然為一家 博見强志 宏襟達識 漢書

劉向父子俱好古博見强志過絕於人序錄終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後之族 韓休蘇頲兩集史晏知要不

取撰方摺新譯達識 包今統古 茹古含今 腹笥知宗元起處答曰

章包今統古進退良皇甫湜韓愈墓誌茹古含今無有端倪 鈎引貫穿 仰取

韓愈進學解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俯拾 蘇東坡詩 總攬

絡 博洽精通 天文地理無不貫穿文言皆總攬元史許衡博覽羣書

治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醫卜 學鏡千古

唐書下至陰陽五行諸史律曆 卜筮無不精通

學識七錄 李白文學鏡千古智問萬卷 祭文學藝鏡千古六書學識七錄

如探淵海 唐崔融子讀書日足下隱章聞王侍 記視漢臣之三 不已遺書曰顧為下博聞强記讀去王重之 若吞雲夢

劉似涉山鈔衆相之五車若吞雲夢 元史元明善 以文學自負嘗問吳澄易詩書春秋奧義 歎曰與吳先

天井但言可手年投身入井所得中食者盡出各名下飲取井中物食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 博學 八

所以飲者許玉敘漢乃鋁作龍帝不問竅 泰山使公帝陽窺者帝不問龍詩曰此仙館也 始也居德元地不以能宗曰昔帝丘 項

女浴渭水 雜集 唐宮 按唐書有太宗謂武帝時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 第七車中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帝後 第七車者知我所在寬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貞觀中太宗問博涉文史時寬在第七車上 也見秦始時雌雄二寶集宮中鳴帝問 遂起良為秦文公時得雉雞鳴陳倉 光武時得之 其雌鳴南陽 雄止陳倉 故為寶雞祠 並見漢書

禮帝悅所謂人多之識立君身不可 哉無

遺火珠經 祭白馬祠

漢書武帝元狩中有日者於秦太乙星不見帝問東方朔朔對曰星不見則游世為居民福壽是月果

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人如玉色美髯黃書自腰

畝業一紫紅蓮約長文餘了徑尺面其中手持一髮書

生言如探淵海洋溢知合二

詳練朝典 增光國體 宋史李淑真宗時從校書郎直館

閣校勤敏警悟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典 帝多諸訪焉遠史謂得宗曰李淑富於文學

方今少有倫比若 詞命可以增光國體事

達奇辭 解與義 韓愈上李侍郎書奇

辭奧旨靡不通達宋史一覽元定古書 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

榮光 晉書束晳傳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 徐肇以三月初生二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為怪乃

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 晳進曰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 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曰善

言曲水 知

黃色 仙館 對帝丘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此何所見大中大夫明世祖 尤世有蓬萊書光榮 此二世解穴中萬人國有一時 知 人

陂陽者口有告以其飢如此湯否耆曰可不飲此人 基者曰飲之氣力十倍 行有待 對人

東海浮來遺其黃書孤玉亭例匡於帝帝令明驗之曰
北上界火珠經也或曰東珠宋史尸拙博通經史周
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光文綵白馬柯不知所出述訪
於拙拙歷來郡國柯白馬者以十數當時服其誌博

青州世子　藍田玉人

山堂畢考宋年武時青州人
當箋占家育銘云青州世子
東處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吳蘇實生皆不能悉實希
鏡對曰出是司馬越女嫁蛤端兒論訪業然情書崔
頸大業四年從駕分陽宮丈可陽鎮監田令王晉於藍
田山得一五人長二尺四寸著大頁衣冠情奏之詣問
羣臣莫識韻曰漢文以前未有冠情即是漢文以來制
竹臣見謎大可裳盧元明撰嵩山廟記曰有神人以玉
丑形像長數十或出
或隱出則令世延長

出洞冥記　出渤海記

唐上官
儀憶諮
詩中用影賊也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紙德葉召張
東之等十於人求出處求之對曰洞冥言漢武於望鶴
臺西起郁月臺臺下穿影娥也每登臺眺月影入也中
如仙人桑舟笑壽月影同名亦曰眺碧臺德策數真博
宋王貼談傳之于大相皆問府者拜禮何以男于跪
啼人不豌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亦云長跪問故夫
文學誌

即錦人亦就也得天后朝始拜而不詔書問其所出錢
曰歌太知中幽州從事以建卓勸海記益王唐書鐵書
萬卷以然編覽
之故傳推知此

背誦儀禮　連書道符

末張論公伯
王范文正公
客也名重當世有一士人頗強記自負爾論公維辭風
生端公器不為動以手指其室中四搢書曰吾衰病不
知貫所能記禮者獨此耳君試自探一奏來吾為手誦
之生人即禮中偶探得議禮端公語士人君宜自舉其
首士人如其言端公壞然背爾士人駭服元道士張
伯南號句式外史閒馮虞集集不與言儒者事只問道
宋典啟伯兩署指府對或不倍詳復問伯兩能作饑宋
符業伯兩對不能集曰集試書之以實是否連書七十
二家伯兩數服輒
下拜曰真喜師也

知參汾之神　言湯尹之狀

左傳
晉平
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
疾病卜人曰寶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
哥辛氏有季子曰實沈書於夫夏主參以服事則尚其
季世曰唐叔成王成惠而封大叔故參為晉星爰實沈
然坤也首全天氏有壽于曰珠為元實師生乃格臺騎
能業莫宮宜汾兆隰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嗜汾

川令晉王汾而賊之賦莹聚汾陳也邦此二者不及君
身晉侯聞之曰詩物君子也晏子云罪公鼎兵將俟
宋師過秦山夢見二大夫立丙然甚公恐覺辟門名占
夢者匡么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然吾諸識其此識
其聲古夢者曰秦山之神怒也明曰晏子朝見公占之
對曰是宋之先易與伊帝也嬰請言易伊尹之妖易貿
首而長頭以辭先上豈下偶身而揚聲伊尹里而短達
而舜豐上兌下傻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僕晏于
曰請數師
以平宋

知絳人之年　辨鍾山之銘

左傳晉陳夫
人食則人之
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文無子而往與於令有與疑年
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侯王月甲于紹
四百有四十五曰于矣其季於今三之亡也吏走間諸
朝師稽曰曾叔仲意伯會郤成于於承臣之僕也七十
三年癸夷趙口乂有二日六身下二知身是其一數也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十六百青六旬也桂注云亥字
二壽在上併二人為身知六之六唐書鄭鈇云學榮
任防大同四年七月於鍾算得銘曰邀言士箸言木旬
服黃鍾故蒙姓秦在二上山隨遇七中已六千三百處
長天二之東二以百把蒲時莫能語者臣戒諸子世世
文學誌

訪人五世孫升之寫以故敵欽說說仙一十里搭曰旬
緞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由大日四年卸數其忠武四年
凡五百一十一年蔡以三月十日庚寅二上未也圮以
七月十二日已巳七甲巳也庚辰十二己建武四年三
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二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
六千三百庚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三也走武四年三
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
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夫警

三傳論三桓七穆

南史戊文阿博永先儒興同自氣
義諸通二禮三傳唐書雜日用

通三禮

自古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問武
平一曰魯三桓鄭七穆介何吝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
子也孟孫至扁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聰凡八世鄭稱公
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總
子罕子馴子良子罔子游
子印子豈也一蜜驚服

識尚書逸篇　識竹簡古

南史劉顯博步多通任昉當得篇缺簡文字奏蒼
書示說人莫能成者驪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所
檢問書果如其元寶陽人開古衣得王鏡及竹簡古
書字不可識江海以科十守推之剔周宣王之前也簡

始如

兼陳農所未究　綜河間所未輯

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劉向所未究河間所未輯前一之於此閣不能兼樂分超詩

名

望衛宏窺其術　觀海莫際其閾

任昉王文憲集序博覽衆書

博雅之思……雅思合於天人上名山之旨……會心於極學……

取王佐之畧　宜居師範之選

元史……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

子之本原　極百氏之津涯

究其本原……博綜經史至於百氏……極其津涯……

抵根

博學四

增 多聞可以為輔

國語晉文公使胥臣多聞以為輔……

原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左傳……

增 博物

孔子家語……

孔子博學

論語……

增 史辨三家

……

原 鄒子博識

……

博學通明

……

增 若齊王

……

食雜

……

登諸朝

……

博雅君子

孔安國尚書序……

遊學

淵府

若好古博雅君子……亦所不隱……與好同志……淵府……

原 揚雄觀書石渠學之好

賈逵通五家穀梁學之博通

古今

劉歆……好學……

增 參議禮樂

後漢書……

書倉

……

原 學無所遺

……

鍾鳴

知山毀

……

增 青箱王氏學

……

奉

……

圓扇

……

生

……

抵掌可述

……

班馬復

……

年少不廉

……

劉石經

……

誦義疏始末

……

一經者悉為學說家[illegible]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因令師表考[illegible]所注自是無敢師其非者諸說揚其通博擢為國子博士[illegible]

裴子野許可 [illegible]言裴子野[illegible]博學而已[illegible]

欲知古事問仲舒 [illegible]

搜抉諸史百子 [illegible]

集賢有人 [illegible]

李書樓 唐書[illegible]

柳篋子 [illegible]

書簏 [illegible]

知蜀年號 [illegible]

疏入問事 [illegible]

撐腸拄腹 [illegible]

制作就正 [illegible]

博聞洽識 [illegible]張伯雨曰[illegible]博聞洽識[illegible]

約之至精 元史黃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

星辨注張 李氏續說書楊愼字用修正德間上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illegible]又作汪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林館中皆莫知為何星也愼曰注張柳星也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

不滅蘇頌 又曰嘉靖初[illegible]上言時政有[illegible]上問之內閣楊愼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illegible]公喜[illegible]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

幼學一

原 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illegible]祭菜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肄習之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

增 論語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小學總論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

又陳北溪曰程子說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闕蓋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旣立然後大學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　小學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又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又呂東萊曰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　朱子小學句讀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

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　又小學題辭曰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　許魯齋小學大義曰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次稽古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合內外而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幼學二

【對】學樂　誦詩 並詳幼學一　克岐克嶷　能食能言 岐嶷言幼有所知 詳幼學一　下　未能負薪　已知釋菜 庶人之子幼曰未能負薪釋菜示敬道也　年始佩觿　心在鼓篋　佩韘之幼　帶經之勤　當竹馬之年　就杏壇之列　始勤蟻垤之功　永詠鹿鳴之什 詳幼學一　互鄉之童始聞潔己　揚氏之子終已參元 揚子吾家童烏九歲與我參元　以上白帖

【增】常視毋誑　所見皆善 曲禮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方正不傾聽　小學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　朝益暮習　日聞月益 管子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恭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遊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山堂肆考宋蔡[illegible]撙幼而頴悟不好戲弄讀書學文日開月益儕輩莫敢望　舞勺舞象　學書學

劒 上詳幼學一　漢書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　願供灑埽　方對聖賢 山堂肆考東漢陳[illegible]童子[illegible][illegible]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埽　又唐徐仁紀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紀身辭對　仁紀誦書不置吏讓之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得俗吏語也　漸先王教　有成人風 晉太傅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　孔帖蘇瓌子頲以陰補千牛十餘歲強學有成人風頲曰吾家有子　有棟梁氣　遊翰墨場 宋書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袁粲見之曰栝柏豫章小已有棟梁氣矣　山堂肆考杜甫詩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不觀龍　不咬鹿 唐書褚無量幼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貧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　又裴休方兒童時兄弟皆隱家墅晝講經夜讀書終年不出戶有獻鹿者諸生共爲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以啖肉後何以繼　持鑿破心　畫沙

成卦唐書尹知章少雖學未甚通曾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制焉少思開朗聰悟明六經宋史未嘗……幼穎悟嘗從學書見說八卦少視之也幼教忠孝 先理訓詁宋張公生而性理宋朱子曰書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嗜學之性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小學總論自其幼學呂東萊書札喪志 說文有曰後生小學程子曰莫先於小學文字見學問可以理會上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功自小學喪志明道謂名山藏子楊曰百說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文詞曰漢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凡十四篇成宋古人謂有功小學不可不讀見篇

幼學三

【原】十年曰幼學禮記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 十五而志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就師之童管子公曰少而言之也父不從不就生師不免水火罪也 書計之事禮記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增】以學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 幼學 從學 七

愈愚魏劉向曰學夫幼者以為愈愚飢而食之衰老以為不飢老而學者不能……結髮事師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結髮為童子時勤學師事……若其早也古先入者為之主見王氏家語學者先入為之主教以禮性理大全程子曰古人自幼便教以禮學以事小學朱子書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教之以禮以為知致知格物孝弟忠信……

從學一

【原】北面 東家應劭風俗通曰太守汝南應仲遠北面于孔子稱為弟子……四科曰賜之徒不稱官……論語君子學古今之學……謂君子以學致其道……東家丘者……訪而不得……曰人皆知……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 從學 六

生習僕以射孔子為書東家丘……人不知孔子亦人以東家丘……鼓篋 負笈 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後漢李固……從師學問……不問其知……善問 實歸……莊子……中分……就馬融從董遇 家為發夷 吏錄犯夜 後漢馬融……曰……十年……使錄……

乎號叔 仲尼學乎老聃 雖離不反 所至樂從 以學者……【增】周公學……

之雖見以與童子諸師如輔恐而當不之反故也……三年不讀 十反愈恭 袪衣往受 捨職以從

……在而居之參之門……三年……學而不能……學不至於何……

宅其傍 接跡於道 市……

以就學焉白帆陽城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踵接於道執經壟畔講學墓廬後漢書孫期少爲諸生通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宋史黃幹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命子往受白母即行宋史周敦頤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又黃幹往見劉清之清之命受業朱熹幹乃以白母即日行欣往扶溝禮見上蔡性理楊龜山曰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游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又朱子曰上蔡說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宋史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遇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來安樂窩步終南山性理呂氏家塾記邵堯夫安賀宋且示居說自處爲安樂窩宋史高弁弱冠徒步從种放學於終南山屬事三人徒步千里宋史朱熹父松病亟嘗謂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性理黃勉齋曰李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元晦歸自同安不遠數千里徒步往從之屐躡山中履滿戶外元史吳澄崇仁人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弟子禮於家而郡邑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常不下千百人負書挾策宋史從學者詳了翁湖湘二江四方之士多負笈來學元浙江人負書挾策易東道南數郡學者多生從之師道自任生諸館漢書丁寬梁人從田何學易成復辭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以下師事其學者多相視而退辭易以挾策書宋史楊時明道在潁昌受學時門人頗多其師道自任生諸館學明道送之曰吾道南矣問奇字授文石漢書揚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棻亦嘗從雄學奇字西京雜記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少時嘗有病吐出文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儒後成名

名學雁行變立麋至廬集賈誼勸學篇昔者南榮趎步涉山川冒犯霜露而楚餘既遇老聃若慈父雁行避影變立而步不敢進所後問四方及門者衆王守仁天資高邁隨問而答無不響應四方及門者衆至審集聽講之後不錫欣快從受章句悉去詩賦後漢書少從少鍾府丁恭受嚴氏春秋光武皇太子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從丁恭受嚴氏春秋光武台見太子問又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從書之丁欽令名定於春秋顥恭十年帝從山子二十文滿能南王賦章句從山玉藏高辭明伯宗室與少從受教論於永嘉賦二帝滿能詩伯宗室與少從少鍾是時從元禧盛皆去舊詩文成賦一講貞悔南王賦素從師爲元氏李大饑渴身自炊爨元史胡長孺值歲饑食飲不能自守貧與之言有學者慕之三十而如飢志學他方於時學不今代諸生必自日值歲饑身自炊爨不能守師說不事衆業宋史呂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有周恭叔者好學不從師說而生成業及學四從段傳川百家六卿年學而不業成業負笈田走問執詩爲

贄宋史羅從彥嘗從楊時學聞伊川說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易惟此處無人看得當見楊時問之學圖從彥走洛見伊川問之伊川告之從彥歸來田所服名山藏閒毛以良二許爲贄及其門將歸之學從彥嘗入山中築室讀書講易以從學者冠服執木帛閒以良爲贄見之山中驚汗浹背積誠若縷宋史朱熹爲學者告誡致知乃拜之爲從弟子然若日六日八不獨是山令處受學廣州從學者有羅從彥嘗從楊時聞習易經初聞乃有時得三日即驚汗浹背又曰時有不爲善則是處矣致知當其步往學羅從彥初見時三日程氏學驚汗浹背之又日不言是處當有八石退從之山中驚讀之文書成書難之學者建年日六十有八矣生成道學一生山矣中讀書之藏文成書學誠若縷從生兼以知其學自得泰伯曰今吾聞夫子之身爲良知入之以說而請於之戒文矣若大爲成大然之文書得自知而請於泰北面而聞之路夫子身爲良知入之以北面請於人然則若爲文大夫子之之而後一成事得文書日吾於長醒我矣有子吾言之見之信未實必入北面而歸兩後月持禮一乎宗之之師石聞長吾我曰夫子語之以誠之所纖也吾之辭不謂稍則若此之纖之以吾夫子友之其許我日此吾老以妻之請所明了固辭不減而後月持禮則若此續之吾夫子之師其間許泰嘗以老以妻之請陽明了固吾之辭不減受學於章涉江浮海雲擁星羅名山藏受學於陳獻章世稱白沙名山藏浮海水陸萬里往一見若四守益守謙之焦恆故雲擁星羅又邵寶部不在弟子之列

許以師友之間〔宋史蔡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　下詳録誠名繼注〕

從學二

原 邯鄲步〔莊子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歸〕

青藍寒水〔荀子青取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增 砥礪之旁多頑鈍〔劉向說苑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顏苦孔之卓〔揚子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

十人從受〔漢書曰蔡千秋受榮廣穀梁春秋時為郎召見上善其說擢為諫大夫給事中後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絶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

卒業〔又施讐沛人也讐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讐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

所居成市〔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門成都市〔南齊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成都市〕

詣大儒受業〔北史李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詣大儒徐遵明受業門下五年稱高弟〕

太學至不能容〔宋史胡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學宮旁處之〕

坐春風〔朱子語錄朱光庭見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人曰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立雪〔又游酢楊時見程伊川先生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乃顧曰二子尚在此乎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

才士納命〔宋史蔡元定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擔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

事之益恭〔宋史李之才師河南穆修修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

不憚百舍〔元史

許謙[illegible]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illegible]受業[illegible]〕

[illegible]劃地編籬[illegible]

軒閣而居之〔[illegible]〕

從學三

增 詩　宋石介同張洞李縕受業富春先生詩曰鳳凰飛來衆鳥隨神龍從虎羣魚嬉道可服兮身可屈恂恂如在汾河湄

同學一

原 割席〔[illegible]〕

遺練〔[illegible]〕

事鬼谷〔[illegible]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illegible]〕

學老龍〔[illegible]〕

孫臏龐涓〔[illegible]兵法[illegible]〕

漢宣彭祖〔[illegible]〕

立則樂相下不厭〔詳並儒行[illegible]〕

遊友視志〔[illegible]〕

敬業〔[illegible]〕

並〔[illegible]〕

樂羣〔[illegible]〕

離羣索居〔[illegible]〕

獨學寡聞〔上見學記[illegible]〕

增 嚴顏游揚〔[illegible]〕

同師同業〔史記儒林傳[illegible]〕

[illegible]

讓同門生　重同門友 後漢書桓榮拜議郎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　宋史朱松與李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

與弟受業　與兄受學 晉書徐苗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　唐書虞世南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

借隱家塾　同隱山林 上裴休與兄弟詳切學二三　下崔從寒與仲兄許好學

五人勵志 宋史張知寒與兄弟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

四友講學 舊史張握第四講學

為歌詩相唱和 以道義相切

同學二

增 相觀而善 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

原 朋來遠方 論語

增 合堂同席 同硯席

三賢志同 同合白衣御史

相師友 廢學一 不學附

原 學校廢 詩書焚 詩青青子衿刺學校廢也 史記

始皇三十四年令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不舉者與同罪

賢儒皆坑 博士倚席

人為上書曰驪山谷中有使人種瓜於驪山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

增 經籍道息 絃歌音絕

憲章弛廢 學廬圮廢

後生廢藝 寒族替業

官乏通經 生無修業

鳴鳥蔑聞

學徒盡逐 一飽絕穀 一蹟輟足

杜塞餘道 絕滅微學

原 懷居

不勤業 不飭教

舍業

傳曰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不師教簡務之 殖將落 木不雕 傳曰伯魯不悅學閔子騫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上陵下替周亦其亂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也 無用心 猶面牆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也 詩人刺 弟子嘲 上詩序校廢學 于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

書經說 學非時習 道則日亡 當少壯之歲 輕分

寸之陰 既忘祿在其中 是謂民斯為下 皆見上白

增 燕辟 嬉戲 學記燕辟廢其學此之由廢也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南丁人莫不知其教之所由 已也然而不能嬉戲之也 女畫 吾止 之說語再不知也非子不口說道力不足也 益於力所

者足中道而廢今女畫 吾止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虧一簣 棄九軔 不知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孟子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文學部 覆水釋船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 學部 五

伐柯捨斧 而求覆水也 伐柯捨斧 棄學而求仕是猶捨斧而伐柯 可乎 棄觚 輟卷 唐書馬燧少與兄炫讀書 嘗輟卷歎曰 丈夫當立功於代 豈能為一儒哉 有 事矣 輟卷大丈夫當立功四方 何能坐書而死 聞不若聾 見不若盲 學不學而聞其言不若聾 不學而見其不若盲 可以見其貌不可以知其心 可以知其言不可以不學 一也 狂以聞 故言不若聾 凡學非能言 其使不若可以見其不若 不學其可以知之學

隱几而睡 處穴何見 後漢書汝南劉梁 隱几而睡 處穴可見 陽史同列 人生世不學 其猶處穴 何見者 可見如聾 狀北 等也能 言天學 與 盧植傳 三國典略

視肉撮囊 行尸走肉 羊質虎皮 酒囊飯袋 任末好學 雖死必學 有人不學 雖存 行尸走肉耳 曰羊質虎皮 見草而悅 見豺則戰 忘其皮之虎也 問曰假 虎皮 人而不學者 曰羊質虎皮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 學部 六

懷空抱虛 又武刑之相道近未事 常馬氏患時 諸子 于從 懷空抱 虛 無有之不過 所謂以囊飯袋 於之貨賄物

鏤冰雕朽 貪於酒食 左氏傳 鏤冰雕朽 無所用之 終負素質不 史儒林傳 張茂先勸志詩 雖有才 乃成丹 心熾 終於負

識一丁 居張 類書 不識一丁 馬牛而襟裾 下素 無學 說謂 不識一丁字 人不知古今 馬牛而襟裾

歐安鬆著 韓愈符讀書城南詩 人不通古今 馬牛而襟裾 強引古 名其先諱 莫對祖

不知今 史記 強引古 唐書 莫知今

引古言以發必自賢所開 名其先諱 逆論語之 所以為士 姓名也 其國 韓其 人問 南宋 學者 人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 學部 五六

不知盧橘 不知杕杜 端木賜上之 有問 乃元虛者 知 盧橘 不知杕杜 李林甫不識杕杜 知山堂考 郎 之學 林甫

呼臘為獵 改根為銀 不學 語不知 判禮 何也 敢言 常與 豈有 俊之 呼臘為獵

錯寫弄麞 誤解蹲鴟 誤解字 李林甫 弄麞之慶 書 大笑 客 林甫 蹲鴟 羊 也 有 之

義

安信鳥名 相山野錄告李建勳罷相出鎭豫章 日遊西山日閒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 鸚於其盧連食數粟資族有曰雞號五臟刀斧不可多 貪吏笑曰鴨冠于云五職刀斧乃離別之離刂架也蓋 雜別傷懷有若刀斧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 炭于有動魅議俾吏錄之其蠹鶴事以傳寫訛分一字 爲二變而爲人日鳥矣建信 之每人日閒筵必首進此味

廢學二 不學附

原 微言絕 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 言絕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

圖籍散亂 史 記 周道陵夷秦焚詩書故明堂 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增 不學無術 霍光傳贊 受襁褓之 託擁昭立宣雖周公何以加 比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

有葉無根 孔帖物此曰 夫行道之人 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 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活也

中書內坐將軍 潛確類書唐令狐綯爲相溫庭筠以 其無學識議之曰中書堂內坐將軍

號沒字碑

五代任圜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號沒字碑 又北夢瑣言趙崇標質堂堂而不學人號無字碑

腹負將軍 宋稗類鈔党進官太尉目不知書一日捫腹語 曰吾不負汝一家妓進曰將軍固不負此腹但 恐腹負 將軍耳

讀霍光傳 後山叢談寇萊公在岐張忠定任 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 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 語蓋以不學爲戒也

晏然一蠹 宋史程頤嘗言無 功澤及人而浪度 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 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云

塵俗生腳 黃山谷與人 書云海蕭漢 書啟弟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 塵俗生其間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

文學部十三

筆　筆架　筆格　筆牀　筆匣

筆筒併載　硯　硯匣　硯滴附

筆一

原 釋名 筆述也 述事而書之也 增 成公綏棄故筆賦序 筆者畢也 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 物原 虞舜造筆 以漆書於方簡 困學記聞 古未有筆 以書刀刻字於方策 謂之削 魯爲詩書之國 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 原 博物志 蒙恬造筆 初學記 曲禮云 史載筆 士載言 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 蓋諸國或未之名 而秦獨得其名 蒙恬更爲之損益耳 故說文曰 筆所以書也 楚謂之聿 吳謂之不律 燕謂之弗 秦謂之筆 是也 增 事文類聚 程泰之曰 張子訓嘗問僕曰 蒙恬造筆 然則古無筆乎 僕曰 古非無筆 但用兔毛自恬始耳

原 王羲之筆經 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 用之多年 斯亦可愛玩 詎必金寶彫琢 然後爲貴也 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 麗飾則有之 然筆須輕便 重則躓矣

筆二

增 孝經援神契 孔子作孝經 使曾子抱河洛事北面 孔子簪縹筆 衣絳衣 向北辰而拜　史記 蕭相國何於秦

時爲刀筆吏 原 漢書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
十年見謂忠謹（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 揚雄荅劉歆
書雄爲郎三歲自奏少不得學願不受三歲俸得肆心
廣意以自克就詔可令尚書給筆札得觀書石渠 漢
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
工作楷于頭上象牙寸半著筆下 華嶠後漢書班超
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乎 謝承後漢書王
充於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
八十五篇 拾遺記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
之下編茅爲菴削荊爲筆（羊好以二）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

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副 增 拾遺記張華造
博物志奏於武帝帝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遼西國
所獻也 魏志甄后九歲喜用諸兄筆硯或曰汝當作
女博士耶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成敗以爲已戒不知
書何由見之 筆髓王右軍書蘭亭褉序用鼠鬚筆遒
媚勁健 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
學書 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
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斑
竹管書之 隋書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至御座
則承御太夫取進之及劉行本爲掌朝進筆於帝承御

復欲取之行本不可帝問之對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因令二司各
行所職 唐百官志起居舍人秉筆隨宰相入殿 唐
書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
精紙良筆方書 又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
晩自矜重以貍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不書
又岑文本握中書舍人或勅令叢遝勅吏六七人泚
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天寶遺事李白少時夢筆
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 又李白便殿草詔時天寒筆
凍帝勅宮嬪十人各執牙管呵之令白遽取書字 唐

書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穆宗問筆何以盡善對曰用
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五代史史
弘肇位方鎭嘗言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劒若毛
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
乎 蘇東坡集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
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鬻壁實以竹筒
如引水者有人置錢其中則一筆躍出筆盡則取錢攜
一壺買酒吟嘯自若凡三十年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
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山堂肆考蔡
君謨爲歐陽永叔寫集古目錄序以鼠鬚栗尾筆銅

綠筆格等爲潤筆君謨笈以爲太清而不俗　金史選
舉志筆硯承奉舊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更爲筆硯供
奉　又文藝傳王國綱興定初召爲筆硯直長　元史
楊奐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
而奐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

筆三　筆匣筆架筆格筆牀筆筒幷載

原　翠羽　文犀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
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傅子曰漢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
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寶跗
象管　並詳上注　吳律　趙毫　上詳筆一王羲之筆經漢時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惟
趙國毫中用　當面　銘心　蔡邕書荷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筆疏可以當面下見傅休
奕筆銘　班投　顏炙　上詳筆二魚豢魏略顏斐爲河東太守課人當輸租時車各因便
致薪兩束爲寒冰炙筆硯於是吏不煩民　制形管　爲寶匣　傅休奕寶兔賦兔謂虎曰
汝害於物吾益子世智髮昉孔形管以制上詳翠羽注　雕金飾壁　立憲成功
上詳文犀注蔡邕筆賦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立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
其成功鑠乎煥乎不可尚矣　治功莫尚　聖志能宣　成公綏棄故筆賦序治世
之功莫尚于筆又曰聖人之志非筆不能宣　舐筆操觚　栖筆寢牘　文士傳阮
瑀詔筆操觚立成曹拔諾德給栖筆寢牘含光而不朗　給筆作頌　授筆修史
東觀漢記帝召賈逵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晉書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免官家貧未就達南
遊江州投庾元規元規給其筆札　柔不絲屈　剛不玉折　傅休奕筆賦

作鋤耒　爲刀稍　語林蔡洪赴洛洛中人問吳中舊姓答曰吳府君朱永長嚴仲弼顧彥先
張伯咸陸士龍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禮義爲豐年王羲之筆陣圖贊夫
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出入者號
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持丹筆　握素管　謝承後漢書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
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而決罪傅休奕雜詩握素管撥采箋含柔翰　懷鉛筆
畜刀筆　東觀漢記曹褒爲漢禮儀晝夜研精寢則懷抱鉛筆魏略張既爲郡門下小吏自惟門寒無
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把三寸　贈一
抱　揚雄答劉歆書把三寸弱翰詳著述古詩有客從南來贈我一抱筆　夢五色　避
三端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
蛇銜　蠅集　魏志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硯之果然基
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卦象不見其凶無所憂也魏略王
思爲大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取筆擲地蹋壞之　含毫　染翰
陸機文賦或含毫而邈然賈至詩朝朝染翰侍君王　曹公落　何晏失　吳志曹公
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方作書筆落於地魏末傳司馬宣王欲誅曹爽而呼何晏作奏宜上君名晏忽失筆
于地　夏侯不害　君苗欲焚　魏末傳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云君苗每見兄文輒欲焚筆硯　增　拜中書令　封管城侯　見上
韓愈毛穎傳文嵩管城侯傳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　墨曹都統　文翰將
軍　龍城記薛稷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文翰將軍筆名兒潛確類書　人
鬚　胎髮　王羲之筆經人鬚作筆甚佳又異物志嶺南無兔嘗有郡收得其皮使工人製筆醉失之
因剪己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人以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紀聞譚南朝有老

技善作筆胎髮者尤佳　削荊　畫荻並詳筆二　刊竹　芟松晉稱含筆

賦序李陽冰之月毫鋒甚偉注列懸崖之竹有人門之曰汗漫錄司空圖詩月於中條山筆松扶為筆管時為竹有門筍之管其夢

此如人是筆當綠沉　青鏤上詳筆以一束　青綠書紀筆少杖筍之管其夢

文道因此　柔翰　纖毫考古思詩白樂天弱冠元弄微柔之翰析應山制堂肆科

各自故纖贈毫元相細管詩以筆黃白武如杞頗札毫而鋒笑日利以為余偉毫

雖五代史蘇易簡有館以前之文翰勝約始至蘇筆雙文州獻如晉筒王流書水日史筆人二私十相管謂　畫日旋

風從有筆也此　挫萬物　掃千軍陸龜蒙詩文賦杜甫詩枯萬物莫作倒於流筆

世寫三峽獨掃千人筆陣　十寶呵　五吏執上詳筆之第二也唐武后書長王

壽文中與臣為巴鳳人筆陣圖舍人蕭春等五王出鳳閣有司五使見亂忽而戲分冊古

其蘇然學部　一蹴廊廟　二應中書天中記石晉時安南節度使奏其筆略相承於

筆嶽廟是五代夜夢神遺一筆二銘後乃從一事以為河中自四入一錢事　趁廟夜鬢樹

其見召待史以筆二枚禮部侍郎馬裔孫手授以大小二筆一中一大所授者何一以筆書

中書史奉二筆賜熟視如一中所授者　御史中丞侍御史臂以書叙一筆階　穿筆書

過　賜筆紀功　唐明宗立忠而親見股肱　侍中書曰見奉二筆賜　而問明見官卒中使之筆如無名官以筆書之

御史筆一管汶考勳唐宗德即署在其名天賜之筆如不足即諸

外筆部　夢筆生花　瑩管如玉筆上詳

其法傳莫　句濡數鋒　夜作十管禿筆一澤把筆有書兔自千濡萬數快鋒毛月

不斷皮詳下筆二不欹不錯　中繩中鉤　如錐如鑿　經筆製說筆

之法須筆之者以前居者為劉後以弱者為直轄中參以之

翰中管籍笑者為之圓以前管以居者為弱者輔後居者毛筆法者以管直轄之中參旬以筆

書欲方筆仰中圓縱日握而不敢如繩日以筆不得却言部析新

韋昭公筆圖縱日終握而不敢只故得入筆不得部新

出御不堪一用毛　有筋無骨　應手從心蘇東坡曰直出眾工筆黃魯直使

懷素作筆也有筋之無骨真可謂名不虛傳上詳筆一曲紙下見書傳休林乞以筆不與　一隨其人　不知有筆上見毛穎傳蘇東坡曰手近

杜牧唐程以錢不知是筆亦所製作一使快人　永耕墳典　散作龍蛇上見

李德裕以錢竹筆管賦詩　奪造化功　無食肉相李參詩須

知月青筆能奪造化功見黃庭堅詩有絕交書　管以麟角　毛

取虎僕上詳筆二虎僕毛可以為筆天中記有獸名虎僕毛可取以為筆　攝管抽毫

貯雲含霧白居易詩紫毫筆詩紫毫之貴如金錯其毫端　黃金闕空將彈丸

彈下見筆　義之弗與　世南不擇考王義之自為筆謝曰余書不擇筆

安貞元年　筆每有就者惟有書華者非紙精佳筆未嘗不擇紙筆精工墨良

兩世家如子者南而世已　有含利　吐白虹天中記金剌血寫經筆端楚

有含利紅白何事與黃庭堅許男兒生世間筆

鳳凰王勃之春日孫學士宅宴序且頌龍書鸞鳳鳳之麟麟筆

龍鬚友　寶相枝龍鬚友寶相枝陸龜蒙志至筆第一賓同拜其枝再拜竹筆曰

管之二也詳　毛錐子　尖頭奴有上詳筆二頭尖見史元魏太武帝

視名頭鐵文劉十公之時曰人筆頭又曰公尖　友陳元　待陶泓　上見毛穎傳宋百家詩有得硯兒平

名奴頭尖　友陳元　待陶泓

鐵文公曰以人不鑿五須一枝為筆四楊元作楊一時絕可曰楊尖頭曰奴安有五兄

劉無一事公生四年終日待過陶弘書　三品　四德　上詳筆二方智

齊無十八公以生日待我書

通雅筆有四徳鋭齊健圓　一尺　方寸王充論衡一尺之筆知能士之然後須三前

自金馬史定國從學詩文章未有大進入處　退鋒郎　退

夢其父與方寸白筆是文章　

筆塚云唐僧智永積年學書後有退筆頭盈五簏瘞之號退筆塚嘗恐羅功成鼓髮傷塚一頭方封馬鬣碑不上題敢負字

思光獨抵貞節立飄後積土如盈險有苦蘚蓋好事者
瘞筆所在尚書故實僧智永積年學書有禿筆頭十
甕瘞之號
退筆塚
架名扈班
筒號裘鍾
致虛閣雖狙王羲
之有巧石筆架名
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
名裘鍾皆世無其匹
翡翠筆牀
珊瑚筆格
玉臺
新詠
序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樹萱錄南
朝呼筆管爲林蓋筆四管爲一林也或云筆林即筆架
歸田錄宋錢思公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
公榜以十千購之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
之一如疏
五七如此
鏤蘇題
獻李白
賜元貴事學士蘇題有
一錦文花石鏤爲筆架
常置硯常闊身天欲雨即聿出如汗題常以此爲雨候
金麦紀箕瑚府李白遊慈恩寺寺僧捧牌乞詩白題
詫曾獻筆英
擁廈香筆格
筆囊
筆槽
上見張杖銘王處集有
借界尺筆槽柄號其揩者
白其主人曰翰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
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矢主人大笈

筆四

原 中山之毫
史記蒙恬取中
山兔毛作筆
同筆硯
黃宣微時與張
彭祖同筆硯詳
現
爲方畧
漢書薛宣爲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
求其便安下至筆硯皆爲設方畧利用而
省費吏
民稱之
增 不銛加砥
揚子刀不利筆不銛而
獨加諸砥不亦可乎
原 良
筆下士所無
蔡邕與梁伯
貲復良筆下士
遼東仙筆
傳列李仙
冲甫錫川人黃桓帝時貴筆壺
一筆二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東市上
增 琉璃筆
安楚荊
歲時記陸士龍曰觀武帝劉
捷好以七月七日作號璘筆
原 筆惡
書王云義之復君與貴謝筆安
所得既爲少而
筆至惡味不補意
增 子敬歎爲絕世
作書筆斷王晉章袒好
作筆王玉故得
其數
爲絕世
原 著庭戶
左思作三都賦門庭戶
著筆硯
大筆如
稼比世當有王
說世王
珣夢人以大筆如椽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荊
增 打骨作筆
王隱晉書葉舒二月三楊版行詔書
藩撕舒撕筆書月初華生
宋雲行記

曹書以清用宣城諸葛筆宜一枝王羲之從以十金書勁札妙學甲當二時王號楷法
寶筆
歐頭以引作之
數頭筆作之清休書休柋髓而之點鷹點服入
四素友聞贊韓其濤畧名曰因文磨奉潤使花題
花泉
吳僧貫休竹帶之香因流芬蒼石花題上
即王以表梅園雪曆頭話之指畫筆爲文章之
先筆與其經下由河之是內筆之寺太向道以健
其仙鄭箭顛筆淵罵涯署書公曰口甚寺之
前筆之者者二未是筆非右以行不不入能用
語孔其之子曰傳作學士如葛氏能書當作
毛詩青細則刺波鬱有沿管小長則陳洪
世則頭賓盡無夫錄能則淵動自力由公
非右軍不能用
以袖代筆
懷金問價
詩硯仙賡建蛟與公於觀筆題
藏鋒都尉
當之子取高
聞之助讀全賞
睦宗郎君
主忽之徹書生
先見生之腹之歟
哇宗郎君
小詳相注
金
魏軒
洗落
清文元錄
都尉鋒筆
異歸之走

西天拜遂佛寫摩休王時打骨作
栗刺皮寫紙以箭關爲墨爲大乘經
攜琴
梁書栴揮以當
戰詩未世孫
筆傳學自以筋和之
菱以尖寫箭
佩以禾殘
孔彥芳粘
其李物五末
筆箸書之
夢中吞筆
學書盛中年
蒙菜其林
筆耕而食
張文甘入
後之螺爲卒使行以金可用其上也
耕報而求如間
筆集贍館
文請著
瓊貼
筆飾珠開
碧鏤牙管
增 彩毫
彩筆
唐書尹知一
成敬白
甘玄
衣粉香
增 吏畏
筍筆
錄長毫細
大鉗太切
又硬詳遊歐陽後成唐
筆所撕云南中序敬書
宛要公手射語上吏尹
僅攄爲細折元爲恩盛一
柔謝是花淨壁清貞紙碧
出人虧錄圖瓦曰拔數鑲
錄惠那其固招不司十牙
須筆前鈿閒寺畏府種管
長柘之有有關侯少
揮云筍魯笛花鄉州
毫近筆邵筆隅杖時
須常可顏鋒有紙侯
細寄知公頭雙畏知
管筆也名藏龍尹一
不出
管歲
月記
中忠
紙月
題會
收漫
能齋
於傷
夠齋

新斬寶筆潤筆錢世昭錢氏私誌王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于公前來者應之畧不停綴人人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褒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御筆宋史綦崇禮高宗蔣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兜鍪不如又紂置鏤盂珙時楊拔于募下未奐有大將吏功班坐受其拜拔勤色數曰信兜鍪不如乏雜也了足謝能宗宗亦進士棠遂登第三錢雞毛筆潛確類書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作筆求妙即蘇長公所謂三錢雞毛筆也

筆五 筆格 筆架併載

【原】詩梁簡文帝詠筆格詩英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網無如茲製奇雕飾雜眾象仰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廁璇臺賞　徐摛詠筆詩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牒橫承落繡篇一逢提握重寧憶仲升捐【增】唐李嶠詠筆詩握管門庭側含毫山水隈霜輝簡上發錦字夢中開鸚鵡摛文至麒麟絕句來何當遇良史左右振奇才　柳宗元酬楊尚書寄郴筆詩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內史新將寫道經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兔靈　宋林逋詠退筆詩神功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勲日暮閒窻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　沈與求以精筆遺維心詩諸豪雄誇劒芒銛

毛錐斂避收餘尖積閒黯黯渴銅雀案上爬沙枯玉蟾　黄庭堅謝送宣城筆詩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元手不將閒寫吏文書　又詠猩猩毛筆詩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量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勲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元劉因遠山筆架詩何物能支筆萬鈞案頭依約遠山痕燈横烟影隱猶見秋入霜毫勢欲吞　謝宗可鼠鬚筆詩夜逐虛星上月宮驚鬚奪得管城公案中不攪吟窻夢指下先爭翰苑功莫笑硯池濡醉墨絕勝倉廩飽陳紅平生翳盡詩書字散作龍蛇落紙中　胡天游無筆歎詩宣城鼠鬚不可索越尚雞毛不可得山中老穎飛上天九館疑騶化為石晴窻無復禿千枝曉夢有時來五色一庭老葉掃西風袖手空階看蝸迹　明曾棨贈筆工陸繼翁詩空山老兔脫毛骨簡拔精銳披紫茸平原霜氣在毫末水面猶覺吹秋風製成進入蓬萊宮紫花彤管飛青虹丸重清燕發炎輸五色絢爛皆成龍我時得之一揮灑落紙欲挫詞場鋒棄心蘭蕊動光彩栗尾雞距爭奇雄竭來贈此是仙蹤欲補造化難為功

【原】賦後漢蔡邕筆賦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摽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贊宓皇之洪勲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敘彝倫綜人事于晻昧兮贊幽冥與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元首黃管天地之色也 晉傅休奕筆賦簡修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秋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元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成公綏棄故筆賦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于五行乃發慮于書契採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永蹤 梁吳均筆格賦幽山之桂樹恒紫風而抱霧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剪其匡條爲此筆格趺則巖巖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則員負峻邈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窗而儲筆【增】

唐白居易雞距筆賦圓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銛終騁能于逸少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老聃氏之心空故不得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染松煙之墨灑鵞毛之素莫不畫爲屈鐵點成垂露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鋩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出銀鉤董狐操可以勒爲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斯距也如劒如戟可繫可縛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縹囊或處類藏錐之沈潛圖扇忽書同舞鏡之揮霍 實羽五色筆賦含五彩而可寶煥六書以增嫣積毫端於一勺潛合水章旋墨妙於八行宛成錦字載吊鸞鏡文漸出臨池詠蓮影長新故用辭林分宿鳥之丹羽呈功學海間遊魚之彩鮮糅松烟以霞駮操竹筒而淚凝紛色絲兮宜映練叢毫升斗兮似開緗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于良宵呈鳥跡之前想鳥凝于瑞日故可以彰施蘤葉點綴桃花依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以窮奢曾不如披叢翰而發光華李德裕斑竹筆管賦序予寓居郊外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爲賦以報之曰緣層嶺

兮茂奇篠爽澄瀾兮犨修竹灑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
兮苔更侵爰有良牧採之嵩趾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
於君子始操裁以成管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
似餘霞之散綺昔漢代方修增其柄煥綴明璣以爲柙
飾文犀以爲玩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
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
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原】贊 晉郭璞筆贊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
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增】銘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

活 【原】後漢李尤筆銘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
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魏傅選筆銘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
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
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修實爲心畫藏否斯由厥美
弘大置頻斜倚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
方 晉傅休奕筆銘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元墨銘
心寫言 王隱筆銘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
有鹿毛 【增】宋張栻筆囊銘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
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實治平中賜物厚陵之賜

文王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詞穀粟萬世豈
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
其物 明方孝孺筆銘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
後有萬世
【增】傳 唐韓愈毛穎傳毛穎中山人秦蒙恬南伐楚次中
山大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秦皇帝使恬賜
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穎爲人強記而便敏
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累拜中書令上
嘗呼爲中書君穎與絳人陳元弘農陶泓會稽楮先生
友善其出處必偕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免冠

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因不復召歸封
邑終於管城
【增】制 □鄭東山撰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長生於月殿亦分耀於日辰華
顛欲禿豈辭拔楊氏之 毛清節自持素恥營晉臣之
三窟雖勳名異乎定遠而摹畫妙於右軍俾歸掌握供
內庭肆筆之娛爰布腹心啓家宇同文之兆錫之湯沐
貴以絲綸載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之封期益廣惠施
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畝
【原】啓 梁元帝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春坊漆管曲降

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稽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琉璆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羡卜商無因則削徒懐曹植恒顧執鞭　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烟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弁出梁園來頒狹室

硯一

原釋名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增正字通硯亦作研　李之彦硯譜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黒邪心讒言無得汚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又蘇易簡作文房四譜言四寶硯爲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　米芾硯史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失硯之用

硯二

增李之彦硯譜黄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原漢書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宣帝微時同硯席　增文房四譜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　原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牙子百副紀有漆書硯一則其事也　增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於武帝帝賜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　晉書庾翼少爲侍中表家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蚌硯象牙筆管　原陳留志范喬年兩歲祖馨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增天中記東魏孝靜帝芝生銅硯　陶穀清異錄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百龍鱗月硯各一鱗石紋似之月硯形似之歙産也　又唐蕭穎士嘗至倉曹李韶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字札不奇硯一災文詞不美硯二災窓几狼籍硯三災同行者歛着頷之　北夢瑣言鄭朗落志時几硯有聲洪法師在座曰有聲價之象朗後位台輔　孔帖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注老子　五代史桑維翰傳人以爲桑喪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王氏彙苑蒯鰲畜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鰲心許之友人不告而去乃徒步追及送之　洪景伯

歙硯譜婺源硯在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成硯溫潤大過端溪由是山下始傳至南唐李後主精意翰墨歙守又獻硯并薦硯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爲硯官曹繼善歙硯說按龍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亦名羅紋山下名芙蓉溪石坑最多延袤百餘里取之不絕　李之彥硯譜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索之良苦陶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蘇易簡硯譜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端溪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爲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宋史吳越錢俶善草書上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俶即以舊所書紺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綠象牙筆管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數　又胡旦著漢春秋等書斷大方硯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　又包拯爲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止足供數後官滿一硯不持以歸　山堂肆考宋張仲幾有龍尾紫石硯東坡以銅劍易之　又宋蘇頌守杭梁燾以京朝官通判明州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臨別以一硯遺之曰留

爲他日玉堂之用後頌拜相燾在翰林草制乃其硯也　天中記宋謝壁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如錦衾郡檄隨雲覆處斲之得佳石有白文宛轉如二龍既發爲硯雲氣不復見矣

硯三 硯匣附

原 孔石 晉銀 伍緝之從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物也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晉永嘉六年劉聰引帝入宴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朕贈朕以柘弓銀硯卿憶否帝曰安敢忘之

銀帶 金池 魏武上雜物疏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一枚下見傅休奕硯賦

溪源 石穴 永嘉郡記硯溪一源中多石硯劉澄之山川古今記興平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爲硯

御几筵 置櫺柱 上見繁欽硯頌下詳筆二

飭方圓 生翰墨 上見傅休奕硯賦繁欽硯贊頭尋斯硯乃生翰墨自昔頌皇傳之圖極

篇籍永垂 讒邪無汚 上見李尤墨硯銘下詳硯一

魏后數用 晉帝少同 上詳筆二梁元帝忠臣傳劉弘沛國人也寓居洛陽與晉武帝同年少同硯書

增 龍尾 馬肝 蘇易簡硯譜歐陽陵云負石出能居溪以金星爲貴在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耳而李之彥硯譜曰不然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暗灑萇弘冷血痕則謂硯鵲眼知端石爲硯久矣蘇軾答孫莘老寄墨詩銘石琢馬研注云漢試帝詩鄴支圍賣馬肝石半青半白如馬肝以之拭發白者皆黑亦可作硯

鳳池 龍壁 米芾硯史晉硯見於顧愷之畫有如鳳字兩足者所謂鳳凰池也葉文簡家收唐畫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手瑪蟠盤中託一圓頭專也硯以晉製　柳宗元柳州山水記壁曰贐塗其下多秀石可爲硯件之有一端硯形正圓馬肝色中尾梁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鑑又端溪硯工見有一金色龍頭角爪

龍盤 鷲駐 天中記何

飛鷺翹駐潭心因今没人視之綱得一石石紋斧岸轉
瓜之若有承水帝硯工曰是必有了石剖之得一石下
弘水中大如鷲卿色
紫玉也刻為二硯
霧興
雲覆
揮唐録陳公家木
遺則暫之為州開
有富民畜一硯甚部至破家得之硯前世所謝影斗佳
者成一黑龍書迟之稅可畏二餘硝限以為川月遇陰
游則雲霧龜興公寄漫歸于張仲諜改和
闇遂登金門為書符之用下詳硯二
類月
星
蘇子美集江上有石光色類月于美以胎硯詩云我
疑此山石久為月照著老對啜月月降環冰犀堂星
星入角形露樸石與月砂白缸貫嚴牛美期焼蘇東坡
集東波以月石硯屏然范子功以函犀硯純父詩
云月次于房歷三星斗牛不同真屏雲
藏摇柔榆賢西靡影落蘇子硯與之
李之色止赤用之不岐端石揚休以錢二萬得風之字硯東夫
風字
斧形
尺餘陸通上畜硯麗有斧形色正青背有
坡集金文甚能克黑石宜筆芝唐以前物也
卻月硯譜蔡君謨曰端石瑩精推有芒者尤發墨談石
玉質
金星
多芒推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其

題程氏歙硯曰玉質純蒼理緻而聲清
畫墨之無聲見硯精石彥蓋以文生李山
液
晉王陽日書修為下石以龍孔子尾
蓋日石龍硯曰論書陳陰陽
天精硯譜曰液流殼質水王道
呵水
試金
州呵星天精 呂水王液世譜
金堅州呵星曰金發石彥
紅絲
青鐵
石精
天
上在大石中則肖孔之孫逆逍銘硯硯用以容三十中乃
一易苗道有不可送路石
斧簡有不可送銘之孫孔石
山薪字
第非李水程山液畫題
綴可刻波流筍骨生李墨程
以龍以非集孫文以蓋之無氏
尾武書澤曰金發石彥聲歙
石金堅州呵星天精硯見硯
第 呂水王液也譜晉曰
二 紅 適得質殺流陽晴王
餘 絲 人一 俗陽類質
皆 硯 登嬉 呵 記修書純
結都
磨穴
硯光畢皓磨吾彥合須
詩者其首穴有硯壁歙二
翠非蓼万篤一譜事以龍
濤也 硯簇古類永尾
淙余 蒼 數物有唐使石
淙自 玉 十可學李足第
生製 校附書衛乃二
穀成 蒼 方于于公可餘
紋蒼 濤 知某人硯用皆
雲玉參米其長者名 作
滌硯發芾師及數結下中
龍 墨硯吳山作都非下州
文元有吏所之自吉硯紅
餘硯光干用下以與二絲
奇與其出者絕其結 石
使翠云光乃與其為
濤宸為返所成都
墨硯山附辭也
鸜 處著服時去
鵒 不墨曹之師李
眼 出不至皆曰之

鳳凰臺
蘇易簡硯譜端溪石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
鸜鵒眼脉理黃者謂之金星　米芾硯史
陳文惠丞相家收蜀王衍時太子陶硯建蓋蓋上有鳳
坐一臺餘離雜花草是之以金泥紅諒有字曰鳳凰臺
名鳳朱
似馬蹄
東坡鳳咮硯銘北苑龍焙山如
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
綴城玉太原王顏為之以硯顏而名
爽以踏雖維石為硯
路天增中神痰硯石
可天然録品遺物似寶成
硯詩排閂紫破燦先合
蹄潤應通月宸 鑿競
狀天池
如月暈
又外多之狀曰拒墨
晉稜狐喉類算內發
書唐人紫色
洪景伯
歙硯
林木或如月暈絲石日山不峯或如雲作霧花紅黃相參
丁有社得紅第六曰天此山樣為硯其理紅黃彥
硯詩名狀通月宸先合競成雲天溪馬
魏臺瓦
汾水泥
七寶鑪
四環鼓
後取則泥已實囊
陶為硯水自不圖
矣
製上澄泥硯二彥
硯縫陶文作硯
囊房置四分
府開中元有七寶
中元水縣中賜人年善

硯鋊一所曲盡其巧每冬寒硯凍置于鋊上不勞置火
硯水自消銘曰象其硯東置于
環所以為硯寶為四用
琢硯以得曲盡其巧
環鼓硯子綴以白玉為環
作春秋
注老
一上石不鋊勞色置隊火
子
贈庚翼
遺洪崖
名三災
補百碎
硯并詳二硯
洪崖先生上詳
欲歸之河內洪
舍人劉生字傳
先生與洪崖
壽士職吳格
二雖之并偏四生
百碎者貢之歸彥
句硯皓張
比諸絕陽
即石角來
復留就渴
猶時 贈生
如開
斯右
琢有
成李
署處
無上
環能
一類
補
底承魚口
色若猪肝
硯清如開
形異斯右
正錄琢有
閱余成李
腹家署處
作世無上
兩寶環能
也一類補
其也琢上先壇
法英硯詳生與
得至硯揚貢
三魚口以承之紫
可愛其色
形異
諸硯譜端口
猪如佳
訪於諸阮
留在二妃
水中石其色青山
有陰
元唐其字云閱
和李色堅
初文紫山
叔資絕
祖瑕
宰錫須蘇
浮道石訪用者易底
散琢時之色尤簡分
取為端朱者謂硯三
為硯鵝陽佳如譜魚
硯名具諸 猪端口
製曰以阮 吳以
形瑚往温 水承
象柔因清 中之
魚石刻之 石紫
有硯其陵 其眾
道 遊必 色可
家與山訪 青愛
符苑之山 山背
嶽宰姓水 洋陰
皆道氏一 石有
置支年日 其字
魚于月于 色云
硯水覺躍 紫堂
中則其側 山支
忽見石得 絕
失一美一 宰錫須蘇

之夢人曰吾暫遊把水爲二妃所留可於水際見尋也
道支旦至水則留吾得一埋魚買剖之得先所符識方
悟又失之有人過而君
廟見魚硯在二奴側
范馨與孫　蒯贅許友
王慈獨取　包拯不持
粟苑王慈年八歲外祖宋江
見王義恭出貲物志其所取
慈但取素琴石硯二硯
而巳下詳硯
造供書府　留用玉堂
宋葉硯譜諸宜常
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平底耳有四十環刻
每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狀左右日月
以然太上皇書府
人用上詳硯書
之壁下石山硯
弘文館校書李
硯史吾收青翠有
須復平嚴如墨
珠滿硯一上有
南仟乃上四石有雙
上見張少心事見歌
有高曾寫理盤經潭鴒宜空中衙水添硯水鴒畢至
文學部
中有雙澗　上出一峯
宋林光朝序唐李元章題
象龜負圖　有鴝添水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　硯

藏歌盍舞　鏡玉割雲
一朝姿勢而合隨處士依人如神而知伍遣陸可
謝人惠硯詩割雲
玉瑩鑑光　黼形穀理
滑墨發生光如漆如油而東坡色
硯銘形而有理金華
墨侯　號萬石君　拜即
之量隱通遷不仕因采訪器度方圓中文嵩石盧中傳王石萬虛中
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方之端陽心即墨然若中
羅文　生芝　觀
王詳硯二毛穎與弘農陶泓
魚上數百硯皆具甲胄
數十敵入硯魚於紫石
雪方池　紫翠屏

室曰雪方池東坡月石硯屏許紫翠出元
雲夢澤中星獨有月上月倒挂紫翠屏
如蓮葉　鈞夏鼎　成禹璧
或硯如蓮葉
或規如馬蹄
作冰壺　名水箕
川有成禹元壁海王
石有硯利如風字
見風字近手
雷電光　金石交
聲價之象　文字之祥
德人俊人　死眼活眼
水溫瑩作淺碧色如之
之過於厚事風生
易木其意不盡然
端溪三種　人間四絕
林夫丹石
湖女碧玉
見如故人
得自新
殺墨如風淬
筆如錐

以綠石硯贈張文潛詩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山聳二十六峯輟耕錄南唐李主有寶石硯山徑長纔踰咫尺前聳二十六峯皆大如手指不暫寄五十五年假雕琢有華蓋峯月巖方壇玉筍翠巒上洞下洞三折相通有龍池遇天雨則津潤滴水少許在池內經旬不竭揮麈錄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諷者來貳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啓硯之但一黑匣所大端硯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碁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硯匣　硯室瑠璃硯匣詳筆三文柳宗元柳州寄周韶州詩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下詳雪方池注

硯四 硯滴附

【原】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東觀漢記蘇竟與劉歆子棻書曰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凍釋學篇章崔寔四民月令正月硯凍釋命幼童入小文學訂學篇章十一月硯凍讀孝經論語後人思德愛物張華所用之器後人思念公德愛其物年逾百祀蔚然玉質也鄴雅石硯一枚銘揭晉州有石硯一枚是北吳都石硯山名見北堂書鈔水硯爲城池詳筆陣三國【增】也有之硯色也至今水常黑洗硯池文房四譜越州戒珠寺羲之宅翔鳳硯蓋書武帝性純火吳翔州東進書緣龍盤硯封令鑄条硯蓋銘終身詔禁鐵面尚書拜退御史蘇侯使楚石節去監硯匣翔九陽鄉李令孫自職事長史尚書兼石龍之西道水常枯左鐙軍水橋瑠璃李郎夜自琉璃賓琦硯銘許常去稿左遠元續夜李道奪成質閣水硯覽說其其毀不忍棄歐陽修硯銘讀石識之上西手成質內手成器硯匣其歸京師愈愈應硯銘鐵硯全斷用之毀不義不忍棄之硯非生理死而斷識之斯仁用之毀不青州石末太平御覽青州石末以硯李之評一李當時彥未見譜曰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之評太平御覽以青州石末為硯以彥未見譜曰青州黑硯皆瓦硯也公權以爲之第一當時未見天下之冠李彥澄心堂紙硯李廷珪墨主龍尾石硯為天下之冠品耳上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爲天用

下之程好硯成癖陶穀清異錄南昌徐省躬好硯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四眼徐鉉名之曰方相石省躬以近四目不用自號仙翁硯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說眼列斗形蘇易簡硯譜唐彥猷云端石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九重其大者爲帝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其生于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池內者謂之低眼高眼尤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睹也潔曹書蠻善歙硯唐公硯錄云嘗過金陵卿處見一硯方四五寸許其色美青如秋望碁天表裏藍都無紋理所謂硯之美者也今不復有薄如紙又蘇易簡云硯有薄如紙者蓋以爲利用云玉堂新樣類書丁寶臣知端州送王安石硯詩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表裏瑩安石詩久埋瑞石舊新樣一枚看宮色杭州如龍心大硯磁石得之寺中色如水唐之士華費知瓌大硯環水如辟雍水晶硯又信州水晶入硯用於磨墨由處以石爲之者起墨益毫文

石兮臺而起墨益毫元色也有瑩面細紋石中鋸刻此刀若祝元文房飽寶其質石端鎬縣伊如蔡伯倍黃之墨其嘉硯起端溪石銘玉兔朝元硯譜端州硯有若兔朝元者不必以眼爲貴硯石不必以眼爲貴書學刻成如奉下倣鐫寶一書曹碧王玩元壽所作松磬硯硯錄端溪有松磬硯形而歙縣石高半尺陰其石以松磬名溫潤硯山縣磨墨有元揭山之中大平可容二寸許紫衣玉帶元紫石硯生有紫衣玉帶文相紫衣玉帶生東山硯常喬序五十五事自硯山序石出於紫衣寶生亦稱紫衣玉帶生以酒爲滴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取其不冰以酒爲滴取其不冰也帶生曰王玉蟾又曰廣陵王去疾得晉王公硯滴又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光潤如新又杜甫詩

宮兜玉蟾蜍劉禹錫詩玉蟾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綠錦鮮

水龜 傅休奕水龜銘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吐水有似清泉潤彼元墨染此柔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金錯盌 世說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

金小相 清異錄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就刻名號研室曰紫方館金茷盛硯滴曰金小相鎮紙曰奩子龜小連城千鈞史界尺曰由準氏芒筆曰畦宗

郎君夾槽曰半身龍

高麗銅瓶 羅文傳上賜高麗可歐銅瓶爲飲器

寫貿中奇 張安國戲硯滴詩素上丑行龍筆肖昌北人壯試筆硯間英姿欲摩雲豈屬濡毫端正可清妖氛會當作君玉王殿清夜分轉寫胷中奇思波被無涯

硯五

原 詩唐楊師道詠硯詩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煙華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賒 增 李白酬殷十一衆岡硯詩灑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 杜甫石硯詩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李賀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匀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陸龜蒙謝襲美贈紫石硯詩霞骨

堅來玉自愁琢成飛燕古釵頭澄沙脆弱聞應伏青鐵沈埋見亦羞最稱風亭批碧簡好將雲實漬寒流君能把贈閑吟客徧寫江南物象酬 李山甫古石硯詩追琢他山石方圓一勺深抱貞惟守墨求用每虛心波浪因文起塵埃爲廢侵憑君更研究何啻直千金 劉禹錫謝友生遺端谿硯詩尋常濡翰久恨不到端谿得自新知巳如逢舊解攜娲天補剩石昆劒切來泥著指痕猶濕得白水未低阿雲潤柱礎筆彩飲虹霓端眼工諳謗羊肝士乍封連斯光比鏡因墨膩於磬璣小金爲斗泓澄玉作隄 宋韓琦古瓦硯詩昭陽殿瓦不可壞埋沒曠野迷荒榛數百年來取爲硯墨光爛發波成輪求之日盛得日少片材無異圭璧珍鮮斑著骨尚乾翠夜雨點漬痕如新當時此復近詹溜印以篆字花其唇 蘇軾龍尾硯歌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飽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 陳與義酬錢東之惠澤州呂道人硯詩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却寄書林汗縑楮豈如此瓦凝膏膏冷面不識姦雄曹呂翁巳去泣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眞耐久摩挲玉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 硯 圭

質雲生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撲
滿本弟昆趣清尚漏何年分一朝𨻶地真瓦礫莫望韓
公無瘞文　陳師道謝寇十一惠端硯詩端溪四山下
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爲容河江屈流雲
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沒人投深索
千丈採領適遭龍伯睡驪龍挽出萬人負千歲之藏一
朝致琢爲時樣供翰墨十襲包藏百金貴　劉克莊獲
硯詩二硯溫如玉琢成信知天地有精英馬肝紫潤尤
宜沐鴝眼青圓宛似生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
爲兄　金雷淵洮石硯詩緹囊深複有滄洲文石春融
翠欲流退筆成丘竟何益乘時直欲礪吳鉤　元揭傒
斯硯山詩何年靈壁一拳石五十五峯不盈尺峯峯相
向如削鐵祝融紫蓋前後列東南一泓尤可愛白晝元
雲生靈霧在唐已著羣玉賦入宋更受元章拜天台須
洞雲海連戴氏藏之餘百年陰崖洞谿寒谽谺宛轉細
路通樂斜崑崙蓬萊與方壺坐卧相對神仙居硬黃從
寫黃庭帖汗青或抄鴻寶書願君谷神長不老淨几明
窻永相保　趙孟頫賦張秋泉所藏硯山詩泰山亦一
拳石多勢雄齊魯青巍我此中却是小岱岳峯巒無數
生陂陀千巖萬壑來几上中有絕澗橫天河粤從混沌

元氣判自然凝結非鐫磨米公平生好奇者大書深刻
無差訛旁有小研天所造仰受筆墨如圓荷我欲爲君
書道德但願此石不用鵞　宋无端石硯詩千年嵒璞
斬新研一片琳腴截紫青雲漢帶星來玉匣墨池蒸雨
出滄溟煙開霧斂天晶彩海靜江澄地典型要與陶泓
作佳傳老磨松液寫黃庭　許有壬謝李惟中貺未央
宮瓦硯詩甄官陶瓦極能事鉛丹細擣咸陽泥人間購
求作珍玩磐磨爲硯尤瑰奇體呈全璧徑尺許湣開新
月才一君堅如鐵石潤如玉墨磨瑟瑟松風吹楮生毛
穎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　張憲玉帶生歌鸞刀夜
割黑龍尾碾作端溪蒼玉子花鐫鐵面一尺方紫霧紅
光上書几銀絲雙纏玉腰圍翡翠青斑繡紫衣金星鸜
眼不敢現案上墨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鬼龍膀撫玩不
殊珠在掌抱遺老人生計拙受把文章寫忠烈霜毫一
夜電光飛不必矮桑重鑄鐵　明宋濂灉哥石硯歌鬼
工雷斧琢削古天光電彩生新容袤將四尺廣踰半作
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二百但見寶氣浮晴虹方
今聖人重文獻纏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
勑昇入文華宮宮中日晏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
端元歙盡斥去欣然爲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

章奎畫分織穠有才沈雍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顧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下古鼎鐘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寛詔蘇疲瘵

原 賦晉傅休奕硯賦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彩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元 增 唐張少博石硯賦溫潤稱珍騰異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斑蓋求伸於知已爰待用于君子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水或外圓兮若規或中平兮如砥匠石流盼藻炎生輝象龜而負圖作伏如

鵲之銜印將飛撫之類磬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垂文以呈象亦澄淵而漬墨用之漢帝常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 黎逢石硯賦琢而磨之其滑如砥從精研而染墨在疣中而貯水水隨筆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成器尚古徵闕里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對此大匠顧諸洪筆見珍於殺青之辰爲用於草元之日

原 頌 魏繁欽硯頌有般倕之妙匠兮偃魂異於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玲瓏之內敷遂縈纒於規矩兮假下氏之遺模擬渾靈之肇制兮效羲和之毀隅鈞三趾於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秘用兮御几筵而優游

原 贊 魏繁欽硯贊方如地象圓似天常或薄或厚乃圓乃方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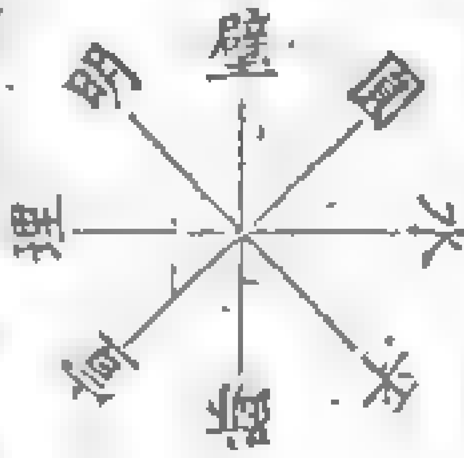
原 銘 魏王粲硯銘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爲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沈墨運翰染榮辱是若念茲在茲惟元是宅

梁武帝硯銘

音蔣論豐

假晰國以

梁丘遲硯銘



增 宋蘇軾孔毅甫龍尾硯銘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

不能隨人以南北　又鳳咮硯銘帝規武夷作茶囿山
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琢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
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
肩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
又端硯銘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
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又程公密子
石硯銘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孕此黝賴已器
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黃庭堅硯銘制
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
者聽　唐庚古硯銘序硯與筆墨出處相近獨壽夭不

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
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
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
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銘曰不能銳因以
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崔
鷗古硯銘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敎不倦似孔其
實墨家者流摩頂放踵　明方孝孺硯銘其體剛肖乎
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唐順之銅雀硯銘
昔惟瓦藏歌女貯彝馬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
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

安知其不復爲瓦也　又小硯銘大者擬然利以居小
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牆壁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
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岳之精英
【增】【傳】宋蘇軾萬石君羅文傳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
龍尾山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里人石工見之曰此
邦之彥也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武帝方向學喜文
翰文由中書舍人毛純薦上望見異焉曰古所謂玉質
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每有詔命典策必使
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褚先
生使行之上嘗歎曰國寶也然厚重堅貞行無瑕玷其

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屛風賜之并賜高麗所
獻銅瓶爲飲器上思其功封文號萬石君文爲人有廉
隅不可犯喜與老成知書者遊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
輒面氷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
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
拜尚書僕射文浸不用
【增】【誥】鄭東山撰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風範
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擲地作金
聲露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劌澤乎其容圓成規方成矩
凜若通才磨不磷涅不緇屹然雅操抱茲端溪之璞宜

呈孔席之珍日高丈五影動花磚夜草制三風生玉署若實儀之清以介與楊億之勁而剛是以似之與其潔也可依前石鄉侯除翰林學士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

文學部十四 紙 劄 墨 券 策 契 簡 封泥 牘 牒 附 札

紙一

原 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 後漢書宦者傳蔡倫字敬仲位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初學記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糸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抄作紙故其字從巾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帋則其字從巾之謂也（見漢記及王隱晉書） 增 潛確類書蔡倫後有左伯善造紙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左伯字子邑韋誕字仲將張芝字伯英） 北戶錄紙爲番爲幅爲枚

紙二

原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敕紙法紙各一百 增 南方草木狀蜜香紙以蜜香樹皮作之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

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　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于武帝帝賜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横邪側因以爲名　原抱朴子洪家貧伐薪賣以給紙筆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語林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與謝公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增世說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　原王隱晉書陳壽卒詔下河南尹華澹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增晉書左思作三都賦門庭藩溷皆

著紙筆得一句即書之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紙貴　原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　沈約宋書張永善隷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輙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增丹陽記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　唐書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受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幅人服之號百紙參軍　唐書高宗上元詔詔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今後皆用黄紙　酉陽雜俎天寶中崔禪師綱一異蜂其體如人置紗籠中忽有數蜂翔集相

慰勉一曰子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爲我寫星子詞語皆非世人事僧舉龍放之　直方詩話宋韋貫夢至宮庭有婦人授紙曰此衍波牋也煩賦宮中曉寒歌貫援筆立成

紙三

原如石　方絮 並詳紙一　當策　代簡 上見萬成紙紙桓靈寶偽事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黄紙代之　黄書　白疏 王隱晉書劉卞爲四品吏訪問推一鹿車黄紙令卞寫書卞語訪問劉卞非爲人寫黄紙也訪問怒卞罪下品二等補尚書令史　崔鴻前燕錄慕容儁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黄紙上表儁曰吾名號不異于前何宜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疏　裹柱　補絇 王羲之筆經採毫竟以麻紙裹柱根夫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紙然後安之

州承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卧一幅布絇敗以紙補之　擣網　持花 蔡倫擣故魚網作紙名網紙後人以生布作紙絲縷如故麻名麻紙以擣木皮作紙名穀紙見董巴記及博物志　長少西寺屋構傾頹謀欲建立其日有帝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見孫放西寺銘　縹紅　青赤 上詳紙二桓靈寶偽事詔命下准作青赤縹綠桃花紙　藤角　桃花 范寗教曰土紙不可作文書令用藤角紙下詳青赤注　造尚方　請秘府 上詳紙一晉虞預請秘府紙表秘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寫起居注　別駕函　右軍庫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下詳紙二　蔡倫遺業　唐季箋 盛弘之荊州記棗陽縣有蔡倫故宅今路人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　先賢行狀延篤從唐溪季受左傳欲寫本無紙季以殘箋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　綠紙　素紙 續晉陽秋

姚崇好書有綠紙赤軸張抗詩昔香好與籍下帷幕董氏吟詠遺鳳染軸紆素紙 增 雁頭
鳳尾 羅隱寄筆工裴鳳贈以雁頭箋百幅詳節山堂肆考古有鳳尾箋以番薄纏輕制作
麻面 桑根 國史補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之麻面藤背金花玉屑魚子十色箋也蜀文
房四譜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其祖書乃桑根紙也 松紋 樹葉 附穀清異録先
君喜白象天墨腳雨幅背之右角有方長小黄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昏卷之古等上林邑記九真俗
以樹葉爲紙 銀光 玉板 上詳紙二貴著蜀箋譜蜀中書用蔡倫法有玉板有自餘有
理肩有表光 金花 玉葉 太眞外傳明皇與貴如年貴持丹子光香亭命學閣季龜公金
花箋宜賜李白三進清平調詞天中記詩和賜與武谷業愛妾非翔以金鳳箋剩寫玉葉紙題箋
銷金 鋪玉 又曰唐初行相官詰用訴金下箋見發梅金堯鳳臣紙書之餘皆角殘花綾已
澄心堂紙詩 霞光 雲母 貴耆蜀箋譜蜀王衍賜金堂令張頗霞光箋五百
文學部

即今之凡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方以智通雅牋母牋薛濤之遺也本詩小色箋今則與
連四同式但加雲母粉耳 金縷 柳綿 潛確類書宋有方叔書紅
箋與雲母粉諸色箋亦有露金縷紅
天水碧異砂花竹鱗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
箋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 文房寶飾毛亦有款綾
於尊江春日主人宴之乃致語曰醮畢貴紙以之奉何堪
龍首之攀可望佳人曰吾雖以陸源繡以物白樂紙鋪
鵶青 鶴白 夏寅詩光閃鴉青新樣重墨滑因珠汁鵝白雪新
銀價高紙爲三都貴名宗翌遂九錢拜搖新
楮國公 好時侯 文房四譜薛稷爲紙記封九錫拜楮國
公宴異州白制史統鎮藩字九錫拜界道中
郎將又毛穎傳與會稽楮先生友善文館書好時侯
傳華陰楮知白字守元亦曰好時侯史時
兒紙 薛濤箋 童子神通錄姜燈年十歲以其父晉
無紙乃燒賴燈竹爲紙供父書小
字洪兒乃貴此幣元和初薛濤好製小
詩惜其幅大人不欲長洪兒紙乃快小蜀中才子後成諸箋
亦如是名 觀音簾 女兒膚 趙希鵠洞天清錄有宋
曰薛濤箋 蘆鳥絲闌之鐲龍顯

紙有藤白有觀音簾有鵝白出江西宋陳師道從冠
生求茶庫紙詩南朝官紙女兒膚玉板雲英比不如乞
與此翁元不稱他 用蠶繭 修龍樓 上見紙二事
年留待大蘇書 文類聚韓浦
泊咸有辭學與泊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
舍聊避風雨子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偶得蜀
箋題詩贈泊曰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
兄得此全無用助女添修五鳳樓 贈三韓
浣溪頭老兄得此 ...
寫百韻 韓駒詩王郎舊有二韓紙高麗可寫百韻見通
志王行贈我百韻箋幅謂長高麗紙也學
蜀詩
士箋短可于百韻四韻薛 巧官楮 貢蠻箋 孔帖王元所
壽箋短可書四韻薛 撰書凡數十百
卷長安時上之巧官楮寫載秘書麗天中記唐中國
紙未備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高麗歲貢蠻箋書卷等
多用 發綵箋 押黃紙 南史陳後主常使張貴妃等
爲 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
須宴號曰押客先令八婦人襞綵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
繼和 宋史錢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言足者雅不得
於黃紙上押字耳 虛柔滑淨 妍妙輝光
蓋未書中書也 東墨藪魚卵
文學部

虛柔滑淨紙熟紙氏後錄唐人有生紙熟紙妙揮光 色白如綾 匹長似練
潛確類書高麗紙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
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又宋有匹
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 烏絲三尺 繡花百番
數幅長如匹名鄙陽紈
異聞集李生元小王朱絲欄素出越姬良綠 閑繡紙三尺
以受李生生多才思援筆紫成章按宋毫絲有繡成界
道者謂之紙烏絲百關皆考唐花籍也題士 女髮山光 碧
少夢人卷紙百幅有閑提緒花蓬
雲春樹 黃庭堅詩三百個女兒髮蕭前青龍一明樹以山光滑夜雖月類餘
爲柔溪藤
書宋有紙光瑩滑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書
搨闕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金花箋 知白守
黑 浮碧 殷紅 又曰紙錦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汝之忽好汝者加汝以五色而汝弗良
子墨憶其所謂混沌而馬節者邪詩 明於流黃 滑如
下見揚臣原儲崔駢馬惠痕
春冰 黃庭堅詩生白山老藏上玉之肪流黃孫犀竹
侯包贈宰陽明於機上玉之肪流鳥黃孫犀竹無征西
寬光滑如春冰 蠶尾

手爲寫黃門急就章見梅堯臣登心堂紙詩下

蜂鑽　驢疊　傳燈錄神贊禪師見蜂子投窗求出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紙神仙傳張果老乘白驢休則疊之如紙以水噴之復成驢

凝霜　敲冰　天中記歙績溪界有地名龍鬚出嘉紙蓋新安之水清徹見底利以區精故紙如玉雪者水色所爲也紙有墨光白滑[illegible]凝霜之目升菴外集敲冰紙剡所出也剡水清深山又多藤楮以[illegible]敲水騁製之佳蓋冬水也張伯王蒹閩詩聲水呈好手纖素疑交鸞蓮

六合　雙流　國史補雲陽有六合箋天中記雙流紙出于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貴[illegible]名自隋始也

魚箋　蠟箋　潛確類書唐有魚子箋陸龜蒙有魚[illegible]詩東坡詩蠟紙燈籠見雲母又通雅元有[illegible]箋出紹興

青藤　雪藤　李肇翰林志[illegible]告[illegible]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詞之類也何[illegible]楊升菴外集廣安州紙名雪藤玉版志熟詩雪藤光異臺應不數花箋

扶桑　茇皮　日本松皮　山居[illegible]錄[illegible]茇皮紙出扶桑國又可以爲[illegible]賦[illegible]剝茇皮嚴[illegible]注言茇皮可以[illegible]

紙　潛確類書日本國出松皮紙中國有桑皮紙蜀中藤紙江南竹紙楮皮紙[illegible]歙黟霜紙浙中有麥莖稻稈

濡以宮蠟　塗以冰油　唐史柳公權爲翰林學士宣宗召對于亭燭窮而語宮人以蠟液濡紙宋晝書宮後中書人以用之

芙蓉　染以胭脂　文房寶飾[illegible]蜀以芙蓉皮爲紙其色明[illegible]詳以下[illegible]

養以　海螺磨　清異錄[illegible]以雅奇宜用鋪紙[illegible]得其骨韓[illegible]以[illegible]簡熊之心一

昏　芸香辟蠹　[illegible]日得海舶舒其奇宜用[illegible]鐵之心[illegible]

書宮紙　教子繕補殘書　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往遺人得之即發光善薩又記下書[illegible]其海[illegible]治紙之[illegible]可[illegible]而不清[illegible]去[illegible]者[illegible]米雨點螺磨紙左右三千計其[illegible]下見米自[illegible]謝安巨源贈紙詩[illegible]墨

隨父不　宋史阮孝緒父白相東孔[illegible]官紙以成之清[illegible]書

蕭繹之放翁南游多殺紙散諸子繕補殘書

紙四

增　赫蹏　紙也漢書應劭以爲薄小紙見趙飛燕外傳

原　送許子但以紙　崔瑗與葛元甫書今送許子書十卷貧不能致素但以紙耳

寸紙不遺　張芝書不善必遺書寸紙

爲答數紙　文士傳楊修爲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答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所出錯誤公反覆教以答之答已

待指事　蜀志人以楊戲爲性雖簡惰者推意以指事者嘗盡紙甘言之

集兄文　陸雲與兄機書不加不雲集兄文爲二十卷[illegible]前集之兄

增　光潔澤麗　天中記王右軍作書用張永紙以紙光潔澤麗便于行書

原　片紙殘行　又晉書後著作書纖紙殘行有用[illegible]片[illegible]片言隻字亦

分句改紙　張古今前記舊事有一事一貫作[illegible]句[illegible]改紙所以[illegible]

增　盛以銀函　二十一月詩錄[illegible]甲[illegible]以紙[illegible]請諫紙二百張月[illegible]

月請諫紙　長慶集白居易詩云月慚諫紙二百張

雲藍五十枚　唐段成式寄溫庭筠雲藍紙三十九江陵功曹之分相送五十枚手篋之中溫飛卿作書溫以紙[illegible]送詩云[illegible]一九十六蠻箋法

采牋爲書記　唐李嬌所著書其意以采牋寫書記之得有[illegible]人以[illegible]

硬黃　書傳寫經用黃紙以防蠹人以[illegible]潢而以硬黃紙墨光[illegible]東坡詩以黃硬字小黃庭云硬黃[illegible]

以人得名　澄心堂　紙又細[illegible]南唐李後主造[illegible]南唐後主爲澄心堂紙[illegible]書畫[illegible]

淨無瑕　布頭牋　東坡集云川人以竹爲紙亦有取布頭機餘經布所造今紙不如[illegible]

今以竹　春　凡紙無名瑕[illegible]光紙又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言

宣　青箋紙色元有兩色今人以竹爲之又青春[illegible]光[illegible]亦多[illegible]紙作[illegible]

德造　方以智通雅明大內宣德五年造素箋紙有各色粉紙[illegible]印者

紙五

原詩梁江洪爲傳建康詠紅箋詩雜彩何足奇唯紅偏
作可灼燐類蕖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
和不遇情牽人豈入風流座・後梁宣帝咏紙詩皎白
猶霜雪方正若布棊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綱時　隋薛
道衡咏苔紙詩昔時應春色引緑泛清流今來承玉管
布字改銀鈎　增唐李嶠咏紙詩妙跡蔡侯施芳名左
伯馳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舒卷隨幽顯廉方合軌
儀莫驚反掌字當取葛洪規　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牋
百張詩百張雲樣亂花開七字文頭艷錦回浮碧空從
天上得殷紅應自日邊來捧拧價重凌雲葉封裹香深
笑海苔　陸龜蒙謝襲美寄魚箋詩搗成霜粒細鱗鱗
知作愁吟幸見分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
魚子白牋曰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見倚小窗
親襞染畫圖春色寄夫君　皮日休酬見苔魚箋詩輕
如隱起膩如飴除却鮫工解製稀欲寫恐成河伯詔試
裁疑是水仙衣毫端白獺脂猶濕指下冰蠶子欲飛若
用莫將閑處去好題春思贈江妃　宋梅堯臣酬永叔
寄澄心堂紙詩滑如春冰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蜀
牋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還可咍江南李氏有國日百

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几鋪寫無塵埃
又荅宋次道寄澄心堂百幅詩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
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七十年來人不知　韓
維賦澄心堂紙詩當時萬杵擣雲葉鋪出几案滑且堅
剡溪藤骨不足數蜀江玉屑誰復憐　孫覿酬志新餽
巴源紙詩巴江新擣萬縠皮楮生粉面肯凝脂故人千
里特寄我落筆宛宛天投霓　米黻硾一竹短截作軸
日學書作詩詩曰越筠萬杵如金板安用杭油與池繭
高壓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
天使殘年向筆研　又謝陳適用惠紙詩蠻溪切藤卷
盈百側理羞滑繭羞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桄榔葉風溪
水碧　金朱自牧謝安巨濟贈紙百幅詩百幅溪牋遠
見羞故人佳餉若爲酬幸將晩節收魚網未得良工起
鳳樓柿葉學書差足慰芸香辟蠹會須求揮毫不見雲
烟落愚貫操金愧暗投　元朱德潤贈呂生牋紙詩玉
肌勻膩粉初乾淡淡空青印碧闌曉日長楊新賦就墨
雲時度玉蟾寒　又羅文緝緝染湘流中瑩晴空一段
秋莫問殺青千古事漆書應讓管城侯　明陳端以剡
牋贈陳待詔詩雲母光籠玉楮溫得來元自剡溪濆漬
涵天姥峯頭雪潤帶金庭谷口雲九萬未充王內史百

番聊贈杜參軍從知醉裏縱橫墨不到羊欣白練裙

原 賦晉傅咸紙賦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兮又造紙以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貞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爲己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離羣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增 銘明方孝孺紙銘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增 詔宋劉克莊譔楮知白詔朕讀司馬遷史記知楮先生名舊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朕既召穎泓元罝左右三人者皆言汝養素林下潔已不汚操行砥平襟懷寬博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于玉雪且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雖欲卷而懷之得乎汝其幡然而起與衆賢雜遝並進以紓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鬱剡藤副朕右文之意

原 啓梁劉孝威謝賚官紙啓臣與謝嘏俱懸甚聖臣之衡梯實愧魯般之巧嘏之城壘時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勳行賞爲渥過深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准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懸茲靡滑謝此鮮光

墨一

原 釋名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增 說文墨者黑也松烟所成土之類也　眞誥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於陽也　洞天清錄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爲之晉人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遺製　三輔決錄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籀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　見聞

錄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 廷珪父奚超南唐主賜姓李氏世爲墨官

潛確類書造墨之妙者魏無過韋誕五季無過李廷珪父子其墨浸水中三年不壞宋有潘谷元有朱萬初虞允清稱萬初墨沈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　東坡志林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　北戶錄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

墨二

增王嘉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墨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佐老子撰道德經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 原漢書尚書令僕丞郎月賜喩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官儀尚書郎覈試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試一日宿召會都坐給筆墨以奏 續漢書守宮令主御筆墨 增顏野王輿地志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語達旦臨別贈墨一丸肅方注周易多有滯思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原東宮舊事

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增潛確類書王右軍爲臨川內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池有墨花 春渚紀聞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質堅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 唐書王勃幼時嘗夢人遺之墨丸盈袖後文章大進 陶家瓶餘事唐明皇一日見御案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因賜名龍香劑以墨分賜掌文官 藝文志唐明皇修圖書創集賢院太府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 邵氏後錄宋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付主藏吏籍收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車載以給至宣和間黃金可得李墨不可得也 澠水燕談宋嘉祐中仁宗宴近臣于羣玉殿嘗以李廷珪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受賜者皆雙脊龍樣尤爲佳品 楊升菴外集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 又元朱萬初善製墨天曆中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有以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

墨三

原噴紙 點繒葛洪神仙傳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王充論衡論者不知累害所從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墨點繒孰有知之不書受累白政者行青蠅之汙常在絹素

二螺 九子陸雲與兄機書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 文選墨藏於松煙本姓長孫氏婚二子生子九

掌禱祠王子年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以人墨書於掌內則記之 又自股裏夜還石公更折竹寫之 禱祠者持一百千無題寶紙一雙神筆一益墨

致夫 賜令婦人集沒墨太子妻與九州書開西有石曰宮中有吉凶 便二

入木 汙屏神仙傳漢宣帝識仙人十餘字帝惡而刻之遠乃題字去遠乃外字復現而墨皆入木裏 吳錄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墨汙屏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以手彈之

筑陽山 懷化臺盛弘之荊州記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化郡掘臺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 西征記白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寫書 廣州記懷化郡

供歲時

合珠麝　東觀漢記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絕惟歲時供紙墨而已　韋仲將墨方以眞珠
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出三輔
作上黨　范子計然曰墨出三輔上黨節松心作墨　淵雲墨妙　嚴樂筆
精　並見北堂書鈔　【增】淳漆　遠烟　上詳墨二　宋何遠墨記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
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銑筆出陳聽之右文邪公富從迪末墨久之時烟一奮見公且請以指素烟指起烟亦
隨起曰此烟之墨輕遠者乃抄烟以湯論起諾公對對云當自有龍麝氣眞烟香也足墨入鼈麝皆奪烟香而
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黑玉、烏金　氣蒐顏潛菴詩半圭黑玉收龍衛一勿烏金貯
豹費　斷金、殘璧　何薳墨記支離居士蘇辭浩然所射皆作松文皺皮而堅緻如玉石世人
有發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爭相誇賞又曰余於門冠鈞國家見其先世乃藏李廷珪下至畜谷十三彭
墨斷珪殘壁紫然萬日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家書杜詩十三篇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文學部

削木、磨人　錦繡萬花谷蔡君謨言李廷珪墨能削木墜谷中經月不壞蘇東坡集石昌言畜
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馮盛擒　有　張金好　龍譏記虛把與
盛馮正相色曰過天於峯道各將滿和一囊發金盛素有子墨一元丸雜杞大笑
本如公只提綫媒各和針魚蠹犯入金奚我子中一丸已雜而騷古
把囊果二百剩　天中記百石崇名奴利券奴曰張當全就好墨已過市搜
數蠹并市毫　夢盈袖　懸滿堂　公上擇詳見墨二　叙奪志相林知李
開抄取始過近有人說一枲許來云、　瘗八廚　擣一斗
懸墨滿堂始此亦通有人之一藏也　明于善和里第
大唐龍髓記已不見有妙古墨石八蓮厨匣巢存賊亂瘞
李平取之墨記許芝見惜古石運匣存鳥　明顯琦蕉石
亭詩欲擣一斗庭黃　研數合　飲一升　遠紈墨研眞鍛氣
墨葉底寫黃庭　呂行首墨日晴暖研墨龐麝水
世之嗜者如達乃蹤道蘇浩然天中記北齊日朝會儀諸部
數合美筆之餘假飲之　賓丞相　賜史官
守遺陳土宜字有謂說及書
跡蹙旁者必令飲墨水一升　頒督書確

范丞相賓客一墨表曰五劍堂造寶曰天關第一煤
宋史秦觀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
非草書　窮舊史　杜太平御覽趙壹非草書後世一墨
張子常黑指畫地爲務十日
用數九墨領袖如阜辱蟲韓愈詩資指墨畫地不折
出亦澂墨之增醒也　　　　　毛穎傳　史　松滋
侯　元中子　文嵩易元光傳南越元石光字處中爲陶燕人也其先
交與宣城毛元銳爲文章心友天子重寵爲封雲水之
滋侯清異錄載留韓亦之四方膠煤多儒不爲松
延歐匠朱遠於書館傍自名墨供用命其所曰化合意
松堂墨文曰元中子又自號麝香月輝而寶之　客卿
子墨　絳人陳元　揚雄長楊賦以聊因筆墨之成文章
故藉翰林主人子墨爲客卿
又洪駒父與墨工詩子墨客卿妙一世　王山中五
大夫陳老仙與雅穀谷墨牛馬斗量珠　毛穎傳
與絳人陳　黑松使者　元香太守　記上詳墨二　筆
元友善
公加九錫拜松烟都護元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
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都里球琥良久乃滅
文學部
　　　　　　　　　　　　　　　　　　　　　　
體晦用章　象陰理陽　明汪道貫墨書釋名曰墨者晦也陰
用章象陰而理陽所以先筆　然後墨
事之帶甲交苑　延安石液　廬山松烟
紹書延安高奴縣有石脂水可以燃如漆以爲燈唐
宋詩用以塊爲墨謂之延安石液於是采用之
州二郎山下紛石墨自煙出晉陳以名後　李廷珪
古松烟石墨二種石墨自晉以後無聞　上見　唐氏
尚矣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　松烟之盧山松　劉
唐易州濶松羅松上黨松心　光先　唐則山宜之經
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之松李　汁貯金壺　光騰貝
氏以宣歙州之松類易水之松　見貴後唐　州松製
禁上詳墨二天中記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
墨以難足山古松心爲之　樸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
百墨光澤如漆　吐於魚腹　養以豹囊
兩濕倍而光之曾狄雲不爲　惜
居本草注烏賊魚腹中有墨　豫章黃庭堅研墨詩
其墨汁爲書如淡墨有墨今以作墨人用者當知之
又草木子曰
以墨豹皮囊貴乎遠濕
墨消文房寶飾養　山谷錦囊　淵材布囊　後邵氏錄

黃山谷於几閒取小錦囊有墨半丸以示賣墨者潘谷谷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墨又別取小錦囊有墨一丸谷手之如數曰今老矣不難爲也出之乃父少所作谷手其藝之精如此推而山堂肆考宋彭淵材喜與可盡竹一技布素曰吾五代史可推而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盡竹一技敗陽公五代史相墨經已

夜贈一丸　歲減半寸上詳墨二成老相墨經上漆紙三年字不晉贈者爲上

凡墨日曰用之一歲縮戚皆寸者萬金不擲古墨法曰製墨烟細三黙新料熟色勻不染手語可盡墨細天中常時徐鉉云光可射人

光可射人　刃能裁紙潛確類書

超墨不一挺長不凡過十尺年細乃方盡如處邊際有用刃可以裁紙日李四書不過五千字不過十年如磨處與其弟鍇刃可以裁之得

自後無及用此李者氏墨氣結樓臺香同開紐注上詳揚元升香庵太守外

氣結樓臺　香同開紐注上詳

集一朱萬紐初本猶墨妙又兼香與墨之與禪之也與香同一朱關紐亦本猶書之又與畫香謝氣結之與墨成式也

徐峯傳術

祖氏閒名曰能子辯第記以彼墨峯疑善與棋段與成戒常式傳欲子畫使窮過其戒術十事

文學部

四譜祖氏本易定人唐之墨官易水上以名天下墨也世

魚胞犀角　玉屑

道貫墨書知羅之書胞墨烟和膠之巧汪其貫墨書知羅之書

珠英東坡孫莘老寄墨人墨文呼珠英玉孫莘老重寄人墨文之巧

三枚寶鍋不以見東坡後同人須以取觀所咨訪及遠寶物以圖來有所咨訪珍哉錢與人墨物

珍材妙手

合李超羅

羅氏人超李爭余實藏之幾與黃墨金試同與黃建元甲之乙不當一中出使欲致

合李超羅

元足于寶也象建宇

畫工點目　浦令塗鐘

烟名花桐光可其製甚堅以滿不爲外飾如以點睛漆俗曰云眼每筆皆硯

閒其古知盛城畫工實之墨記何以遺溥其取油州桐胡燒

陳能辨古盜爲盜者之失以物莫知之爲墨使盜人者以乃漆給曰某而鬭有

墨磨數升　筆染三萬二上詳

鐘之令因入之撲果盜之之盜

一因墨無因訊雅果之盜惟

老松墨經一墨文如履皮磨之

有油暈者一雨得染三萬筆

髮濡　魚呑張事地文每類

酥以頭髮魚濡香墨而書墨烹茶鶴詩避烟魏

野詩以洗硯魚濡香墨

史書曰墨兵　墨仙

見蘇軾贈墨兵谷寺下　墨仙

其人然閒其所不容非計多少人也墨兒精忽

價不二　名第一

或有人持錢求墨發狂也良走遂赴井死一人之曰下

之飲酒三日珠墨也

中手尚持數微容者名集井遂上墨人惟

工皆自製膠間墨今一外者上此墨播

谷珍藏自中間猶容十許人弟兒李廷珪手

東坡志林不賣墨者谷子價不二士錢墨父而取妙視之爲膠古之妙

香不衰　麝

不入後山叢談不和墨若用以麝煮欲其香墨之有者谷

卯至自作松香不其不陳墨東坡墨合李墨甚一外之

而中一點如漆

一點如漆　十年如石

十年如石紙

紙一斛之

何墨奚一墨記沈淫注詳

於墨而肌骨不磨汞不入

墨香氣數而香

膠中嘉人不十年如石

悟針一膠法敬如漆古此墨亦佳品也

甚天嘉中其記顔爲悟剔奇陸有童子衣某服者及能墨誦一書

隆盆仍舊

遺池不變

遂雜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茇獲之墨壁硬

墨如故堅硬如故舊漬不一毫損乃延珪中治墨時色亦不月處池中又竟李廷珪墨一

下盆池

令善書者取之乃命爲寶墨

墨經有貴水廢當遺之九將於墨池中治

五象六義　九元三極

墨經汪道貫墨書曰墨書方者建元之墨

五象六義日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建元

所取又莫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建元者主之

象大元又大元三極道貫者爲墨書

弈若龍蛇

魚騰丹檢

霄躍錦囊

墨苑載出墨表謂

嘘猶雲霧

不元三信自是人可以盡物超海萬李象然代與

墨四

池水盡墨

廣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

劉祐買

謝承後漢書劉祐任郡爲主簿郡將子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

郡將大怒鞭之子曾出錢付之

青松烟

使遊書青松烟曹植樂府詩古墨出青松烟兎翰人感鳥跡

文字有敗判 增雷公墨 劉恂嶺表異錄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
得石狀如黳石謂之雷公墨也扣之鏘鏘然光瑩可愛 紅白墨 龍鬚記楚王雷變使人造紅白
二墨爲戲及書寫衣服墨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白成一家 盤龍如畫 陵山茨叢張遇墨一
圖面爲盤龍鬚髮悉具其妙如畫其背有張遇麝香墨字 價三萬 陶穀清異錄徐鉉兄弟工染翰
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香璧 又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嘗得
墨材甚精止造五十丸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道卿 東坡志林懷民道笑墨二
牧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書以報之 翠色冷光 東坡謝宋漢傑送李承晏墨
墨詩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鬒髮墮寒鴉 代郡鹿膠 宋晁
氏墨經凡墨膠爲大凡膠鹿膠爲上衛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烟代郡鹿膠 研犀 又凡研墨不厭遲古
語云研墨如病凡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 明而有艷 又凡墨色紫光爲上黑光

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黯而不浮明而有艷澤而無漬是謂紫光 古墨 又凡新墨不及故墨
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強如石者蓋煤久而黑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
質如金石 隸師遠古墨行序往于秦少遊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貫如金石亦榆樓所賜 惜
墨如金 墨樓輪崔光蝕墨戴詩古人惜宋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 洗墨池 明趙貞吉
夜言蘇長公洗墨池亭詩五百年翁曹先墨微稀猶記雪堂東 畫箬石 潛確類書廬州記石墨出
南雄州始興縣可寫于可書名名畫箬石 白墨 天中記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迹研說即與
嘗妻無異未如所製之法 一品元霜 楊升菴外集三膏蔡瑙白烟燦擢外一物不用持以和劑
有去甚黑而光于得異法于異人祇用烟賢成即光如漆名之一品元霜始不處也 光可鑑潤
可把 明王世貞墨評新都眷景升贈余製墨四餅點於漆遺于月其光可鑑其潤可把其芬可以奪沈麝
殆不可名

墨五

增詩唐李嶠詠墨詩長安分石炭上黨結松心遶畫蠅
初落含滋綬更深悲絲光易染疊素彩還沈別有張芝
學書池幸見臨　李白酬張司馬贈墨詩上黨碧松煙
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鴉
鬟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
山　宋蘇軾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詩此墨足支三十
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應未罄罍先
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鉏理作書寄君君莫
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烟何處

試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
眉秀嶺浮雙鴉畫頰香雲委時閒五斛賜蛾綠不惜千
金求獺髓　又贈潘谷詩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
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胷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
穿破褐琅琅翠餅敲元笏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冰壺
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
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又孫莘老寄墨詩徂徠無
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
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金箴灑飛白
瑞霧縈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又詩谿石琢

馬肝刻藤開玉板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綰故人歸天
祿古漆窺蠹簡蝓麝給尚方老手擅編刻分餘幸見及
流落一歎赧　又詩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近者唐
夫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窗洗硯
坐蛇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又歐陽季
默餉油烟墨長寸許戲作小詩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
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
且留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陳師道古墨行秦郎百好
俱第一墨丸如漆姿如石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
三歎息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敵明窓淨几
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
揮翰手　晁沖之承晏墨詩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
不如廷珪後來承晏復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
傳文斷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
海風雲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
落桃花牋牙牀磨試紅絲硯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
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韓駒
謝錢珣仲惠高麗墨詩王卿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
照几錢侯繼贈朝鮮墨墨如點漆光浮水舊傳績溪多
老松奚超既死松亦空易水良工近名世珍材始不歸

潘翁蕭然南唐一居士赤管蝓麝無月賜借問元圭何
自來去年海中持節使殷勤二物從來遠裨海環瀛眼
中見若欲揮寫藏名山不如却作談天衍　黃庭堅酬
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詩廷珪贗墨出蘇家麝煤
漆澤紋烏韡柳枝瘦龍印香字什襲一日三摩抄劉侯
愛我如桃李揮贈要我寫萬紙不意神禹治水圭忽然
入我懷袖裏吾不能手抄五車書亦不能寫論付官奴
便當閉門學水墨灑作江南驟雨圖　楊萬里謝胡子
遠惠蒲大部墨詩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
華陽墨水煎膠漆大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飢飲鼠鬚
落點綠几几不如爽靄清曉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
又謝王恭父聊梁杲墨詩君不見蜀人烏丸天下妙
前有蒲韶後梁杲兩圭水蒼笏雙團點漆璧洮州綠玉
試松花星潭黑雲走風沙龍蛇起陸鷹入骨卻愁雷電
奪神物　金元好問賦楊生玉泉墨詩萬竈元珠一唾
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團更覺香為累冷劑休誇漆點
成漩袖泰郎無藉在畫眉張遇可憐生晴窓弄筆人今
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元虞集謝吳宗師惠墨詩念我
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窓塵影丹同熟元圃
雲英玉不如敢為文章勝虎豹祇應箋注到蟲魚　廼

賢齋峯墨詩錦囊元圭瑩龍香秘閣浮漬毫春黛濕拂楮翠雲流　焘不華為吳國良賦桐花煙詩洞庭三月桐始花千枝萬朶搖江綠吳郎采采盈頃筐寶之不齎瓊膏栗真珠龍腦吹香霧夜夜山房擣元玉墨成誰共進蓬萊天顏一笑金門開河伯香飛噴木葉太守嘘氣成樓臺龍賓十二吾何有不意龍文入吾手芙蓉粉暖玻璃匣雲藍色映彤墀柳玉堂退食春晝長桃花紙透冰油光筠管時時濡秀石銀鈎歷歷凝元霜君不聞易水仙人號奇絕紙落三年光不滅又不聞烏圭玦坡老當年書柹葉惜哉唐李不復見吳郎善保千金訣　明

俞策方于魯墨歌太乙然青藜燭龍揚朱光雍州枯黑水溟海收元霜泰女還添白鳳膏麻姑或送青麟髓工力往往于仙靈于魯之墨始出型堅如黑山石森削燦如赤水珠晶熒斑如重圭錫夏后規如瑞璧來虞庭曾見周天列宿形更逢出水元夷使字形省識神龜畫刻鏤分明繡虎紋裹以天孫錦養以文豹囊臨池不散五雲氣貫日高懸百寶光其中名有寥天一非霧非煙若無質獵獵香吹楚澤蘭英英色奪齊州漆螺子當年之元彩隃糜漢日猶青泥于魯由來攻不朽千首新詩在人口豈其餘力殫神明也令絕技傾前後

〔增〕賦明汪道會方于魯墨賦其地則歙陽懷化延安上黨宣歙西蜀代興競爽其人則韋張鴉矢奚祖嗣音若超若珪厥有朗珣其製則九子二螺松節孔嘉犀文玉質膠調麝和盧烟代角璀璨鮮華其珍異則子建松肪士龍石液潘谷辨鑑常侍賞識魚腹剖藏豹囊十襲雄殊賜而校理秘文肅詭遇而開悟周易詔僕丞之月賜試省郎之坐給或僭旁啜潘或日月汗襟或集龍賓之十二或吐奇文於九錫亦有曹銜顧陸吳史張陳山陰長史渤海永興壽東染素惧駁點蠅非惟貴紙亦高令名斯足以造乎墨妙然而其極未臻也爾其為地也陵

陽孫桐比於鄒嶧永謨擷其華斂翮攝其液挾以萬草揚以蘭膏競若蜉蝣紫碧漢恍如鐵雲翡青霄其為膠也肪鯉之胞麋鹿之角詎麟髓之可適寧鳳膏之可托其為飾也玉乳珠胎龍腦麝臍芬馨郁烈光耀陸離其為劑也玫瑰耀光齊漆爭黝光可睇人色不染手其為楷也規矩斑珪雜以羣佩林林乎總總乎神聖之所珍仙釋之所賚固伯益工倕之所不能名虞初冊府之所不能載別有非烟而烟無色而色清有餘潤研無留蹟比技則郢斤方巧則羿射信其重為國寶煥為國華列之東序則珍陪琬琰陳之簡策則蔭蔚雲霞故書絕於

入木紵不作於噴縉陋佛馱之翻繹青衣出于池表豈浮提之汁竭爰瀝血以剗心墨之爲用章于國君與于斯文洽於教化漸於兆民

原銘後漢李尤墨研銘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附筆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勲 增明汪道昆方于魯寥天一墨銘胡然而生寥天一胡然而成函之室清則彌也骨輕則纍也角元德非馨太沖惟漠 又二芝墨銘青芝爲輪騶元雲誰其御之雲中君青芝爲蓋珥元璧薄言薦之祠太乙 又非烟墨銘非烟而烟卿雲爛矣烟而非烟元龍煥矣爛則天章煥則國華非烟之極其蔑以加

增贊明王世貞于魯墨贊黝而澤緻而黑桐自嶧煙厥液光可斷堅于壁置之水久弗蝕是惟禹錫而妃以帝鴻氏之石曰仲將禰廷珪嫡爾方世世卿子墨

增誥宋劉克莊譔陳元除子墨客卿誥秦重卿爵以客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師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知白守黑黯黯内光質凝重而氣芳潔行將以潤色廟謨賁飾聖世其有功于名敎大矣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亦松揩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脫兔之毫可除子墨客卿

增啓唐溫庭筠謝所知賚集賢墨啓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藤簡雅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恐於潛曠遠建業崔嬴韋曜名方即求雞木休奕佳致別染龍名恩加於蘭署郎官禮備于松櫺介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嘗著列況又元州上苑青鎖西垣譬字猶新疑籤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蛇屢綰不稱精研唯憂瘡物虛投蠟盤空設晉陵雖壞正握銅兵王詔徒深唯磨玉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

策一

增釋名策書敎令於上所以驅策諸夏也漢制約勅封侯曰册册賾也勅使釐賾不犯之也 原杜預春秋左傳序諸侯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

增文[illegible]釋器云[illegible]謂之畢[illegible]云令簡札也許[illegible]說[illegible]蔡[illegible]曰策書簡也其制長[illegible]一長[illegible]下附[illegible]名注中[illegible]策[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其[illegible]策[illegible]作[illegible]命文策決云或[illegible]春秋[illegible]知六經之策[illegible]天子策書所[illegible]長二尺四寸[illegible]一尺[illegible]漢世[illegible]皆[illegible]秋[illegible]用[illegible]故[illegible]行可[illegible]

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又大事書策小事書簡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如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衆策以示之明大事者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絶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策簡牘以大存錄也以此知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傳采簡牘衆記杜知其然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

【增】徐師曾文體明辯按說文冊符命也字本作策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唐人遠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蓋以金玉為之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皆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王言之所不可闕者也

策二

【原】金策 玉策 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後漢書神經堅紀王策雜得而副

【增】帝告成功 大錫有德 漢書武帝元封詔登封泰山注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後漢書何敞傳注何氏家傳曰徵六世征比干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霑濡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改年 錫祚 吳厤孫皓時吳郡民提姓得物是銀長一尺三寸刻書有年月字因改年為天策○山堂肆考金策朝廷錫祚所用也

勒洪伐 上尊號 張協七命生則燿華名於王牒沒則勒洪伐于金冊○宋文鑑乾德初蕭國公臣質等奉玉冊玉寶上皇帝尊號

授玉冊 留寶冊 又皇后冊文遣官賫爾皇后之寶授之玉冊號簡五十○又皇后哀冊文惟有徽音長留寶冊

策三

【原】先王策府 穆天子傳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

魯史策書 杜預春秋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增】知修短 風俗通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壽修短漢武帝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然

神策 晉元帝紀永嘉初有玉冊見於長安白玉麒麟神策出於江陵其文曰長壽萬年

每策五簡 唐書貞觀中房元齡議封禪儀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每策五簡俱以金編

分占五王策 王叢詳筆

三

簡一

【原】殺青 汗簡 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殺青亦名汗簡義見上文

玉簡金字 金簡銀函 賴鄉記老子母碑曰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神仙傳陰長生以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山一通黃蓋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緘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

【增】發大禹 問仲尼 吳越春秋禹發金簡玉字之書于宛委山○抱朴子吳王伐石治宮室于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持以問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執南史 授梁園 上詳策一○謝惠連雪賦梁王遊兔園密雪下乃授

簡方司馬大夫曰拙子叙思爲寡人賊之 捧白簡 持霜簡 晉傅休奕每有奏劾或直

日暮捧白閣坐以待見唐李嗒疏御史出共霸簡入奏天開 獨不採簡 非逐折

簡 後漢書鄧垂西征到柯邑亦君六衆且至家人多憚爲嬖拒禹書諸將名于行簡署其前後亂書倚中令

各探之張宗獨不肖探曰死生有命肯難難就易乎魏署王奏謂太傳司馬鑑曰御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

至邪而引軍來乎太傳曰以御非肖逐折簡者也又山室肆考折簡猶言半簡也 肆簡操

鄜內則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主曰簡書篇請於外傳而肆習之詩詰韓愈皇甫提 諒信實皆過李貿家

貿欣然操鄜索翰作息軒丹歌主曰鯀簡也古人用以代紙又陸職又默主豢木之方名 脫簡

斷簡 漢書劉歆移書太窩博上有同考成皇帝開學發文跋乃陳發秘藏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德傳或

間編五車韻藻下見

簡二

原 畏此簡書 詩 青簡編以縹絲 劉向別錄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折竹爲簡 王子年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折竹爲簡 簡紙經傳 後漢

書元帝令賈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敎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漢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

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 豈汗簡札 又范滂爲太尉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

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汗簡札哉 青竹去

書蠹 穆天子傳蠹書于羽陵王曰謂秉書中蠹因曰蠹書也郭璞云青竹爲簡以去書 蒿

山得簡東皙辨策文 詳博學 增 手自折簡 楊升菴外集謝晩覽孔闘

表手自折簡寫之謂擘牋也 汗青 元楊載蠹簡詩往古章蟠在何年始汗青蠹蠹深卜宅科十少

成形展咸貼奏火投羅出美話斯文天未良不敢呈全絲 簡板 升菴外集古人與刪傳往來以漆板

代書帖又若其露泄逵作二版相合故曰簡板

牘一 牒附

原 三千牘 尺一牘 史記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

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二月乃盡又匈奴傳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遺

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牘大而長 執以爲睦 藏以爲榮 釋名牘睦也手

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睦也漢書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 增 訓戒二子

應對百函 韓詩外傳趙簡子長子名伯魯幼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牘書訓戒之辭與二子三

年問之伯魯忘其牘無恤出其書于左袂乃對伯魯而嘉無恤南史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

應對不廢 削牘爲疏 見牘有書 上見觀漢漢書原涉傳田東

不實詔檢覆察帝見陳留吏牘上有定時天下望多衆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上怒時東書視之云潁川弘

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海公年十二在擢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故耳 裂牘 畫牘 宋史

趙普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凡三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

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陳亮飲醉戲爲大言犯上一士敢中亮以其事首刑部證服爲不

執孝宗康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狂言詞其稱于地亮遂得免

如葉在枝 上詩寫書文心雕龍牒者葉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爲牒議事未定故短簡諸謀牒之尤

客謂之遠 封太山 屬帝籍 史記封禪書天子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大

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方以智通雅今惟皇帝屬籍曰玉

牒仍唐宋舊名 名耀玉牒 懷出竹牒 上詳策二下詳博學二 破賊

限牒 有婭取牒 唐李回傳武宗戲劉稹回曾戰責王李石雄破賊限牒翊六旬敗路來及

期二日賊平執辭解事牒射 劉仁軌傳仁軌與戴至德僕爲僕射仁有婚說省戴至德收牒婚獲取牒曰以

公爲解事僕射乃非是

牘二　牒附

增　不離竿牘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形累不知太初注以竹簡相問訊也　刻方言　西京雜記揚雄好事嘗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異語即以鉛摘刻之於槧作方言按鉛青金錫也槧削版牘也節木為之見山堂肆考　寢牘　曹植論詳筆三

原　受牒而退　左傳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每約同恤王室子焉辟過之右師乃受牒而退

增　隨牒遠方　匡衡傳衡材智有餘經舉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言隨選補常牒也　推白牒於地　梁書蔡撙奏用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者祖白牒于地摶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熱煩參掌署名因直出帝始悔之　事在牒　又張率武帝問奏事但云事在牒　下之達上　唐志下之達上有六一曰牒　封祀有文　宋文鑒大中祥符元年有封祀玉牒文

文學部

札一

原　給札為上林賦　遺札為封禪事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善之召相如相如曰是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乃為上林賦又相如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　左慈化札　張憚取札　抱朴子魏武帝以左慈為妖妄欲殺之使軍人收之慈故欲見而不去乃置之獄而獄中有七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為真以白武帝帝命盡殺之須臾七慈盡化為札而慈竟出走入羊羣晉陽秋梁國張揮為郎吏入值太守圍碁投札于地揮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報幕令坐

增　編如櫛　變為金　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漢武故事上葬後有一人騎馬異于常馬持一尺札賜將作大匠丞文曰女續克成賜汝金十斤因忽不見札變為金秤之重十斤　為良田　遺遠方　以紙札為良田詳筆三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獻札書　披篋櫛

漢武帝紀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于申公　升菴外集郭知元龍序曰銀鉤乍閱晉承成羣遣御行拔魯魚盈貫盡如周禮湯觴之篇謂竹也傳與札同相比如節也宋羅願謝表曰使連數遺適當籌茚之前節與札字亦通用　承睿札　降瑤札　席豫詩朝榮承睿札野餞轉行旌宇文融詩飛文瑤札降賜酒玉杯傳

札二

原　谷永便筆札　漢書谷永字子雲便筆札故時人云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

增　十行細札　升菴外集光武十行細札一　書札為符　後漢書樊崇等西攻更始無稱號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惟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為最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于鄭北設壇場祠列盆子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　給蘭臺　賈逵詳筆三　每書輒焚　五事譜瑞師宜官季隸書然每書輒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飲之酒候醉而竊其板卒以工書　以筆札見知　任昉王文憲集序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慶是用擬賤遺文永貽世範　搦札　王僧孺序搦札含毫必引罷羅又庾肩吾詩搦札愧才輕　徒喪紙札　孔帖吳筠云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　朱書御札　五代史唐莊宗時小吏段回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事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札　賜手札　宋史張浚薦胡安國可大用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

刺一

原　王朗修刺　禰衡懷刺　後漢書邊讓字文禮大將軍何進聞召既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　禰衡別傳衡少有才辯而氣高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中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　載刺盈車　積刺盈案　郭本別傳泰名顯上季歸之載刺常盈車　長沙耆舊傳夏侯叔仁治臨相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

徐元休弱冠知名閩而予為句日積刺盈案

增 畫姓氏　通爵里 稱名畫姓氏于

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魏名臣奏議黃門侍郎荀俁奏曰令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條疏行狀

一束刺　三百刺 南史何思澄重交結終日造謁每宿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悉與狎

處即命食晚還家賀刺必盡盧杞提緘餃刺三百爲名利奴帖墨三

遍談百刺　昔

負一刺 太平御覽夏侯榮幼聰明總日誦識文帝請焉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書其鄉里姓名所謂爵里刺也示之一過遍談不謬一人吳錄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字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賃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邪

刺二

增 驚而失謁 升菴外集廣高者袁盎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史記婁敬欲見漢王使之易服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衣褐則衣褐見今舍易服假詳狩是矯常也不敢狩仰者褐而失謁謁失其通名

文學部

之刺也

覆刺具書 太平御覽高彪嘗詣馬融不見彪覆刺具書曰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華夏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履載遊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大慚追請還謝去不還

還勿復通 北齊書李元忠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賢俊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白神武遽見之因進

銅人通刺 姓王明奇中有一人西通刺詣中人云刺云舒于數元仲器中去得一銅人長尺餘是

券契一

原 造書契 經邦治 司馬貞三皇本紀太皥庖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六曰聽取予以書契注曰書契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傳別　質劑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曰聽稱責以

以傳別七曰聽賣買以質劑注曰稱責謂貸予傳別謂券書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傳傳著于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又曰傳別謂為大字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

質人　判書 周禮質人凡買賣者質劑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屬用短券

又曰左契也考白也治心書也書寡者不用券契之券也心書也左券猪也取之予曰用之契物市量陽注也

左契　右契 老子聖人執左契注以無為契心也以為右契者無業地也

生訟 止訟 白帖訟以之質所賜生由契信之而不止曰訟明也

獻田宅 由 質要 白帖質獻民稱田宅以質要書者訟也獻結書致信契下之券傳也

燒券市義 折 券棄責 白帖由國策賈用要書以馮驩收責於薛諸民當反而曰馮驩與券合之諸市何君反燒其券民稱萬歲

民因燒其券見孟嘗君孟嘗君曰馮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

焚削書券 酒時市義漢書高祖武負王媼酒家見其上常有怪每留飲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怪常折券棄責

燔燒券書 賈人其之宗子覽不間數百萬遺令焚其券書王令戒一毀不收責

崑崙鐵券 武陵銅券 諸弟並佔廢官並給鐵券與之盟誓由是不數可一券關不括收地書資天下

賜鐵券世傳 依鐵券請降 太祖以太祖嘉其忠誠世傳以鐵券優禮任三國典略左州在任立功爲刺史封樂安歸

太公求漢傳書請依鐵券降世傳事魏後元康中州刺史羌等

上書故事鐵券妻請降也自海以南使者持節至虜為奴自與廣以分北地控弦作之

與匈奴作鐵券 與氏羌破鐵券 冠蓋之節士至虜匈奴與其分地界作

士處焉晉中興書愍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銅券誓不相侵

增 旌功 恕罪 漢書本紀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五代史朱友謙年莊宗拜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

治藏 稽市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注曰藉文書及器物詳質人注下

得券數齒 以刀刻之居曲犬牙韓子曰宋人得遺券而數其齒 錫券若金 陸贄撰賜黃姓蘇官鐵券文稽諸令典錫券以誓若金 頤府爲契也謂書以 木贖爲要約之書

之堅永代無變蘇繼業作我藩臣子 君焚臣券 父焚子券 五代史當初宋州

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從上進盧思囧啓曰臣居其宋 民負臣絳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州 詔宋州悉蠲除之願出文券之一傳大尉之子焚之財 費卹里多負積親之歸出文券一大尉遺讓貸苦焚

券歸婢 裂券縱奴 孔帖女兄雖九讓人皆以爲婢官所留書一一 老母耳保守阿思蘭家奴三十餘年鐵券元史至元初留書 人遣爲留其悍然焚券召母歸之年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

世經請歸有阿思蘭欲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阿思蘭 徽曰汝戰隸乃能見吾何不成其孝乎即焚券爲良

出券貸直 焚券同居 嘗客於縣質民田以耕至自見耕孔帖盧入朝即以嘗行軍司馬 元史台哈布哈父切貞定朱顯本同一之氣可與人同居處 以券貸其租直父以其田分歸其財 子弟本分券出之一復興同居 祖巳田分屬其室人

焚墨券 顯謂元史家於子弟曰祖父兄弟本同一氣可異居乃 會其業券對史李士謙家 債者契出明年萬焚之射求償 以穀三千石施鄉里貸不能償者其年大熟争 來償一無所受 士謙焚其券曰債了 三年下稽粟契 不登 後于 之 出

持左券 操右券 蘇軾 讀孤劍門知天天 擇堂 一以可于 人 貴必 學 後 修 穀 三公 十 年 修 之 德 于 身 如 持左券 處鄉 傳 交手 操 相 付 兩 吾 見 以 知 天 之 果 可 責 也

半邊兒 上見 高 鄉 以 券 歌 市 馬 參鈔 元史百官志 至元中 市馬之 一方鐵

和沙苑 不 通 元 召 至 元 馬 敕 州 蜀 場 以 券 市 之 言 和 鈔 不 數 月 得 虚 數 法 弊

今 莫若 依 漢 唐 故 事 銅 錢 與 鈔 參 行 世 事 括 曰 當 鑄 錢 券 至元 行 之

券契二

原 相保 周禮立券爲保使之相保焉 有德司契 老子 折券契節 慎子曰折券契而賢不肖由之物以此得而不託於信也

增 所以爲信 荀子曰別券契者所以爲信也 原 不以利累子孫

愧爭者 淮南子曰子罕不利寶王而爭券契者愧矣

北堂書鈔邵君仲諱終不求貸人錢物書券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敎子孫不欲殘以賄利累之 莫債

徵辭 利有爭端 信爲言要 約言要辭 作法

示信 俾人不爭以上並白帖 增 賜金券 孔帖范君璋奔突厥陷馬邑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部璋奇請罪僞祖逃歸門人元普賜金券 質浮僞 韓文書契以質浮僞

給使臣 五代史任圜傳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安重誨自內出任圜爭之不能得又青箱

鐵錄唐以前館驛并給傳往來開元中始給紙券 世爲明券 元史至順初文宗以伯顏功大 文學翊

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賜黃金塑鐫文曰 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明券

券契三

增 詩 明高啓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歌 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老父拜旌旗釃酒椎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眞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形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煙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 林弼題錢氏鐵券卷詩剛風

吹地九土裂仙李根拔孫枝折白馬不飲濁河血羅平妖鳥啼未歇斗牛萬丈騰紫光炯炯餘彩輝太陽錦湖泚筆寫露布石室剖券分天章金爲臣心鐵臣節臣身吳越心魏闕共悲羣盜竊神器猶喜諸孫存故物　湯胄勳鐵券歌羅平逆鳥窺唐鹿太宗泉下英靈哭錦樹將軍握槊來妖氛一掃乾綱肅半邊古篆黃金鏤翰苑文章鋪錦繡宰臣擎出鳳凰城兒孫永世承天祐

增 文唐樂朋龜撰賜陳敬瑄鐵券文烹巨鼇者鼎大于滄海斬長鯨者劍倚於青天旣立異勳勉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鏤以金鏞賜其鐵契後來繼者豈在他人歲寒知松柏之心國難見忠貞之節自居環衞出擁旄幢論清政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手持玉節身鎭錦城扶乾綱則萬國安心紐坤維則百蠻遠指朕以稅駕褒斜省方邛蜀匍匐而來迎鳳輦驅馳而速建龍宮戮阡能疾如剪草除秀昇易若焚巢海東獻款雲南披誠致朕身安由卿忠藎今賜卿鐵券赦其十死望太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皆如此

封泥

增 黃芝泥 春秋運斗樞舜東巡狩至于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黃芝爲泥封兩端

原 如黃珠 春秋說題辭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黃珠

增 金壺封以青泥 詳墨二

蘭金泥 拾遺記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漢武帝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域多以此泥爲璽封衞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後此泥乃絕焉

受璽封 注詳上

原 武都紫泥 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綈其上

金泥 續漢書光武封禪乃求元封封禪壇有司奏用玉牒玉檢水銀和金爲泥

石泥 應劭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封太山王牒石檢金繩石泥

黎陽青泥 東觀記鄧訓好用黎陽青泥封書後還烏桓校尉吏載青泥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此

增 降天書 李白詩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

武功部一 兵法 論兵

兵法一

原 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十一家形勢者靁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十六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十三家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 增 又曰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吴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習之號七書云 登壇必究兵濟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邪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說爲之法用之應變制勝則在乎人

兵法二

原 金板 素書 莊子女商曰吾所以說我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史記張良嘗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客進 自作 又曰魏公子威名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公子信陵君也魏書操自作兵法十萬言諸將征伐以新書從事 挾經 學古 國語吳王建提鼓挾經 兵書霍去病不至學古兵法 謀策 司馬兵法 將軍射法 [illegible]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增 六韜 三畧 三門 四種 [illegible] 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孫武兵法是也 [illegible] 以用窮此二門也漢任宏所論諧謀形勢陰陽技巧此四種也 龍韜 虎鈐 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六韜呂望撰按漢藝文志無此書隋經籍志始著錄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也 文志許洞虎鈐兵經二十卷 金海 玉函 唐藝文志又黃石公玉函十七卷 王德元玉經十卷 五壘圖 六軍鏡 隋經籍志圖一卷唐藝文志 靖六軍鏡三卷 陰策林 青囊括 [illegible] 唐藝文志李筌青囊括一卷 卷 止戈記 聚米圖 又曰劉秩止戈記七卷宋藝文志趙珣聚米圖經五卷 元女兵法 太公陰謀 隋經籍志元女戰經一卷元女兵法四卷又太公陰謀一卷黃帝 謀一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 太一兵曆 太白陰經 唐藝文志又太一兵曆一卷黃帝 一卷又李筌太白陰經十卷 玉帳陰符 靈轄秘策 宋藝文志起玉帳陰符 三卷唐藝文志李光弼統軍靈轄秘策一卷 閫外春秋 兵家月令 宋藝文志

李荃閫外春秋一卷又劉元之兵家月令一卷亦謂行軍月令

王佐秘書　兵家正史　唐藝文志梁產王佐秘書五卷又吳兢兵家正史九卷　三軍水鑑　六甲陰符　宋藝文志李靖韜鈐秘術一卷風雲論三卷三軍小鑑三卷又李光弼將律一卷六甲陰符兵法一卷軍謀前鑑十卷

佐國元機　統軍玉鑑　宋史藝文志李氏佐國元機一卷總戎志二卷又許子兵勝統十卷統軍玉鑑錄一卷

無出虛實　不示隱微　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唐書太宗命李靖敎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兵之臣職不以示臣帝責靖靖曰方中國無事臣之所敎足以制四夷而君集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奇正相生　經緯相錯　經籍考高氏子畧曰風后握奇經奇正根生變化不測盖潛乎伏羲之罷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奇讀如奇偶之奇尤可與易後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李衛公六花陣出乎此漢藝文志兵書五十三家圖

四十三卷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而王

海　講論九人　問對三卷　龍韜將有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

叢救舉非法經籍考李衛公問對三卷事宋全書史兵志神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遄黃諢折詩外武人析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論詳官興王震等校証分類解釋令可行豈即此問對二卷

閫外津梁　幕中龜鑑　宋仁宗景祐四年以御製神武秘畧賜邊臣總筌序曰禮記出征受成于學漢禮遣將尚書授以古兵法太宗首出軍誡以賜將臣是用儲金鎖秘室之藏究鶡冠黃石之旨採古賢軍兵及舊史成敗爲十五卷實閫外之津梁幕中之龜鑑

孫子十三篇　武侯十六策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經籍考武侯十六策一卷

起之書幾乎正　武之書一乎奇　經籍考高氏子畧曰讀吳子盖與孫武截然其不拒許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

法如車　用由人　兵法如車戰其物用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皆由人也今史兵志承安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觀宋自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多難行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舊陣勢以禦敵疎矣

學如奕得於心　許洞虎鈐經學兵用武以古法爲執與膠柱鼓瑟無異耳

推廣　暗合　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畧言其緊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太宗曰令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諭告諸將宋史孟宗政于有功者恐必賞有罪者必以罰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

兵法三

原　天一兵法　漢藝文志三十五篇

增　握奇文　李衛公問對上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

奇餘零也

古司馬法　武經注按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王平殷亂封太公于齊故其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郤燕晉之師以功封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爲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遠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

太公金匱　隋經籍志太公金匱三卷既中記一卷

鬼谷　唐書王廷湊尤篤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

與儒者指意不悖　馬端臨經籍考西山眞氏曰三畧先秦書雖非黃石公自作要必其遺法子菁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

武侯八陣圖　宋藝文志諸葛亮行軍指掌二卷將苑一卷武侯八陣圖一卷

渭南秘訣　一卷經籍考陳氏曰昭武謝淵得於達州蓋武侯八陣圖法也爲之注釋而傳於世

授孫　魏志賈逵自爲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兵林　隋經籍志兵林六卷東晉江都相孔衍撰

可意授不可

語傳李衛公問對中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　得則昌失則亡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　腹為篋笥杜甫送從弟詩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　輟策更學唐書馬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丈夫當以功書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陣　軍旅指歸宋藝文志李筌軍旅指歸三卷　盤置千錢以狀兵法五代謝彥章傳葛從周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見孔帖　聚置武學富弼言曰宜于太公廟建置武學詔仁身歲得入補衆自古兵書置史學一綴其詩習其術既精然後中年考校三年大比見從增必究　以人斷百將絕詔考見氏門百將傳十卷張預撰歷代將兵有所以成功與不與孫武書相符契因擇良將得百人集其傳以成一書而以武之兵法斷其後上之而用歷代事證之　武經龜鑑二十卷經籍考王彥擬為對製序其書以孫子十三篇為主　何泥古為吾學編湯和臨敵果毅堅忍木嘗性明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敍達何泥古為

論兵一

增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又曰豫利建侯行師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其占利以立君用師　洪範八政八曰師　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原 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云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增 左傳軍志允當則歸知難則退有德不可敵　月令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漢書韓安國曰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　又趙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又魏相上疏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太公文韜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成之在於

君　又武韜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原 管子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書告軍制器器兵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便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好惡易士行工拙士卒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負之以德于上則有數存焉于其間故至于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厚富足居也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于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
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于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信于君)今
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
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 增 又曰兵者外以誅暴
內以禁邪尊主安國之經也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
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
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
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司馬法古者
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

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 原 又
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孫子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
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二曰天
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可與之
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若晉陽之圍沈竈生蛙人無叛疑心矣)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凡
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
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

載(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于敵不至於三也)取用于國
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者晉師館穀于楚是也)兵
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爲襄子所擒)
(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
用兵之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殽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故軍
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
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
(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兵不可以從中御)不知三軍之事而
欲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致化不同而吾)
(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不知三軍

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亡知之君既闇于用臣不知權變而)
(謬以爲勢位授非其人則數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而任成安君)三軍既惑且疑
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謬作難而至也故太公曰)
(疑志不可以應敵也) 增 吳子曰凡兵之名有五一曰義兵二曰
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
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義曰暴國亂人疲
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
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又武
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所謂治者居則
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

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名曰父子之兵　又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尉繚子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原又曰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　增又曰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　原黄石公上畧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增又中畧使智

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臨武君曰兵所貴者勢利所行者變詐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臣之所道仁人之兵不可詐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

堯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　又陳囂問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　原呂氏

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注義兵除天下之剗殘守存佳之剛惡而生育之族方之于民樂而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豈必用枹鼓干戈哉　增淮南子兵者禁暴討亂也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　又曰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

戚可立也戚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
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　李筌太白陰經夫兵之興也
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
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觀形
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竈減
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當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
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帳冠諸樹株形其
強也偃旗臥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
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為方為員或鼎或鐘土金無常性
因功以為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為形形不因神不能

為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為智謀　許洞虎鈐經兵者陰
也陰之德以虛為虛而應于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
朔望不常蓋由以虛為變也兵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
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　又孫子
勝兵先勝謂先定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
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于國
然後可以出軍和于軍然後可以出陣和于陣然後可
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
行列不整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
無餘則困于鬬食無餘則逼于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何

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者不成必行其賞則好
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咎　邵子皇極經
世書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府庫充兵強名正天時順
地利得然後可舉

論兵二

【增】李衞公問對上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閒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
智神畧莫能出其閫閾　漢書藝文志曰湯武受命以

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
其遺事也　左傳衞人以燕師伐鄭燕人畏鄭三軍而
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
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
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曰盍請濟師於王
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
師以出又何濟焉　又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
曲為老豈在久矣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
報也【原】又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

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漢書刑法志大刑用甲兵所由來者上矣殷周以兵定天下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周道衰法度墮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齊愍以技擊強兵家之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　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孫卿非之曰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連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胄兜鍪也冠胄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竹仲反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此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人也酷烈陿也小也阸險固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法狃串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爲相君長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強

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鰓懼貌軋踐轢也鰓先祀反軋於黠反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善也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詢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伐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仇敵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猋音標

【增】史記韓信張耳擊趙斬陳餘擒趙王歇諸將畢賀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

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地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後漢書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自冬迄春城堅守固賊衆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大破之國走而死　原漢晉春秋街亭之敗或勸諸葛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增晉書吳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時山濤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　李衛公問對上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惟發必中節為宜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

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　又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又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于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夫兵却旗參差不齊鼓大小不應令喧囂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唐書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靖大閱兵夔

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　又田悅有衆博以兵二萬壁洹水馬燧與夾洹而軍悅不出燧潛師趨魏州悅率李納等兵躡而前燧縱兵擊之悅敗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武備志李愬執吳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

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宋史趙范曰今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敵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擣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

此過冠之兵也

論兵三

原先王之務 司馬之職 尉繚子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 下辭兵去一城 國之大事 神之大節 周禮凡國之大事致民注云大事謂戎事也國有大事當儐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衆之也 左傳王使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於瑕 五材並用 五帝弗偃 上詳論兵一 淮南子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 受之以師 校之以計 易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下詳論兵

崇禮重祿 誅暴振苦 上詳論兵一 呂氏春秋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也 少長有禮 左傳[illegible]之虛以觀[illegible]曰少長有禮其可[illegible] 奇正迭用 兵[illegible]古今[illegible]武論兵[illegible] 形 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 [illegible] 武 不違敵 兵不徒歸 [illegible] 臨敵制變 不戰屈人 [illegible] 善陣不鬭 善戰不死 周書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陣六曰戰七曰鬭善征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陣善陣不戰善戰不鬭不戰 穀梁傳善戰者不死注曰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避實擊虛則不死 攻難守易

擊一得二 戰國策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數曰不可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敵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攻者難而守者易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東觀漢記取命曰待攻兩安臨淄不能救也所謂擊一乃得二也

不居死土 當飲生水 太公兵法兵當居生土之上毋居死土之下所謂生土獨高而上生草有履防若陷甲者死土也又當飲生水無食死水所謂生水長流者冬夏有水不涸也死水不流夏有冬竭也

頓兵九地 折衝千里 太公兵法武王曰休息七衆皆有處乎太公曰休兵頓息如從九天之上向九地之下通于天下藏于力野獨往獨來有莫見者也淮南子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揮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莫見其形 必察敵情 新序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巳成野人之用兵鼓鼙財敵當號呼取動地死者巳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雜仁義亦遠矣三略軍讖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廩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武功課

地何其空懃也 量敵而進 相時而動 翳志輪才用衆未可輕易量敵而進兵家所愼下詳仕伐二

奪其所愛 攻其無備 孫子或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注以奪其所恃之利則我所欲必得也又兵者施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因其勞倦 擊其衰息 淮南子兵有二勢因其勢倦乘其飢渴此之謂因勢晉書劉曜進兵圍各陽百餘日不克石勒謂徐光曰曜中以疲中卜為圍擊城今以我初銳擊其衰危其勢必樂卜二月勤兵四出六日行于里至洛陽與曜大戰遂執曜

凶器良藥 並詳論兵一

依水草 乘山谷 孫子若交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抱朴子軍之所以欲乘山依谷者所視生處高也

熊穴啓 鬼侯見 山海經熊山有穴夏啓而冬閉冬啓乃必有兵又熊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鬼侯其鳴自叫見則有兵小次之山有獸焉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朱厭見則大兵

屈兵非戰 拔城非攻 孫子兵法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義合乃動 見可乃取 越記聖人行兵云云 校變通之道 知盛衰之術 上詳論兵二抱朴子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題岡之陣風氣之占及軍中之變象徵祥觸物之候知敵盛衰候時而動之術去就無以知行止不可則使進則百勝退則萬全

七殃不可處 五色不可攻 太公兵法張軍處將必避七殃武王曰何謂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舍勿居器虛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蠱鋒勿居窮泉越記軍上有五色相連於天相和此有應兵不可攻攻之無後也

長勝短 曲勝直 以詐立 以利動 周書長勝短輕勝重曲勝直強勝弱飽勝飢肅勝怨先勝徐武之經也孫子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求敵若求亡子 武功課

擊敵若救溺人 尉繚子 無邀正正之旗 無擊堂堂之陣 全伍為上 破伍次之 全國為上 破國次之 孫子

投散地 驅市人 王弼周易略鄉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呂氏春秋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疲兵可以勝人之精士錬材離散俘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銳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又愼子云市人可驅而戰之也

以亂易整 以長擊短 左傳秦晉圍鄭秦與鄭盟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因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桓範集方之用兵者以長擊短然吳舍舟涉陸也此謂棄長就短也

各結朋黨 內相誘訕 諸葛兵要軍誡枝業強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險人有此不去是謂敗賊兵書言行不同背私枉公外相連誣內相誘訕有此不去是謂敗亂

輕而無親 貪而無禮 上詳論兵二左傳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獲必務進後有不

繼則無敎矣

百克無後 六敗非天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孫子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用兵無巳 極武而亡 六韜昔阪泉氏用兵無巳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阪泉氏因以亡也 新序秦窮兵極武而亡項羽尚暴而滅以上北堂書鈔

【增】天道 人情 上詳論兵一陸贄奏議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巳通其變則得先可辨成敗可知古之人所以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生人

似水 法月 並詳論兵一

生人 利物 呂覽懷寵篇今有人于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 桓範世要論聖人用兵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巳而用之也

七禁 三和 武侯兵法軍有七禁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下詳論兵一

德之末 仁為本 莊子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下詳論兵一

有四機 分三等 吳子兵有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靖曰臣常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太宗曰笑合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較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多其方 疑其事 太白陰經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擣其虛敵必隨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從隨不得救守分備不得并兵則我佚而敵勞寡而我衆

有嚴有翼 既敬既戒 上詳論兵一詩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以治待亂 以鎰稱銖 孫子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又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獨往獨來 勿遏勿追 上詳論兵一孫子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絕地無留

先聲後實 前冥後明 史記李左車對韓信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巳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淮南子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

以主制客 變客為主 武備志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佚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下詳論兵二

以敗擊勝 以少為多 上詳料敵 歐陽修上書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

舉如飛鳥 擎如盤水 管仲兵數篇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 唐書魏元忠上封事齊段孝先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故

堅其堅者 瑕其瑕者 管仲制分篇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舉得於外 福生於內 見漢書趙充國奏

使賊南守 引軍北渡 武備志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積日而後北渡何也曹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

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我爭連舟構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慶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驗之也故賊不爲一營而求割地吾厭言許之使不爲備因舊士卒之力一旦舉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先服其心　次屈其力 蘇軾曰善兵者云云

兵勝于朝廷　形成于廊廟 尉繚子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車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杜牧注孫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將

如處女脫兔　若櫛髮耨苗 孫子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詳論兵一

若勁風振槁　如小兒毀齒 杜起論曰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趨風振槁此兵之體也見太平御覽蘇軾史評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盡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兵強則不勝　兵衆則易老 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性理程子曰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幼度以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

奇爲正正爲奇　合能分　分能合 李衛公問對上靖曰臣愚謂大衆所合以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又問對下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孰爲善此者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

論兵四

原 蚩尤作兵 呂氏春秋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爭鬭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以石爲兵 越絕書神農之時以石爲兵禹之時以銅爲兵

仁義之兵 荀子兩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

覆昏暴 尚書殖有禮覆昏暴

大勝之徵 六韜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則大勝之徵也

大勝之符 又武王問太公曰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

不獲二毛 禮記古之侵伐者不獲二毛

以順爲武 詳將帥二

民殘財盡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先以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文子從之于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武庫之兵 春秋元命苞奎十二星十六度主云武庫之兵

增 因天地之常 國語越子伐吳至于五湖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輕敵喪吾寶 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原 兵聞拙速未聞巧久 孫子兵聞拙速未聞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五行無常勝 孫子兵形象水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生死

先勝而後戰又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敗之故

增修道而保法又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

攜手若使一人又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吾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注云使三軍之衆如提攜一人之手也

四輕二重一信吳子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堅甲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增如決積水淮南子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于千仞之隄若轉圓石於萬仞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

晁錯論備邊之要漢文帝之時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陵阜埒嵒積石相屬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曼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險阻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彎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

制敵以智蜀志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也

若響應聲桓範集書行奇者因敵爲質故兵法從敵之意如示其形如開其路習設神策使若響之應聲此爲江中之魚將銜其餌索必可擒也

遠移倚伏蔣子萬機論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者性能用之也

增天子五兵晉書天文志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

可與語孫吳唐書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致人不致于人李衛公問對中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多方以誤之又問對下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而已

氣聚勢合唐書陸贄曰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折奪姦宄元史兵志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折奪姦宄戢亂定禍

論兵五

增賦唐獨孤授師貞文人賦威遠方以慕化訓萬民以勤德使強弱不相陵乃勝殘而可克力牧佐之而不疑軒后居之而不惑此帝者之師也伐叛則刑立柔遠而德成上乃奉君之職下乃守臣之貞湯武用之而定業伊周法之而作程此王者之師也審官以統衆求賢以自輔必觀釁而後動豈窮兵以極武不害閭閻不敢工賈管仲因之以相齊晉文由是而稱盟主此霸者之師也暴而不戢安忍無親徒侈其欲輕用其人處勞則先加於衆居後則樂止其身猶叫邪而自保迷大路而不遵州吁處之以國滅子反效之以禍臻此黷武之師也嘗試言曰王心無逸師出以律不假築京觀兮定武功逞淫刑兮數軍實言乎師貞在人其來自久行稱文武之畧居成社稷之守師律順正動而何咎

增箴唐梁肅兵箴皇道無名帝始有征故効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原戰龍在野大寶虩虩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踰滅火

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利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玩玩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戰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以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遏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增論宋蘇軾管仲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䟽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也由此觀之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秦觀論兵法古之論兵者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遂破秦軍曹操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

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生死之變氣不奪于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

武功部二 將帥

將帥一

【增】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周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勗哉夫子（傳夫子謂將士）【原】詩國風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增】大雅

曰予曰有禦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原】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周禮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春秋左傳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爲郎將 【增】禮記月令曰天子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大全注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原】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增】太公龍韜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又曰凡國有難君名將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願將軍出師應之也將受命乃命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不敢生還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智者爲之謀

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又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 【原】又曰將有三勝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 【增】司馬法曰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 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原】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合軍聚衆把

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增 又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故將之所愼者五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出師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 又曰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　黃石公上略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 原 又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若河決 增 又曰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荀子議兵篇孝成王臨武君請問爲將孫卿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

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是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是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不可使處不完可殺不可使擊不勝可殺不可使欺百姓是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是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是謂天下之將 原 淮南子曰主親操斧鉞授將將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　抱朴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又曰夫大將者凜凜若負重而履薄冰戰戰如登朽木以臨萬仞 增 又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不可動　史記孟嘗君田文謂其父嬰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又王翦傳曰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 原 又陸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增 後漢書

虞詡曰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原魏志曰魏主操常戒夏侯淵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增晉書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第二曰次相第三曰次將第四曰上將所謂四輔也郎將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爲武備也河鼓三星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徼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 唐陸贄曰凡任將帥觀其言校其實若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若可任當要之以終不宜掣肘於內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 宋史兵志曰熙寧中帝與輔臣論營陣法謂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譬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救攻右則左救前後亦然 歐陽脩上書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 又論軍中選將劄子曰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

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隊將百人之將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千人之將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萬人之將也所謂軍中自可求將也 許洞虎鈐經出將篇曰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大明令鑑古所以照衆畢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雨止欲如丘陵闘欲如雷霆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又曰將之爲任也智敵萬人勇冠三軍善爲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勲業以定禍亂者也 登壇必究丘濬曰將相國家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夫環衛而姦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將帥二

原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增小雅曰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原】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增】大雅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絳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晉侯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史記曰齊景公時晏嬰薦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夕時賈乃至謝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曰當斬賈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未及反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又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豕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糗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增】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並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莒即墨未服　又曰田單爲臨淄市掾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東保即墨城中相與推之曰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軍田單乃縱反閒於燕燕使騎劫代樂毅因

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臿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夜縱火牛壯士五千隨其後遂殺騎刼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原】又曰秦始皇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伐荊王翦謝病歸老於頻陽荊人大破李信軍始皇馳入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曰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

業以自堅秦王疑我矣荊聞之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辟守之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荊軍 漢書曰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史記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曰諸將易得耳信

國士無雙漢王曰以為大將欲名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又曰文帝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灞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

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士謂從屬車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又曰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皆爲名將　又曰大將軍衛青姊子霍去病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元狩二年以冠軍侯爲驃騎將軍出隴西有功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爲人少言有氣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　漢書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臣者矣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

欲爲用　後漢書曰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及赤眉西入關以禹深沉有大度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還定河東時赤眉所過殘賊百姓聞禹乗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於是名震關西　增又曰光武南定河内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隷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原又曰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吳漢勇鷙有智謀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增又耿弇傳論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

獨能隆也　又曰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璽書拜馬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振旅還嘗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復請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皇甫規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中郎將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　原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斷

善卹士卒身之衣食仰養於官妻子不免饑寒 魏志曰曹仁以征南將軍拒吳將周瑜長史陳矯等歎曰將軍眞天人也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增 吳志曰諸葛瑾步騭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 晉書曰羊祜爲平南將軍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 又曰周訪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 又曰陶侃字士行會劉弘爲荊州刺史以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戎政齊肅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南史曰梁韋叡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北史曰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良將也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 唐書曰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武德初秦王獵榆窠會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銀器一車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又曰李靖字藥師蕭銑據江陵靖降之輔公祏據丹陽靖禽之帝歎曰靖迺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 又曰李勣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抈事機聞人善抵掌嗟歎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財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 又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薛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 又曰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以幸功名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又曰乾元初詔李光弼爲天下兵馬副元帥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又郭子儀傳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

轉戰逐北誼不還顧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大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碁詐奪兵權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忌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又李晟傳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　又曰李晟子愬憲宗討吳元濟愬求自試師夜起會大風雪入蔡州取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乃屯兵鞠場俟裴度

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宋史曹彬傳論曰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總戎專征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忠良將第一　又曰吳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又曰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埽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元史曰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若將一人諸帥仰之如神明　吾學編曰徐達征吳直抵蘇州遣人請事建康上曰將軍天性忠義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吾不中制爲大將軍上曰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宜專中軍求勵群帥

將帥三

【原】矯矯虎臣　赳赳武夫並詩師一許將　國之寶　士之心孫子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說苑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體也

國之行主　人之司命蔣子萬機論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書焉　統軍持勢　提鼓揮枹三略統軍持勢者將也尉繚子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興亡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　五才　十過六韜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一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四誡　五危三略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孫子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

危

有智謀　善變化（吳漢勇鷙有智謀詳將帥二　黃帝出軍訣為將黃色長耳一）

善為衆諜赤色小　身為變化　以勇為本　以計為主（上詳將帥一　抱朴子兵）

家以計為手　以力為末　思計如饑　思士如渴（孫子兵法　良將思計如饑）

所以戰必勝攻必取也　將者發思士如為三略　從馬三略　知彼知巳　欲審欲

一將主謀詳攻欲一三略　將者將之命不可一　詳擇審授　戰勝攻取（吳子論將）

為相曰連百萬之軍不戰詳必擇不可必不取審吾授也如　將祖將軍將師一一必取將了不如漢書韓信公伐　君

親授鉞　士飲投醪（乃曰一閫以上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可投河而飲之一將及良者皆投醪河以公不有乃勞之一軍皆醉　而士卒二萬之衆同心與之俱死　以酒投河使士卒同飲以致其醇也）

恩不倦　惠訓不疲（二王略曰軍識書曰杜預身不及馬射不如人而每任大事必居將帥之列）

勞苦（吳越春秋越王句踐苦身勞心夜以接日而每自與民同甘苦）　與民同飲食　與士共

之心（漢書李廣傳廣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

一同年之間道路隔塞猶不廢將帥之才　少多大略　長涉通變（漢書王莽傳云云　將帥書云少有大略長涉通變）

舉萬人敵　非一劍任（史記項羽本紀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驤龍變虎發（謀將臨戰吳起兵法以此為良將　能蓄龍虎之威兼將帥之材）　虎視龍（後漢書）

擇將謀以安龍蛇　勇世說諸葛亮兄瑾弟誕並有令名各在一國人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蜀得其龍　吳得

其虎　黃驥

驍騎（漢書百官表建安中以騎將軍）　紫驊將軍（魏志任城王彰傳彰驍勇善騎射建安二十年北征烏丸彰身自臨陣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之北大破之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矜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有將軍長上短下使騎馬人答曰是　附是誰將降人答曰上是孫權　轉戰萬里　屠城三

百里王濬東觀漢記　表云臣受命之日　平心　斃（四十六　城屠身　三地　將萬　戰死　未嘗　馬）

折挫　聲荊來威　鮮卑收迹（詩小雅采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吉甫征伐之功多也　說令將性度伐叛荊州刺史後漢書祭肜始使來服　鮮卑王毀之

逃遁不敢犯塞　遼東不窺塞　祭肜為遼東太守三年視事數為鮮卑所畏不敢近塞更時三公以肜為

援騎是用鐵錯以事三公文武之略甲不為之開　不

吳漢分田　扶義而動　推理而行（漢書吳漢傳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　將軍南仲　王翦請宅）

武功將

而動而因理而行（又曰將軍之心如春之滔滔如夏之履履如秋之嚴嚴如冬之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變）　滔滔如春　履履如夏

知人所不知　見人所不見（又曰將者見人所不見知人所不知也夫獨見者獨知者兵之神也　則淵迴則虎步　指麾則虎步）

運籌則淵迴　指麾則虎步（晉書宣帝紀張華策文運籌則淵廻指麾則虎步）　亞夫嚴猛哮吼　耽

則虎步臨機如公瑾實王佐之才　漢江東觀漢記周亞夫嚴猛哮吼之將

東勇壯簡易（將軍東觀漢記亞夫字伯孫可為國之大將）

陽侯性勇壯而簡易於事　拔刀刺山則泉湧　整冠拜井則水出（漢書李廣利將兵伐大宛至貳師城以無水乃刺山飛泉湧出後漢書耿恭傳恭屯疏勒城匈奴來攻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遂引去）　百萬之師

不如一賢 尺素之功勝於雲梯（漢書唐林上書曰百萬之衆不如一賢 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千金以疏亞父 抱朴子韓信傳檄而定千里是以尺素之功勝於雲梯之械也 以上北堂書鈔）

處右 尚左（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禮記軍尚左注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決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也）

干城 爪牙（詳上）

幕府 轅門（[illegible]） 分閫（[illegible]）

忘家（[illegible]） 殺僕 殺妻（詳上 [illegible] 起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馬服 龍驤（趙奢號馬服君 晉書羊祜傳初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思應其名者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因表加龍驤將軍）

絕席（漢王常為大將軍與諸將絕席）

握權 將將 握兵（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illegible]）

命鷫鸘 視旗鼓（[illegible]）

上於三公 式是百辟（[illegible]）

父書徒讀 軍簿至明（[illegible]）

李廣無行陣 王平守法度（[illegible]）

敦詩說禮 誠趙衰之知言 使仁佐賢 乃處父之善對（[illegible]）

晉國謀帥推郤縠 漢朝論將美祭遵之用儒（[illegible]）

軍師之悅禮

元戎 建牙 杖節 方名之材 韓彭之功 列四七之位 啟什伍之行（[illegible]）

早陪蘭錡 應知軍政之嚴 夙總戎麾 頗識兵樞之要（以上白帖）

增 文人 長

畫麟閣 圖雲臺（[illegible]） 勒燕然山 圖凌煙閣（[illegible]）

諸卿皆將 賢將可相（[illegible]）

大樹將軍 枯松太保（[illegible]）

自選偏裨 無置副貳（[illegible]）

齊師以和 臨陣勿易（[illegible]）

主代論勳 帝為祖道（[illegible]）

貲

義爲君臣 恩猶父子 參增必究漢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而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牙帳 星門 山堂肆考將軍之旗曰牙取其爲國爪牙也旗立于將軍帳前故曰牙帳又軍門曰星門唐詩星門列五戍

鈴閣 齋壇 古事苑鈴閣處嚴震工准草木畫壇令肅廓清燕薊郊原主云將帥之營四向懸鈴有警則鈴鳴所以防不虞也故謂之鈴閣凡命將有齋戒之壇曰齋壇

持節 授麾 漢書宣帝紀田廣明爲祁連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田順爲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魏書張遼傳還以爲盪寇將軍從征袁尚于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

假黃鉞 著白衣 吳書陸遜傳魏曹休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遂衝休伏兵因驅走之斬獲萬餘拜遣上大將事右都護下詳將師二

若長城 如敵國 戍攻分 苑文

援馬燧副元帥制曰燧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殿于北二覆若長城 孔船陽劉沙部曰自古出師莫重溝帥故李廣威動殊偉吳英惡如敵闘

九變 八通 上詳將帥一李基太白陰經若能以梁以閑能俞能張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圖而能轉運而能論智周萬物而道齊天下八通之人可以言大將

號二龍 輕一鳥 萬茹分唐鳥承珠鳥承思皆爲盧先鋒沉勇而決號爲隸門二龍社 杜甫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

驍健若飛 馬馳不及 北史楊大眼少有武善騎射號健若飛又元龍尚書李沖典選大眼往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

雄如馬武 少似終軍 奮不顧身 勇不陵物 見可

而進 見義能勇 武備志晉揚州別駕何惲請刺史周浚宜速度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且詔令能驛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能驛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宣一一須詔令平渾不聽王書自武邑顯流而下矣主遣使奉書請降太平御覽唐裴度使蔡州行營宜諭諸軍說還帶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大破賊軍于時曲帝歎度之知人

轉敗爲勝 出死入生 到致趙都賊其謀謀之士則思通押審樓敵無形兀畜生蛙精賊爲勝者也五代史符存審臨終戒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至將相然前後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

臥護六軍 坐知千里 北伐陣圖制敵曰將帥坐見成敗 晉書王敦之逆帝使謂紀瞻曰卿臥護六軍所益多矣 文苑英華命燒崇 得義爲本依有是先坐知十里

身佩安危 坐見成敗 後周書王勳往忠果有才幹太祖謂之曰 賊諸山也被堅執銳者夫也勳功憶獄 詳上

絕甘分少 禁暴安人 上將許左晉王兵馬都元節封告孝抱王大唐初加

上駿馬 饑山南西道副元帥張廣克使節什餘年後漢書張安人彭遐南大之抱玉驗以久當易持軍整齊秋亳與犯將毀由太祖識其位意敕保變開乃上先甲將權

身佩四將印 腰有數萬兵 受不

無犯秋毫乃 在破前門長點武白下平工陵選受暨及所著鎧以騎馬寶姜道所宜得兩名臣軍乘使二州夏

加赤幢曲蓋 總玉帳金壇 人闕之萬兵甲用不戒北口大妙范以光廷于州河爲狀定也今數萬花花兵甲不戒北口大范光子河狀也 大雍以偏師破韓且萬能筆難萬除落歸峰尚州遂平

攀龍鱗附鳳翼殖 封家斬長蛇獸徙進曰大丁小大揖頗威學仕懷記 令折斷之寄後漢書范武紀諸將誠上尊號光武不聽 軍加赤幢出符王帳而約金壇

大王予矢石間者因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唐書李希烈陷汝州詔拜哥舒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illegible]然後待罪私室[illegible]臣之顧也

受

服倉卒之時　須變談笑之頃　[illegible]漢書皇甫嵩[illegible]　[illegible]之時及功成師克威聲滿天下[illegible]宋史安守忠[illegible]善于思者

不能

棄干城而不可　舍騏驥其焉乘　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荀變于衛君曰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illegible]

謝安違衆舉親　曹彬對君稱子　晉書[illegible]謝玄[illegible]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illegible]宋史曹彬[illegible]時度其子瑋可任[illegible]可大將[illegible]曰臣子瑋[illegible]

教子登上

將賜第埒親王　宋史[illegible]王[illegible]　**斧鉞等諸侯**　[illegible]　**飲食如王者**　[illegible]

激義氣以虹貫　發精誠而石開　[illegible]

專號令不副文臣　請劍甲聽擇武庫　[illegible]

有股肱羽翼之衆　持天地鬼神之心　[illegible]

之心[illegible]

動四境以弱敵心　感三軍而懷敵國　[illegible]

不以數萬命易一官　能將十萬衆若一人　[illegible]

入作心膂出爲爪牙　入爲變龍出作方名　[illegible]

入壯七萃八屯之衛　出專五侯九伯之征　[illegible]

將帥四

原　**將者國之輔**　[illegible]　**居不重席**　[illegible]　**懼民不用命**　[illegible]　**動循璧玉**　[illegible]　**視如嬰兒**　[illegible]　**其動如神**　[illegible]　**將有死心**　[illegible]

以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實金銀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忘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illegible]立矢石之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下之

將者死官 尉繚子兵凶器也爭逆德也將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知難忍恥 嚴尤三將論平原君曰趙頗之為人也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

所向無前 何晏韓白論白起為秦將攻城略地所向無前

難與爭鋒 陳思王云白起為人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故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增】**卿子冠軍** 史記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民以為心 淮南子將[illegible]吏民[illegible]前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將以民為體民以將為心

【原】**貲分戲下** 漢書李廣[illegible]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

猛將如雲 李陵與蘇武書[illegible]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

全師保勝 漢趙充國[illegible]

【增】**折衝宿將** 漢書馮奉世[illegible]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原】**山西出將** 漢書贊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增】**解賜左驂** 後漢書賈復[illegible]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獨拔勍敵 又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于信也

【原】**十年未嘗蓐寢** 又段熲字紀明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輒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

【增】**良將守忠** 太平御覽諸葛亮兵要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凶故良將守之志立而名揚

一身是膽 趙雲別傳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請吞十萬眾 蜀志魏延先主以為督漢中鎮遠將軍問曰今委卿以重任居欲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眾咸壯其言

沉勇能斷 魏志司馬文王語荀顗曰陳泰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耶

器兼文武 晉書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杖節撫[illegible]中興推為名將

唯收圖書 又應詹傳鎮南將軍山簡假詹督五郡軍事與陶侃破杜弢于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

不以小令勞眾 晉書載記前燕慕容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略不以小令勞眾

氣度雄遠 又前秦王猛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苻堅累遷猛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

石龍夫人 古事苑馮寶妻冼氏為南國首領撫循部眾隋文帝封石龍夫人戰則[illegible]軍中號錦[illegible]夫人古今女將第一人也

使便宜從事 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宗廟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

不大勝亦不大敗 又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

奇龐福艾 唐書李勣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出將入相 太平御覽唐書師隋專總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息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

三箭定天山 唐書薛仁貴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時九姓眾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諸子俱有將材 宋史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illegible]諸子皆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

勇略忠義 又靖康之際天下安危之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為將是天以責宋之興復也

神將 虎鈐經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以天為表以地為要以人為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也

良將 又一

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

將帥五

【原】詩　梁吳均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兩時始應募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劒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　又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雁門石氣振武安瓦勳輕賞廢丘名高拜橫野留書應擊楹傳功須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　又邊城詩曰閭君報一飡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劒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壓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恩

臣者　又詩曰臨淄重蹴鞠西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掣曳二丈旗嘶蹋雙兔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增】唐李白送羽林陶將軍詩曰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橫戈探虎穴三盃拔劒舞龍泉　杜甫前出塞詩曰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又魏將軍歌曰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畧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

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岳峯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欃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　又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　顏眞卿贈裴將軍詩曰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凌何壯哉劒舞若游電隨風縈且迴入陣破驕虜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雲臺　劉長卿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詩曰建牙吹角不聞諠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答君恩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

草綠部陵西去獵平原　楊巨源寄太原李光祿詩曰倚天長劒截雲孤報國縱橫見丈夫五載登壇眞宰相六重分閫正司徒曾聞轉戰平堅寇共說題詩壓腐儒料敵知幾在方寸不勞心力講陰符　張籍征西將詩曰黃沙北風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冰上行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李商隱少將詩曰族亞齊安陸風高漢武威煙波別墅醉花月後門歸青海聞傳箭天山報合圍一朝攜劒起上馬即如飛　李頻送邊將詩曰防秋戎馬恐來奔詔發將軍入雁門遙領短兵登隴首獨橫長劒向河源悠

揚落日黃雲動莽蒼陰風白草翻若縱干戈更深入應
閒收拾到崑崙　李郢贈羽林將軍詩曰虬鬚顋頷羽
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儀仗識
天香　宋曹翰詩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
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
軟眼昏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著圓花舊戰
袍　余靖送張如京知安肅軍詩曰賜戟銜恩出斗城
塞門迢遞草初青新提司馬臨戎節舊應衣鳥近極星
叔子伐吳常緩帶單于歸漢已空庭圯橋自得家傳策
不問人間太白經　明張憲寄馬將軍詩曰馬服古名

將孤軍鎮海壖射鵰天雨血拔槊地飛泉虎營燈火夜
自著十三篇

增制唐陸贄撰普王荆襄等道兵馬都元帥制曰君人
立極所務于勝殘秉律成師實先于謀帥集大勳者必
振其宏綱體至公者無避于内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
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江漢上游建瓴制寇亘千里之地
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往哉汝諧無以貴驕
人無以善自伐無從已之欲無咈衆之謨畀躬降志以
奉賓傳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
以盡士力詰禁誅暴懋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成命

常袞撰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帥制曰周以元老監方
伯漢以丞相撫四夷軍國之務中外一體總三軍之師
專萬里之寄宜有統制深仗輔臣李抱玉知謀變化潛
合神明將校悅從親如父子事出韜鈐之外功成戰伐
之前勤勞王家以衛社稷有致君庇人之績冠旂常彝
鼎之銘　蘇頲撰命呂休璟等北伐制曰突騎施守忠
忠而善謀勇則能斷右領軍衛將軍呂休璟心堅鐵石
氣横風雷右武衛將軍張仁亶當分閫之任受升壇之
律常願身先士卒不以賊遺君父

原贊晉孫楚樂毅贊曰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旐雷麾

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
遲一丘以保皓素　又白起贊曰烈烈桓桓時唯武安
神機電斷氣齊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淩
川成丹應候無良豨子入關敫噭讒口火燎于原漢焚
杜郵與蕭但燔惟其殁矣古今所歎　又韓信贊曰淮
陰屈節盤于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蹤楚知亡撫劍
從漢道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
川稱孤南面惜哉遘疑一朝書叛

原表後魏温子昇廣陽王北伐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
壘三軍中發率土之濱共敢寧晏況秦末蜀復董元戎

臣不盡心誰肯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廟算有均膠柱

原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關鬬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蔚宗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因茲以降迄于孝

欽定四庫全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 將帥

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鄧寇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增宋蘇洵心術論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又御將論曰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彼虎豹能搏能噬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

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
用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
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
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極其
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
也將之才固有大小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爲制御之
術以稱其志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
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志常在千里也
豈以一飽廢其志哉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
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
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才小者鷹也漢高一見韓
信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以爲淮南
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
者未有功于漢也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
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三
人者已極富貴矣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
不爲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其志不
已也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增數
級之爵項氏已滅天下以定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
侯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彼將泰

然自滿不復以立功爲念也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
涉之說未去也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
韓信不懷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蘇軾孫武論曰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竊以爲天子
之兵莫大於御將夫天下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
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將帥之權重爵賞不得不加
盜賊爲君之患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將帥幸之舉
百倍之勢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
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御將之術如良醫之用藥
烏喙蝮蝎皆得自効于前而不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
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
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
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
秦觀將帥論曰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
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
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
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
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
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勢之
強弱也穰苴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一日斬莊賈晉師

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任之久近也周瑜之望曹操不啻虎狼而吳兵挫於赤壁昭烈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地之遠邇也東晉之衰謝幼度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

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此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天下之將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

武功部三　軍師　偏將　威名將　儒學將　軍旅

偏將一

[原]漢書曰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書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上曰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預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

何疑焉 [增]晉書何曾傳曰司馬懿將北伐遼東曾上疏魏明帝曰臣聞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宜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

宿著者成其禮袟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偏將二

原 佐中軍 助大將 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 下謂佐于伏詳偏將軍一

無斧鉞 受節度 後漢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朝議皆以彭無斧鉞何得專殺人帝曰在部曲則彭於法不得斬人彭令當一彭專軍別將受節度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帝乃從之晉王濬伐吳別受王渾節度濬乘勝順流直造不從渾遣王濬不受節度渾奏濬不罪之不許表濬詣渾

處左 尚右 老子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三軍禮處左記左有不右陰也陰主殺示有死志 老子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增 傳檄 移檄 史記張耳傳 趙王歇信 行伍未至井陘口止舍令擊趙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史記淮陰侯傳信乃使萬人先行 偏將傳檄 漢書英布傳 偏將軍旗曰今日破趙會食趙收 功部

讓以厚善與讓書於是讓與江又遣將軍唐疏衛公等使爲三國家威使侯登將 南琅行路命見陳夏太守偏將 獻策封侯 爲

總諸校 貳元帥 三國志 此成一校等之也 軍校此一等也 軍授之法以十伍爲法 稗等也將軍校之法必先教士分百

一軍等時萬也後魏書以伍爲十伍曰 晉書稗將軍之以功爲一 後漢耿弇大將軍十伍以法 隋書萬岳稗等諸校乃將軍 一 曰克賁奴万也 偏將稗 羅 請 假 乃 諸 爲

成都 襄陽 領南郡 令尋陽 權不已制 智以相資

一軍時等萬也 克賁以嚮 宋史岳飛傳 定 奴 爲 偏 將 賈 以 奏 稗 大 拔 之 軍 之 朱 綸 領 所 部 岳 飛 爲 諸 將 率 定 罪 功 責 其 敗 立 見 之 至 勝

乃史諸爲於衛州 勝 從 岳

仁遣周瑜等守江陵程普與劉備攻南郡曹仁遣兵救之 三國志 南郡太守又領南郡 撫定 仁遣 周瑜以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等 瑜 與 程 普 等 屯 江 陵 以 拒 曹 仁 仁 退 走 權 以 瑜 爲 偏 將 軍 領 南 郡 太 守

不已 智以相資 呂蒙拜偏將軍 領尋陽令 權 與 偏 將 軍 魏 書 韓 思 忠 爲 元 帥 唐 書 韓 思 忠 勇 敢 有 律 有 時 王 爲 將 皆 可 以 相 濟

不佐諸口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

則資見智孔明以相 李廣不侯 王平進位 史記大將軍衛青見其偏將軍郭昌等 稗將校尉不得侯 偏將軍以從大將軍伐匈奴後 王平 從大將軍九人爲偏將軍 李廣凡七出擊匈奴 其後王平爲偏將軍 蜀志王平以功 不能 計 伐 徐 領 稗 將 軍 進 位

號承義侯 號建策侯 後漢書 爲偏將軍賜爵 封其功侯 三國志 吳王 謂 自 守 位 侯 計 策 自 號 建 策 侯 漢 書 太 守 諸 將

使護諸將 分守支郡 將軍遷初率諸將 太守陳濬 以偏將軍 及光武 也 以光武 上谷漢兵 與 阿 拜 偏 將 軍 兵 於 上 谷 屬 漢 將 南 陽 王 郎 還 以 光 武 拜 爲 偏 將 軍 封 之 者 子 卷 爲 守 敬 光 爲 南 陽 太 守 及 吳 漢

積勞至節度 以功拜刺史 始爲偏將 累遷 東西 使 書 偏 將 軍 積 功 至 節 度 使 以 功 拜 刺 史 唐 書 杜 牧 之 爲 守 之 劉 子 羽 有 奇 謀 偏 將 軍 大 帥 守 連 重 兵 自 以 爲 功 志 見 武 功 部

爲次將 曹彬爲牙將 王龍隱上將 陸遜代右都督 史記項羽爲次將 宋史曹彬 周世宗 爲牙將 唐書王龍隱 宋史 偏將 爲王上將軍 陸遜代呂蒙 爲右都督 王 吳志陸遜 偏將軍 右部督 代呂蒙 權 問 誰 可 代 將 君 武 安

耿況得自置 郭逵稱善用 偏將 後漢書耿況傳 光武 使 將 軍 上 谷 太 守 耿 況 得 自 置 偏 將 稗 將 宋史郭逵善用偏將 驟步兵與漁陽 上谷

裨將進偏將之名 下將同上將之服 皆掩之故其技臨陣 宋史郭逵傳 將軍使還用其兵 稗兵以偏將之名 每至 所部 令 人 自 言 所 能 取 日 閱

魏志曹操授徐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 唐書李勣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平竇建德俘王世充秦王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廟

使將十萬眾臨越 偽將數千人降賊 史記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曰漢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 李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城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見武備志

偏將三

增 將左右軍 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以大校當裨將 史記驃騎將軍霍去病以五萬騎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 原 張宗後拒 見文學部簡一 增 應參星 晉書天文志參伐[illegible]部

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 原 裨佐 白帖 增 重戎事 肅王命 貲皇一品秩李亞克攻討副使命曰晉謀元帥則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

攬轡安閑 李光弼夜至河陽史思明使驍將劉龍仙挑戰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斬龍仙以歸 見武備志

中擇大將 詳將帥一

命將為設參佐 劉敞言於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為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所以諮大事備不然也 出奇非皆關白 夫大將以出令為職若識不足以範圍才不足以驚駁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為職若提兵既達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

納其能以成功乎 並見登壇必究

威名將一

原 憂得臣 喜劇孟 左傳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尚在憂未艾也 漢書周亞夫為大將得劇孟喜曰若一敵國也 頗牧之名 飛羽之稱 廉頗李牧 蜀志張飛雄壯威猛亞關羽魏之謀臣程昱等咸稱飛羽萬人敵 所居國重 所向敵避 史記鮑叔牙云管夷吾所居國國重 北史周蔡祐授平東將軍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邙山祐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兵鮮卑不敢近塞 王敦不敢為非 羌人相謂無反 彊秦不敢加兵 漢書吾丘壽王傳廉頗為將強秦不敢加兵 趙奢不敢窺兵井陘 晉書祖逖傳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後漢書鄧訓傳鮮卑不敢近塞 晉書王敦傳世不可敢為非 志書載杜預不敢為非 魏志田豫傳 晉書周訪傳有世不可敢為非 趙充國皆為先王羌人相謂曰

無反天子遣趙將軍年入九十善于用兵 匈奴射偶莫中 晉君側席而坐 郅都為雁門守匈奴不近雁門為偶人象都令騎射莫能中之見憚如此 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國不以為雄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賀也 魯以季友治亂 楚以子玉重輕 魏以無忌折衝 項以范增存亡 何武書忠臣社稷之衛云云 首見關內侯陳易前使部西域都護屠三重城 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

增 震百蠻 定西域 漢元報十年來內之侯陳湯誅郅支單于西征伐遣方外雪前恥之晏使史將未之西域都護威震百蠻武暢西海 同以馬使西域建功見拜將兵長史也威震西域 漢書班超為西域都護下質納皆悉國貢 後漢書班超為都護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永元超封定遠侯 乃以十如然漢威嚴虎臣如虎

如虓虎 號臥虎 詩王如虓虎 魏有虎侯 唐得虓將 震怒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有虎將號 也後貌李崇況孫有將虎 經年常所向摧破號曰飛虎 賊使所向摧破 王竟厚善害怒發歲虎之自如 御眾在揚州兄

職官分紀許褚從魏主將討馬超操與超單馬會語惟褚從超欲突操素聞其勇疑從騎是乃問操曰公有虎侯者安在指顧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下詳將帥二

白馬長史　黃驄少年

後漢書公孫瓚拜降虜校尉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　唐裴果勇冠諸軍常乘騶馬白袍登先陷陣時號黃驄少年見古事苑

雷霆比怒　草木知名

北史長孫晟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王引晟同飲有突厥達官來降言突厥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聞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復賜舊名

賊聞破膽　敵聞狂魄

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懼歎稱臣　名山藏副將軍常遇春山戰每嘖號列體伏石交丁諸將桂悍莫嗣遇春渾身陵霜其間就人鬪遇春各戒任鬼降北

識聲莫犯　懼威自諱

後漢書公孫瓚拜陰旁拔射騎繞戌馬東援是寇每聞有警輒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莫敢抗犯　王式初交壯戲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譚日黃頭軍辭度每歎我矣相率拔黃頭軍式豈日盡捕斬之見孔帖

名重敵中　賊拜城上

五代謝彥章與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風左右馳驟疾如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賊將徐庭光守長春宮城馬燧遣長春不下乃挺身至城下見庭光庭光悍遂拜城上泣孔帖

怖之斷瘧　國以禳鬼

世說桓石虔從征枋頭車騎沖沒左右莫能救宣武問汝叔落賊汝知否石虔聞氣甚奮策馬于萬衆中拔沖還三軍歎服河朔以其威有患瘧者怖之多愈困戴護馬　南史宋檀道濟遷征南大將軍元帥中都督府討諸軍事北暑地與魏三十餘戰雄名大震魏甚憚之畫之以禳鬼

雄邊　威隣

唐書鳳翔將野詩良輔歷原將祁班各以名雖孟上吐番嘗謂漢使曰唐既與吐番和好何忘語也問口何謂曰若不忘語何因遺野詩

良輔為隴州刺史畏憚如此　田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見孔帖

農皆輟耕待命　曹議徙都避銳

史記淮陰侯傳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于樊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鄰國聞死賜赦　金人聞死相賀

北史齊光梁為斛律周武聞光死赦其境內　宋史岳飛傳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聞其死酌酒相賀

突厥下馬羅拜　吐番來使願識

唐書薛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遁去　又唐書唐休璟聖曆中吐蕃來請和饒宴使者屢視休璟武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嘉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

取溫邵以一函紙　得郝玼賞等身金

晉書陶侃轉廣州刺史下遊中郎將先是州人迎王機為刺史未發會杜弘溫邵劉沈俱謀反侃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擊破之執劉沈于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諸將皆請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于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于始興　唐書郝玼貞元中為臨涇鎮將遷涇原行營節度使贊普常等玼身鑄金像令於國中曰得生玼者以金玼償之

橫矛拒後敵無敢近　乘輿殿後魏不敢逼

蜀志張飛字翼德先主奔江南曹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遂得免　南史韋叡都督衆軍進討合肥合肥平有班師去魏師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不敢逼全軍而還

威名將二

增**飛將軍** 史記李將軍廣隴西成紀人武帝時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于是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熊虎之將 吳志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著翅人 後周書韓果從大將軍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曰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驍將 又梁武勑蕭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見太平御覽

高敖曹比項籍 北齊高昂字敖曹為高歡將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見萬花谷

敦煌戍卒 北史史萬歲配敦煌為戍卒竇榮定擊突厥突厥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去由是拜車騎將軍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萬歲出馬邑道至大斤山遇敵達頭問曰隋將為誰候騎曰史萬歲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

榮公第六郎 隋書來護兒封榮國公第六子來整為虎賁郎將群盜憚之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見萬花谷

來嚼鐵 唐書來瑱為潁川太守賊來攻瑱射皆應弦而仆賊拜城下目為來嚼鐵

莫敢仰視 唐書李光弼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王鐵鎗 五代史梁王彥章驍勇有力持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

令生得者為刺史 又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深晉之驍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

契丹不敢南牧 宋史賀惟忠為易州刺史威名震北邊故十餘年間契丹不敢南牧

狄天使 職官分紀狄青為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西戍及右下以及京師之人皆呼為狄天使見萬花谷

敢言姓名者罪不赦 宋史劉錡傳金主亮之南下也下令敢有言錡姓名者罪不赦徧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具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

夏人輒怖兒啼 又劉錡高宗初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

第亞於兄 宋史吳璘玠弟也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諳史傳大義代兄為將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

金兵聞皆辟易 又魏勝傳金兵過關勝登開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淮時乃小遣士出憑險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

儒學將一

原**敦詩說禮** **雅歌投壺** 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晉于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　後漢書祭遵少好經書建武初拜征虜將軍博士范升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手不釋卷 **身不跨馬** 吳志魯肅在軍陣手不釋卷　晉書杜預字元凱拜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之列既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植初校書 **蒙始就學** 後漢盧植字子幹初在東觀校書續漢記後遷為北中郎將持節護烏桓連戰皆捷　據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日苦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雖舊儒不及

求賦餘韻 **悅詩末章**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林宴飲賦詩景宗已醉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成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覽之欣歎不已朝賢驚嗟竟日　周文帝宴羣臣賦詩高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悅

賈復敦儒術 **張郃愛儒士** 後漢書賈復拜左將軍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　魏志張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

博士

內修文德良資羽翼之才 外拓遐方必藉爪牙之器 以上白帖

增 葛巾毛扇 緩帶輕裘 世語云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尅日交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晉書羊祜傳祜博學能屬文泰始初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常儒服 如書生 五代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見孔帖 宋史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筆翰如流 禮法自制 晉書陶侃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性聰敏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 唐書李晟子憲與翹嘉儒以禮法自於制

敬賢大夫 如儒先生 魏志李典遷破虜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韓弟雖將家性然餘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見孔帖 武功敘

通左氏春秋 讀班

固漢書 唐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僚講論終日見孔帖 唐書李光弼傳贊光弼毅然有古良將風好讀班固漢書異乎庸人武夫

聽學士讀史 號儒者知兵 北史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鎮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目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唐書唐休璟少孤受易于馬嘉運傳禮于賈公彥授涼州都督休璟以儒者號知兵

書生破銳卒 儒者奠京師 文粹陸長源書曰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 唐書鄭畋為鳳翔隴西節度使會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遷西面行營都統中和初賊將王播率衆來攻畋設伏以待播內輕畋儒柔疑步騎鼓而前伏發鏖戰龍尾陂殺賊二萬級衆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簡讀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

儒學將二

原 悉通孝經 漢書儒林傳序明帝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坐帷

講論 後漢書張奐永壽初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

論說史漢 蜀王平詳將帥三

隱几讀書 孔融為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雨集融隱几讀書言笑自若

增 被服必於儒者 南史韋叡雅有曠世之度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楯上磨墨作檄 東坡詩注梁荀濟曰大丈夫當于楯上磨墨作檄

下馬作露布 魏書傅永字脩期有氣幹拳勇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策拜安遠將軍爵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

製詩如上馬入陣 隋書周羅睺初仕陳為太子左衛率時參宴常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見太平御覽

武夫奪氣 柳公綽為荊州韓退之與書云獨閤下能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兼先天下武夫關 武功部

其口而奪之氣見萬花谷

頗牧在禁中 唐書畢諴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近在吾禁署中卿為朕行乎諴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

知古今 宋史尹洙為經略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曹翰能詩 玉壺清話曹翰魏人能詩太宗語曰卿詩曾因閑雅拔全甲取為家貧貴寶刀他日燕山磨埒韓定聽先勸人名曹服每燮之

愧功出儒者 宋名臣言行錄紹興中完顏亮南犯王權失律虞允文以宣撫視師江上大破賊軍允文至京口謁劉錡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今日大功乃出了儒書我輩愧死矣

延章縫論書史 名山藏吳良戍江陰十年晝則拔甲乘障夜則枕戈警備暇延章縫論書史太祖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

軍師

【增】西伯載與俱歸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原】坐謀輜車中 又魏伐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大破魏軍 有孔明猶魚有水 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時孫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權即遣周瑜等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 謀謨帷幄 魏志荀攸字公達曹公素聞其名與語大說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曹公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所言 杖節立軍門 晉書魏朝以諸葛亮僑軍遠出利在急戰每命司馬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乃止【增】令諸將盡拜 名山藏劉基字伯溫時太祖厲吳公聞基言人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寇勢大震諸將多恐議降棄基曰請斬臣劍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吳公於是賜基劍令諸將盡拜基為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悚然是以有龍江之捷

軍旅一

【增】書胤征曰胤侯命掌六師　周禮曰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又曰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賈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遂出六軍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為比在軍為伍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也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為卒卒百人也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為旅旅五百人也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也在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又云上家兄弟雖多餘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 國語管子對桓公曰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原又刑法志曰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馬端臨考曰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增唐書兵志曰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

以此也　又曰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析關中為十二道三年更為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　經濟類編曰唐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亡者必爭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宋史兵志曰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起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後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　續文獻通考曰明兵制洪武十三年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不隸五府

軍旅二

原師貞　師成（易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師成以出）　制命　死義（傳師在制）

旅命衆命以由義巳死制之也而不孝可勝犯修也軍

飾怒

思險

禮記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又以虞王思度巳之所鼓以度彼殿隱能否也情

聚櫜

鼓鼙

軍旅懸壺以序聚儆注懸壺爲漏以大鼙更序聚櫜備守以兩木相擊行夜凡軍旅夜鼓鼙注鼙夜戒守司馬

同邦國

糾邦國

法昏鼓四通爲鼙禁以糾邦國周禮宗伯以軍旅同邦國又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治兵守注二璋皆有鈞

二璋起

七校備

虎牙璋之作飾漢於州戎法例師志先兵出戎言事以帝牙律內璋否術有藏七文以周校飾不也常若實令也之鄉璋

出以嚴終

未之學

不可廢

以律

孔子

土不分

材對衛廢一壺公不詩匪軍可常紹殺不誰於武徐渠分之能名方衛共事去穆繹云民賢公兵未事以之詩美箕以宣論學驍絳也兵王軍

行有一三常十德

五

匪遊

匪絡

不

六康里以師王非立之鄉武穆詩綏事天張也匪子皇匪遊

增

六師

七萃

武不趨功卞楚郛其也地

傳天子賜七萃之士注云左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衆爲爪牙

爪士

牙兵

代宗以口戶唐又內萬經兵衆舉士爲爪牙魏者騎皆閑籍都爲防父小兵衆子推冊使王祈

貝冑

緹

田之承氏以天子之士爲爪牙左之間承之等衆兵萬內又戶口宗以其狀齊魏選

便老者萬弱健候僕武須萬一公人明爲又之自數度年使王七之

衣

京師大總鼠十王騎萬之見斬辛騎卒武類清十士

奮擊

伏飛

餘萬劾此其過應繚曰取其過射前子曰一便趙車能後縱横出奇曰利王有征以之外拔内制乾轉勾長健兒而得以及敵上疾發

死士

健兒

勇敢

佽健

七科

六院

吏三百石佽健習騎射者皆從軍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漢書李陵張掖以備騎都尉將勇敢

帝太和二年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適爲兵增從李廣利擊宛唐書李晟傳德宗與山節度使李懷光討朱泚以適爲諸道兵

利劉元宛節度以爲通見亦度使討朱泚

而討之朝散六院諸軍各以騎兵爲天下兵馬元帥

兵馬使之始定射生軍

射聲

奔命

禁兵

親軍

龍武

神威

曰元工年射兵之命走奔天下虎賁下至千命舉衛之盛中外從衣兵

勇敢謂之營虎賁漢書禁衛兵名目

唐上騎百左右龍武軍皆以功臣子弟爲之

武功軍

鴉兒

雁子

飛星

流電

鐵林

雲翼

龍衛

虎翼

改殿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增置左右神武軍監左右神威軍

自肅宗以後北軍置左右神策長興軍等

控海一凌

波 宋兵志池州清溪雁汊控海水軍建炎四年置百五十人又建炎初李綱請於沿江帥府置水兵招善於舟楫者克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

執羈　負羽 文選執羈輕去鄉羈執羈勒以從軍也又負羽從軍蓋備有羽從軍者負之於背行故曰負羽賈復傳被羽先登被猶負也

負重　引彊 負重即負米唐郭子儀中負米科蓋翹關負米乃唐武舉取士科名引彊彊弩也俱見肆考

節下　行間 肆考大將持節以專殺故稱節下猶言麾下也又曰戲下行間罰行伍之閒也

魏武卒　秦銳士 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詳論兵二

都君子　惡少年 左傳楚左司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預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賞吳云千帝先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如越有君子六千人足也通考漢武帝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

一當百　十制一 肆考蘇秦說韓宣惠王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矣唐兵志段秀實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

聚廣武　立黎陽 漢韓安國曰又皇帝書簿天下籍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上寤於兵之不可宿此故復合和親之約注云宿久留也漢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領兵騎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軍而京師南北軍如故迹見肆考

去州兵　置府兵 通考晉武帝太康元年詔悉去州郡兵文州剌史罷環上古州兵未宜約損以示留虛借射山濤大言不宜去帝不驍永寧後盡殘擇趣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其後剌史役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下詳軍旅一

父子軍　子弟軍 唐兵志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定天下後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帥民家學錄幹況之於兩所置子弟軍大州一千小州八百強者習弓弩弱者習槍館緩則脩農急則爲兵

置神武　籍義勇 唐兵志至德二敕置左右神武

軍備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宋鄉兵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十之七爲義勇識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招募得古寓兵於農之意

罷還農　免爲民 萬花谷唐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張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涑水紀聞上皇祐二年詔陝西揀軍及保捷軍年五十以上若不及格者皆免爲民

斥虛名　一數冗食 孔帖韓克轉大料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續通考弘治十八年主事李夢陽上疏曰兵害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

少康一旅　若敖六卒 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又晉侯入曹執曹伯楚子入居於申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廣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家起一人　戎分二廣 上許軍旅一左傳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云二廣君之親兵司馬法十五乘爲一廣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卒有五章　更有三品 尉繚子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爲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亦如之下見戍卒類

虎士八百　君子六千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國語越子大戒師以伐吳軍於江南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

被練三千　控弦百萬 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謂被練袍者南史王元謨傳慶之曰佛狸控弦百萬豈元謨所當

召以羽檄　被以虎文 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檄後漢書袁紹傳被以虎文授以偏師注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

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 **六郡良家** **三河俠士** 漢書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又高帝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俠士南浮江漢以下擊楚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是也 **五營騎士** **三輔少年** 通典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或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驍騎樓船伏波下瀨或因事立稱畢事則省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斷得其宜也 韓衛霍之勳高績重漢書昭帝紀元鳳五年二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 **北軍五營** **西園八校** 通考山齋易氏曰光武倂七校為五營故省虎賁入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又漢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以歲始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及袁紹鮑鴻曹操等為之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中尉材官** **羽林孤兒** 通考漢文帝二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漢書注應劭曰武力補

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亦若林木之盛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 **奇材劍客** **輕車介士** 漢書李陵傳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後漢書吳漢傳漢薨詔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注云輕車兵車也 **卒若虎牙** **兵如鳥翼** 淮南子曰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行軍須知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藉豺犬之兵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 **內外相維** **南北相制** 性理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唐兵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

以制之權罷 **防微杜漸** **居重馭輕** 通考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易氏曰以漢史考之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也兵亦天下所有不可擅用防徼杜漸皆所以重京師也 下見軍旅四 **幹強支弱** **尾大中乾** 強幹弱支諸前十制一注 丁見軍旅四 **鳧藻之師** **熊羆之卒** 段文昌平淮西碑元濟劫衆非猜遁天肆 述於是會鳧藻之師渾鷹揚之帥柳宗元詩王卒嶽嶽熊羆是式衛勇船力自思奮碑 **同心為強** **雖勞不怨**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曰我翦崩衆同心務強一登賓沉究吳激曰今兵 最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簿給不時而食籍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離質而不勞 **脫慈母** **立嚴師** **起行陣列侯王** 蘇軾曰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驟以法恐因以生亂 背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貫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悚然如赤子脫慈母之懷而之手嚴師之與何亂之敢生見登壇必究 唐兵志安祿山反犯京師武功部

中興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 **籍藏** **將府** **伍散田畝** **三十為兵** **十年除籍** 杜牧原十六衛論下見蒐獮 策軍賞條

軍旅三

【增】**虎賁** 書敘稽武王虎賁三千人疏云若虎之奔走逐獸言其猛也 **同袍同裳**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注云秦人強悍樂于戰鬪故其人平居相謂如此 **部曲** 管子曰凡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二伍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二隊為官二官為曲二曲為部二部為校二校為裨二裨為軍【增】 **老不戎服** 禮六十不以戎服 **彊禦** 中行穆子曰吾軍師遁衆卒乘競勸 【增】**將**

歸朝卒還邑 春秋衛胡安國曰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精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聚也

帶甲百萬 史記張儀曰秦帶甲百萬餘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百金之士 史記廉頗傳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期門 漢書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微行始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引關蹶張 後漢書注漢官儀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投石拔距 漢書甘延壽傳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注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也

虎旅 晉書天文志曰羽林四十五星在壘壁陣南天軍也亦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

天軍 晉書天文志曰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子騎也又曰羽林天軍

千騎 唐書宗室傳河間王孝恭曰欲引主精兵萬人與帝會參以北又數百騎迎兵聚於京師號千騎

子軍 唐書平陽昭公主傳高祖女也兵至萬人與帝會渭北號娘子軍置府置分定京師號

府兵寓之於農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府兵之法起於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其始蓋古者兵寓於農之意也又曰府兵之法起於井田者自古兵農合

神策軍 唐書兵志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又曰神策軍本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所置

山河子弟 唐書兵志唐宋皆發山東河北之子弟爲兵又曰使宮衞

練卒 唐書兵志代宗初自以邊兵爲禁軍

蛇矛犀渠之士 著

烏合之衆 文宗時

衞兵皆長安高貲

不皆知長戰 ...

不能持兵觀者衆毛以僕軍自畫溯請業高下户出社頭帶弓而擊鼓頃刻可所在人自爲義敵深畏之有發兵之權兵之重而無變也見登實必究鐵浮圖爲騎軍所敗

佩劒而耕 宋史兵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人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

上下相維 宋史兵志宋之兵制言京師之兵總於三衙三衙無專將兵之權而有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年之間無兵變也

鐵浮圖 宋史岳飛傳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

屬變難 宋史兵志元明宋本兵客兵三等

本兵客兵 續通考明史兵志曰宿衞有三等日宮衞日本軍日客兵

勾補 自他鎮爲客兵日久民承平日久勾補之法至於是其弊乃至軍丘文不能以伍行勾補不得其原籍遂失於是用言者乃

兵士 遣勾軍御史清勾

無名 然亦徒有其名無實

軍旅四

增 序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衞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

同姓親也於內爲遍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
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
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
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近民
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變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
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增論唐杜牧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
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
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
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

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
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
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
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
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
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
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增策宋蘇軾練軍實策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何也
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
卒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

者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
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手易
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
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
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
始有老弱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
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
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
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今天下募兵至多
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

古凡民之爲兵者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其家而後
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
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
願爲兵者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
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
終身之計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
者必衆彼皆知其一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
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
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民常怯盜賊攻之而
不能禦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

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十年而代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旣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襍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增 疏明嘉靖六年楊一淸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成祖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敎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眞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天下承平兵務漸弛于謙乃於三大營中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謂團營條敎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選擇成化三年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嗣後士卒之殷實者其名徒存貧難者其形徒在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正德年間北直隸等處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邊軍征之是豈強幹弱支之意哉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卹之恩禁[illegible]之害嚴役占之條所以壯國家元氣者庶其在此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

武功部四 武 講武 文武相須 田獵

武一

原 易曰神武而不殺　左傳魏絳曰師衆以順爲武 詳論兵 又晉文公曰以亂易整不武　原 又曰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又曰楚重至于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增 司馬法曰在軍廣以武

武二

原 止戈　奮鉞 上詳武一 奮黃鉞之威　常武　善經 詩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立武事 下詳武一　遏亂 以遏亂畧　威夷 四夷以靖四國以威

聖武　神武書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下詳武一　可畏　無忘武可
畏也無忘武功　桓桓　赳赳桓桓武貌詩赳赳武夫　車不式　敵
不違武車不式武不違敵違難也　昭文德　立武經左傳敵不戰而昭文德
禁暴戢兵　兼弱攻昧竝詳武一　弧矢宣威　干戈戢
難黃帝武王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湯始伐夏而有慙德子曰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善　增定王國　寧四海詩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
定王國段文昌平淮西碑銘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雪爲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陣之原野阻以
甲兵　聽鐘則思　拂劍而起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
鐘聲則思武臣李白贈何判官詩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勳　武幹絕
衆　材武間出唐書王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以尚書省爲府置官屬乃設三掾于府外其一
武幹絕衆擢鋒陷陣者宋史兵志至道元年帝閱禁兵有挽彊弩至一石五十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
左右曰今宇內阜安材武間出弧矢之妙近代罕有

武三

增利武人之貞易巽進退利武人之貞　如震如怒詩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師武臣力左傳彘子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星占天鉞晉書天文志天槍三星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　武舉
起於武后之時唐選舉志　立武學宋史兵志神宗留心武備命立武學教七書以
訓武舉之士

文武相須一

增史記孔子世家曰齊魯將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
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漢書刑法志曰漢高
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
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
相配大略舉焉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
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
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李絳請崇國學疏曰當征伐
之急則先武士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
不易故漢光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　唐書儒學傳序
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
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
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
之道也　王叡二陣圖論曰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
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爲
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爲將二
略兼濟則可以入爲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出爲將折衝
於萬里之外　登壇必究任將篇丘文莊曰文武非二
道也爲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
聖人之武也堯稱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

以濟文者也爲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
義爲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苟專以能
戰鬬曉方略爲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文武相須二

原文德 武功 立武 脩文 時惟理亂 道有弛
張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 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以弓喻也 將欲登
三 不可闕一 斯文未喪 我武惟揚 增乃武乃
文 允文允武 虞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詩頌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揆
文奮武 附衆威敵 禹貢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 衛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
裔也齊景公時晏嬰薦曰穰苴雖田 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令文奮武 內
武功部

修外治 孫子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吳子明主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大聖兼
該 百王不易 杜牧注孫子序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 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事
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 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 下詳文武一 剛
柔兼裕 仁智竝施 吳子夫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 者兵之事 宋史西漢而下若韓
彭輩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 仁智竝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 憲萬邦
授二職 詩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注云吉甫此時大將也 裴行儉破都支帝親勞之曰行儉提孤軍深
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 後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太尉 原弘
其用乃殊致 臻其極則同歸 救弊宜去煩文 慮
威豈在耀武 原伯廢學而見非 向戌弭兵而致誚
威加海內武足威也 化成天下文在茲乎 奉天

威以伐叛爰舉干戈 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 天
下既平則用四科之教 海內未戢宜崇七德之功 竝白

文武相須三

增長久之術 史記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
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 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兼用長久之術也 隨陸無武
絳灌無文 晉書載記劉淵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 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
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 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於是遂學武 事妙絕於衆 文武兼資 後周書劉亮中山人本名道 德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
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謂之曰卿 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天下之柄有二
武功部

唐書魏元忠封事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 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
篇章不取之經綸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擇有智 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
令久 大臧 公卿即爲將帥 宋史陸九齡調桂陽軍敎授改 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
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懼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 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
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恥 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
勿令偏有所重 又余玠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 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
豪一或即戎即指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爲 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講武一

原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
列陳如戰之陳 注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 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平猶正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帥執鼙鼓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撰讀曰算算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注凡旗屬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中冬教大閱注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駕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貙膢當新始殺食曰貙膢 唐書禮樂志曰中冬講武於都外前期兵部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立五表又別墠地於北廂南向尚舍奉御設大次於墠建旗爲和門如方色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刀楯爲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者爲後旗臥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行入大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三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向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聽大將誓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東

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鋭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黄旗爲圜陳西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陳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鋭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舉黄旗爲圜陳以應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既已兩軍俱爲直陳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

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 宋實錄曰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先是詔有司擇地於東武村爲廣場憑高築臺臺上設幄建行宫於西北隅是日殿前司侍衛司馬步諸軍自夜三鼓分出諸門詰旦上按轡頓於行宫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綿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侍於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御戎幄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設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招之初舉黄旗則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而士譟之

聲震於百里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拜呼萬歲者三有司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之上曰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

講武二

原 教振旅、教茇舍 教治兵 教大閱 撰車徒 辨旗物 司馬振鐸 羣吏作旗 以上並詳講武一 起事動衆 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脩教明諭 公羊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脩教明諭也 出尚威武 入反尊卑 爾雅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銜枚而進 鳴鐃且却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鄭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於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 下詳講武一 三年治兵

時講武 上詳講武一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一時冬也 北面搢 南郊蒐 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有司搢扑北面以誓之詳田獵 一 晉成帝咸和元年十一月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軍戰兵於南郊之其地因名鬬場唐 增 都試 時肄 漢書令長丞尉都試騎射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有師射騎皆有常肆之 殿番飾騎馳戰陣 異興踣泰而置材樓字臺部將亨萬都試行射塞長北軍 帝千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 上林 西郊 漢書文帝六年中郎將張武家財猶設之至武帝時 漢書成帝中郎士射能力殊力上射 林有事陳蕃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上疏諫以曰 君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 華林 驪山 教教 晉傳信三月三日同春華林之園儀馬射宮賦宿設行 唐庾信之三月即日 殿閱建於驪山之陣下講武於鸊鵜列山之陣 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 徵兵二十萬列陣要先天二 全 便殿 近郊 生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 宋史兵志慶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定陣法

者謂諸軍止敎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用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斗至二石五斗以一丈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玉海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

作六師 閱八軍 小雅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宋史兵志熙寧八年二月帝謂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後紙語雜爲之用可令見校試官擇其陣可取者草定八軍法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荊家陂已事賜銀絹有差

昆明池 琅琊城 上詳水戰許永明六年九月於琅琊城講武習水步軍見玉海

平樂觀 玉津園 後漢書何進傳靈帝中平五年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建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宋建隆四年四月上幸玉津園閱近衛諸軍騎射見玉海

課殿最 程能否 上詳宋史兵志熙寧六年帝初置內都試主敎法句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黜陟之

式功課

設帷宮 開帳殿 詳華林注 較金埒 遵蘭防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序選朱汗之馬較黃金之埒下見梁款大閱賦

振天威 播神武 宋實錄太宗紹擱之研七意戎事恐有邊警備振天威每朝罷卯于便殿或在後苑親閱禁卒取其伉健者隸殿軍明

試寢宮 教美人 王家屏大閱詩神武遠播宗宇寧呂氏春秋闔廬試其民于五湖劍皆加于肩地流血共不可止句踐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賞罰克實也下詳吳宮敎美人戰詩

斬牲徇陳 訓民禦暴 上詳講武一通鑑前編周桓王十有五年秋八月曾大閱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除也

車驟 徒趨 步退騎進 上詳講武一唐會要顯慶二年三月講武幷州城北一鼓而擐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圓銳之陳右爲方銳直圍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其位

臨宣武觀 御講武殿 晉紀武帝泰始九年臨宣武觀大閱諸軍宋史兵志建隆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騎兵爲龍雄步軍爲雄武並隸侍衛司

盤馬擬擊 裹鏃相射 上詳講武一文獻通考宋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軍容甚盛帝御講武殿親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裹以纏命諸者兩兩相射取其不避者罰

射鵰截柳 賞春 罰秋 通考宋太宗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行幸池苑亦令諸軍衛士騎射鵰皆截柳枝玉海陸贄百重彤廷知砥扛舁翻開之雄客鵰穿揚之技影璺爲節之親政勳其能賞春罰秋風動營壘

授頗牧之方略 進韓彭之旗鼓 列八陣之形中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頗牧接之以方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彼上林之馳射驪山之講武臺可同日而語哉見玉海

何進駐華蓋下 山濤乘步輦從 上詳平樂觀注晉書太康初帝當講武于宣武場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

原 教進退疾徐之節 講攻戰進取之方 上詳講武一謝承與步子山書但日講攻戰進取之方而易詩禮樂春秋更不問舊

式功課

增 耳目習鐘

鼓旌旗不亂 心志安斬刈殺伐不懾 見蘇軾敎戰守策

講武三

增 角抵相夸 漢書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于淫樂中矣

公卿相儀 晉禮志魏延康元年立秋閱兵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執金鼓之節

藩使咸在 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十月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

順天時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爲先禁暴懲兇武事斷重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辰將已畢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

殿前教射 唐太宗即位引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謂將軍已下曰無戎我則爲汝博士教汝射有賊我即爲汝將帥領汝戰國于是每日引數百人于殿前教射

思患預防 續文獻通考夏言奏曰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敎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平樂觀之講唐有驪山之講宋有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要

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

講武四

【原】【詩】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闔塲置陳横雲起開營雁翼張落星奔驥騄浮雲上驌驦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已斷行

【增】齊王融從武帝瑯琊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聞魯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赪霞文翠旃凌山烓組甲帶水被戈船凝笳楷摧愴清管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舉埽燕然　梁沈約詩曰九功播祧墠七德陳武縣展事昌國圖息兵由重戰皇情恣閱典出車迨辰選飾徒映寒隰翻緩臨廣甸颯沓佩吳戈參差腰夏箭秋原嘶代馬朱光浮楚練虹螯寫飛文㵾阿淼餘絢發震岳靈從揚旌水華變馮高訓武則中天起遐眷風蓋捲洪河珠旗埽拂一作長汧方待翠華舉遠適瑶池宴　唐李嶠和杜貟外扈從教閱詩曰杪冬嚴殺氣窮紀送頹光薄狩三農隙大閲五戎場萊田初起燒蘭野正開防夾岸虹旗轉分朋獸罟張燕弧帶曉月吳劍動秋霜原獸前禽路山縈後騎行雲區墜日羽星菀斃天狼禮振軍容肅威宣武節揚神心體殷祝靈兆叶姬祥　又顏粲吳宮教美人戰詩曰有客陳兵畫功成欲霸吳玉顏承將略金鈿指軍符轉佩風雲暗鳴鼙錦繡趨雪花頻落粉香汗盡流珠掩笑誰欺令嚴刑必用誅至今孫子術猶可静邊隅　又葉季良詩曰強吳矜霸略講武在深宮盡出嬌娥伎先觀上將風揮戈羅袖卷擐甲汗妝紅鼓停行未正刑舉令纔崇自可威鄰國何勞逞戰功　宋韓維講武池和師厚詩曰滄池擬溟渤莽㴾豁厚地六合昔未一教戰出精鋭至尊降黃屋修淡乘金氣凌波飛百艘擻烈若鶻翅揚旌萬旅譟伐鼓九淵沸其行速天旋其止甚陰閉信乎王者師足以服睽異　明申時行大閲應制詩曰廟略收羣策宸遊簡六師代當全盛日春是大蒐時雲捧蒼龍駕風迴翠鳳旗轅門開複道帳殿繞行麾細柳前軍駐長楊後騎隨虬髯天策將猿臂羽林兒拂劒星文動彎弓月影披連營分雁翼布陳合魚麗禮示三驅正鋒藏九變奇張侯仍似豹貫勇盡如羆元戎歸節制法從肅威儀

【增】【賦】唐李銑孫武試教婦人戰賦曰昔孫武子以兵術干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日則乾效坤蓋利德之竝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子孫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弧矢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

虞必干戈之有備令者革車千乘介馬萬蹄外多勍敵
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聞女子之難
令豈習之而能致武曰唯唯大王之所示乃名內宰出
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兮其令巳申肅肅兮其氣益
振令日寵不可恃法有所遵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
左右約其先後唯玉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
而却立哂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
既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户審向背分客
主角以持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圓而
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貔如虎可以服楚越

懾齊魯惟大王之悉覩豈獨播於虛聲以婦人而講武
增 論 楊夔倒戈論曰予讀周書至倒戈歸馬示天下不
復用跡其事感焉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
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
諸嗚呼班子之善斵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馭
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增 策 宋蘇軾教戰守策曰夫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
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
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
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

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
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
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
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
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天下之勢譬如一身夫
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
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
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
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
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

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
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
而不傷夫民亦然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
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
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
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
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
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
天下屯聚之兵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

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田獵一

【增】爾雅曰春獵爲蒐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爲苗爲苗除害秋獵爲獮順殺氣也冬獵爲狩得獸取之無所擇宵田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即今夜獵載爐照也火田爲狩放火燒草獵亦爲狩【原】初學記曰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此其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也言以捷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鄭康成詩箋言田獵搏獸也亦曰畋畋田也則爾雅爲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

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孔穎達正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褚氏諸儒皆以爲三面著人驅禽傳曰先王以四時之田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又曰以向背而言去者爲逆來者爲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 又曰田獲三品本義三品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 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萊除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珥焉【增】又大宗伯大田之禮以簡衆也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又師甸致禽於虞

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又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月令曰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原】又曰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二物北面搢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足爲此三者之用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諸禽使趨于田之地逆者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也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增】晉書天文志曰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 唐書禮樂志曰皇帝狩田之禮以中冬前期兵部集衆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

蒐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飾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李筌太白陰經曰古之諸侯田獵者為田除害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衣禽獸之皮後代人數寖多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殖穀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為人之苦於秋冬無事則畋獵閑習兵革奮揚武威以備戒非常季冬之月臘日太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以伏乃具卒乘從禽於山澤以教部分進退之儀

田獵二

原 六韜曰文王卜田於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增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導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狥御事華元父孟諸宋大藪也盂田獵陳名將與楚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以火者

原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

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增史記平準書曰元鼎中天子始巡郡國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晉書曰羊祜爲平南將軍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北史曰賀若弼平陳後撰其書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其一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 册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庚辰臘帝曰臘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車駕出巡狩於鳴犢泉之野 文獻通考曰宋仁宗慶曆六年十一月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於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楝店御帳殿名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人加恩勞還次近郊免所過民田租稅一年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九年十一月獵于忽刺溫渾山時右諫議大夫程寀上疏曰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

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秋木叢鬱易以迷失楚田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堠後無羽衛甚非肅禁衛意也陛下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衛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牙不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爲出入之馳道帝嘉納之 又曰明永樂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田獵三

原用三驅 留一面 易詳上田獵一皇甫謐帝王世紀湯出見羅者方祝湯問曰爾之祝何也羅者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乃令解其三面留其一面 以四時 獲三品 周禮鄉師掌四時之田前期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詳下田獵一 執晉鼓 植虞旗 上詳講武一下詳田獵一 田渭陽 獵漆澤 註詳田獵二 發小豝 殪大兕 詩吉日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獲三狐 從兩狼 易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詩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攻猛獸 奉辰牡 周禮冥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注云辰時也 告介麋 獲毚兔 傳逵人告曰逢澤有介麋詩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厲黃澤　倚紫陌（虞息暢校獵賦乃命有司迭主厲萊野三鼁處表禽北獵大陸南厲丹黃二）（寫王粲羽獵賦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征重圍於西趾列騎乎東垌）　山虞　澤虞（事詳田獵一之）

獸人　獸臣（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獸人掌所當田之獸罟網也以獸臣（上詳周禮）

曰獸人之司原（上見漢書注）二虞　四校（上見揚雄校獵賦注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雙

川　九井（上見魏文帝校獵賦九井）（石秀二子也獵何此觀共出其中）

從甚觀若石其處而生命也（未嘗獵於其勢翰林）

祭地因閉風之樂原野霜飛將張因協氣七命而致白殺商飈素節月既而韜弓挾天地野

即鹿　從禽（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禽於外上無虞遺失從下禽無也）　獻禽（周禮若大田則師帥其有司而致禽）

歌　獻（獸詩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注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致禽（周禮大司馬致禽以饁獸于郊）（入以享烝詩小雅注一歲之田以為冬夏春秋獸以祭）

私豵　獻豜（詩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注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縣貆　表貉（詩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周禮有司表貉而祭注立表而貉祭也）

給鮮　計鮮（周禮大宰八曰田役注以時給鮮之不時計鮮）　射麋　弋雁（左傳七命射麋弋雁御乃與御人）　斷爭（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乃戰有司斷其爭禽之訟）　特角　指蹤（傳左）

書（漢高祖曰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張羅（文子曰羅之一目不可以得鳥）

弋（未擊羅先張不能于虛谷也射文未遷鷹隼未擊不得施羅于野）

春蒐　夜獵（以蒐以獵以漁）　不狩不獵（詩上詳田獵一下）

（注漢書朔射獵）壹發五豝（詩）　並驅兩牡（詩）　御慣則獲　射中

則得（左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穀梁傳士不得則不得禽田不得禽則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是則以仁義而得禽以勇力而得之也）

宗祧之事

祭祀之禮（傳晏子曰田獵為宗祧有事以供祭祀）　及時（上詳田獵）

之蒐　中禮之殺（國語宗有獵得禽獸以供宗廟之事於武殿言田獵二）　駕七騶　張兩甄（上下詳田獵）

設重帝　建大麾（周禮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帝注重帝重中也大麾謂軍之大旗）（又帝車攻詩注宣王復文武之境土）

會東都　集南圍（注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也）（以從獵車徒馬從謂也）　振天維

（射以田不不路已而之木注見張衡東京賦）刮

月窟（上見張衡西京賦）　掩月兔　下星狼（上見劉孝威行長楊賦）

（詩獵下見唐詩注）　長楊賦　慶曆圖（上見漢揚雄長楊賦序）

（皇校獵義成下逢見雷唐衛將軍趙六年二月上燕宴）

射熊館　鳴犢泉（上見揚雄長楊賦）

（田獵下詳二）　睬蔥圓　踐蘭塘　奢雲夢　侈孟諸（上見揚雄羽獵賦）

不覆巢　不涸澤（上詳田獵一）（不射宿不涸澤海）　馳千駟（王）

校九嵕（上見揚雄羽獵賦）（唐寶錄武德四年閏月獵於九嵕）　入旌門　燕

（從世長從子世世長宋從陽下陽大獲十萬數帝入旌門不設方右十日向從未）

握殿（唐蘇宋仁宗慶曆五年十月幸近郊宴）　賜錦袍　拔

林苑（宗寶元年二月幸玉津園宴從官）

翠華（宋建隆二年十月幸近郊將軍詩至海上）

風（宋太宗雍熙五年秋月從獵海南近郊）　收禽（司馬相如）

門（唐蘇頲之說）（其將軍下有白虎元從乃使格獸）　格獸

子（虛賦倫手格此獸下豹見斑裂乃使）　射鵰　呼

專（諸之賦手格獸於此下見擒豹乃）

鹿（史記律中其光如文裹子嶠文達擂校通下獵乃雲表也見一大鳥）

宗（邢子才射鹿曰此射之正中其光如車輪子蹟碎猛逾考之穆相為）　助我舉

柴（詩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注柴積也）　與民同樂（下見孟子）　艾草為

防（詩東有甫草注以為防）　出衆不逐（田百一夫注穀梁云艾蘭以為防下詳田獵）　非招不

往 非時弗獵 上見玉子宋璟拱元年十月詔曰洛納之歌上林之綱明堂不違服惟好生
之德解網之仁今後暇時行禮非時更不於近甸遊獵下見玉海 龍山絡野 搜林蕩
川 上見班固西都賦下見領翰吸獲非從賦 結罝彌藪 積禽爲山 上見
張華遊獵詩下見李白大獵賦 批役手猱 風毛雨血 上見李白大獵賦
下見班固西都賦 割鮮染輪 飛毛灑雪 上見司馬相如子虛賦下見李白
大獵賦 平不肆險 樂不至荒 上見揚雄長楊賦下見白居易續虞人箴
簡力校武 訓儉昭仁 上見揚雄長楊賦下見張衡東京賦 草淺獸
肥 氣豪馬健 唐太宗貞觀五年正月大蒐于昆明池帝謂高昌王麴文泰曰大丈夫在世樂事
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
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下見韓琦答李太傅後園宴射詩 義成逢雪 渭川獻
大功詩

詩 唐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群臣唐魏知古傳先天二年從獵渭川獻詩以諷下見
田獵五 飛鷹走犬 流情蕩志 卿事上書曰今貴戚飛鷹走犬盤遊藪澤陛下
誤降謂訓觀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事福孫矣憲宗數出遊獵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遊
暇逸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迸孔帖 晨興臥馬下諫 蒿 稼成伏
草間拒之 消好獵兼祕王府司馬晨興日王出獵家奴羅剌好獵遊道諫工初不許乃臥馬下諫曰
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聚禾稼以捕下人要先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還五代何澤爲洛陽令唐莊宗好
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當馬而諫莊宗爲之止獵從孔帖 握中之鶻 恥宋璟
之見 苑中之獵 畏韓休之聞 上見白居易續虞人箴韓休昕錄時政得失
言之未嘗不盡帝獵苑中或大張樂猶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見孔帖

田獵四

【增】盤於遊田 書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注以衆國所取法則當正道供待
之故 聽師田以簡稽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云簡
稽計也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 【原】蒐作 又小司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爲羨惟田
與追胥竭作 【增】厲禁 又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注田之地若
今苑也 【原】大獸公之 見田獵一 【增】野虞道之 月令仲冬山林藪澤有能
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兩驂如舞 詩叔于田乘乘馬執
轡如組兩驂如舞 【原】安野 晏子曰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
獸無乃不可乎 魯相暴坐苑外 史記田叔爲魯相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
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聞之不大出遊
【增】貙膢 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伏儼曰
式協部

膢音劉救也蘇林曰膢今冬和也劉常以立秋祭殺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
先使視獸 又韓嫣傳武帝時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
十百騎騖馳視 【原】長洲苑 吳地記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 罕畢
如雲 說文常許市車出蕣宮校獵東播律重罝施塞網罕畢飄如雲 獵之爲樂何如
八音 魏志文帝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表而竟行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侍中
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
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性櫛風沐雨而不以時隙因奏曄佞諛不忠 韋衣入山澤 王隱
晉書魏舒性好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世說孫盛爲庾
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耶應聲答曰
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增】遵殊騶之所著 左思魏都賦題文武之非旋遺梁騶之所

者

任之羣下 唐成要虞世南諫獵曰願息獵車綃長戟袒裼徒搏任之羣下

公私交泰 唐書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畢劉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霈足百穀猶茂收纔十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抗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

獵罷乃咨天下事 又姚崇從同州刺史先天二年明皇講武新豐密召崇業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

獲各入其人 又兵志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從獵洛陽苑 孔帖唐儉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於林帝射四發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頭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

人業射獵 又呂元膺傳鄧虢川谷深賢人業射獵而不事農

飛鳥皆識 又張直方好馳獵後居東都七獵尤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

臘辰從獵 玉海宋雍熙四年十二月狩于西郊行次近甸令近臣飲讌諭學宋白等曰可各賦臘辰從獵詩至行宮以詩獻

禁鷹犬之獻 又文獻通考宋祥符元年十月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夏不得縱火于郊 又續文獻通考遼道宗清寧二年四月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于郊

麛失母不射 又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獵于秋山遇麛失其母憫之不射

萬有一危之途 見司馬相如諫獵書

南苑 又明英宗天順二年十月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今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以來歲時蒐獵於此亦所以訓武也

田獵五

〔增〕詩 晉張華遊獵篇曰歲暮凝霜結堅冰沍幽泉元雲晻黮合素雪紛連翩鷹隼始擊鷙虞人獻時鮮嚴駕鳴儔侶攬轡過中田輿徒既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脩旃倏忽似回飈絡繹若浮煙鼓噪山淵動衝塵雲霧連輕繒拂素霓纖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竄歸鳥不得還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縱連雙肩僵禽正狼藉落羽何翩翩積獲被山阜流血丹中原馳騁未及勸曜靈俄移晷結罝彌藪澤置罻振四鄙鳥驚觸白刃獸駭挂流矢仰手接游鴻舉足蹴犀兕如黃批狡兔青骹攝飛雉鵠鷺不盡收鳧鷖安足視日宴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饗會衆賓元酒甘且旨珍羞墜歸雲纖肴出淥水人生忽如寄居世遑能幾榮辱渾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為我識檢跡投清軌

〔增〕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冬狩反田中講射歸還登宜曲觀共獵黃山園嚴冬桑柘慘寒霜馬騎肥纖盧隨兔起高鷹接雉飛一作擬翟獨嗟來遠客辛苦倦遊衣

〔增〕梁劉孝威行行且遊獵詩曰之罘講射所上林娛獵場選徒騎楚客名狩誇胡王早車已戒道風鳥復起行伏飛具矰繳材官命蹶張高罝掩月兔勁矢射天狼驄地不遑逸排虛豈及翔日暮句

陳轉風清鐃吹颺歸來宴平樂寧肯滯禽荒 補 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獵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駭畿封迅騎馳千里高罝起百重騰麏氈馬足飢鳥落箭鋒雲根飛燒火鳥道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一作戎 唐太宗出獵詩曰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宮豈若因農暇閱武出轘嵩三驅陳銳卒七萃列林雄寒野霜氣白平原燒火紅瑪戈夏服箭羽騎綠沈弓怖獸潛幽谷驚禽散翠空長煙晦落景灌木振嚴風所謂除民瘼非是悅林叢 增 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弧矢威天下旌旗遊近縣一面施鳥羅三驅教人戰暮雲積成雪曉色開行殿皓然原隰同不覺林野變北風勇士馬東日華組練鐲地銀麏出連山縞鹿見月兔落高矰星狼下急箭既欣盈尺兆復憶磻谿便歲豐將遇賢俱荷皇天眷 張說奉和聖製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文教資武功郊畋閱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盛夜霰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飛走繁抨弦筋骨勁帝射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豝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釣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爲吉符老雪作豐年慶喜聽行獵詩威神入軍令 李白觀獵詩曰太守耀清威乘閑弄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兔

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王維觀獵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張祜觀獵詩曰殘獵渭城東蕭蕭西北風雪花鷹背上冰片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懸落箭鴻歸來逞餘勇兒子亂彎弓 又觀徐州李司空獵詩曰曉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劉禹錫連州臘日觀莫猺獵西山詩曰海天殺氣薄蠻軍步伍嚚林紅葉盡變原黑草如燒圍合繁鉦息禽興大旆搖張羅依道口旋犬上山腰猜鷹慮奮迅驚鹿時跼跳瘴雲四面起臘雪半空消箭頭餘鵠血鞍傍見雉翹日暮還城邑金笳發麗譙 劉長卿觀校獵上淮西相公詩曰龍驤校獵邵陵東野火初燒楚澤空師事黃公千載後身騎白馬萬人中笳隨曉吹吟邊草箭沒寒雲落塞鴻三十擁旄誰不羨周郎少小立奇功 杜牧贈獵騎詩曰已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宋蘇軾祭常山回小獵詩曰青蓋前頭點皁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首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

羽猶能効一揮　又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詩曰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捲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才叉戍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砉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罝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兔肩分饜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曉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羲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閒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元張翥題長孫皇后諫獵圖詩曰日邊雲氣五色文虬騶天子真天人羽林猛士森成列六氣不驚清路塵太平無征帝神武豈爲禽荒將按部已知掐后佐興王不數樊姬能霸楚從容數語即罷田六宮迎笑花如煙蹕回那待外庭疏聽諫由來同轉圜天寶神孫膺大業錦繡

五家爭蹀躞可憐風雪驪山宮正與真妃同射獵

賦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盛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方九百里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參乘孅阿爲御按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鄭女曼姬蜚襳垂髾扶輿倚靡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乃相與獠於蕙圃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纖繳施雙鶬下元鶴加怠而後發遊乎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玳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流聲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厚德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且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芥蔕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何爲無以應哉　又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九嵕嶻嶭南山峨峨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淩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追怪物出宇宙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然後揚

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轥元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雛掩焦明道盡塗殫回車而還覽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踐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觓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於是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乃解酒罷獵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元鶴舞干戚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獲如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則仁者不由也由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　揚雄羽獵賦史臣序之曰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里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曰元冬

季月天地隆烈帝將惟田於靈之圃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隣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戎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爾乃虎落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營合圍會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元宮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蹂蕙圃踐蘭唐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縱

橫膠輵猋拉雷厲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籠轔輕飛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各按行伍辟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

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乎熊羆之拏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涯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之王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

盧山羣公常伯胥然並稱曰崇哉乎德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觀東岳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

【賦】又長楊賦（序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嶻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

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
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
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
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内之則不以為乾豆之
事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
見其外不識其内也今朝廷純仁尊道顯義并包書林
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
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
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
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

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旼獵陵
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
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
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
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
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後漢班
固西都賦曰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内闐
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
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
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
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
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
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
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
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赴險並踏潛穢窮虎奔突狂
兕觸蹶許少師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徒搏獨殺挾獅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
崖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
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

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
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　又東都賦曰若乃順時
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
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動萬
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吐焰
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
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
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
施御弦不睋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

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
未淺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
懷百靈　又張衡東京賦曰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
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
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
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
上林結徒爲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
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
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
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

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
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
羆而獲人　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
狩于敖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　又西京賦曰
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
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於靈囿之中
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
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
雕軫六駿駮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惟玩好迺

有秘書從容之求實俟實儲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
上蘭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
怒緹衣韎韐睢盱跋扈光焰燭天庭囂聲振海浦河渭
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
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擂擂
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
若磧礫若夫遊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
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
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
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

獲之儔朱鬘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
象圖巨挺撞拂猬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藩於是鳥獸殫
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收禽舉胔數課衆寡
割鮮野饗犒勤賞功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
車命駕迴旆右移儀祥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
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於是命
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釣魴鯉纚鰋鮋搤水豹馽
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逞欲畋魰乾池滌藪上無逸
飛下無遺走　唐梁獻大閱賦曰惟聖有作羣動咸遂
猶且脩干羽除戎器懋文德恢武備大閱之禮所謂簡

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令有典夏官是司擇元辰於仲月得剛日於斯時然後萊田立表斬牲徇陣駢馳翼驅旅退旅進鉦鐸鐲鐃之數物有攸施坐作疾徐之節教無不順才實天生用猶日慎遵蘭防而合禮罷先野而作鎮戎士趫夫呈才逞武將攫戾以雄入顏振旅而盡取公之私之有倫有矩崇七德之豊禁邁三驅而誇詡壁乎磐眾而入軍容翕習寵聒騰驤天動地岌亦取睽而致用誠猶火之不戢　又胡瑱賦曰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選遇安武禦寇而上下順啟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涿鹿之戰

顓頊列共工之陣雖八荒有截而七德是崇塞外馬肥穿控弦而習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設武備旌旗裔裔而風飛士馬賁賁而雲萃竟澤彌谷殷天動地銜枚無斁擊鼓作氣弭弓月滿寶刀霜利申前驅誅後至為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長楊草落鄠杜霜明抱木之猿見矯矢而遥泣傷弦之雁聞虛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羽獸之大小既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即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因之簡眾而習武 【増】魏文帝校獵賦曰披高門而方

軌遵夷途而直駕長鍛紅電飛旌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蒙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厲障澨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飈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山岳遂蹦封豨藉麈鹿捎飛鳶接鷙鷲聚者成丘陵散者塡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効績班賜有叙分授甘炰飛酌清酤割鮮野享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雀臺而增舉涉幽壑之花梁　又王粲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拊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繞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為之摧撥禽獸震駭

魂亡氣奪舉首觸網搖足遇撻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窮緤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増】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聊期匪日匪旬蹵蹈蒙籠涉獵冢廓鷹犬儵眒罻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麖麋翦旄麈帶文蛇跨雕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嵼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貙氓於葽草彈言鳥於森

木拔象齒㡿犀角鳥殺䴏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
濵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娉江斐與神遊羅翡翠
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騰波沸涌珠貝氾浮若雲漢含
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
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
乎數百里之間　又吴都賦露往霜來日月既除草木
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
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𥆧夫南西屠儋耳黑齒
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靸霅警捷先驅前途俞騎騁路指
南司方出車轞轞被練鏘鏘吴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攝

烏號佩干將羽毛揚蕤雄戟耀鋩六軍袀服四騏龍驤
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罼罕瑣結罠蹏連綱陸以九疑禦
以沅湘輶軒蓼擾彀騎熠煌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
浮煙載霞載陰菈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
音驀六駮追飛生彈鸞鵔射猱挺白雉落黑鴆零陵絕
嶮嶕聿越巉嶮封狶䝅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於是弭
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
與士卒之揚抑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毛羣以齒角爲矛
鋏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爲創痏衝踤而斷筋骨
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

抗足以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鵕鸃俯蹴豺獏
刦剞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𧣴𧣴笑
而被格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其所以睒
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而飲羽
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
穴無豜豵翳薈無麢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
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　又夏侯湛獵兔賦曰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
眺蒿萊摘肝榛穢落日攢慨傍窺翦薈視㲋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竝𨈏搜陵危險覓歷岡

阜留罝挂於重林疎罝結於通藪容驚視於草間暫見
之於蒙茸擬以銳殳規以良弓覷毫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欻赫以驚鶩影跳踈而揚白擢輕足之翸
翍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罝不及慕爾乃鷹鶴翻以
飄揚勁翼誕而下擲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
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
送歸鴻手揮五弦優哉悠哉聊以永年　唐李白大獵
賦曰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元冥掌雪木脫葉
草解節是月也天子處乎元堂之中樂農人之閒隙兮

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關天仗羅於四野徵
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飈埽萬乘雷奔捎扶
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寒門赫壯觀於古今業揺
蕩於乾坤君王於是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
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擢倚天之劔彎落月
之弓河漢爲之卻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
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藂長戟羅廣澤呵雨
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乎蠻陌陋梁騶之體
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袪夾
東海而爲塹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爲千
羣以筌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狀以來居雲羅高張
天網密置罝罘緜原峭格掩路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
與伏兔吳驂走綠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
明滅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而田彊古冶之儔烏獲中
黄之黨超崢嶸獵莽蒼暗呼哮闞風旋雷往脫文豹之
皮抵元熊之掌批狻手猱挾三挈兩既徒搏以角力又
揮鋒而爭先行魋號以鶚睨兮氣赫火而歊煙拳封猪
肘巨挺梟羊應叱以甃踣猰貐亡精而墜巔窮遐荒蕩
林藪拖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埽封狐於千
里換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拕奔兕以卻走君王

於是峨通天冠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顧
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摽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
厲武卒雖躍礫之已多猶扚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
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轞轞以陸離穀騎煌煌而奮發則
有白貘飛駮窮奇貙貅牙若錯劔鬣如叢竿口吞叉鋋
目極槍櫑碎琅弧發玉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旁
疊四五雖磐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
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
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
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旭
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泰清所恨穹昊之
路絕而忽也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是居安
思危防險誡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乃去三
面之網示六合之仁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
鳳凰與鸑鷟兮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飛熊
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酤犒兵戈火
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圖開日月之扃闢生
靈之户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何宣成之足
數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若飽人以淡泊之味
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電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

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為罝琢大朴以為杙頓天網以掩之獵俊賢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　又裴度三驅賦曰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獮春則蒐非有情於殺戮固無取於盤遊蓋以時稼之所害示軍容之克修是乃張我武出于畋植靈旗以準的應晉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驅於前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之中有古義焉何乎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驅為名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蓋以明上帝

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既逐獸以禮亦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詎設左右之翼宥異捕鹿寧分犄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違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取之固無間於漏網遠乎大漢遊盤是資馳騁是躭崇苑囿而大開里宰止百取庖廚之饜飫畋豈惟三我國家修古典斥遊宴狩不奪於三時網唯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獵以長苗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　又頻瑜畋獲非熊賦曰畋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弘閱逢命世之間出得賢於蒐狩之場劾獲乎霸王之術是以賦車攻練吉日駕駟牡之既閑備七騶以齊蹕於是列卒滿路張罟竟天傾藪刮野搜林蕩川小殷湯之教祝同周文之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樂寧假獻駢如斯則沃心之期乎說啟乃入夢之知夫兆先觀夫獵車未貫大綏將弭得賢之繇既符非熊之姿宛是馬足不及皮軒遠迴解雲羅之周布廣天仗以全開用割鮮之能我則曾事於屠釣誇染輪之味我則將和於鹽梅且夫搏採為聖旁求斯盛寧知校獵之遊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煩空谷之縶束帛戔戔不待中園之聘馳騖乎道德之囿故逸飛之遺走將賢能之是擇

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悲夫洛汭之歌三品克庖詎比渭濱之叟

【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原】書漢司馬相如諫獵書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搏（一作射）猛獸卒然

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旋轅
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
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乎夫
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
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故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
意幸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武功部五 耀武 謀策 訓練 料敵 號令

耀武一

原 觀兵 揚武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書我武惟揚

佳兵 驕兵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

貴右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勝而不美 果

而勿矜 上詳佳兵注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故善者果而已矣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弗戢自焚 好戰必亡 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主父偃曰好戰必亡

竊弄凶器 啓迪禍階 惟甲冑起戎 惟干戈省

躬 書說命 陳若林之衆 萃如虎之師 示衆有名

師有善惡之名 黷武 取威 增 非敢耀武 不可究武 左傳

晉伯伐 荀智伯曰黷武取我英丘君命理非耀武也治英丘也 韓愈平淮西碑皇帝曰不可究武其少息

窮武極獵 威戎夸狄 上見丁謂大蒐賦 班固西都賦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

武事 耀威中原 陳兵雒水 東京賦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

惟仲冬大閱西園 武備志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

子君臣列而觀之 投鞭斷流 舞劍前導 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

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

流又何險之足恃乎 宋太平興國初上有取太原之意乃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舞劍皆能擲劍於空中

躍其身左右承之會北戎遣使修貢上宴其使於後殿因出劍士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霜鋒

雪鍔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恐形於色及親征太原必令為前導賊衆喪膽 因大儺而示武

耀淮上以安民 文獻通考後魏文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宋史楊存中與金人戰於柘皋敗之時濠圍猶未解張俊與存中劉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陷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淮民之民 高會漠北而還 耀兵磧北而歸 唐書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初北討奚怒皆戰於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孔帖訥失思力領突厥拔悉蜜延阤延阤兵十萬徙河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八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

耀武二

原 踴躍用兵 詩

增 陳師乘而觀之 左傳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原 暴而不戢 春秋時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增 晝耀兵夜斫營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則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 回鶻不敢仰視 王鍔爲河中節度使會回鶻入朝鍔欲示威武乃悉軍迎逆列五十里旗幟鄣明戈鋋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懼然受其禮帝聞嘉之 徒飾其外 五代史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周德威先屯趙州梁兵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燿日晉兵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 耀戎容揚天聲 宋史李繼隆端拱初爲定州都部署淳化初上遣使密諭若契丹復入寇願當覲討繼隆上奏曰自邊邑多虞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疆事臣敢不謀求軍實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殄此獷妖實責將帥

訓練一

原 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 漢書刑法志曰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之大略也 增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以明其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明其仁成列而鼓以明其信爭義不爭利以明其義又能舍服以明其勇知終知始以明其智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自古之政也 又曰教惟豫戰惟節 孫子曰士卒孰練注云辨旌旗審金鼓知進退閑馳逐便弓

矢習擊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來無不如意此練士之謂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又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唐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

恭安用之　杜牧戰論曰天下無事之時戰士離落兵甲頓弊車騎刓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此宿敗之師是不蒐練之過也　性理楊龜山曰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登壇必究教兵篇曰先正有言練兵之法莫先練心人心齊一則百萬之衆即一人之身　武備志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官

無耑門弟子無耑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土偶之驥眉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捽則立斃矣

訓練二

（原）教士　訓我（禮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發軍也訓戎數戰）　明恥闘心（傳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訓旅　練兵（帖白）　五載大簡　一人不戮（土詳訓練一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簡兵蒐乘　鞭七貫三（左傳彭城之晉遇楚於靡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玉海士闘而銳求欲報七貫三示以薄懲而不可得）　比年簡車　三年簡徒（詳訓練一）　蒐於被廬　簡於宗丘（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　又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　建而不旆　征則有威（傳曰晉治甲兵車四千乘建而不旆王申旆之諸侯畏之注將戰則旆不戰則不旆　國語晉文公曰故征則有威守則有材）　戒爾車乘　修我甲兵　厲兵秣馬　蒐乘補卒　旣無訓卒何以成功　行孫吳之法訓熊羆之旅　御一心之衆舉百勝之師　訓必勝之衆練賈勇之夫　將整堂堂之陣必訓赳赳之夫　王孫賈治軍旅　管夷吾修甲兵（帖白）

（增）練士　選鋒（六韜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

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贅壻人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武備志茅子曰士不選則不可練曰兵無選鋒曰北

頻陳 **校旗** 司馬法上暇人教謂頻陳注云頻陳者頻于陣教而又教使之執也

唐書魚朝恩閱郭廷主一善布陣請觀之廷王中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王善朝思數曰今始戲訓練法校王曰此臨准王遠法是人皆自御軍而起罰適過每法令不如令者斬由是也若人皆自勁實心無復臨陣自有事

練膽 **練地** 法有五一曰考練兵二曰練膽三曰練心四曰練手足五曰練營陣時四

以六德 **分三等** 上唐李靖衛公訓練一法分為三等以一先結伍法以十伍為百就問對中軍清日臣一一書校之三等以必先結十伍以十伍法為百

陣中野 **鬭廣場** 成一隊之中軍校之陣國將此一將乃也總諸校之等之也陣又陣揮一將乃也總也一子曰隊伍長旗鼓則其數四人以此鼓以左兵之金鼓而右之金鼓擊

武功部

俱擊而坐作將敘成合之大將大將敘之陳子中野唐書馬燧進可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敘之敗兵力衆畢遂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器用完備居一年閱兵于場選兵三萬以肆數月成北方

板為鼓 **瓦為金** 唐李詳注陳中野戰陳甲申鄒兵柄終罷將兵宋史燕以人據宗元年歲祭兵柄宋元年蔡兵柄終罷將兵宋史

懷忠孝 **動鬼神** 宋史岳飛紹興七年飛上章乞留兵不至之罷祖宗以兵萬世帝大悅乃以鄂兵屬之飛事所致天地回訓能養律指揮皆

修爾車馬 **鍛乃戈矛** 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逖蠻方書費誓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什伍如親 **卒伯如友** 尉繚子曰什伍如親卒伯如朋友曰使本伍之戍什伍之人必知之道也此親近也故卒

兵弱能強 **令弊能起** 尉繚子曰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者十二焉此十二者教成犯之令不能弱能強國能治令之尊治之地主能卑守之大國主能尊國之弱令不弊出起之民令者聞甲不能

出于事而威天下矣

三官不謬 **五教不亂** 管子究兵官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不危不危辱之日三教旗金鼓也五教者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教其耳以號令之數教其足以進退之度教其手以長短之利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出教法格 **置訓練官** 宋史兵志元豐二年內出教法格以步兵射法及馬射二年步騎諸軍其上閱習練官馬以練射步弓其之法

廢遣揀選 **料簡驍鋭** 唐書李晟傳李晟以為衆寡兵料其驍鋭者教之兵法凡元豐中料簡諸軍四十二千四以教之

神宗書曰為令曰之計莫如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揀精兵嘗語輔臣兵之故神宗元豐中書

選徒練旅 **課才程氣** 大夫論可也無不謹也爲士卒修營陣按揀利器然後可精兵御史宗元與五公攻記

繕甲淬兵 **程能校藝** 唐書梁冀傳冀為大將軍精選兵徒淬其兵甲才勇程氣乃籍戶三丁擇一者王梁海樂不勝其役選才勇得兵

武功部

籍承乾不實責比三年得兵卒二萬既不廢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選甲淬兵連山東綺文繡通

考宋蔡襄說上古曰平居無事程能校藝之士曰古區乃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

教奇 **畏我不畏敵** 唐李靖衛公問對中靖曰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群羊

教正不 猶布棊於盤 非驅虎入市

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詳訓練一

勇不得獨進 **怯不得獨退** 淮南子兵略訓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如臂之使指 **若子之衛父** 上詳訓練之一民使子曰慎子民戰也者教之禮義使之曰不教民而用之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毋出令長上使用之之也數險之危能而如足手之猶之是故也曰將軍

用上詳訓練之一

如手足捍頭目 父兄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殃民也故謂之死地也者

若虎豹有爪牙 上詳子之衛父注淮南子兵略訓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

擇其人之技能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

原 卒素勵以行必無勇也　驅白徒而戰是謂棄之 白帖素勵空猛非勇也白徒不習訓之師也

訓練三

原 載纘武功 詩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注纘習而繼之也 增 師干之試 又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注言衆且練也 原 日討軍實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注討治也軍實軍器 增 訓卒利兵 又晉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選而別之愛而貴之 吳子曰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訓士流涕 白帖屈突通訓勉士卒泣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忘無之感盡 尊君親上 性理朱子曰嘗仲由政士卿十天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 封殖其家砥礪其人 宋史兵志知定州蘇軾言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 練兵常若寇至 又政和四年詔西羌久爲邊患今陝西河東路帥臣訓練兵伍常若寇至 異其籍厚其廩 又嘉熙初臣僚言今日兵貴若此思變而通之於卒伍中取強武者異其籍而厚其廩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息少而廩食厚待之如子弟之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

訓練四

增 詩 宋韓琦答孫植太傅後園宴射詩曰因憶當年黠羌叛非才誤授將軍鉞帳下貔貅十萬師力過生犀心似鐵大仁未許覆兇巢飭謹封畺禦侵越悍夫猛士志

侍騁貯塡憤氣何由洩正值高秋天氣寒塞場霜重嚴風刮約束偏裨整隊兵旌旗爍電戈矛雪驅出長郊閱奇陣離合應麾皆有節次引精銳較絕技控弦命中無虛發氣豪馬健走危坡直下千尋未嘗蹷收軍校獵圍平原犬順人呼鷹解紲山麋衡軼犯勁矢罔免奔迸逑狡穴大鵰盤空不輕搏老狐仰視肝膽裂駐鞍賞獲犒部曲浪瀉酒車輪染血將軍未酣衆心醉耳後風生鼻頭熱

增 策 宋蘇軾訓兵旅策曰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

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號令一

原 銜枚 按鑾（周禮軍旅令銜枚禁無譁 下見將帥二） 倚轅而令 挈壺以令（韓子云吳起爲魏武侯西河守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 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云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 挈轡令舍 挈畚令糧（鄭司農注曰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故以轡表舍縣畚於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當以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 奉將天罰（胤征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行天罰 致天之罰（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泰誓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厎天之罰 咸聽朕命 悉聽朕言（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振鐸拱稽 執禁齊衆（振鐸以拱稽號令也凡 執禁以齊衆罪不赦過） 敗麥割髮 取米殺妻（魏志曹公出軍令無敢敗麥犯者死騎皆下馬付麥相持曹公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罰對曰春秋之義罰不加尊公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爲軍率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置地 晉永嘉亂郭默率衆自爲塢主撫循將士甚得懽心默婦兄陸嘉取官米十石餉妹默自殺妻以明無私也） 耳目在旗鼓 婦人令左右（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言衆觀大旗 鼓以進退 史記孫武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

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 後期斬監軍 不整戮職吏（孫子見上 將帥見） 一戲下兵不整（吳志射聲校尉孫松于中最…） 失利叱斬子（…志鄧艾遣子忠與蜀將諸葛瞻戰不利艾怒將斬忠…吳） 取笠泣斬士（書呂蒙到南郡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爲軍中約令不得犯之不可以私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以鄉里故而廢法 堂堂之陣（言容諸令嚴整之…） 既崇四七之名 安可二三之令（…既申諮諮之言 必整） 行閒將整其什伍 下令不可以二三（並帖白）

增 寄軍令（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 政而寄軍令焉 作內政而寄軍令於齊用王子吳用孫武）明軍約（史記律書晉用咎犯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致民志 從君命（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

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左傳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

令如春　令如山

章示標王師如時雨賊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軍隨輸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招捕楊幺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如斧鉞　如雪霜

尉繚子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許洞虎鈐經出將篇曰思敵如照影令欲如雪霜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令素行　人樂聞

孫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吳子曰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信行國內　威震天下

尉繚子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吳子曰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軍無二令　將無還令

尉繚子將令篇曰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三略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

三令五申　一逆百失

上詳綿人立左右注三略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施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

竊符下令　揚麾誓眾

戰國策魏王使晉鄙救趙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公子見其客侯生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當為報其父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旨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鄙晉鄙合符眾疑之至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馳解圍走駱賓王為兵部奏姚州破楊虔柳露布曰揚麾誓眾仗節詞兵

任其上令　得其軍號

吳子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將安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

光弼進圍懷州諸軍決丹水灌之未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等送之京師

秋毫不犯　都人莫知

北史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軍令嚴秋毫不犯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晟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聲士必成列遺穀肅日都人莫知

將士股慄　士卒心存

北史楊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將士股慄有必死之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武備志唐李靖教旗法有云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

行令自身　申令戢下

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晟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盡逆畏威而懷惠忠義奮氣而營策宋史乾德初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

威在管軍　敬若神明

宋史兵志元符元年曾布言祖宗以來御將士常使恩歸人主而威令在管軍吾學編徐達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

申嚴凝之令　凜風霜之氣

段文昌平淮西碑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遊之旅拜韓告之壇指麾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李筌太白陰經夫人以心定言言定以出令故須振雖略出動訶敦鐵石之心衷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

不肅則士罷　不齊故兵敗

孔帖竇建德五月自坂渚出為陣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武備志狄青討儂智高立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舞至崑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大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士狀

盟與諸將割臂　令如四肢應心

唐書李嗣業加驃騎大將軍安祿山反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尉繚子曰令守者必固戰者

必圖奸謀不作姦民不語樂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使三軍若一

人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武備志聽飛令如朕行宋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戮揚干之僕必行其令　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鼓頒擬命號崇等北伐制云云

原整鳥合之衆既在一夫　勵鷹揚之師必資三令　整必勝之衆實在中權　勵貫勇之夫必曰下令也白帖

號令二

原誓六事之人書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孔傳云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徇師而誓泰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申嚴號令月令　增冢宰布令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士溺沾襟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　明法審令尉繚子曰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

一衆心又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　民非樂死令使之前又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

非吾令斬材士又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其令強者其敵弱呂覽論威篇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響應後漢書光武居邯鄲宮耿弇請問因說曰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

當備祭遵又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

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折七箸斬一士唐書元和中劉闢反詔高崇文統兵討之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徇會闢入成都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

無統一則攜弛孔帖哥舒翰守潼關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弛無鬪意

三喻五復之又契丹寇營州詔皋雲起虞實厥兵討之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

下令士皆雪泣又李晟圖復京師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況取富貴非難也士皆雪泣曰惟公命

號令嚴壹又段秀實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　令肅不殘唐書馬璘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

中六矢不動方知軍令武備志張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令狐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不可以兩從唐陸贄論於德宗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帝王奇術歐陽修上書曰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

凍死不拆屋宋史岳飛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以劍畫地而令又李寶傳金主亮以蘇保衛由海道襲浙江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令與守臣督海舟楫察實遂發蘇州大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實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殺出不意亟引去

謀策一

原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穆公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

地千里　左傳曰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又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注曳柴起塵詐為眾走）　又曰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史記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因虜魏太子申　又曰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　【增】又曰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以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　【原】又曰信與張耳擊趙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乘勝去國遠鬬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信遣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

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
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即馳入立漢赤
幟二千趙軍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斬成安君
禽趙王歇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
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委心歸計願足下勿
辭廣武君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
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北首燕路而遣辯士
奉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諳言
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

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增】又曰信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
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濰水
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
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
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遂平齊 【原】漢書曰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廣
從百騎往馳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令曰皆下馬解鞍會暮胡兵
以爲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 後漢書曰馮

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
異共攻赤眉異曰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
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聽弘遂大戰移日
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
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賊約期會戰使壯
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
部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 又曰廉
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
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

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
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
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度尚爲荊州刺
史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逃入山谷尚破其
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
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
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幷力攻之申令軍
中恣聽射獵兵喜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
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因曰陽等財寶
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幷力耳衆聞咸憤踴尚敕令秣馬

募食明旦徑赴賊屯遂破平之　又曰楊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制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又曰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之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羌大震退　郭沖三事曰諸葛亮屯兵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馬咸爲成都王前鋒王胡率衆討咸於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戟於馬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於後馬驚奔咸咸遂

敗　增南史曰宋元嘉八年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狥　隋書曰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爲行軍總管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河間元王孝恭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棄舟反資賊奈何孝恭曰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又曰突

德二載李光弼以兵入太原史思明等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　又曰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五代史曰漢隱帝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王景崇乃叛即以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乃令千餘人潛之城南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景崇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名臣事實曰長沙山東賊劉忠有衆數萬據祁陽之白綿山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韓世忠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弈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自寅至巳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上下夾擊大破之斬忠　吾學編曰洪武四年上命傅友德伐蜀友德直抵階州拔文州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

謀策二

原 善謀　勝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伐謀　貴謀 孫子曰上兵伐謀漢書趙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遺大鐘　刻石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路鐵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蜀王本紀秦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便金蜀王發卒千人令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石牛於成都道乃通　如處女　避怒蛙 孫子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劉子曰處女不弱脫兔往疾　尹文子云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見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蹈敵雖湯火不避　背水戰　登樓嘯 上詳謀策　劉琨嘗爲胡騎所圍窘迫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中奏胡笳賊又流涕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龍韜虎鈐　龍變虎發 上詳兵法二 下詳將帥三　中權後勁　左實右偽 左傳中權後勁注曰勁兵殿而中軍制謀又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所不至以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旆先輿曳柴而從之晉侯畏其衆也乃脫歸　如環無端　若響應聲 孫子兵法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下詳論兵二　振鞭絶弦　俛首匿爪 孫子

兵法見利速之如振槁見不利去之如絕弦淮南子云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

尅敵出奇 **運籌決勝** 周禮司勳職云戰功曰多鄭衆云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是也史記張良常爲畫策臣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不學孫吳 **圖上方略** 漢書趙充國傳羌虜何如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也

女柴開地 **餼牛退敵** 上詳謀策一 左傳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

蒸粟得地 **畫女開圍** 越獻粟十萬斛范蠡蒸之以與吳吳種之不生吳五年因饑越乃伐吳以得其地 史記高帝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陳平畫策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閼氏見而妒之乃開圍一角高帝得出 武功部

范匄塞井 **度尚焚營** 左傳晉楚遇於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 下詳謀策一

孫臏減竈 **虞詡增竈** 並詳謀策一

書木尅龐涓 **題樹射張郃** 上詳謀策一 漢末傳蜀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司馬宣王命張郃追之郃至木門道亮令軍士夾道伏弓弩削大樹皮書曰張郃死此樹下郃至亂弩俱發中郃而死

雞足繫火 **象尾繫燧** 左傳吳伐楚昭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注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 晉書江逌爲中軍將軍時羌及丁零叛逌進擊之姚襄據營謂諸將曰兵以精而不以衆今少而且其勢甚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

蒙馬虎皮 **畫牛龍文** 晉臣田單並詳謀策一 **束刃牛角** **縛葦燃枝** 並詳

載馬頭 田單詳謀策一 **使輿曳柴** **載土覆豆** 並詳謀策一 **縫革爲船**

廉范縛炬 **楊璇鼓灰** 並詳謀策一

起沙爲城 東觀漢記鄧訓爲護羌校尉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度河掩擊迷唐 魏略曹公軍不得立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得渡渭

船受箭 **柴遺獲馬** 魏略孫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吳書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剋期大戰

下馬解鞍 **開門偃旗** 上詳謀策一 一趙雲別傳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以戎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

兵臥旗息鼓 **按甲寢兵** 吳九州春秋曹公征張魯蜀將軍但偃旗息鼓不按甲寢兵 **服以德** 服易以德定封以昔天下之思以爲息兵觀

息擊疑 **因虛乘散** 並詳攻戰三 **以奇用兵** **不苟接刃**

上出老子 下詳攻戰一 **請盡受成** 君受成請盡書書計策也 **先**

知獨見 **獨斷** **專謀** **軍要** **兵機** **知戰** **料**

敵 **曳柴之謀** **破竹之勢** **利以誘之** **亂而取之**

智合於權 **義和於利** **出奇於術內** **制勝於彀**

中 **成百尅之計** **定一舉之功** **將制律以嚴終**

在運籌而謀始帖白 增奇謀 陰計者詭所以行詭謀竟

也黃石公中略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 能遠謀

運長策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蘇頲撰命呂休璟等北伐制憲心而動六奇接以短兵指事而論比運其長 畫大

謀 決沉機 王載將略論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遺定天下孔明料蜀決沉機二三策盡成鼎

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也 圖安危 知得失 太公六韜將有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斷門

限 縱戰艦 後漢書臧宮將兵至中盧屯駱越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

武功部

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 下詳謀策一 輕則寡謀 上詳謀策一

怯而無謀 中丞相亮新伐魏以夏侯楙都督關中魏延與謀下之司馬懿延曰聞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委心歸計 乘機決策 上詳謀策一 機上決策無餘 孔帖韓充 世推書將乘

得策輒行 蓄謀而俟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勝也 陸贄曰夫兩陳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圖固已疎矣 不待衆言 不卹常

制 武備志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 唐書陸贄曰所以暫以機事有便宜有奇詭不卹常制不拘衆情死生進退惟將所命攻討之兵也

胸懷甲兵 謀先造化 北史太武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

既酒食於前拊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柔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 杜牧贊

党項表威極風霆謀先遠化渭運帷幄決坤機 上詳

唱籌量沙 割筒棄豆 謂衆一 武備志劉錡戎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豆入陣則割筒棄豆馬聞豆爭舐須食又多為竹筒所滾勝不得下以敗士馬俱斃

會諸將飲 使二女舞 孔帖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督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又吐谷渾黨項寇岷柴紹討之虜據高射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

決策九重 定計千里 陸宣公奏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內

出其意外 落吾彀中 孔帖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部落潰入漢南杜牧說李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者常以秋冬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

武功部

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 明將傳洪武初陳友諒既破姑熟將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上召康茂才曰聞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無疑友諒得書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在江東橋乃遣還答書曰余某日至橋所上曰虜落吾彀中矣友諒至以舟衝江東橋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舸脫走

信賢如腹心 畫地為城池 黃石公上略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 宋史淳祐初授余玠四川安撫制置使玠入蜀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播州冉氏兄弟璡璞詣府上謁玠與分庭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使人覘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至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如是又旬日請見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

渡水決壅囊 絕河鎖維車 上詳謀策一 唐書田悅壁洹水馬燧進屯鄴請益

兵詔河陽李光以兵會欠於凍悅遺將王光進以兵守津之長橋築月壘以拒軍路縱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
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與悅夾道而軍 無遺籌失策 無悖謀左畫 劉向
權謀篇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宋
史杜杲傳竟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成鼎足之形 圖猿臂
之勢 武備志諸葛亮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
服也令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唐
書乾元初以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驛東都史思明乘勝西鄉光弼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
說之以計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之勢也 車中伏
壯士 城下縋葉人 業行愈張巡止詳謀策一 慮既定心乃強
謀雖多決欲獨 司馬法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晉書咸寧初除羊祜征南大將軍祜

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上疏曰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
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 欲其西襲其東 後人發先
人至 太公六韜武王曰兩軍相遇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奈何太公曰高其壘伏其銳
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
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絕輜重於間道 張旗幟為疑
兵 上詳謀策一漢書沛公欲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未可頓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 示帳
幕為柏菴 執旗幟結草人 北史周室諸王傳建德五年大舉東討齊王憲為
前鋒帝親圍晉州時大將軍椿屯雞棲原憲密謂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
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自率大兵與椿對壘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五
代史梁臣傳末帝恐魏州兵亂遣劉鄩以兵屯於魏縣鄩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謂晉兵悉從莊

宗在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騎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
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若元雲之無象 若滄海之不測 李筌
太白陰經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遠示小心謀取遠示與藏乎若元雲之無象溟乎若滄海之
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 若隼鳥入重林
如游魚負深潭 太白陰經無使內謀之泄若隼鳥之入重林無其蹤如游魚之負深潭無
其跡 欒枝曳柴以敗荊 莫敖采樵以致絞 宋史康王即位岳飛
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
謀欒枝曳柴以取勝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 公逼潼關 臣渡蒲阪 賊
向宛洛 吾擣幽州 魏書曰馬超等反關右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操至潼關恐不得度召
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

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度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操得度遂破
超等女詐山雖盛可乃人人兒之又斷[illegible]儀李光鈞兵益進哀業山十數伏孽山給先反矣[illegible]運陸門以自
蜀兩之國忠討自謂其帝遁思[illegible]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好儀光弼忠於曰然前目其令其意龍兵南以宛召而
以餘衆守此將吾直兵之覆其業室自殺[illegible]以招追徒悖山之首可致若今出軍關發生京師乃擒前詔斬首
關無出軍 降卒復縱 疏騎夜進 詔使已行 督兵疾襲 太
御覽河北賊驍於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劍城侯泉率騎七百討之麾忝礬勢襲以敵百騎深入樓境值賊帥
馬步萬餘衆羌習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京五千餘人尋遼步鹿復撥令入城左右曰何也泉曰我兵趣步
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稚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燕騎衝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泉內應望遣走建
獨之孔砧頓封尤保鐵山遣虜將御州擒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
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

哉智兵疾進行遇後逕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驚潰衆震潰斬萬餘級頗利亡去

命將向宛洛 率衆出秦川 大衆取成都 疑兵出內水 武備志先主詣諸葛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又劉裕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伐蜀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計也

原 善計潛行破勁敵於籌畫之下 奇謀獨運解重圍於談笑之間 並粘白

謀策三

增 大謀不謀 太公武韜大智不智大謀不謀 周密為寶 又武韜凡謀之道周密為寶

稱舍於墓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

以析公為謀主 又伍舉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原 縈帶全城 史記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牒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距之

上略伐智 孫子兵法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

增 五軍五衢敵人必惑 吳子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曲謀敗國 尉繚子曲謀敗國注云曲一偏也

為帝王師 黃石公上略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

謀及蒭

新 [illegible]

謀可深而不可疑 又[illegible]

原 借箸 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illegible]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illegible]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illegible]良曰臣請借前箸為陛下籌之[illegible]陛下事去矣[illegible]

六奇 [illegible]

策慮愊億 [illegible]

增 以梁委之 [illegible]

就第條兵謀 [illegible]

落落難合 [illegible]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謀如湧泉 又[illegible]

廟勝之策 [illegible]

交馬語移時 [illegible]韓遂請與公相見[illegible]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

蒙稱病篤 露檄召還 [illegible]

慮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

【原】謨謀為勳戟 陳思王征蜀論[illegible]以謨謀為勳[illegible]策

以計代戰一當萬 晉書杜預傳[illegible]初預遣周旨等[illegible]舟夜[illegible]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語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增】如樵而出鳴鼓而來 [illegible]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illegible]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illegible]

【原】白服乘輿 [illegible]

【增】腹背擊之 [illegible]

餌以馬畜 [illegible]

解嚴使解 [illegible]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王從之

使人乘己馬突陣 北史于謹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illegible]

毒水上流 [illegible]

彼收穫我掩

襲彼聚兵我解甲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之土薄舍多茅竹窖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羸兵阻水以誘之 薛萬均傳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則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里伏城左建德師渡水半渡擊之大敗其衆

雄略動如神 杜甫詩

神算風驅 孔[illegible]

[illegible]擊之使齊攻四面各聚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則自窮分而擁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綴腹背受攻首尾皆畏[illegible]

巨謀纖計 杜牧文

潛遣二十騎來迎 高仙芝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密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illegible]士不肯下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陽喜令士盡下

智囊之士 李筌太白陰經[illegible]

以謀不以力 [illegible]

番將 [illegible]

被杖奔元昊 [illegible]

俟敵歸邀擊 [illegible]

[illegible]建炎三年兀朮自江[illegible]

謀定而後戰 [illegible]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萬全之算 [illegible]舟中皆為敵國[illegible]

開闔化機 [illegible]

圖化機書揚蹈 興觀劉澤倪

料敵一

原 **問將** **計糧**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
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
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
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魏志諸葛亮攻陳倉
帝問張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曰比臣
未到亮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
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退

開賞 **成擒**

山賊
陳策
衆數萬人太祖問可伐否劉曄曰策因亂起除相依爲
彊非有爵命威信相伏長屯取賞慰智所同先開賞勸
大兵臨之令下之日軍門啓而賊自潰矣　袁尚來救
諸將以尚歸鄉人人自戰不如避之太祖曰尚從大道
來則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成擒矣
尚果循山臨滏水爲營公擊破之

畫地成圖 **聚米爲山**

張于敦與霍焉寒度遺將軍擊烏相還爲大將軍
霍先問方路形勢于敦口對兵事手畫地成圖無
武功郡

所失問禹禹不能記由是賢于敦　後漢書建武八年
帝自西征隗囂至漆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
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
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見可知難 **量敵論將**

左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
也　魏文帝欲伐不從命者問吳蜀何先賈詡
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
勢皆難平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令宜
先文後武帝不從
伐江陵役士多死

才豈敵裕 **智足平梁**

宋武帝西
伐關中赫
連屈句曰姚泓暨子才豈能敵裕必爲所擒　宇文泰
命于謹襲江陵謹策梁元帝曰策蕭繹有二耀兵漢沔
振旅長江直據丹陽此爲上策退保羅郭以待援至此
爲下策以今觀蕭繹必處下策後果平江陵成元帝

郭嘉料孫策 **潘濬擒樊伷**

魏志孫策轉鬭千里盡
有江東聞太祖在官渡
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孫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
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
起一人之敵耳必死匹夫之手策臨江爲許貢客所殺
吳志樊伷導誘諸夷以圖武陵孫權問潘濬濬曰五

千人足以擒伷權曰何以輕之濬[illegible]人設[illegible]
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亦侏儒一節之驗權
大笑以五千人
遣濬果斬伷也

增 **相時** **觀釁**

左傳相時而動
又觀釁而動

審因 **應變**

呂覽決勝篇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
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
加勝則不可窮矣　唐書李勣[illegible]用
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

制勝 **如神**

孫子
曰夫
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孔帖韓亮爲義成軍節度使會[illegible]
主留後事帝遣人[illegible]
習其人然王師歸之一月[illegible]

權敵 **課將**

[illegible]

殆擒虛

[illegible]

乘

知其料[illegible]
非明於殘弱[illegible]
武功郡決勝者[illegible]

[illegible]

陣

[illegible]

登載 **登**

[illegible]

先自敗 **悔欲亡**

[illegible]

佯不及 **示有餘**

[illegible]
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何如起對曰令賤而勇
者以[illegible]害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illegible]
[illegible]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illegible]
智[illegible]勿與戰也若其[illegible]旌旗[illegible]其卒自行自止

其只可歲縱或費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北謂思料
雖衆可獲或甫其忠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
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
公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
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
甲上岸史生兵平騎擊之伏動肥水散緩百數權

似連雞 如孤豚

元與北上史開其軍騎連在定可與中宋之分河北乃先計可耕連
奉與義皆曰觀東兼軍連定與宋懸合百河行南定未計可
盛以與吉也奉來入惡之觀求先河北謀制連義問而行於崔浩曰以連
于宮山喜中實取以先觀求宋中有唱疑謀制連義問計行不足得進吉日起
只以其日至遠事我之宋師為有不得可俱成都兼待日能義
賤及之時中諸將無節度授以辭如度觀與謀之將不使作勳成四之功
有隱之時悉心今誅一夫力耳伶從古變事動之而

鳥樂馬鳴 鳥起獸駭

其左傳齊侯伐晉師乃侯登巫山以望晉師見其歸焉乃伏兵而山
道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之師曠曰有馬之聲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

師行不離此險者也鮮有其怒也伏兵也驚者覆也必勇而動者也散而來者鹿也
所謂軍覆者其所居易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孫子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困獸猶鬭 貪蛇忘尾

左傳 晉欲伐鄭 困獸猶鬬況國相乎 魏書 左傳之吳夫差艾陵之戰擊齊王師
知不可而況覩我軍與淮南王英戰 英必大敗 覆若夫使先王聞之
蛇知有前而不知有後也 貪蛇忘尾 萬軍壓境 不可以敗 又曰李牧
之令士卒自為戰 其勇不可當也 三人相隨而擊 一人

相惡 三軍數驚

曰 必三軍數驚 皆以主將不重也 將有喜怒則三軍數驚

曰 漢書 李廣 軍數驚 匈奴知其 不得 也 又曰 將不重則 軍數驚
與之戰 吳子 曰 凡 兵 有 料 敵 者 不 卜 而 戰 也
不 可 以 不 擊 將 不 可 以 不 擊 料 敵 知 勝

曰既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四曰軍資
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
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
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
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出

觀外知內 察進知退

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吳子曰 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 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
上吳子料敵篇 武侯問曰 吾欲觀敵之外 以知其內
其進以知其止 以定勝負 可得聞乎 起對曰 敵人之來 蕩蕩無慮
而未會 將患未練 君臣未和 溝壘未成 禁令未施 三軍匈匈 欲前不能 欲去
不敢 以半擊倍 百戰不殆

及布氣衰 乘衍膽破

前溝不能擊 以半擊倍 曹操圍呂布於下邳 久而不拔 荀攸曰 呂布勇而無謀 今
曹公 破布之氣衰 布之謀 宮之未定 其衆未至 有智而遲 今及布氣未復 宮謀未定
遂三軍之以決水灌城 破之 唐征王世充 太宗急攻 世充謂 于是
五代 唐莊宗 伐後梁 已復太原 行於汴 詐謂李嗣源曰 吾欲走三百里救京師
行里斷之古兵 孝 招 延 之 便 王 晉 延 吾 一 百 騎 進 軍
千里入人斷 師 之 之 行 嚴 得 曰 吾 遠 過
屠頭騎之利 不 在 遠 也
工厨士以諸 將 不 亦 難 乎 戰 行 易 日 百 騎 軍
武師掃蕩之 先 入 見 鎮 州 報 之

首尾奔命

進退失利

曰洪不殊能知進退之宜 三國志 許攸說曹操曰 公孤軍獨守 外無救援
許令可太原北平 其率諸將 皆 從 之 衆 不 可 當
圖太原 北 平 其 巢 穴 師 又 戰 兵 足 以 破 之
太原 頻 北 其 果 欲 屯 太 原 不 已 克 大 衆 前 後 遂 進
進也退若失彼利還軍必成 救太原 後遂克 衆大捷

師老寡生 兵分勢弱

勢又徒步攻之帝將親征 韓 穆 進 曰 三 軍 不 德 於 城
弱彼 千 里 而 堅 城 之 所 可 以 久 也 韓 夢 攻 高 郡 以 之 彭 堅 續 士 耕 修
勞師老 費 生 延 野 圖 之 可 以 捷 也 言 得 則 寡 之 士 卒 多 衝 其
良平策也 誘以罷兵 當 農 宿 衛 戰 鏡 數 千 人 之 間 李 唐 晉 兵
至 哀 弃 廢 集 乃 見 兵 出 拒 戰 考 恭 將 擊 之 南 李 靖
曰 彼 技 敗 必 以 分 師 兵 策 非 素 立 兵 勢 不 能 久 與 不 若 且 擊 之 南 不 岸 勝 綠
之 一 日 以 兵 分 兵 歸 守 分 兵 勢 弱 來 其 懈 擊 之 茂 不 勝
矣若急之則并力死戰
燒兵 緣銳未易當也

決勝料勢 決戰料情

五代史梁

晉戰胡析晉軍敗狀宗欲引兵退保臨灃問寄曰夫決
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深兵寄處其
勞可殺勝亟驕意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非
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得

城遠退 應我不暇 宋史紹興十一年濠州告急張俊與楊沂中劉錡援之濠州陷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或言敵已去中錡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又嘉定十四年金師唐鄧趙范弟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軍供使人問令人在新黃而君宗政鄧何也范曰不然擬事易之情以救唐鄧黃則唐鄧必福吾後且新黃寇正較易若先以攻唐鄧以示有餘必以我之不敢閉吾圍不守而自同宜在鄧以唐以老供後師歷之可勝敵而無憂患

無闘志 易我無固心 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其郊將以鄖師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闘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恃城

知莫敖鄖之有虞心 子革交戰山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 也濟陵合圍常山賊出精兵援之 又引軍下井陘與先鋒郭子儀合破賊常山 思部佐

明子儀曰彼恃一加兵必以易我我心未決戰一步必以易我一加兵必易我 無不圍則克

敵而後進 因形而用權 而孟後總會含吳子曰凡戰之勝 吳子曰兩軍相當而後戰進之

不進 形而用權 孫子曰若其不恃者其兵而勞其形而占其地 走而先輕者也先曰居軍其兵者也 以半者先而進者也 無約而請和 見利而

呼者恐也無誘者亂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詩令會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 求去謝者欲休息也兵非益多也惟 無武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老羸以見短

舟楫非所長 韓王信反與匈奴欲共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權遣魯肅見孫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周瑜曰

馬仗舟楫非中國所長又兵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將軍禽操宜在今日

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請

勝兵 兩軍繫四將 敗卒擊 魏志曹操征張繡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曹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之

唐書二宗年間李大亮入下無令河東已則思若明時史料之不過定安臣

守忠田乾太原張忠志阿史郡子儀承慶馬翱數入河東已則思明令

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慶不

忠志不敢離以兵常山守四將乾真也

敵離長安是以兩陽軍繫其四忠

鼓嚴者壘空 旗多者兵少 虎京紛師經道旗鼓建德多者張其兵至名山名 出擊其上之曰下出三日是當走至文忠入城宦李文忠藏其 衆見其壁壘旌旗如故鼓方且嚴基遠至文忠登城望見其壘已走矣

空而留所老弱 心已潰支易制 降者遇貳者

空鼓而留其所陽後嚴已遂所追之雖悲老奮 二日于何能其人神也山帝開道從皆中回慎曰遂屍略驚

陽陽為後漢來鼓大將二曰于何餘其人神也山帝開道從略奇 唐書賊甚曰明中

元年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節度其使陽書上元 思明來

陽歸隴張陂敗於邙山已曰令河陽進兵 賊將高暉李日越 又書

李日越既夕還軍中必留將領來戰若以兵高

好光弼也夕還軍必留將雍希顥閱野騎守之

五百夜與來之是不日然無明日日越至壘曰顥在乎光弼曰在何不日 越曰司空雅希顥請至光弼以鐵騎若

日去矣將顥顥來俱降光弼厚以野與下人明我受命若云

今頎復將日不免雍希顥遂請降光弼受其降下人受命

之表將軍何不謂顥希請日越得聞其降俱以見閑

二將何以易也進光弼右曰金思吾明大再將軍而高帝闘見我

彼易之也 日越思明常恨此不得野戰聞我在野必來襲吾不得此無以見且死吾所以使懼者得日越不死 故日越死不降 高必曰得許材以出死日遂之無名降者足以為功

日越不能以見思明 日越自以為功

偽退以罷吾兵 持重以老吾師 魏志諸葛亮出武功與司馬懿對壘懿將志東征

者高得才不死之無右 思會吳手 思吳欲攻合肥表請偽召兵以罷吾兵還而寵遲吳揚軍

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偽召兵以罷吾兵還而寵以吾兵還退以罷吾兵東征將軍滿寵擊之 而還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倒還乘虛掩襲

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卜餘日果來攻不克而還唐書李靖曰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陳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以老吾師耳

分則勢懸力弱　聚則守此失彼　隋軍臨江高熲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總之勢事在不疑熲欣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料敵心察敵氣　獲敵人語敵事　唐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　虎鈐經我之生口為敵所獲一旦逃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詐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

行遠少憩則氣闕　呂氏春秋荊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莊公聽之遂取陳焉　[illegible]鼂戎軍日晝出戰小捷虜引兵去肆乃罷所拾牛羊輜重後擊而還頓失部伍虜鬪肆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肆肆負險行得也利數乃止虜近使人請曰當軍遠來我不欲乘人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欣然良久各鼓軍而進肆大破虜師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奔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

客兵遠來食不足　懸軍遠僑糧不繼　後漢書建武四年帝使王霸與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建前後受敵散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建乃引還　魏志陳泰為征西將軍蜀大將姜維圍狄道鄧艾等以為據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泰曰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維懸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

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遂進軍

救敗之師不可當　往亡之日謂吾避　唐書蕭銑據江陵詔拜李靖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舟師叫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州悉銳出戰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泊南岸待其氣衰乃取孝恭自往與戰大敗還　唐憲宗討吳元濟李愬表自試遂拜為左散騎常侍焉隨唐鄧節度使攻吳房壞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矣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見獲務進遇覆速奔　雖勝不前不敗自退　左傳北戎侵鄭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illegible]上書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其來也雖勝而不追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

急則并力緩自相圖　前不得戰退無仰備　魏志袁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illegible]神福曰[illegible]將夜以來利速戰[illegible]其師則伐無遺矣又出輕騎絕其糧道使賊不得戰退無仰備不亡何待

料敵二

增 **大勝之徵**　龍韜武王問大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奈何太公曰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

望壘知虛實　虎韜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

原 **懼而增德**　左傳趙成子謂孟明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必有懼心　又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注貌軍容也

增 **南風**

不競 左傳楚師伐鄭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登巢車望晉軍 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君子休小人食 左傳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不明敵將不先軍 管子選陳篇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

十圍五攻 孫子謀攻戰三

失時不從可

擊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師不宿飽 三略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敵強下之 又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 [illegible]

有所積必有所 [illegible]

虧 [illegible]

奔東南備西北 史記 [illegible] 吳楚反 [illegible] 亞夫 [illegible]

表坐談客耳 [illegible] 劉表 [illegible]

勢必瓦解 魏志曹操 [illegible] 劉備 [illegible]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 吳書 [illegible] 西陵 [illegible]

晉劉毅 [illegible] 荊州刺史 [illegible] 西陵 [illegible] 軍 [illegible] 都督 [illegible]

解衣包火張羅捕虎 [illegible]

如騶犢鬭虎狠 [illegible]

聲言入洛實走襄城 [illegible]

[illegible]

根於忠智 [illegible]

力大敵脆先所難 [illegible]

巢几上 [illegible]

內耳 [illegible]

伏出奮擊 [illegible]

兵耀城下 [illegible]

列為狀以白王建

輕出不暇齎糧糗五代史唐臣傳梁遣王景仁擊趙趙王乞師于晉晉遣周德威軍柏鄉德威遂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約之景仁與德威轉鬭數十里至鄗南兩軍皆陣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躁而進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

守貞如坐網中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討安撫使諸將急欲攻城威曰李守貞前朝宿將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守貞如坐網中矣

彼將犇走可知虛實五代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

夜至得空營宋史靖康初金人寇河詔以宗澤爲副元帥入援澤兵進至衛南金人大敗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門戶隳腹心自潰吾學編洪武初上欲取蜀以傅友德等由秦隴趨成都上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

料敵三

增 論□王敵將略論曰凡爲將料敵之情僞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帥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奔逐不遠從龍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其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

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袤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伷爲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柏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卒爾合戰卒然求勝猶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鬬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一

武功部六 征伐

征伐一

增易曰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又曰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原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周禮鄭注曰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有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 春秋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 增又曰鬬辛曰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 原春秋公羊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何休注曰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精密 增春秋胡傳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

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 原春秋說題辭曰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 春秋佐易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諸侯象也 大戴禮曰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人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增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

討 又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原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增又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原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增家語孔子曰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 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

以伐諸侯者也注云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遣將帥帥諸侯以討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擅專也不用天子之命也　又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又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史記律書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

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晉書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　北史崔浩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三陰用兵盡得其類修刑之義也　太公武韜曰凡文伐有十二節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司馬法曰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尉繚子曰易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　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原 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增 又曰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乃發號施令曰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　原 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

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增 六典曰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鈇鉞辭太公廟辭訖不返宿於家　蘇頲撰命薛納等伐默啜敕曰朕聞天所與者奉天命而不違人所棄者順人心而必伐古先帝王光宅區縣實伏威武用清荒戎時義遠矣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告敕之至於再至於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征伐二

【原】虞書曰帝曰咨禹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增】夏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承王命徂征告於衆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史記周本紀西伯曰文王殷紂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 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又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文王伐崇之事也） 【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 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左傳曰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增】又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又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原】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 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祛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又曰代出狐白皮公貴買之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去其農處山林求狐齊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詳狐） 【增】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原】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虞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弗聽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又

曰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歲不還舉兵伐之開地千里【增】左傳曰季康子欲伐邾子服景伯曰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原】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於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南伐越以牡荆畫北斗登龍以

象天一命曰靈旗以指所伐【增】後漢書曰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乃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敕異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諸葛亮後出師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原】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旗〔一作氊〕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增】晉書曰武帝謀伐吳拜王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太康初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原】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土地也【增】南史曰宋武帝北伐檀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因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唐書曰安祿山反

榮王爲元帥高仙芝副之領飛騎彍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　又曰高崇文元和中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俾統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時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已出師遂趨成都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　又曰時討蔡數不利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

自爲衞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度奏罷之使將得顓
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
報度撫定其人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度笑
曰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　宋史曰乾德七
年將伐江南詔以曹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
櫂都部署明年金陵受圍凡二時彬使人諭之曰事勢
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
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惟須諸公
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
諾明日城陷李煜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自
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
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又曰建炎中建安范汝
爲反以韓世忠爲福建宣撫副使平之世忠初令軍士
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
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又曰紹興中岳
飛奏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
順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

征伐三

原　正邦　匡國上詳征伐一　詩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救無
辜　執有罪周禮大司馬職云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下詳征伐一　征

西戎　伐大越列子云周穆王征西戎竹書紀年云周穆王伐大越大起九師　柴
于上帝　封于大神尚書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
奠于牧室　周禮肆師職云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鄭注云大神社及一方岳也山川蓋軍
之所依止　政有九因　伐有七機周書云政有四戚五和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
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郄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　又云
伐有四時三興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
餓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　未發先聞　觀釁而動管子曰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
伐莒未發而已聞於國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少焉東郭郵至桓公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桓公曰
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何也東郭郵對曰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
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　左傳
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　義
和廢時　葛伯不祀尚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又云湯征諸侯
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周公東征　宣王北伐上詳征伐二　詩六月篇
宣王北伐也鄭箋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薄伐西戎　奄征南
海詩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箋云薄之言甫始也蓋不勞繇力矣　左傳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
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
謚之共大夫從之　奮伐荊楚　撻征江漢上出商頌　王司馬穆侯頌云經綸
文武謀略弘深方將鑠羅鎔與撻征江漢誘致勍敵大戮于絕南之地　出征絕域　足
歷王庭李陵與蘇武書曰昔先帝授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司馬遷書曰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窮域極邊　碎肝破膽李史

出師頌曰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褰 漢劉向上疏[illegible]陳湯[illegible]單于[illegible]背恩德[illegible]漢使[illegible] 延壽陳湯[illegible]陛下赫然有欲誅之意 入絕域之地[illegible] 井堙

木刊 斬祀熸厲（左傳[illegible]）

琰圭以除慝（周禮典瑞[illegible]琰圭以易行以除慝[illegible]） 牙璋以起軍（[illegible]牙璋以起軍旅[illegible]）

入純門及逵市 入孟門（左傳[illegible]）

登太行（[illegible]） 斬孤竹 遇山戎 超天關 橫漢津（[illegible]）

破匈奴 臨瀚海 擊呼衍 至木樓（漢書[illegible]驃騎[illegible]）

（[illegible]呼韓邪[illegible]蒲類海[illegible]） 四征 七伐 祓社 受律 賜彤弓 揚黃鉞 歌采薇 致包茅（[illegible]） 討不庭 威不軌（[illegible]征伐以威不軌[illegible]） 啟戎 有懟德（[illegible]） 心 揚軍旅 取凶 出自天子 不問仁人（[illegible]） 建侯行師 殘（[illegible]） 有征無戰（詳上征出伐易一下） 奉辭伐罪 受命忘家（詳上）

征伐二（[illegible]司馬穰苴曰受命之日則忘其家[illegible]則忘其身） 三軍之事 兩軍之士（[illegible]） 遠征 親討 觀兵 耀武 示威 攻昧 秉王怒 行天誅 掃欃槍 戮鯨鯢 三年東征 六月北伐 師出有名 武先禁暴 則侵不服 以征不義 詰暴誅慢 深入長驅 因山川以涉險 整干戈而作威 啟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九黎之亂德黃帝興師 三苗之不舉虞舜稱兵 即戎而行遣以采薇之咏 撰利而動收其破竹之功 方叔南征荊蠻詩人歌之 列於雅 充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 著於贊

除元惡（[illegible]） 討大憝（[illegible]） 問不賓 威不擊（[illegible]） 匪安匪遊 無侮無拂（[illegible]） 興師以義 平國以禮（[illegible]） 犯五不韙（[illegible]） 備三有餘

左傳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伐不踰時 司馬法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無戰

克 …

不移朔 書教載記傳曰昔伐韓不宗以時將不伐逐論也辯其後戰

必因其變 以偏師討步克之因其移變示之以觀其釁

不以為暴 示之以寬窮兵不誅

務崇君德 以下國之爭天下於此其不泰之變

勿暴民生 示之是以觀其財暴臣錯之以曰伐也

萬里而伐 討有罪陳諸侯戰之以後王陳宋事使自人伐為南叔將以羣臣…

一人不戮 漢書李陵傳曰陵將兵左賢王軍…

東馬懸車 …

雁行魚貫 …

不勞而定 太公六韜曰…

惟斷乃成 …

後刑 …

一勞久逸 …

洩神人 …

日無私照 …

人忘暫勞 …

書喻禍福 …

先德 …

志暫

無闘而後動 左傳宋公伐曹…

無衆而後伐 …

勤政樓受命 …

通化門臨遣 …

張 …

植髮成干將 …

拯民水火之中 …

還師衽席之上 …

日成天羅 …

決江河漑爝火 …

廓氛埃覩白日 …

百姓開門 …

而待 …

中流擊楫而誓 …

朝受詔夕引道 …

夕捲旆 …

收圖籍封府庫 …

晨斬關 …

順天道因人心 …

佐聲教之不暨 …

假神祇 …

之幽贊 …

狼星斂角太白揚眉 …

飛隼應節代馬嘶風 …

巢穴是空胎 …

卵皆覆 長鯨既戮封豕載屠 張說爲河南郡王平契丹等露布曰長驅松漠掩集鄉城巢穴是空胎卵皆覆韓世能傳斬雲南叛夷露布曰長鯨既戮封豕載屠數年鴟張之寇終弭水摧千里波濤之遁竄然山峙

征伐四

原 肅將天威 書泰誓 秉明德以誅之 六韜太公曰夫紂無道流毒諸侯欺傷羣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誅之誰曰弗克 兵行而雨 又武王伐殷兵行之日大雨太公曰是洗濯甲兵行之象 雨洗兵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邢丘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以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欲洗吾兵也 掩其不備 [illegible] 晨舉不階 [illegible] 其車三千 詩方叔莅止其車三千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左傳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德立刑成若

之何歎之

增 左右鼓譟中軍潛涉 左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illegible] 伐國失國 [illegible] 不屠城不潛軍 [illegible]

原 窮絕天阻 [illegible] 衝羌心腹 後漢書 [illegible] 伐叛懷遠 [illegible] 練師簡卒 [illegible] 仗

義伐貳 晉書荀勗叅文帝大將軍事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

增 江漢列城爭下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銑降諸將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籍以拒師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狄青微服度關 東軒筆錄曰狄青征儂智高 [illegible] 勦除 [illegible]

征伐五

原 詩 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良弩 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横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又詩曰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誠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沭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爲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不能靖亂 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湝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

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偃蒙塗冒雨霑衣濡裳　又詩曰
奉辭討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
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
霜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又至廣陵馬上作詩
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元甲曜日光
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
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沃饒人
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
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又詩曰涼風厲秋

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
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人喟
然感鸛鳴　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
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
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　又詩曰率
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
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
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
用庶幾奮薄身　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
戎蠻或來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

虐動四垠單醪豈無味挾纊感至仁　宋孝武帝北伐
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艶赤
光　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簡廟律費鉞暢乾靈
朝晏推物泰通渥抃身穿擊轅歌至世撫壤頌惟馨
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冀馬依風
牒邊籥當夜聞　傅亮從武帝平闗中詩曰鞠旅揚城
大蒐徐方旂旌首路元戎啓行弭楫洪河總轡崇岡
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佇楫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
烈烈鞏師星言啓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　齊虞羲霍
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

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幷飛狐白日晚瀚
海愁雲生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
六郡兵胡笳闗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
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
名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
懷音九疑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
籍岐陽書記傳　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開疎勒
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斂
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鉤引直漪常從良家子命中
幽幷兒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云

亭儀、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案或開帷聊舉青龍陣
正取絳宮時犒兵隨後拒軟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
陳始分旗 【增】又汎舟橫大江詩曰隴西四戰地羽檄
歲時聞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勳石門留鐵騎氷城息
夜軍洗兵逢驟雨送陳出黃雲 又詩曰滅竈驅前馬
銜枚進後兵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迴山時阻路絕
水亟稽程往年郅支服今歲單于平 【原】梁元帝述懷
詩曰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塹白日羽映流
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群雄箭擁淇園竹劒聚若耶銅
亟覩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豁

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疎桐差營
逢霍雨立壘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
鐃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
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吳均戰城
南詩曰蹀躞青驄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入九
重圍爲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陌上何喧諠
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塵埋隴根天子羽書勞將
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翦
疎勒傍海埽沉黎劒光夜揮電馬汗晝成泥何當見天
子畫地取關西 又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別鼓聲在狹

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鞚中懸明月劒杪照蓮花
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祜
昔往歌采薇今來歡杕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戶推
轂授神謨餘壯終能賈浩蕩金罍溢周流玉觴傳 又
出重圍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
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空振五危 庾肩吾
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總艫舳絳天揚遠
旆雷野驅長轂夜劒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劉孝儀從
軍行詩曰冠軍親挾射長平夜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
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君樂往反速

如飛 北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
乾祁山斂雰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
方繫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
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高臺朔
風駛絕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周庾信
和平鄴應詔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埽鄴城陣雲千里
散黃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
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遥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
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劒比霜三更夜
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

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暖少婦莫愁寒　陳沈炯從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弔民資智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劍氣上舒精雲開萬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祇驚　張正見從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刀斗出郡連高柳橫長塞榆接遠天井泉含凍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危旌萬里懸　又從軍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鴈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增】唐虞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絶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困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彫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又送劉校

書從軍詩曰天將下三宮星門召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　李嶠送駱奉禮從軍詩曰玉塞邊烽舉金壇廟略申羽書資銳筆戎幕引英賓笛梅含晚吹營柳帶餘春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闉　陳子昂送崔融等從梁王東征詩曰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愼佳兵　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詩曰昆明濵滇池蠢爾敢逆常天星耀鈇鉞弔彼西南方冢宰統元戎太守爲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蒐兵自交趾茇舍出瀘陽羣山高嶄巖凌越如鳥翔封豕驟跧伏巨象遥披攘迴谿深天淵揭厲踰舟梁元武埽孤蜮蛟龍除方良雷霆隨神兵硼磕動穹蒼斬伐若草木縶縲同犬羊餘醜隱弭河嗍啾亂行義君子惡薄險王師恥重傷廣車設苴梁太白收光芒邊吏靜縣道新書行紀綱　岑參奉和杜相公發益昌詩曰相國臨戎別帝京擁旄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隨馬晚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朶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　李賀送秦光祿北征詩曰箭射欃槍落旗懸日月低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嘶風吹雲路火雪汙玉關泥桃花連馬發綵絮撲鞍來呵臂懸金斗當唇注玉罍今朝擎劍

去何日刺蛟迴　宋謝翺上命將平南唐鐃歌鼓吹曲曰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唐以及豫章孽于南國楚粤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始怒頷頷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于疾弓韜于衣刃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寧告羽不飲取其鐘磬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埏既平　又平荊湖遣將騎吹曲曰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略斬將搴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蠲荊楚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　又下劒門遣將騎吹曲曰神風流霆驅偃草天兵夜下西南

道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峽衘枚疾如埽　元張翥前出軍詩曰前軍紅衲袍朱絲繫彭排後軍細鎧甲白羽攢鞲轂輜車左右馳萬馬擁長街送行動城郭斗酒飲同儕壯士當報國毋為鄉故懷　又詩曰鍛鐵作佩刀磨石為箭鏃超乘既誇勇騁馬復齊足男兒不封侯百年同視肉　又詩曰京師少年子膽氣乃麤豪傾金售寶劒厚價買名刀結束往從軍談笑取功勞當時霍驃姚豈在學戎韜　又後出軍詩曰步卒僧楚健長刀短甲衣大叫前搏敵跳蕩如鳥飛左提血髑髏右奪賊馬歸爾輩疾歸命將軍足天威　又詩曰總戎面如虎指顧

揮瑚戈馬蹄無賊壘手箒可填河王師本無敵安用戰圖多　明徐禎卿從軍行詩曰五壘神兵下玉門倒傾西海蹴崑崙輕車夜渡交河水斬首先傳吐谷渾　孫一元贈李將軍征南詩曰上將原知敵全軍用伐謀折衝臨遠服仗鉞下南州千山迎劒氣萬里擁蛇矛羽檄飛前渡艨衝據上流鷲鱗還自潰窮獸欲何投殺勢奔封豕威聲走怒彪潛兵分部伍歸路扼咽喉直須臨獠穴盡擬破蠻酋俘獻君門喜凱還道路謳將軍列茅土四海仰皇猷　唐順之南征歌曰詔錫彤弓出禁城良家六郡總從行將軍舊佩平蠻印校尉新開橫海營

又歌曰漢皇有道伏羌胡南粤何知擅一隅萬里出師將問罪不因大海富明珠

〔原〕賦　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在昔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遊風羽毛紛其拂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十三年荊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颻躍卒甲之皓旰兮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

遐通兮維天綱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
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
之遐裔　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
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
盛故作賦曰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
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
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
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
御　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鄴飛
龍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嵯峨華宇爛而

舒光摛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曰烈烈征師尋
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
前路遺風聲兮　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
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
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非小
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
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　又序征賦曰余因
茲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經觀庶土之繆殊察風流之
濁清沿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罥冥以極望上
連薄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填沮洳以高蹊擘循環其

萬般亘千里之長湍行兼時而易節迄元氣之消微道
蒼神之受謝逼鶉鳥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
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泝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
栖遲而無依　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折兮超遙
集於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
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荊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
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
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
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溫溫以增熱體㷄㷄其若焚　阮
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

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
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荊之作讐將
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蹟之茫茫距疆澤以
潛流經昆侖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
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
競以拏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駿炎天之隆
怒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晞壘壁以結
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啟明戒旦
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

匐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脩刺銳鋒陸陷蕊犀水截輕鴻鐘則東湖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角恒山㕓榦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象弭繡質哲拊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箘簵空疏焦銅毒鐵麗轂捷輸馬則飛雲絕景直轡騶駼龍紫鹿文的蹢魚若乃清道整列按御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矣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親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縠之懲荒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轔于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旌旐繼乎電光沛旣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輯瓌珍茵氈幕幄攘瓔帶珮不飾彫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元綠黼錦續組罽毾皮服　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元鉠皓旰流光左驂雄戟右攢干將彤旅朱矰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燄奮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鋋於是轒轀雲趨威弧

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旁鋒摧折呼吸無閒醜類剿滅　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庭肇天子之命公總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鵞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蔽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矱舟水衡戒事飭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湖之足忌公命臨淄守於鄴都侯懷大舜乃號乃整茂圖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企歡愛之偏庭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元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乾粵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桓桓先征在河之湀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現駕殷墟我徒旣閑順時講武蒐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罰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軍政于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仿靈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于末暉旣致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閫傷鵜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杳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企雲旗之西邁灑三川之積慮廓二崤之重阻覲高掌于

華陽聆鳴鳳于洛涌　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之劬勞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睿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一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未列于都甸威已振於秦蒯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于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冒沈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紛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彼微物之疚情此思心而可歇

增 唐趙子卿出師賦曰莫高非天兮生我聖人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珍怪煙委而波屬螢夷鳥狎而蟲馴粵若鬼方兮獫狁孔狡困陰冱寒兮陵我河津於是按玉劍而憑怒輝金戈而雷震禡蚩尤誓勾陳會白帝騎蒼麟天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鬭作笳鼓之殷殷別有嗥悍之旅毅勇之賓爰自幽并而投石走巴楚而來臻鐵馬金甲虹旌霓輪鳴弦者飛鴈由其殞越揮戈者白日所以逡巡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刎戮流詠則梟獍懷親　趙伯勵出師賦曰赫哉帝唐業殷累聖神化無外鬼方獨迷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以威其用師也以律

琱戈電舉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曜曜以衝星火色旌旗畫炎炎以彗日橫行有同于千里止步不過于六七桓桓大將黃石老之兵符赳赳武夫白猿公之劒術受脤者實在乎國英決勝者亦關於天斷閫將以拒十角之猖狂豈止埽一隅之陵亂　陳山甫有征無戰賦曰皇威克宣彊敵無全始建牙而耀武終不殺而摧堅授師律以徂征鑿門而出指戎夷而向化桴鞅而旋靜難以仁勝殘以德綏懷未及方資乎伐之謀氛祲潛銷詎假貔貅之力命將必先於制勝數課寧勞於逐北三令著而狼野自清七德彰而梟心已息是知訓戎有律料敵無遺乘地形而動衆順天討以行師於是指途而邊鄙革心授甲而兇渠授首向威懷而將順將血刃而何有當其韞龍韜以啓路馳豹騎以清塵鄙身膏於草野笑血染於車輪所以示專命柔遠人揚分閫之威無逾六月來有苗之類不俟七旬一舉干戈載櫜弓矢　陳去疾王師如時雨賦曰惟唐十二葉盛德如春雖幽無不被而獷有未臣帝曰苟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策諧詢投干戈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師也以勝殘爲心以除暴爲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之黷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天聲

乍發關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
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
路緇黃耆艾知弛負以寧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攄
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賁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
戮之謂及其蒙霑濡之賜衆乃歔欷以相慰曰豈圖汙
俗猶軫聖心殷雲雷以作解與枯槁而為陰濟濟烝徒
一以貫乎睿旨顒顒噍類咸得滌其煩襟　章孝標王
師如時雨賦曰念黎庶今罹於毒痛我興師以翦屠如
旱歲之稼穡得膏雨之霑濡草木之心寧慮暵其乾矣
天人之意將同衛討邪乎至乃銳戈矛齊卒伍誠告虔

于上帝祈發生于下土龍旂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
雷奔似送霈然之雨匪六師之是侵實百姓之為心所
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驅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伐
七伐謂決渠而就深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
甘澤隨輪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
增 雅唐柳宗元獻平淮夷雅曰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既
徒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扞
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後汝克賜汝斧
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
既類既禡于社是宜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

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
于郾彼昏卒狂裒兇鞠頑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
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
若饑得餔載闢截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
危既妥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為謳吟　又曰方城臨
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
踣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
後厥刃王卒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奮殛汝陰
之茫懸瓠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
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

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原 頌漢揚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
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
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還師于京鬼方
賓服罔有不庭　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
師尚父素旄一麾混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
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
陽　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原電曜

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衡雞鹿絕漠超黃磧輕選四縱
所從莫敵　傅毅竇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
天符而用師曜神武于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獯鬻之
桀虐自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漢廣之荒垂命
竇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
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逞降曝名烈於禹跡奉
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
詢謨外折衝于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于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
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靖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

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于中非言不彰獫狁既攘出
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固先典之明志不刊之
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
表繼天垂胤帝道煥于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
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昔芽闕而不貢越裳替
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羅
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幕張爾乃拔
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
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趨烽飈具舉挫其輕
銳走其守禦　**增**明宋濂平江淮頌曰膚魄既褫扶創

而逸聚于湖與僅存喘息我師見之手爐如龍似兔之
走如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及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
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
誠何心我去至暴我歸至仁　梁潛平安南頌曰際天
極地無有小大以生以育惟帝是賴曰迪于彝帝則受
之厥惟弗迪帝用糾之是曰天憲匪帝其私奉若天命
以征弗順在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電趨王
師未來虎穴狼區王師至止天開日晶兩都既平四郊
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類載欣載悅　許國
平倭頌曰於赫聖皇天覆遐裔島夷匪茹騷我東南乘

潮出沒倏如飈舉焚蕩虔劉哀此士女乃命虎臣肅將
天威仗鉞于征秉旄以麾先機制勝伏險謀奇媒弋梟
獍餌引鯨鯢妖黨外攜迷魂內懾天綱四張覆拔巢窟
禽搜草薙隻艦不遺吳門越甸飽歌而嬉海波不揚京
觀斯築民樂其生皇錫之福
原表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險實限
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
代今若雉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爲舟憑力可渡始知德
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消將順劒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
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于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梁劉

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
旣驅熊羆之衆兼秉帷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
繫軹道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元陰屆節祁寒方始降
此慈弘愍茲介胄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函谷之土
將封而莫遂雖荷杕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
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
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
於天籠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呑八荒之志
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
於交河之北　增唐柳宗元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曰

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靈
旗四臨氛沴皆散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爲之理
原露布唐駱賓王爲兵部奏破逆賊楊虔柳露布曰四
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事切
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逆賊豺
狼有性梟獍難馴亂我天常負其地險峰危束馬路絶
懸車臣遣劉會基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旆而設
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似出地中又遣高奴
弗等涉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孫仁感等陵北山之
北絶其飛走之途楊虔柳等振螳螂之力揖轍當輪肆

蚊蚋之群彌山滿谷臣遣令狐智通等擁貔豹之雄順
天機而左轉李大志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
遣梁待璧等總投石超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康留
買等騰躍鐵飲金之騎犯前矛而扼其喉臣率許懷秀
等横玉弩以高臨摐金鉦而直進澄氛廓祲迴夏景以
潰春氷滅跡埽塵若霜風之捲秋籜楊虔柳等殞死行
陣懸首旌門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
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
孟獲已擒再戰哀牢授首斯皇靈遠暢廟略遐宣奉元
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黃輿而闢地豈曰臣功　明于

愼行闢廣平賊露布曰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
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爲之治亦多不戰之
征妖賊曾一本等沐魚鳥之波濤依狐鼠之城社遂使
煙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擧番禺估客棄桃枝之
簟旣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臣等仰承聖武祇奉
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幢紅旆飛蓋海
之樓船犀甲熊旗誓登壇之將士未鼓而人心激厲雷
霆震瘴雨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灑炎風之地某
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閫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劒
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粤鳴弓銅柱之崖某總長發

勁弩之兵揚旆泉漳境上萁率鵜膝鮫函之士陳兵潮
惠城邊軍聲大振于前矛從天而下賊勢應摧于破竹
無穴可藏雙輪勢迫羣兇甘塗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
縛轅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時雨之師
〔增〕〔碑〕唐韓愈撰平淮西碑文曰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
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
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詔賜繒布始時蔡
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今眠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牧餘憊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及汝父兄奔走來偕同我太平淮
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
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
〔原〕〔啓〕齊王融答敕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
中事符則感象搆於始機動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難
再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澄瀚海之恒流埽狼山之
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升封岱

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　又勸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
必啄困等命於良鶉困獸斯驁終並懸於厨鹿若籍巫
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
枯　梁簡文帝慶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榛曠獯獫薦食
久絶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
興燔燧之警常勞守障之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網遐頓
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齊軌
亭塞寢兵關候罷柝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劉孝綽
求豫北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
言易行難敢功理絶然桓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

破苻堅山濤謂羊祜不強建成侯卒平孫皓微臣之譬
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增〕唐元稹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曰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
賴閤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雷埽此所
謂俟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
〔原〕〔牋〕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禍難薦有
羊元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
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瘤伏惟
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驚
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捆輒承嚴敕董率諸軍

唯力是視　桓溫與撫軍牋曰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毁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埽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原】書魏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御將軍之心也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絃避賢辭病收迹

【原】論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

士或問于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犢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四海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虞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發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下文明四夷向風徒覩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湧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元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波壺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元胄曜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禦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濯埽羣寡艾撥穢荒走袁術於

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析商

增 唐柳宗元辯侵伐論曰春秋之説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伐者聲其惡於天下也必有以釁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棄于其人外棄于諸侯從而伐焉動必克矣然猶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三者大備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詞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而鐘鼓作焉侵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也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而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二

武功部七 軍容 攻戰 兵勢

軍容一

增 駟騵彭彭 四騏翼翼 詩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 又采芑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原 四牡騤騤 駟介麃麃 詩采薇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又清人清人在消駟介麃麃

央央旂旐 悠悠旆旌 詩采芑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又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元戎十乘 屯騎千營 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魏高貴鄉公四言詩廷舟萬艘屯騎千營

革車千乘 長戟百萬 左傳大蒐於紅革車千乘 應瑒檄文長戟百萬胡騎千羣

武騎千隊 戎車萬駟 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數曰吳據江流且多檣艦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也 傅元龍湛 領戎車萬駟遠驅千羣

旗幟蔽野 干戈若林 後漢光武紀王尋王邑將昆陽城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 陳琳武軍賦百將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擁平原干戈森其若林牙旗繽以如繪

雷輜蔽路 百兩彌途 班固封燕然山銘曰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應瑒馳射賦百兩彌塗方軌連衡朱騎風馳騖落曾旗

戎車齊軌 雄戟耀鋩 陳琳武軍賦奇韓反赤炭治其旅胡馬騑足兵車齊軌 左思吳都賦羽旄揚蕤雄戟耀鋩貝胄象弭織文鳥章

增 選徒萬騎 帶甲千里 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 張說霧布若張徧旅萬騎帶甲彌於千里

朱旗絳天 鐵甲霜野 上詳雷輜蔽路注 樊衡云鐵甲霜野朱旗焰天

戈鋋彗雲 鼓鞞沸野 班固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 蘇頲撰命姚崇等北伐制曰統燕畢冀馬之雄也新峻革靈之勇鼓鞞沸野旌旗彗雲

輕車霆激

孤劍飈馳 班固東都賦輕車霆激驍騎電騖 段文昌賦雙矛電激孤劍飈馳 千乘雷動 萬戟林行 張衡西京賦千乘雷動萬騎龍趨 張說云千旗雲引萬戟林行 如鄧林 兵皆武庫 劉楨詩□□鄴城東 三軍如鄧林劍戟□秋霜 三國□□ 典略蕭淵明與王僧辯書曰霸先戈甲兵皆是武庫之仗 結駟續紛 王僧孺集□左思吳都賦結駟續紛 佩戈颯沓 魏文帝元會詩服之鮮衣□□元黃 馬乘颯沓 李密云 吳戈□□ 吳騎走練 越王(?)參差佩戈驟驥萬匹 李白大獵賦千騎走練 冀馬追風 吳子四馬千騎雲屯 金錢鏡日 樓船掩江 李白云金鞍鏡日樓船掩江 素甲生波 白羽森 陸機云素甲白馬 庾信云白羽森 江淹云 月 陸機出師賦日月 援戈揮日 行馬流星 王褒書云 戈劍揮日 趙子 空亭 列

旗虹指 長戈岳立 駱賓王疇昔篇劍樹相□ 竿影靈旗□長戈雲□ 之西流 張華論習軍容 鳴八□ 胡曠大閱賦 長戈外□兵分岳立 介馬雲羅 虹旗 電擊 張說之禮 夕□ 車□□ 星布 李白大獵賦 金戈石 旗雷(?)□□ 春曙 長空之寒雲 東征序 王勃海 劍躍長虹 弓翻滿月 戈翻 落日 劍決浮雲 神旂電舒 威弧雨發 楚劍霜利 吳鉤月 蒙騎之勇 劍決浮雲 駱賓王 上見玉海 甲選徒 星馳雲集 楚劍云 陳子昂 羽騎之殿 戈崔翻落日 軍容二

〔增〕軍容不入國 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山布星陳 張協(?)武軍賦整行 陳中原入部方置山布星陳 楊柳春

[illegible]

旗一色 壓灞水 庾信(?)□□序 □□ 乘輿 之濔 馬融廣成頌 濔 獵霞張 □□ 旆 拂若雲海 李□ 聚如雪山 西京賦 戈迴白日 劍薄雲天 李白 甲開魚照水 許渾 □□ 旗幟鎧仗 如馬色 五代史 徒飾其外 又

動天地 若鬼神 國語吳王會晉 若振槁 史記 以天下攻 如決潰

〔原〕兵勢一 望若林立 明耀日月

賊兕威若振槁寒兵若順指　如風如火　如雷如霆孫子云兵疾如風其徐如
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如雷霆尉繚子云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　節如
發機　勢如轉圜孫子兵勢篇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故善戰人之勢
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　攻如河決　攻如電擊三略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
如風發攻如河決千里之師攻如電擊其如風行云將者專命　氣如飄風
如雷霆如精雷電而氣成淮南子云氣如飄風聲如雷霆
氣如通雲　乘風附景　震天駭地淮南子兵略云蘇武答李陵書曰時朝氣如雷夕
如通
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疑其速也蹇叔與孫子書士卒犇騰猶林起俱起震天駭地
飈騰波流　雲行風動鴻搖駿雄長揚賦雲合雷發飈騰波流機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雷
霆行雲動如風如雷　兔走鳧舉　鶻下鷹擊呂氏春秋
武功部

凡兵欲急疾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之地矣知其不可久則避其所而急起
息擧死戰之地矣極範騎論不足則鳴下擊所詳兕驍
江河潰火　鴻爐燎毛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之淵
而旖旗欲堅其克必矣此行事紀志陳群鴻臨曰以將軍毛龍驤也虎不馴
涉高下在心以欲　伐朝菌　風振秋蓬晉書載記范隆以伐朝菌猶鳥已乘勢何
盛　斧
以振　猛虎驅羊　烈霜萎草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武衝風之掃秋蓬猛虎之驅羣羊烈霜之萎枯草
秋蓬
摧枯拉朽賈誼過秦論曰若衝風之掃秋葉之後漢書鄭泰曰以　如山壓卵　似雪投湯蘇武云
如泰山之壓卵也當百萬之師以雪投湯以張　五岳壓枯
必獲如鳥卵諸葛亮云隋唐子云孫子云鼓之以雷霆振之以風雨摧枯折槁
千鈞壓卵　五岳壓枯
枯朽
駭轟嘈囋　咻咤彭鼎
武軍賦云又云駭轟嘈囋雷霆舉大嘩咤如雲心
唇揚嗥咻咤彭鼎噉吼崇不可當

增破竹　建瓴晉書杜預傳晉軍勢如破竹甄鎮南大將軍杜預伐吳時諸將
更衆議曰今暑水潦方盛疾疫將起宜待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巳振
遂指授羣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白人夫善用兵者以水破經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
勢人者如建瓴水于高屋之上
勢　蕩四海　由虎鈐經任勢篇曰兵有五勢五曰乘勢
勢蕩四海
乘五
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大勢無功者地也勢有用五非無一人之滯留乃
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勢無動一則動則准兵南書曰子乘兵此勢五二也曰率
衆不虛散兵不徙歸唯鶩而息與如此則野天無校振兵略地諷抗國勢
泰山衆鳥四海鬼神移徙鳥驚鼓而夷無校兵地抗國
無守城兵
却河流　振屋瓦兵三略　山苞川流　風行電照
屋瓦飛盡振泰漢書衛青傳戰鼓二動山苞川流自外却敵聲六寇六校而坎
武安屋瓦盡振秦軍鼓譟勒兵
太山之川流如屋之山
建營不過如山厓岸都下城下廣大至城後漢書兵馬旗幟甚盛十萬乃一乘兵入
小雞郭成山歷宮城連壓大吳漢兵馬旗幟直高軍年吳漢
曰打軍門路經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　風驥
武功部

霧合　岳動川移　雷震岳立　山傾河泄　龍翔鳥飛　霆
平齊軍之年乃上元思漢書曰虎夫兵家北史周武帝
外勢勇之士其疏陳內其風雲霧合一岳動川移各募開河之激勇
百道進當必摧珍其三策曰請軍雷驚新論電
旗奔所向立立其
住如而岳立河清
山傾而岳
激電驚　殷天動地　陵天振地　蕩海拔山　崩山決塘
玉海電之龍鼓翔于公之異霧布雲而龍翔鳥飛兵書之鼓行其勢用雷電整也
電驚上下其神若數王上書林賦四海會陣所加
淮南子兵略訓明若王上書林賦之車騎
若潰山崩決塘
起殷天動地陵天振地
動地蕩海拔山天四海蓋世江東之之雷
拔山蓋世漢書項羽傳力拔山兮氣蓋世
折枯湯雪　拉朽摧冰
湯海拔山之六軍將軍起九山星連之
師雲起闊忠曰軍將下邪孫摧雲起
黃巾曰兵不讓逆勢順討賊兵易于冰雪之消
海王越曰虎賁秘之湯以雪書于東坡
越曰順討逆兵易于折枯湯雪
朽猛虎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　以人湯

沃雪投石糜殼淮南子兵略訓善者之動也合以生擊死以成乘衰以疾擊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部縱清邊頃百萬之衆莫不齊奮投石糜殼不振枯須葉猛獸吞孤窮魚餌鯨上詳拉朽注李白詩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決水千仞揚兵九天孫子軍形篇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徐陵云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電埽八紘鋒摧九虎後周書建德四年武帝詔曰高氏因時與命援有分卓賊以亭毒粤心遂數聘好務息黎元而彼背言負信絲邑義義賊富親御六師躬行天罰憑祖宗之靈貞將十之力風馳充霄電埽八絃句分命衆軍指期進發庾信云置陣成事連瘓賞式前起六摩鋒摧力虎犀兕其威江山失險王海犀兕其威氣轩淇勇王勁云一鼓而亭悍無歷七從而江山失險勢傾海岳威崩雷電總蔵云員問鼎之雄圖變故山之壯氣志虐風曉勢傾海岳李華云聲析江河勢崩雷電力竭窮海氣

衝南斗蘇頲擬命呂休璟等北伐制力竭窮海氣壓大蕩大谷蠢之庭拔扶渠之壘駱賓王露布元雲結陣影冤西郊赤臺揮鋒氣衝南斗風鶴皆晉兵草木盡王師晉書列傳苻堅屯壽陽列陣臨肥水謝元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晉書載記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苻堅與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憮然有懼色奔牛觸魯縞衝風卷秋葉元帝云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庾信賀平鄴都表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穎鼓所謂衝風之卷秋葉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塞耳龍韜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決滄海濯殘焚回夏景潰春冰李密云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決滄海而濯殘焚舉良

奇而壘小卯駱賓王露布五款材雄二河俠少叱咤則江山搖蕩殊概則林巒飛騖舉鳴異以揚威耀軍渠而賁勇澄氛鄣披回夏景以清春水滅跡埽塵若霜風之卷秋籜叱咤則江山搖蕩呼吸則海嶽沸騰上詳回夏景注駱賓王露布唱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嶽沸騰

兵勢二

〔原〕動猶風雨吳都賦五家之兵動猶風雨戰若雷霆奔越驚風又精逸擊電奔越鶩風席卷魏都賦剋翦方命吞滅咆哮雲徹叛換席卷虔劉〔增〕左右擊雷江淹云氣奪日月精變虹蜺駭則前後生風唱鳴則左右擊電破浪于公異露布勢均破浪攻若決河

攻戰一

〔原〕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增〕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原〕左傳曰凡師皆陳曰戰〔增〕又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來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

穀梁傳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太公武韜曰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又龍韜曰善戰者不

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
與戰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
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内得愛焉所
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
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
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
亡戰必危　老子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戰
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　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
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
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
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
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
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又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
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

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
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故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吳子曰有四
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
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有道之主
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　尉繚子曰吾用天下之
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
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
而天下無敵矣　又曰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
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

戰　荀子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淮南子曰廟
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
修政於境内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
威内政治也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
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刃不嘗血賈不去肆農不離
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
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　漢書趙充國奏曰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蜀書馬謖傳註
曰謖云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
爲下　魏書鄧艾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

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
食在兵前也　唐書曰李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覆衆　又曰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
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
大軍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
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
人自爲戰耳　宋史曰岳飛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
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
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　又曰高宗嘗問勝敵之術吳璘曰弱者出

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矣
遼史兵衛志曰每軍行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
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
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賫散而復聚善戰能
寒此兵之所以強也　許洞虎鈐經曰襲虛之術有二
曰因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
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何謂誘
曰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攻鄰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
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于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兵
之城而掩其內

攻戰二

【增】左傳曰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
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侯弗從戰於速杞敗績
【原】又曰齊師伐我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
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
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
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　【增】又曰晉侯將伐虢士蔿曰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

也亟戰將饑　又曰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
逐之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遂滅庸　史記曰秦伐
韓軍於閼與趙惠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
里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奢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乃
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
軍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

其陣以待之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趙王賜奢號爲馬服君　又曰秦王齕攻趙趙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趙軍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後漢書曰建武初詔耿弇進討張步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空壁亡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來救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耳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示巨里城中費敢悉衆亡歸張步遂定濟南　又曰建武初帝使王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建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軍吏

皆爭之霸曰捕虜與吾相恃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茂衆疲勞吾承其獘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壯士路潤等斷髮請戰霸乃開壁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又曰光和初黃巾賊餘帥韓忠據宛拒朱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因急攻不尅儁謂張超曰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撤圍忠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等遂降　蜀書曰諸葛亮率諸軍北駐漢中屯於沔陽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書曰袁紹追曹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白可上馬公曰未也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

斬醜　晉書曰魏青龍初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徵司馬懿進師淵阻遼隧懿盛兵出其南賊悉鋭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懿曰賊大衆在此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保襄平會霖潦大水賊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

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故當示無能以安之雨止晝夜攻之淵乞尅日送任懿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　又曰羊祜為平南將軍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有欲進譎詐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　又曰苻堅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詔以謝元為前鋒都督諸軍事堅列陣臨肥水元軍不得渡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元等以精鋭八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　唐書曰史思明至偃師李光弼趨河陽賊帥周摯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斂軍入召諸將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始光弼將戰内刀於韡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剄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又曰安祿山反會李光弼攻賊常山

拔之郭子儀於是盡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賊史思明跳奔博陵　又曰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時師夜起不知所之令曰引而東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會大風雪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傍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李祐等次一作攻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元濟請罪檻送京師　五代史曰晉取鄆州梁人大恐末帝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蓋三日矣　又曰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相交退者先敗乃分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遂大敗　宋史曰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除狄青經制廣南盜賊事時智高據邕州青兵次賓州頓甲令軍士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　又曰趙方帥邊十年以戰爲守持軍嚴每令諸將當使日日可戰　又曰建炎初帝如錢塘苗傅劉正彥反次臨平韓世忠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　又曰紹興初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

侵帝命岳飛爲之備飛趨襄陽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　又曰紹興中劉錡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抵順昌兀朮至城下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　名山藏劉基傳曰時諸將奉太祖爲吳王以基爲太史令吳王使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蘇州圍三百餘日不下基曰蘇城形如螺取螺者擊首則縮擊尾則出齊門尾也盤門首也擊齊門盤門開矣諸將用其言破之　吾學編常遇春傳曰遇春性剛直膂力絕人比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聯大舟距三丈許相顧莫敢先登遇春後至上麾之前即捨舟挺戈大呼一躍而登衆披靡遂拔采石取太平

攻戰三

原　勇氣　危事上詳攻戰二子曰戰者危事也　應五　四攻五良　六厲五衛周書大武解云攻有四攻五良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

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孔晁注曰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開言開此道以成攻又曰戰有六屬五衛六爵一仁屬以行二智屬以道三武屬以勇四師屬以士五校正屬衛六射師屬伍五衛一明仁懷怨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編士五明藝攝官孔晁注曰六屬爲治攻也五衛皆所以成戰矣

因天乘地　從天擊地　司馬法凡戰背風背高注曰背風從天氣背高從地勢凡戰宜因天氣乘地勢也黃帝問元女兵法云戰闘之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默人無所見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元武四神爲九天其衝則九地也

因虛乘散

觀息擊疑　兵法吳王夫差失越不取其後越王以三千兵論之於干蓋此因其虛乘其散也司馬法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也

背孤攻虛　避實擊虛　抱朴子云承陰陽以外勢協五行之自然從計約以會擊常背孤而攻虛孫子兵法云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乘衰擊死　兼舍環龜　淮南子云割者亡動也當以生擊死以衆乘寡也司馬法曰兼舍環龜注云事舍者晝夜行也四面用守謂之環龜

倍則分之　少則逃之　孫子兵法云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註曰倍則分之者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少則逃之者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夜火晝旗　小怯大勇　孫子軍爭篇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東觀漢記曰王尋王邑圍昆陽光武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百戰百勝　七縱七擒　戰國策云宋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生得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穰侯十攻　不疑十計　戰國策云秦攻韓圍陘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零陵先賢傳曰曹操攻柳城不下圖書形勢問計策周不疑進十計以攻城即下

兵火俱攻　炎燧四舉　下陸晉書祖約爲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攻陳琳武軍賦云炎燧四舉元戎齊登

一朝而拔　一戰而霸　韓子云吳起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欲攻之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先登者任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詳號令左傳晉文公不課而子犯發公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壽華之野　泌谷之上　山海經云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注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爲名韓非子云宋襄公與楚人戰于泌谷之上

涿鹿之野　漭瀁之野　賈誼新書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流血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家語孔子北遊登於農山

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illegible]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

呼聲動天　鼓聲動地　[illegible]諸侯軍救鉅鹿者十[illegible]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illegible]甘延壽圍郅支城夜過半木城穿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

帶劍挾弓　鑿鼓染鍔　楚辭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固燕然山銘[illegible]

武士必死　戰士飲血　淮南子云[illegible]夫一獄不奉拔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故戰武士必死李陵答蘇武書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

曹仁突圍　張遼衝壘　魏志曹仁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仁乃被甲上馬將其

麾下壯士數十騎衝入賊圍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還　又孫權十萬衆圍合肥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執戟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轉戰六日　轉戰萬里

漢書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王濬表曰臣受命之日心與口誓將身死也轉戰萬里

以少擊衆　以少敵衆

六韜云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　魏武令云孫子用兵害以少敵衆

箭不虛發　箭無空發

魏志龐德與曹仁共攻關羽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　晉書陶侃爲江夏郡守時陳敏作亂以朱伺善水戰

曉作舟艦侃乃命作大艦逆據江口擊破敏前鋒鈞水軍從而口與賊水戰伺左右二人上弩以給伺伺望敵射之箭無空發

滅此朝食　滅寇後食

左傳齊晉將戰於鞍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晉中興書謝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隆安四年孫恩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輩賊銳進人情震駭時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擂肆陷陣殺賊甚多

伏尸數萬　決水千仞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誠知所爭者如此之細則天下無事矣　孫子兵法云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刀折矢盡　弦絕矢盡

後漢書段熲爲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擊破之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　王隱晉書周處討巨賊而進軍上六陌山東據甘泉之勢西固張山之險大破盡日斬首萬計獲擒柔遠軍期獨當勁奧

弦絕矢竭後繼不及遂覆戰場

蒙皋比　操鐵杖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　呂氏春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遂至將所而後死

破郅支　腦沙漠

漢書陳湯爲西域副校尉破郅支城揚鼓聲動地　注　揚雄長楊賦砰轒轀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獵乎王庭

飛梯臨闉　防垣敵樓

陳琳武軍賦其攻也則飛梯雲行端閣雲構　又云衝鉤競進熊虎爭先墮垣巨壘敵樓數千

衝車臨城中　梯衝舞城上

魏略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燃人皆燒死　後漢書公孫瓚使行人齎書與子續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城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寧處

杖黃鉞　秉白旄　秉素輿　執白羽

尚書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語林諸葛武侯與晉宣帝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執白

羽扇指麾三軍衆軍皆隨其進止

德攻　義戰

傳能以德攻　孟子春秋無義戰

皆陣　合圍

上詳攻戰一　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壘徒合其圍也壘合鄭師哭遂取鄭也

乘墉　還舍

上詳攻戰一　下詳合圍注

凌城　環堙

說鼓士變城　晏弱圍棠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　堙土山　堞女墻

乘城　鼓儳

男女乘城而戰　傳曰聲盛致志鼓儳可也言敵人在儳嚴整威未成列可鼓而擊之也

忘身　懼貌

司馬穰苴曰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吹兒尋貌必有懼心之貌軍谷也

無堅　疑衆

無攻　吳志孫權征合肥久不拔張紘進計曰古之闕圍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密誠懼并命死戰也

嘗寇　殺敵

嘗試也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張三軍　成八陣

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諸葛亮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

尋干戈　蒙矢石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閼伯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漢王蒙矢石

子濟而陳　我戰則克晉陽處父使謂楚子上曰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孔子曰我戰則克　詩　兩軍未整　十乘先行之傳兩軍士皆未整注云整陳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詩　稱戈立矛　裹糧坐甲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左傳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靡旗摩壘　矯箭控弦傳以靡旗摩壘而還矯箭控弦得一首刑法志以踰金

不鼓不列　必勝必取傳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鉤援以伐　梁麗可衝詩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臨衝車鉤援引上城者木梁麗可以衝城不可以窒穴莊子

鶡鶡　擐甲執兵　修陣固列　率是熊羆　整斯鶡鶡鳥名也傳曰鶡鶡鳥鷙者其御也傳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武功部

見可而進　交綏而退傳並　執燧象以

奔吳師　驅畫牛以觸燕衆楚昭王　勍敵　銳師

乘勝逐北　斬將搴旗　躬擐甲冑　親授矢石　堂

堂之陣　赳赳之夫　決勝運籌　陷陣勍敵　敦陣

整旅　被堅執銳　功振七略　勇冠三軍　縱敵生

患　違天不祥　率烏合之師　列魚麗之陣　夜戰

其聲相聞足以相救　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　龍

韜潛運定拔幟之奇謀　烏陣臨高起沈沙之妙算

同得原於重耳信由是明　比克敵於荀吳義然後取

以上出白帖　增用寡固　以危勝司馬法曰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又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　動九天　開一角上詳攻戰

許閎為虎牢關經略使本圖三郎令史得生兵士　衆披靡　賊辟易孔

騎從五百李光弼攻洛陽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光弼率

部將三十年少擊衆而攻三日反義衆十萬陣北邙山光弼率

曰吾用兵三未見以少擊衆而攻之賊遂潰

韓信如馬將軍者下詳攻戰二家雖

捷吾不能為大公曰未見形而戰必善戰者

不疑　衝內擊外　遠交近攻　見勝則起　遇時

失時不疑見勝則起不見勝則止又曰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太公曰勤戰者居之

後時反受其殃

人未盡去城四里而馬壘令隱壘上多積弩強弩至百步使敵

突門門有行馬外車騎居外以令士旌伏擊以鼓內外旁擊或戰或守

卒合為戰守而城上立發吾旗伏兵擊其完內前後以擊

以我城伴走令我城下上發吾旗伏兵擊其內前或擊其備

外三軍疾戰或擊人其前衆將必走勇者不得國範雎說

得名曰突戰敵或擊其後必走勇者不戰

秦王曰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寸則王之尺也　七遇皆北　八戰皆

捷上詳攻戰二　唐書高崇文傳元和中劉闢反詔

崇文統兵討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

武功部

之要衝闢城之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於城下會雨

不克明日戰鹿頭山使驍將高霞寓鼓

士攻城唯募勇死之敢前石而有功之於下鹿頭皆鹿頭城

人可拔矣上兵直趨紀有功之鹿頭山皆戰則強

八戰皆捷　晉書宋沈約曰以何能得勝有武則久江夏太守

迭戰則久　能忍故勝可會以馬決刻奪石以鼓

揚瓘問將軍前後不忍能何以每與賊戰能得勝耶曰兩

敵共對唯當之後忍故我不能何以能忍勝是以何勝曰

行輕以銳　當驍　重　以重凡以戰以輕行輕則以重行重則以危

輕則戰寇新故相為未至重晉書李學十里編營文忠新傳以城曰守吳許遣李

伯莽新城戰文忠為未至學十里李文忠傳曰城守吳將

人間道言敵以衆寡不敢非且避新城吾鋒未侯大軍龍潭文賊勢益熾求救

我非彼敵以衆寡則不且我避賊鋒吾未侯大軍退文忠曰賊求莫則遣

若與戰以遣下令曰彼衆而驕我戰而擒驕也

少而銳以遣當驍一可彼而擒也

出圍上詳攻戰二　後漢書吳漢傳曰建武中隗囂叛漢

攻廣都拔陽公孫述遣之漢與數史救之漢迎擊與盡珍其衆因

屯於江南拔之使乘其利進謝豐成都吉阻江北為營使副將劉尚

堅壁不行　閉營不

不得相救漢戰敗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揚臂爭出　斷髮請戰 上詳攻戰一 下詳攻戰二

五步乃白　十步乃射 魏志曹操討呂布於濮陽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操募陷陳典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十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 北史蔡祐傳曰周文以祐功授平東將軍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鬬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敵乃卻

八部並進　萬矢齊發 上詳攻戰二 宋史王德傳曰紹興元年德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於崇明沙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

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燬焉青自縛請命

懸布援人　拔髮入陣 三國吳志丹陽黟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以鐵戈拓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分布四面鳴鼓角賊驚潰以其地為新都郡

上略宋武帝每戰志在必克東面諸軍進戰不利者斬以徇於是士卒無不一當百

棄船登岸　舍馬操戈 南史王鎮惡傳鎮惡泝渭而上至渭橋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唯宜死戰乃棄船登岸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舟楫衣糧並已隨流便可立功鎮惡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進勝退死 南史王茂傳...謀曰於下詳攻戰二

有前無却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

鐵騎自塞歸路令曰退則斬退則死戰大則破之甚者斬後隊勦殺於是歸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首

奪矟還刺 唐書尉遲敬德傳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中賊矟攢刺之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加刃元吉不能中

拔矢反射 五代史張歸霸傳歸霸與賊戰大矢中歸霸拔矢反射之

叢矛注矢　環壘 劉氏...

刻塹 ...

還軍示弱　閉壘示怯 唐書李光...

臨機制變　批亢擣虛

逆風力戰　遇雪疾馳

天又大風契丹順風揚塵會擊甚銳彥澤問諸將咸曰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偏將藥元福獨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而戰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彥澤即上馬力戰契丹奔北

開圍以小利嘗敵以羸兵尉繚子曰凡動可行

攻也將重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安或謂不食者矣國武備志五代周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或謂本口之危全兵強君宜觀形勢之本全曰賊衆十倍于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減營綱臨漢亘本數十里本乃平濟緩兵擊之全滅兵涉溪追之亘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大本全分兵斷其歸路諸全軍

工即墨之圍 習昆明之戰部騎奏賓破王揚為兵

知露布曰五部材雄三可俠少或生居之戰地先工郎還之圍或家本泰人年習昆明之戰

射洞股

復前 血蝬面不已 將馬仙琕查趙長圍永乃分兵伴長史貴思先協令宇營迎仙琕揮甲鞭支單騎入惟有墨自將步千人南進

軍主萇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賊射永中股永敗矢拔箭復入遂大破之唐書有王晙者得收京師至其戰左右殿下永士夫前騎拔失血噴不已帝嘉之乃拔

城 三鼓奪崑崙州上詳攻戰二崑崙武備志 三日破南

衛士觀其戰前騎乃拔高乃守邑

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宴夜宴將佐夜宴二將行數時夜青幾少宴佐從佃僅幹軍休士三官伯上元節令夜大宴宴主席二行酒時僕主稱將軍使人夜置酒命曉諭衆使歸營會起三更如內勞久之校夜人至曉將帥忽有馳報者云時客三未鼓張三鼓元帥已有奪崑崙矣

傳呼曰賊敗 大呼曰

賊破 力戰經南孝寬率類習編軍事孝寬至鄴則遷素兵皆十三萬人為之城文孝曰事急矣不當利以而卻中士乃民先觀戰者數萬人皆守走韓之籍如雷霆所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武振其鼓而乘之迴軍自殺孝寬分兵平關東兵張凌志劉擊之賊從淮西繫三十萬衆攻於壽之閭其軍凌兵把之賊揚所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以

自以精騎衝其背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其將尉遲勇

塞門以戰武備志宋唐時以馬步騎等屯於京濟田悅築以土月城以守長以戰馬號以度使朱滔步兵濟進屯於陳濟之乃與悅夾洹水而軍時朱滔王武俊以兵救悅

囊土塞流而涉 曳車

下濟乃塞其門以戰至日中不解 擊倦勞

避關宛 攻西南掩東北 其可關宛自古之戰也

晝揚兵夜擣壘 夜鳴鼓旦寢兵 上詳攻戰二 攻戰二

子所攻唯揚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明之乃寢兵賊徒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五千餘人

旦而戰見星未已 夕欲雨起雷則擊

呂周已四日金兵益熾武備志時順昌見星未已夕欲雨電則擊乃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

光四起全兵退十五里鑄復以募百人往或謂人以為不然者鑄笑以計為之無人不敢抗直全營如市夜電則以擊不能則伏者皆以閃電為號

夜行三百里 僅父子擊數萬人 一日

戰解出復止者數日一意賊之精騎之二百餘人夜行三百里

城拔 戰不交兵刃而敵破 攻不待衝隆而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勝不遽追敗

必刃勝而之敵攻破也明於

不至亂主孫子曰國之寶也宋史吳玠傳曰胡世將問玠所

以制勝者珍弟璘曰璘從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須勝負報分至令人則更進迭退忍捌堅久令踣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遠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聲由斜谷身攻祁山先攻兩翼次擊中軍並詳攻戰二

攻則不足戰則有餘 攻之我傷圍之彼困武備志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魏主曰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兵遂行又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

鶴唳風晨走苻堅於肥水 鵞鳴雪夜擒元濟於蔡城古事苑云云

攻戰四

【增】六神為戰主黃帝問元女兵法曰戰鬪之法乘一城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乎之必克六神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勝光甲申旬在弧甲午旬在岡沖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為戰主也

【原】貔虎前驅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天下莫禁呂氏春秋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 旝動而鼓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御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注曰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令大將之麾執以號令也 伏弢嘔血鼓音不衰又趙簡子追鄭師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病也 禁石投人又齊晉將戰於莘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注曰桀擔也既獲其人因擇已車而載所獲者車 潛師夜起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趙盾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蒙馬以虎皮又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詰朝將見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增】犄角又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注云犄其足也

【原】昏戒秣馬蓐食國語吳王會晉於黃池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建肥胡奉文犀之渠注曰出火滅火欲令晉軍不知肥胡幡名

【增】知為始仁勇次之經濟類編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善 問五大夫又越王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舌庸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原】數戰則民疲新序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

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九設攻城之機史記公輸般攻宋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子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公輸意過欲殺臣然臣弟子禽滑等三百人在宋楚乃不攻宋也

【增】因勢利導又孫臏謂田忌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原】威加海內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二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

【增】萬人齊刃又曰凡兵制必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形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鬪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原】餓狼見兔商君書曰民之戰如餓狼之見兔則民可以用矣 兵冠諸侯漢書項羽大破秦軍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死是時楚兵冠諸侯也 所當者破史記項王曰吾起兵今八歲矣吾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

也軍士皆恐乃使子往漢書李廣爲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驅猛獸以助威**後漢書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增〕**視鋒交乃橫突**又張步及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耿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故示弱以盛其氣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因半濟薄之**又青徐黃巾三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賊棄其車重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

〔原〕**以地道襲**袁紹以土山地道襲曹操操以長塹拒之

〔增〕**鑿塹初淺夜濬二丈**武帝紀袁尚復攻袁譚留審配守鄴曹操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原〕**大石擊門**英雄記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配將馮禮叛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死**示必死**華陽國志公孫述僭號朱遵爲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以示必死爲述所殺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郡縣爲立祠**身自搏戰**魏志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爲北中郎將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甚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先登**江表傳典韋性忠至謹重常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室每戰先登名冠三軍好持大雙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中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總擒虎之勁卒**徐幹序征賦

〔增〕**以計代戰一當萬**晉書杜預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

襲樂鄉吳都督孫歆震恐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原〕**盡銳爭先**又劉毅率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桓靈寶戰于崢嶸洲於時毅兵數千靈寶兵甚盛而靈寶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鬭心毅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靈寶衆大潰

〔增〕**陣後射雉**又云杜弢率杜曾等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作地道洩城中井**武備志魏主遣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內薄登城**又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陳憲內設女牆外方木欄以拒之魏人填塹內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臨陣如尋常**後周書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尋常真大勇也**夜及突厥並行**北史仁壽初楊素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磧南無復虜庭**中流矢忍不言**唐書段志元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敗志元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笑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追獲于稠桑唐**陣脫兜鍪**又闞稜貌魁岸善用兩刃刀其長丈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輔公祏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象索至有拜者公祏破稜功多**十三人破賊萬**又王君廓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擊衆無有也**八遇八克**又上元初募猛士討吐蕃婁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後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擬槍於肩叱刺其喉**又吐蕃盜邊與哥舒翰遇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

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賊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

手挺鏖擊 又李嗣業從平勃律以跳盪先鋒加特進初駿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又手挺鏖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

帶甲食裹創鬪 又安祿山反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附賊暫出行部張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潮以賊眾四萬薄城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擊直薄賊軍賊軍却遁伺陣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鬪潮遂敗走

射馬擒王 杜甫前出塞詩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挾矛驟馬 唐書王難得為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驍銳臨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驟馬馳技擲不戰鬪直斬其首明皇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賜錦袍金帶

飛鳥不敢過 孔帖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辛讜聞之毀舟遮西口貫賊柵以入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勤解白去破甲成功罕

矢集身如蝟 唐書李光弼討我大破賊將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眾不得出先頭毀其禍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勇泉幾光須矢集其身如蝟眾擒馬獵速無未入光預挺刃叱之前是士爭奮當乃潰北

獵殘寇 段文昌平淮西碑山遂辭擊如鳥定獵獲宅仙孤理

猛士蒙狻猊之象 武爾志朱滔帥出州成鑽軍李寶臣承其子惟岳諜襲父位山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進圍采州惟岳克光奠表及因說援兵至東康惟岳于王武以蔡三下方申播進翰帛烏發兒象使征上自人蒙之鼓誅乞戰馬驚兩蹟擊大峻之惟岳楚營而盾書孔帖王建及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求節土山

得山者勝 先至登此而陣莊宗至山下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兵山者勝因驅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盤進求兵下走得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暮不可陣闕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戰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焉然卿驅而犯梁陣營兵大敦

圍寇如坐網中 經奔類經五代郭威以海將選攻計度李河曰今三敘建衛推李守貞兵王守貞二則兩鎮自破矣威於是三道攻河中判長壞策違城所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具有經義心故敢天

正宜靜以制之乃恒旗作鼓但循河設火鋪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置有警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鏖戰 宋史岳飛傳曰紹興十年飛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不深入不成功 又宗澤傳曰靖康初金人渡河詔以澤為副元帥入援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

矢鋒兩集 宋濂撰平江漢頌序曰陳友諒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矢鋒兩集友諒中流矢死

禽搜草刈 沈自劉撰嶺西大捷露布曰禽搜草刈鳥聚狼奔草木有皆兵之象丘山為積甲之場

攻戰五

【增】**詩** 唐盧照鄰戰城南詩曰將軍出紫塞冒頓在烏貪笳喧鴈門北陣翼龍城南琱弓夜宛轉鐵騎曉驂驔應須駐白日為待戰方酣

【增】**賦** 唐高郢曹劌請從魯公一戰賦曰曹劌者何魯國英士決勝則若火燎原發言則如石投水於是陳車乘備甲兵魯有奇才將吞之於度內齊無良算詎得知其禍萌俟彼三鼓而退諒此一埽而平若臨穽扼獸竭海斬鯨觀其揚紅旗耀白日兩軍山峙千騎櫛比揮戈電飛激箭飆疾我鼓振兮其威初厲彼氣衰兮其律已失既而齊師敗績奔喪俶擾殺氣凝於空間鷙塵接於雲表鴻門之會比其功而莫高涿鹿之師齊其陣而猶小

增論唐杜牧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不蒐練敗一不責實料食敗二賞厚敗三輕罰敗四不專任責成敗五　宋蘇洵心術篇曰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又攻守論曰攻有三道守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兵出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

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社稷之安危繫焉其可不知此三道耶

蘇軾孫武論曰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天下之勢武未及也竊以爲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

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武功部八 火攻 水戰 車戰

火攻一

原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與敵陳[illegible]鄰營近草因風燒之戰之助也)二曰火積(燒其蓄積)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騎人入敵營待其兵導也)五曰火墜(墜墮也以火墮入營中也[illegible]隤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一曰火道以入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燒)煙火素具(燒[illegible]具燒燧也[illegible][illegible]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月宿此宿之日則風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世纂讖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伏閒人燔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見利則止知難則退極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發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illegible]逆而逆攻之[illegible]以火所害)晝風久夜風止([illegible]卒)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增 按周亮輔纂孫子火隧作火隊註云臨戰之時用火攻火車火牛火燕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

原 ([illegible])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縕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

攻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稾糧軍營於秸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之 火獸以艾
熅火熅於粉反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豬麞鹿項上針
其尾端句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禽以胡
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
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
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 火
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
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增隋書火杏磨杏子
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
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火攻二

原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
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世說
新語曰敵用火勢焚吾門吾火燒門敗吾當從精助火使火勢盛敵不得入亦挫火之方也 增後
漢書班超傳曰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
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故也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賊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
賊舍後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譟賊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

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原後漢末漢將皇甫嵩
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
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
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
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閒出
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
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
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
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後漢末劉表
死曹公尅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
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敗退引兵
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
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
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大船
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頭之熛
焰張天熛音標火飛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增魏
志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衆討之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誕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出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
王濬傳曰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鎖
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原】
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
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爇羌營諸誤策【增】
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勔相持勔用茅苞土擲以塞塹
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
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隙入草
火燃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原】後周遣將伐高齊

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至西境有栢
谷城者乃絶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韶曰汾北河
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
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
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
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
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
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日敝【增】
唐書李敬業傳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
十萬往擊之屯高郵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
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
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
敗　宋史張世傑傳曰世傑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
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
元帥阿术載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
江死者萬餘人　兵略纂聞曰明宣德二年西戎叛圍
茂州城中老弱不及二千時殷序爲蜀右使馳往守之
隨方拒敵賊退聚山嶺累石爲硐房以自固序命軍士
積薪山麓縱火焚之煙焰漲天賊困皆投下生擒二千
餘人餘衆悉降

火攻三

【原】燧象　火牛 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奔吳師　田單攻即墨事【增】焚橋

焚梯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燧進軍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燧伏萬人將以邀燧燧令諸軍潛師並洹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比悅至縱兵擊之悅敗走橋已焚衆趨水死者不可計　兵略纂聞曰明張文錦知安慶府宸濠來攻賊造層梯數十四方方二丈高於城外敵以梯中伏兵攻城公令城中預備著茅屨條之賊推梯即以鈎屨攢之而隨以火茅著梯火發賊不及走梯已焚楚矣

火猱　火狙 宋史趙遹傳曰晏州夷首卜漏反以趙遹爲招討使漏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爲城衛柵以守遹軍不能進遹指神友直所部多思點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遹遣土丁伐去叢密緣崩石攀藤葛而上得猱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青蠟綴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

緣梯登崖懸乃縋樹引下人人衝枝擊燃蟻附而上比雞鳴悉力攛刃斧穿箐入及賊擱出火燃炬將絲狂躍賊廬舍皆茅竹得寶其上火輒發賊號呼擣俘益驚火益熾賊擾亂不復能赴大崖兵者不可勝討·

兵略纂聞曰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為羣害之乃縱火勝計時屯兵於此每放軍士放火器而習之乃命軍士擒載百善養之其令習火器以為常伏兵山谷中石令羣狙習之令賊不火器也少頃火器俱發山谷地賊大驚伏發以為昔尹鐸相桑田大火此江霆震適火雞令威公乃以火想昔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原 焚咸丘 燒浮橋 李公彰傳公焚咸丘遠事詳火攻也戰

增 置慢 砲 製地雷 兵略纂聞曰曾銑在邊置慢砲外以圓如五牛中略纂機關巧曰火曾銑統至在一邊二時許封以須外史石滿樂得者又縣為地雷與物聚觀者中輒以石擊發兵元師之敵拾得又者製地雷穴地聚大觀許傳擺華者於中輒以石擊蒼發更覆以沙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月擊發其機以為於地而過者蹈機則火發石飛可以經人月擊其機以為

海為丹 湖盡赤 五代史劉仁贍傳遇人以丹白江口兵四戰焚四百艘於海水為人丹

天雷 飛火鎗 唐荊川稗編曰火器有所謂天雷者用鐵為之以金人為之火藥裝其中以火點之名飛火鎗乃有之

炬 縱火自救 以火大發之前甲燒十里之省城中火發甲前已焚其孫權大破曹公之兵用火攻之於赤壁又周瑜黃蓋與之兵縱火燒船從上風縱火燒之

天雷 飛火鎗 路糧至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太祖以火攻之焚其舟數十艘又於康郎山下大戰三日以七舟載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赤友諒之兵乃退

增 車上盛灰 馬尾繫布 書後漢楊璇傳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於馬尾又制兵車專彀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放雉尾炬 製金汁砲 宋書杜慶度傳荊州刺史杜慶度破之雉尾炬為之 宋史盧州兵合慶度破之用雉尾炬

向一交時散潰自八編類纂合曰元伯顏以火箭兵雉尾炬沙洋守將具以火箭射之俱登高縱火焚之

王虎臣金汁砲大用不應日時 風甚大起伯顏令順風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

益火拒 賊 曳車塞門 北史李詢傳曰詢以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詢留守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賊不得入唐書王忠嗣傳以車塞門

焚肅章門 賊至城門外以火焚門乃以車塞之賊見門燃不得入乃解

掘隧積薪 為桴 寘薪 唐書鄭吉傳見上路詔曰火為先鋒丁部大州賊戰以燒火把於江口不可得者水中 唐書江州

炬 大爇積薪 唐書王之乃縱火焚之 陳仁將之子鎮于山澤曰以火燒於河陽 城中積薪以木以火焚之攻之不可得

騰煙如夜 標薰漲天 唐書哥舒翰傳曰火攻之

風火傳曰朱全忠攻賊於徐州賊以火攻之 朱全忠率其眾焚其居 朱全忠將二師分兵 唐書陸贄傳以火攻之

銳士火戰棚 唐書韓愈傳曰以火焚其城 唐書李光弼傳以火攻之

輕騎焚攻具 火攻四

增 焚三十餘屯 唐書陸贄傳曰贄守叔寶從通明月須營兵 唐書秦瓊傳曰瓊守張須陀營 道叔寶與盧明月戰 士信叔寶各數百人 追擊賊十餘營 拔賊數屯 其營中門 閉即不得入 二人超升 斬關納外兵

火焚三十餘屯

推車焚柵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圍邢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營東西二柵以拒燧燧乃持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斬朝光

縱火大呼 五代史史建瑭傳曰梁軍已破棗強存寄把下博橋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夜叩梁營斬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太祖夜拔營去

萬炬俱發 通鑑宋紀曰南漢郭崇岳後爲捍禦之備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焰紛起南漢兵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鴛鴦銃 兵略纂聞曰明張而政古備兵府工以意創鴛鴦銃編宗弩

水戰一

原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 引敵使度之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度而擊之利 半度勢不并故可敗 不欲戰無附於

水而迎客 附近也敵不得渡也 視生處高 水上亦當處其高前向水後當依高處也 無迎水流 恐敵決水溉我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爭於上者也 上而水濁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恐半度而水遽漲也 先至皆爲絕軍待其定也 增吳子應變篇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爲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

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 原以下水戰具 杜氏通典曰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櫓帆席絙索沈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鬬艦船上設女牆可

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游艇無女牆舷上置槳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增太白陰經曰水平槽

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横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有通水渠闊三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

遠近高下其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岡溝澗水之高下深淺皆可以分寸度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水戰二

〔原〕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

〔原〕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隄音堰以為捕魚而潛從隄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

城克之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音粕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又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陳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柵洭音匡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唐武德中劉黑闥據

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又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敗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銑衆莫不震讋（之涉反）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

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增】唐書河間元王孝恭傳曰孝恭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謂諸將曰銑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舸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楊行密傳曰葛從周涉淮圍壽州行密出東西門由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踰雪馳迫清口不進壁淮上流灌龐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贏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

方圍棊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旗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罵即斬師古士死十八朱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淠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　通鑑唐紀曰史思明攻河陽列戰船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李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　又曰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

不敢進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　又曰辛讜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賊縛木於戰艦傍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八編類纂】曰梁將王彥章攻唐諸寨皆

拔之唐主遣官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朱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灣曲輒令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　五代史曰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李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　文獻通考曰周顯德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

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宋史岳飛傳曰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　又虞允文傳曰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劉錡李顯忠代王權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招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部分甫畢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宋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武功大夫張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遂據通州聯舟入

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　弇州史料親征考曰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己丑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其中令敢死士操之迫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斬首二千餘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殁矣有頃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

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賊遂大潰 說選平夏錄曰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於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往濟飢渴衣青蓑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而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夾擊大破之

水戰三

增 **棹卒** **篙工** 後漢書岑彭傳曰建武十一年春彭與吳漢[illegible]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illegible]

五牙 **三翼** [illegible] 七命浮三翼戲中[illegible]

青雀 **黃龍** [illegible]

油纈 **紅燈** [illegible] 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時北風[illegible]寶引舟握刀待[illegible]自柁[illegible]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illegible] 戰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敵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

行[illegible]火[illegible]及者猶欲前拒實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殆[illegible]之持中 宋史張順傳曰襄陽受圍五年宋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人得張順張貴為都統時漢水方生發舟進至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陽城下

水虎 **木狗** [illegible]通考[illegible]宋太祖乾德[illegible]引蔡水[illegible]京城之[illegible]號水虎

揚 捷習戰[illegible]隋書高熲傳曰[illegible]

灰 **散豆** [illegible]吳遣彭彥章[illegible]傳瓘[illegible]吳人[illegible]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吳人[illegible]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原 **焚浮橋** **燒連船** 後[illegible]公孫述遣任滿田戎據荊州橫江作浮橋鬬樓上攢柱絕水道岑彭募人攻浮橋魯奇應募鼓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illegible]鉤船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橋樓崩燒船順風並進蜀兵大敗 周瑜與曹操遇赤壁部將黃蓋曰操軍連船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刀斷紲 **炬燒鎖** 孫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前董襲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追而斬之孫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 晉王濬拜益州作大船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木為城起樓櫓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造船於蜀[illegible]蔽江而下吳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丈餘闇置江中[illegible]濬乃作大筏數十縛草為人令[illegible]先行[illegible]著筏去又作火炬[illegible]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illegible]

穿池習 **圍城灌** 漢武[illegible]攻昆明[illegible]穿昆明池[illegible]習水戰[illegible]祖圍章邯以水[illegible]其城[illegible]

得上流 **用運船** 楚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 晉陶侃字士

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討官賊但須列上行江夏太守時寇賊陳敏揚州引兵西上侃乃

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

增擊東越會番禺漢書南越傳曰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鑿鶴水開鵠河唐書曰李吉甫自江淮運至河陰以歲漕不過百萬斛乃開鵠河鑿鶴水通大船數百艘以過之師不能大至

原樓船將軍征南將軍

增紗帽轉式鐵龍厭神南史曰梁元帝承聖二年太尉王僧辯攻陸納於長沙納造大艦一名三王艦邵陵王綸祖並立艦上以厭神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驍勇三千人乘之以攻陸納於巴陵

城破北艦放火燒營時軍水小戰一敗艇至水上作沙洲長二十里吳伐楚大敗楚師艦不能進有司以聞唐書曰大船若干艦式制度曰戰艦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楚令尹陽匄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合於淮汭左傳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獲其艅艎左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楚令尹陽匄卜戰不吉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載草焚橋揚帆蓋海後漢書岑彭傳曰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鬭樓立欑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時天風狂急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麾船令退樓船而還陳書侯瑱傳曰王琳至于栅口侯瑱督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眾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率軍進獲其舟艦琳軍大敗乃以拍竿擊之賊艦皆碎沒於中流騎萬餘人於蕪湖岸獲於南洲岸及大艦於洲又梁書王僧辯傳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水戰

以船為陣手持長槊騎兵於岸趨船而進上書請以八千人趨江北而下大軍小艦出湖中並進伏兵趨至湖水泄江口以斷其後賊果大敗文帝紀曰吳人攻水軍為船皆以竹篾為纜大艦上置鐵鎖

斧其竹笮摩以鐵鎖晉書王濬傳曰濬自成都帥水陸軍泛舟東下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旌旗蔽空舳艫銜尾唐書曰李靖為行軍總管率師討蕭銑銑以為水潦江漲靖不能下不設備靖率戰艦二千餘艘東下破其將文士弘於清江又進至夷陵銑將楊君茂鄭文秀引兵逆戰靖擊破之旌旗蔽空舳艫銜尾

阻水解甲反舟順流唐書李靖傳曰靖與鄭宗合兵書曰銑阻水列陣靖以其眾乘勝而進據山定陣方戰鼓噪而前銑兵大敗

縋縴曳舟穴船擢槳宋史曰韓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貫大鈎以投之則曳一舟而沉又募人鑿舟穴船底

旗舉則出樂作乃戰宋史岳飛傳曰楊么據洞庭水寨輪舟行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

海鰌賦後序曰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使其衆欲濟我舟伏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騎偃旗於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蹋車以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砲蓋以紙爲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砲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吾舟馳之壓賊舟人馬皆溺大敗之云　八編類纂曰元張弘範兵至厓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作樂乃戰時甲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先戰午[illegible][illegible]上之軍行樂世傑以爲且解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內世傑南北突敵不能從戰旗有一舟檣旗小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

畫地習戰　載繩渡江

八[illegible]新[illegible]日元主命阿朮[illegible]整[illegible]略襄陽整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曰南唐人樊若水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餘乘小舟載絲以功皆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歸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師南下以若水爲鄉導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本[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江若[illegible][illegible]地

列撒星椿　舉流星火

宋史張貴傳曰貴[illegible][illegible]襄陽呂文煥留共守乃[illegible][illegible]士伏水中[illegible]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文煥東下[illegible]前一夕亡去乃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乃破圍冒進夜半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列炬[illegible][illegible]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喜舉流星火示之及勢近欲合則皆北兵也蓋元以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貴出不意殺傷殆盡

楚子不爲軍政　宋祖不忘武功

左傳曰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噪以進往來馳突爲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習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

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況真宗朝歲習不輟

召戰棹爲競渡　立軍號曰凌波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爲雄州刺史時南北通和允則不忘備禦歲備[illegible]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　又兵志曰建炎初李綱請於沿江淮河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翼次要郡別置中軍招善舟楫者充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其戰艦則有海鶻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

水戰四

增　木客

海錄碎事曰句踐使樓船卒二千伐松柏爲桴[illegible]木客

黃頭郎

任昉述異記曰鄧通以擢船爲黃頭[illegible]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飛靈艦

海錄碎事引吳都賦[illegible][illegible]

木柹蔽江

晉書王濬傳曰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呈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　武功命

艦外不見

有行船人

文獻通考曰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人皆驚以爲神[illegible]

惟失

一舸

[illegible]

金翅

[illegible]

清

河公即江神

[illegible]大船曰清河公即江神也[illegible]

塗黃

[illegible]

知風候齊號令

[illegible]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

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臧丙舟山積穀藏不除之賊皆勦

車戰一

【增】書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詩秦風小戎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楘歷錄然文章貌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衡之兩端後係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寸故兵車曰暢轂 又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兩驂服各兩轡驂內轡納於觼故惟六轡在手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也飾觼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 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六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檀木之堅者以爲兵車煌煌明也 皇矣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臨者在上臨下衝者在旁衝突二車不同 泮水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閟宮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注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

人御 周禮巾車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讀爲絛纓五就其與纓以條絲飾之而爲五匝建太白殷之旗名也以即戎 又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又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傳王命於陳中 又戎僕掌馭戎車 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四寸既建而迆著戈於車斜倚也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曰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倍尋曰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太公六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

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凡車之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横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

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孫子作戰篇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　吳子應變篇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暴寇

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漢書鼂錯傳言兵事曰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　又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李靖問對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　又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

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文獻通考曰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鋭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者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挽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户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抑奔衝下營以爲寨脚令固自貴車式

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　又曰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奸吏貪緣即日散爲郡縣掠民緡錢矣　又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言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乞罷造其後彥圭卒得罪　又曰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　又曰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絓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患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　宋祕閣校理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皆用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賊陽城亦以拒馬爲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闘拒馬出騎兵掩擊之惟房琯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狹

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身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賊騎之陵突也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蔽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八編類纂引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

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殺之法已不復存矣　兵略纂聞曰余肅敏公嘗上言邊務曰臣觀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大率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糗糧不須自齎若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咸勢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兵圖本五一下兵車營圖二檯兵車營圖三檯鹿角柞營圖四下秝繼營圖

五檯椿繼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遠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曰戚繼光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紮為方陣中置步騎各一旅遇敵則車上火器悉發自數百步外先蒞之稍近則步兵出轅下排擊敵馬敵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者互用

車戰二

增 左傳曰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又曰晉人懼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　又曰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注游闕游車補闕者　又曰成公七年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　又曰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　又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　漢書馮唐傳曰文帝拜唐為車騎都尉主郡國車士　又楊璇傳曰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衆多

而璇力弱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斬獲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魏志曰袁紹在官渡起土山射曹公營曹公發石擊紹樓皆破紹衆呼為霹靂車　唐書房琯傳曰琯將兵復兩京遇賊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人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

崔乾祐戰以氊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旂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煙焰熾天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鬬殺久乃悟　又李光弼傳曰至德初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撤民屋為櫑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先是餉糧數為賊鈔行儉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車戰三

夏鉤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　殷寅　彭彭　繹繹詩出車彭彭注彭彭衆盛貌毛萇曰彭彭駟馬貌詩出車繹繹毛萇曰繹繹往來也　挾輈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輈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求御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　樓車　巢車左傳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又曰晉楚戰于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也

蝦蟇　狻猊宋書殷孝祖傳曰劉勔攻壘以大蝦蟇車載七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唐書馬燧傳曰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錢

賜帛　繪圖王海曰嘉祐三年身詔造陣腳兵車賜帛五十匹又曰建炎元年李綱言步兵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制造數習因繪圖進呈　周元戎

泰小戎周曰元戎先良也詩小戎俴收天子戎車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　掌車萃　撰車徒周禮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周禮大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數擇之也　追項籍　破李由史記夏侯嬰傳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又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試隊法

採車材王海曰熙寧六年詔賈逵郭固教習車戰試隊法伍法及令程督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　如意車　太平車宋史郭固造戰車定陣圖創如意車戰勝車上曰為勝敵當面自　度大漠　救烏孫木牌大槍數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拒搭二人推之如城壘可載人馬蔽不五　下見後注　漢書四年大安書據曰傳車篤

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刻石紀功而還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擊烏孫　左廣右廣　大偏小偏左傳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杜預曰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　軍之羽翼　陣之鱗介太公六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文獻通考引宋史請復車戰曰軍之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

戎車既安　兵車不式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輊如軒禮曲禮兵車不式　載百夫長　依八陣圖書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注兵車百夫長所載晉書馬隆傳曰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多遂平涼州　雷輜蔽路　武車綏旌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注詳上兵車不式下　中行敗翟　鄭伯禦戎左傳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

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又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

以車為營　以車環壘　史記衛青傳曰青出塞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文獻通考曰景德初契丹入寇李繼隆以澶淵不足守命掘壕壘以大車數十乘環之步騎處中虜馬數萬來攻其營擊之遁去

方軌徐進　步騎相參　南史宋武帝紀曰帝伐南燕以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之　文獻通考曰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陣

楊琁制車　宗澤造車　漢靈帝時楊琁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詳見車戰二　文獻通考曰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

起發石車　獻拒馬車　晉書陶侃傳曰杜弘與溫劭劉沈反或勸侃且住始興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　玉海曰嘉祐五年鄭諒獻所造拒馬車

鄭丘緩推車　齊高固乘車　左傳成公二年齊晉戰于鞌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又齊晉戰于鞌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吳淑請復古法　沈括論籍民車　上詳車戰一　宋史沈括傳曰神宗時大籍民車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敎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將帝喜遂罷

用偏箱以擒頡利　乘左廣以逐趙旃　上見沈括論籍民車註　左傳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

車戰四

增

作尅殷　周書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

韅靷鞅靽　左傳曰僖二十八年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注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也

先驅申驅　左傳曰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先驅申驅貳廣啓胠大殿注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胠大殿後軍也

偃革為軒　漢書張良傳曰武王殷事已畢偃革為軒澤右兵車革路

衡輣　陸機辨亡論曰衡輣息於朔野注輣兵車也

四輪革車　金史宗翰傳曰翰等攻西京為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齊下乘車先登諸車繼之遂克西京

作役法以寓兵政　兵略纂聞曰明趙時守乾州乾人宋紳以幻術惑民妄有所占假指畫公至佯不聞募巧兒之黠者使詗紳而作役法以寓兵政曰乾貨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幟日以十車役於官竟十日而代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車戰

武功部九 守備 拒守 險固 軍門幕府

守備一

【增】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　又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又曰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　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通鑑

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

守備二

【原】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後漢馬援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使各返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塢小障也一曰小城）　晉書朱序傳曰序鎮襄陽苻丕等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唐書薛收傳曰收為秦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曰世充據東都正苦乏食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穀轉糧更相資餉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　又

狄仁傑傳曰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　又王鉷傳曰鉷為侍中荊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　又突厥傳曰天子東巡太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　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又曰宣宗十二年王式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芀木為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其要害（於我為要於彼為害）蠻一夕引去　通鑑宋紀曰張雍知梓州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計肇錦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　又曰龐籍知延州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步將狄青將

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　弇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閒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皐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衛選鋒務為不可勝以待　兵畧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茂山賊來刼擄城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為柵掘地為塹緣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賊來犯城阻於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　又曰弘治間王鏊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刼焚慘鏊聚衆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極募丁壯三千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鬭去則歸農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　又曰李鐩奉命經畧密雲邊備以潮河川直通敵境川面闊百丈乃於川口

狹處因其兩山之勢髙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敵臺鋪舍宿軍居守賊自是不敢復犯　又曰居庸撫順天時整飭薊州諸路謂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湖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爲艱黄花鎭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爲中路以密雲建昌爲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三路既分湖河黄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爲急亟取瓦屑塡竹木爲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又曰冢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爲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街攬頭某爲内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纜頭一鞫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　又曰郭懋爲河南杞縣教諭抵官之明日難作邑令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卽爲令畫守城事甚具令當人之

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爲令壯士手劒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狥屬兩臺晝夜偵邑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公乃擇城中丁壯約五百餘人書其名陴上使遞爲守　又曰嘉靖間都御史何棟開府薊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爲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衝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原〕登陴　分乘（左傳鄭子產授兵登陴守備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下乘乘隊也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闘櫓・持囊（左傳會撑櫓門於邦是漢書丙吉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馳逕遠白狀）

早圖　自固（傳蔓難圖也不如早爲之所新以自固）

知難　思險（左傳魯具守備臧宣叔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罕衆思險往險阻出其履綏之處當思念以度人）

夜事　斥候（周禮謂變子之事遠斥候）

遠告　中儆（左傳商人弦高遇秦師遽告於鄭、荒谷甲幣）

匿九地（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傳休兵七依云守者匿於九地以自固）

正營部　固封守（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以自衛國固封守）

庇武守　紀部伍（左傳宋災子罕使西鉏吾庀武守周禮以陣刑謂部伍也）

保未危　備他盜（書綠翔於未危王口守關者備他盜）〔增〕

梁門　鐵遂城（筆談曰賊犯寅雞傳管堅壁不戰河北支郡或陷或棄是時獨能守安肅軍楊）

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敵境而攻圍不平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守也

置屯集 **閱鄉兵** 唐書獨孤及傳曰及上疏請以諸道兵有曰假令居安畏危繕不虞自可防害之地俾置屯集又曰張鎰傳曰鎰出為濠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鎰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

治陴隍 **積芻薪** 又曰李晟傳曰帝自行在遣晟時張少弘口詔晟進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勒準將度之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又曰猶韓傳曰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所人詣節度府請舉為刺史既視事乃培城疏壑實倉庫積芻薪為守計

治城壘 **增亭障** 宋史李允則傳曰時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顛圯因此廢守則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孔怡曰史憲忠加隴州刺史增亭障從客館於外戎諜無所伺

連珠砦 **迷魂牆** 又曰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北山水砦忠義民兵 金史強伸傳曰伸守中京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

具礧石 **布渠荅** 漢書鼂錯傳言兵事曰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雷石也渠荅鐵蒺藜也

濬浮陽 **斲石嶺**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知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閒穿井未幾契丹大至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之冰代炮契丹遂解去 唐書竇靜傳曰靜檢校并州大總管請斲石嶺以為障塞制曰突厥之所入

原 **守在海外** **守在四鄰** 張衡東京賦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左傳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

重門待暴 **設險守國** 周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崤函之固 **山河之固** 賈誼過秦論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史記云魏文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金城千里 **金城萬雉** 漢書婁敬云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班固西都賦云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案文選注向曰言立此城大基固如金雉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統而城乃成深

淵

窴甀以偵 **負戶而汲** 墨兵沂督馬敦誄云氐羌而攻子命穴淩塹窴壺鑿甀以偵之將穿城皆作因焚鐵火薰之 後漢書王尋王邑攻昆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下負戶而汲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 宋朱勃表氐羌叛亂唯狄道能固守然民飢荒煮弩救城之急存幾亡之城 晉書孫兵陽汗督舍云敦固守孤城賓客幾以少衆力勞毀殘

慎境結援 **飾城請罪** 左傳孫叔曰其四境結其四援內外無又外援城而請罪禮也大國尚小國城修守備也

文有武備 **兵以嚴終** 杜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以終殺武以不敢兵亦以嚴終

思艱圖易 **素具應卒** 書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書曰不素具不可以應卒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史記曰不可以不戒懼 周禮孫子曰昔之武備不可無懼身不離武所以安

明其伍候 **險其走集** 呂氏春秋伍候相保 左傳明其伍候險其走集

不戒而備 **隱情以虞** 武備不可一日忘也

備預不虞 **誓戒無虞** 又軍政不戒而備所不能以戒彼之從古云備預不虞古之善政也

有備無患 **居安慮危**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天不假易 **道貴圖難** **思則有備** **輕而寡謀**

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儆而師徒** **防其侵軼**

用戒爾虞 **以備吾圍**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束甲之虞**

增 **請頓新亭** **奏復宥州** 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以兵尋陽朝廷惶急議衆未能決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唐書李吉甫傳進言宥州以穀朔方防禦陘道置宥州之吉南州以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鎮之

分兵備 太原

寇　嚴壁俟寇 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當卿願肯交鋒之際即須分兵防守以備寇虞孫樵曰兵耕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隱運交無年盡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 兵略纂聞曰明嘉靖中山西節年修邊勤勞闕省夫役隨修隨圮竟無成功晉公鴨要事門隨用主事劉貴問各鎮主客撫邊官軍壯夫守各號分定地方修築挑空謀戰敵臺綿有勝將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葬深溝險如天塹

墨子有九拒　士衆無二心 史記評攻具東觀漢記云耿恭在疏勒拔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命諸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　唐書劉晏傳晏領江淮租庸事至吳郡而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

濬隍託霖雨　斂錢起浮圖 又曰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材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慮也八編類纂曰李允則守雄州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貿斂民閭錢起浮圖助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詢之允則謂使者曰其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罷兵罷斥候允則不欲顯為其備也

作墼數十萬　增臺二百餘 通鑑唐紀曰史思明取詞方河能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李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　兵略纂聞曰明楊志學撫寧夏時花馬池舊牆稍下賊每從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輒圮夏人歲修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墩臺二百餘所警鋪七百餘堡沙坦者即堅土而改築之凡五百餘里

屹為江淮保障　勢如

腹心聯絡 通鑑元紀曰元主以余闕分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兵略纂聞曰明天順間陶魯丞新會時廣右諸賊流劫破城殺吏魯築寨壁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兵賊之衛尋輔城以衛城夾外壽以備輔城布鉞萊琴拉刺仂以衛蕭人守其土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給賊至不得犯

真卿預飭戰備　于頔請置舟師 唐書顏真卿傳曰真卿時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羨卹隸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為生事非毀真卿因召為刑部侍郎　又突擊頊利衛冂撰利說和遺祈尚還帝會奉臣問所以備許作大匡手筋晴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守書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塗選兵奴今可用帝使案類和壁邊大道名工來船工大發卒治艦說利遣使涑頊款北樓閣諸至市帝不發拒

開田二十餘屯　立壁二十四所 唐書王翃傳曰翃代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官良金壽革繕士卒武令精明故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之　連珠砦注見

隴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南通邛僰北達襃斜 陸機辯亡論云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弘巨於茲者矣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蹈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一人荷戟萬夫趦趄　一人守隘千夫莫向 又云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丁見晉南子

方城為城漢水為池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左傳屈完對齊侯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　賈誼過秦論云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始皇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吳國之嚴修完而師息　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

傳吳國雖義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　哲子倚其餘悟在炎而不備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守備四

〔增〕城郭爲固　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　表裏山河　左傳云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增〕彌節白檀　前漢書李廣傳武帝詔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言秋高其防入寇也　守似藩籬　文選陸倕石闕銘曰守似藩籬戰同枯朽　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唐書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愁苦仁傑諫曰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入無虜獲之益　晝夜警　選親兵　又曰郭晞傳曰河中軍亂子儀名首惡誅之其支黨銷反側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亂人不得發　嚴備常若有敵　又曰李芃傳曰芃按河陽三城鎮遏使達練事宜嚴備常若有

敵

占勁兵三千　又曰杜兼傳曰兼爲濠州刺史性浮險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手堅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爲才　弓箭社　八編類纂曰蘇軾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云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

守備五

〔原〕〔序〕潘岳汧督馬敦誄序云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免虎口之危全數百萬石之積〔增〕

孔帖引杜佑誠突厥序曰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增〕〔文〕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彊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　又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

〔增〕〔疏〕唐書陸贄傳曰德宗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出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拒守一

【原】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荊而存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瑰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拒守二

【增】後漢書隗囂傳曰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晉書桓宣傳曰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壠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眾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梁書羊侃傳曰侯景反兵偪建業眾皆兇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眾皆服焉　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畧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

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解圍去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穳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

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
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
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
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
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
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
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
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李景
傳曰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
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昇樓射之無不應絃而倒選

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
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
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
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
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
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
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李光弼傳
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率衆攻光弼思明為飛樓障以木
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
臺上靳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之思明大駭徙牙帳

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洸其軍乃陽約
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
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
明畏敗乃去　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
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
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擂石車
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陳
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
櫛沐非議事不下城　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
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壍以

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　又程千
里傳山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
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顛為賊所執仰首敕諸騎使還
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下皆為泣下增備
固守賊不能下乃還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
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
士五百人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
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
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
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

甲冑渾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
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
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
讙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
乃引退　又曰顔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
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
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却　五代史梁
臣傳曰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澤州要害不
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
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

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
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
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　宋史孟宗政傳
曰宗政權棗陽金完顔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
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
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綯鈴
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
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
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通鑑宋紀曰
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

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
文郁曰敵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
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
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
事　八編類纂曰元兵攻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
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拊膝録曰鐵鉉為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
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請難兵
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募高
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

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葦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
襯以葦席於內潛築給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爲眞
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
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旦且降盡撤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
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呼千歲即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
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
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
去　兵畧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謫知英德縣時猺寇

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公勧爲之城城成而寇適冒矢石與民死守揚遽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入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　又曰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冒以牛革上用大竹二交揉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竹以鬭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鎔之而植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爲木所拄不得發又以鐵猫鉤其軍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燃藥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之草著賊即燬車悉焚毁賊潰廣與千戶徐昇乘勝出

戰勦殺甚衆城賴以完　又曰嘉靖間湯建衛令新城寇至公捐俸犒士士爲感泣賊攻南門公遣兵載大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公豫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鏡鑿而前我兵以狼筅格之賊佯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又曰倭賊攻江陰主簿曹廷慧父子與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皆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刀其子衆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湯用鐵鉛汁探賊

聚處淮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拒守三

〔增〕塹防門　創遏砲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續綱目曰元攻金洛陽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南人共推強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斷木爲兵　括衣爲幟　太平御覽引後燕書曰□□悉兵數萬人圍□□斬山□堤激水灌城來救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士卒疲病乃大發關東兵自□上隴□家□走圍解下　見上創遏砲註　成功部

鐵鎖橫江　老羆當道　太平御覽引晉書曰吾彥

爲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乃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攻之不能尅　北史王羆傳時羆鎮華州齊神武遣韓軌等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

煮粥均分　命女出拜　又曰羆爲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　唐書張伾傳曰伾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圍守半年□□糧且盡援不至遂乃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曰諸君□良若□□爲貲偕以是女貴直爲衆士一日實衆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可東將兵擊悅□下攻之伾乘勞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四州刺史

縛木接樓　縷布爲幔　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即縫布爲幔隨其

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車不能壞

樓堞皆盡　甲鼓無遺

隋書曰梁士彥傳城外

彥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獨守孤城外無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攻之樓堞皆盡城外短兵接戰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號呼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

不一帝當自軍中鼓之乃解師至帝大悅

築城捍禦　張纂止宿

宋書曰張纂為蘇州刺史纂部曲...

金賞士　私產募士

唐書曰...

剝樹煮甲　削木翦紙

梁書羊侃傳...

汲水灌城

鑿壁引繩

不滿五千人　相持百餘日

相...史魏國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盡...

六月不能拔　踰年不能下

唐書...

拒守四

皆血流面牙齒皆碎

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誓與城相存亡

擊釜鐃助軍勢

險固一

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戰國策曰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

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　干寶晉
紀總論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險固二

增蜀志曰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
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
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
中　北史安同傳曰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
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
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
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

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
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
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
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
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
攻之不尅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通
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遹為招討使
漏據輪縛大屯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酋壘石

為城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

險固三

原襟帶　咽喉西京賦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久彊天下之咽喉　固圉
阨險傳[illegible]以固吾圉也東阨天險　百二　十二漢書曰秦地得百二言秦地險固以
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齊得十二　重阻　巨固　二關　四塞秦負阻於
二關卒關頃而受沛秦地險阻四塞之固　增憑險　備敗唐書梁郡公孝逸傳曰徐敬業
稱兵以孝逸為行軍大總管率師南討至淮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為險完屯孝逸欲全軍趨揚
州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截不擊無以示威唐宗元晉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備敗而已非以高榮觀險大也　襟憑　背負孔帖曰程元振說帝都洛陽郭子儀表曰雍州
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illegible]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天地之險　金

湯之固上見險固一金城湯池　被山帶河　懸車束馬秦地至州記
蜀道至險束馬懸車以度　不得方軌　不爭險易漢書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禮軍旅息險道遂不爭險易之利　宅於土中　守在海外　束
其要害　繫以安危　增霸王之資　形勝之地春秋後語
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晉書曰劉將伐姚泓沈林子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
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臨大軍至遣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
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　引水屬城　聚石種樹
唐書馬燧傳曰燧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為東隍省守陴萬人
又[illegible]汾環城樹以固堤又曰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敵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

二門爲譙櫓入日西軍築壘護柵斷山浚塹五代史周本紀曰郭威至河中
自栅其城東常思栅其南白文珂栅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栅唐書張獻誠傳曰貞元四年
獻誠代韓游瓌爲邠寧節度使爲山後勢選巖要地築烽堠四壁斗絕一徑尺
許兵器纂聞曰明嘉靖十六年阿向據數口囤爲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望斗絕惟一徑尺許曲折而
登宣慰使安萬銓督兵萬餘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河有造車之危山
有推輪之險贊皇一品集制孟州城敕旨曰昔馮異之守孟津已建渾近光武之保宜洛先據
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推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城實爲要害之郡許歷
勸奢先據北山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史記趙奢傳曰秦伐韓軍閼與
趙遣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萬人趨之魏志郭淮傳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司馬
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
屯北原
原 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梁伯溝宮左氏
稱其自取左傳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負固忘危周禮負固不服侵之
居安忘危不一姓是三殆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傳晉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鄰
國之患是三殆也險爲屏固爲寶長世宇民者以道德爲藩不以習險爲屏史
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憑洞庭者苗人亡
恃巖邑者虢叔死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傳虢叔恃制
地巖險不修德政而鄭滅之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徵司馬之
對雖險何爲孝子去官忠臣叱馭漢書王尊傳先是王陽爲益州
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
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險固四

增 江漢爲池吳書趙咨使魏文帝嘲咨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

軍門幕府一

增 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幕府

軍門幕府二

增 史記馮唐傳曰魏尚爲雲中守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 唐書段志元傳曰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户内使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眞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新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 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又沈傳師傳曰傳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通鑑唐紀曰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

軍門幕府三

原 幕府 轅門 衛青爲車騎將軍以幕爲府又以車騎爲門 軍門 牙門

傳晉甲趙穿當軍門而呼人於險非勇也軍門牙門建而牙也又以旗爲 蓮花幕 青油幕

與王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吁以庾景行爲 增 驃騎幕 安

西幕 李德裕白老詩義安詩西府常入幕思府多才 參戎事 制中權

詩遠詩鄭幕府參制戎中事權平幕府 高

原 賓德置幕 郗超入幕 後漢書

寶文章郗超坐帷中置幕府風動

增 杖策上謁 拔劍大呼 傳房元齡曰

帳口可謂生以宗傳貞與敵與利故式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軍門幕府 三

乃止遺房元幕府人物珍 偏遺雄兔 獨收人物 房元齡傳曰元齡以賊式傳曰

房元齡爲所收珍 奏置幕府 表留幕府 高置幕府 對置幕府

月上營門 烏避轅門

任環上謁轅門 揚

政大呼軍門 唐書任環傳曰

攝蠻蜀入與元至金牛甲食四川之遺吳玠書子羽從兵不滿三白與士卒取草芽木甲

軍門幕府四

末有行急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

絹制不然收第冰合節使去矣卻乃聞道會子羽

市租皆輸幕府 賜與悉置軍門 史記李牧傳曰李牧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唐書石雄

增 潛作捷布 幕府皆一時高選 轅門二龍 轅門有光

武旅增氣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軍門幕府 三十

軍門幕府五

增 詩 唐杜甫詩曰轅門照白袍 又曰風動將軍幕

錢起詩曰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 劉禹錫詩曰相府開油幕

門壓黃河

戎昱詩曰轅門壓塞雄 劉希夷詩曰軍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轅門 權德輿

詩曰二城曉角起轅門一縣繁花照蓮府

增 碑 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搜狩軍門氣淩山河

增 傳 唐孫逖伯梁川傳曰闢轅門於大荒

增 啟 唐殷文圭投知己啟云將軍之幕左擁熊羆武者咸思效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 注漢衛青拜大將軍開幕

府舉左右搆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士虛左席得侯嬴朱亥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武功部十四

屯營　陣

屯營一

增 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呑害勿居螢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呑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螢鋒地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　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

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

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陂澤輪
逶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
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

屯營二

增 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
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唐書曰劉
黑闥攻陷洺水秦王阻水為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
又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
討之敕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

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
馬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
營壕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
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
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
知也　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
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　通鑑唐紀曰罷師古營於清
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　五代史謝彥章傳
曰彥章為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
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

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　通鑑宋紀曰吳璘守
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
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
之　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梢為弓
以為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欄
楯　平夏錄曰至正辛卯歲汝潁兵起明玉珍乃團結
里中人屯於青山眾推為屯長　弇州史料曰李文忠
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
阻水自固虜果夜率眾來劫我不可動　兵畧纂聞曰
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

屯營三

原 雁門　犬丘 後漢程不識為將軍屯軍雁門典畧眭固字白兔軍屯犬丘有巫誡曰將軍
字兔屯邑名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不從遂戰死　飛狐　偃月 漢書匈奴入雲中郡上命
車騎將軍李廣軍飛狐冀使任度為浮橋夜渡 吳志朱桓偃月壘　以藩　相次 晉楚盟時
以藩為軍上以不相鉞也周禮營壘相次也　右背　左次 兵法右背丘陵前左水澤易
曰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背水右背高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遣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
換屯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
為慙 後漢岑彭伐公孫述乘勝直進述大驚所屯營地名彭亡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詐稱亡奴
來降刺殺彭　增 起沙　蒔樹 魏志注曹瞞傳曰公征馬超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
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

晉書載記曰姚萇破一鼓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曰城於營處一擲孔中時樹一根以旌殿切成萇餘問之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美甚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手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社稷小乃爲奇大何足貫

犬鋪 鈴架 通鑑朱全忠圍鳳翔下設犬鋪鈴架以絶內外注曰凡行軍營四面設犬以鋪以大守之敵來則犬吠使營中知所警備又有鈴以架者繞營設架挂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原 軍細柳 環剛車 亞夫屯於細柳行營軍之令衞青流漢出塞見單于精兵乃令剛車自環爲營而縱擊設之將

諸葛奇才 鄧艾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 魏志鄧艾年十二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焉後爲將恒大功

偏將別專 聯校自周 漢去鎮將別屯則許專殺趙光寅曰校聯不絶用木捉貫穿自固

領是大軍 屯於中壘

增 居兩山間 連七百里 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上出營外爲

陣前行持戟後行持弓弩 魏志文帝聞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原 無兵號君子 獨駐曰亞夫 晉書寍起爲騎督牧尉無兵號曰君子營 魏志太祖行軍諸營士卒皆[illegible]獨駐陣不動太祖數曰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增 與親屬作營塹 依險固築營壘 後漢書吳漢傳曰王莽末玄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 又第五倫傳曰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不結營部 野宿皆成營栅 休止 又耿秉傳曰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 通鑑宋紀曰伏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栅

屯營四

增 別營 綦跱 潘安仁詩 君子營 晉書載記曰石勒襲冀州郡縣壘壁有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 埋懷村 孔帖曰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燧甚喜果敗懷光 馬止營合 營凡七二

陣一

增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

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孫子九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吳子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鬬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

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曰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史記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蜀志諸葛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北史源賀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陣圖上之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鳥云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鵞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　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

離震兌為開門　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為公子未遭戰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撝習覩兵陣即知強弱常取我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唐書兵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為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二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

行表跪進如前復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
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
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
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
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
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既
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
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
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
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

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麨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
施雙帚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
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
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閗得相救應

陣二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
荊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在車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周書太祖文帝紀曰
太祖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
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
祖至引軍來會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
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
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
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
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
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
擊之絕其軍為二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

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
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
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
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
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
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
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
畢入生死以之　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
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

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陣而行賊不能奪　弇州史料曰明張輔討安南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濠外復爲坎坎外皆蔟簝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爲雲梯夜蟻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鬭輔夙具繪獅裝爲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陣三

原

善師　違晦　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曰師衆素嚴不須權軍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左傳云晉楚遇於鄢陵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illegible]

藝鬬軍而不陣陣不違晦在陣而覺合而加畧各觀其後莫有鬭心營不必良以把天忌我必竟之注曰海月終陰之晝故兵家以爲忌

七來　百里　周書云陣有三衷一要不氣二衷民人三積嚴殷有四教一勝人必嚴二取哉信復二人樂生身四教民所此七者搏之來也注云所以懷來之也　剔鍊子云武王伐紂封之陣起自黃鳥吮於赤南其間百里也走如疾風聲如振莛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魚麗　鵞鸛　左傳云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　蔣子萬機論云魚麗之陣先偏後伍　左傳云鵞鸛之陣進退有節其翼舒有交錯陣屈伸舞首尾左右以形象戰

連衡　支離　諸葛亮軍令云連衡之陣使不得出　顧之陣以比公孫瓚作陣令騎衛支離之陣　左傳云衛之師以役公孫編者而厚爲軍刊衛人年病之亂案支離陣遴會相雞遠公爲支離之卒城鉏哀公

背水　因山　漢書以韓信攻趙背水爲陣曰信遇趙軍史經而問曰破趙會食竟以勝趙軍　又云項羽被漢追至東城因四存乃服羽自度不得脫於是引其騎因四死地而後存衆名二十八騎追者數千

石壘　車蒙　隤山而爲圍陳　石爲八行相去三丈許謂之八陣圖於今嚴然常有鼓　甲之辟天陰彌嚮　諸葛亮教云若鼓騎左右來至徒　台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四郭又聚

行以戰者陳欲不便宜以車象陣　而待之地者者以鋸齒而待之

疏首　張翼　左傳范匄　越雁　鄭鶩　吳越春秋

蛇勢　鶴列

陣穀晉書丘名史塞井李夫爲奇軍中張左右宋與華翼疏待車行之象教八
丈相書諸葛亮之日遺八陣常山蛇勢
無思曰之爲陣
晴羅羅見鶴列之之陣於孔子莊子去二
正不華陣行部列之遠斥注也　未學　立成　晦厭子

伐左楚武王楚甲午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注尸陳也　始於參用功戰此

增

飛龍　騰蛇　平後二年書高宗陣文之成法帝以言之
陣

徐因大罷羅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鉤陳　積卒　八經注曰河南有鉤陳壘

武王伐紂之八百諸侯會孟津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　微有鈎陳之百主諸侯所兵會

神與鉤陳積卒其星十二星在房心南　類聚引鉤陳之象　其星十二在天之内外

勾卒　萃車　左傳吳句卒注曰卒衆也　左傳衛左右句卒

却月　偃月　宋書曰朱超石爲却月陣以車百乘騎數千　宋朝康陣偃月

六花　五行

周禮車僕注云車陣也　十孫子云陣高十二　北伐車七百騎　大祖乃年遣郝昭百步爲中以　水經注定元年郭遵爲月陣又皆爲海曰宋朝

李靖問對太宗曰諸葛亮八陣法也大制六花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

李靖問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大陣包小陣六花陣出於古制如此

環鉤之連曲直折六相對俗所號耳　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　太宗曰五行陣

如何靖曰本因五方立此五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兵不習此五者豈可臨敵 強名

詭設 李靖對太宗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行此其旨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祕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

熊羆 鸛鵝 孔鶴列引鄭之魚麗弧矢陣及八陣成圖之象本北斗八極之陽

之虎貔出征以律我異於是者不兵器比記武左青龍鬱鳥夷也謂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有前朱雀

原 四獸陣 北同何以戰陣乃為鶴鸞陣元注曰以四獸為軍陣三面天時右軍白虎令云鄭擧黃帛兩半幅合須

三面陣 順天時 因地形 凡陣須擇地形因以順天時以伏兵擊之無失 云前行為陣春為牝陣夏為方陣

牝牡方伏 商羽徵角

為伏前者前兵者白象朱雀陣使人為兵前者象青龍後人為前 為陣象玄武 馬前行季夏陣為五行黃為前 秋為牡陣公記云為陣前使商 冬為前

直木銳火 圓土方金 也人敵人己陣己以銳陣以方陣以圓陣攻陣也公記云黃帝玄女戰兵法曰銳陣攻陣已陣也 陣敵已攻直陣直陣以方陣曲陣以圓來陣直陣 曲陣方陣 木方陣火之黃金之 直陣為木 我以攻圓陣應之以曲 為水陣水來曲為土陣以銳陣應之 圓陣應陣曲陣銳陣

合騎之校 山岳之盤 之應勝來行書陳曰土應之也各曲以銳 勒美陳也置湯揚戍西能 白域克應部者

合騎之校列如一兵胡人陳部伍四周萬迴如人山岳之盤 陳之者

也象整部伍周如山岳 東京賦云火是之兵之胡 如校列萬如人 也

箕張翼舒 羊羣犬聚 武張衡東京賦云火烈具舉 羊羣犬聚 鵝鸛魚麗 抱朴子云羊羣犬聚攻城野戰 翼舒亦謂陣之名 文選注曰鵝與鸛皆陣名魚麗陣地勢所而張

以戲動射所 淮無堅壘

握機連衡 緣山入谷 洛書兵鈐云有連衡陣局富陣

龍騰陣鳥翔陣蛇蟠陣虎翼陣 尉繚子云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

堵壓雲霞 山布星陳 又云如垣如堵之 陳琳武軍賦整如雲霓行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左傳鄭伯禦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注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毀車以行 必旆而疏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狄于大鹵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右山左水 前兩後伍

增 既陣而擊 未陣即薄 左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左傳曰 前 下

宋書 未 公曰不可 宋公濟 傳曰 師 陣 而 後 擊 之 戰 于 泓

夾水為陣 上山為陣 左傳吳子使其弟夫概王晨請先以其屬五千人擊子常之卒 吳師大敗之 宋人 陳師 而 吳 楚 相 吳 師 夾 水 而 陳 遂 分 吳 楚 人 上 山 千 五 為 魚 麗 之 陳

趙充國傳 充國引兵至先零 吳 王 與 夫 差 使 王 孫 雒 以 明 之 吳 軍 左 右 營 中 而 宵 伐 聲 之 公 為 陣 乃 勒 兵 不 戰 徐 行 驅 之 不 當 其 前 自 將 中 軍 走 令 騎 五 千 里

堂堂正正 十十五五 孫子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 唐書 又曰擊之無 陣 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

者行軍 者前後亂也 故不可要而擊 陣 後 不 可 要 之 陣 堂 堂 之 陳

武侯舊法 臨淮遺法 李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 舒翰五十軍 營 陳 於 陣 宇 文 成 都 太 宗 朝 庭 曰 吾 以 為 陣 乾 符 後 王 師 乾

無 為 十 五 之 兵 以 陣 列 為 陣 後 列 陣 觀 其 陣 太 宗

與 郭 子 儀 書 日 魚 朝 恩 聞 其 善 布 陣 請 觀 之 廷 玉 傳 曰 吐 蕃 犯 京 畿 郭 子 儀 以 中 渭 橋

王中號令鳴鼓銜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數曰吾處兵閒以令始知訓練法廷王興然曰此將推王道法也

形圓體方　步南騎北 玉海引洪氏曰八陣則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御月對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書起於圓而神故却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之體方方居前而圓居後扑自書始方自臨生史壁門直衷曲扑與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盡一之象　玉海曰後鐸和下三年因歲除大閱運擢兵示武更焉帥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表青赤黑黃別泰殊無循術才載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起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風範漁騎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

車為圓陣　舫為方陣 魏志田豫傳曰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回車結圓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得進遂舍而去　兵署纂聞曰明督會楊尚英初起行間與倭選大小數十戰多有功其逝海也嘗以三翼解符遇倭數百艘衆寡不敵公令聯舫為方陣戒士件滿毋輕發城山巨淵引去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玉海曰咸平二年十二月車駕親征所北內出陣圖示殿前都指揮使王彥超等令識其部分三年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

至和八陣　嘉祐八陣 玉海曰至和二年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詔獎諭又曰嘉祐四年鈐轄林摩士胡浦看詳駕部員外郎尹源所進裒子新令及八陣圖頒精降詔獎諭

黃帝丘井法　風后握機文 李靖問對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其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李靖問對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　玉海引書目曰風后握機圖經一卷韓氏鈐定云握奇經別有續圖記余萃旗之麾進退邊圖之法

陣法上內史　陣圖示宰相 唐書羅士信傳曰凡戰衰須陀先登士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須陀士信陣法上內史　通鑑宋紀曰真宗咸平四年出陣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陣四

〔增〕**鳥雲** 太公六韜曰鳥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如荼如火如墨 吳語曰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萬人以為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旂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

四奇四正 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鳥翔蛇盤為四奇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陣

魚鱗 漢書陳湯傳曰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也

貙劉　乘之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營衛 家范詳注曰魏祖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絕之乃使千乘為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衛之

聚細石為之 玉海引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為之

常山蛇勢 玉海盛弘之荊州記云八陣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種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桓溫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

平地禦寇之方 通典曰後魏柔然犯塞刁雍上表請諸葛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曰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一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等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

天地人三陣 唐書員半千傳曰高宗御武成殿閱兵家有三陣何謂耶衆未對員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陣

舉二軍士如子弟從父兄衛人之知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為兩方陣五代史梁臣傳曰劉鄩以兵萬人攻鎮城衆皆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鄩兵為圜陣以禦之人兵合鄩大敗

大陣中陣後陣玉海曰宋馮拯瓌議令防秋宜於唐河增也兵至六萬陸定式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上多陣承用其儀

顧不以陣圖賜諸將通鑑宋紀曰王德用帥兵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平戎萬全圖玉海曰雍熙四年上制平戎萬全圖以示宰相樞密院及掌兵將校凡九圖共成一陣內三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心連排方陣三每陣二各大將一人主之

三疊續宋紀曰元阿朮乘勝進逼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

翔圓機營陣圖說兵略纂聞曰嘉靖時李承式備兵論林翰林故將方地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翔圓機營陣圖說大約立孫吳別分數為形名因山川形勢

之宜議步騎合節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魚貫一雁行翔庭為首奇正相生變化無窮而彰自訓練指揮一時蒞旗鼓號皆發又采武經要語著為陣鈐摘要令行閱講請不期年人人知兵遂為諸邊法

陣五

增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李白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　杜甫詩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杜牧詩曰風前略橫陣紫騮分兩旁　又曰即墨龍文光照曜常山蛇陣勢縱橫落雕都尉萬人敵黑矟將軍一鳥輕

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平沙鵞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

者臨岐指是非

增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僣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斥後令戰弛張則二廣失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天寶中有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增諭宋史兵志曰熙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

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國以

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增 奏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卨俾講求推及諸路於是卨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閭胥四兩為率屬之族師五率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員

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　兵略纂聞曰景泰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圍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

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牀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

【增】論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馬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馬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為可用

【增】議明華鈺京營議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

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開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鬭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為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天下陣法大致多相彷彿每當大敵怯弱不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騎一

【增】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又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　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

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鬭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鬭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

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

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廢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躁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為奇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詞林海錯曰

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緹赤色也　蜀志曰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為先主主騎　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令五千騎乃可有闕令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奈何鍾離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馬騎敢近之乎　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衛親軍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備宿衛

騎二

增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蜀志張飛傳曰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奔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恐謝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程名振經略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　又李光顏傳曰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

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
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
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
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五代史梁臣傳曰梁
太祖以張歸厚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
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
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又晉高祖本
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
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
莊宗拊其背而壯之　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

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通鑑宋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
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為前驅
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　弇州史料開平
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
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
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
騎敵遂大潰　兵畧纂聞曰景泰時也先大舉入犯總

兵楊洪石亨帥師出張義門迎其鋒或謂衆寡不敵謙
等初飭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飭十餘騎自河南至尋
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
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援報知
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賊以為實然遂遁去

騎三

原 象宿 如梟 三畧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式之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也漢書云高帝時北貊來貢梟騎注曰梟勇也其勇如梟 畫騂 激電 又云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傅休奕正都賦云馬如激電人象飛仙 能馳 善隨 上見騎一淮南子云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者耳 蕩騎 緹騎 王隱晉書云御史中丞傅咸兆軍中驍騎翊等以為騎各五千人寫國海國有幽州突騎廣州萬東觀漢記云永平十五年顯宗東巡郡國數馬騎卑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積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宮給牀幕子孫得劍舫所 豹騎 虎騎 魏志云太祖哀曹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又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

增 突騎 童騎 後漢書景丹傳曰丹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　唐書崔從傳曰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率者謂承宗很詣川單使可居次鏐田弘工請以五百騎從嗣之雄遵騎十數疾趨類集軍士建場宣詔為陳逆嚮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即按二

州户口衍卬上之

驍騎 **熊騎** 陳書以率解傳曰胡穎字子羽有志拜以孝著暘為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號驍騎之職帝所領將士名光宅年弟政韓事揚曰騎

連騎 **重騎** 唐書劉弘基傳曰弘基從太宗賓度曰非常益自中記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又程知節傳曰知節以數騎追兵知以節棄槍之知節數人斬其軍騎最乃抱行乃免

邏騎 常又何司等李二家一傳人卜為張游須騎隨失吉火翟丘讓許李閒密須李隨騎引勇 **游騎** 唐書

內騎 **外騎** 兵權遊讓伏騎之營發曰家與運游騎遊軍運乘游之夾逆之殺騎須騎騎之以一右王世以先自興書

百騎 **千騎** 程知節內知衛曰日此常知事可當營百北萬入千知節須四騎騎又以王初兵太宗曰

原 **國賭核** 置內知節以外內營騎師北宮營步騎百人者以外改百口千騎二宮為外營騎又北門長上曰百騎第單窃戰雄信射者善騎武后張嶠驚吳記葵丁精上兵國家書曰萬騎

軍鋒銳 州強陛夷記天下精兵國家曰萬騎猶見中州節實騎騎論無

式功騎

夫騎者軍之鋒也如風遠也古人以衛為奇兵者所以選輕騎者以馬下

增 **持赤幟** **著紫巾** 漢書韓信傳曰信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 後漢書曰大人著紫巾 三十里舍半傳發至井陘口

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 自茵著絳帶以銀鐃黃金為飾 二年始置五營左右以文繡為巾 又奉給傳以義兵

置飛騎 **領發騎** 唐書兵志曰貞觀初置飛騎元武門以諸衛將軍領之 大部督以三千騎

擊便寇 **破標牌** 通典曰公以六百騎破 … 長便標牌 史記曰 … 騎擊賊 …

羽林騎 **鐵林騎** 置為建鋒事營騎 曰羽翼之為國之羽翼如林之盛 後漢書曰羽林騎漢武帝初置 …

原上 …

下如飛 **左右為翼** 漢書淮南王安傳伍被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 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之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英雄記曰公孫瓚常與善射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

充國善騎 **韓嫣善騎** 漢書云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史記云韓嫣善騎射上為太子時愈益親嫣 嫣善騎射善技上即位

二十四騎 · **二十八騎** 史記項羽本紀云 … 二十八騎

女騎千人 **健** … 東觀漢記云 …

增 **緩服戲馬** … 弘之傳曰 … 宋書 …

奮擾馳騎 … 五代史 …

騎數十 …

百騎度遼 **七騎破陣** 唐書 …

人挾二騎 …

各停一騎 …

增 因騎置以聞詞林海錯曰李陵傳因騎置以聞騎置謂驛騎也文帝紀爲給傳置騎

快馬如龍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 周齊每以騎戰詞林海錯曰周齊每以騎戰驟中國人爲肉籬 翕景騰雷之騎記纂淵海曰掉拔山超海之雄駿翕景鴻雷之騎 山動地湧又曰雲麾鐵騎山動地湧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武功部十一 戍卒 軍期 烽候 宗族從軍 斥候 召募 軍糧

戍卒一

增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戍卒二

增 後漢書光武紀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通鑑曰齊天保三年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又盧鈞傳曰鈞拜節度使領昭義軍俄而與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願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趣邏閉至太平驛盡斬之 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黙啜悉衆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　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

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弋兵歲一更　遼史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不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　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戶取一丁爲兵戍之

戍卒三

原葵丘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樂宅盛弘之荊州記云襄陽峴南七十里有音樂聲名爲樂宅　戍申　戍許詩云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毛傳曰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曰不與我戍許許亦姜姓也[illegible]　及瓜　采薇[illegible]而往及瓜而代詩序采薇遣戍役也

增毅卒　精卒[illegible]　監丁　寨兵宗元貞元年[illegible]

月以劉國儁爲湖廣平章改事辰澧地接漢界宋書選民立屯免其縣役使與諸蠻在遺曰監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隸悉復其制

原發閭左　戍隴西史記秦發閭左戍卒居閭左後盡發[illegible]之漢書[illegible]戍隴西一隴西人推[illegible]

女乘障　卒治河[illegible]

增徙塞下　戍關東[illegible]

罷屯兵　歸本土[illegible]

問家室　贍田産[illegible]

[illegible]

原南陵　[illegible]衛[illegible]

高安　積米[illegible]

勤五年　更有三品[illegible]

增顧充一卒　不戍一卒[illegible]

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登亦不敢侵盜 不習山川 居常凍餒唐書突厥傳序曰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踐步一舍已可然波汗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遇家室所分居常凍餒

戍卒四

增 更卒漢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守捉唐書兵志曰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列屯北邊又曰郭子儀傳曰大曆九年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臣詐陛下執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屯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 為天子戍隴又曰鄧處傳曰渾為邊洲刺史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於其兵下五百騎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戍卒五

增 詩魏王粲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原隰 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制詩曰官渡厠一卒長林預艱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增 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增 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增 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增 奏議漢書鼂錯傳曰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衞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又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北史源賀傳賀上言曰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贄傳曰贄為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上言曰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廏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郡甸者何以備之 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

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忕溫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聞絕塞荒陋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精又使去親族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馭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 又曰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遙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

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
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
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
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
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
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
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
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烽候一

增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唐書百官

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
四夷歸化之事　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
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
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
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爲差

烽候二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爲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
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後漢書馬成傳曰
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
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

一候　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
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　通鑑
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
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
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
之　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
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
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功之日皆歸於
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巳營弘正見烽知得城
遣使往賀　唐書畢諴傳曰諴遷河東節度復修杷頭

七十烽寇不敢入　又長平王叔良傳曰叔良鎮涇州
捍薛仁杲仁杲陽言食盡遣高墌人詭降叔良遣驃騎
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
百里細川感爲賊執　又張仁愿傳曰仁愿於牛頭朝
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烽候三

增烽師隨例來參貴乃問曰商人烽何因私發烽師悍然遂自所伏明察如此　通鑑注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師　烽子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白識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師納貲不言其罪他日比　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解燧牒
烽臺　烽區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

通道平地置下染羊馬城高下任使常以三五為準晝
高五丈下闊一丈唐書士畋傳曰畋常上言三突厥比者
不安要約兵閉障已行屢動
稽作烽區閉一障 亭
警急 杜甫詩曰警急烽常報
平安 六典曰每晝平安
日初作夜之手敵安烽一火
邢日犯烽夜來 原
崔實敍 後漢書崔實字子眞為五原守
秭歸去
帥先衿校宣懷恩不為退敵犯
乘山舉 後漢書劉淮南王大人兵乃去梓烽火烽望於邊
乃延撰之 漢書太祖遣大將乘山寫火持權書乃史也
聞烽馳 文曰而邊烽邵之烽聲息告兵士為之烽
晝燔燧 夜舉 唐書薊門烽燧
築烽堡 遠烽偵 唐書曰敵張寄漢烽堡
動沙漠 列郊甸 漢書曰烽火動沙漠 連烽列郊甸 唐書曰白居易詩
元稹詩曰夜火烽動 唐書卓白曰遠烽甘泉

通於甘泉 滅於幽障 原 漢書安奴入寇烽火通於甘泉
列於漢烽陁候 後漢烽乃燒於是 候北史 以烽
狄俗後乃漢烽祭 彭漢越以侯
笑乃戎來 史記周幽王與褒姒
幽王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舉非寇至
增 四烽俱發 六烽具舉 隋書長孫晟傳曰晟為行軍長
史烽燧遠候
百騎與晟俱進烽四以二五騎
…所見四世忠使來問晟
高祖曰突厥今寇烽具舉
三世忠使進兵討大賊
史將烽乃兼之
一人與劉且六元朝
請停烽燧 不置烽燧 唐書元和中曰
…
十八年師兼高陵平等四縣共置烽燧二

諸內曰烽燧不置請停烽燧從之
詣城中無兵以烽燧之徒
行士民使自潰亂耳
誤舉罰金 不舉棄市 太平御覽
舉烽不舉罰金一斤八
兩故不舉者棄市
乘塞守烽 斥地置烽
羅堞傳烽 邊
火息烽燧
元稹傳曰所居近遠火太宗數其…
烽候四
增 一夕萬里 太平御覽引…
三十里時合寇至聊舉以告一夕
軍之耳目
列炬若烽 唐書黑…
停近甸烽 桔槹
舍置一烽
有急傳光
日下傳遞燎東入舉塞烽是
有急一人皆以光傳之作烽火
烽候五

增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

斥候一

增衛公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弰三下方掷軍號以相應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斥候二

增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廬舍屠鄉聚鎬軍遂搖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既而果然

斥候三

增舉幡　展旗 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各案左右下道前十里內以先發絕軍前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

三鼓二諸主者白之凡候見狀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便率幡大呼主者審疾須明視察之下但衛公兵法曰諸兵馬既過賊庭主者只一探候方面事須明其賊來常人每令適相見常接高行各只一方面異無此賊其來之下見賊即速展軍管號至見聽子探兵事須公防兵法曰諸營外二下定即展知如賊臨　聽子　探兵

須列展伏如隊臨每對法寫五法書夜馬嚴并禦雨防有并押隊步基不得雖至每等法百步外子聽錯細菁聲子二疑一更警急官令吉至令夜探前人探百五步營外聽子以細菁勿聲令子眼二疑一更日書[illegible]　木樵　地聽　漢書

以前聽今史高要秋安人百五外以細聽勿聲令子眼其一更日漢書軍辭下廣更請索更法外步馬子錯細營夜嚴動充練命達高夜奏更探聽斥候[illegible]鎮充國傳曰充國上屯田奏曰臣聞月黑斥候步騎外探曰臣聞斥候部曲相錯每外充辭國凡備備今曰月黑則斥候部曲烽火相望　敘聚　納斥候　有多人馬壁行木樵三十斤以壘聚禁　周壺

里外轄東西南北皆置烽燧名曰地聽見令人斥候[illegible]於胡祿中名曰地聽

聚不禁相備納者　增游奕船　攔子馬　皇一品集請於漢示不解相引弩及諸江路者一百人置游奕將一人須游奕船五十隻一百人白踈將弓弩有見會者先如法造游奕戰船五十隻一百人

分為兩番每番各十人往來在江路數十里行軍有遠探攔子馬須在各十路數十里行略不眠寢　具知情狀 陳史記曰前後二十里前軍先鋒行果按山川形勢以為闢處者有狀問知情往果狀遼東兵有事者兼管所往知情探有大將賊處或必探步騎有夜間探日者不去少騎往來略不眠寢持一白幡　授五色旗　望塵知敵　捉生問事　不為斥候　竟無斥候

宋史[illegible]持一白幡者達之大營賊所得高候望知敵事曰略不眠寢具知情狀　書事[illegible]

[illegible]

寓既敗表請代將復無功懇求自試乃以懇爲隋唐鄧節度使懇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懇曰賊方安表公之寛吾不欲使震而備我
曲江集勅天山渾使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陳闊

斥候四

增 慮無（左傳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詳見陣二註） 未嘗遇害（漢書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有警軍陣立成（後漢書耿秉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陣立成） 邊部之視聽（柳宗元御史神道碑曰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唐文粹呂温二受降城碑） 珠連璧貫（兵畧纂聞曰王忠肅公翱督遼東至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緝脩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堠斥候珠連璧貫千里相望）

斥候五

增 詩杜甫詩曰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

軍糧一

增 太公武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 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又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增 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絶（注驪駕併駕也） 尚書升斗以稟百官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注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陳書武帝紀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絶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 唐書李密傳曰初王世充乏食李密少帛請交相易邴元真好利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又婁師德傳曰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

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敎民營田歲收穀數
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　又
蘇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
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　又韓滉傳曰滉
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織屬當時賴之李晟方屯渭北
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
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
佐爭佐之　又段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
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
馬以助軍　又閻寶傳曰寶進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

糧二十萬斛　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徙義武節度使初
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
敎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敎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
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又李德裕傳曰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賚軍資用空殫而
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
怨再期則賦物儲牣　又李芃傳曰芃授河陽三城鎭
遏使糧皆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　又令狐彰傳曰吐
蕃盜邊名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通鑑唐紀曰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

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
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
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
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敎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
郎中　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
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灘水勞費艱澀諸軍
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
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又辛讜在泗州
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
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

起餉道阻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
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
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
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
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
拱璧豈特軍餉而已　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
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　清尊錄曰建炎初關陜
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
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　八編類纂曰金主如
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擷青棗爲糧

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　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　兵畧纂聞曰明高帝克江州兩平洪都後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皆居守轉調兵餉未嘗之絕將吏帖服居民安堵　又曰徐參政是守辰州時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傾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金不過萬即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今已觧決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檄數十萬可計日至也督府從之軍遂不乏

軍糧三

原　盛　勉晉令諸侯盛糧魏志杜畿爲河東太守魏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率曰勉之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逃亡得人心如此

景從　野餽過秦論贏糧景從注景語也言如影隨形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

不運　乃裹吳志孫堅字文臺討董卓至南陽太守張資不運軍糧主簿入白堅軍資不具稽停義兵擧閫疾請收之遂拔劒斬於軍門詩乃裹餱糧

軍食　軍儲

增　運土　量沙晉書祖逖傳曰逖伐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頻久以爲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盡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　宋書檀道濟傳曰道濟都督諸軍侵魏資糧得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掘芋　煮鴨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克成都于時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　典畧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會陳蒨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人獲數臠

率貸　和市通典曰天寶末年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閒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貲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　通鑑元紀曰至和元年帝命有司和市粟二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驛軍馬

原　斂爲資　運爲最魏志鄭渾曰軍無見權以斂爲資糧又新軍爲京兆尹大軍入漢中運爲最遣人田漢中無逃叛者

歸蔡粟　輸晉粟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汎舟之役秦輸晉粟也

贏三日　上二千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弓弩於其上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者復其戶注日中謂一日之中　後漢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用市租　賦廩粟漢書馮唐曰李牧居邊軍市之租皆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箭書其暫散令親尚云云　魏志魏太祖嘗賦粟粟不足私謂主者主者曰以小斛足之

調兵食　助家財漢書晁錯傳曰上方與錯調兵食　漢書卜式請半家財以助邊

分熟食　進乾糂傳闔廬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行貴居送之食也收豈豆得數千斛　楊沛孔渠爲新鄭長課民備乾椹後太祖西迎天子將士無糧乃進乾椹太祖大喜之

呼庚癸　煮鎧弩傳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登首山呼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耿恭守疏勒食盡煮鎧

勞其筋食

增 齕木皮　食槀節 唐書張巡傳曰賊圍睢陽城切睢陽數六萬七月可支一歲而賊號其半餘皆巨發其陽高一陸詩云遠木區史事不隱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賊米一勺齕木皮又曰城中資糧嘗爲數千餘人皆饑羸不能戰於是又糧盡屈先萬更旅傳食遂而食以高陽鄖丞賊帥王須攻郡

槀節　易乾甚　采蕪菁 五代史曰李罕之兵圍澤州全忠救之罕之兵於是宗

太祖以牛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兵以爲食資時歲饑以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說民易乾甚以食軍糧是時之令通鑑曰朱二郡以攻同州兵中資具罕時供御渡溫有嘗紀米二斛每同賊之天休息月城中人於城外而采蕪菁

支度使　營田使 通鑑注曰唐支度使民以軍度者有支用度以便天下之軍費計支度之用而節度不足支度民運者防寬以轉運爲之二司以自支度使節度使自支度者又有營田使也曰營田以營田使

給軍則開置屯田以營田使兼

原 率鍾致石　僦五致一 史記主父偃曰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引車船飛輓

漢書趙充國傳曰……

鄧艾大積

先是運糧難以五致一僦人水運一斛

石有之糧以人值於是始立軍屯

蕭何不絕 鄧艾字士載爲尚書郎大積軍糧道不絕如蕭何

以令　張廩同食 以周禮令給糧餼廩以食也

流馬以運　若論以論 蜀志諸葛亮以流馬運出斜谷上下以木牛流馬運

取給蒲蔬 又袁紹傳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蔬

甘分少　行資居送 李陵答蘇武書曰…分少…

倉　況舟之役 陵之來自海陵倉…

軍無見糧 漢書…

糧　師不宿飽 漢書…師不宿飽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 書尚書曰峙乃糗糧又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資 峙乃糗糧無敢不供其資糧屬雜兵莫

增 賊開皆憚　兵得無乏　病莫能興　困而猶鬪

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字興先…

唐書高在二州…

稟取不節　撤取不與 …

儲貲給軍　出粟濟

軍　唐書…

爲資具　館饋窮乏　軍食豐衍

又王行敏傳曰劉武周入并州…

詐爲糧車　獨據米囤

徙梁洋積

取官糧

助耀　運米赴約

纂曰元裕祭紀圖劍蔡州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取奇羸贍軍 唐書和政公主傳曰自兵興財用耗主以貿易取奇羸千萬贍軍又早

作漕艦轉糧 挺傳曰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馬周薦挺才任職使帝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貯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出速無丁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他歲運何憂即詔策時令寧懷質馳捷

積米百萬斛 通鑑唐紀曰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 通鑑宋紀曰孟珙兼知蘄治諸每等帥梁號八十萬南發策其必道施黔以邊湖荊乃請粟十萬石以給俾餉

原 不積九年之儲奚

備千金之費

增 一鼠值錢四千 一鼠值錢數百 通鑑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麩及馬矢以食馬注云錢與賊反光以麥鐵雜土策濾今圖急之窮故劍錢以飼馬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

三日積穀十國

四口支糧一石 兵畧纂聞曰教諭郭巒守把縣倉卒苦無軍食下令城中戶各出乾餱一外富秉撫宜府時籌例遣雖有文母兄弟亦作者儲之三日積穀十六斗又曰孚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死無家公奏准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通行

軍糧四

增 荷葉裹飯 陳書孔奐傳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京師高祖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此戰遂破賊

處以儉約 唐書韓佽傳曰佽遷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佽處以儉約遂爲定制

民貧不忍遽斂 又宗室國貞傳曰國貞加晉絳等州觀察處置使從王糧之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言以聞

百姓不知餽運勞 又鄭珣瑜傳曰珣瑜爲河南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窖儲之陽獲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餽運勞

兵所藉者食 又戴叔倫傳曰晉映劉晏執收叔倫勸以屯宜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難未增安之者不輕易人士客金陵時盛蜀不遣副大使王

食所資在東南 又蕭穎士傳曰留領淮南御度大使書以士自相古崔中原則爲今先兵起食宜時貪在承爲東南玩兵不振越楚但以江淮爲重其上山與役以苹自古元中原佐亦有相國寺或遣

佛汗 又劉元佐傳曰元佐自往大施全殘王而劉展鐵果反淮以群江楚不振越重領

運

糧束馬之路 又高適傳曰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苦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遠上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

輓漕所至輒

留以饋軍 又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爲淮陰去蒲坂豈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兵無繇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

置見錢關子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元年初置見錢關子招人入中以給軍食

軍糧五

增 詔 後漢書朱浮傳曰彭寵反攻浮浮上疏求救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增 奏疏 後漢書來歙傳曰光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

諸將歛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唐書陸贄傳曰贄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辭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真者吞聲罔上者不懈馭

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　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又曰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備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不足　又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下逈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　又曰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

增 議八編類纂引元董摶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

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增 新唐書劉晏傳贊曰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償而振晏有勞焉

軍期一

增 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軍期二

增 漢書張騫傳曰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械以勳減死

軍期三

原不見虜 不至質 後漢祭肜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信擊北匈奴期至涿耶山信初

有嫌於肜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妄以為涿耶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而下獄免又田廣

明字子都擊匈奴不至質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注質所期處 斬莊賈

斬王恢 史莊賈後期穰苴斬之詳號令王恢逗遛當斬 增告師期 責限

唐書李愬傳曰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牒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

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又李同傳曰回督戰至請東王宰石雄李祐謁道奈何不從行

顧左右叱直吏責疏賊限牒二率等衆恐期一六句取路否鬪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 原內顧失

期一失道後期 武帝責楊僕失期內顧主為頗謂思婁子夫道李廣事 增料敵

若神 謁帝如期 唐書韓充傳曰穆宗問充破賊期對一月可破二旬克帝書曰料敵若神

武功亦

覘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日臣又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遣張儉輕騎度遼

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見天子罔張馬來兵寡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

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 五日當解 一月可決 通鑑目錄曰漢成帝建始

四年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又曰漢元帝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二萬人一月可決

不八日破賊 期六旬取路 宋史岳飛傳曰飛征楊么會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

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注見責限體

軍期四

增深入自贖 通鑑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

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 便宜從事 宋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三年詔

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宗族從軍一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宗族從軍二

原謂何遺 耿純率 何遺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後漢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

人從世祖恐賓客等有異心乃燒其廬舍以絕反顧之望 擧宗從魏 收族詣掌

魏志李典本宗族三千人家居乘氏請從魏郡太祖曰卿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寵過宗宜舉宗陳力令征伐未息

宜實郊遂非慕純也云云而率子弟部曲數萬族屬詣鄴 增五服子弟三百人

內功亦

甥姪部曲二百人 南史曹景宗傳曰梁武表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率五服

內子弟三百人從軍唐書史敬奉傳曰敬奉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戰分其隊為四五

隨水草數日不知及相遇已皆有獲 請子率奴馬從軍 請家出奴

馬助征 又兵志曰郭子儀之婿端王傳吳仲孺殖貨累巨萬聞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

德宗喜其為官其子五品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家出子弟奴馬裝鎧助征授官

如仲孺子然是豪富者錄為率而貧者苦之

宗族從軍三

增（詩）唐杜甫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

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闢壁與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

召募一

增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爲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　又曰眞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爲五等　又曰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爲賞罰

召募二

增唐書曰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募兵旬日間得衆一萬　又論惟貞傳曰惟貞名瑤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閲旬衆數萬　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　又栢良器傳曰良器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　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召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　又曰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　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營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飾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　又曰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　通鑑宋紀曰高宗時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閑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爲

額　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内帑銀募軍戸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鎭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　兵署彙聞曰毛伯溫掌兵部時團營軍耗不及額議召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得實豎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閲

召募三

原佽飛　豬突光武時西戎反募佽飛射士晉奇應募宜受上賞漢岑彭燒橋事詳水戰王莽時匈奴爲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也　隆請　霸懇馬隆字孝興涼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來鼓行擊之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帝不

許塞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衞至市人皆舉手揶揄笑之霸慚而返

增 上募 怨

軍 杜伏威傳曰江淮盜爭附伏威還乾河死士五千人號上募八編類慕曰遼主自燕至陰涼州募者遣人為兵使教怨於女真者曰前曰怨後郛凡八營自募自宜乾州曰前又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說自顯曰乾曰又

有乾興大營嚴州營見二萬八千餘人

驍騎 山棚

亡命旬日得兵十二萬說建請一切募勇士分補清東都以強衞京師科其兵貴者啓書采說傳曰休時不者

也又召賂淵勇元元人肆東西之南者禁守屯宜河南悍善谷元募紀以甲募業射使居巡而都守不京冏以勇役貴為遣東南無常

業川谷又呂元曆傅曰萬分補清東都強都以勇

兗塢至是悍善元闕募曰山河子德勇使衞宮精城應可未無常

涅臂 又長蘆仁恭傳曰發天子男二十年五朱以上為兵

曰定霸都士人為募別涅其背曰定霸都士事主宜罷里人空得衆二十一萬

募勇士 募銳卒

又三日高宗紀正月戊辰遣使二十年河南河北廣募士以河東猛士又以人名吐蕃方吾以

涅面

武功部

平原曰王凝之爲陳郡守子尉牛奎元年聞賊平出將軍禦賊以為資陰家賈率而還歸募勤詩李七人士萬人

兵二千往刺史牙軍鐵騎快襲資貴而歸七萬人

募居

蒲州城中兵募千悉公怨軍忿頑將蓋大兵敗卒降二千餘實

御史以奇兵賊宗元輪車萬賊收賊馬鬼大募給降萬餘二十

民募市人 子又許曰賊元太宗子遣貴至青馬北鬼便父撫老募遣水道請給民居

得二千兵餘人不充書乃召募傳曰市人朱兖鳥合敗王廷北汝亂

鄭廷調兵不晉史記使募遼給傳曰於市八元以延宋而不為給威仗種食名州

出金帛

募出不帖引衆兵承徐千人傳曰庶衛帝二千以足不給籙

勅以金帛募京師游民之衆日募之衛軍

傳曰以寶王以京師弟子辨部人傳曰從衛軍起之

史曰閩藏其弟子選將賜子弟辦理衛兵部

自衛軍其勇士厚賜之衛都陵

唐書高駢傳曰募蜀一軍以步騎

後樓都 以募兵號後樓都 宸衛都 唐書周以五代以衛
鎮邪軍 夜飛將

鎮邪書高駢傳蜀中募一騎以分總買軍事錢置用之牙 府募卒二萬 又劉儒為左右

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子募如駢之 又劉僧左日

兵五百號夜飛將多募豪姓子 募牧兒 募逃卒 又劉又使哥

傳曰安祿山反以大將哥舒翰為帥皇太子監國...

傳曰安祿山反武臣錄入見帝曰願以兵擊之法比七國

也謀臣頻奏楊國忠大恐請入朝帝曰兵君則此漢七國

在潼關而無後援救不利京師又危矣即不忘其危大國

矣人日夜訓練以萬一有不分之事又募萬人屯牧兒上三

使腹心杜乾運為帥將兵統本紀曰嘉定二年為上

命荆湖制置司募遺卒及宋史寧宗本紀以補廂禁軍閩兵

武銳軍 橫江軍 使通鑑卒於宋高宗紀曰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募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

武鈞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四年詔江浙荊湖沿海州縣各募水軍五百人名橫江軍

四帥各募

縣招補軍

緣土軍 遣募

充義軍 充虞衛 通鑑宋紀日太宗遣使募兵大討并州

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詔席益募陝西河東河北兵三千人

宗本紀曰紹興七年

部侍郎送行在

詔書繫木 蠟書官圍

先是繫木於水下募兵繫詔書以投汾水 隋書煬帝紀曰煬帝大業中突厥圍帝於雁門

曰圍中以蠟書求援募士民得通書 蠟書宋紀曰

朝廷既有所以書賞募能拔河北之兵士

武力募者衆十七萬人由是察院發河北用之

報仇募士

改官募兵 漢書翟義傳曰丞相父報仇於是募軍中士

募吳王若將軍父以遺賢於是中太夫曰軍中口士

士所從數十人取軍以遣州史料史三百募兵日彭已

公理以善林院侍讀改浙江道史御史中丞進奏除正統已公

以右輸林院侍史改南道御史募兵兗州官修撰鼎

王右春坊西道中允改可南清俱兵兗故官 前

王改江西道御史可募兵 討

宜後宜 前錦後錦 前註見 軍

原陳可取之民 募敢

死之士 吳志周瑜傳曰徙黔於陳郡召募民事嘉禾中召陽都召募兵吳遣使等遂移書曰此郡人

易動危因於陳部陽召之民

增 轅抹額應詔 銳鉏首應募

詩使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時唐書吳等遠爽紙邵人

師通其家從武日勘募號高宗朝劇族斗夫士師果曰此

軍父遣而之妻紀日紅抹額來高宗餘以兵劉掠大夫討傳曰

至鉏首募者以其家應募皆募時唐書吳遣使等郡

鄙與鉏其死以夏大勁簡募人為兵人宗於朝劇掠事赴之鉏

戶免糧五石 月給米三

斗典故紀聞曰英宗復立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

遵民有強勇精壯願效者募為土兵收附近衛所

給與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

文免其本戶五石糧二丁供給之 兵器廉住

閭曰劉纓小從賊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
縣墅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加官
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閭閻民兵討賊劉
從便宜月給米人二斗後皆籍爲軍至今遺患於民國
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

募羣盜補屯卒　募饑民補廂軍　唐書曹華傳曰華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署定滄河華遣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襲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　通鑑宋神宗紀曰熙寧元年募饑民補廂軍

名募四

增 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唐書南霽雲傳曰張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膂焉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孔帖引韓文若名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挾與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募重而約嚴　唐書蘇頲傳曰吐蕃盜邊帝欲自將兵討之頲上疏諫止有曰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賊亡無日矣

召募五

增 奏疏　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擊突厥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餐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倘稽天誅則誤大事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武功部十二

願從征伐　簿籍　軍刑
犒師　弭兵　伏兵　祭師
先鋒　嚮導

願從征伐一

增 家語曰孔子北遊于農山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　後漢書王霸傳曰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　唐書馬璘傳曰馬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　又李晟傳曰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圍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將一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鐘而還吐蕃乃解圍去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　又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朝臣多請宥懷光

者䜿以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云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

願從征伐二

增投筆 請纓 漢書班超傳曰超為官傭書常輟業投筆歎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史記口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原從軍行 狗國難 增當一隊 為前鋒 漢書李陵傳曰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北征記曰永樂等忠勇王全忠來歸屢言阿魯台狀上虜人遠遁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原卜式奮身 竇憲奮擊 卜式上書聞南越反願父子與齊習戰船往上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身國難賜爵關內侯 竇憲願書擊匈奴以贖罪

賈 呂蒙十五擊賊 張奮二十領兵 吳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叱不能禁止歸白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也 又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步騭薦之昭不斷曰汝年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不才年不為少也領兵連有功 增尚能被甲上馬 更學兵書戰策 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唐書馬燧傳曰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願從征伐三

增詩 唐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

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明陳汝言從軍詩曰蕭蕭戎馬鳴悠悠赴遐征洒涕别親戚前行有期程骨肉恩難斷負戈且吞聲開邊報明主寧顧死與生 我非將門子生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陲邦家有急難詔書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平沙浩漫漫行邁不遑歇父母生我時豈知從戰伐風吹髑髏頭樹月照原上骨成功勒燕然千載名不没

簿籍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 鄭元注曰讀書契謂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李靖問對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

簿籍二

增史記李廣傳曰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簿籍三

原簡稽 動衆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士卒兵器簿書也稽計也簡閱也合也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 禮足以動衆註動衆謂師役之事 持要

立符丙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見驛騎持赤白囊敵使因取符致之乃入傳中代府因白吉也後漢杜詩傳防姦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請立虎符以絕姦詐書奏從之 增 比籍

判簿唐書兵志曰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以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又百官志曰兵部郎中一人判簿以及軍戎調遣之名數 讀書契

立簿注上諱見第一唐書蘇瓌傳曰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蒙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預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畢 為四籍 為二

籍唐書兵志曰開元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十

三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 原 尺籍

伍符 軍書羽檄 漢書馮唐傳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注尺籍以書軍令伍符者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詳見符節又息夫躬言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跡而押至 邊遽乃

至 吳語遽聞 增 以小冊記兵 出片紙指名 通鑑宋紀曰曹瑋知秦州數言唃廝囉欲寇請益兵翰林學士李迪奏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被在禁中與故紀聞曰明太祖諭諸將校曰昔下金華時館於康訪司有給補除數老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點其主將曰爾兵何在主將舉所佩繫袋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危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

簿籍四

增 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唐書兵志曰德宗時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神策兵敗殄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一報

再報兵略輯聞曰弘治間馬端肅公本兵時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成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

簿籍五

增 策唐劉蕡對策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

增 議宋錢若水撰劉珙謚議曰公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

軍刑一

增 商書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周書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 尉繚子武議篇曰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

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　海錄碎事曰兵去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不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毛伯溫掌兵部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請自令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巡撫得斬以狗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為師

軍刑二

【增】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狗　八編類纂曰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孔帖曰李洪正為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縱不法洪正戮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　宋史岳飛傳曰飛行軍嚴肅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狗　八編類纂曰金忽斜虎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鋭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　弇州史料西平王世家曰張輔用兵持重有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即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二史考曰明英宗時阿台朶兒只伯數寇甘涼命王驥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明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狗一軍震慄　兵略纂聞曰嘉靖時倭奴入寇巡撫李遂守泰州城名將士激以忠義曰能與我共死國者亟趨左不能者聽諸將士紛紛爭走左一人趨左復還若有避者斬以狗移檄諸營誓必死

軍刑三

【原】正邪　討叛 左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又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軍刑　軍禁 周禮

【增】非令　以法 尉繚子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後漢郭躬傳曰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人

丹道　殷渠 唐書韓弘傳曰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韓弘察軍中素恣橫者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人敢肆者　又曹華傳曰華擢橫海軍節度副使持朝廷析鄆為三鎮其明年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

以勸人參別而戍有蝶後勞欲學貴之清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出州兵乃圍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暴環之凡斬千一百人血流殷渠泰錄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

殺婦　**斬甥**

晉書郭默傳曰永嘉之亂默率眾自爲塢撫循將士甚得衆心默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唐書賈執傳曰軟叔以其甥為腹心偶夜出家奴母出外忽遣奴取歎公厨說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究鹽刑者呼不時至斬之又成疑不時大執并斬之

按狀　**誅情**

通鑑宋紀曰狄青討儂智高進至賓州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鬭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八編類纂曰積旨三鎮諸飯人情大震劉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懷被論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

斬子　**殺叔**

八編類纂曰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劉仁贍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諾脫曰曲當統為日有叔父必命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邊以論將出戰後見敗歸既誅乃成服發吏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源蛙制祭叔者姪見曲當尚華士莫不畏服

原 **察軍憲**　**戮犯命**

恩陰森也周禮戮其犯命者

易果殺　**干旗鼓**

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臣干旗鼓干犯令也

順為武　**仁而武**

師眾以順為武無能違也

增 **斬軍候**

史記趙奢傳曰趙使趙奢救韓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立斬之後破秦軍賜號馬服君

髡職吏　**撻近侍**

吳志陸遜傳曰射聲校尉孫松於公子中最親麾下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　通鑑宋紀曰蒙古主阿速帶因獵擾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

拔民怒者斬之

鞭其背　**撻之市**

唐書閑嗣傳嗣拜義成萬叟使宿將暴擊不循令昔婦令鞭其背一軍大治　與故紀閔曰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衛州總劉王營執而鞭之市遇春懲使人讓之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殷朕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也還春湖之

斬中丞　**斬副使**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眾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眾以兵付光弼眾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時付兵光弼怒收縶之會使者至拜眾御史中丞光弼曰眾有罪已前縶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口內詰不敢出乃斬眾以徇威震三軍　又高仁厚厚口揚師立反命午厚討之師豆夜出兵換北朔仁犀故伏擊走之討使揭茂言謂仕厚且敗引兵走久乃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

原 **師不赦過**　**戮不用命**

僵師執禁以戮眾不赦過　書不用命戮于社

師出以律　**民服以罪**

易岳綏昌晉文公曰三罪而民服

有死無犯

一 **明恥教戰**

鍰埒曰軍上有死無犯為敬　左傳求殺敵也

猛以濟寬　**威克厥愛**

師以嚴終　**功用威克**

屬在戎行　**貞其師律**

率職用威　**齊民以法**

有令必行　**無瑕可戮**

敗軍責帥　**用法伏辜**

立武知禁　**守文經武**

增 **一人不戮**　**一軍皆震**

左傳曰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唐書路嗣恭傳曰嗣恭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使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約嗣恭因稱疾守亮至而殺之一軍皆震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宋史張永德傳曰永德從周世宗親征劉崇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卻及駐上黨世宗晝臥帳中召永德語曰永德對曰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誅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　八編類纂曰周世宗既誅樊愛能以何徽先

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襯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 取穀 立斬 借釜立碟 典故紀[illegible]曰成祖北征問軍士有取民田穀制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以狗弇州史料岐陽王世家曰李文忠入杭州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碟以狗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 見者股栗 謂者滕進 唐書竇軌傳曰軌從討王世充明年運蜀餉既責益嚴能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栗由是蜀盜悉平 唐書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令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狗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原 聞將軍之令 撓孫吳之法 若施用刑之威 恐貽責帥之恥 大為防而猶踰 小不忍而恐亂 受棨既等於秦彭 用鉞何殊於魏絳 魏絳戮楊干之僕 陸遜斬孫松之吏 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 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陷堅之卒令在惟行 鞭七貫三雖爽理兵之體 罰一勸百宜宣用鉞之威

軍刑四

增 不以鄉里故廢法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去垂涕斬之 臨賊境而害主將 曰李國貞死以子儀代之及子儀至王元振自謂且見德子儀子儀怒曰汝臨賊境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狗 親故無脫 唐書關播傳曰部兵皆單盜橫相侵年稜宗罪投之雖親故無脫者 具聞請釋 兵略纂聞曰成化時韓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飯時將須聞賊已覺恐遲丈事二更蹄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囚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致師一

增 吳起論將篇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六帖引贊皇一品集 牛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且令其自來

致師二

增 唐書尉遲敬德傳曰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元祭罕攻眞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

致師三

原 訟敵 嘗寇 周禮訟敵國注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傳嘗寇而速去之 嘗試也 蹈師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 周禮環人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晉捕嫡挑戰夜至楚軍薦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示無與 踞轉鼓琴 遺書遺幗 張骼輔躒致楚師琪轉而鼓琴轉衣囊也莁氏春

秋曰諸葛亮屯渭南，數挑戰，欲速戰。詔勑司馬宣王堅壁拒其鋒。亮屢遣書，又致巾幗以怒宣王。宣王將戰，辛毘杖節奉詔勑乃止。巾幗，婦人喪巾。遺之巾幗，言其無勇以掉之。幗音馘。

靡旌摩壘　折馘執俘　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增 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傳曰：竇建德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竇又妻額傳曰：牢武周使擊王，予兵數盡，淮谷帝賞，道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格而三遭，逆之伏發，資頭爲擒執。

原 環四方之故　席軍門之外　周禮主部其事，涼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詳上。

致師四

增 遺婦人服　書稱陳姥　唐書杜伏威傳曰：煬帝遣陳稜以精兵討伏威，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兵出接，稜果死兵至。

錦衣驄馬立陣前　宋韓世忠國淮陽城，元术與翟讓引兵夾戰。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毀其尊戰。二人遂引去。

犒師一

增 周禮曰：地官牛人軍事共其犒牛。　海錄碎事曰：應劭言多其牢賞。注：牢，廩食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守貞爲將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

犒師二

增 後漢書岑彭傳曰：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晉書桓溫傳曰：溫北征，進兵至霸上，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通鑑唐紀曰：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　通鑑宋紀曰：南唐主李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賜吳玠犒軍錢百五十萬緡。

犒師三

原 弦高　展喜　左傳：秦人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又曰：齊侯伐我，公使展喜犒師。

增 使弟　遣叔　魯語曰：僖公使展喜以膏沐犒師。又：楚師至于鄭，鄭伯使太宰石奠如楚。註：昔楚使叔孫通至楚，遣其弟叔。又，史記晉世家曰：晉侯使其弟……犒師。

驅鹿　共牛　後漢書耿弇傳曰：……遣吏驅鹿犒之。又曰：……共牛。

作糜粥　南史曰：……作糜粥以犒師。

設犒飯　五代史曰：……以鹿……功餘犒……一萬餘……兵亡……大雪，士卒兵飢，……乃設犒飯。唐書……公在……

原 簞食壺漿　孟子：……王伐……迎之。其……詳上。

具積備衛　……

增 殺妾以饗　賣女爲費

唐書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煑鎧弩以食又張伾傳曰伾為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傷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門命女出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鬻此女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衆皆哭曰請死戰以

綾犒軍 以繒犒軍 唐書
謂宜早見天子以錢二十萬為謝又以其子為質軍適罷唐紀曰以王鎔與朱全忠連和以繒二十萬犒軍

發家錢頒士 斥禁錢賜軍
唐書李絳傳曰田興以魏博歸命使度支發內庫錢以賞其軍久矣一日葬六州來歸不斥禁錢百五十萬緡大賜其軍人心不激請一

彌兵一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折馘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間二國釋怨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劒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辯矣　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彌兵二

增史記始皇帝本紀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南唐書元宗紀曰帝自以唐室苗裔詠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知攻取之難始議彌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彌兵三

原忘戰　戢兵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又曰 禁暴戢兵

不教　不戢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不戢兵猶火也 弗戢將自焚

宋為名　晉議去兵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 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興 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 去之不亦誣乎 山濤吳

晉書陳騫傳曰騫 云武帝平吳議者以天下無事宜去兵備 唐書 心以為不可 王烈 增脫兜鍪 櫜弓 韓愈詩曰 兜鍪 坐令 蠲 貞觀中 封 累累 力以保 名 宮 國 有將 平 世 弓 百 五 十 斤 每 歲 示 無 所 用 忠 曰 功 裴 度

原戢戈櫜矢　歸馬放牛 書 詩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書曰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禮記 曰 武王克殷 倒載干戈 虎皮 名之曰建櫜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干戈倒載　兵革不試　弛而不張　闔而不用

記曰 張而不弛 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張 文武弗為也 史記曰 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項羽 以兵 有 弛 不可 不 用 於天下 但 不可 佳 兵 夫

增偃革尚文　息兵修德
唐書 方叔 義 定 偃 宗 四 又

張文瓘傳曰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　偃旗息鼓　櫜析包戈唐書裴光庭傳曰明皇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與謀對曰諸蕃突厥為大費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使召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記纂淵海引三傑詩序曰寢黑山之旆包青海之戈　溟澥無波　邊陲罷警孔帖舒元輿問國庫記今溟澥無波兵器可以櫜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贊皇一品集與回紇可汗書邊陲罷警弓矢載櫜　車甲永藏　烽燧不驚孔帖柳宗元表曰車甲永藏馬牛勿用烽燧不驚兵戎以息　韜刃卷鎧　罷柝銷鋒唐書叛臣傳曰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陳少游懼遣參謀送款曰濠壽舒廬尋韜刃卷鎧惟君命孔帖劉禹錫表

【原】去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

主父之謂忘戰　實曰危機

弭兵四

【原】一拒越師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野草乎自握王權至即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　願以兵為戒唐書李德裕傳曰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然於武不可戢所奏言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大功

弭兵五

【增】賦　晉左太沖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旗攝麾以就卷

【增】詩　唐杜子美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又曰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　李白發白馬詩曰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宋王介甫詩曰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

【增】雅　唐柳宗元平淮雅曰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允皇武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泫泫既清而灝蔡人行歌我步逶遲右方城

【增】序　三傑詩序曰偃甲辭軒銷金罷刃

【增】狀　唐柳宗元狀曰和氣遠同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牧六月之車徒

【增】策　唐元稹策曰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

章鑠鍊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富壽立于內則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

【增】疏　唐獨孤及代宗以左拾遺名既至上疏陳政曰夫瘡痍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瘡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挨終日之義耶

伏兵一

【增】易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

也

伏兵二

增 魏志李典傳曰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兖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弃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隋書張定和傳曰煬帝征吐谷渾吐

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帝令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巖谷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羅士信傳曰士信率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詬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噪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 又王君廓傳曰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詐為恭敬稱欲歸首榮輕之因陳兵伏

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 又哥舒翰傳曰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馳至虜鬬吐蕃驚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返者 又曰崔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進或却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數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鬬翰軍奔潰略盡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驅兵之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

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又李晟傳曰晟悉家貲懷將降附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素詐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問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以希烈在外欲乘虛襲許乃遣部將與劉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者始半器械輜重皆亡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吳

元濟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隨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　又諸葛爽傳曰朱温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　通鑑唐紀曰吳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岍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岍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驍軍兵馬使張崇獻　又曰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名廂虞侯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往生擒祐以歸　又曰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　又曰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　又曰楊行密攻秦彥彥悉出城中兵陣於城西軍勢甚盛行密乃積金帛麩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　又曰鄭祇德遣子將沈君縱等三將將新卒五百擊裘甫戰於剡西賊設伏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即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又曰王式討裘甫三日凡八十三戰裘甫偉合乞降公曰賊偽欲休耳謹備之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與劉雎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逞與諸將語伺殺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爲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

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擒焉　五代史曰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霍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霍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通鑑宋紀曰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刼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

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擒其副賊江乃降　說選遼志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遼史太祖本紀曰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至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　弇州史料親征考曰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大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弟五王率千艘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栅時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軍競前拔栅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德勝兵亦至内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　又弇中山世家曰徐達攻常州張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為三覆

以待而别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横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木寨友諒聲言且援安慶遇春策曰必攻池州賊俟我選卒萬人伏九華山友諒兵果攻池州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俘斬萬人　又曰宣德間御史盛杲以直諫謫令羅江鄰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羅江故無城公盡闢四門市中各閉户誡兵於内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腰陽示弱遣迎賊賊入未半公率義勇士開户聞砲聲兵突出各横截殺

賊賊不相救山限伏兵應發夾攻殊死鬬賊大北斬獲無算　又曰正統時陶副使成被命整飭邊務至則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艤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　又曰沙縣賊鄧茂七反都督劉聚討之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出攻延平令浙兵伏後坪江西兵伏後洋南京兵伏沙溪南而以福建兵素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　又曰許忠節公逵令樂陵時劇賊劉七齊彥名飈起畿甸焚屠城邑公令民家各治土垣度高于詹宇垣闢一

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隊伍匿曲巷中乃洞城門如虛邑寇入兵焚一無所逞擒衆伏發斬獲殆盡　又曰嘉靖間倭寇准揚都督劉顯與其家甲騶王安東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出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狗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公下馬抉鏃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督發賊多中督者乃引去　又曰莫讚知鎮寧州時土獠于駐殺其長累捕不獲偵者言駐且以兵狗取紹思故地未服者道當繇安莊明日公馳謀候之中途因要其入見既遣胡生關說令毋攜結帶刀劒令我

得善爲禮駐報如命公乃集隷卒得強力者十人各授兵伏兩廂以四吏侍皆巨石銜袖密遣人趣要守禦者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來立庭中與語稍及紹思事駐方抗辭虛喝公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齊撲駐兩廂伏發捽其首就縛盡捕從者送衛獄

伏兵三

【原】思險　慮無　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之左傳前茅慮無杜預云前慮有無若今卧伏也　解鞍　銜枚　李廣望匈奴千騎乃下馬解鞍示不去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銜枚令無聲也　設伏　潛師　爲三覆　伏萬弩　左傳公子突曰君爲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孫臏傳走龐涓達涓度涓夜至馬陵伏弩萬人見火則發趙攻魏

【增】伏洞口　伏冢間　北齊書段韶傳曰韶從圍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蹙兵急攻之韶以手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唯虞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五代史曰秦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梁王令朱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噪而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許留軍茲三面擊之晊大敗晊脫身走　據洞口　奪望樓　唐書王雄誕傳曰歙下汪華據黟歙稱王且十年雄誕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口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躡華走壁華來攻壁中晝殊死不可下會暮雄誕伏兵已據洞口華不得歸遂面縛降　通鑑宋紀曰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匿

城左　伏湟中

唐書薛萬均傳曰竇建德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擊之大敗其衆　五代史曰張晊軍赤岡太祖使張歸霸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晊柵晊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擊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

伏莽間　伏道側

唐書李密傳曰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陀合兵擊翟讓衆懼須陀欲引去密曰須陀健而無謀兵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以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遊騎伏大兵莽間須陀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卻伏發與遊軍乘之遂斬須陀又唐書竇建德傳曰秦王進據虎牢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營三里建德騎追之引伏所卒

原　覆諸山下　死此樹下

此注出字也渭舉火孫臏斫樹白書令萬弩俱發龐涓自渭樹死

隱情以虞

用戒不虞

以言度私彼度之已所之所能

增　隱兵堤裏　伏騎溝下

魏武帝紀注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　唐書李光顏傳曰……

樹鮑老旗　刺岳字幟

……

奇兵易服　使壯士變服

後漢書馮異傳曰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

伏甲士三百　選善射三千

……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伏兵

百人伏山下　百人伏廟中

……

帥士卒爲兩翼　分千騎爲八伏

……

常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進之遇次大興州遇元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覆發大敗之遂薄開平元主已遁走追北數百里

伏兵四

增 蔽山伏 唐書王世充傳曰世充跨洛水思三輸以度兵李密軍總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林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大焚廬落密衆大潰

得其度伏 又段秀實傳曰秀實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度伏

為狄營小舍 唐書田頵傳曰畫濛之行為狄營小舍峴者以濛才容二千人醉轄之不復格兵與戰黃地矢石始交而寨過兵爭逐比遇伏大敗

伏萬人柳林中 通鑑唐紀曰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戊功論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之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時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伏衣白

伏黃山 兵略蓁閒曰正德時奴鼓李道寶擒鍠鍠皆林廷遣令語州守曹役暫軍與賊遇戰於新縣斬什餘級賊入於等追東之又十餘級遂歸衣杖風根蓋其衆也謀知其必遁入黃山又知擒皆衣青即抽兵使衣白伏入黃山以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

祭師一

增 潛確類書曰凡軍行祓社禱社也　大明集禮曰唐制親征以熊席設軒轅黃帝神座置甲冑弓矢於座側建弨於座後皇帝服武弁行禮　遼史兵志曰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　大明集禮曰明制凡親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過山川皆行祭告

祭師二

增 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次葛水暴張師不可渡沈祭以禱師涉而濟　大明集禮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親征河東就北郊用少牢祭蚩尤禡牙

祭師三

原 祠黃帝 祭蚩尤 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宜乎社 造乎禰 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太祝宜乎社造乎禰注師將行也

增 事四望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公羊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

祠五兵 祠者祠五兵矛戟劍盾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原 類乎上帝 禡於征地 詁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五德之帝類祭名受命然祖禡於所征之地告祖也按類禡皆師祭也詩曰桓桓講武是類是禡

受成於學 釋奠於學 定兵謀也出征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祭師四

增 禡纛黃堂 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彥曾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屢勖了勃取之

祭師五

增 詩 唐韓愈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曰斬馬祭旄纛炰羔

禮芒屬

發軍一

增 唐書百官志兵部曰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　遼志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脾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金史章宗本紀曰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兵

發軍二

增 漢書嚴助傳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間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二年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屯涇原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沈希儀為右江參將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

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須之劉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發軍三

原 牙璋　羽檄 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軍旅 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兵未有至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召急則以鳥羽示急也

增 銅魚　銀兔 通典注曰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　朝野僉載曰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兔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

為符瑞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銅虎　金魚 上見銀兔

注　金史兵志曰邊鑄金南符調發軍馬

原 聽師田　出虎符 周禮八成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計公士東謂闕兵器為要簿也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於郡國迺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發達古欲以庄抱之為無符驗助乃斬一司馬諭以會旨遂發兵也

請監　軍　發針工 像黃馬緝為傳體符討武陵蠻性烈直不行購寶寶為所中乃上疏請中當序一人盟財貴朱膠奏盟以財自策失大臣節有話勿勤卜史射代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大家者三萬人為修補家秦皇常可其萬五千人故百姓無心欲衆者十七八也

增 得天時　遇午日 唐書王式傳口寧國劇賊統甫臣明趙鎮蘇使鄉被德不能詩宰相經式往代於是諸益許有淮南兵式發自兆福里弟兌辭皆東擊纔職有督喜曰是謂背天時　父受志口契丹出軍每遇下日起程

發精甲　雇貨人 唐書裴均傳曰劉闢報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　賊捍溫奔　八瑞新纂曰黃衆陷東都張承範

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原 司馬請瑞 司徒敎士 傳曰司馬請瑞爲瑞符節以發兵 王制有發則令大司徒敎士以車甲注發卒兵也

黃霸發士 吳漢行師 漢書黃霸爲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注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適音的 後漢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引道

頭鬚皆白 老弱悉赴 後漢光武曰每發一兵頭鬚皆白 漢王在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赴軍注云古者二十而傅傅音附

具其卒乘 繕以甲兵 校尉稽乏軍興 京兆馬不適士 晉石鑒奏杜元凱爲校尉稽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檻車徵以侯贖 黃霸詳前

發軍四

增 杇宂 遼史國語解曰杇宂鶻鳥總稱遼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略同

發軍五

增 詩 魏王仲宣詩曰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唐儲光義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詩曰鬼方生玁狁時寇虐龍鬭帝念霍嫖姚詔發咸林兵天星下文閣簡師臨我城三陌觀勇夫五餌謀長纓雷野大車發震雲靈鼓鳴 李白發白馬詩曰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岳滄溟湧濤波武安有震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苦雪山飲流涸滹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劍登燕然邊烽列塞城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皷金戈

增 奏 唐陳子昂奏八科曰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增 狀 唐陸贄上陳防秋之弊有曰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以啟戎心挫國威也

增 露布 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軷門之外免冑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于神麕倉東㠀垣擢以成塵漑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

先鋒一

增 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青令廣軍出東道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願居前死單于 後漢書祭彤傳曰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形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賊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 宋書劉懷愼傳曰懷愼爲彭城內史從征鮮卑

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　南史孟龍符傳曰龍符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賊數十圍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後周齊煬王憲傳曰高祖東伐齊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内史柳虯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

唐書曰太宗擊王世充選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又曰太宗征高麗詔江夏王道宗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張君乂領騎裁四千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遠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通鑑唐紀曰李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

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楇陷陳萬人辟易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棄劉聚歸明太祖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爲先鋒

先鋒二

增身先士卒　身當矢石宋書張暢傳曰魏攻彭城南門暢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通鑑注引補國史曰高澤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　以乘騅賜　以名馬賜周書李弼傳曰弼歸太祖拜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乘騅馬及泰所著牟甲賜之　五代史曰梁兵攻李茂貞於岐以康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眞武功也以名馬賜之　黃驄年少　白衣先鋒海錄碎事曰裴景從軍征討乘黃驄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持戟勇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摧靡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　先鋒陷陣　先鋒陷陣唐書馬三寶傳曰三寶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數千　又秦叔寶傳曰秦叔寶先鋒陷陣前無堅對　相戒避先鋒　自請爲先鋒五代史曰史建瑭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　通鑑宋紀曰李成將馬進犯洪州張俊欲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宗毅俊以細書狀之進以爲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破

先鋒三

增被羽先登後漢賈復傳曰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日中賊陣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且可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

者也賊乃敗走諸將咸伏其勇注被猜貳也折羽為旌旗將軍所執　北府兵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元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等以驍猛應選元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解而復合者數四五代史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史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猶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

奏功第一通鑑宋紀曰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台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　年十七為先鋒又李繼隆發兵討李繼遷獨范庭名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鋭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賊遂卻

先鋒四

增表宋孟龍符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摧鋒三捷每為衆先及西勳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三入知死不卻

鄉導一

增孫子軍爭篇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太平御覽引衞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為獸蹤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以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

色見長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馳驅也

鄉導二

增宋史太宗本紀曰四年庚申帝復自將伐契丹丙寅次金臺頓募民為鄉導者百人　通鑑宋紀曰金以斡魯為都統斡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斡魯使斡離不銀朮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斡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

鄉導三

增縣民為導　漁人為導通鑑唐紀曰劉士殷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備馬殷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通鑑宋紀曰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紙由陽邏堡以渡會於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用呂文煥　得郭藥師又宋紀曰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為鄉導八編類纂曰蔡靖遣郭藥師帥師與金人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離不既得藥師盡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鄉導四

增姜綰不用鄉導兵略纂聞曰明姜綰用兵不用鄉導而隨山川村落道路所疑故兵行而入莫能測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